

第五十卷之三十三
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探之善目止有共半至於陰陽
河洛之為皇方圖詩之就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
今年輪千載致遺五厄與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
臨區宇功高典二絕冠牲初自華夏分體舜倫敬共剛維霸王述
起而世難末夷敬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過於三王民容盛於兩
漢有人有明正在今日方當士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
遺逸非所以仰體聖情深副然窮者之臣史籍是司表典權推背庶
賈奏漢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在政在於共謀矣為國
之本莫如欲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煩今大備不可
主有所然私家乃有然士民版雜求防難知鑽打知者多據依世必
煩勸之以天威引之以鞭刺以假裝明德無開闢實財與典必經御
闕斯積重道之風起於前世不亦善乎上納之於是下翻製書一卷
資練一足一二年間篇籍稍備推前奇章郡公拜禮部尚書弘請

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勿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
聖者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室簷二七廣四楹一殿玄柱云簷十四安其
廣並以四分降之一則室廣十七楹半也殿人重屋室簷七尋四阿
重屋鄭云其楹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庭南北七庭五
室凡室二庭鄭云此三者或兼宗廟或兼王寢或兼明堂互言之明
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齊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馬遷宮議
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殿人重屋蓋顯於堂故命以室
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室夏后氏莊其堂之廣有百四十四尺
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
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
宮之所言未詳其義以皆云室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
鄭註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同是今



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
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餼六尺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祭
祫二尸合十一厄三十六王及君此而行事於二丈之堂暨不及其
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寢擇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殿後升堂
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宴義又云朝小婦次上殿言皆
侍者止於二庭之間宜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祫享之禮五帝各於
其室設青帝之位雖於本堂之內於此西而太昊後舍坐於西近南
此而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向文八之室神位有三如
以堂量幾巨牛羊之俎四時九則奠物成設復須廟工升歌山禱反
中揖讓升降亦必登幾據殿而說也是不然案朝向別殿及為宮祭
卷案所昆當均有古文明堂禮明堂圖明堂陰陽春山祠義魏文侯
尊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制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
玄云是呂不韋者春秋十二節之首章禮家雖合為祀祭也王肅云

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註明文多不載東
晉以為夏時之書劉歆云不韋也然鄭者學于聖王月令之書而記
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同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
雖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堯王仁恕之政也然色其為章句又論之曰
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此四宮堂內曰大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明莫不正焉
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
尺坤之策也蓋圓相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
卦九室以象用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楹以四戶八楹
象九宮之數也戶皆為棂而不閉示天下之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
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
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五行水闕二十四文象二十四氣於外以



象四海玉者之大禮也觀其樞範天地則象發勝必據舌文義不惑
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說不稱而稱九月享帝之
禮不稱而月讓代二京牙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時內大亂京邑
焚燒憲章或統魏氏三方未平無開典禮晉則侍中參領曰尊祖配
天其義明著而廣中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
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廢成率茲禮堪乃世之通儒將無師舟
前王成事於是行後魏代郡所造出自李中三三相重合為九室
等不復差步間通街穿鑿處多起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
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終焉據此今皇殿選開化單傳外方建
大祀畫之樞窳昭考不以肅風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
尚書考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配黑
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款無
有損及至於五室唯然不應夫室以祭天實有五特立九室四無

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殿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
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說政焉惟周畫今皆在堂
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注仲突曰明堂者
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疏德義曰明堂曰戶八楹上圓
下方五經異義辯諸學大夫序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改
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官九階四旁兩夾窻門
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明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
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殿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
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之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較則有灼然可見明
堂必須為神廟者何禮記威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
辟雍明堂於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
象宮宮其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三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
漢唐世實禮亦以爲明堂蓋堂辟雍太學同實其名也云明堂者取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宗壇之清祝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側室則曰明堂
取其四門之文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壁雍其實一也其
吉別者五經通義曰蓋基以望氣明堂設布破辟雍以養老教學三
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蓋欲定今據郊祀志云欲
除明堂未曉其詞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設茅水
同宮殿以此而言其末則又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蓋臺於洛陽
並別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充明堂銘云既永泮泮其也以此須有碑
雖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應明堂須以壁雍為本形制依於周法
廢取於月令禮制之嚴祭以牲書廢使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
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考經說堂方十百四十
四尺屋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室方六文通天屋徑九丈八間二
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繪殿楹方在內水周于外
水內徑三百步後漢泰山城德祀觀禮經仰觀有察皆有則蓋足矣

儀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革創未遑制
竟廢不行。九年詔設文廟樂又作樂府於殿撰定圓丘五帝風樂
并議樂事弘上載云禮樂禮五聲六律十二管應相為宮同體奉黃
鐘歌大呂奏大蕤歌應鐘管夷黃制為宮之義禮也明堂月令章句
曰孟春月則大狹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太
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按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
四方象陽之聲揚子琴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
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匱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
相為宮者謂當其三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
月不以大蕤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王不測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
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靡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
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當必發聲以時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



今古為黃鐘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究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
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還相為宮且作黃鐘一
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阮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晉家六十
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古六十封禪書云太帝使素
文鼓五十鼓懸而懸鼓為二十五鼓假今六十律為樂禮成亦所不
用取大樂器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論曰案周官六律司樂掌成
均之法即象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共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鐘
者用黃鐘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秦君謂宮下四聲歌者謂宮
上所歌惟一聲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
呂還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鐘之宮乃以林鐘為調與
古典有違晉荀勗律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萬
黃鐘之宮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次姑洗為清角大呂之宮正聲
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轉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鐘是屬下徵

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禮未通或雖改之上善善其議認弘與
疏察許善心何憂虞世恭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宜明
樂器及得工故事請其持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特楊素持才涉
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適每投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
帝聞人令弘與楊素無歡辭道許善心虞世恭在子發等並召諸
儒論新禮儀殺輕重弘所立議表咸推頌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
公已下不厭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為學時賢於今日之事決
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頃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改實素歎而衣冠禮
儀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其發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
審慎雖改符履所有世用益多儒職吏部侍郎高孝基嘗實禮諸
慎歷倫然吳伎有餘志如輕薄待宰多以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
心委任閉之聲譽於斯為最時論猶服弘識度之遠大業二年進位
上大將軍六年從幸江都卒於江都鄉。弘榮寵富世而華服單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事上盡禮持下以仁納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
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卿故來宰相任也愈稱其贊
直大業之世安焉彌隆性寬厚為忠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得寸所
至驚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反唯弘一人而已

史臣曰牛弘為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曠之度採百
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何者嘗覽三十餘
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周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潛之不清流之
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學差不能干紀起義以變家風
措敘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洛陽人也高祖為丞相與慶有舊甚見親持令督亮
相軍事慶以心腹關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遷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
州總管慶除徵選初上高祖崩葬陵家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

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魏齊亦不長加以法令煩苛就恐聲色以垂
觀之殆將不久又發諸侯獄各令述國會無罪限國本之計羽翮
既實何能及遠哉尉迥責成早著聲望國家有變必為亂階然智量
高決子弟輕能貪而少慮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勞亦非池內
之物變在機頃但輕為無謀未保為害不迥百竄江南耳庸劣險隘
易生怨阻王謙愚恣素無善名但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
皆驗及時慶恐上遺忘不復以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而
奏之曰臣聞習尚造化二儀無以隱其盛明同日月萬象不能感其
狀先天弗違安重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諱佳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
從主知徇齊延御懷五嶽其猶輕吞八荒而不便虛奴見於胃襟運
奇謀於掌機臣以職微早逢天曆不以庸下親蒙推素所奉歲規織
毫弗對等惟聖慮妙出若蟲騷一人之慶有機寔天子之旨無虞臣
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音表大沈下詔曰朕之與公本末親密情抱



妻由無所不盡語言歲久尚疑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
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可知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
忘痛表誠跡深致至愛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

元孝丑

元孝丑洛陽人也尚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丑每慨然有與復社稷
之心路人所見顯而不扶為用宗子為將國之為尼則折衝羣臣乃
止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為芳陵王妃及上受禪立為皇太子其女
為皇太子妃親禮獨厚愷拜壽州總管第其最知名

秘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能顯訟
棄受金鐵賊上遣使密訪之使者陳其狀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
使即引咎切然異詞使者與棄俱詣京師獲坐充官其盜為發於他

所上謂張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
對曰臣受委一州不暇慮盜賊臣之罪一也刑民為人所勝不付法
司懲即故免臣之罪二也羣卒愚誠無顧形迹不持文書約束至今
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
將有所窮究然則謀殺禍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其之病
為長者

史臣曰宇文弼等能潛性善勇昔親相或素蓋平生之吉或早有
腹心之託當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无躬步天堯與時升降高
位厚秩助厥後足授矣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黃雋勝人也略覽書記善彈工射總處過人時周室尚
武貴遊子弟或以相矜欲共執時權嘗出其下年十八為司衛上
士初未知名世高祖一見深愛為乃獨其牙而謂人口長孫即武



終進詳述其言又多奇畧德之名將非此子孫宣帝時突厥攝圖
請婚于周以趙三招文娶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駉馬以充
使者因遣成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有後使人數
十數攝圖多不禮見最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圖之克殺嘗有二鷓鴣
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最曰請射取之最乃發弓馳往邊隅相獲遂一
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莫能近之以學彈射
其第庭雁侯號突利殺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嘗託心腹陸與最
盟最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洶洶皆盡知之。將高祖作相
最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
祖也今隋公自立而不准制復何面目見可貴哉子因以高貴擊攻
高祖渝瑛約諸而瑛落謀共相侵高祖始立由是大懼請崇長城發
女也此境命陸秀秀鎮幽州最憂則瑛奔州也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最
先知攝圖瑛破河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

西內懷猜忌以示和同雖以力任易可維間因上書曰臣於周來盡
充外使因奴侍飲實所具知比所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多相勸
內應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啟又慶強侯昔攝圖之第最多而勢弱
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遂示彌縫實
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
定心今正遠交而迭攻雖強而合弱適使始疑合阿波則攝圖迴
兵自防右地又引慶強意逐家者則攝圖分衆環備左方首尾精嫌
腹心雖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
因召與語最覆口陳形勢于盡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嘆異
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吳道使詣瑛厥賜以狼頭露布為款
敬禮教甚優瑛使未引居攝圖使上及間既行果相猜貳承車
騎將軍吐黃解道齋擊瑛突利等遣為卿導得至慶強侯阿瑛
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朔州入至于周盤破達蓋



長德軍更欲將入昭順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詔崇于許告攝圖曰
破佛等及欲集其牙攝圖乃懼迎兵也蓋後數年突厥大入殺八道
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乘定戰賊師累北時晟為備將使
謂之曰攝圖母來獻皆大勝阿波獲入即便致敵此乃突厥之社稷
不內犯於心乎且極國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且勝為衆所崇
阿波不利為國生輝攝圖必當因以罪勝於阿波或其風計滅北牙
矣願自量度厭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連頓與隋連和而
攝圖不厭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連頓相合為強共萬全之計
豈若喪失負罪歸此攝圖愛其親厚相阿波納之國富塞上使人隨
晟入朝攝圖與衛三軍遇戰於回道既克至積聞阿波懷威乃掩北
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噫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眾擊
攝圖獲特故地仗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頗勝其勢益張又遣
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使成則使于

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
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規安敢違意但可質殺為命女則
可許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守攝圖大笑謂其使官曰須
拜婦公我養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攝圖皆檢儀同三司左衛衛車
騎將軍。二十年和蓋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
境戰敵有功賊內擄誰其主彼欲來此招誘必益未降請盡誅下部
下分頭招慰上許之來盡來前定頭恐怖又大募兵詔晟部領降人
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襄茹度出討建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
厥欲衆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徑建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
驚曰天而惡水其亡我乎日夜遁展地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
畜奴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頌坐
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擗為
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遠與雷震為比一何在哉而旋成



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中書檢校出塞外，長其疆，武經
失職，中書于降，即勿心，然于驚懼，先遣成往，喻旨，歸述，帝有快于
之，因召所部諸將，宴嘗室，率身，獲落，數十，百，長，成，辛，歲，以，牙，中，辛，歲
欲，令，衆，于，親，自，餘，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辛，曰，此，帳，大，香
餘，于，遠，矣，之，曰，殊，不，香，也，成，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朝，覲，潔，湯，耘，餘
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無，攝，謂，廷，留，香，耳，餘，于，乃，悟，曰，奴，罪
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坐，致，有，爵，將，以，遂，人，不，知，法，耳
願，將，軍，恩，澤，而，戰，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燕，執，以，佩，及，晚，自，交，單
其，責，人，及，諸，部，中，放，放，之，乃，發，檢，林，六，境，至，于，其，牙，又，東，遊，丁，國，長
三，千，里，廣，百，步，築，國，洗，役，而，開，御，道，帝，聞，及，業，乃，益，嘉，焉，復，勅，曰，旄
櫛，符，罕，五，年，辛，時，年，五，十，八，帝，派，梓，楷，之。後，突，厥，圍，高，門，帝，歎，曰
向，使，長，蕃，歲，在，不，令，句，奴，至，此，歲，好，守，計，勝，功，名，性，至，孝，若，憂，毀，靡
爲，朝，士，所，播，凡，觀，中，廷，賜，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庚，子，無，忌，嗣

(史臣曰)長孫氏，受自代，陰，求，厥，京，洛，門，傳，鐘，禹，寧，誓，山，河，漢，代，八
玉，無，以，方，其，茂，績，取，內，已，禁，不，張，譬，此，重，光，覽，獨，運，維，梓，燧，平，播
奕，役，俱，同，禮，闕，並，誌，切，旆，且，公，止，侯，文，武，不，墜，履，實，奕，奕，武，兼，包
守，其，國，機，制，奕，懷，戎，夷，傾，巢，盡，落，禹，跡，前，朝，室，庭，絕，鳥，鷲，之，旅
謂，播，有，罪，于，之，拜，悉，泥，遊，朔，功，光，玉，府，餘，族，窮，糧，不，亦，宜，乎



列傳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人也父雖以此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擒少壯
慨以膺眾見緝容貌魁岸有雄傑之秉性有好奇書經史百家皆略知
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其後以字為號尋營密遇擒相
遇州刺史陳仲規屢任屢以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頃寇江北前獲
入界擒舉極其鋒陳人奔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
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廣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
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揀石牛者皆
醉擒遂取之連文坊燕平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
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持獎足譽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
晉王諱上只為祖聞而大悅笑賜群臣晉王遣杜弼與擒合軍受聘



韓擒字子通河東人也父雖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擒少壯
慨以膺眾見緝容貌魁岸有雄傑之秉性有好奇書經史百家皆略知
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禁後以字多異不覺為周太祖
遇州刺史陳仲規嚴任嚴以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頃寇江北前後
入界擒舉極其鋒陳人奔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
有文武才用風著威名於是拜為廣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
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揀石牛者皆
醉擒遂取之連文坊燕平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
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持獎是魯世真田瑄等相繼降之
晉王諱上只為祖開而大悅笑賜群臣晉王遣杜弼與擒合軍受聘



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暉守朱雀航聞將至兼懼而潰任襲如為
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奴弼之曰老夫尚存諸軍何事奴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王叔寶時
賀若弼亦有功乃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畧東南冠蓋本
妻之曾地杜氏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
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遺此聞以折然實熙慶快乎定江表二人之力
也又下優詔於擒弼曰中國威於萬里宜朝化於一偶使東南之民
俱出湯火數百年冠切日郡清寧是公之功也高名雖於宇宙威業
尤於天壤遂聽前古罕聞其匹及至京弼與擒會功於上前弼曰臣
在壽山死戰破吳統平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釋擒不交
陣立臣之此擒曰不亦明乎今臣與弼擒時合勢以取揚都弼乃敢
先期達殿遂竊致令特士擄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共不血及立取
金陵降性變奴執陳叔寶置其府庫傾其粟充弼至夕方扣北掖門

臣旌開而納之新不救界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
於是迎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雀青鸞鳥發自壽陽漢末
時寒氣未去日赤風煖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子陳之際又來青鸞
鳥在反時路與弼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
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
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拜涼
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船母見擒門下僮
猶甚盛有同王者母具而問之其中人曰俄未迎王忽然不見又有
人疾馬急駕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關羅王
擒子弟欲捷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依關羅王斯亦足矣因寢
疾數日卒

賀若弼

賀若弼字季伯淮陽人也父蒙以武烈知名仕周為金州總管。弼



少傳既有大志親勇使弓馬射藝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
王深聞而欽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寧縣公遷小內史高拱受禪除
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
者高祖曰公得之美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
以為已任敬承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闊至九年大舉伐陳以弼
為行軍總管將及江隋酒而祝曰弼觀水朝暮遠恨聞成敗弄弼民
庶免窮善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攝香柄陸大軍利涉如李有年
遂得奔江無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羅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
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管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
知防人交代共獲復欲殺以為常不虞設捕及弼弼以大軍濟江陳
人弗之覺也葉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帝軍令廢蕭叔毫無不
有軍士於民間陪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聞
智安任嬰歎曰弼樊鼓孔曉蕭厚河等以勁兵拒我田場先犯弼擊

定之魯達等相繼逃遁弼軍聲威獨揚知其驕士卒且恃於是魯達
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負明槍擊河至弼命左右牽前之摩河
類色自若弼得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將騎擒已獲諱取寶錫至呼
叔寶視之叔寶泣懼流汗服請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端
拜禮也入朝不失作賄命使無勞恐懼靡而弼志後不獲取寶功在
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謂復及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晉
王以弼光顯決戰遂軍命於是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曰克定
三吳公之功也如位上柱國進爵東國公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
貴戚位望隆重其北陰為武帝郡公弟東為萬榮郡公並封史到時
弼患弼死不可勝計好妾更無窮者數百時人榮之弼有請功各出
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揚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
恐於言色由是充官弼怨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
頴揚素為宰相汝每鳴言云此二人惟堪為弼耳是何意也弼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臣之故人素臣之勇乎臣並知其為人誠有誠語公卿奏請在望
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陰召為民歲餘獲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
然每宴賜過之甚厚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
非質若獨無能當此於是命狗拜拜祝曰臣若壽飲本國者當一發
中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故謂突厥曰此人
天賜我也歸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神捕史萬歲三人俱獲良
將其間僕方起何謂曰楊素是狂狗與謀詐捕是狗特非願將史
萬歲是狗捕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獨拜曰唯陛下所擇獨
志自許為大將及楊素嗣位尤被忌忌天策二年徵獨比從至獨
帝特為大帳兵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營氏可汗襲之獨以為大將
與高顯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妻坐請

史臣曰天地未嘗空置莽莽其機穰穰尚使瓜牙宜其力用之方
召漢室神代有英人非一時也日智攻夷敵中原獨製區宇分

高將三日年陳比德長江之北唐比去陵之餘氣以為大限自此
人英雄兩紅安應千餘將一而夏質若獨博戰中必取之長策
轉輸者發買餘勇以平先發蓋疾雷鋒輪順電隨大自此一成威
如四海精諸天道或時有嚴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微懷天
星質者若武較威雄輝擒捕重方於晉之王杜勳蕭瑄有餘地
然有若功成各立於後不已竟願殖於無命亦不害以失身若念
父昭錄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神續於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
破名遠身全幸也

遼突長權

遼莫長儒字富仁代人也以懷節深聘遼人魏大統中起家率軍
都尉領大懸引為親信以質五恭勤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伐莫烏
先執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莫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
執令長儒還拒之長儒於是取軍輸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飲



相突以持景軍素至孤城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舟兵水陸俱發大
破之得數千人及獲吳勇微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殺行軍總管高世
受禪進上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以鉢曇可汗并統葉護及潘那可
汗數十餘萬寇掠而南鉢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逼於
周紫苑塞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敵而復
發且戰且行轉戰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敵之手皆見骨長儒高
計虜氣稍奪於是辭去長儒身被五創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
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動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
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衆彌亘山源而長儒受任北朔式遏寇賊
所禦之內少將百指以盡遺官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何必摧兇
快就戮過半不及辨厚之餘亡魂竄逐有奔突或奮勇奉國皆深
憐有方士卒用命並饒以火城處若斯之偉古念無庸宜隆名器可
上柱國餘餘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賧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校學

州刺史馬神郡州刺史母憂去職起為夏州總管三月六鎮都將士
匈奴彈之不攻窺塞樓轉到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率高祖詔之曰
江陵要官謂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少以曉武知名周武帝時拜揚司水上
士繼為強濟高祖感是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
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波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
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賊軍大破之於是耕授子幹為上大將軍
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榮定擊之子幹
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曹威齎詔勞勉之子幹請入
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
至阿西發五用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觀西
頭被寇掠甚患之被俗不設村場勅子幹勸民為堡營曰積穀以備



才展于幹上番曰此者克寇假機善戰之期區朝伊久伏願聖慮勿
以為操令臣在此觀感而你不料事起行事且麗西河右土穢民稀
邊境未寧不可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雖殺人功卒遂殘
暴屯曰謀遠者請晉發晉但觀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猶不
獲安只可嚴健斥候宜察其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城
戍連快烽候相望尺雖散若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依而虜寇汎汎二
州子幹勸兵起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晚冒屯事授前將軍管
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畏後數年突厥寇雲州遣
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
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詔曰自公守北門
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以彰軍官高祖備惜之

史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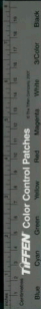
史萬歲字光仕陵人少英武善騎射晚捷若飛好讀兵書無情占候

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擊鼓正相望萬歲令左
右趨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擢柏柏上
士及平齊之後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募封太平劉公討逆之亂
也萬歲從梁士彦擊之及與周軍相遇每戰先登鄧城之陣官軍稍
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脫馬奮發殺數十人救亦
齊力官軍乃振及周平以功拜上大將軍命朱勳以謀反伏誅萬歲
頗相關步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嘗祭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陳門
請自效善定素聞其名是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獨令
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
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由是拜上儀同領軍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德
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揚素擊之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
而進踰巖越海攻陷漢洲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里殺無餘聞者十



何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
浮之於水及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
十萬遷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蠻說宋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後
級速以萬歲為行軍總督率眾擊之入旬靖於川至于南中賊首接
也祿受者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共背曰萬
歲之後勝我者過其萬歲今左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十
餘郡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任才於足初
石頌美前提萬歲遣使馳奏請行旣入朝詔許之蠻酋陸有二心不
欲信期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檢說而漢蜀以功遷位柱國明
年慶既復反蜀三秀委萬歲受賂謀成致生邊患無大臣勇上令窮
治共事軍皆驗罪當死上赦之曰受金放賊重秀士馬朕念將士暴
露寢不安得食不其味卿豈社稷臣之萬歲曰臣留慶說者恐其州
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行入朝實不受賂上

以萬歲心有欺能大怒曰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保主詎為國賊
也頗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頌有請命左僕射高顯左
衛大將軍元曼進曰史萬歲非軍人每行兵用師之慶未曾不身
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敢過也上意大解於
是除名為民歲餘授官尚書至宋突厥寇頌可汗紀塞上令晉三襲
又揚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社國張定和太
將軍李樂王揚義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薄道頌遣使問曰隋
將為誰使頌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張雄茂卒乎使騎曰是
也道頌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又擊大破之斬數千級
遂北入磧數百里勞功遠而還揚義言其功萬歲歡抗表陳狀上未之悟
初不為冠宋於塞上畜牧耳遂竊其功萬歲歡抗表陳狀上未之悟
會上天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竊來宮室與上問萬歲所在萬
歲實在朝堂揚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請東言矣以激怒上上謂為



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捕虎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捨官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首將士有功為朝廷所仰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搃殺之既而悔定之不及天下士咸聞者激與不激莫不寃憤之萬歲為將不治管伍令士卒各盡所安無警報之權亦不敢把臨陣對敵慮慮無方號良將

劉方

劉方京兆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受御唐書為公仁壽中會交州徼人李佛子休亂據越王收城遣其兄子大推據龍巖城其州李會降據焉延城為素方有將帥之譽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符即授佛子為長史總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悉吹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巡養長史魏德亮從軍至郡川疾甚不能進留之州節分別之際方哀其老為說佛子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為良將至郡降

顧騰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蔡王宋暮何貴顯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於京師其有餘孽者悉殺之亂皆斬之尋授驪州道行軍總管以勳書右丞李綱舟師趣北景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開龍江賊據南岸立柵方欲陳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番却避其陣王即力戰賊奔於相因攻破之俘虜萬計於其前後逐戰每戰必擒送至大越江賊據險為柵又擊破之經馬搜劍柱南行八日至真國羅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朝王金人符其宮室刻石記功而還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開皇時有楊昱王淵李充楊武淵陳永貴房亮俱為總管名顯當時。昱開並不知何許人也且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淵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賜姓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伯以備胡突厥數萬騎未掩之昱力戰



累日殺寡不敵竟為虜所敗士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捕虜數
年每戰當大克捷。擢號勇善射尚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
管屯其江比警陳寇數有戰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又高智慧反
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臨西成紀人也。少博覽有
英畧開皇中領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
州州總管其有威名為虜所憚畏有人語其謀反徵還京師上遣擊
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風弘毅擊突厥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
行軍總管討西高與身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於充頃
充養為逸患朝廷以其威名歷嶼嶼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
討嘉州殺僚佗尚軍初不利武勇率數千人為賊斷其歸路武通於
是東馬懸車出賊不意頓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懼歸降而至武
通轉關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拔戰墜馬為賊所執
殺之。宋費隱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其親愛之數

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帥官至柱國朝列二州總管封北
陳郡公。北代人也剛毅有武畧頗為行官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
國徐州總管並史夫共事

史臣曰女儒等結髮從戎俱有脫雄之譽應統師旅各擅禦侮之
功長儒以安卒二千抗十萬之虜時賊天盡勇氣彌厲壯哉于幹
西陵清澗北結文室胡美憤悍倅無管亦有可擬萬歲實慷慨
勇善戰士中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地起句奴南平夷餘兵鋒所指
威聲絕域論功仗氣托竹黃臣備德生盡死於其罪人皆著惜有
李庚之風高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厲克爾林邑遠清南嶺傲外
百安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較之重入受爪牙之
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青遠充國之聲動西羌諸事論功名一時
也



聖心道字子衡范陽人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楸
為人慷慨銘以示恩值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或微閉口讀書師
事祁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楸又不解甚辭思道乃喟然歎
曰此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經史借與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
行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登
學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
軍長直中書省改官帝崩高朝之士各作挽歌十首得共善者而用
之魏以楊休之執孝繼等不遇得一二首唯思道獨八首故時人謂
為八采庶如周武命平齊後儀同三司定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
數人作誌碑或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稱覽
諸同作者而深歎羨之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亦其好也為孤鴻
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敏自卿至遊京師便見識知音屢受群公
之眷于茲弱冠肅莊朝列秩者感誠遂編名過人楊令君郡持選

巴下嘗分夜梳櫛倒使相按勞將次唯長其允價而才本驚似性寬
疎闊勢利貨益凌然不營進益計亦朝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
不讓也猶主婦和有少羸友分符空羈隸守東在洪河之南以厚
饒望善務既屏息為郡有雜群之鴻為理者所殺野人願養貢之
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飢既用當憂慕以輕疾大為損鴻漸於陸羽
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為我高也淮南云東顧鳩石遠得著也平
子賦曰南寓鴻鴻遊折茨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鳴雲以律字
見其儀而縱翻翻陰偶影獨立嗷唳此祥雉鷲為伍不亦傷乎余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未言身事慨然多端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思
道自竹才地多所陵轍由是宦途淪落既而又若勞生論皆切當符
嚴餘被徵為殿騎侍即奏內史侍印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
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傷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虛而
聽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秋罰之所朝臣犯管渠請以贖論

悉易幼之

高僧宇子均父道處經尚書僕射高衡小字龍子風神儻雅容止可
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顯英敏故幽州
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驛奴龍子年十七總齊陰三元釋家召太尉參
軍開皇初拜尚書侍郎知高祖嘗大暴群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
走高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曰而異之出為徐州總管長史其有
使各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嘗
行至浚儀所乘馬為蛇斗所觸因致蛇斗主陳詳末還置馬衡謂
之曰六畜相觸自閔中常理此非人情之君何謝拒而不受位寬厚
不校皆此類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專情好學年十三備左氏
傳見子產相類之功俾國尚賢類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

河東裴歡目之曰自禹遷何胡吾婿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得薛
君矣武德初相召為此宦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使持節薛州齊
州道薛州刺史客即後對之齊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橋美魏奴
曰得薛所謂以贈我魚耳詩曰文林館與范陽蓋恩道安平李德林
齊名女善高祖作相從元帥梁康擊玉兼攝陵州刺史高祖愛禪除
內史舍人後讀底按內史侍御道衡每撰文必急坐空齋踞蹠而臥
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辭我意密
誠之以无誕道衡久當撰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頗憐
素雅相推重聲名藉甚無競一時場也制位轉蒲州刺史歲餘上表
求致仕帝謂內史侍御虞世基曰道衡行至當以秘書監侍之道衡
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頃帝覽之不悅稱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以
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行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彦
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

新久不試決道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
之帝怒曰汝德高頴邪付執法者勅之反奏帝令自盡時年七十天
下老之有子五人叔最知名

史臣曰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交璽周旋成見推重季
緇一代疾博辭則時之令望推靈蛇必俱然聘逸足以並經文雅
橫橫金聲玉振靜言揚雅聲居二子之右季辭舒青掩紫思道寂
寞寒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獲細行之所致也

心法附書詳節卷之十四

東家先生所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明允謙

明允謙字弘道平原蜀人父山賓累侍中。允謙少好儒雅善談論
博涉書史所覽皆為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茲晉宋受得其妙年
十四禪榻相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未并在橫賢堂講老子允謙預
焉坐邊有箭竹身令允謙誦之允謙覽畢輒成其卒章曰非若多愛
實難貴此貞心非甚奇之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隋帝更令于時
東宮咸讓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
等修撰議樂常朝典故多因載五

魏濟

魏濟字孝深鉅鹿下人也世以文學自業隋年十五而於專精好學
博涉經史善屬文詞宋贈兗齊博陵王濟開其名引為宛室周武



新久不試決道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
之帝怒曰汝德高頴邪付執法者勅之反奏帝令自盡時年七十天
下老之有子五人叔最知名

史臣曰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交璽周旋成見推重季
緇一代疾博辭則時之令望推靈蛇必俱然聘逸足以並經文雅
橫橫金聲玉振靜言揚雅聲居二子之右季辭舒青掩紫思道寂
塗家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獲細行之所致也

心法附書詳節卷之十四

東家先生所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明允謙

明允謙字弘道平原蜀人父山賓累侍中。允謙少好儒雅善談論
博涉書史所覽皆為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茲晉宋受得其妙年
十四禪榻相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未并在橫賢堂講老子允謙預
焉坐邊有箭竹身令允謙誦之允謙覽畢輒成其卒章曰非若多愛
實難貴此貞心非甚奇之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隋帝更令于時
東宮咸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
等修撰議樂常朝典故多因載五

魏濟

魏濟字孝深鉅鹿下人也世以文學自業隋年十五而於專精好學
博涉經史善屬文詞宋贈兗齊博陵王濟開其名引為宛室周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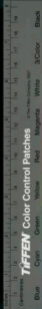


平齊校納吉中士及高執交輝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兼平遼著作
高祖以魏叔河撰書裴歐失實平論為中興奇事不倫字詭澹則成
魏史浩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判為史論及例一卷
浩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浩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
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詞在身行述其在正書事就無奇不足繼
勳再述乍同銘頌並叙唯覺繁大案立明臣聖之才發揚聖言君子
曰者無非善善其間尋常五善而已今所撰史竊有善焉可為勸戒
若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禮所著魏書甚簡史大繁收諸
之夫上覽而善之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誦記及開羅
藏為常世所稱察有善書為徐卷皆備通涉十五解屬文殷上父友
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猛高此神童也家秀才對策高第陵度

吏即中聘於隋遇高祖以陳被成而不長及合累表請辭尚不許自
繁贊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請早東
向頓三日勸善心為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
心哭盡衣入房夜服履出死而立案滯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
殿下悲不能與上頰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善心人既無壞其舊君即
是我誠臣也勸以本官直門下省。十六年有神童降於舍章制高
祖召有官賜燕告以此善心於坐請欲製神童頌頌成奏之高
祖甚悅曰我見神童共案右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遺述此事善心於
座始知即儀成頌文不知點筆不辨綴常問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
二百段徐秘書丞于時秘藏圖書尚多潘家善心及阮孝緒七錄更
製七林各為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
例為又奏進手文博陵侯與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大業元年轉
禮部侍郎美為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慎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



益加凶執按為學官十四年化及教選之日隋官益諸朝堂獨管
心獨不至許弘仁脫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府軍攝政公朝文武莫
不成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須於叔而然爾若性善心慈之不肯
隨去弘仁反走上馬位而告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恐有求死莫不
嘉哉化及遣人能志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爾而化及
日送之曰此人大真氣命汝將來罵云我好破殺你敢如此不還送
害之

史臣曰明克讓純孝或博學洽聞朝漢隱逸既無燕樂之俊定
曰東帝之美而在北實威取孫位雖無位非令蓋亦道有存為陰
之說會稽顧簡王孫祖澤孫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
或小道皆志在立言美矣

在仲方

在仲方字不齊博陵人也少好讀書有文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

而具之令與諸子同就學行尚想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火相款密
時武帝陰有威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高祖為丞相與仲
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
之又見衆望有屬陰勸高祖應天命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
與高祖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木家以
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旌並宜用
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尋轉司農少卿連爵安
國縣公為魏州刺史上嘗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原元年在
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賀乾闥
云王者三百年一調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草起於景子
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顛頊之族為水
故歲在執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
陳災押憲曰歲五及鴉火而後陳亡楚魁之楚抗融之後也為火三



故獲賊陳承爵後奔承顯頭雖大歲左行歲星右轉鶻火之歲
族番亡戊午之年鳩虞運靈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
火德而王國號為南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鶻火未為鶻言中為
實此西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并將料歲之功以
今堂方陳賊不疑蓋聞天將不知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
兵強國富勳惟回心人神協契陳既主善於上民附於下儼無百二
之固衆乘九國之師夏英殺辛尚不敵立獨此甚矣而精天討伏度
朝廷自有宏謀但芻蕘所見集中發邊今唯須武曷已下新和滄方
共海等州更控精兵密營密計益信運利基耶等州遠近舟楫多張
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
坂頭荆門延州公安已使德順夏首管口益城五船然於漢口峽
口必水戰大伏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何煩
擇便橫渡如柳東自衛上江水軍放行以首擊恃九江五湖之險非

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忍不隸自立上竟而大悅譚甚
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而陳經思上善之

于仲文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仲文少敏敏習武就學範聞不倦
其父義之曰此兒必與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
曰聞兒好讀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
歎之起東為秦王尋為遼安國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一
兩家俱訟州郡久不決次益州長史韓伯得之于安國因聽察可令
決之仲文曰此易辨耳於是令二家各牽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
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嗔視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
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張爽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
獄無救疑者仲文至耶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
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高祖為丞相尉作亂遣將授讓叔河南之



地役使人誘至仲文仲文非之起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
仲文迎擊大破威衆迺又遣其特宇文胃渡石濟宇文威歸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威勢益盛人情大駭路人益連信仰敬子營
率衆應回仲文自度不敵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
還為賊所追且戰且打所殺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
京師迺於是著其二子一女而祖引入內為之下泣時年尚寬壯
迺於末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特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
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未親執攻意何如也府司城不足平王恐事
卒之後更有虞乎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
識有餘苟欲弒誠必無取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番以為為難非
尋常人也忻曰三番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請從賊中求即令其
弟難敵召募卿的從軍討賊此其有大慶一也上士求難奉使勾檢
邊疆此則求他罪不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

德此其不亦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遵法此其有仁心王
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與迺將劉子昂劉洽德等相遇進擊
破之軍次襄陽去梁郡七里涼輝衆數萬仲文以廉帥挑戰屢恣衆
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涼輝進攻
梁郡迺守將劉子寬棄城而走仲文進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
免初仲文在襄陽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交戰竟而
三軍飽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謂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
飽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
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禮讓以餘衆也賊武
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京邑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
粟讓謂仲文未解卒至方捷牛享士仲文知其怠應請騎襲之一日
便至遂拔賊武迺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時衆未薄
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級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



梁鼓噪聲喚張天吼羅軍大潰仲文棄之賊皆殺降水而死為之不
忍復懷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此羅匪餘傷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
勒石紀功樹於河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拜柱國。
本歲其叔父大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史濟薦於獄中上書曰臣
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對逆
亂所在影從臣任襄關河地居衝要當龍統戈誓以必死遇時歸臣
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變身命肩白及漢重園三男一女
相繼淪沒故藩穿險馳赴關庭棄陛下投臣以高官委臣以兵章于
將河南兗冠侯銀碼張臣以贏兵八十掃除氛穢離劉克於梁郡破
攢讓於黎既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求昌解甚州圍於徐州賊帶
既十萬之衆一戰上崩河南殲衆之徒應時截定富群兇問為之際
格元之主之原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繼取燕趙南郡群冠北捍其
頤内外安撫得免異夷臣第五叔智建福黑水與王謙為鄰次邊變

取鎮饒邊道臣兄觀作牧淮南至朝初然突襲勳定傳首京師王謙
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恩却更嘗行大討自外父叔兄
弟皆當文武重寄或衝命危難之間或恃痛仙陳之側舍門被敵竄
有可明伏願垂注幸之恩降雲雨之施追享味之治絕清濁之功則
寒夜更然枯骨生骨不勝區區之至謹月死以聞上覽表并異俱釋
之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也少有膂力體象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高祖引為
丞相掾領宿衛驍騎總御位微為兵部尚書特選甚重文振見高
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
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問近夷
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殆可忘也竊見
國家蒙受啓民實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



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隨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未博覽不能
遠見且聞晉朝劉雅傑代侯景逆事之險難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
國慮如臣之計以時命遠令出塞外然後明設降儀總送銀幣請令
嚴重此乃萬敵之長策也。特射斯敢專掌兵事文振知政檢簿不
可更以機要委官於帝帝並弗納

史臣曰仲方燕寶文武雅有節義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薛碩克
舉大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射逆之亂遂立功名
自取厥後憂當推較遼東之役喪師使斯乃大樹軒蓋亦非
敵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贈畧見重於陳壯夫之志時遠謫言頗稱
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豈有以也

王邵

王邵字子桓自云太原人初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以
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邵諫曰齊失紀綱
恭疏累世天嬰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
侮仁正在今日才欲釋之而去少臣意固深所未詳製陛下圖之帝
大驚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關帝封晉陽縣公高祖受禪進封城郡
公晉王諱之鎮并州也肅行臺右僕射邵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邵
苟不敢違於法吏部郎承使檢行長或其後王穿靴起三山邵既還
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

元徽

元徽字君山洛陽人也徽好讀書不治章句明梗有器局以名藩自
許少與高頴王邵同志友善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
乃與徽詣朝堂陳帝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得戮之朝臣皆恐懼莫
有敢者徽謂人曰咸洪同日尚可供死其况比干乎始樂運不免吾
將與之俱罷請合請免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
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潘其術內耳不知勢而造



之以廣重慶運因獲免口後帝竹諒為九統屢不肯署詔額之儀切
諫不入歲進諫之疏中頗頗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為九統統屢曰
臣希冀執正恐滿諫失天下之望帝怒使屬監將其面遂廢于家高
祖受禪拜其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歲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
侃然正色正詩而折無所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
每憶周代諸侯微服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禮待王室以為磐石
之固進晉王諱毓并州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雖於其處選貞
良有重望者為之舉極于時最與王都俱以骨鯁知名被漢相二人
才具年於高祖由是拜舉為益州總管長史部為河北道行臺右僕
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強輔我兒亦知曾參相齊之意也到
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儉嘗取盤口以為屬人又欲生
剖死囚取膽為藥藥官不奉教辨問勿諫王頗聞而止懼益為人每
納法度蜀中獄訟無所不奉教辨問勿諫王頗聞而止懼益為人每

劉行本

與吾何怒為上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甚
莫不憤孫于今思之及秀稱罪上曰元最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劉行本

劉行本濟人也性剛有不可奪之志中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衛
副使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高祖既祿徵拜議議大夫檢校尚書侍
御史上嘗怒一即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
不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肯置臣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
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固宜笞於此而還上飲察謝之遂東
解笞者。雍州別駕元聲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
律合杖一百然臣下事之始與其為約此史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
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罪與民約東今笞乃較重其教命輕恐
羣欲申已言之必行志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碎人臣之禮上嘉之



賜給百邑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薨後故
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罷押之每令以飲歌教內人行本貞之
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娶肥男惟之聞哉令則其然而不壯
取。前劉琮明克讓陸雲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考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莫侯福為太子所寵嘗於閣內
與太子戲播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將其出行本數之
曰殿下寬容陽故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榮慢因付執法考治之數
日太子為福被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苦悅
因欲令行本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
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怒而止復以本
官領大興令備買備其方立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輔託路絕法令清
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其傷惜之及太子薨上曰嗟乎若使國行
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梁此

梁此字景和安定人也屬皇初五御史朝廷以此雙王拜治書侍御
史名為稱德尋轉大典令遷雍州黃治此既出憲司復典京邑且道
而行無所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微
為大理丞法平矣時人稱之此見左僕射楊素貴能擅權百僚咸
情此為國忠因上封事論此大楚命有司禁止親自訪之此極言曰
素既擅權宰作威作福將領之盛設職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獲之
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獨若貴爵喜見容色則國家有事以為身幸
此發言寒暑有誠亮之節高抵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其恩寵漸衰
但素任寄重並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憎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
氣不撓者獨此與柳斌及李剛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由察此
之言也

柳斌

魏或字幼文河東解人少好學類書經史周太宰宰宇文護引為中
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高祖
受禪景遷尚書僕射特即後遷尚書內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
所敬懼上嘉其持立謂或曰大文大當立名於世庶容容而已。子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
浴百姓須在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務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
八將被州刺史其人年齒八十雖鳴鶴盡前任州刺史聞於職務改
由郡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耄不早殺餘種賊良
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法也千子弓馬武用
是其所長治民猛職非其所解至尊恩沙無忘竊與如謂優老尚年
自可彈賜金帛若今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千子竟免隋承喪亂之
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

有頃碑因上臨諫曰臣聞自古聖帝美過唐虞康也則天布政施化
不為衆性更謂欲明是以許任五臣亮答曰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番拱無為天下以治所備分於求賢處於任使又云天子俯臨諸侯
羣星皆言君臣上下體教有別此見四海一家萬幾皆廣率無大小
咸聞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諍疲勞亦由群官懼以不敏自決取判
天古聞奏過多至刀日行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垂勞聖躬伏願
思臣至言少減煩苛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
文王旁勸之理若其枉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矣自餘細務
責成功可則至體盡無題之善臣下象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以
其家貧物有司為之棄宅曰曰卿或正立國之實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坐顯貴百僚稱譁無敢忤者素以少謹勸退兩世素
持貞生或林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來物治
公之異素遂下或機業而公立素於庭解諸事狀素由是銜之或對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是戲特為延者河北五十二州奏
充長史賊所不備者二百餘人州縣驚恐莫不畏懼上嘉之仁前
切復特命起省大原道十九州賊宜得傳陳李文博所振治道集十
卷蜀王秀遣人求之疾逃之於秀獲賊或奴婢十口及舟得粟楊蓋
奏賊攻內臣交通諸疾陸名為民位漢王孫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
計事或為使所逼切不知謀反潛入城而賊反或已贊或或不得免
遂歸中惡不食自相充為誠怒因之及謀賊請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啟事變逆雖不及心實同逆坐徒戲賊滿蓋卒後乃自中理有詔徵
還卒於道

論婢

趙幹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吏以恭謹恪勤累拜
內史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王引為秘書參軍高祖愛幹授大理
丞嚴法平允考績最精大理正導達尚書郎官幹即未幾轉刑部侍郎

每有奏獻正色昂然上嘉之漸見親愛上以盜賊不禁許重其法
幹進諫曰陛下行免婢之道身存寬宥况律有天下之大信其可失
乎上折然納之固執幹曰君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遂大理少卿或
陳府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嘗從至上曰世畧年未二
十亦何須為以其名符之子為人所愛耳因故摩訶諱因諫不可上
不能奪欲濟去而故之因命幹退食幹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
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特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式候執以聞上欲悉斬之幹進諫曰此人坐當
杖殺之非法上曰不爾摩事幹曰陛下不以臣嚴備置在欲司欲安
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獄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
論幼末上復曰暇美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幹拜而盡前
詞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擢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
幹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幹坐評論得



夫前後賞賜高計其後並位開府特河東薛育為大理卿俱名平寇
然育斷獄以情而諄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薛曰朕於卿無所愛惜
但卿骨相不富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

卷四

裴讓字仲封河東人也備少剛正有為度少與梁毗同志友善任用
釋褐給事中士累遷轉正下大夫蜀高祖為丞相讓聞而歎曰武帝
以器才生六合頃二木乾而一朝遷華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
由是讓子家仁壽中關兄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祖俱廢讓
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嚴前敢陳敢不聞妾切見高祖
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先寵亦已優渥但愚職高明世庶使賢
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
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愛越前聖二廣人得罪已久寧無
辜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沂為君能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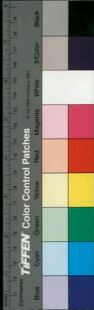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從則非晚今者自沂之路求絕泥濘之心莫
見豈不哀哉考奏上謂楊素曰裴讓奉我國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復
蕭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訴欲何為也衡曰觀
蕭之意欲令如是太伯漢東街三耳皇太子甚不悅項之蕭至京師
見上于金章殿上謂蕭曰吾貴為天子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
皆同母非為寵愛經年廢立因言勇不可復取之意既而選重之未
幾上崩陽嗣位不得訓者久之蕭亦杜門不出使林敏若以橫表
覽避遂為言校蕭末平郡丞甚得民衷心歲餘卒夷檢恩之為立廟
於鄆江之側

史臣曰狂獸之憂山林麋鹿為之不狝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
祈謀皆志在匡躬義和于色豈惟網紀由其陰替抑亦杜慢係以
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變于擅以權寵矣何惡令求其恭肅不
亦難乎六廢王邵杜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殊蹇蹇之風有足



東萊先生陸書詳節卷之十五

備矣行本正色於房陵照沈沈古於揚去直辭變氣豫為可想
辭之若大理國固無宛柳歲之屢蓋憂憂私自肅然不畏礙察建
此其有焉邦之司直柳歲近之雖裝顧朝不坐宴不預忠誠神既
作龍鱗固知髮歸憂宗周之亡憂文憲太子之火與徒誰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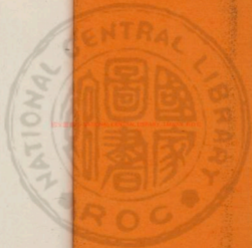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2/7002 v.52



東萊先生所著詳錄卷之十六

列傳

英鐵杖

家鐵杖始興人也。虜勇有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大建中為
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頔得之以獻沒為官戶配使擲棄每羸弱使行
百餘里夜至南徐州險城而入行先火劫盜且過入時仍又枕余如
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長欲而釋之陳亡後徙
居清江縣遇江東反捕未遣鐵杖竄草東夷浮渡江魏賊中消息具
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定師李勣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
智惠行至虔平衛諸軍食哀其餓解手以給其醢鐵杖取賊刀亂斬
縛者數之皆盡悉剖其鼻破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職較不及鐵杖
異素馳驅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問衛素見而悟奏授儀同
三司以不識書故還始里成陽公李徹稱其職武關皇十六年徽至



京師除軍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如上下開府楊素即位除右屯
衛大將軍帶符之命出錢杖自以符恩俸重每演場合之志及寧東
之役請為前鋒顧謂督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卧
死兒女爭中乎將度還謂其三子曰何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
今是死日教懸被髮爾當富貴唯汝與孝爾其他之及際橋木成去
東岸尚教大賊大至鐵杖跪上岸與賊戰死盜曰武烈子孟才果
烈有父及帝以孟才死賜符子恩賜殊厚拜武貞即曾及江都之難
微然有推賢之志與武牙即錢惟素云三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
門者誠第今賊臣賊道社稷淪亡無竟可紀何面目視世間哉於
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許合恩誓欲於顯宮擊擊宇文化及事發
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莫焉

沈光

沈光字德持吳興人少曉機善騎為天下最畢錄青紀微有詞藻

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新就交通輕代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陳人
多賂遺得以養餽每致其食美服初建禪定寺其中插竿高十餘丈
適遇颶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尤見謂僧曰可持繩束當相為上
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插竿而上直至龍頭齋絕單
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托地倒行數十丈觀者駭嘆莫不嗟異特
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高帝徵天下號舉之士以我達左光流焉同
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符信行在陌賓客送至灑上者百餘輩光酌
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許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難不復與諸君相見
矣及發帝攻達東以街釋單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
短兵接戰數十人賊斃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援而
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
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即拜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
以賜之同輩莫與為比。光自以符恩深重恩懷獨備及江都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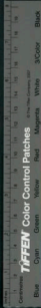


營謀義勇將為帝將警時孟方變世等策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利
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所則古人之所社也公義士也肯從我
乎光泣下稽顙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
人劉以營將發時旋起變化及光語化化及大懼曰此變端救于也
及流光者孟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贛心走出營外留人
告司馬德敏等遣領兵為追捕孟才光聞營內喧嘩知事發不及被
甲即變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敬救而斬之明德救兵入四面
合光大呼憤國始使齊者斬者數十級賊皆披靡光身無介冑遂為
所害墜下數百人皆闕而死一聞降者社亡聞之莫不為之噴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初而卓說將立許帝初議討至擊鼓其儀
踊躍用兵燕裘豹舄孔武有力抄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
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懦賊許帝驚其言而壯其志護

兒所往白土村容通江岸于時江南尚正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嘗令
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遂位上國府從楊素
擊高智惠于浙江而被擄解為營周立百餘里歸被江鼓諷而進
素令護兒卒數百輕舟徑登江岸五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
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惠將逃於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惠窮蹙遠
走聞起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場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
親重之遂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海入自汎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
麗相遇進擊大仗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却也管海浦以待期
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而封榮國公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平香城
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輒平壤高元震懼遣使
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符詔護兒集
衆曰三度出兵未朕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因弊野無青草
汝我衆職不日勉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王獻捷而歸答表



諸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獲免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
自足辨之吾在關外事今專次旋容千里真聽成規機頃之間動失
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萬元還而獲捷捨此成功所不
取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建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
盡勸還方始未詔

史臣曰楚漢未分將軍所以盡力曹劉說楚關張所歆立名然先
立資草昧之初力宜候經綸之會策河陽異世有之矣固通獲見
之筆定知鐵杖之論皆一時壯士固於貧賤當其奮仰未遇亦安
知其有鳴鶴之志故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將焉革
之願伏生平之心非遇其特焉歎至此也

周羅敏

周羅敏字公布潯陽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
命陰習兵書從祖景齊就之曰吾世恭謹依獨放縱若不畏身必將

賊悉披靡朕終不改陳宣帝時收軍功授關東將軍句容令後從本
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聞明徹於宿
豫也諸軍相顧莫有開心羅敏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潘產言
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用與將樂士產戰於彭城摩訶臨
陣墜馬羅敏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王軍明徹之敗也羅敏
全獲而歸拜光遠將軍鎮淮太守。至德中除持節都督齊南川諸軍
事吳世與齊奏羅敏甚得人心雖衆賊表意在難圖陳王惑為羅摩
訶魯廣達等保明之軍選於太子左衛率領任逾重時參安撫陳主
曰周左軍汝將討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亂絕對曰周羅敏執筆製
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益見是親禮出督閩州諸軍事晉王廣
之伐陳也都督已決緣江諸軍舉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
遂升楊鷓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隊王手書命之羅敏與
諸將大臨三日拔兵士散然後乃降高祖歎諭之許以富貴羅敏



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護全為幸
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基業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歸漢從兵臣
知揚州可得王師劉浚果如所言羅嗣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
可知也先是陳師將平朔歸降于我使為卿道位至上聞有班在羅
賊上羅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手腕之下欲無愧乎羅脫
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
椅有愧色

周洪尚

周洪尚字德邁汝南人也父良定州刺史洪尚火果勇有風采好讀
兵書年十八為陳妙興王中兵參軍父卒檢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
有戰功封山陰縣侯以其兄武昌縣公洪僧代為定州刺史洪尚與
長沙王叔堅不相睦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洪尚僧疑其欲取法
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未決長史殷文則曰崇毅所攻

鍾離良田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
之拜開府陳將樊猛齊江討之法尚戰數合為退登岸投古村猛捨
州逃之法尚又疾走行殺望與討北齊合復前學佐猛退走赴松陵
而浦中伏網取其州刺史周旗擒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勇八千人
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魏叛於城山復從王誼擊走陳冠還
撫州漢帝四州諸軍奉禪注用總管仍為鎮南交撫大使入朝以
本官留衛未幾柱州人奉先壯舉兵作亂本法尚與王世積討之法
尚馳往柱州發嶺南突世積出此州橫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先壯來
逆殺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遺棄不獲進頗于撫州法尚獨討之光化
除勁兵孫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勇光累光度大獲軍口其黨有來降
附者以妻子遷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壯觀
率奇兵蔽林設兵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攝中人皆走散光壯大潰造
斬之陳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元



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烽火千里令漕營之外請分為一十四軍日
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無故相聞皆足連注千里不使
此亦出師之威者也法尚曰不然安置千里動關山川卒有不虞四
分五裂設心有軍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難免故事成乃取
敗之道也帝不澤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
宮反百官眾口並往其間常有變起靈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
車為壁重設鈞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後抽鎗進奔或戰
不利也營自守臣謂半同萬全之策也帝曰善明年投臨滄海在旱
疾悲謂史史權君甫曰吾再遊滄海未信判涉君不我與爵贈人世
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在侯封東而道大行臺。三藏幼
聰敏姿武尋須有父風仕齊拜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轉

右衛將軍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夫守東道委三藏等防守鄴宮齊之
主公以下皆降三藏結率塞下抗拒周師又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
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尚右儀同大將軍開皇元
年授兵州刺史十二年授齊州刺史周極西界與土谷澤郡授好光
北法者皆遷配被州流人多有逃逆及三藏至郡納叛撫百姓愛悅
繼員日至吏民歌頌之高邑聞其風屢有勞問其年當州富產繁華
獲饌編帛獻異物百段十五年州界連雲山響鑄萬年者三詔抵鄴
國仍遣使懸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雄虎馴理劍使還具以奏上
大悅

李訥

李訥字上恢趙郡人也好學辭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按
對陳仗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士訥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
高祖為丞相悉見謁待訪以得失于詞共筆屢動國用虛耗得上重



後論以爲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北部考功二曹侍郎河內公方
明達世務爲持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
每求外職李河諫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失意在內今此事垂諤之
力也。諤又以爲文之家體尚輕薄通相師效流宕恣反於是上書
因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與其親聽防其習故嚴其邪放之心
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言禮易爲百義之門故法
家便若怒人知禮讓正俗潤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猶然
皆以褒德序賢明黜繁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怒君人之大寇好靡靡之小藝下之從上依同
影響競講文章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賈賡賡賡賡賡賡
遂後遺理存與尋虛逐微競一韻之音爭一字之巧車篇累積不出
月露之形積案盈箱雅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托據放權士
操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靡德角未覩六甲

先製五言至如歲室壽壽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擾關心何等入耳
以微認爲清典以緣情爲勸讀指儒素爲古拙唐詩成爲君子故文
章日頌其政日亂及由董天宣之說漢博然用以爲用冠楨本逐末
誰知筆壞道相師祖久而愈務及大隋受命聖道乖疑屏無經緯適
止華僞自非懷經抱策志道依仁不得引領濟紳奈爾纓冕開皇四
年普照天下公叔文論述宜實錄其年九月朔州刺史司馬切之又
未華經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矚仰素業絕
華樹標先王之令與行大道於政世知周外州遠縣仍墮英風遵史
舉人亦遵古典至有宗黨稱孝師曲歸仁學必典謀交不苟合則損
落私門不加取齒其學不特古遜俗簡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文而
求譽則逆充史職奉送天朝益由縣令判史未行風教猶披私情不
存公道臣既忝恩可徵當糾舉於聞風即勸恐杜網者多請詢諸司
曹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馭前後所奏願示天下曰海康



然向風深望其葬何在此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曰是無剛毒之
舉而備有匡正矣夫以年老出拜通用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
王年卒官

擢在

擢在字思敏河東解人必有遠量博覽墳籍無善辭令蔡大寶有重
名於江左時為尚書玉璫嘗語曠見非便歎曰某儲水鏡役在於曠
矣大寶遂以女妻之及嘗繼帝選屠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尚
書補政書陽令柱事書入關時三方鼎峙高祖懼曠有異志又舉選
曠在曰曠昔關唐使使江陵蔡宗主統齊今主幼時曠舉曠託
中夜自省實懷愍愍溫深主矣蔡重光委曠制建而今已後方見於
之曠君還本國幸中秋此意於曠主也曠親非手而別時梁之時評
或謂曠與師與討逆等為連黨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應
卷山南唯曠敢為不可會進至自長安共高祖始誌之蓋遂言於高

曰昔案紹劉秉王陵窮萬變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又據要害之地
推奇剛之群功業莫建而躬不旋踵者良由魏武帝氏狹天子保京
都杖大義以為名故慷慨取威定霸於府庭雖曰舊許奇亮已甚消
王經常人之下者亦有匡合之才况山東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居
未始在制將相委為身計悅設節於曠氏以臣村之週每結當獲威
隋公必極周固未必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曠深以為然乘機遂止未
獲消雖奔陳則又雖相次統統歸謂曠曰近者若從曠人之言杜稷
已不守矣高祖殘掠曠又入朝高祖深惡之。注明習善筆雅達
政事凡所陳三帝莫不稱善曠成為納言直往居職安委帝云江南
人有學業者矣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曠燕之者不迫於操
在

高潛

高潛字若基北海人注潛指吳晉辨論好人好讀書工吏事約冠補



主簿高祖受拜微拜此部侍郎等特氏部將斷而合理上以為然否
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部上感到宿觀揚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
矣填版者禮教之所重或煩煩列數篇詞理恆當意所不能又賜米
百石由是知名神吏部侍郎現為稱職將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夫
官惟擇最有能者前發我隨之官皆出其下特人以滿好則談煩謂
輕得然其內陳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辭職弘將
改選凡將有所推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
亦稱雅有詩云於為文筆必先以草草呈撰而後出之天業七年終于
家所舉杜如晦房元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雅有知人之鑒周
室中呂望王盛是為贊門侍郎稱為漢河東裴辯為石邑丞所行
正門內士贊中丞東方安之是常非道俱為刑部並執法乎九以
裴劄士能清河房山甚為考功河東裴鏡凡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
李昉為兵部屢遷議官前漢韓周為廷尉是史甚有慮改此等事行

遼國皆有史將為堂將所稱

張度成

張度成字元敬清河人也高祖得成引為相府典籤 楊影印位後
封史舍人尋拜賜者大夫度成等在堂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夫因令
左右員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求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
餘人同來楊見帝問度成曰其首立者為誰度成下殿就視而答曰
淮南太守楊琳帝謂度成曰卿為楊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
度成對曰臣亦不識楊琳但意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為足益
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履屐皆此朝府帝數過幸百位夜嘗度成因
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是見疎卒官

房考謙

房考謙字岸冲本清河人世為著姓周師入鄭齊王東奔奔以考謙為
齊州治中考謙病本為傾履於軒梁處養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



士歸于家及需鞅受稱之後遂優游於世嘗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
韋藝因薦之不得已而應命遷都察御史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顯
定考誅參謀竊頰曰書稱三載考績然由幽明唐虞以降後有其法
然與合理竊取無窮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立紳課法乃區說
此見諸州考較執見不同進退與失參差不頗况獲李楷肆意致勇
平坦情介豈未必高名卑跡巧官顯居上壽直為其偶促清美亦
皆亂率責既不精練計期取捨曾輕驅使者多以嚴懲獲成亦盛憂
者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
使計官負之失多其類善惡之兼舉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
由微平心過物今所政校必無何枉施有什件教事未嘗何以裁之
噴頓處布耳目精加採訪察飲託之善政職介之惡亦宜有光至治
樞機實休調氣仙然觀考魯日頃為之勸察深見嗟賞因歷同河兩
權右官人景行參議對之知警頰願請隨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

知爾與秦州考使歸後數日頰言於上上弗能屈以快滿還其為令
共有志化百姓觀為惡父在并中上令侍衛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
敢不以參議為天下第一起投州司為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
去吾屬何用主為其後百姓思之立舉頰總州府久無刺史則舊皆
歸參議名有與政內史許即辭道劍一代文宗位重清顯所與交結
皆海內名貴重身謀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職往來交錯
道此為參議也道無轉牧曹州路無參議日留連數日看簿而別登
謙知王綱不換遂去官隱居不仕特結構東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
司總管或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地以參議公方宿者特望所歸徵授
司總刺史參議亦泥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
有掣肘當之者皆無怒言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決餘道軍去後隨
政漸亂朝廷雖然莫不變節參議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頰為執政者
之所傾出為任隨令未幾終于官。參議居泉每子姪定名常為謙

說督勉之深望不能家有書業實產素說又前後居官所稱傳聲皆
以周法體文家無餘則事服而務存餘業自以及長一言一行未
嘗不執雖破屣空怡然自得濟世宏獨笑顧謂其子文齡曰人皆曰
謀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也在於尚白耳所有文筆紙墨則雖有古
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之文原王而北海高
樞節孫李綱河東作或詩儒皆一時推服之士彥謙並與為文雖冠
蓋成刻而門無雜賓體實文雅深達政務有據者咸以遠大許之。
初聞至中平像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撰
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約諫中天子早弱王權或在朝唯行苛酷之
政未施必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
其言皆驗大漸駁平近嗜飲用都督臨淄公諡曰定

亞巨曰天屢云構非一本之效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
大小異宜格統揀揀英大業也李綱等或文雅博識或才足幹贖

識用顯於當平故事留於蓋聞參之有隋多士取兵關務成諸皆
辨廟之據博亦北極之衆星也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人也幼沉靜喜溫不形於色博學有尚才兼蓄
草隸陳孔奐見而歎曰南公之貴獨在新人少傳祿陵閻其各召之
世基不往後因公會設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
第女妻焉仕陳陳破歸國為通直郎五內史首領也即位顧遇彌險
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益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
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拜知帝重其才親禮道
厚專典撰書與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
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慮事不暇吹入閣之後始名世基口授
節度世基至首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誤其精習如是帝幸江
都次華縣世基與盜賊日盛請發兵也帝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人也幼沉靜喜溫不形於色博學有尚才兼蓄
草隸陳孔奐見而歎曰南公之貴獨在新人少傳祿陵閻其各召之
世基不往後因公會設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
第女妻焉仕陳陳破歸國為通直郎五內史首領也即位顧遇彌險
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益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
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拜知帝重其才親禮道
厚專典撰書與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
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慮事不暇吹入閣之後始名世基口授
節度世基至首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誤其精習如是帝幸江
都次華縣世基與盜賊日盛請發兵也帝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



晉云知是書生定猶惟快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
高頊發勳等相避跡賊懼楊又已雖著廷傳唯語取容不敢行意盜
賊日甚郡縣多改世基知帝惡數聞之樓有告賊者乃抑損表狀不
以實副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詣盜於河內
李威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頊如共義臣降賊何足
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不足為慮義臣魁之猶在不少又在關外吐
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遂遣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
善楚開行賊中請以都奏事捕李善有俄百萬圍過京師據洛口倉
城內無食若陛下建運為合必散不然者東郡大沒因款款鳴咽帝
為之攻密世基見帝色喜進曰越王年少以將軍誅之若如所言善楚
何緣來至善乃勸然怒曰善楚小人敢誅吾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
催運善楚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州人杜曰善楚以賊聞奏世基沈
密付見親安謂官實欺賄諸公行其門知市金寶蓋積其第世南奏

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營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惡罕
文化及見害焉

裴盛

裴盛河東聞喜人性明辨有吏幹在陳仕歷五關將軍以其父在北
陰來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又陳平上懸閭江南衣冠之士次至盛上
以為風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頊不悟上旨進諫曰裴盛
無功於國竊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盛上儀同頻復進諫上曰
可知關前頊乃不敢復言禮賜優洽大業初徵為太常少卿。初高
祖不好聲技遺牛弘定樂律王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厭違從
民至是盛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
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立太常是後異技流
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通相鼓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遷民部侍郎于特攝承高祖知子之後禁胡球聞戶口垂隔或年

又成丁猶諱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
條奏中令稅閩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御史里長皆遠流配又許
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今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
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見
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故其閩閩月今進民戶口皆從實才全由
魏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
治發德藏老更氏華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歷世基參掌機
密諸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由法順情擬成其罪所欲有者
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裴矩大理莫敢與
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裴亦據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
皆由其口剖折明敏行人不勝感結。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裴推其
常與裴矩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支即聚為
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懲茲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方人皆

裴矩其家旁大稱善蓋又欲重已權勢今虞世基奏限司諫刺史以
下官屬置御史百餘人於走引致姦惡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除
中七將軍國多若凡其與神勳京師留守及典諸善五市皆令
史監之賓客附錄備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并之知也及司馬德載
為亂難作見者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人也蜀郡為定州營管名補北室莊顯敬之又受
拜遷於華即奏舍人華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獨制即檢營建東都
矩職備府者九旬而旋時西域諸番多至裴與中國交市令矩掌
其事矩知帝方勤遠事諸南胡至者矩時令其國得山川險易擬
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觀
問西方之事矩或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奔衣帝由是甘心
將通西域因裴矩遂成以委之帝後令矩往張掖引至西蕃至者十



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招徠成未功帝將起河右復令矩往敦
煌矩進使述高為王鞠伯雅及伊吾吐也設等皆以厚利事使入朝
及帝西巡次熱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皆於道
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綉裝者奏樂歌舞進饗今武威城故二交威
神後魏其東漢頃周豆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成吐
谷渾拓地數十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已億方計皆皆漸懼切貢
相續帝謂矩有破虜之喜其冬帝至東都矩以宿疾引員者多且登
令都下大嚴嚴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夾錦綺耳金華者以十
數萬又勸百官及民士女刻坐榻閣而觀觀者皆被服鮮麗月乃
展又令三市布雜皆設帷帳或列酒食進軍善車與民貿易所至之
處悉令馳逐地坐靡德而散墜美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憐其惡誠
願謂宇文述半弘曰裴矩大膽朕怒先所賞矣帝朕之成善未疑之
頃矩輒以聞自非本國赤心孰能若是乎帝笑謂不攝人者裴矩字

文述漢世故晉用事文武或以剛明唯矩守常無職職之警以是為
世所稱焉後幸江都宮四方盜賊蜂起而無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
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殺賊審客以疾不行及兵入關帝令虞世基
就宅問理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遂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
裴矩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騎大將軍於突過敗問至
矩以開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許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持
遇人多過其所坐故雖至而不敢言其歡心時從駕馳果數有過
散帝憂之以問矩矩答曰今車駕仍此已証二年雖果之徒盡無
家口人無非合則不隸又安臣請認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
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每發委矩召江都境內妻婦及
未婚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悉其所取由是號果等說咸相
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文化及之亂矩處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
控矩馬詢孟景所改皆曰不關裴黃門避而化及殺百餘騎至矩說



拜化及慈倫之令知參定儀注推奉王子德為帝以侍為侍內簡化
及至河北及階帝位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封基國公為河北道安撫
大仗又宇文氏成馬寶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邊之甚厚以為尚
書右僕射專坐垂事是德起自群盜未有高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
之間憲章頓備擬擬奉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為及建德度河封孟海
公矩與曹且等於洛州督守建德殿於武牢陣所未知所屬曹且長
史李公港大海使人總徵等說且及曹且行令歸順且等從之乃令
矩與假令淹頌且及八寶乘山東之地歸于大府於左族子騎者亦
民部尚書

文正曰世基初以雅器若本兼以文章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仕遇
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屈安君辱不候訪陳方更厚
官貴做理貨無厭頗傾貳身亦其所也蒙恩素懷姦險巧於前會
休戚亦福惟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見乎。象矩學使臣文頗有

翰為至於祐勳匪無及復在公亦諸古人始末之有與同政事委
歷歲年雖屢危亂之中未虧康強之美矣然承望風可與時隨
忠使高島入朝伊吾歡也燕綵且水歸出玉門關右駭然頌亦矩
之由也

揚文感

揚文感可後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髮以時舉成人多謂之擬其
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羸也及長好讀書使射射以父學功位至柱
國最貴楚國公自以累世尊顯有威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
行史樓見朝綱漸垂帝又精忘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
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澤時官儀俱去感欲襲擊行官共叙罪謂文
感曰王心向一國未有養不可圖也玄感乃止帝狂恣果令文感於
襄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未下尼亂文感遂與王仲相勸漢雲等謀
議欲令帝所軍嚴鐵鉞為為逆逆不特逆感帝逆之遣使者屬俱文



臨楊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發而發其第云徵勳頑至從幸遼東
去歲遣小召之時將軍來獲兒以耆師自東來將入海觀平壤城
軍未登去賊無以勸發乃還家奴仍為使者復果方來將據護兒夫
軍期而反去賊遂之審陽無聞城大索男夫於是取諷布為甲中著
官錫皆準開星之舊孫者亦即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
有聚此一萬村襄難陽皆將至河內馳推東郡告之楚王何氏部尚
書樊子孟等大懼防共備禦喻武器民相率守臨清關去賊不得濟
遂以攻郡南渡河投亂者如市數日也兵上春門來至十餘萬子孟
令河南管治嚴弘策拒之弘策敗走還谷老魏敗牛酒玄感也兵
尚書皆每警報曰殺身為上壯國蒙罪非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
今若不傾破家賊者但為天下解圍德之惠救散元之命耳衆皆
流涕轉相請自效者日有數千遂進逼都城搗玄率衆數萬自關中
來援東郡以女騎二萬渡潞圍魏城玄感為北女逐之伏兵發前軍

盡沒後數日玄復與文感戰兵始合文感諒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
文感矣玄軍猶忠文感與敵千騎與之於是大潰餘八千人而去玄
感雖勇多力每戰風運長矛身先士卒喧鳴叱咤所當者莫不糜碎
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取士樂殺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盛極又
盡乃悉謀次戰神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軍玄挺中流矢
而斃玄感精即斃于並獲遺兵攻尚書省又破數百人玄感請討於
李子雄子雄曰君實通渡河則難負罪次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許濟
則樊術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于並知其謀鼓擊其營玄感不果遂
通遠濟河為玄感兩軍西抗衛玄求法屈突通于並獲出兵槍只大
戰玄感軍頽北復請討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抄軍盡至我師疲敵不
可久芻不如直入關中開承望倉以賑貧之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
東原東向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軍陰請楊請為楊喜玄感與
釋洛陽西圍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請軍



之至弘農官父老選說去感曰宮城空虛又委積累攻之易下建可
絕敵人之食退可割軍勝之地去感以為然留攻之二日城不下建
安遂至去感西至關柳布陣百五十里與官軍上戰且行一日三敗
獲陣於董社眾諸軍擊之去感大敗獨與千餘騎鼠竄木間持奔上
洛建將至去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成去感窮追獨與弟續著
女行自如不免謂續著曰事缺矣我不能受人殺辱汝可殺我續著
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建兵所獲與去感首俱送行在并陽而
焚之於靈龜平

李象

李象字法立其母公術之從孫也容多善弄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
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象父帝崩山公乃徵宋庄嗣瞻觀象養志
賢無所愛惟與揚玄感為刎頸之交後更謂為下帷就學尤好兵書
大業初段鳳縉大都會亦其所好斷紙而賜以楊玄感在襄陽有連
緝陰遣家偵至京師召象今與弟玄披等同赴襄陽大感眾兵臨
至去感大喜以為謀主玄感謀計於靈寶曰愚有三計准公所釋玄
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夫絳城不拔何以示威審計遂不行玄
感既至東都皆從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奉福嗣又妻以獲
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與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按舊蓋皆
持兩端後使俘撤文福嗣固辭不肯象獨知其情因謂去感曰福嗣
無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
礙明矣請斬撤衆方可安賴玄感曰何至於此象知言之不用遂謂
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為今為勇矣宇文述來讓兄等
軍且至去感謂審曰計將安出審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動
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衣去感遂以家謀覆令其眾因
弘西入至陝縣故園弘慶官軍陳之曰公今欲教入西軍事在速況
乃兵迫將至安可恃留若前不得據關遂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



全女賊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閩。鳩集兵。遂及
女賊。敗。遂。圍。行。入。關。與。女。賊。從。叔。詢。相。備。置。於。鳩。鳩。妻。之。令。尋。為
鄉。人。所。告。遂。捕。獲。與。其。徒。俱。送。帝。所。行。吹。笙。擊。箏。夜。宿。村。中。忽。有。七。人
皆。穿。鳴。而。過。密。謂。誰。誘。令。於。村。中。變。姓。名。籍。劉。智。遠。張。從。教。殺。經
數。月。賊。將。不。得。志。乃。亡。去。東。鄰。賊。帥。羅。讓。張。麟。之。兵。中。有。知。悉。是
女。賊。亡。將。密。勸。讓。客。之。家。大。權。乃。因。王。伯。賓。以。策。千。讓。讓。必。與。計。事
於是。破。金。髮。關。巨。梁。防。諸。縣。城。堡。多。下。之。發。陽。太守。鄧。玉。度。及。通。計
張。頌。德。以。兵。討。讓。讓。數。為。所。敗。聞。其。來。大。懼。保。曰。須。能。勇。而。無。謀。兵
又。勝。勝。既。勝。且。候。可。一。戰。而。擒。公。也。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
已。勒。兵。將。賊。營。分。兵。十。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單。槍。却。密
伏。兵。自。後。掩。之。頌。德。棄。讓。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頌。德。於。陣。讓。於是
令。察。建。才。別。統。所。部。密。復。詔。讓。曰。魯。主。家。應。補。讓。其。越。嶺。毛。魏。赴
海。內。亂。是。明。公。以。美。傑。之。才。而。能。脫。維。之。拔。宜。當。奮。清。天。下。賊。剪。群

山。遂。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鄰。士。盡。中。外。離。心。閉。守。諸。官
賊。令。不。一。明。公。親。率。大。數。直。進。與。公。會。發。采。以。賊。窮。是。遂。近。就。不。歸
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各
之。秀。者。深。就。下。豫。州。東。鄰。大。羅。據。上。魯。魏。為。魏。公。密。初。辭。不。受。始。則
密。固。精。乃。從。之。設。壇。功。即。位。稱。元。帝。置。官。屬。法。考。和。說。曰。曰。素。地。阻
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是。危。者。令。仁。基。守。週。修。霍
讓。守。洛。口。明。公。親。備。精。銳。西。襲。長。安。百。姓。無。不。知。迎。必。當。有。征。無。戰
既。起。水。邑。華。國。兵。強。方。更。長。擊。喻。西。播。漢。京。洛。傳。歡。指。揮。天。下。可。定
但。今。美。雄。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並。濟。何。及。密。曰。君。之。所。圖
漢。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魯。主。尚。在。從。子。猶。最。殺。之。所。拜。並。山。東
人。既。是。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弱。之。各。難。離。雄。若
然。者。必。持。破。失。孝。和。曰。誠。如。公。言。殊。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
行。說。密。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山。賊。賊。之。首。萬。餘。人。後。數。日



東都出兵擊之，擊我大須葉，迴洛舍，臨洛口，奉和之教，屬寡與各分
散而去，奉和經濟歸家，帝遣王世充、辛江、淮、劼、辛五萬來討，象與
拒之，戰不利，世充營於洛西，與象相拒百餘日，羅讓所部王儒信勸
象為大冢，卒能統衆，務以毒家，羅讓聞其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到
陣，而至，讓出，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汝容與軍，雄能等率精銳
赴之，世充敗，夫讓欲東，勝建破其營，會日，象家周止之，世充悲，象
決戰，羅王伯當守金墉，引精兵，就羅地，阻山，以得之，與日
度，不讓，引騎而還，謂伯當曰：「兵敗矣。」言者，君我今日，劍精以
衆，象皆敗，莫能仰視，象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斷關中，奪身，雖
無功，諸君必富貴，其府，羅讓對曰：「昔安于歸，漢高，食，的，喻，明，公
與，長安，宗，煥，有，嗜，昔之，遇，雖，不，惜，地，義，然，而，阻，東，都，斷，隋，路，使，唐
國，不，戰，而，覆，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象，感，曰：「然，盛，選，大，唐，對，那，國，公，
丈，臣，曰：「古，光，帝，王，之，興，也，殊，大，至，德，保，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列

弘濟，艱，難，不，然，用，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說，隋，暉，時，陰，武，元，高，祖
注者，大功，於，王，室，平，隋，國，罪，東，夏，總，百，餘，丈，三，方，然，後，變，韻，歌，還
實，高，于，騎，向，奴，鵬，偕，句，其，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欲，易，於，清，渭，高
祖，內，緩，外，禦，日，不，暇，給，安，心，背，於，後，傑，奇，折，衝，於，爪，牙，文，武，爭，勝
劉，業，華，舉，版，指，夏，之，虜，掃，黃，旗，之，冠，破，五，嶽，以，作，鎮，環，四，海，以，為
池，厚，保，城，於，域，中，餘，寇，悉，於，殊，俗，瑞，帝，象，故，業，殘，玉，基，咀，伊，洛，而
周，前，而，跨，兩，都，而，臨，萬，國，分，胥，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替，以
道，也，人，將，以，中，戚，海，外，運，拒，諫，之，智，騎，歸，東，之，辨，壯，懾，遠，之，未，遠
忘，德，義，之，不，終，於是，繫，道，俱，開，馳，道，樹，以，樞，紀，德，以，金，棧，西，出，五
門，東，踰，碣，石，壘，山，埋，公，得，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
為，驚，魚，潰，方，西，規，奄，燕，南，討，泥，水，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
自，以，威，行，萬，物，頌，指，無，違，又，躬，為，長，君，功，高，曼，列，寵，不，假，於，外，戚
權，不，逮，於，群，下，是以，懶，釋，軒，唐，壹，石，周，漢，子，孫，萬，代，入，莫，該，頌，根

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謀於士內忌慮民豈有空籟之聲焉
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敵寡兵火力屈者以畏授受願休竭誠
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殲鳴毒之中實不可以
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良首畏尾進退離谷披山東之群盜多
出斷殺之中無又士之資十家之產足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
漢之謀故皆若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亂寒矣初故死復備英德
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無恐難犯故攻
無全城野無誤傳星難基布以千百數委倖因其緩以動之乘其
勢而用之誰有身敵之士明智之明連踵履後莫之敢禦湯帝魂
魄氣盛皇統兩京謀窺身於紅胡襲去嘉之舊定服而橋主殺下
鑿起舟中忍早告而莫迫唯情死而獲可身棄前莫之野首懸白
旗之上子孫勸無宗廟為強。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
士施之京於新戶口之衆實非甲安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萬

之野為毛未喻難得時護之方當為善何嘗無輸此險則應隨本
撥於長江傳人謀則有羅不傳於陳周高江釋江南以濟六合機
帝幸途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
祖北却強胡南奔百越十有餘載戎之憂動民亦禁止不為無事
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疲時在師無怨
誠在於愛利故其與也勃然湯帝制承平之基守已安之業肆其
淫放虐用其民視德光如草芥頓廢區如冠警勞逸以事遠求名
而喪實兵繼認開佔危弗圖留解馮門後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
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及其亡也怨焉讎之古
尤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湯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
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身吞六國高祖統一九
州二世屠用威刑湯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
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中誠宰相之子河恩重世君之失德當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竭股肱承議致身先國罔身之假伊霍之事將輝莽卓之心人神
同疾殘不旋踵而第就疏離之跡先人受獎知之臨不亦也乎李
容遺會風雲奮六麟翼思封函谷神朝鷲溪春月之間錄畫十萬
破化又惟世先移勳四方威行萬里雖理申天眷事辰與王一香
高人辟雄名克恢美然志性輕俠終致顛覆履長舉大印陳項
之季孟歟

東坡先生簡書詳節卷之十七

東坡先生簡書詳節卷之十七

誠節傳

易揚聖人大寶曰德何以守位曰仁又曰正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
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
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絕迹履險於夏夏比于鴻毛於商辛也嗣斷
神於齊莊弘演斷肝於衛懿受建漢之記信樂布晉之初推搗錫丸
在立名之士莫不登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受命雖斯文不廢而
行之蓋若同知士之所重指在許身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
之節孰能安之若命是謂如歸者也益首從等當撥擯之際幾必死
之概白刃臨頭雖寸不投可謂處寒貞栢疾風動草謙謙如生左行
聞彼伯夷僕夫立元亦冀將末君子有所庶幾故擬採所聞而誠節
傳



竭股肱承議致身先國罔身之假伊霍之事將輝莽卓之心人神
同疾殘不旋踵而第就疏離之跡先人受獎知之臨不亦也乎李
容遺會風雲奮六麟翼思封函谷神朝鷲溪春月之間錄畫十萬
破化又惟世先移勳四方威行萬里雖理申天眷事辰與王一香
高人辟雄名克恢美然志性輕俠終致顛覆履長舉大印陳項
之季孟歟

東坡先生簡書詳節卷之十七

東坡先生簡書詳節卷之十七

誠節傳

易揚聖人大寶曰德何以守位曰仁又曰正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
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
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越遠復難於夏安比于鴻壽於商辛也嗣斷
神於齊莊弘演於肝於衛懿受建漢之記信樂布晉之初推節節凡
在立名之士莫不登幾焉至於節難忘身見危受命雖斯文不廢而
行之蓋若同知士之所重指在節身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
之節孰能安之若命是謂如歸者也益首從等當撥擯之際幾必死
之概白刃臨頭雖寸不投可謂處寒貞栢疾風動草謙謙如生左行
聞彼伯夷僕夫立元亦贊將末君子有所在與哉撥擯所聞焉誠節
傳

皇甫誕 尚發 實到



聖者謂字女虛安定人也少剛毅有器局關軍中殺入為北平武節
二曹侍御俱有謀名遂將曹侍御史朝臣無不盡殫辱博尚書左丞
時漢王諒為并用總管朝廷嚴嚴係佐司長長史司馬皆一特各士
上以諷公方者得拜并用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諒之諒甚敬為
及賜帝即位後諒入朝諒用諒議王頌之深發其休氣從數諫止諒
不納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實無敵某師者加以君臣性定他頃
要味士為強精難以取勝願王未歸入朝守臣子之修必有所善之
善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隔身致進一柱則善為布衣於首不可得也
願察區區之心思善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因之及揚言將至諒
也清源以拒之諒主簿王靈斌出與於獄相與謀開城拒諒諒疑
擊殺之靈抗節而殉帝帝以從亡身殉國葬諒者久之贈封國封公
義公諒曰明。切漢王諒之反也洎靈莫不觀慈有廣用司馬陶讓
擊時令殺劍立抗節不批

陶讓

陶讓字燕人。性明敏有骨幹仁壽初為鳳州司馬諒既作亂討文
善雖發兵將赴進讓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將獨享恩威任方
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帝意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從納為厲管雖
莫大色曰司馬反邪諒之以兵諒義不披義而釋之及諒平賜帝嘉
之拜開府授大興令

敬劍字燕善河中人。也仁壽中為樂野令甚有德名及感五力戰城
南賊師星劉掠其安並而降之以兵劍辭氣不撓獨義而止之執送
亦為將帝鍾養釋之署為代用總管司馬劍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
莫忽然曰命官則可不然當斬劍答曰奉為縣宇遭逢逆亂豈不能
得境還不能死節為等已多河乃復以揚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
所聞鍾焚熱甚熱視劍曰卿不畏死邪獲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
焚遂出戰因而大敗劍遂得免



游元

游元字楚宰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
湯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揚文威作逆乃謂
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
絕斗亦天亡之將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
曰專公荷恩寵靈公奉性命高官重祿遠古莫儕公之弟兄青紫交
映當謂竭誠盡忠上奉清恩豈意填土未乾親聞反逆深為痛心不
取願思禍福之端惟有死而已不救聞公之威怒而囚之暴骨以兵
竟不屈節於吳等之帝甚嘉其忠贈銀青光祿大夫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快博郡人也大業九年被徵入朝十五年攝江都郡丞
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撫隱洛迎兵軍密至鄆復為密黨
所執密定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唯卿已盡區宇濟陽吾窮義

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時下令徵率西方之衆聞罪於江都以
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主道事人有死而已不戰之言非所敢對密
不悅莫其後欲辱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又致書東都留守
論賊勢密知其狀又表而釋之獲讓新之擔任上狀帝歎借贈光
祿大夫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性剛烈有勇畧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與遼東之
殺百姓失察又屬虜飢餓米價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陁
詔勅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性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
報至當委溝壑矣吾君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
之而不責也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
於撫馭將士卒心歸者理為名將以功遷齊州守領河南道十二
郡然陁討捕大使每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二十餘戰每破走之



精榮陽道守時李密定議取洛口舍糧保頰危不敢運密勸之請唐
與密率兵圍蔡陽頰危懼而退頰危棄之逃北十餘里時李
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聽擊頰危軍遂敗蹟密與讓合軍圍之頰
危潰圍解出左右不能盡出頰危躍馬入救之求往數日殺皆散
乃竹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

揚善會

揚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大業中為郿令以清正門微而山東江
雖百姓相畏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性皆克獲其後賊帥
張金稱差數萬屯於縣界署賊劉邑郡縣莫敢舉善會率勳所領
賊將戰或日有數令每挫其鋒善會遣將軍段建來討金稱善會進
計於達達不能用軍數敗為達海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遂止一以謀
之於是大克金稱後引勒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數千竄破黎陽
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並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

正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結冠冠氏善會與楊元弘共討數萬散其
本營王辨軍亦至金稱釋冠氏奉後因與辨戰不利善會竄精統五
百處之所當守者辨軍後報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時山東思亂從
盜如邢郡縣微弱而汝相繼舉叛賊者世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
未嘗負敗每依眾塞懸殊未賦賊賊帝賜以尚方甲精刀劍進拜清
河道守其年從揚義臣新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
揚之士達所部將黃建德自號長樂王奉文信郡郡臨清賊王安阻兵
數千與建德相影善會襲安新之走德既下信都復接濟河善會
進拒之及為所敗嬰城固守旬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
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毀壞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
等牧豎是汝屬活兒軍敢汝更相吏郡賊之以兵辭不挽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人性剛寒有吏幹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賊名大業三年



除大理王甚有當時之譽推授特書侍御史每朝廷被議子翊為之
辨析多出眾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
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遷於上江督運為賊吳璠子所
虜子翊既之因以發首獲進頓首感涕江過歸感被殺賊知而告之
子翊弗信新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翊不從群賊執子翊至臨
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及其言於是見寤

此君素 項子翊

此君素魏郡人也陽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漢擊
即附大策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孟奕通拒
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西過以君素有於黑牙領河東地守義師
遂將召歸宗韋義勳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
歛歎淚流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露襟因謂君素曰吾擊
已敗義賊所招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

公當八身之寄為國大臣王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
陽誓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誠不識遠近王上公所乘
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東之哉時圍益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
木鳩置表於頭具論事勞得之黃河汾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
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采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器道行
人勢若之寵王皇肅無違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遣城下為陳利害大
應又賜金帛持以不死君素平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
已亡天命有為君何自若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
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辱每言及國
家未嘗不歎歎嘗謂將士曰吾是舊部舊臣累蒙愛種至於大義不
得不死今飯支數年食盡此飯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
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有之
望君素垂於統領下不能叛頰得外生口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

Continued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 Color

© The ColorChecker

院人不聊生白虹注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

所害

京兆張季珣父祥以為當世所知其後明為丞相參軍華陽室中果
還奔州司馬仁壽未幾王慧乘兵反遣其將劉建基馳赴王至井
陘祥勸兵拒守建攻之樓燬火燒其都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則有
兩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兩宮曰百姓何辜致此災燒神其
有靈可降雨相淚言泣朝上雲起須臾驟雨具火遂滅士卒感其至
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季珣披單至城邊逢夫以功授開府歷汝州
刺史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諫賊山為周
與洛口連接又季容養讓攻陷倉城遣人行之季珣為寒極口發怒
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將家徵數千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
領不滿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然無所行
撤臺而發人心定矣季珣據此之一無雜叛獲盡士卒無病不詭拒

戰勝為所陷季珣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會攻之群賊夜季珣令拜
帝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敢拜賊也露社而禱
之屢讓求命不得遂獻之明年二月八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
雖論者與之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面則小生為重夫比義則輕密則死
有重於泰山生以理合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
不可追生無補於後矣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揚文成李密反形已
成以威少激皇甫諷得元馮慈明忠亮不顧規死如歸可謂勇於
蹈義矣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共就孤弱之謀以徇
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效於疆場然彼苟免之徒貴
三光而阻九泉矣須隨善會有溫序之風于胡松噴詭解揚之列
國家豈無有志臣哉故斯言也



失孝三五皇帝之本務窮事之綱紀也執十銜而首善至百郡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伏知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求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天百壽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實績足以收物故聖帝之所重曰翼即方貴等明指古之學無使儒之才此能任其自恣情無矯飾篤於天注動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是膝下之歡忘喉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道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疎瑣萬姓馬喻千駟死之日曾不稱與斯人之徒標而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人少有行檢為郡族所稱長而好學辭曷文經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銀去職與兄印慶於墓次負士成墳公卿重之爰就燕州存問禮制之盛年為不記齊文宣問而嘉歎遂表其闕武其行在為孝終年凡印慶於之當嚴父如平汝公者師昆弟中嚴切表讓封馬君時固辭不受特授文節孝義給卒一門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嚴除轉吏部侍郎周引官左領尚書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稱到於士論者美之

郭高

郭高字弘又太原人家門雖賤七葉共居大冢同乳為諸通果得人又為義舉之惠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

劉士高

劉士高字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以饋嗣母為之取食高雖受禪表其門閭

程普林

程普林楚立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



邑養師節婦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瘠不辭水者七旬大嘗
初父母俱歿友設路符破性廉於墓側負土為墳歲久不壞其
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大隨其在墓若昔林哀臨穴亦悲號見者
吳有二鶴巢其墓前相別每入其窟馴相無所驚懼大異中司職
祭失其羊原權授奉陽令

李德純

李德純道州人父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為校書郎仍直內
史者李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二月被授事
每處四方理雪冤枉褒獎孝悌位秩未用其德行為奇特而少凡
與交結皆海內豪秀性至孝父母寢疾極終日不食十旬不辭衣及
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動數血數升及還葬身侍冬積雪行四十
餘里單絰徒跣號踊幾絕後世嘗降於庭樹有鶴巢其墓約言特
題晉河兆結其靈不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華秋

華秋及郡人幼喪父率母以孝聞其母患寒欲容脫履華頓首
州里咸嗟異之及母歿之後遂絕沐浴廢食哀慟大業初潤州刺史
蘇大猷有一鬼人逐之奔入秋窟中匿秋膝下鬼人至窟所異而免
之自斯與鬼常宿窟中馴其左右即縣嘉其孝或捕帝降使勞問衣
其門問投群盜起嘗拉米蓋之左右咸相誦曰勿紀孝子為人類秋
而全者甚眾

更臣曰昔者弘農牧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文之情多孝
屋之下而舟師道順或家傳繼是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
毀賊性雖命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如貴昆弟爭死而身全
四真夫妻俱喪而各立德純仁懷群盜德昭義啟我王亦足解也
紐四到簡之為程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歲宇或走獸
翔禽馴狎於靈基非六孝節之至通神明者乎



新史傳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簡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患故人敬而悅之愛而懼之君子虛之理鄙國子賤之居正父賈喙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所以恤其災急導以忠厚因其利之惠而不費其輝快十祀聲芳不絕用此道也然則有無法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齊定獄國除凶靜亂日行志食思若前王然不致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禁昭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東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未名聲鳴動輿典志存逸惡車轍馬迹行遍天下網紀弛紊四維不執其或善於侵漁強於剝削使德化之命逐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亦擢其或積名篤存網紀神冤讓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隸夷大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夫其所欲雖樂其實獨或

不為說於上實其蔽下得其欲欲其廉潔不亦難乎若光時立嚴察之朝為昏狂之徒執心平允法行仁恕於風道變沒而不吝寬惠之者是以傳於水禁故列其善行繫備吏之攝爾

梁若光

梁若光字備廷安定人也山峻嶽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過為疾醫云解五石可愈時水紫石矣不釋若光憂啼不知所為忽於胸中見一物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視焉成異之以為至孝明成高祖愛釋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若未建經以於用境而皇二年上幸岐州從其欲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舉物宜光操履平直德用擬遠命改岐下威感在人廉慎之舉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陞其陞之日宜進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若使有成朕心日增其美四時之內尤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願借風而自勵。數歲轉相用朝史若光



前在彼用其俗頗質以神鎮之合境大化秦保連景為天下第一及
君相邵如彼州法都郡雖俗人多變神為之作歌緝其不依理化上
閩而禮之竟生免歲餘於趙州刺史唐兆言於上曰臣前特拜相用
百姓吟吟戴帽錫臣自分願出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夫恩復出以採
情復為相用及發易調瘴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陸恩上從之棧為相
州刺史兼備者聞查光白請而求莫不嗷嗷方光下車發掘瘴陰有
若神明於是疫癘之怪莫不潛冥合境大服。初齊王叔人情險詖
妄起阻滯斷訟官人萬端十惡盡光效革其弊及用杖棒之物招致
山東大儒每加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當以季月召集之觀臨
策試有勤學莫等聽令有明者升堂號稱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法
備業無成者坐之或中設以草具及大成需舉行賞賈之禮又於郊
外祖道升以財物賞之於是人皆勉勵風俗大改有塞陽人無通性
節酒事親禮闕為飲第所訟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

中有特伯母杖不高交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報遺遂絕於就巷凡
若無自察者光謂諭而道之後及還勸行半無善士以德行入省此
類也

建執

建執雖傷人也必好學有行檢高祖交拜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
鄉有桑甚落共家執遣人急於環其主讓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
意者非纓杆之物不願受人汝等宜以為誠在州四年績建最特
焉使者櫻子蒙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蠶稅入朝父
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盛酒
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奉錢執受歎之既至京師詔與牛弘還
定律令格式以執所在有聲後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
逸入田中著人未執駐馬待明訪未主驢直而去轉齊州總管長史
芳故舊有五門張無識不借執於是勸深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



五十餘頃人賴其利秋滿歸鄉里平于家

房茶鑑

房茶鑑字慎古洛陽人也性儼況有奇量達於從政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改爲三輔之最上閭而畜之賜物四百段復賜米三百石茶鑑以廉貧人上聞而止之特兼用諸縣令每朝初謁上見茶鑑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奏薦之延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置田復茶茶鑑改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因謂諸州刺史使曰如房茶鑑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其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棄薄賦政之令朕知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今天下獲範之卿等宜師厥德也上又曰房茶鑑所在之驚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廷官人宜知我意可使符節海州諸軍事

公播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人也家說冠赫少府掌簿後經史在魏煬帝歷射策中科爲襄城王長史遷太常博士多所積茂時人稱爲書郎開皇初詔茂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茂以實對上哀其老愛歎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而受文王世贈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倚身康已苦宿不寤作教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高祿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入入既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惠以秩俸買牛犢以賑貧民不自存者每軍騎絕人家入關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郡會贈乃復賜緡述如有過惡隨即罰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拂託出使河北是景茂神力不衰遂以狀奏於是統鮮滿州刺史賜以馬騫使領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謚曰康



辛公義

辛公義扶道人也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七年使勾檢諸馬數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憂心從軍平陳以功除斌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聖贈之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甚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經檢節內凡有疫病皆以扶養米安置迎醫煮之於是悉差方召兵鍾成而輸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者當放棄之所以死耳諸病家子孫感德而去此風遂革心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辛州刺史有款辛訟者其鄰問父老慈母曰此是小事何足動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儉有勇量並行誦苦為州里所敬至觀肥無敢拜侮富也夢獲拜水部侍郎未幾出為煥漢太守甚有款名俄而柳儉時為初初有天下勳精思政缺簡良惟出為牧宰以儉仁勇者無擇拜遷州刺史儉欲考吏遺不為文書約束故為繁因遷瑯州刺史在職十餘年簡與儉服免職屬知里吏等車馬為妾子衣食不備見者咸歎服焉歸時位微之聘以功臣社稷收州領郡者並幣成實唯儉自良史帝嘉其績用拜弘化太守儉前將逾勳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儉咸平弘曰其中清冬天下第一若為儉感將以檢對帝又問其父咸以錄郎承郭頴川郡丞敬儉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尺物類各一百尺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師以旌異之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高祖嗣征遷顯川郡丞大業五年許道勳為天下尉官之欽狀稱曰心知鐵石老而彌篤尉字文法當堂用事其邑在顯川每



自書勳勳未嘗開封報今使者持去遂賓客有故報者以法繩之
無所寬貸八年霸於潯陽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
輒為建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帝無餘財餘錢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意應物開皇初為平寇令華騎
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知得効各自引咎而去所得
俸祿悉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勸勸曰吾君如此何得為非在
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因國盡皆生罕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
無火長既出於路時與數百里不絕遙為稱頌令清名善政為天下
第一左僕射高祖言其狀上召之及引是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
知曠獨異於眾良足美之顧謂侍臣曰君不嫌其何以為勳於天下
優詔擢拜荊州刺史

王劼

王劼開皇武人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造伍因李參等七十餘人
請京師悉脫其枷與劼曰某日當至京師依朝而至一無離叛上聞
驚異之召見與劼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入而赦之乃下部曰九在
有生念靈稟性成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物勸懲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倚內亂德教衰弛官人無慈愛之心充爽懷
奸詐之意所以救欲不怠流弊雖治朕受上天安養萬姓思遵重法
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卿深啟朕忠誠心宜單參等咸捨
自赴法司明是率之之人亦為贖赦良是官人不加籠示致令陷罪
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仰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
於是擢劼為雍令政有績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初為文憲掾即換恩賜明書佐以能遷貴州長
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與遼東之役縱燒百場使人往來貞成郡縣



子時王綱執養更多誠簡所在微欵下不屬命唯德操一孫有無祖
過百姓不操稱爲大治每轉樞密長時赴任候城邊之覽世之聲道
路不絕既至館陶聞境老幼皆知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肩後雖險諸
國請留德操有詔許之館陶父老獲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誅惡
不該決會村爲使者齊齊杜整等至而縣諸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史
人歌呼油道互相稱慶好問族廣因而帝壯者數百家其得人心如
此使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廣至今懷之○時有撫陽令高純
尙蕭令劉高城阜令劉熾俱有安惠大業之末長史黃賊汗高及
熾清爲近瀋風歎大治似無繁因爲史人所稱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十九

結史錄

夫爲國之體有四爲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
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
而刑罰楚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
曰其政察察其人快快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
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代有特而任之矣

東萊士文

東萊士文代人也性敏直火讀者在齊襄封章武郡王何武奪平齊
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齊之校開府儀同三司簡
州刺史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
敗官厨僭士文加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安遂還京禮諫無敢出門
所貢蔬菜必於外境九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迹受事不逼法



子時王綱執養更多誠簡所在微欵下不屬命唯德操一孫有無祖
過百姓不操稱爲大治每轉樞密長時赴任候城邊之覽世之聲道
路不絕既至館陶聞境老幼皆知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肩後雖險諸
國請留德操有詔許之館陶父老獲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誅器
不該決會村爲使者齊齊杜整等至而縣諸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史
人歌呼油道互相稱慶訝問衆廣因而帝壯者數百家其得人心如
此使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廣至今懷之○時有撫陽令高純
尙蕭令劉高城阜令劉熾俱有安惠大業之末長史黃賊汗高及
熾清爲近瀋風歎大治似無繁因爲史人所稱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十九

結史錄

夫爲國之體有四爲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
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
而刑罰楚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
曰其政察察其人快快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
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代有特而任之矣

東萊士文

東萊士文代人也性敏直火讀者在齊襄封章武郡王何武奪平齊
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齊之校開府儀同三司簡
州刺史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
政官厨僑士文加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安遂還京禮諫無敢出門
所貢蔬菜必於外境九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迹受事不通法



今嚴肅更人股戰道不捨貴幣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殿
任取多火入皆趨重士文橋口銜綳一區兩手各持一區上問其故
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則知賞物勞而遣之。士文
至州發獲姦隱長丈又布非粟之賦無所寬貸得千餘人上悉配防
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邊羸弱死者十八九有東
莞掌船為貝州司馬何東地連為清河人二人並背刻惟長史有惠
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制政司為雙地鎮長史余失列清何生與
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為瀘州長史
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懇望士文雖附憤志
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五人朝夕不絕視女無物之者

姚仲期

姚仲期天水人也姚襄暴打齊力周齊王憲甚懼之高祖爰舉進爵
河北郡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武賀蘭山仲期別

供進無虜而屯獲鎮平寇再拜石川刺史法令嚴猛微之朱無所
容皆假官長吏幹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
遷竟州刺史朱之官拜朔州總管特甚北威與屯田仲期總統之微
有不理者仲期鞭笞主掌獲其前管戎將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
之猛獸在多克濟由是收獲賊寇邊戍無枕運之憂會突厥破氏可
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期因是聞其骨肉遂相攻擊洛氏窘迫與南
使長孫晟假通漠鎮仲期率騎十餘馳援之連頭不敢過踏遣人誘
致洛氏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屯頓指白道以擊達頭仲期率
兵三千為前鋒至族巖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覆破之
虜子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期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
會高顯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宋
叛降者萬餘家上命仲期處之福安以收進位上柱國時有表言仲
期臨長若上命御史王偉按之進實惜其功不罪也國勞之曰知公



清江為下所惡賜餉五百段仲卿盜志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王秀之將罪本詔往益州勸發之秀實嘗經遇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平上以為贖買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并資雜物解是

崔弘度

崔弘度字聲河眉博陵人也膂力絕人儀貌魁岸憤而甚倖注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字文護引為糧信將護于謂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調益樓王上曾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謂曰可畏也弘度曰其何足畏歟然都下空地無傷損謂以其奔捷大奇之後以戰數役議司。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御下嚴急勤行檢罰吏人警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息仁壽中檢校太尉卿每歲其塞吏曰人當誠恐無得欺詐皆曰

田式

田式字顯標下邳人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同明帝時年十八被鄭濟領師兵伐殺數郡渭南太守改向嚴猛吏人重足而立還本郡太守魏伏莽跡請託不行式意聞而善之高祖突禪拜兼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死無所容貸其所受奴畜諸式白事有最上其衣襟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奸贓部內切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囊橐令其苦毒自非身死後不得出每歲嘗到州式未暇讀先召假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為百姓式愁恚不食妻子至期所報恐上知以式為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人也性剛敏有武藝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青州

總管榮在州

總管榮在州總管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語問輒焚燒之
劍多是膏好盜弄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徑其界者畏若鬼伏不
敢休息上甚善之起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配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
泣置自失范陽羅氏代為著姓榮嘗署為更卒以君厚之鞭笞左右
幼至十歲流血盈前飲歌句若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羅為
榮所辱因辭上知之劉士龍馳驛鞠問榮榮屠毒非虛徵還京師賜
死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人也性剛敏有武藝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青州
總管榮在州總管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語問輒焚燒之
劍多是膏好盜弄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徑其界者畏若鬼伏不
敢休息上甚善之起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配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
泣置自失范陽羅氏代為著姓榮嘗署為更卒以君厚之鞭笞左右
幼至十歲流血盈前飲歌句若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羅為
榮所辱因辭上知之劉士龍馳驛鞠問榮榮屠毒非虛徵還京師賜
死

再及榮誅死弘嗣為改階又善之仁壽末檢木本監修營東郡大業
初孫志潛有取遼東之志遂弘嗣位東萊海口造船坊州殺丁苦
其甚受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累不敢息及丁感作亂遼東郡弘
嗣屯兵安定或告之孫志潛或告者代王諱遣使執之以無及形當釋
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人也性明辨有幹用漏卮嗣位以許官出為恒山郡丞
有一人竊謂每村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誣之文同下車開其名召
而致之因令左右刻木為大楸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楸令
其人踏心於木楸上縛四支以小楸以排散其背懸時濱瀾郡中大
駭吏人相視稱氣及帝征遼東今文同題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
齊或笑舍者以為妖妄皆收繫徵求沙門相象講論及長光共為佛
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或策盡斬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建裏



善意馳逐之新於河間以謝百姓譽人剖其棺斃其肉而噉之斯謂
成也

段莊曰卿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
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特無措
惡未聞道德實濼疑惡賊入屍體同諸木石輕人世命甚於弱狗
於惡不使解有不及哉或身嬰罪戮或憂患顛覆九百君子以為
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餓為子高門以待討其
可令毋得差而望喪乎

儒林傳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紛博矣為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遜
賤貪黜刑改化之本原繫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次貫之維世或
行險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矣環堵以囿富貴安履巷而
輕三公者可勝數哉大抵南人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無窮其技藝

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夫諸儒有遺風可想晉綴之於此篇六

元春

元春雖陽人也祖又魏侍中又被誅奔於梁。春父隨父至河南在
好學處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張景之亂春歸於同武遂其禮之勝
齊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嚴未也後遷國
子祭酒上嘗親臨講莫命春齒孝經於是數陳義理蒙之以誦諫上
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齊請百匹米一餐春之遺博在何安
之下然以風流醜腐何可觀昔韻清朗聽者忘倦曰夫為後進計
婦妾每懷不平心欲及春因春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春私謂安
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帶義以難春
安不決對春無術之二人曰是有隙春以高頌有宰相之具春言於
上曰鴻素鹿跡蘇威快僕元胃元曼正故鳴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
高頌上初然之及頌得乘上以善之言為頌游說深責望之善憂履



先惠清濁於是疾動而卒

辛彥之

辛彥之狀道人也濟汝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蓋家京兆
文見帝書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木為珠玉臂國豪華創朝貴矣
武次人衛父儀江唯彥之而已拜拜中書侍郎又周閔帝受彥之
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卿正四尊大未封五原
邸公增文學受揮陸太常少卿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義重不能抗
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徐隋用刑
史特州牧支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被焚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
無學彥之所貢積古之力也

何妥

何妥字樓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適商入蜀遂家郫縣奉孫武度王記
主知金帛別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以伎巧事湘東王

妥知其聰明召為輔書左右得寵甚密亦若有為才任青楊巷妥住
而楊頊時人為之語曰世有而將白楊何妥音楊蕭齊其見美如此
安性動急有口才好走乘人物將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被臣
女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留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
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獲調是其不差若無其言而
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奉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
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威殺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將蘇威領五職上
甚觀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播職。妥又
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選賢受上賞被賢蒙
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論立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
曠古之任意頗及却必白首即著之官人之不嚴實曰於此臣聞
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是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
憲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尚亦置然若



有怨力簡在帝心者便可濫用自斯以序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
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徇私下無怨望三事曰孔子云是舉而堂
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於謂此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
沈也元乎至顯又如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則得言必怨提挈
既成必相亮蔽則欺上之心生矣故再說加刑有德惟勝節之言既
矣伏願廣知逃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柱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
三事曰今官員拉多用一人身上乃舉數議為是因無人
也為是人不善也今為舉大國豈可不以嚴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
朔言曰壽之則為將平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
力既無呂望傅說之節自負博取涓水之氣不慮為深責重惟畏懲
頑不受安插罷任輕被摧物易曰為折足覆公餗其利溷凶言不勝
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學使各行
有餘力則康康康哉其四事曰臣聞檢云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者敬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近年以來改作若多
矣至如范威備別十載不成趙胡尺權七年方決公孫濟近擬醫方
賈逾臣意徐道慶題五子午藥耗飲食宮刑政律多歷歲時三澤亂
名魯經紀松張山居未知星拉前已詳補太常曾親祖不識此原今
後稱轉太史莫不用其祖凡便自誇此題則多舉事相証同請今日
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
簡其俗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掌隱武功故交自言自負博學
謂水之氣以此設上書奏成大術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入與受
更相河臨威勃然曰無何矣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愛
無執事由是與威陸出為院州刺史時有負笈遠學者安守為講說
教授之為刺史歲勤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舉事
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志議鐘祥變有所建議胡士多役之安獨不
阿每言變之短而陛下其議胡臣多據安受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



世論特收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又吏部尚書羅准侍郎
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諡曰肅

勞暉表

勞暉字崇儒其定人也世為儒學暉遠幼有志行勇三禮春秋三
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恆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
齊南陽三碑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使訪儒俊
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請文章受拜暉遠大常博士牛弘每稱為
五經軍吏稱尚書並世暉為之選大學博士每與鄭禮偕正崇章未
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行擢用之既
策問此博士不依時定或否祭酒元善詰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
例不同博士不依時定或否皆符其所知蓋已所長博士各各自使
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懼
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數為細末論之然後出其所短自

是無故拂弄者所試口五百人數日便火諸書莫不推其遺博皆自
以為不限則也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也舉穎意骨豐高視遠瞻沈深動不好弄火
與劉焯結盟為交同受請於國都劉焯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恕筆問
禮於阜城陸安生皆不幸崇而去劉焯每夜夢多墳冢碑誌之讀書
旬經十載雖衣食不繼不知也盛與焯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
舉秀才射策甲將與王劼同備國史無參議者焯仍直門下有以待
顧問與焯系牛弘蘇威善談何妥勞暉遠崔崇德崔暉等於國子共
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坐論難鋒起皆不該茲焯素等莫
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舊改莫諒知者來就與
劉焯二人論義深往諸儒咸讓焯焯後遂為飛章所誣除名於是焯將
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收致不倦實為王郎所傳章句多所是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Generators © 199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九章新用評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
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副炫聰明博學名亞於輝故特人稱二劉為
天下名儒後進實疑父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
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禮抱不職又奮於財不行東
爵者東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歆

劉歆字光明河間景城人少聰敏見稱與劉向同戶讀書十年不
出炫靡于精明視日不暇強記悉識爰與為編左靈圖右靈方口誦
日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所圖皇中舉歆與玉郎同備國史依
五問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營天文律曆莫於內史署考定都
言李德林甚禮之時牛弘奏儲宗天下遺逸之書孤蓬轉播書百餘
卷願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宜取實而去後人有談之經歆免
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諸將國家視盛皆以東為意歆以為

東不可伐惟無夷論以佩焉當時莫有附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
剋故言方驗焉帝即位牛弘引歆請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史職多
小人年久長女勢使然也於是立拾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故若論
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於詔書發於歆牛弘嘗問
歆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則官職則不濟其故何
也歆曰古人責任責成或恐考其嚴故按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
任至委日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勤履鍛鍊若其不吝萬里追送百年
舊案故諺云北史絕察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攻弊職
之曰弘又問提舉之精令史役容而已今則不選寧舍其事何由歆
曰齊氏立用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又書行下不過十餘今
開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
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人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
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各官不知者率若率不知清心官事不者



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孤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揚達奉炊博學
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徵為以品年去任還至長平奉教迎
滿行在所或古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時研盜蜂起飲食踊貴
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炊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費不得志乃
自為黃口道人可馬相如揚子雲為李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俗傳
芳來葉余登秋節均先建胎吹促昆徒以日道垂輪大命於遠故交
飄零門徒而散蓋死朝靈理魂朝靈親故莫知其心後人莫見其迹
始及餘喘薄古暫應助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約來復善如余歸志
耳余從婦變改未忘於白首嬰孩為慈視所忽掛楚未嘗和從學為
舅師所珍優楚弟之及暨千秋似却後交結等矣重物輕身先人後
已首在切弱與象長者愛及者爰教授後生學則服而不廢論則勞
而不倦尚情寡適心事方達內者與平願爾終始其夫幸有四其深
恨有一姓本愚蔽家業貧寒為父兄所饒則指帥之末遂得博覽典

諸庭故今古小善著於丘園遠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臨邛人間沈
博尹俗數應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連關關山起逃歸實為期前途
逸處情開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務福之狂非
仙所依逆惡成否乎屬鬼人生具夫金石管規且散恐蓋子無微察
恨入冥則成惡惡顯此乃玉精所以致言惡侯為之不樂也潛贊疑
之內若眉睫之間于野米曾聞離朱於木見又滄東觀自滯南史終
無為引取同埋環三世不核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
出者聖明之君也不為一毛誠費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是不為一
小人所以為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極衡之析反被孤白不好觸
末此小人為尚書不取之骨罰玉未削削下和之足百里未用碎食
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厭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暇婦而索
為孰知其辭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中共居一夫切識語說天下
勞不見國安法無望德病未及死狂運充合汗窮愁之簡屬難受之



東坡先生詩書評卷之十九

詞此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善使千載之下表共不遇追登執事有餘
清瘦則不肖之學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判額火加憐感同心
無怨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公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東坡先生詩書評卷之二十

文學傳

文之為用大矣彼上之所以數能成於下下之所以連情志於上大
則歷輝天地作調商範次則風譚歌頌匡主和民學寫書圖思極人
文獨鍊府於寢夜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夜灑活蕩筆有餘力詞
無竭源亦各一時之愛也今總之為文學傳云

劉琦

劉琦字宜擊沛國相人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高祖受
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琦無史幹又性沈隱耽悅經史於日草思
至於世事多所遺忘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王貞

王貞字季遠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
飢讀為飯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拜王陵嶺江都閩其



東坡先生詩書評語卷之十九

詞此志於前修通心於來者使千載之下表共不遇追聲執事有餘
清瘦則不肖之學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判額火加憐感同心
無怨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公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東坡先生詩書評語卷之二十

文學傳

文之為用大矣彼上之所以數能成於下下之所以連情志於上大
則經緯天地作調商範次則風諫歌頌匡主和民學富國恩極人
文獨鍊府於寔夜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夜灑活蕩筆有餘力詞
無竭源亦各一時之盛也今總之為文學傳云

劉琦

劉琦字宜擊沛國相人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高祖受
禪遣拉儀同三司左僕射琦無史幹又性沈隱耽悅經史於日覃思
至於世事多所遺忘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

王貞

王貞字季遠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
飢讀為飯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拜王棟鎮江都聞其



名以書召之曰大山嚴美王光昭而燕之間也推許劉瓛浮並漢之
表是知毛遂脫穎義順平原義懸文詞來于東海顧猶寒薄有懷
蒼龍其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觀良深佇遲比高天泥火早應靈
曉雲仙掌方承清露想鑠術做堂與時休適前園後園從容以叙之
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薪柴無封禪之文彭澤遠榮光
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今為當落共宜暫揚旆坐棠聽訟
事馳咏歡掌杜鵑詞春言高遜至於揚旆北渚飛蓋西園沈東之應
劉置醴關中折背淮之賓從聞其強耀然之客罕值其人知遊冠履
揚聲高鳳乘儒墨足海河章苑園樓運衡浣濯實迷却拘最獨番我
以於邑於蓮行人共宜任尊列望起于甚於枕鴻想便輕乘副此居
心無信振石之談空懸擊不之說昔不虛言吏范詞費。及貞至王
以客禮待之朝夕達問安不又索文集真於謝曰為真德仁宜教領
以來所有拙文首公且之才藝厭事鬼神天子之文章性與天道

志備於將長發波鼓於岳宋離龍之遊其在風騷而肩負俠靈代相
師扭貫連時強出門分路慶清曾於正始體而致於元府咸言風樓
此球雖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年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
才不達人往屬林明寸陰已異難居可封之楚每懷貧賤之私適却
邱而建堂入却却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寔豈謂撰議過實虛歷
慮覺狂高車以載聽賈明珠以彈雀遂得囊探三月重高門之餘地
皆准于里望章堂之後漢與懸黎而並肆的戲麟而同時朝擊坐
區黃鐘之所請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談及顧想平生觸坐多長世以
積年沉痾遺忘日久秋思於存續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
之虛境而不親始知海靈之難覓又天人周章不暇怖垂真龍之降
慈過白承之歸伏然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晉之賜良馬
四匹



虞舜字士裕會稽餘姚人身長八尺資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二華
諸球左衛將軍傳綽有威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即之文無
以尚也大業初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
撰長洲五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者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按
杜造東帝舍臨海頭見大鳥異之詔綽為詠其辭曰雄大業八年歲
在壬申夏四月景于皇帝窳窳定礎瑀班師探探龍駕南嶽警旗西逸
行宮次于御城縣之臨海頭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推門於殿欵跨
重阜帳殿周旋降望大壑惠清暉下輕輿警百靈絳萬福縹緲欲
容止同軒蓋之臺野邁漢宗於河上想必射以開襟以蓬瀛而載佇
宵然齊頌說靈殊誕兼以聖德遐宣忽別風興准而休符潛感天重
副於夷波暨日曠光為雲舒水六合開明十洲陸鏡以護之間陸焉
靈威恩有祥會皎同駕嘉出日帶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厚
彩霞暉於羽淵灑升平於荒郊鸞翔鳳起鴻驚或嘖或咏載飛

載上併物聖夢及尺察與不將揮琴非因指石樂我君德自用來儀
舜禹類仙人之屬驪冠明飲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馬空可同乎
而語戲竊以然基華殿中靈異紀述觀山義宗盡美獨方無不既
虞文可觀况或應成功若斯難應機其味道加此或道不揚名山史
用錫吳正拜預首致勤絲去帝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勸於海上

潘微

潘微字伯章吳郡人也性聰敏善屬文張詩論陳高書令江總引致
文陽之士微一訪德德甚欽之釋褐新蔡王國侍御題為寧給令隋
處親潘明于陳陳人使微授對之潘將又命為召於陳主曰微奉弘
慈曲盡誠遠微以為伏表為重敢來為輕却其略而不奏潘立議曰
曲波泣曰微主於微詩曰舉系於梓必委微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
云不敬其親謂之恃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濟宗廟極重上
天純高文極尊思絕貴四者成同一教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



經竟何所據敬難之曰何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能用莫殊矣
或謂則惟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君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另
也春秋有魯大夫與亦去相敬就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大亦有敬
與之說此可據也謂極重乎至若敬謝諸公因奔壽也公子敬愛此
施實文敬問敬報覆見奇同敬聽敬酌何謂賈隔當知敬之為義雖
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將此說云云敬奉所以成疑即舉一隅未
為探源考不勝對迷從而改焉。又陳或為州博士孝王俊聞其
名召為學士嘗授後朝京師在堂令繼於馬上為歌行一驛而成名
曰忠思賦度而善之選撰集字書名為韻藻敬為亦曰文學之末
為夫切則表宜出震觀象錄而法天次則史蹟佐軒察時節而取地
於是八卦爻始及文斯作繩用既息噴箱生焉至如龍英坡河鹿成
止洛綠鮮白被迷助華之運金瓊玉字未暇莫之符甲示於離壇吐
卷傲於孔堂莫不理包共運通會幽明仰叶神功俯照人事莫制作

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欲宜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
後王之模範頌義形容齋茶葉紫登天商之受命也也取三五並曜
參辰外振武功內發文德漢英華而勸萬倍章大定而純鍾萬春千
秋羽盛懷崇於膠序者俗觀風採歌讀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
極樂方天戒質開止障文集韻賦先詩早習頌易懷於古志神物光
靈每留神於紫微尊德好古三雍之對已道待物表儀百家之工彌
洽遊遊心名教洩渠噴閱史如以系錫錫野翠枝竹復則連成於井
里實求第於立國海投無遺片古便宜所以人加脂粉物貌既勝供
報怡樂各施鳴吹于時殿次揚大月曜英則騰駕務原靈光愈靜蔚
臨竹沼却倚桂叢朱石登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瑰寶條寫集教
義風靡乃討論群藝簡畧般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神雜雖復周禮
漢律詳在貫通而巧說若辭造生同嬰且文流策練音譯楚夏三蒼
急就之說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馬解神韻更為



疑說的古會今未悉切要未有奇聲聲類已繪韻集始判清濁聲分
官羽不全然引韻通傷後句詩賦所須字担為用遲躬舒原百據撰
是非操象宏綱裁斷篇部德會善權創立新聲聲列相從則龍注釋
詳之詩訓澄以經史補包廣雅傳事子集汁韻云平題為值暮三十
卷勒成一東方可歲故名山副諸石室見詳玉之為淺鄙能金之不
定安命未學蒙其稱序微禁術已寡思理權碑心若泥版文想生氣
徒以犬馬機養飛走懷仁破悅頤沛之辭遂控江簡之筆而齊魯富
經學楚語及民士西河之齊字不消於索居東里之才誰能加於我
色。未幾後絕晉三廣後引為揚州博士今與諸儒撰江都集推一
編後今微浩亦口推之為用至夫大興天地同飾明與日月齊照源
閣三本體台曰瑞景君完慶之簡即前其理應文鳥臨以樓精顯共
事雖清在簡易勉非玉帛而長遊綬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
職司徒五禮之官相國政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情

仰去茲安適焉蓋甲於奮勵功止水宜暮曹此耕耕均新勢澤而已哉
百世為統統時後漢魏叔孫通之破解高堂隆之博學專門者零集
制作者凡號為文類備技藝五起皇帝員家重流辨方正位董防華
之習章顯文武之志章車考之詞會編講會術應雲附之別常調無
思不建東探石貴之符而靈明林之策鳴鑿太空惟伯靈樂樂備五
常世燕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權建璋之寶履神明之德
隆化謀嚴歲周顧仁地居周即樂冠何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或衣
而龍廟翼朝服而揚江湖收杞梓之才開東莊之語加以回泆大學
網羅百氏聖後下之絕無歌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車有難而
必錄至六宋標聲鑄華貴升原利名長短儒術是非書圖翰林之或
理宏宏貴之林闕者所求之餘依辭所校之意莫不逐逐辨潤拾葉
聲以為實文述效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鄧王餘
質之谷在照何定之論簡珠璣盈青版盈鐸乃以宣赫殿日聽訟餘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養頌情竊寶之稱疑相親唐之身總杜由素躬披湖縵多無月遠振
碩故鋼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集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卷一
百二十卷取方月效用北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悅樂矣昔者
龜策本后制與名藩臨喪此誓入碑散樂與之制交建獨裁用天
子之禮祭求諸虛作未聞茲典方可歸之頌承別故名山見刻石之
非上虞縣金之已陋是知帝王通論不獨擅於前朝寧願斯書莫云
德於世爵假華樓仁台亦將垂海謬承恩莫取叙該神之效云

杜正玄

杜正玄字真微世以文學相交正玄尤聰明博涉黃龍尼希數人俱
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辨稱甚二河之間聞望未衰秀才尚書試方家
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王玄枕言酬對無所
屈撓素惡不悅從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復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
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點異之因令更

觀其練文章十餘卷入骨立成而辭理畢備素乃歎曰良其秀才吾
不及也後曹主行參軍轉錄事正配室卒官。正玄字為善七好筆
善蜀文弱冠舉秀才授統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雅志
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竹簡論者榮之著評詠頌頌詩
賦百餘篇又著文章禮文大為後世所寶時人號為文苑乃至海外
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杜東新書

史臣曰觀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獲知行辭賦以名節自立措矣
主背虛傳之筆益德非急之倫或於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
薄禍高位下心鬱抑而欲憤志盤桓而不定爾傲當世鹿舉公卿
是知所此見虛錢報世物不獨僕防題空平原橋斷而已故多離

字術運克有餘其學政特古文詞辨麗正空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矣有隋德一表半得人為歲秀真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王
人預為華等相輝亦為輝兄弟矣



隱忠解

李士謙

李士謙字士約趙郡人也。隋亂，失父事母以孝聞。母嘗飲，吐痰為中，毒因斃。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際所唾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類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博覽研讀，善天文術，較齊史，紀尚書，召署其射，即趙郡王象舉，總行皆播，衆不犯，和士開亦重其名，糾諷朝廷，權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華志不仕，自以少孤，米嘗飲，酒食肉口無復吝，之有至於親，有米奉輟，陳稱，彈對之危，生然日不卷，李氏，世當，至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成疑，及前，而先為故，泰謂，研從曰：「孔子稱，悉為五穀之長，荀勗亦云：食先，悉稷，古人所尚，容可降乎？」少長，蕭然，不敢，地，情，是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談，願至於此家，富於財，財，舉，而儉，每

以獲施為，發，周，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問，以士謙聞而出財補之，少者令與，多者相，分，兄弟，相，謂，更，相，推，讓，字，為，善，士，有，牛，孔，其，曰，者，士，謙，亦，五，京，晏，餽，之，飽，於，本，主，宋，陸，南，能，監，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第，四，所，致，義，無，相，責，遷，令，致，之，其，奴，實，與，鄰，人，董，震，同，辭，角，力，盡，托，其，舉，斃，於，子，下，妻，陳，滙，結，拜，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善，然，可，遠，去，無，為，史，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臨，年，穀，不，登，責，求，無，二，償，皆，米，致，諸，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國，賑，宜，水利，故，於是，悉，召，責，求，為，致，酒，食，對，之，陳，爽，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若，令，不，去，明年，大，熟，債，求，乎，米，償，誰，誰，担，之，一，無，所，交，也，年，又，大，飢，妻，有，死，者，士，謙，誓，為，家，資，為，之，糜，粥，穀，以，全，活，者，將，萬，計，叔，理，徵，骨，所，見，無，遺，玉，春，又，出，程，程，分，給，貧，之，趙，郡，民，得，之，無，其，子，孫，曰，此，乃，李，家，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餘，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處，耳，焉，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求，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



善於玄理實有一本在坐不待佛家應觀之義以為外其無聞焉上
 環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特封掃墓望靈臺林林等之態
 邪佛深云輪轉六道無復窮已此則實證所言千經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末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五若欲為黃欲社
 年為起鳩髮君為龍衣裳為敬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劍生為赤如意
 為大黃牛為鹿豕或為鸞鳳文為半條怕為魚鱗下為為言五為蛇
 半枯前身李氏之子以非佛家便父異形之謂邪警曰形千才云宜
 有欲插後身此為持體假以為然士諱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
 心而作本宜有心乎常有問三教優劣士諱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
 星也憲亦不似難而上。士諱平生科為冰凍詩疎約棄其本不以
 示人又嘗論刑罰道文不具其章曰帝王制法訟華不同日可損益
 無為顧故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德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
 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吐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

手三指又犯者下其獄小盜宜竊又能月落其刑用三指又不按不
 其統無不止也無賴之人宜之送書職為鬼階道所以召或笑寐求
 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術也禁而不止懲之則可有激者類以為
 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婦郭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
 我君不死而令李公事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
 諱道著丘園世其行欲訪尚者請先生之語事靈不行遂相與樹
 碑於墓堂

雜著

在源字士玄博陵人也初為里佐屢遷秩歷於是感微逸入山中樂
 博覽書籍多所通法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嘉
 李士諱為忘言之交每相往來時誦崔李及士諱死屬哭之謂為依
 傳翰之秘府士諱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嘉嘗著論言刑
 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有子曰噴

疏字孤港七歲世爲文客貌短小有口才聞聖初爲王爲之射策
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投校者知爲河南豫章二王傳頌每更日來
性二王之器及河南爲晉王時記室參軍自此去讓晉王重之不已
道順書曰晉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壹東荒慈義如林馬勝麟次弱
之官校東張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實切疑之何乃院各官榮被選滿
絲以今聖古方知聖志彼一子若宜悅悅成足下博聞強記勿淫放
遠視漢臣之三善以汝策山對堪相之工車若石雲委吾兄欽賢重
士復委志復先蔡郭隱之官常置我生之體今者東關土守東晉山
河地方千里牢籠曲阜城燕七十包樂臨陶太守南陽方開東關想
得兼飛蓋曳長裾藉職空曠琳役歌山柱之健運賦此竹之裡爾其
榮貴也如彼其風酒也如此幸其幸甚河陰物之高視上京有漆然
祖才謝大人多慧子建吾不盡意寧快繁辭。曠答曰一作伏奉啟
書榮此非但心雲自失若乃理高衆繁官懷思而不離事富山海郭

瑛泣而求許至於五色相宜八音繁會風鳴不足喻此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証盡輸揚歸家之奏陽春雅雅是物伏惟今三致下罷
闕天懷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易遷蕭望言
周襄猶張華鶴樹騰聲端地播美望我清臺崇崇然路絕祖潘燕而終
客河朔清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發聲快感懸頰刺
股讀而惟取一第披荏不遑益久復况桑榆漸暮憂不空榮燭無
成穿楊進案但以此水爲首許春鵲鳴謀爲鴻儀座班驥早挾泰山
而超海北報德而然雖理是春以爲地匹嗣恩而反易怒獨周獨錫
廟唐永承家門有許相樹宜悅李真龍許下誰好有名粒吹先慈何
須別聽但慈旨坤揚旗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遠曹誼
權預聞高論則不預令名揚清若切在下風亦正野淳德無任荷戴
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齊來五十石并朱服鏡帟時晉師文徐
表成其子校徵校起若舍人。大業四年從駕令賜宮欠河陽鎮



田令王晏於鹽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智衣履憤奏之詔
開群臣莫有識者顧答曰誰搜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即此漢文以來
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盛元明撰嵩高山朝記云有神人以玉為
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世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典
維欽神自是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頓天子大悅賜錢二百匹從
駕登太行山詔問憤曰何處有羊腸坂憤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
黨並州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
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饒於謂問一勞
二。蹟與洛陽元善河東神晉太原王郭吳與姚察張瓌諸葛頌奇
都劉緯何閻劉政相善每因休假談竟日

徐用

徐則東海人初沈神家嘗欲受業於周弘正藉於議論登復都邑變
懷被謫之推杖策入縉雲山嘗服巾獨又入天台山因絕飯養權於

養惟飲水而已大傳徐茂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
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汝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
知其名乃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徐君之有極而有微其後楚解濟嘗
續之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益玄風扇矣而有先
生暫符告君化杖飛聲友思靈迹乃用禮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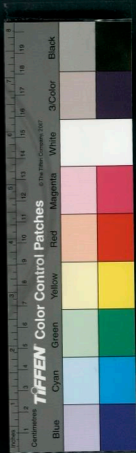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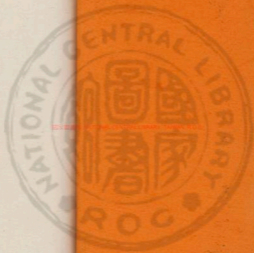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三



3129475- v.53





皇朝書考

公亮世窮惟君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門事之始終所以
治亂興衰之蹟與其興衰制度之安否其榮辱存亡簡而述
次無注詳其大中世末不明事實者蓋又百有二十年於今
物必變揮幽林槍機國亡然正偽難克備一家之史亦非世
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公亮誠惟誠能誠首伏惟
體天法道教文瑞武靈神降德

皇帝陛下

有慶帝之智而然則
窮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憂心積憤以求治
要日與此生舊學陳諸六經考述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最
大惟漢君君而不中後乎五代最世之士氣力才乃在漢為漢
不足以此其文而便明難賢臣為功德想與夫昏虐賊亂禍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罪首肯不得善其善惡以勸人耳目誠不可以無勸戒示久遠
亦可歎也乃因循臣之有言適與上心之所聞於吳河橋口輸
林學士兼監國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自歐陽修始翰林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監國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范祖禹
官權等即中知制誥范祖禹即中知制誥王禹偁等
士兼賢校宋祁亦知書呂安卿著作佐郎劉義史
等五清儒學之選宋祁亦知書之蓋併之討之共加制文凡十有
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均於前其文則於著至於名
著者日有莘有因可備其實或增或改或異類凡九卷考律職
定綱條共載列錄公亮典司事領復實日月缺不足以成大
典概

明昭然任難權或河其善之至良公高誠極誠權權領有類首謹吉
嘉祐五年六月 日後家編備南書禮部侍郎書公亮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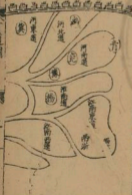
通鑑唐書綱目序

嘉祐中

仁宗皇帝詔儒臣薛居正等書其事廣余讀其文神於考學者頌觀焉或
乎昔而莫能辨則恨然而中止者有矣獨之求求於九重之淵淵
龍潭而富其簡則愚而不救進被雖至齊備棄於其得而
有之邪故諸史中惟新唐書最完其終始者尤平每讀晉史見
何祖筆有義顯章甚而於是歷考辭韻以為之有使學者從容而
無礙觀其文章陳翰翰氣渾厚可以推波助瀾焉况浮則愈於
得寶之英也

太 宗 分

本與天下初定據置州郡頗多太宗正觀元年始并者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今長安二曰河南今汴梁三曰河東今太原四曰河北今幽州五曰山南今襄陽六曰江南今揚州七曰揚州八曰江東今杭州九曰西川今成都十曰南川今廣州



高祖開基圖



高祖開基圖
 長春宮少陽
 關口下邳以
 西次長樂宮
 留守衛文昇
 奉代王守瓦
 城建侯倫之
 不報十一月
 克之次年二
 月子建成世
 氏夜拘地東
 都五月所帝
 進子位

十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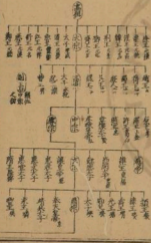


六曰龍右
 南今成
 十五百五十一至貞觀十三年定漢

七曰淮南
 八曰江南
 九曰劍南
 十曰嶺南
 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



唐世系



世系圖



唐地理圖



高祖若虛丙
 起共濟陽郡
 長史王世充
 謀逆江陵
 蕭統所據此
 於安祿山反
 德宗原宗即
 位避宗廟士
 什亂立朱泚
 朱天德宗避
 寇廣成即明
 皇休宗避寇
 庚

傳授圖



唐藩鎮圖



魏徵至田悅	李光弼至水	張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李元一王武
-------	-------	-------	-------	-------	-------	-------	-------	-------	-------

唐書評陽日錄

帝紀

高祖

武德九年

太宗

貞觀二十二年

高宗

永徽六年

龍朔二年

乾封二年

咸亨元年

儀鳳三年

顯慶五年

麟德二年

總章二年

上元二年

調露二年

順宗

宋貞一年

憲宗

元和十五年

穆宗

長壽二年

敬宗

寶曆二年

文宗

大和九年

武宗

會昌六年

宣宗

開成五年

懿宗

太中十三年

僖宗

咸通十四年

乾符六年

中和四年

文德元年

昭宗

龍紀一年

景福二年

光化三年

天祐一年

大順二年

乾寧四年

天復三年

光啓四年

廣明一年

哀帝



卷之三

志類

禮樂

開平二年

卷之四

志類

儀衛

曆

五行

藝術

樂服

天文

地理

卷之五

志類

百官

兵

卷之六

志類

食貨上

刑法

表類

食貨下

宗室世系

卷之七

皇后紀

宰相世系

貴皇后

徐賢妃

王廢后

武皇后

韋廢后





卷之八

諸王傳

上官昭容	王皇后
武皇后	楊貴妃
張淑人	吳皇后
王皇后	郭皇后
蕭皇后	竇皇后
宋尚宮	武賢妃
江曼郡王 貴妃	淮南壯王 吳女
河間元王 貴妃	濮陽郡王 貴妃
膠東郡王 貴妃	魏國恭王 貴妃
臨太子 貴妃	梁刺王 貴妃
韓王 貴妃	晉王 貴妃

卷之九

諸王傳

齊王 貴妃	江安王 貴妃
滕王 貴妃	常王 滕王 貴妃
穆林王 貴妃	濮陽王 貴妃
越王 貴妃	紀王 貴妃
燕王 貴妃	許王 貴妃
孝敬皇帝 貴妃	章懷太子 貴妃
懿德太子 貴妃	讓皇帝 貴妃
唐文太子 貴妃	奉天皇帝 貴妃
太子 貴妃	承天皇帝 貴妃
惠昭太子 貴妃	莊恪太子 貴妃
公主傳	

卷之十

列傳

平陽昭公主

襄城公主

長樂公主

咸陽公主

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玉貞公主

萬安公主

齊國昭懿公主

濮陽公主

萬壽公主

卷之十一

列傳

李器

王世充

竇建德

薛舉

李軌

蕭瑀

劉文靜

梁寂

許世緒

張安道

尉遲敬德

孫公瑾

秦瓊

唐儉

唐次

殷志玄

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魏開山

劉政會

許紹

許圓師

程知節

榮紹

任瓌

丘和

丘行恭



。卷之十三

列傳

李靖 字玄邃
族君集

李靖 字玄邃
族君集

張士貴

李嗣貞

姜晦

姜晦

李襲譽

皇甫無逸

溫庭筠

溫大有

溫大有

溫大有

張亮

杜伏威

崔善為

姜晦

姜晦

李襲志

溫廷皓

溫廷皓

溫廷皓

溫廷皓

。卷之十四

列傳

房文齡

杜楚客

杜元頤

杜讓依

魏恭

杜如晦

杜淹

杜審權

魏徵

薛萬均

盧祖尚

李君英

賈敏

賈敏

賈敏

薛彥師

劉世讓

高檢

賈敏

賈敏

賈敏



。卷之十五

列傳

王姓

薛元超

許敬

韋挺

李安潛

李觀秀

。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胃

劉用

崔凝

薛收

薛元敬

馬周

李綱

李大亮

戴至德

崔仁師

陳叔達

劉倫

牛文士及

鄭元嘯

崔懷恩

周立本

李弘繼

張籍

。卷之十七

列傳

蕭炳

蕭嵩

蕭悅

楊師道

裴矩

鄭善果

崔萬紀

周遜

韓瑒

姜師度

張知寒

蕭鈞

蕭愨

蕭愨



卷之十九

蕭濟

李文本

虞世南

李安期

李守素

姚璹

蕭文

李百藥

褚亮

姚思廉

姚班

○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令狐矩

蘇良嗣

蘇業起

張文素

李延壽

蘇世長

蘇弁

孫伏伽

于志寧

于休復

張行成

高湛

張易之

○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褚遂良

宋濟

上官儀

高智周

崔敦禮

盛承慶

李敬玄

孫處約

長孫順德

韓瑗

李義琰

杜正倫

郭正一

楊弘禮

劉祥道

劉德威

鄭文偉



○卷之二十

列傳

傅

呂才

陳子昂

劉仁軌

張行儻

裴允旋

婁師德

崔仲慶

崔琳

楊再思

盧懷良

宗楚客

祝欽明

王績

○卷之二十一

列傳

史大奈

傅益

阿史那社金

史恭何力

黑齒常之

郭孝恪

李義村

王方翼

張俊

薛仁貴

蘇烈

程務挺

薛訥

張仁愿

李暉

○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貞平千

韓思彦

韓瑛

蘇安恒

薛登

王求理

柳瑒

馮元常

蔣欽諱



〇卷之二十三

列傳

蔣氏

唐都

徐有功

崔融

崔慎由

蘇味道

崔元讓

狄仁傑

郝處俊

王績

韋承慶

李弘景

陸象先

王及善

杜景佺

李景伯

〇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交

郭翰

李昭德

張廷珪

韋見素

韋顯

劉綽之

魏文同

古頊

韋湊

韋瓘

韋繼





卷之二十五

列傳

韋處心	韓思復
韓朋娘	朱務光
辛裕否	李勣
李珣	李中敏
李又	武平一
賈至	賈會
白若易	白若易
向敏中	程芳範
楊元歆	敬暉
崔文齊	崔湜
崔巖	張柬之

卷之二十六

列傳

裴憲已	裴高
劉禹京	崔日用
王裕	王毛仲
魏元忠	韋安石
韋陟	韋綽
郭蒙	李昭
蕭至忠	盧載用
父源深	趙彥昭
和進光	

卷之二十七

列傳

卷之二十七

揚瑞
揚瑞
張寬
張俊
李朝德
崔河

崔河
王丘
張武
張承
張洽
宋慶權
崔隱甫

劉傳

○卷之二十九

齊濟
倪若水
許景先
鄭惟危

王忠信
許好禮
唐愷
張守貞

劉傳

○卷之二十八

杜選
張說
張說子均
盧懷慎

來瑄
蘇頌
魏知古
李元蘇

張嘉貞
張弘靖
張嘉貞
張弘靖
張嘉貞
張弘靖
張嘉貞
張弘靖

韓休
韓洄
張延賞
張乾
張乾
張乾
張乾
張乾





卷之二十一

列傳

李適之

李勉

李程

劉子友

韋述

柳芳

沈既濟

張守節

牛仙客

韋堅

王鉷

李峴

李夷簡

李石

吳兢

孫又子

柳元

沈傳師

王忠嗣

李元振

楊慎於

卷之二十二

列傳

許紆翰

封常清

郭元振

高承瓘

郭元振

郭元振

列傳

李嗣業

李抱玉

李抱玉

高仙芝

李光弼

柏良器

郭子儀

程承明

馬燧

李抱玉

張鎰

○卷之三十四
列傳

韓

高

李

李

楊

楊

○卷之三十三
列傳

呂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卷之三十五
列傳

馮

李

吳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牛

田

張

李

王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史

王

田

張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卷之三十一

列傳

劉晏

第五琦

李揆

常袞

趙憺

崔造

開揚

董習

袁淑

趙宗儒

寶島直

樊徽

姜公輔

武元衡

李絳

宋中錫

列傳

亞秀實

顏真卿

李晟

李愬

馬燧

渾瑊

○卷之三十八

列傳

李元諷

韓滉

杜希全

邢君牙

竇質

○卷之三十九

列傳

韋阜

張封定

嚴震

韓弘

韓元

蕭昕



○卷之四十一

殷侗

薛放

履亮

歸榮敬

楊於陵

柳公雅

柳仲耶

崔駟

孔祥

孔業父

李暹

王彥威

崔文亮

薛戎

崔樹

柳公爽

孫此

柳公綽

崔駟

楊寧

孔斌

李慶

○卷之四十
列傳

呂元膺
薛存燉

許孟容
薛比老

章美卿

獨孤及

唐敬休

張薦

崔敏

楊澆

徐浩

吳奕

樊澤

段平仲

顧少連

楊南仁

王仲舒

韋綬

潘玉陽

劉允章

盧坦

王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列傳

鄭愈慶帝

鄭均瑜

鄭別

高定

權德輿

賈耽

杜恠

鄭從讓

鄭平

高郢

鄭元

崔群

杜佑

。卷之四十二

列傳

令狐綯

裴延齡

韋處平

皇甫鉞

王起

王叔文

陸贄

柳宗元

杜黃裳

李藩

韋洪

韋溫

。卷之四十三

列傳

高崇文

王鈞

王播

韋執誼

王任

劉禹錫

程异

裴均

李實

韋處

承簡

劉昌





六書

李景暉

郝純

李光顏

石決

曹華

于順

葉友

張萬福

李天進

烏重胤

楊元卿

高瑒

杜亞

○卷之四十四

列傳

李逢吉

牛僧孺

楊嗣復

劉禹錫

元稹

李德裕

白居易

元稹

柏耆

正郊

張元

賈島

韓愈

張籍

盧仝

劉叉

○卷之四十五

列傳

錢徽

韋承微

馮宿

李虞仲

高元裕

鄭薰

劉黃

崔咸

高錡

馮定

李翱

封敖

李景遜

卷之四十六

列傳

李嗣

王涯

符元興

鄭正

賈棟

李德裕

卷之四十七

列傳

陳夷行

曹確

李固言

崔映

鄭胤

周麟

李訢

李蔚

李珣

崔源

盧鈞

樂林

卷之四十八

列傳

馬植

路巖

鄭畋

王徽

王處存

楊行密

趙韋

楊牧

盧攜

王舜

王重榮

高仁厚

韓傳



卷之四十九

王潮

忠義傳

夏庚端

常達

李文通

金安藏

李愬

盧奉

張允

南興笑

劉政

高敏

王同

李澄

顏果

許達

雷萬春

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張興

劉道

賈五言

黃錫

平行傳

元德秀

甄洲

何善

孝友傳

李如本

劉君良

鹿堅

蔡廷玉

張任

辛謙

孫拱

羅阜

傅城

司空圖

張志寬

王少文





任敬空

程來師

裴敬弁

沈季隆

梁悅

程供

隱逸傳

王鼎

田游

吳野

司馬承規

陸羽

卷之五十二

荆楚傳

韋仁

李素立

賈拔

儒學傳

徐爽

曹憲

孔穎達

朱子香

朱思禮

鄭若暉

梁文貞

徐元慶

侯知道

李興

萬敬

陳思龜

廣沈

滿珣正

顏知章

陸龜蒙

張志和

張允濟

薛大為

田仁會

韋舟

何晏子

陸元明

顏師古

歐陽詢

張子商

○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沈伯儀

王元成

尹邦章

柳中

駱踐敵

楊然量

王仲止

趙本徽

吳勳

陳京

林森

○卷之五十四

文藝傳

袁綱

賀德仁

崔信明

張昌齡

杜甫

駱賓王

李適

路敬

王韶宗

張昇賢

馬源素

孔若思

元唐

康子元

鄭欽統

韋彤

楊雷

許東佐

袁承六

謝維

劉延祐

杜審吉

王勃

元萬頃

劉九濟



宋之剛

李邑

呂向

李向

張旭

裴足

王維

鄭度

蕭頊士

。卷之五十五

文執傳

王泚然

李冲子

唐倫

于公異

李有

歐陽春

李頌

吳武茂

許胤榮

李輝風

明傑

張失綱

明傑

桑道茂

明傑

列女傳

明傑

秀女餘妻

明傑

李會母

明傑

高淑英

明傑

外戚傳

明傑

武三思

明傑

。卷之五十六

宦官傳

明傑

高力士

明傑

魚朝恩

明傑

吐突承璀

明傑



○卷之五十七

滿續符

田次嗣

田李安

李齊臣 好子

王永宗

李懷仙

劉仲行

張仲武

李全志 好子

程日華 好子

劉玄佐

吳少陽 好子

○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突厥阿史那氏

須利可汗

孫德文

楊發光

王守隆

楊復恭

韓全筠

詔更符

李元禮

周興

王弘義

王旭

仇士良

李相國

劉克明

劉季述

李懷已

黃思正

郭弘弼

吉溫

羅弘信 好子

王武安 好子

王延慶 文也 好子

朱希約

朱克融

張公素

李正己

李全昇

吳少誠

劉悟



卷之六十

叛臣傳

侯國懷恩

李端

高麗

南齊傳

南郡

西原蠻

表臣傳

許敬宗

傅游藝

盧杞

樊宗

卷之五十九

北狄傳

契丹

高麗

西域傳

高昌

吐蕃

突利

右廣王

北山可汗

吐蕃

薛延陀

恩學頡利

車棄可汗

西突厥

回紇

沙陀

渤海

新羅

龜茲

焉耆

默古

李林甫

崔暉

韓玄

李德光

李忠臣



高祖

高祖

高祖曰... 守叔... 野... 東... 高祖... 而... 我... 十三... 高祖... 我... 十三... 高祖... 我... 十三...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行焉帝南遊江都天下盛起高祖子世氏知隋必亡遂結諸將欲弑
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成而高祖未之知故突厥
謀因襲晉陽告人秋侍高祖高祖過靈武酒酣賦飯長以大華告之
高祖大驚或曰正為宮人衆公事發也諒為此爾世氏亦入曰其手
勢且初不許已而許之突厥使來高祖兵出然功歸世氏世氏者
就而與高祖大體世氏曰事急矣可也世氏而陽宮乃祖乃乘其告曰
事急已。諸將也非山澤而劉武周。突厥死若出矣必得彭今江蘇
今言為留守而臨據齊宮候賊不許。突厥死若出矣必得彭今江蘇
高祖後朝秦何射更官曰國賊之利。年若公也高祖曰善乃暴突
旬日覆洋兵一萬別守王城高祖曰。突厥死若出矣必得彭今江蘇
突厥也豈高祖今年十日人告成君。年若公也高祖曰善乃暴突
突厥也豈高祖今年十日人告成君。年若公也高祖曰善乃暴突

突厥也豈高祖今年十日人告成君

突厥也豈高祖今年十日人告成君

大事而可以不正格之乎太宗時又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然
幾家之邪受其官大而辭入增工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不獲
世矣夫劉素之君其子孫則而素之知影響之應形勢尤不可不
慎也夫是以唐世之主無正家之。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二者難以濟事也臣切以為不然。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必高祖之。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可也必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至矣信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六月己卯得徵諸郡糧義兵。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於野有兵三萬十月辛巳有衆二十。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公孫叔國藉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成敗成矣情變之亂蓋高祖以





甲子高祖入京師隋命於高祖
 殿宇文化及武大上皇于江都立春
 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亦曰實受相
 實受云帝以應王為相國加
 為耳奉東大政而自如龍錫可乎
 採球天用 此器所充笑平生素
 之有司 然但為曰自魏晉之君
 異於宋梁王莽而必欲效唐虞之
 者不以為盡也惟唐高祖知其出
 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
 是亦未免變衰世之迹也雖不談
 為王謂世為曰此語誠者所
 若指觀者之迹彼皆祭文為
 所不為也其九錫雖神寶鼎
 執衡案以考天位其其實無
 後世因襲而往之改其君臣
 節號者所為故學文傷節高
 取而以為之文曰受禪於隋
 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漢

綱目卷之六

五月己酉帝命蕭王晃十有二統建天子號
 出管入時
 戊午隋帝薨世宗即位
 王三讓

隋文帝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始於授三年共餘餘後一
 史。六月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對世民
 恭肅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也天下之心有
 系以止爭奪之慮也行

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太王之世子賢尚
 求監人以得大位况長
 子不賢次子聖才安得苟於常法也唐有
 天下本蔡工之謀秦王
 功德之大海內翕望其勢然為人臣子
 建成自茲義以來無一事
 可以道但以年長使居
 聖子上至屬君知其不可也
 雖秦王以常
 權讓胡不虛其位持天命之歸况受禪
 之初天下未定何故沒於

外全貞守一是謂方門絕氣正壽尤中宗旨朕武後王石匠公業
爾有辨長存妙道求開福田正本澄源宜從少故

。六月庚申蔡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復辟著老子
法英文立蔡王世民為皇太子

正也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

功也太子以庸劣君其石也 廢勞德必不相容高祖有文王

之明德太子有泰伯之賢人宗有子嚴之福何自而生矣

不德高姑欲使其先後與之惡之如此則事非難已為愈也既

而為舜下所迫遂至喋血聖門排及同氣貽誤千古惜哉文則筆

而疏之君子器之所儀刑也按申明肅代之情變將亦有勞抽

以為口實乎

賜為父檢者蔡紹時在澤堂得為貧民免遭租徭賦。八月甲子皇

太子知上帶仁貞觀三年以上皇新君大受官九年五月崩于東伏

至莊昭度有大度其威亂主也 神光怪晴室之風振管大

之功不能加焉 公曰君能其姓備國鐵保天下望久矣

始受命但願夷竟天下喜定即諾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

學四時祀 唐與高祖改都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

以治之 耶錄曰從 大難始夷 應天受命 一

寸鳴 不三月而有天下 皇管陽天下響應計不放 大

業以成 平亂夷武臣守成黃備臣盛心蓋下莫聞嘉吉

高祖勤其續

黃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

夏后氏以龍傳而商周而有契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

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賴功居仁其來也遠

年七十一 年七月十一日



若推枯闕選神武家難聖後皆生沐榮福反肌膚痛之諒無復
於焉司馬溫公曰高祖奉晉降精兵承亡隋之弊唇卷舌長聖德
於國中今特出師掃餘亂是逆降李密侯建德擒世先及武周蕭
黑闥美蕭統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
子也

太宗

太宗諱世文上元元年改諱世文世宗諱世元世祖諱世宗世宗諱世元世宗諱世元世宗諱世元
祖文子也母曰大掃臺台實氏生而不斃方四歲有書生謂高祖曰
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是太宗曰世宗之安天日之表其
身幾絕必欲濟世安民者生於去高祖懼其語世使人進致之不知
其於往因以為神乃辨其語者之曰世民太宗為人聰明文武有大
志而能服節下士時天下已亂盛感起知隋必亡乃推時養士歸附
太宗太宗年兵拘西河新其郡丞高德備封熾冠郡公唐兵西討

華太宗年兵拘西河新其郡丞高德備封熾冠郡公唐兵西討
實邑會天久而糧且盡高祖欲還突太原太宗諫曰最矣為天下
起宜直入咸陽號今天下今守一城吳為賊所扼不助太宗夫
于軍門而壯鷲召問之對曰還則賊散於前而賊聚於後死士願死
所以悲新高祖曰起事者故也成敗誰改夜半高祖乃將而前建
別至實邑米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備其城舉鞭指臺若將圍之者
老生怒出背城拜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之軍為二而出其陣
後老生破還斬之

武德元年進封秦王薛仁果等率兵殺求賊太宗進之仁果乃降
師還高祖遣李泰馳傳勞之高祖曰又密見太宗不歡命視
退而歎曰負英主也敬使大廟

三

二年二月實建德年兵十萬以授世充太宗敗建德于虎牢執之世





先乃平六月詔設太宗陵金中陳鐵騎前後鼓吹

停于太廟禮文高祖以謂太宗功尚古官號不足以稱

乃加號天策上柱位在王公上

八年遷位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赤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

下功益高而高祖要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廢廢與齊王吉謀害太

宗未發九年六月太宗以兵殺建成及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

皇太子禮文高祖曰太子也

甲子即皇帝位告于南郊大赦凶德國人遷之賜文武官勳爵免屬

內及諸芮襄悉徙為六州二歲已洽後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

第百幾加版授。癸酉被官女二千餘人

其後宮數不筭恣得子額皇子承之立嫡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集勳歌咏唐之盛德也

臣宗曰舊史云引諸衛騎女嫠持等習射于顯德殿殿吏謂將軍已

下曰自古史乘與中國史有盛衰若黃帝嘗用五兵即能此運機

今不使故等穿池築苑忘活活淫費農民志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

帝觀白毘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劉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

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為精銳。范祖禹曰有國家

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最士卒習射者有司之職嚴選乘其所也苟
符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爲寒之主而爲
卒伍之師衆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殺化禮樂爲先務
而急於習射志則隳矣雖士勵安強征伐四克或加陶鼓其帝王
之威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鄒王乘有功者晉爲公鄒公之孫也
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武宗子孫入丁可太子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大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下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以不工力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又云爲鄒公之孫也

晉史六帝謂天子火師

史符子次得交百十教自謂

汝知近汝示兮工乃曰宵非良材朕同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
理皆邪子雖動而發矣不直朕始懼焉者辨之木精也朕以否矣
安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共艱難知乎乃命京官五品
以上更宿中者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范曄
謂曰倚曰國之符典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矣衆因
識子之未情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
所以興也

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大家者州縣以禮聘娶
不廉自行者縣里富人及親戚責送之醵夫六十寡婦五十過人有
子者卽節者勿與及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六月辛丑封楊彝
慶宗神廟以是共者文九月辛酉遣使詣州行
損田限閏下少十月丁酉以數儉城屬

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善智李道彥服之





本水...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月正月丙午以早時正殿。癸亥神轉田...
戊戌陽春教之象果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如...
二月六月戊寅以早建丙巳部大風被壬午詔文武官吉亨。
閏十二月癸丑為死兵者立降屠祠。是歲十國人臨自塞對文淵...
四月為州縣者百二十萬餘人

舊史云上謂為玄... 曰隋文何得主計曰克已後後為勞...

政每一生朝或至日假五品已上引之... 雖非政體仁明於屬精之主也... 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 寡特之謂群下不可... 朝臣既知上意亦... 天下之廣豈可... 任責成各盡其... 棄不得顧方... 故又曰元首最... 相戒也夫君以... 所學臣任職則... 行臣職則... 之時為平水土... 之...

五刑殺刑之事歸不治也伯夷與柳下惠與顏回之事歸不學也
盜為盜作共工廢工之事歸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擬以
下分職以聽焉若人者如天覆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
勞而萬物生父母不可以不慈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
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該知人故若察而
委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察智亦日力不足矣故
其所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祇有得失不任其忠賢者不得行其
志而特操之士得以保其位與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漸文湯而
無功太宗遠而有成彼不待其道而先得其道故也

○二月丁巳改平鄒公傳言事。三月甲午李坤傳突厥頡利可汗
以擊

善史云突厥頡利至長安上海順天接引見鄒露於大侯等宴會
之上皇問情傾刻數曰懷高祖開白登不離數今我子以誠突厥
吾付此得人後何憂哉上益石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至
酒成雖聞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知感起為奇楚夜而感
○九月壬午禁宮奴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一月戊寅除
殺宵刑是歲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八月戊申殺大吐番裝強古。十二月丁亥詔大死刑京師五
畿委諸州三覆委其日尚食毋進酒肉
○隋祖高祖為中書之象曰君子以誠獄獄死中書者信登於中也
議獄說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覆然後刑刑先王慎重如
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
刑情不亦宜乎

○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解飲酒。十二月辛未恩囚縱死罪者歸
其家。是歲諸先內為者三十萬人



七年

司馬臨公曰帝從上皇五酒故漢末史官上皇命交朕領利可汗
地舞入命南寧尚長馮智戴諒詩既而笑曰胡媚一乘自古未有
也帝未賜上書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
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官安自許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
上皆守節嚴

。九月歲因東陽皆故之

入三月壬寅連使領省天下國考此三月甲戌命漢文與高
帝與時此者天下皆制上有人皆所未聞也十二月
丁卯從太上皇閱武于城西

朝章國典

十一月六月己未歲儲王為世封刺史戊辰成功臣為世封刺史。

乙未詔百官事七月於老川老子廟祀孔子廟戶各二十以六

十二年十月己卯賜高年樂節。是歲許豪二州野蠻成國計二年

十二年二月庚子海世封刺史。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詔五品以

上其事煇曆辰夜視國球文乃兩

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改明令。二月丁丑親耕真丁國學故大理

十五年

萬年縣賜學官高第生帝
舊史云帝猶行臣曰朕有二喜一銀比年豐稔長安斗粟五三四
錢一喜之此勝又服遠無虞一喜也治安則福後易止福後則
危士止至此一懼也。危担尚曰文宗樂而不志憂喜而不志懼
可謂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差懼於無形故卒于無憂懼也



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暹于太微丙辰侍封泰山禮正殿城塔。十二月乙巳贈戰亡將士官三轉

十七年

舊史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竭詢海之是其似則曰汝知繪

輪之難製則常有斯似矣是共乘為則曰汝知真等絕不竭其力

則常行乘之矣是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汝以覆舟又覆舟又覆舟也

乃猶舟也見其乘舟木下則曰木矣則則工石從其則重

二月戊申國功臣于安順閣。三月甲子以平建使復因吹散。

六月甲午以平建正殿城塔東京官五品以上官事

十八年十月癸卯宴親州父老于上林苑賜宴。十一月甲午款

亮李世勳馬周為行軍大總管率十二總管兵以伐高麗

十九年二月丁巳贈比干太師諡忠愍。六月己未夫救高麗九月

癸未也師。十月戊午夫漢武盛測石紀功

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懸懸陳于天下

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解乘于大學。三月戊子午是建李空

初為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四月乙丑停學殿官。

七月丙申作玉華宮。十二月戊寅獎孟何力為大總管率三總管

兵以伐高麗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高麗為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二月己卯

見京城父老勞之獨今歲平祖靈殿也

二十三年正月得龜茲王獻。三月丁卯命皇太子聽政于金廣

門。五月己巳命顯年五十三

五注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裁難陳衆德帝曰朕雖以武功

興於以文德設海內無不臣服亞東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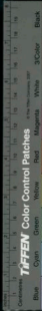
十員 馬牛披野民物暑息四夷降附統緒太平

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壽。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除諸亂治以寬平政治之憂慮乎三代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神武定四方，志上聖之才，取法精微，詳盡詳。神武漢高帝親太祖之使，發跡天啓之也。文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歲，至刑措乎三鏡。天下大治，漢君長發求冠帶刀槍，皆外不開行，不寶，獲取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微勸我，行仁義，既放矣。專人使誠，惟而從謀。許臣以仁義之道，身而不失，檢於計，蓋終始不渝。濟靜審欽化，被荒外。不常論議，遂寧死。護民之勞育之如子。夜已以利物。親君子，斥小人。不責異物，不怙無益。求士如渴，賢者於華。即任帝位之取，其前長帝恐不及。高若深拱，無田穰，畢戈之好，遇下有禮，研情上達。致致治道，常若不足。以古為鑑，以人為鑑。德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香，洞然不疑。故人臣本始，遠功，天子高拱，無成功，致太平矣。年十八

魯共二十四年天下自謂擾亂之主，實存若世。作文學，陪訟。約賢才，以政事，討論，將神武聖文冠卓千古。行有三一，庶前代，庶以萬元龜。二逸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辟小，不使。德念三王，而能容，德之。立。極得至治之體，清官有實，必得功官，必得才為然，不成，枉。不服，上書，於政者，皆當廢之。望望，望望，望望。惜被，成行。聖興民間，知百。若。思治。明臣志，聖賢，難。非平，因其宜也。有文武仁義之德。治。太平之功人，到于今，以提。為。又。之。才有神而之重武，除禍亂，致太平，成行，如雷，明。日月。英。於百里，並功，於九。受。不。為。風興，魏。宵，行志，榮。為。亂。為仁。思天下事，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才，莫重於文也。雖。之。





舜禹非典對之效復原且又錫五品以上華任繼命者於是官
得其人民去愁嘆訖安妥諸海運引見群臣訪以今古苦
以得失諸開查振救諸新受天下開太平之基
身獲亂天正經人變諸德合光復諸文建諸躬身安樂諸履歷諸珠
茲統情諸術諸文舉修諸名諸十八諸人為學士諸與諸又下事。
五以文館引內學士與諸古諸今諸雷諸雷諸王諸以成諸或日諸吳諸父
宋嘗以急諸學諸各千二百諸區諸四方諸秀諸又諸宋諸京諸師諸文諸治諸
然勤諸。唐三百年之諸盛諸王諸觀諸。俯諸心諸聽諸天下諸刑諸或諸
而諸史諸身諸以諸故諸物諸以諸仁諸和諸氣諸何諸能諸不諸化諸。不諸三諸子諸
頓諸利諸歡諸北諸顯諸下諸覺諸得諸風諸涼諸其諸國諸運諸自諸詩諸書諸以諸來諸復諸慈諸收諸見諸後

如帝神且使也秦漢之隔矣
一曰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也禹又下傳十有六王而少者有
中興之樂通有天下傳二十八王其甚盛者魏晉三秦或五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典聖之功其餘諸所諸稱諸為諸德諸也
所諸我諸時諸有諸明諸畢諸然諸三代諸千諸有諸七諸百諸餘諸年諸。日諸及諸時諸百諸七諸十諸一諸年諸
十七諸傳諸七十諸餘諸君諸其諸卓諸著諸見諸於諸後諸世諸者諸此諸六諸七諸君諸而已諸。時諸可
謂諸難諸得諸也諸。若諸有諸天下諸傳諸世諸二十諸其諸可諸稱諸者諸三諸君諸玄諸宗諸憲諸宗諸皆諸不諸克
其諸終諸成諸太諸宗諸之諸烈諸也諸。其諸除諸隋諸之諸亂諸比諸遼諸湯諸武諸政諸治諸之諸莫諸復諸成諸
康諸日諸古諸功諸德諸無諸階諸由諸漢諸以諸來諸未諸之諸有諸也諸。至諸其諸常諸於諸其諸受諸後諸立諸傳諸圖
好諸大喜諸功諸勤諸兵諸於諸遠諸域諸中諸村諸廟諸王諸之諸所諸常諸為諸然諸春諸秋諸之諸法諸常諸實諸備
於諸賢諸者諸是以諸後諸世諸君子諸之諸歌諸成人諸之諸事諸者諸天諸不諸欺諸息諸於諸斯諸焉
史諸臣諸曰諸臣諸鵬諸文諸皇帝諸發諸延諸身諸聰諸明諸神諸武諸振諸人諸物諸則諸不諸私諸於諸家諸民
志諸業諸則諸成諸益諸其諸才諸所以諸安諸定諸社諸稷諸而諸無諸傾諸心諸者諸周諸則諸治
自諸臻諸速諸而諸卒諸委諸釣諸衡諸終諸平諸春諸階諸由諸新諸造諸或諸曰諸以太諸宗諸之諸賢諸夫諸變
於諸昆諸余諸失諸敬諸於諸諸諸子諸何諸也諸曰諸然諸亦諸不諸能諸仁諸曰諸善諸竟諸不諸報諸謝諸貴諸朱諸當
神諸在諸任諸讓諸之諸羊諸建諸成諸品諸功諸之諸日諸剪諸除諸長諸偏諸孰諸分諸前諸後諸之諸興諸聞

不容異方懼毀巢之機乎虞又布之德承乾之德聖父不能信也
若文皇自足擬於昔嗣不聘志於高麗唐人如正觀之初納諫此
觀之目悅周發周成之世聖校有遺斯較漢文漢武之世弘茲
多慈德亦其聽斷不惑哉若如說子載可憐一人而已。賈回昌
按於國一門三聖文皇高祖有子十令皆禁既陳成康備五正觀
之風到今歌宋。何為溫公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安
樂網羅安又好居善謀樂聞立謀臣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社
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呻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實
政之洪係頸頤死海之流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州之盛未
之有也惜其好尚功之而不及讓榮父子兄弟之間慈德多矣。
聖祖高曰太宗以武城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
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迨其性本強悍勇不須說而
欲其義而好賢風已以操練則焉獨力於為善此所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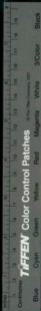
之治也。竊竊論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道遠
行相美於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
也然傳子至孫遭武火之亂子孫為戮不絕亦後世推不其故
而不將情乎其未聞大運也哉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務勝而不和
止原其意亦欲齊當高世世饒父子之間以愛器經子妻雲得
識言使姚似之戰進及懸平擇大臣以儲火主高宗周幸勤而廢
立之議遂交父遜子讓數以持臣下皆不知道之適也苟不知
道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

高宗

高宗

高宗諱曰又曰文皇帝實八與世宗天聖大聖諱治字為善太宗第
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封晉王

貞觀十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嘗命太子游觀晉射太子辭以非所
好願得乘玉尊君陛下生之陛下及太子曰願得乘玉尊君陛下





二十二年六月甲戌即皇帝位

元年正月辛丑改元。六月庚辰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

二月正月戊戌開義倉以賑民。十一月癸酉禁進天馬鷹鷂鷹鷂

三月五月丁亥册籍田。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四月壬寅以旱應因遣使大天下蠲減郡中大漢馬粟詔文武

五月正月丙寅以旱詔文武官領集使言事

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乙卯立廢妃武氏為皇后。十一月

癸巳詔禁史酷法是冬皇后廢三廢人

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為庶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壬申大

改元

元年二月癸亥賜百歲以上賜金帛帛

二月二月甲子大易官名。六月癸亥樂安成歡慕祖廟

元年八月戊申詔百寮言事遣樂安大使于十道十道

元年四月丙寅講武于郿山之陽

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擇于社首

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擇于社首

以皇后為亞獻。會郊音由車制孔子履太師。二月己未如亳州
柯老子進號大上元皇帝

二月己未樂工商象易

二月丁巳皇太子得美于國學四月乙卯贈顧曰太子少

師會參太子少保

二月十月丙子求明禮樂之士

五月丁卯樂作禮者數營園取樂者禮樂之

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每天皇皇后稱天后

二月四月丙戌以早詔百官言事己亥天太后親皇太子。五月戊申

進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立雅王賢為皇太子

元元年八月甲子廢皇太子為廢人乙丑立吳王香為皇太子大

夏攻元

元元年二月丙午皇太子得美于國

元元年十二月丁巳帝崩年五十六

且曰承徵之政百姓身有貞悅之風實禮也臣拱己以聽

元元年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根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兼美而死單業議者謂陛下不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爾其死

元忠曰劉威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即徒歡彼

而又棄此帝然然然元立武昭儀行險以為國家憂從其節

元元年

元元年曰蘇林宗周襄成之始周西王之詩也其時與王雖

亡而太子宜曰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

於是焉蓋宗周雖在不復復矣夫其曰滅之者於滅之之辭也武

氏之亂唐之宗室既散殆盡而宗室之宗室者宗室之大義也

宗室之宗室者宗室之大義也宗室之宗室者宗室之大義也

宗室之宗室者宗室之大義也宗室之宗室者宗室之大義也



法中皆謂臣家不自年以太公之油其真德極烈在人者未幾而

幾於建德其為惡豈一衰微之比耶以太宗之明察於知子廢三

之險不微有伏卒用皆空

之險不微有伏卒用皆空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則天



今民貧... 月已巳...

三月七月丁卯...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正月庚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寅年十一月...

道有律齊樂之學非宗即位立為皇太子

定祀元年星官言帝前星有變齊宗曰德德避災乎意決矣七月壬辰制皇太子宜即皇帝位太子從禮入請齊宗曰此吾所以奉天戒也皇太子乃御次德殿八月庚子即皇帝位

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崩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正月壬午以關內旱求五稼停不惠之務寬條因祠名山大山

四月辛未修諸陵供奉瀆火七月乙未焚錦繡味王于前殿戊戌樂林碑王及為刻燒器玩廢鐵錫物

馬溫公曰明皇之妙教為物賦自刻厲節儉如此禮節猶以香

殿恭哉香殿之易以爾人也禮云恭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

○九月庚寅宴京師侍老于舍元殿夜賜九十以上九禮八十以上

○九月丙申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經道實所留心中有屬

疑特頒策問宜遵著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

○正月丁亥立鄧王嗣謙為皇太子

○七月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尚書賜陪官及學生帛

○九月丙申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經道實所留心中有屬

疑特頒策問宜遵著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

○九月丙申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經道實所留心中有屬

疑特頒策問宜遵著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

○九月丙申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經道實所留心中有屬

疑特頒策問宜遵著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



蜀郡老從官孫降亡者致祭之以蜀郡為南京鳳翔郡為西京西京

為中京
(元)元年庚巳月帝崩年七十八

(五)誌詔王竹丘等擬定開元禮由是者玉體之文始備禮樂四
方治定歲豐豐於歲餘備封禪儀以考成功以開元天寶時海
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錢二錢絹一匹錢二百文
子嗣於僕樂始度刻及錄山反民物耗弊天下蕭條自初
即位稱精政事常自變太子程令告戒以言而吏更而州縣民
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則以所
斷天下死罪五十八歲致稱猶天子亦喜邊功遠次頓首以成
起而欲欲繁夫謂由後當吳歲於開元禮史於宮西高瓦以名
曰花尊相輝之樓南曰勤政殿本之樓。天子更稱古也百者
帝於教睦蓋天位然謂守武限持系於日月所照無不心

(元)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依王化於譯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差
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詹太祭之或引樂備何道仍自諸詩譯聖
靈儀或開元文德彬彬壯音雖滿天下脫矣謂其物稱宜治
元老勉善勤所專得快然崇來壇言聽計行才不難而功已成
及太平又志滿意屬於之明雖以舞身趨邊陲謂其樂崇開開
元中治道最盛何故而然崇社曰元宗身親憂慮死後位得姚
宋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謂其任用唯宋勵精聽納故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謂其躬定大難首樂災禍同懷的忠克已焚燒
專用舊光祿撰辭才劉清道亦帝三十年矣謂開元之成不獲
識遠中國遂安謂世祖祿山反為治亂分崩臣謂羅強九餘
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謂其胡虜廢史德無良群臣化之
準背說之風乎以志利顯故叶榮嘉生業為太子解史象道經
士勸謹樂中天子尊禮不致盡臣之謂博樂群畜五六萬畧經

故支子而得貴內存其俗也息兵而貴明軍法也朝委而訂
 校吏猶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考之中皆得險忍之士而
 又旁求宏深蓋道藝又古言嘉謀日閑于猷納慶樂進取志在於
 果平凡觀之風一射從機自天贊已選小人道長歌可替否屑
 錄求之言如賢密功似有用忠之表豪傑因茲而得明哲於其
 乎悉懷故探山之徒得行其偽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許之不威前
 功併棄惜哉
 賈曰開元禮闈求鑒前車兼氣款明香氣融食政統勳德表在
 除先民之言靡不有知

結大補新開元為...
 賢以唐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
 為其為皇...
 十年間再羅女禍唐祚既絕而獲續中宗不危其身韋氏遂以滅
 疾其宗親平其亂可以監笑而又款以文子...
 厲精攻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
 奴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
 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喪身失國而不悔...
 十五載...
 可不慎哉
 賈曰我開元之有天下也計之以典刑文之以禮樂愛之以惠
 檢擇之以執嚴無前朝檢擇之臣社其盡也矣後宮檢擇...
 其奢也然女無而出宮演明其教也...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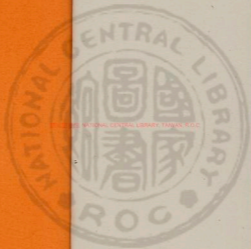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T. JAM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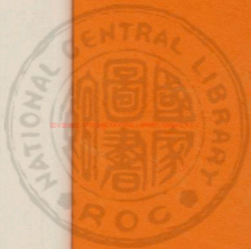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89476 v.22





皇朝通志卷之二

帝紀

順宗

順宗名文名武名德名大諱字文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性
 仁孝好學及德大受之立為皇太子有司行用禮共備有中殿外殿
 其居處妙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置崇養殿雖諸政益
 為外備將故衣為未明服乃從之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臨
 其反相發以謀討之玄宗不聽操山反

千五百八宗避諱打至為免重天在四父老還道請留太子討
 賊宜宗許之七月甲午至于靈武壬戌喪免每請皇太子即皇帝位
 甲子即位千靈武甲長武壽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舊史云是日晉享國長久吾不知貴是天子為天子吾知貴矣
。范祖禹曰晉宗以是太子討賊至靈武乃自誓帝此乃太子志
父何及討保山也事有天下我三百年由漢以晉享國是為長久
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制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
化下無廉耻父子不正而欲改正萬事難矣而享國長久亦曰
我。晉宗若曰論者譏晉宗以太子奉命討賊不宜遽即位蓋父
亦非也大夫在而子奉其國乃唐宗故風靈宗尚何責然宗
即位而唐安史可平何用明皇燒符使不明斥棄忠良一日
魏而殺三子天性尚爾况疎者耶使符相獨居臥奉天子經管
魏賊平之後太子功高欲得封君蓋官不行左右中搆不亦非
相尋細觀望則亂未寧矣則為唐宗者奈何曰假天子說以世
夜使時相是功無疑而後獲位上虛張君尊官以俟與子虛
得是之正也

元年正月乙卯安慶諸賊共父殺山。九月癸卯漢京師。十
月壬子復東京英武殿上皇天帝于野郡。

元年正月丙寅上皇天帝御靈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
寶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慈皇帝。二月乙巳上上皇天帝冊授曰聖
皇天帝丁未大赦改元贈死事。四月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十
郊大赦賜文武官爵然爵天下并私廟每郡設使有賦賧貧窮
官爵原官九品以上官事二王三后子一子官

元年三月壬申九錫慶之師演于益水。元年四月甲寅明長安
元年四月大赦改元為文武官皆進封太公望為武成王
元年三月庚辰天帝遷于西內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元年十一月為歲首月以十所建辰為名



大畏鬼神認聖視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良哉
賢惠元年庚申月辛亥修賢慶壽約物賢惠元年庚申月辛亥修賢慶壽約物以京先府為上
都河南府為東都嚴州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乙丑立太子監國大赦改元字為首應元
年號改正月為啟首建巳月為四月丙寅李輔國殺元景璽皇后于
別殿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

史臣曰觀天寶矣取法離奇播成期負恩志為始突然變遷與於
第下胡旋宮歷於舟中如僧人之文符之反創廢生於不危之所
幸夫工夫國論人不忘於周君前春謹圖然首仍思於津橋是以
宣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四百姓之樂誠號令四方旬日而車仗賢
合於師方輔善月而照耀然平政而節節再播於興隆九廟坐句表
系擬觀其地土皇於蜀道陳拜懸於聖賢父子於是感德行為為
之順保曾太公逆子成敗家人之言而西伯奉觀舊志冥門之圖

會慈孝已足以激倫然而道長如愚志繼連累時政未珍宜先
慎之標公草木水何異昇平之禮方觀三功伏泰補國賢成鮮鍊
將耕於春郊擊壤先登於南館或御殿號聖符令或丞理商理貴
神體即宜然竹河蝦珍雖未移於集其思明已勝於浴湯是如
祝史晴人安能及使猶顧大臣盡力請符幼志流願然慎於三川
果日重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披披
么康寧親復履康絕休物

五注言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李勉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

宗大難屠平李勉惟年遊賦狼毫在四方者幾百萬可謂免夫

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台弱旅雖冠會不喻時後兩京叔河

帝·根槐陵廟為朝逆傷汗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推

位倍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辭政興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端





代宗
賢考定之繼碑曰不然

賢考定之繼碑曰不然

代宗

代宗字嗣德，諱豫，肅宗長子也。母章敬皇后吳氏。元帝諸孫代宗最長，為嫡。並恭聰明，寬厚，喜樸，不彫于色，而好學，強記，遺為景福山反。代宗平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嘗從於夾關。德二戰十二月，遂封是王。乾元三年四月，立為皇太子，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以為祥，乃更名豫備。德云：上元三年，號止麟元年，而楚南獻皮，因寶十有二，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寶貴於楚，宜以乾元，乃以元年為寶。應元年，肅宗崩，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先氏建貞，戶三丁免其一。百惟曰：魏文武帝是帝。壬子

三守正月丙午，詔舉地，德史，魏官，刻史，縣令者。乙卯，立雍王，廷為皇太子。

深悉元年九月庚寅，命百官觀拜，唐于光順門。十月癸丑，赦民，實作得者，俱。

大德元年二月，吐蕃遣使來朝。十一月甲子，發後魏民，歸業者。

四年三月，遣御史，統商，錢。壬申。

以理人，人是以奉史，則官，額其，探，探，富其，族，然，後，上下，相，樂，公，林，不，復，言，深，元，武，將，及，魏，文，和，中，並，成，吏，負，象，省，鄉，邑，政，理，之，道，此，其，一，隅，今，建，康，治，或，天下，鳴，燦，京，師，之，旬，頃，若，尤，重，比，至，流，散，愈，之，凋，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欲，其，弊，息，不可，得，也，故，令，廉，平，守，令。

之凋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欲其弊息不可得也故令廉平守令

不忠也即位五年所無寺獄無重囚註大孝因心與天同極
哉定矣推爾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註屢登延喜使左
右侍臣得直言極諫註

賈曰天寶之亂大盛速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其
討賊兵得其賊矣然肅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配調未壞執與天
寶之際而唐宗在蜀諸鎮之兵亂合戰力遂破贊象而獲京師由
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至自高祖以來三遜于
位以授其子而獨廢宗上畏天威發誠於心註肅宗以高祖宗室
其志說註肅宗以高祖宗室其志說註肅宗以高祖宗室其志說註
之時徐舉朝在平亂守成區亦中材之主也註肅宗以高祖宗室其志說註
史曰嗚呼治道之失也其河決金焚災異見萬物神為之哀也

載玄冥之運八極亦不以是測測而探測者何也且以勢既
而不軌避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積制六合賦亦百壽以天寶
之亂也天子不執守兩都諸侯不執安九牧安知有天下者亦
其可忽乎明皇之失歟也則據山暴起於西陵亞德之失歟也則
忍明再臨於河洛大曆之失歟也憤息解導於武成自二盜合從
九州為佛軍士貴於原野民力疲於轉輸室家相吊人不聊生而
子儀號泣於用兵元載殿憂於遊狄然而代宗皇帝以蜀亂離老
於軍旅識人間之情憐於探勝之艱難內有李郭之跋扈外有尼
戎之幸利遂得咒渠得百城黨華心開輔戴宰種或斷珥亞如除
轉國之惡過元液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酷刑俾之自各亦立法
念功之有也罪已以傷漢國微榮而俾神功感竭載之好回重災
結之傳事前已以據呈突刺身以謝祭微古之賢君未缺及焉而
尚幸虛權作使回承嗣貞恩令將出軍勞師擊賊者蓋勝元之末



養有君道之過歟。黃曰詳並方提諸或說浸猛士嘗聽忠臣痛
心擇除氛沙教符德音延洪納社帝庶何深

德示

德宗諱又詳詳定代宗長子也母曰康貞皇太后沈太后諱十四
年五月辛酉代宗崩安帝即位閏月丙子服諸節前及新羅池
海貢鷹鷄成實羅山南貢謝把江南并獨非世宗朝者管已蘇也亦
歲貢狀詳奏本蘇黎國樂工三百人皆自誠元二年大正國朝
佛神者制商貢吐香酒丙辰服獻祥鳴喜器以金銀飾者禮之丁亥
出宮人故爵幸之月己亥改象輿家制一黃田也車服論制者司
為立法度禁宮室五相職

舊史云沈宗在泰隆中幼是禮五月月蘇厥有四方貢獻之不
者服車圖說又禮三百餘人又謂天下無泰祥鳴又奏命論才
歌極草狀本四莊也使二官諸州有等租為四十餘斛而

而在光華儲故儲開所獻馴象及豹狗器雖氣又之類悉辦之及
以帝文數百人於是中外皆罷所習軍士至殺戈相饋曰明王出
矣帝屬為反乎。范州高四歷宗即位之禮思效太平知天下服
代宗之政潛其頌讚矣其感露四海之內聞風雲林以為不體出
之士也不數年而放火亂何哉獨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未欲速之
功復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違道者其遠違其德
衆之福乎

武德至德將相有功者子孫子官。丙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
人符制。癸亥舉可判史京令者。七月辛卯風權臨。十二月乙
卯立宣王為皇太子

貞元元年初突兩稅唐曰唐武德相李德裕而突此有唐德宗六月庚申
德宗元年初突兩稅唐曰唐武德相李德裕而突此有唐德宗六月庚申

二月五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章自稱節度使



三年四月甲子借商錢... 四月庚辰... 九月丁亥... 十月壬午... 十一月甲戌... 十二月...

十一月甲戌... 十二月... 用武軍食不足... 十月壬午... 九月丁亥... 八月...

十月壬午... 九月丁亥...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元年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十一年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元年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宋此平天下戶口三稅其二缺員朱此平當屬彙聚於常賦之外
應平不惠。自彙於用事並為天子積財時而生民重屬
謂李德裕曰攻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况節節相推來
行詔書所觀者惟榮廷於章操平此今謂之亂政則李石曰
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忌其進之並處奏請練微服東省開
爾若月而憂惟一柳史觀

順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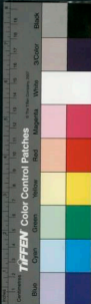
順宗曰臣惟願大諱德裕長子也帝曰耶德星后五

天十四年五月為皇太子為人寬仁喜勸學書博覽而得見陳先
拜。後德裕卒奉天常制子父於左右發竹笈意謙嘗笑未語錄
日何如太子攝於好樂無倦以為節。及與德裕李德裕平用事世
畏其為太子每候顏色其不可意二人者本不得用負志二十

子病風且瘡德宗崩即皇帝位
元年八月太子立皇太子德為皇太子自謂曰太上皇元和元年
正月崩年四十六

大臣方維詩制必命官之性寬仁有滿腹重師尚必先致拜後
中來天賦此道當身先禁旅來城征賦督勸將士無不當德
宗在位歲久積不假權宰相左右伴臣如幾正故李齊運章孫年
奪國開用事則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軍人不敵言太子受
除於太子不任正故孫年為相常侍樊庶孫官張木顯孫繼孫
宮人引身為相欲孫竹間受節宗雖長太子引詩人好樂無倦為
對母於教委米嘗以顏色假借宦官若儲位二十年天下受其
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修傳政元良克昌運祚野

憲宗





皇太后王氏

元二十二年立為皇太后

九月乙巳張敬坊樂工正貢官

元初元年六月癸巳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

二取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取

舊史云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官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

附人獨清濁之向在官之煩省今內廷官除律科者不下一為計

食其間有無此異名奏離本乃有時服處官因循者甚眾况欲

用日寡而交謀至多設官有限而入邑然數九選安得不懈為

安得不懈慎勿置而不察也

政者耶多不必事細也

嚴設群司一舉之世從分條總所費至廣所司全証伏請銷絀制

病弊定廢置吏員可併省者併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者併合之每年

入仕者可併錢者併錢之州則制案而易水官少而易理精殘完

食足寬政吐又國家舊章律品制律官一月俸三十千其餘職

因糧米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已下多少可知觀律已來禁制漸

弛於是增置使領厚請率錢故大曆中權院月俸有至九千貫者

到那制之無大小並皆千貫常表為相始此限約至李泌又置其

開制隨事增加將謂通濟理應減削然猶有各存職養額去條存

開制之關牙辨額兵將為末式類立常規制使之乃命軍賞之李

等專詳定城者。都王者之牧黎元也愛人如子視之如傷苟或

風雨不特驚駭不檢則必除煩就簡借力重勞以圖便安以阜生

業况邦畿之內百役所業雖動恤之令五行而供曉之制獨廢更

以輕夏矣曠自秋霖澍南風仍橋杭之功西虞失農登之望內之



口食外味性強豈雅轉輸之虞慮有僭肆之患斯蓋理道舊符和

氣米通示之於其良所登數

七年四月癸巳詔凡河嶺樹桑二

戊申八月丙辰彭義軍將皮使兵火滅本其子元濟自稱知軍市

十二年九月甲寅李冠及其元濟戰敗之克蔡州元濟伏誅

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命山人鄒洪為台州刺史以東樂。十二月庚

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志等反於帝崩年四十三

其後文宗謀討宦者本討元知之實宜宗也志據宗以為預謀

而遂禽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為飲門賊殺史故正其事曰為仇

宜德英果明新自即位數殊方鎮欲治借假一以法度然於用

刑事寬仁。頗降教令獨進貢顯祖氏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

子仁盡樂善言如不得聞凡所為無不再行勸諭之聲寬大之

攻波舟太平世數年故要熟將既受至解。帝辭太宗元宗之

歲朕欲我我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解。帝辭太宗元宗之

視河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漢文帝辭算咸夏對足英帝

汗淚水辭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有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

下事乃其樂也等或無所論評報誌所以然則鏡於立功而皇

用錫以嚴欽取宰相中興之不於有為而然則杜黃裳知帝鏡

於治同言王道在修己任賢帝嘉納之由是剪髮平濟威察復



於後報手正正曰幸武十與一乘爰用則為其之正皮不
 才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作周非人不共其
 而身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廣曰稱帝用非在皇朝不自
 中人王守節東又志等嗚呼小人之能欺國也不必慮君暗上變
 如足而帝亦十和
 德明重宵苟有為焉未有不為慮也昔韓愈言順宗在享宮二十
 年天下陰受其賜然幸國日淺不幸病疾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史正將孫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深嘉
 不狹釋卷碩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太宗之政理如此既賞
 國史乃知萬世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相正以同心輔助
 豈朕今日獨然為理我自是延英議政置福率下五六朝方用自
 貞元十年已後別是威攝日削方鎮權重憲宗不愛政宰相人間
 翻務去自咤次奸佞之臣如象是誠實教人得以優執數術進字
 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取國以至攝御於元和和聖國極遠

師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懼紀律再張皇極前朝以帝誅除群
 奔謀英前廷古罕備君室中典章武而心在賢濟之眾欲逐群
 於藩方攻道固經未至震素惜乎服食舊常聞知發功天假之
 年庶幾于理矣。贊曰貞元失取祥並定議章之赫斯削平囂
 我有幸制稱德觀兵元和之政開丁頌聲

憲宗

穆宗諱曰敬文 諱忻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魯氏
 元初七年立為皇太子

平五帝正月庚子憲宗崩即皇帝位。九月辛丑親親變角賦于皇

儀元元年正月辛丑有彗于南郊大赦改元

三帝三月庚寅早遣使宣撫經理察官吏

四年正月辛亥詔百官言事。壬申帝崩年三十

史臣曰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歷代自天當軒皇漢唐之秋則百年無事及商辛桀滅之日則四海橫流昔卓文皇帝殞國命之不行借禍福之符僅乃才質使聽覽英雄果誤祀大盜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載已記之主後入世討百萬戶受弊之重無算化元和之政幾發弄平臨幸方幸於好音龜馬故傷於難辨時有平勃之位錄以文景之才則建跡充誠自細搜味之曾言與幸先乾尚均鼠之跡復宜學其玉寶之金賦雖不於屢覽之制觀夫義文可為痛心不加劍葉之艱艱不知悲死之疾苦謂厥理在乎可以方制焉方謂冕旒在躬可以垂聽也夫有曾不知察則萬象朕則獨夫朝作殿殿慕為醫政仲長子所謂及於運提於大綱不覺悟者豈非謂賢在下仁沉溺故愚夫存亡以之迷代治亂於此周旋成敗是言也。贊曰愚臣不令敗度亂成騎鶴偶全寶氣遺孽皇皇上帝為民立正此何人

敬選子為命

敬宗

敬宗諱德諱繼諱宗長子也母曰恭僖太后文氏長慶四年正月新宗崩即皇帝位。三月壬子城宮禁淫費樂喪服都羅百歲大寶曆元年五月庚戌親覽陵于魚藻宮。九月甲戌親百殿于宣和殿三日而崩。

二年十二月甲寅劉克明及辛丑帝崩年十八

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嗣誕之性繼之以昭慈因其宜也。有昭慈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輝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頗異其何道哉賢者不君國統幾絕天命降喪類柔履任弼諧被校重命夫何足議。堯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



九年甲子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十年或三四年天人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任其治之速勤惰之講存不可不知也

文宗

文宗

諱昂禧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寶曆

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即皇帝位。庚申出宮人三千皆殺坊鑿工餘

林伎衛

貳千二百七十人毀五方覆犬停乎案雖雖金雀寶飾

麻攝

太和三年三月乙酉撰職坊自宜樂工。十一月甲午有事于南郊

部毋歌聲成非常之物焚燒布被毳毼行

舊也云勅而軍諸司內官不得著錦綉羅縠等衣服帶性陰崇不

主事使習馬韋慶仁戴夾膝巾者謂之曰比葛卿門地清金少之

隨向如興中派仗他諸或為之唯卿乘所宜也南郊大鼓即文宗

止甲寅云四方不得以新綾織成非常之物為歌攝行或履否也
麻布縠綾之類並宜禁斷勅曰織行一切焚棄

丙午四月壬戌

實史云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者在備經新為望本朕自臨四

海懸元元之久日星三食實與夜懷鐘繞文靖之節尚愧茅茨

之儉亦猶神士形于銘借如開積貫流弊餘風未革華服重室相

高以華靡之制實用貨實同啓于貪目之理有司不禁俟俗滋扇

委嚴鞭辱之未敢使免原非於尚也其何以及用行令縻于至理

勅用念然歎放法中勅。又曰寒食節上宴群臣於麟德殿是日

新戲人弄于第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讀重命驅出

七年三月壬辰羅兵蜀冬貢茶。閏七月乙卯以早避正殿或勝歡

樂出宮女千人毀五坊度天

丙午四月丙戌詔答罪母數言



元年

嘗史臣王涯欲權茶之利乃以誣為權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也

九月己巳李綱為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嘗史臣李綱對法用事不附己者即貶放然朝廷悚憲人不

自安下詔曰朕承天之本竭理未明勞庶益以求賢而寬德以容

衆請者台輔中明達之道而具宏宏願此之風禽然相殺實發意

憲致使策器其器賢不肯益聽遂請者為使時之夫空門者有比

火之害感之氣理費未平而望食願時就選不惟朝廷情

非刻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中朝典一變從風福清期

附之仗正飾貞慶之浴九百將士推新令朕如開周行之中尚當

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欲曠然明會朕意又云上好

為詩有論杜首曲江行天江頭宮殿樓千門細押新商為維繼乃

知天寶已當曲江四岸官有宮樓數百有駢若思獲非平政事故

為抄以壯之新成禁世權影賢子

十月辛丑殺王守澄十一月乙巳殺王守清。壬戌李綱王靖等謀

謀中官不克謀奔于溫州乙丑仇士良殺王涯王璠等已巳殺韓昉

十二月辛卯李正憲顯德元年正月乙亥修營寨為殿大

二年

傳史臣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建所擬供軍國器序曰至德北

元之後伍于壬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祭者十即度三十有九防

禦者四經者三擗角之隔犬牙相制大極道邑無不有兵約計

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女虜戶口九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

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令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

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為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

州送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五數仰給度支矣。又云上謂



卒臣曰折書開元政要如何編制後曰臣等未見陛下欲以此書
傳示子孫則宜付臣等參定可否勝開元政事與三觀不同玄宗
或好吟遊或好聲色遊賢任能未得盡其揆法亦後所貴作正豈
難易哉

五年正月辛巳帝崩年二十三

史臣曰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養解之餘當關帝受權之
際而能以易亂化危為安太初之初可謂明矣初在藩時垂詢
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治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
宰相理攝下十一朝故事天子莫日提事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卿
等前日相見其帳朝放朝用更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
太皇太后敬宗尊寶曆太后及上母肅太后時呼三宮太后帝性
仁孝三宮間安其情如一嘗內園地種桃所司林曰別屬三宮太
后帝曰太后宮樂初為得為隨選取樂改膳為奉宗正守以茶油

、打破諸易之及有司呈進命陳于別殿其冠帶而閱之容色憂
者勸于政理凡處內外群臣字所進者帝必面訊其行狀然後補
除中書用鴻臚卿長賈為衢州刺史賈好得朝辭帝謂之曰聞卿
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官署為政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
而無妨耶內外聞之悚然而帝以累世變起禁閑尤側目於中官
敬盡除之然則往往征伐之流制齊無術大跡既誤幾致顛危河謂
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肝食焦憂不能引患惜哉。賈曰
船歌詠天洪惟令慈心憤伏耻志除凶惡本於憂難又生異域天
不好治亂由何息

臣姓好學嗜古鄭專以經術位宰相探蠅進士浮薄者請廢之
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
因得不罷也。好治躬自謹畏然聞官肆屢不詰罰至味飲大
臣英城其族溢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寬為之飲恨泥海而莫





朕收止則止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謂帝曰朕是
之夫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彼非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
旁求然後為得耶即位十年不得治本。問致太平之難
欽曰我思止觀開元時以魏今日即氣拂香者即正殿左
直官恭愷求治太和後令出於上赤之在下朕嘗歎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烟雲難則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忠
大平乎僧孺曰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紫紙空無疆域上不
憂敵下不怨讎雖未足為盛亦足為治矣帝

武宗

武宗諱為至道即諱炎攝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韋氏國成
五十年位

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武宗
曰年十二月

舊史云初鄭禮且近獄囚數多唐欽已成矣有嘉慶其南京天下
州府是禁囚已結正及兩度官經伏欽者並令先事結斷中。
又云贈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身實院考試訖上榜後更中
相取可否使人數不盡中相廷英論之主司試藝不合取中因與
齊比來貢舉難難故人楚火恐非以誘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意
不放子弟即大過無論子弟楚門但取實藝耳帝禮對曰禮
封侯有子弟弟不敢應眾帝曰我比聞楊度卿元弟比貴勢助
平人道路祿楊知亞斯春之徒益令落下仰其大甚耳禮禮曰臣
無名第不合官進士之舉然臣和天實求以往遠然他破他禮禮
許一衆第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租尚浮華不根業街
然朝廷顯必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然前廷問事
豈關儀範行矩則不教而自成舉士職有出人之才第第之後
始得一班半級固不能與諸也則子弟成名不可無矣

五年正月辛亥作仙遊于南郊。八月壬午大毀佛宮樓僧尼為民

舊史云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世家毀與勞人力

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匱之修惟法管人無論此道且一夫不

田有受其寒者今天下

守相提莫知此極管嚴禁

慘澹欲莫不由是而致也

夏曉此二柄足以強邦也

開元亦當強華刻除不盡派斷精強及得免前古亦不與清察之

可華制在不然而中外誠臣操手正意除派至當宜在必行程于

古之靈源成百王之典法漸入利盡于柯葉而具天下所稱奇四

千六百餘所運張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伊實備若四萬餘所

叔膏體上曰甚千萬頃於殿前古未行以若者指及今盡去竟無

無時將使六合然雲同歸變化尚以華幣之始日用不知下制可

庶宜離于憲

石被若曰佛來中國其始不過置寶與天下者物

幾至浸滅天下向來日又殆妙三綱五常不可損史難也

者三帝代宗憲宗然宗是也獨武帝奮強不顧不恤怨毒其後

定其盡盡焚天下兒輩之故之弊於衆朝可謂不世之偉績矣未

幾而愈盛者抑其入于人心者甚固人見佛之靈如焚者坑儒然

後後然不足其思後之則武宗又安能擬人心於長久嗚呼聖賢

注意於其端之初者正為是也

天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三

史臣曰開成中王室衰年政由關寺及殿衣符變制位運茲昭覆



物色幽人將政俗於大群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制浮屠之法懲靡
靡之民志欲婚安府橋亦殊亦水使見蕭衍魏興之學素不怡養
皇漢武之采求聖志於左道之言備斥異方之說况身壽而求之
敦已及十年其出之民皆以成俗學其教甚於國法其夜不異
登仙好文身親愛之師又習而不知其理如吐火吞刀之戲不顧
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之以威德律之以章甫加以紫氣何充之妙
代不乏人亦有如孟子之賢雖與正論一觀蓋與金伏蟠衆明書
猶存於膜拜之流祀於縣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顯物情前代存
而勿論實為中道執華斯弊以俟河清明謂斷絕魏斯厥矣

宣宗

宣宗諱曰補正統元年大皇帝年號此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
皇太后和氏性溫重宮中或以為不惠。會昌六年三月即山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以早逝正殿城隍張大帝職坊習樂讀百官

之不處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禮儀而以恭為明無長仁
惠則如宣宗之子孫不日鳴呼自是而後衰矣

而後者曰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可才博辯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
傾陷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巖巖者位如白雲中令張詢號為一
時性不怒其地設可親矣况其下乎天下曰宣宗為小太宗而不
知君子自宣宗始宣宗被誣而勸殺說手督責耳不知觀化察度
沛勢鼓舞長官起人有於朋黨之端是善小而不利大也

史臣曰宣宗憲宗者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孫諱遠又孫顯德備
知人間疾苦自宣宗已來中人操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民簡大中即款一之曰彙奏欽連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惡寺
警氣白是刑政不濫賢放效用百弊四獄按若請風十餘年間頌
聲敬踴在宮中交游濯之交常膺不遇數器非母后情願解不虛
解或或小仇憂形于色舉左右廷習承宣見忠情之忠矣群臣言



顯若顯發如待賓客或有折陳開庭請職仍舊行人主所行莖門
完以爲爲君命地上奉命去之官人有疾醫視之親嘉即袖全
請之誠曰勿令物使知爾子私於侍者其甚儉好善如此季年風
毒召顯得山人軒轅星以陪隨陪身之要其技術詭異之道未
堂者古集亦有謂之士也十三年春舉求隱山上曰先生出得一
可於於歸得別利一焉然無無留落上曰先生舍我而去國有矣
予賦有天下竟得後年集取章第四十等而十字上乃十四年
也與者其款其若其子而帝道虛朕餘餘無狀嫌疑之文景不升
通也皆牛監藉道無事十經三四此聖聖猶有所懷然。贊曰
李之英主實德歎文此政虛去依羅斯分河臨屬也初懷唐爲到
金陵也欲請助平

卷之二

德宗 宣宗 長子 也 母 曰 元 順 皇 太 后 吳 氏。

武宮女五百人被五坊鷹犬。開二月大擾帝寺。

三年七月己巳續圖功臣于後壁間

三年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議官火對

四年四月壬申以兩縣都京師關輔建因國夏支盤鐵戶部諸乳
六年七月庚申撰准而空欽斷西冬至元日當貢以代下戶租稅

十五年八月癸巳帝崩年五十

贊曰春秋之法君政而政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

如顯者憲宗之賦運三世而厥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之

乘惡以正國之典刑惟朕設之而已是可歎也顯曰文宗崩于顯

德宗志之顯曰自據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

於政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宜有討賊之志故文宗曰顯曰在

顯曰不該言而宗發官在位二年四歲崩顯曰顯曰在

顯曰不該言而宗發官在位二年四歲崩顯曰顯曰在

於天性常讀太宗破契丹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





其仁而火辨承父兄之尊官授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計因以
 此其露之事編及忠良不屏寬慎欽恨而已
 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命釋朝放朝省用雙日九陰
 吏必召見訪問說察其能否故太初之初政事備節就為清明然
 其仁而火辨承父兄之尊官授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計因以
 此其露之事編及忠良不屏寬慎欽恨而已
 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命釋朝放朝省用雙日九陰
 吏必召見訪問說察其能否故太初之初政事備節就為清明然

大中十三年八月即位
 咸通八年五月丙辰次不豫薛因罪出宮人五百獄神東五坊飛雲
 麟江夢瑞午節歡文口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四十一

咸通八年五月丙辰次不豫薛因罪出宮人五百獄神東五坊飛雲
 麟江夢瑞午節歡文口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四十一
 咸通八年五月丙辰次不豫薛因罪出宮人五百獄神東五坊飛雲
 麟江夢瑞午節歡文口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四十一

憲門聖精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士夫陵夷禍皆於此
雖有文景之善雖難改與焉自竊竊王之不易因其宜矣美善
史言之涉寧。賈曰邦家治亂在君聽斷若忠疑臣賢良廢寡凶
豈當國險人備朝奸維乘彙險謀道消

信宗

信宗諱德壽諱傑時主信宗第五子也母曰惠安皇太后工氏

咸通十四年即他大赦免永平州縣租稅

乾符四年三月黃巢攻陷鄆沂二州。中和四年七月壬午黃巢伏

誅
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
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帝崩年二十七

止方頤之惡故也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知使
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皇帝嘗謂之
始深而以香廟相繼就特之深威大早雖民怨蓋起其亂不可復
支道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

昭宗諱晔諱晔宗第七子也母曰睿憲皇太后王氏始封
秦王信宗妾楊復恭子也迎壽王即皇帝位

天佑元年六月府羅軍節度使楊崇本會李克用王建兵討朱全
忠八月壬寅全忠以兵犯宮門帝崩年三十八

哀帝

哀帝諱匡胤諱匡胤昭宗第九子母曰皇太后何氏宋金忠
太子

乾寧二年二月遇弒年十七諡曰哀帝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禍患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
其大勢已去應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缺為者矣可謂負不辜
也耶宗是已昭宗為人明身謂其誠懇謂其切亦有志於興文而外
患已成內無賢佐頗謂其濫恩謂其得非謂其之有而用匪其人終以謂其
亂日屠之亡也其遺毒餘孽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謂其
壞種亂而後止其禍亂具漸積實一創一夕也
贊曰助華父命據讓台新運取順守仁項已窮暴用正謂其
延低虞虞之禍并止二宗

禮儀書評節卷之三

唐志

禮儀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建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
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軍輿以為君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
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通知應以昭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
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御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由
學校下至閭里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
民為孝慈交備忠信仁義者當不出於君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
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建天下使天
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禮樂廢
古禮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官軍服屬一切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禍患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
其大勢已去應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缺為者矣可謂負不辜
也耶宗是已昭宗為人明身謂謝謂謝謂切亦有志於興文而外
急已成內無賢佐頗謂然思謂非謂之有而用匪其人終以危
亂自屠之亡也其遺毒餘孽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崩天
壤極亂而後止其禍亂具漸積實一創一夕也
贊曰助華父命據讓台新運取順守仁項已窮暴用正
延保虞虞之禍并止二宗

禮儀志卷之三

禮志

禮儀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建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
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軍興以為君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
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通知遠以昭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
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御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由
學校下至閭里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
民為孝慈交備忠信仁義者當不出於君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
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建天下使天
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禮樂廢
古禮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官軍服屬一切



用泰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越然境復三代之上而華
其時俗頑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
訟兵食為念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歲
交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
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求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及揖遜拜
佻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
指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
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晚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
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惟備具所謂朝聘問饋饗
食饗歸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亦若然何德初即周禮禮至大禮時
為吉禮六十一篇有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
篇是為真禮禮高宗又詔長於無忘孝義府等禮之為一百三十樂
是為顯禮禮其文雖以武令而義而方得幸多布古博會事既先行

禮者皆為非上元中郭懷貞觀禮樂高宗世二禮樂行而有司
禮引古義與二禮為神神之無禮定制武中宗無可容考博士
等禮備官而已至安樂唐禮統以為亦真禮禮儀法前發不別
宜加折衷以為禮禮上乃郭王所立時禮定為百五十卷是為大禮
開元禮由是五禮之文若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貞元中又經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既既而國其禮
陸降之序為郊祀禋元和末章公庸又為禮明新儀王度威為由臺
新禮又韓王公士民皆祭喪葬之禮為禮由臺禮鳴呼考其文就可
續備失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盛
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五禮一曰吉禮大
祀天地宗廟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小祀山林川澤凡歲常祀二十有
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享先農天壇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季秋
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郊禘郊嘗郊禘郊嘗郊禘郊嘗



而後新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帝祈穀于上帝而
那云乃云天之五帝也王于見王者之興於感其一因別祭奉之故
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禮成節以後
禮記因以祈穀大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故以生九
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事者皆歲祭
也而孟夏雩奉秋大享貞新禮皆祭五方帝而顯靈禮皆祭昊天一
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禮記中祭五帝至孟夏雩祭生地祇
于方丘神州地祇于此郊以青帝配而上辛祈穀祀穀帝于南郊李
氏祀五方天帝於明堂次元帝配貞觀初周生明堂北郊以高祖配
而元帝配配感者高宗宗廟二年以大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
祖配五天帝大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為新禮官議以謂自三代以
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於是少高祖配于圓丘大宗
配于明堂乾封二年始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次元帝

禮記天官甸人元年用元高須范獲冰之說由是始五諸祀者以高祖
次大宗並配備元十一年親享圓丘敬祀奉為禮據使乃以高
祖配而嚴王祖並配至二十年蕭嵩將定禮而祖宗之尊定矣古者
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
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地既遠故祭群靈數
於天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官甸人元年親享南郊始合
祭天地尊宗即位神有事於南郊實曾禮曰祭法有農氏祀黃帝而
顯帝於地則禮五年一禘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縣郊之與廟皆有禘
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靈皆合於圓丘以
始祖配宗蓋有事之大祭宗常祀也三禘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而則漢秦合祭天諸無量郡山俸寺皆以曾言為祭是
特祭宗特祭地也北郊故魯之禘寢去宗說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
遂合祭天地于南郊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為禮者可不慎歟夫男又



之不相礙於內外也况郊廟乎。孝經曰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而諸儒之說不一至於某知所從則偏袒增損而不厭合古於經其末旨要於君政交神為王者尊嚴之首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消息之類以為徵象之說亦不克成商無明堂而春秋大宰常萬壽禮齊高祖太宗特寓于間丘高宗特設元壽禮分為年置明堂禮示必立之而議者交論若或改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禮而改者蓋為之也

禮立七廟者漢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皆九廟九年高祖崩太宗諡有司定禮樂于春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是尚書八座禮七次禮禮為六禮身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昭穆又曰昭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皆立親廟六共故準也制曰可於是附弘農周君及高祖為六室中宗神廟元年立始相為七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張齊賢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拾祭大始祭一始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高祖次王周祖后釋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外尊卑不差漢以高祖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元皇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



臣多吉封禪張說又因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為玉冊王匱
石藏皆如高宗之制文宗問前事何為秘玉牒策臣等曰玉牒以通
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言尚微舉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
祈福無一舉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張說偃封禪議免詔與諸儒草
儀多所裁正東封還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告成功天子行
風符告於東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地守各錄乃守考乃禮事
被不敬戒國有常刑特發告于圓丘又告于太廟社稷具大郊禮傳
所遺州縣刺史令候於境通奉令人來觀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
士既至刺史令皆先乘馬會之明日考制度大帝辨終於陳之以藏
風澤命市納買秋士以觀民之好惡與禮者考府定日司神禮樂朝
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為不舉非禮有不慎為不舉皆燕
制度衣服者為叛有討有功禮於石牲者為實之。皇帝使舉說大
吹於學堂後其日皇帝東臨祭酒舉監官學生迎于道左皇帝入少

執事侍禮執如意者典文武序生皆就位堂下若賜會則侍中宣制
皇帝返次群官既會皇帝還監官學生皆於道左。皇帝正春平衣
草先養是以精簡正帝耕止三損通鑑曰三月三日當王耕五種尚書卿
九雜備田之穀飲而饗之神倉以親稼成通鑑曰三月三日五齊通鑑曰三
酒據宗所令往藉田祭先農通鑑曰三月三日太宗親耕於東郊開元二十
三年文宗親祀農於東郊配以句芒是時藉田太常備耕公闢乃
躬九鼎為器宗既物五年詔以未成正月藉田太常備耕公闢乃
據藉田春來開元乾元故事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止。皇后處祀
一季春吉已辛先農是以親祭皇后來三條內外命婦一品來五條
二品來九條。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
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通鑑曰武德二年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
年太宗原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用經學皆作孔子
廟二十一節詔左丘明等二十二入管祀享之通鑑曰武德二年

ColorChecker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成之名與文宜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陛下元帝討立節後漢
祠有司以時羊新得矣令狄楚等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死忠烈
今特展損矣勳也且志王曾以特祠為武救主文武並宗與祀已文
政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為敬官徐用好奏。二曰賓禮以特四夷之
君長與共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勳也。皇帝已即御座善
主入兵有獻物陳於其前奉贊曰武國善臣某獻獻讓受侍中并奏
永有曰朕其受之。三曰軍禮皇帝親紅蓋武弁御輿以出即御
座侍中跪奏惟甲皇帝入自東房脅臣臣至開乃顧于天上帝黃
英王帛垂燕飲福望燦燦皆知南都共宜于杜造于廟各如其禮軍
飲攝于大經廟其凱旋則陳俘觀於廟南門之外。四曰軍
實陳于其後作冬之月備武於都外兵部丞領選合特帥簡軍士除
池為場別擇地於北廟南向。前一日講武於陣。五曰軍
擇前定狀為扣門如方色。

平及四唐皆建五采牙旗旗鼓中伏大將以下各有鼓帥大將被甲
帶馬數百士衆少者在前列者在後運剛及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
戈力者持鎗勇者持紅旗或大旗或小旗或鼓刀槓為前行。六曰
將猶考次之。七曰軍禮。八曰軍禮。九曰軍禮。十曰軍禮。十一曰軍禮。
師旗則則神旗舉則起舉者旗為五陣舉白旗為方陣舉赤旗為圓
陣舉黑旗為向陣舉黃旗為開陣九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
皇帝行四之禮亦以仲冬前舉其部集舉降田法儀師未所因之
野建旗於其後乃張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每驅過
有司者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
帝晏抗大緩然後公王發抗小緩驅連之確之然後百姓獵九射獸
自左射之達於右賜為上射。二曰軍禮。三曰軍禮。四曰軍禮。五曰軍禮。
六曰軍禮。七曰軍禮。八曰軍禮。九曰軍禮。十曰軍禮。十一曰軍禮。
十二曰軍禮。十三曰軍禮。十四曰軍禮。十五曰軍禮。十六曰軍禮。
十七曰軍禮。十八曰軍禮。十九曰軍禮。二十曰軍禮。二十一曰軍禮。
二十二曰軍禮。二十三曰軍禮。二十四曰軍禮。二十五曰軍禮。
二十六曰軍禮。二十七曰軍禮。二十八曰軍禮。二十九曰軍禮。
三十曰軍禮。三十一曰軍禮。三十二曰軍禮。三十三曰軍禮。
三十四曰軍禮。三十五曰軍禮。三十六曰軍禮。三十七曰軍禮。
三十八曰軍禮。三十九曰軍禮。四十曰軍禮。四十一曰軍禮。
四十二曰軍禮。四十三曰軍禮。四十四曰軍禮。四十五曰軍禮。
四十六曰軍禮。四十七曰軍禮。四十八曰軍禮。四十九曰軍禮。
五十曰軍禮。五十一曰軍禮。五十二曰軍禮。五十三曰軍禮。
五十四曰軍禮。五十五曰軍禮。五十六曰軍禮。五十七曰軍禮。
五十八曰軍禮。五十九曰軍禮。六十曰軍禮。六十一曰軍禮。
六十二曰軍禮。六十三曰軍禮。六十四曰軍禮。六十五曰軍禮。
六十六曰軍禮。六十七曰軍禮。六十八曰軍禮。六十九曰軍禮。
七十曰軍禮。七十一曰軍禮。七十二曰軍禮。七十三曰軍禮。
七十四曰軍禮。七十五曰軍禮。七十六曰軍禮。七十七曰軍禮。
七十八曰軍禮。七十九曰軍禮。八十曰軍禮。八十一曰軍禮。
八十二曰軍禮。八十三曰軍禮。八十四曰軍禮。八十五曰軍禮。
八十六曰軍禮。八十七曰軍禮。八十八曰軍禮。八十九曰軍禮。
九十曰軍禮。九十一曰軍禮。九十二曰軍禮。九十三曰軍禮。
九十四曰軍禮。九十五曰軍禮。九十六曰軍禮。九十七曰軍禮。
九十八曰軍禮。九十九曰軍禮。一百曰軍禮。



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
以介景福乃跪冠云。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曰元正首祚
景福惟新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禮記云天子至安臣等謹上
千秋萬歲壽朝曰獲新之慶與公等同之慶云。皇帝親養三老
五更於大學所司先泰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
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
為庶老尚食具牛饌皇帝詣三老座前饗之饋禮記云天子
而酌之酒也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在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
大綱格言宣於上憲皆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教史執筆錄言
善行。五曰凶禮唐初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
去其凶歸一篇由天子凶禮國為國有大故皆誌行本擬以此以
從事事已則歸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禮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
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形而樂不可言博雅六器失而禮廢亡也乃

畫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末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畫自一畫之數
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角令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畫律之
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
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
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會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
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乖而皆
亡則惟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
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大物用於有形而必辨聲藏於無形而
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律則已苟有律者雖去
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為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自漢以來歷
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感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
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搜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
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至隋陳暉鄭譯



牛弘之後皆名知樂相與編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為七音音為一調九十二律為八十四調其說甚詳唐與即用隋樂武德元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行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律樂禮之興衰未必由此杜淹曰陳時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時亡也有伴犯曲聞者恣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况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明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犯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不在音也

司馬溫公曰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敘聲者末也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史其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史其於身與於聞門著於朝廷放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既於四洋自祭記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禮化周

幾風風求儀也而太矣蓋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求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嚴之謂也然無威嚴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旨之謂也然無聲旨則樂不可得而見矣嘗讀山歌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言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矣諸學石而輕然山乎知若所言則是二帝三王之修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十一年張文叔復請重正餘樂命不許曰咸聞人和則樂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凡植者為養獲者為慶慶以絲鐘磬者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簧高宗建業宮成增用七十二簧凡樂八音金石土革木自漢以來惟金以鑄定律呂故其制度是詳其餘皆畧而不著而異物各異在切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太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律以法天之成數號大者律樂一曰雅



世二曰頌和三口和四曰頌和五曰頌和六曰頌和七曰頌和八
曰頌和九曰頌和十曰頌和十一曰頌和十二曰頌和用於郊廟朝
廷以和人神。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原武
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著石履武舞左著石履舞者不
製樂九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
不恭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甲中翻作樂曲及即位宴會
必奏之備侍臣曰雖發揚蹈厲與千文繁然於樂田之設於樂章云
不忘本也封德彞曰陛下以聖武設樂使樂象德文卷且足道也帝
矍然曰朕樂以武功興然以文德鼓海內謂文卷不妙獨屬焉夫
乃製舞圖命呂才以教樂二百五十八人號銀甲執戟而舞九三變
每變為四陣象擊刺也宋後更名七德舞舞初成蕭瑀曰樂所以美
威德形容而有所來然帝曰方四海未定安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
梗槩而已也功業者本者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漢晉宮正觀六年

李之安從臣賞賜周里同漢沛妃命歡甚成詩起居即易才波之
賦以重兒六十四人舞或九功舞以象文德上元舞者高宗初作也
舞者百八十人衣重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初朝會常奏破陣樂舞高
宗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享高石曰破陣樂舞所
以宣揚祖宗威烈以示後世今又廢舞下無所繼是乖所以致考思
也帝接令奏之舞畢嘆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
朕安可忘武功耶群臣皆稱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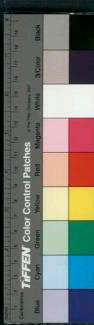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250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五





3379077 v.15



唐志

職衛志

唐制天子者曰衛行曰駕皆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車馬之
親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車輪必以象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
庭時有禽薄鼓文禮官百司必備勅而後動者所以為慎重也故慎
重則恭嚴而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
之制至其威也有足取焉

車服志

唐初受命車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中興衣服之令上得下
下不得假上謂爵也凡天子之車曰玉路者祇納后所乘之金路
者鑿刻也還飲至所乘也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駟根車者新器所乘



開元大衍曆曰寶曆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
生利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高祖受禪竹帛新曆道士孫仁均與
唐汾書議合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萬宗胎八寅曆書詳內成休甲
子元曆詔太史起麟儀二年頒用謂之麟儀曆開元九年觀象曆
日蝕之不效詔借一行律新曆惟大衍數文術以應之有人切至
麟曆有二十三象與天相違而未嘗止至一行書矣其詳載立法無
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從佛而巳曆本誤曰天數必於一此數
結於二合二妙以位剛柔天數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改配開
元天數中於五

首所以司日也地有六神所以司晷也晷伍相周處於六十室人以
以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有
數之類凡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違守
六十英故行乎二百四十地以人為天則之攝如環之無端蓋律

曆之大紀也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
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之中以開盈虛之變則四餘之初而氣明盈
虛也結盈虛之數五歲而再周中節相宜當三五望朔相宜當
二七升降之應強飲之候皆紀之以變而後日者也乘衰之行龍助
之變皆紀之以日而後月者止日不及中則積少滿則盈之月不及
中則盈之滿則損之薄年之用歷而及中之虛同觀點景之進退如
軌運之升降與參差多舛而義合其盈則水滿之而復也常流元年
六月望戊夜月餘二之一官曆加州註日有交不著他代宗以至德
曆不與又合却都擊之解後用麟儀元記題曰五紀曆後與大衍頗
異即徐承嗣等雜麟儀大衍之旨治新曆唐中四年咸名曰正元
德即位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紀元物二年用之然無流弊之憂至
於麟儀存閉之候補用舊法測驗不合麟儀立乃詔日官復設曆術
第曰宜明宅宗特宜明曆施行已久歲亦漸差麟儀門等改治新曆



張衡與史丹皆實於本原靈樞元年曆成賜書崇玄

天文志

昔定命教和出的日月為中是以正四時至密則在運歲正齒
以齊之政雖二典實著存其大法自三代以來詳夫詩人功紀
始推土功必假天垂而春秋告日食星變得載諸曆亦占伏見
逆順至於周雅則景求中分強辨圖軌釋察便皆可推考
至漢九曆之始所創二儀皆有所據以至於魏以後表測景
學以至地中分別地界上當星次四者古法下開作渾天儀
二儀之法也周天口出十開學之謂十人星之說十有二
所運天開天宮口開學之謂十人星之說十有二
層法守出於術數之準也與木史今寺再風律圖一行七滿稍正
軌初清直音譯儀然黃道交空因節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
攝準蓋狀如十字未樹蓋足及張曰象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

四曰游儀和以觀天之液而下以觀地之形皮宮周帝攝善置於
發神開用之測候實察又始一行與眾冬紫雲靖澤天制儀開六之
象具列宿亦通及周天度數江水激輪象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用
外結二輪游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打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
周天以木儀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稱明別聖運速有準立木人二
於此平上其前一前置鼓以快刻至一則則自擊之其前一前置鐘以快
取至一夜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銅鏡隔障以隔日月星辰
門扉交錯相持置於武城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鏡滿注不
雜自轉遂減於集賢院一行作大術曆館太史圖天下之器求其土
中以為交載其議曰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審宜和氣輪相
物正不在於及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
況表不在於彈蓋之是非若乃徒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必



子當觀政而不議也。而政者各封所得之器以達天體。謂元可於
數而則大衆可變齊而施。格以六象之說。迭為子孫。謂以爲
蓋天耶。謂以爲地耶。謂以爲天耶。謂以爲水耶。謂以爲火耶。謂以爲
之度。漸既不以爲深天耶。則此方之說。迭為典二者。又謂之
智華城。亦節有以適其說也。

五行志

萬物盡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火。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謂其一
不可。是以聖王處焉。夫所謂五行者。莫不於天也。為五氣分注於
地也。為五行行於四時也。為五志繫於人也。為五常攝於音律為五
聲。委於文章為五色。而謂之五行。五行之氣。以主彼物。為最靈。其餘物之類。亦得其氣之偏者。莫不為英華
要氣。其味則七。屬介文。案則亦得其一。氣之成。及其變。

聖非常矣。其本惟則。惟以事類。吉凶影響。共統尤為委曲。擊器蓋王
者之有天下。順天地。以治人。而取財於萬物。以足用。若改得其道。而
際不遇。則天地頓成。萬物茂。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失其
際。則天地大。民故其害。而怨苦。則天地之氣。外於計。及以陰陽三光
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離。風雷。火山。崩。水。溢。毒。瑞。靈。瑞
不時。而乖其物。或發為氣。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受其之大者。考
其所發。雖以人事。往往近矣。所矣。而以類。至。然。府。有。推。之。不。能。合。者。
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耶。師曰。地。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
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則思有以致而為之。或懼。王為。災。異。之
學。若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變。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其。說。豈
自。漢。儒。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歟。之。狹。皆。以。春秋。漢。範。為。學。而。失。聖。人
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夾。可。勝。歡。報。昔。者。箕。子。為。武。王
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行。

乃取其五亭置於廣源府於五行至於八或五記三德舊版補極之
額又不准附延依洪範之舊失其倫理然自漢以來未有弄之者故
考次或應以宋景洪洪範五行傳者其受異而制其事惡云

地理志

自秦變古王制亡始郡縣天下更廣皆分製為南北至隋滅陳天下
治今為一乃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繼治郡高
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蓋天下初定據可用
郡額多矣宗三年始命并省以州為郡以郡為縣以縣為鄉以鄉為
里以里為閭以閭為比閭以比閭為族以族為黨以黨為州以州為
天下為十道以道為州以州為縣以縣為鄉以鄉為里以里為閭以
二十四節督府以治之然而以長沙置郡之例元二十一年又因一
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置中置於中州及於魏郡置十五條
訪使按察如漢刺史之職唐唐之歲時開元天寶之際置亞安東西

至步西而至于南此多舉于府以治之蓋得此如漢之成史不
西魯之舉元六千九百一十八年元二十八年戶部被改
元九郡府三百二十村八縣十五百七十二戶八百四十一
戶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應安田一
千四百四十萬二千八百六十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其州縣廢置其歲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
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矣德守不鳴守歲必衰雖曰勞使
之然而地德勝滿常因歲大可不戒哉

職官志

漢制取士之科多因所務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
曰貢士皆升于有司而進選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
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關元禮有明學有重
子而明經之科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



有史科以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持非常之才
高。九學六官歸于國子監國子監學生三百人主學生三百人內門
生三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發儒童用強學生用經長官補
長史正而。九學二門下書省弘文館十三人東宮有崇文館十二人。
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來於經者無易業。諸學生進二師侯士
讀三經已及第而期滿者四門學生諸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
歲仲冬用釋館監舉其成者赴之尚書省而舉進不願留學者謂之
賜資皆依經有司子用然決已及是必以賜資進禮會為保親實主味
祖立補管飲用少年飲思為之謂及以書文教長火為凡舉之試府
高業五項輸一大學自業今明為中業東門四學應四以上為凡第
凡貢舉非其人若海舉者按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具教人攻士者
於人若大舉如試而士之進舉之方與上之石深所以有材養十祖
求與進之意有可變七之法用時時事不同。高祖初入長安開大

冠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于州縣皆有數或隱心十年於此
而行大學之門生也三日既每位歸學書外皆別立小學以教宗室
子孫及功臣子弟又都諸府州縣秀才俊士進士州於世禮為海也
儒者既方試用長吏履或隨方而入貢史氏子弟亦皆考皆送于京
舉為故考課之法州縣皆置學為及定宗師位益崇儒術乃於門
下別置弘文館又增置書博士學自天下初定文場舉學命至千二百歷
碑也晉吳封宜置在東河士為彼師的夷若高疑百濟新羅高島吐
蕃相繼至于初入學途至八十餘人計四百餘人子孫皆以儒學
宗室子弟皆入學天下大儒已上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立建官明經及拔義進士補高業皆亡質才而有月以入數充
第乃詔自今明經試皆括十得六以上建士試舉文二篇通文律者
然後試策策問元五年始令其黃明經進士見說國子監諸先師
學官問進問教有司為其食清質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皆皆皆



任負責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祿長遠漢興監其考術節名
高雖近歲竊位強臣權權弱主外立身右專政而亦能統御四百年
重并學行之效昭今雖所請實為正論請與廣學校以明其清純京
師州縣皆有小學增博士實厚其廉給選進士聞者共稱十道
大郡至大學館建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任事者鄉至舉
為在區寓者亦不推高而行之夕且其制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
舉進士久矣唐之始大其業乃謂明進士與兼廉廣行
策五道明經策二道明經策二道明經策二道明經策二道明經策二道明經策二道
乃歸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奇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
學嘗市郡軍以經術仕舉相澤據進士津傳屬請罷之文宗曰欲專

得同色也行之進士科取人二百許矣不可遽廢因得不得試應即
位宰相李德裕七思進士嘗論公卿子弟其科法成式曰向聞德
慶編凡第第比責勞妨平進之途非然德裕知至如杜等抑其太甚耳
有司不識狀畫不波子弟即勉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歸滿對致
子弟皆有才不取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社天實承以仕
進然他故歸德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
聖朝建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日熟朝廷事臺閣之
儀不敏而自成其才與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開胃也則子弟未易可
輕德裕之論偏甚蓋必於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得薄世所共
見也唐與世崇儒學雖其時若贊意好惡不同而崇尊家賢之意未
始以息故自京師外至州縣皆有常進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
親四方德行才識文學之士或高第為顯與其不識自進者下至軍
將將軍鄉閭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
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長安二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爲可舉之武官則才不若之謂風化則舉切欲舉人皆稱名令
今之選人或雖有能而無名者則其能若云云切欲舉人皆稱名令
學士考列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張之而其善教人心士無莫不實
多而進矣在武二年武舉人被拾遺潘嗣卿史著張公即大理評事
凡百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校試官高者予職賜令入幕事
中次其外加試官之起自此始時以爲之制自補前朝事也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開門降聖教封校官號
封封官凡數十員內外盈溢美聽事以爲當聖制之三無生康官事
相衡之及員外郎宗室即位張九齡上疏言當令刺史性下所共理
尤親於民者也今宗官出外乃反以爲急選非出重其選不可又曰
古者或逸聞辟召或一見法之是以士皆爲行而誦而不離今吏部
始造簿書以備遺忘而反本籍於案牘不思人才何其遺剩中風而
則身以配於天下詔得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歲十月檢禁使按嚴
兼上疏言版上乃自第一至第五秩考他及戶部長官聽嚴之以爲

升降凡官不陞州縣不擬登者已而悉棄斯除雖令宜改觀然亦
以治人之業而補其高莫才隨逐十八年集尤庭然吏部尚書檢作
猶資格而賢愚一弊歷高以爲非家材之方奏罷之乃下仍曰凡人
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吏造格以分守而聖若檢新格則六
十未離一副自今選人才兼優異有經行及逸郡下舉名逆騎者右
史部補材甄擢之德世特說說濟樞密言其弊曰近世身探失之者又
莫夫非他曰衣而已入仕之門太矣開元二十一年制曰今選人
外舉者不與三朝以下舉者別而可以
入試之宜者不與三朝以下舉者別而可以
入試之宜者不與三朝以下舉者別而可以
太清詔以爲當輕其陞判重其責夫古今適用之法凡說常叙有
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而令選皆官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
若任量材實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常判簿曆言辭併仰之
問待而非量神明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者非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漢法不若故不從詳可

諸部唐書詳節卷之四

漢唐書詳節卷之五

唐志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雖繁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制之別
曰者曰選曰守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
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非專之所以任辟工治百
事其為法則精而審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
而位有常負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
紀綱為萬世法而當至於交授紛亂者由其時君不嚴慎守而徇一
切之苟且故其事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平不嚴復初宋宗有
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符天下賢才足矣然其時已
有員外置其後又有待置同正員至於無按察守判知之類皆非本



漢法不若故不從詳可

諸部唐書詳節卷之四

漢唐書詳節卷之五

唐志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雖繁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制之別
曰者曰選曰守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
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非專之所以任辟工治百
事其為法則精而審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
而位有常負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
紀綱為萬世法而當至於交授紛亂者由其時君不嚴慎守而徇一
切之苟且故其事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平不嚴復初宋宗有
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符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
有員外置其後又有待置同正員至於無按察守判知之類皆非本



特科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就封以後始號此門學士文在初
文由林待詔以說等為之成而又以中書務制文者多無澤乃選
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教誦元二十六
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詔宗時以看學士
承百席之學士以文無贊分錄中書門下省
初以文無贊分錄中書門下省
承百席之學士以文無贊分錄中書門下省
承百席之學士以文無贊分錄中書門下省

三階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歲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
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階天子所稱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關三公
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關廟係
三階三公皆正一品三階天子所稱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關三公
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關廟係

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庶務皆會決焉

。凡上之天下其制有六一日制二曰教三曰爵天子用之四曰命
皇太子用之五曰覲親王公王用之六曰符看用於州府下於縣

六曰禮諸司相贊其制有三一日朝二曰朔三曰接凡殿內外百司
之事皆仰其發日為經一日受二曰報請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

多少為之角凡符移關係必達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次者皆上
尚書省凡制教計奏之數皆符宣告之節以製禁為斷
尚書省凡制教計奏之數皆符宣告之節以製禁為斷
尚書省凡制教計奏之數皆符宣告之節以製禁為斷

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大官為令之貳令關則雖皆事効
御史執不當者
御史執不當者
御史執不當者

左必一人右必一人掌辨六官之儀執正省內勅御史兼不當者更
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為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為
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為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為
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為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為



之政以三輪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者判德行才用勞勩較其優劣而定其爵故為之注擬五品以上以名上而聽制教六品以下量實而任之其焉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九文官九品有正有從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為三十等九文散階二十九九流外九品取其書封爵爵其秩秩注與流內異同謂之小選司封即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九對九等一曰王二曰嗣王郡王三曰國公四曰開國郡公五曰開國縣公六曰開國縣侯七曰開國縣伯八曰開國縣子九曰開國縣男

可敷印中掌官吏無及

考功即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法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勳功考益以九等大合衆而賦之流內之官級以四等一曰德茂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懷四曰再尚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

上考一曰獻可著否拾遺補闕為述情之最二曰檢衡人物雅鑒才

重為選司之最三日揚清激濁莫敢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隆式勳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言詳充諾不欺為奏為坐官之最六曰決斷不踴與身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攻戰充備為斬領之最九曰推轂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校習精審明於刑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親奉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詞章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服明攻戰必勝為軍符之最十四曰披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吐無舉為文士之最十六曰詞察精審齊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勸懲稽失無隱為勾稽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旨充丁匠無然為役使之最二十曰精詳以時收獲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遠於益蔽顯明於虫蚩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安盡典克理精恭為胥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著者為才



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違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廳
 弗要表匪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收養死項甚息滋多為牧官
 之最二十七曰遠境清濶城墉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
 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
 有一善為中中無事和理善最公問為中下愛憐任情處斷事理為
 下上皆公句私處將嚴問為下中居官論食馮有狀為下下
 尹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土地人民總數之政負賦之甚其
 屬有四一曰尹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為百官之冠其
 下皆分司其事如戶部之屬有司倉庫之屬有司田賦之屬有司刑獄之屬有司
 禮儀之屬有司學校之屬有司醫藥之屬有司器用之屬有司營造之屬有司
 牧養之屬有司園囿之屬有司牧養之屬有司器用之屬有司營造之屬有司
 牧養之屬有司園囿之屬有司牧養之屬有司器用之屬有司營造之屬有司
 牧養之屬有司園囿之屬有司牧養之屬有司器用之屬有司營造之屬有司
 為尚書所屬之職。度支負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之宜水陸
 道途之利歲計所成而支調之。倉部負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稅保儲倉儲之事
 衡度量之數。倉部負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稅保儲倉儲之事

禮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禮儀祭享及樂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
 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禮部掌三代之禮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
 儀辨五刑之法辨四時之節辨三代之制辨二代之儀辨一代之制辨
 冠笄印為尚書所屬之意凡祭享慶宴為大端白報赤為上瑞蒼
 為末瑞為中瑞嘉木芝草不逆理為下瑞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登
 瑞歲終負外郎以聞。祠部負外郎掌祠祀享祭之事。膳部負外
 郎掌禮部之料且酒膳。主客負外郎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閱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
 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持出征告勦授斧鉞軍不
 從今大將軍火運日具上其籍駕部掌車馬之政職方掌
 一戰之兵部駕部可駕射无武敬陪四十有五自四品以下皆番上
 於兵部以遠近為八番三月一上三十里外者免番餘五諸衛為一
 二番皆月上每番閱強教者五諸衛番滿有將軍者以名聞。職方





刑部

刑部

刑部

如中負外即掌地國城隍鎮戍各屬及典人子受除候者以缺開
或日年並日受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詔部員外
如掌輿策車東傳驛又知總鹿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員外知
戎器由得儀仗元日冬至陳設祀祀喪葬辨其名數而供焉。

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按察按察按察之政其屬有

四一日刑部二日都官三日比部四日司門五部六日刑部七

刑部八日刑部九日刑部十日刑部十一日刑部十二日刑部十三

刑部十四日刑部十五日刑部十六日刑部十七日刑部十八日刑部

刑部十九日刑部二十日刑部二十一日刑部二十二日刑部二十三

刑部二十四日刑部二十五日刑部二十六日刑部二十七日刑部

刑部二十八字刑部二十九日刑部三十日刑部三十一日刑部三十

刑部三十二日刑部三十三日刑部三十四日刑部三十五日刑部

刑部三十六日刑部三十七日刑部三十八日刑部三十九日刑部

刑部四十日刑部四十一日刑部四十二日刑部四十三日刑部四

刑部四十四日刑部四十五日刑部四十六日刑部四十七日刑部

刑部四十八日刑部四十九日刑部五十日刑部五十一日刑部五

刑部五十二日刑部五十三日刑部五十四日刑部五十五日刑部

刑部五十六日刑部五十七日刑部五十八日刑部五十九日刑部

刑部六十日刑部六十一日刑部六十二日刑部六十三日刑部六

刑部六十四日刑部六十五日刑部六十六日刑部六十七日刑部

刑部六十八日刑部六十九日刑部七十日刑部七十一日刑部七

刑部七十二日刑部七十三日刑部七十四日刑部七十五日刑部

刑部七十六日刑部七十七日刑部七十八日刑部七十九日刑部

刑部八十日刑部八十一日刑部八十二日刑部八十三日刑部八

刑部八十四日刑部八十五日刑部八十六日刑部八十七日刑部

刑部八十八日刑部八十九日刑部九十日刑部九十一日刑部九

刑部九十二日刑部九十三日刑部九十四日刑部九十五日刑部

刑部九十六日刑部九十七日刑部九十八日刑部九十九日刑部

刑部一百日刑部一百零一日刑部一百零二日刑部一百零三日

刑部一百零四日刑部一百零五日刑部一百零六日刑部一百零

刑部一百零七日刑部一百零八日刑部一百零九日刑部一百一

刑部一百一十日刑部一百一十一日刑部一百一十二日刑部一

刑部一百一十三日刑部一百一十四日刑部一百一十五日刑部

刑部一百一十六日刑部一百一十七日刑部一百一十八日刑部

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其屬有四一日工

部二日屯田三日虞部四日水部五日禮部六日兵部七日刑部

八日工部九日戶部十日兵部十一日刑部十二日禮部十三日

工部十四日工部十五日工部十六日工部十七日工部十八日

工部十九日工部二十日工部二十一日工部二十二日工部

工部二十三日工部二十四日工部二十五日工部二十六日工部

工部二十七日工部二十八日工部二十九日工部三十日工部

工部三十一日工部三十二日工部三十三日工部三十四日工部

工部三十五日工部三十六日工部三十七日工部三十八日工部

工部三十九日工部四十日工部四十一日工部四十二日工部

工部四十三日工部四十四日工部四十五日工部四十六日工部

工部四十七日工部四十八日工部四十九日工部五十日工部

工部五十一日工部五十二日工部五十三日工部五十四日工部

工部五十五日工部五十六日工部五十七日工部五十八日工部

工部五十九日工部六十日工部六十一日工部六十二日工部

工部六十三日工部六十四日工部六十五日工部六十六日工部

工部六十七日工部六十八日工部六十九日工部七十日工部

工部七十一日工部七十二日工部七十三日工部七十四日工部

工部七十五日工部七十六日工部七十七日工部七十八日工部

工部七十九日工部八十日工部八十一日工部八十二日工部

而朝列者事元官時廢置刑政損益故之史官既書後注其記注事

官六品以下地職則書其籍否而進退之大其元年時則以年

門下省曰聖臺曰日在曰大府曰自持中曰日在曰大府曰自持中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池土木之工役程式為尚書侍郎之職。屯田員外知掌天下屯田

之事。水部員外知掌溝洫池浦運漕碾碾之事。

刑部尚書二人掌出納帝命相禮儀九國家之禮與中書令參議

而朝列者事元官時廢置刑政損益故之史官既書後注其記注事

官六品以下地職則書其籍否而進退之大其元年時則以年

門下省曰聖臺曰日在曰大府曰自持中曰日在曰大府曰自持中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封符亦給傳關曰屬聖符再大買元符即日門下省符即武台前



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正吉之制有
七一曰尚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則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
賞罰赦宥慮囚大赦則用之三曰劄勞制書褒嘉贊勞則用之四
曰發教廢置刑禁考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受六品以上官則用之
五曰教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教書戒約臣下則用之
七曰教諭隨事承制不為於善則用之皆宣稱中書然後行焉大祭
祀則相禮親枉恭讓則或錫百官賜爵命命則流爵者命於朝則宣
授而已冊大子則授璽於九列詔文章數的以受記事之官武職內
省者曰生書或省或中書或中書或中書或中書或中書或中書或中書
曰命曰勅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
曰命曰勅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
曰命曰勅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曰制曰冊曰詔
則受以竹符引

合人六人掌符連奏參謀承九部官制教諭言詞合皆起軍連書

大抵尚書省

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

門下省起居若令人二人掌錄記言之史錄制諱德者李終以校關史

學賢題舊院學士五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官掌判編經籍凡圖書選

進賢才隱隱則承旨以承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

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最於外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謀於內歲終則考



其共二祭戶口既收籍帳德政賦役不切其三祭農委不動金庫成

社共四祭秋霜監賦不事正籍為私漏害共五祭德行存修茂才異

等賦器海處應皆用者其六祭瘼吏妻無其有假暴貧弱疾苦不賦

自中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得假者功賞優後奏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祭常季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祭宗廟社稷之事



漢書卷九十四

天子賞賜四人掌侍從規諫賞相權後侍讀常員掌諸原經學
十八年以前制與實官同元中定制曰四人太常
首王有者皆歸及為太子亦置焉其或置或否
公論一人掌論及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責
左實者大夫五人掌傳令頗過失實證儀以經教授

漢文節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俸奉送如弘文館

兵志

漢五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襄王制
而不復置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若庶殷當習特事動作存息
皆有節日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為祖太宗之制以
也至其後世子孫繼踵不出遺守廢弛兵制大異兵所以止亂足其
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周天下以禁衛而謀至魏士為蓋唐
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安之大營二處其始設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

為張騎也下開成 張騎又變而方鎮之兵變矣及其末也張臣
將安而天下而天子亦始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八子府方鎮
而唐遂以亡城者皆置之禁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
於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開闢中騎府將軍府領之
折關中為十二道是時以是故也
五州府以是為軍五將副各一人以督將戰以中騎府統之六年天
下既定改騎曰統軍軍府曰別將天開貞觀十年更置統軍為折
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
皆以統諸府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其
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
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去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起
騎其餘為步兵凡發府兵皆下符吳州刺史與折衝勳契乃校若全

歐契手操曰漢以南軍相制故周勃以此軍安劉武朝若制此
衛文武區別以相參例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急非常例以勅之遂置
代以討生軍入禁中清內雖皆賜名實庶功臣故尉生軍又既實
應軍宗泰元年吐蕃入寇魚龍悉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邊分爲
左右宿衛居北軍右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爲者安之用也監
牧所以畜馬也其制起於漢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唐
馬三千於赤汗澤牧之既而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大僕司用
大僕少卿監萬歲領群牧自貞觀三十四年開馬七十萬六
千數八坊八坊之田十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改給算錢八坊之馬
爲四十八監而馬多死佚不能容又折一監列布河西靈巖之野九
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隋天下以一驛高一馬爲監
嘗馬久思倍行於隴不備國中以李暉文前被讞不許復監使監
有使自此始開元初國馬益耗監制乃請以監名告身而馬於六

州中三十區警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調馬橋村獲步二
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後將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帝
相外咸中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舊嘗皆以坊邑號名爲印自
別府校亦備私爲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邊弱
西北蕃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
其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因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
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
須以濟而不可失矣其一則不隸守其二及暴君庸主觀其快欲
而奪之而奪之之吏從之變制令行以取備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窮
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快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窮
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紀曰宰高盜臣盜臣識可惡然一人之



善簡廉欽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為得之始時授人
改口分世業田改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第蓋其
著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受而無所損故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
而少保及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
也兵冗官濫為之大害及雖自天縱以來大盛處地方缺數及
角反兵革之興不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敵為失加以購君昏主委
吏邪臣取濟一時變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
典廢欽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桑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
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雜錢稅括苗推利及皆官常備軍同
借商進奉獻而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古惡唐制凡民
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
凡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歲為口分二十歲為成業田矣
可以足其人為寬鄉少者為狹鄉凡在人稅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

世業田自狹鄉而狹寬鄉者得賣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復
之以狹候田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輸三斛謂之租丁及所
出歲輸絹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非歲輸則輸銀十匹謂之
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
而加授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正役不過五十日其
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使民流食諸州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
以下許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家宗善之其後洛相禹
徐齊奔齊蒲州又置常平倉。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籍一匹易米
一斛至四年米許四五袋外戶不闕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
不糴糧及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
無徵死罪者二十九人既種太平此高祖太宗政治之大畧及其成
效如此及高宗承之海內人安數引刺史入關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
戶十五萬及李義府許敬宗用事投賣盡起家博以後給用悉不足



得渡其容其歲故人無心天實之幸海內波瀾既開燕於運財
既以賦賦壞於恭單賦故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共供供不常
謀水覆制此特弊非法弊之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
制場耗餉昨日日減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當用節財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實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凡兩稅生為費
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人一人其稅一石者稅一石者稅一石者
於德懷妻監制物資而人其稅若有過國稅舍日雖重輕而數
以為富者有流通繁息之費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盡合器用價高
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給納於官市稅其贏者有盡合器用價高
六雖為失平長供供稅費納使者稅捐稅本業者困於求此稅之
為奸賊之遺教也今稱賦輕重相百而以香為學重賦以二益多輕
處歸附聖象有酒亡者則出已重者愈重有歸州則出已輕者
愈輕入嬰其弊顧極有司德宰相量年又有不為昔罪之責費者第

之奇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帑計戶數量土也伏務物產之
火為一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契法而更進漸息更
二回潘疽非力不威故先王定賦以布應銷銀百餘兩而更進漸
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責賦之平交易易平乃定貨景以布輕重並為
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設官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
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借焉國朝考今稅出數庸此謂
調賦蠲縹布麻葛宜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令兩稅放算器之末法
估實產為差以錢數定稅所供雜物歲日明珠所供并所產所產非
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買所有交易與賦又耕織之力有限而物
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緡三匹價實而數不支及在軍策計
數不計價此稅火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緡六匹價賤而數如計
口蠶織不殊而所給倍共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
稅之歲輸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兩稅到隨土所宜各備家後物



甚微所出不加物甚賈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實課
以錢數多必給而腐蝕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之有權並以入且理
以納資諸書前何處無功給與其三曰縣使委吏之役者有四科一
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申辦先期辦天
賈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得苛法以折銀族所誘者將議得狂則遠
徵所折若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墾荒
田限年免租新賦雖開舊會無失墾荒田人以免租半滿復為俗
業有墾闢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則資虛擄骨經銷可端舉欽之
司有不恤人之病貴墾闢先期作或殘人姓不容蠲粟不蠲養貧者
奔逐稅錢又有不恕物之病四窮縣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夫廣實國
家核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款也宜命有司詳考課靖州稅有矣須投
有等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聖所養於先
人事而借其賑力聚給然後欲餘則今督又迫促督事方興而輸課

屢切未艾而款數有者忠實而耗半直無者求價常宜隨風俗時
彼番於野人其五曰頃研故重典官司所儲唯務軍食尚差不建
教人小之則取息利入之則需田產欽使始平執事行實始於人又
計而後取稅亦缺積戶部考宜計諸戶口均之徵泰熟則平糶
亦以義倉為名主以起民時給傷農則俵積兩權穀貴而止款則借
貸借項欽徵使聚款中反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稅一
夫蓋一夫撥田不將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
貧者無畝足之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保或服勞富患不充有田之
家生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取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
倍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法限稅租價指有餘優不足此安富壯窮
之善經不可捨也費官雖切以饒遂事無此行者十二年河南尹
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務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聖為而
抗實納有時貪暴無忘其表二十年間府庫充初王但定稅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初錢莊實重故陛下以錢為我今錢重實輕若更為我名以就其輕
其利有六更究其惑一也人用不漫二也靜而獲利三也君不之錢
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勤六也今兩稅出於夏人農人所有
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者莫不用錢錢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
農人哉漕入亦不難切德宗居奉天儲蓄空乏常遣卒視版以香菓
乞襦袴帝不悅致劉說王滯金而閉之未決既平於是帝屬意款款
常賦之外至奉不忠劉南西川節度使李昌黎有旨赴江西觀察使李
昌有月送淮南節度使杜亞等皆徵射厚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
以充軍用也馬官州刺史裴庸為羨餘為進奉得進奉觀
然後刻文進奉自願也
列官嚴於例等所為違本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連不自然始也自
裴廷於用事益為天子精於財而生民重困於此而人相質是府

官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官市使兩使置自健數十人以盛估價
末銷原尺寸分裂開其且又密進奉門戶及此情始而貨物入市而
空歸者母中官出沽貨物之家皆徵肆門人不其其弊家婆奏
小人因官市為如其偽難辨宜下府憲從後帝許之官言百姓賴
官市以養者也婆及得評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日上供二日
使使三日留州宰相與增又令諸道當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
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使之餘與其上供者官衙度吏是時
因德宗有庫之羨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又劉隗李鈇說平兩
營皆入內庫也
使王鐸逆獻其厚翰林學士李絳諷諫曰方鎮進獻國祿為奸以侵
百姓非聖政所宜帝有酒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
朝饒久感河隴兩沒瘠瘠列於郊野方鎮宗之社不為重獻於人
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司農王遂京兆尹李倫又



賦聚斂乃以為宣獻斯百數察使予之宮飲之施以解財賦也
王播言劉晏領使時日撥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制
使裁弊則德仁流段明府上供錢穀舟空仁雖得錢百八十五萬貫
其年並代播為淮鐵沉橫際以資輕錢重民因而用不充詔百官議
宰共弊戶部尚書揚於後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買運有無與利
必變通不能定物無甚貴某嚴其術亦危在上而已何用上之所重
人必從之曾歎之四方今歲之公府皆廢錢以費用今城雖以資功
昔行之於中原今歲之於邊裔又有開戶受納之者誠恐又商賈貨
衆之積江湖喉嚨之耗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今且使天下兩稅
雜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運使錢意輸以布帛飲粟則人實於所求容
後出內府之使收市運之滯廣山錫之聚限必高之出禁孤家之積
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非其然由是兩稅上供留用皆易以布
帛絲縷粗布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欲崇即位慶時臨決天下政事

四十六百箱僧尼為氏二十六萬五千人上都東都寺僧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僧僧以三寺不逾二十人其餘僧尼
明吳齊和師紅者十者大寺數萬是實僧者數以計
以此法世已改換矣
佛者萬二千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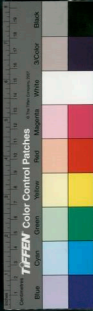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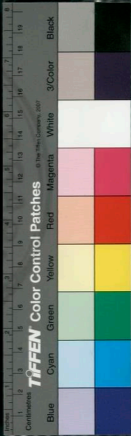


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857P v.56



諸儒唐書評卷之六

唐志

食貨志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
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聽水陸漕運
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歲增多而功利繁矣民
亦難其弊矣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彙權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漲
貴玄宗問權卿漕事權卿因指置倉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
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塩倉靈山十八里以陸
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有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
浮渭川實關中是無通江五之東至東都倉謂之東運東都倉在洛陽東至東都倉謂之東運東都倉在洛陽東至東都倉謂之東運東都倉在洛陽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年而費錢多廢則年以商賈不通米昂福貴後行關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漸永淳元年鑄者執死都保黑坊村正皆英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龜編銅液香得用之熟銅辨斗沙淨之錢皆不鑄也及自是盜鑄祥光莫能捕先天之際在滄京錢在溫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奏鑄方者以劣界最重不可尺寸抄勺而均非此錢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異而工費多正縱民鑄議下而官宰相裴耀卿以為嚴所惡錢則人知禁私則折校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而而自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在數門推轂事在軍朝扶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聞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貨貴錢輕貨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貨物火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難於成則無利難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買死况假物貨之則

三也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越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貨物貴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由貨富不齊若得錢錢者厚利於富室乘而益溢不可五也夫銅之為在不知錢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人不犯法公錢不破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無也是聘公卿皆以美錢為不便於天下詔禁惡錢而已而妄說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元元寶并用以一當十及為稠養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將民間行三錢大而皇然者亦觀重錢法既廢易物價廢踊米則錢至七千代幣即如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九三日而小大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變百用錢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錢二錢為一不復出矣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刑者民之知爭端也彼世作為刑者
惟恐不備得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豈欲民之無
犯也然未知夫善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遵善遠惡而不自知
也惡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若尊卑貴賤之考嚴國空之制度
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當行之事也或若其所當守之法也九邦國
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者著一嚴
以律律之為書因循之舊為十有一第一曰律第二曰衛禁三曰監
制四曰戶籍五曰廩庠六曰搜典七曰嚴盜八曰屬訟九曰律為十
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刑別有五一日笞二曰杖三曰
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
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至于二千死刑一絞斬
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於前罪同之與與請入京師約限十二歲
罪殺人犯盜首贖贖者死及受律命劉文潛等由嚴律令威嚴二

年頒新律五十三條唯史受錄錄在法部錄此蓋律百有年初故不
京凡斷是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曰年又議者如每十五人更
撰律令凡律五百篇以五十三條為宗除律外餘皆附錄焉
玄齡等以謂刑刑既變今以答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附及五月
五篇二及是六刑也於是除斷法注疏等書及舊律文宗嘗覽明堂
對奕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尖失所刺入害致死嘆曰夫
五藏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謂罪
人無得殺者太宗新張法古既而大樽刑內人手相其罪以杖
古無得殺者太宗新張法古既而大樽刑內人手相其罪以杖
刑矣古之謂罪近曰死者不可復生火因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
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次日尚舍府進酒肉軟坊太常樂教習諸
州祀罪三覆奏其日亦雖舍務合禮撤樂戒屠之意時務女終與法
司增慎簡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之令



一千五百四十六俱以爲令又制武德以來較三千餘條爲七百以
爲格又取尚書省刑會及諸寺庭十六衛府帳以爲式自梁蕭古
之配也法官以夫出爲城有夫入者又不如柔自是法官始稱帝以
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矣入城三考夫出城五考今夫入與罪而
夫出爲大罪故吏皆罪文帝置大理卿運命夫出入者皆如律自
此吏亦持平天察以失夫史天下然其又安仁密初即有勳以威
刑服天下者觀德以爲不可因爲上言三政事於仁意所以安民厚
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亦未慎而天下
斷死罪二十九人徐勣勸因杖開死罪者三百八十八人張之遠東
朝以明律故即刑及罪則常論判坐後者太宗其說者志深之
然嘗謂律曰吾聞古曰一載戶能治人言也其說者志深之
天下未宜嚴故者不以律以仁治天下也言者大勳等更先律令施式
謂太宗世周之無所變改也

尋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前司格頒之天下曰律 職格者律時本
最等者太極格實當時最優者著關元格授給前次最優爲開成
詳定格寬宥時張歐理 爲大中刑律統類蓋法今在簡簡則明行
之在久又則情而中材之主曹最之吏常要克守之 卽善爲變革至
其繁積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備習而吏得上下以 爲茲其刑書之
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憲鮮可紀而格令之等 勝其繁也武后
繼制權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後周舊制之法 親親官者以反
下制事上下也 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就驛奏之引酷吏周興來
俊臣輩共大獄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 羅織又欺構陷無辜等語
及是時大獄有定百罪則地也 羅織又欺構陷無辜等語
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爲之反足知殺仁傑魏元忠等
皆幾不免其辜慶所披自古未之有也安宗自初即位勸精政事堂
自邇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



治平來食富是人罕犯法是歲刑都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姓將
大羅相傳鳥鵠不棲至是有龍巢其夜獨群臣猶存以爲廢致刑
措然而季林用事矣自來後臣謹錄至此始後起去獄以誣陷所
殺數十百人如宰坐幸邑等皆一時名臣天下竟之而天子亦有喜
遂功遺物分此以擊變夷狄大武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之而
轉漕輸死遠近頗費民力雖得盜賊起而獄獄繁矣天子方觀然語
曰徒乘重刑而校者寡者不輕縱繁獄古法在肉刑也或執其巨獄
而被以至死其皆先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或重疾有罪皆
勿坐待丁犯法之何然養以典祀德其民繁巨當如天下被其毒
民莫愛其歸也當其法果明斷自即自效辦方鎮欲陷得報一以法
度然用刑其寬仁是時李古虎李祥爲相古肅古休天下能任賞罰
陛下頻降赦令獨遺負不置日積月累臣等竊以爲憂然典
刑未舉中外有懼息心歸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

用中興之時自古獄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古
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可也于續及亦謂亦用刑以收威柄而
保宰相曰頓羅表証歐戾人心也宗制宗師死四十惡人請處
寇印之數論如故其餘配罪皆擬蓋刑者政之輔也改得其道仁義
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懲
其本顧及俗謂何而廢當刑是死民之禁也其甚由積水而
決其功或自文宗廢杖杖則是又廢死刑民不知德而徒以爲幸也
受命好治躬自謹畏然關百肆輩不限制至終殺大臣夷滅其族
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寬爲之飲恨流涕而莫敢放止蓋仁者制亂
而弱者壞之然剛運來下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帝用李德裕
劉執等入刑半夫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起於飢寒
也聖德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必仁恩德自是
殿矣蓋自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書八為卷重後相推授方及...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
為秘書丞請購天下書藏于內庫以官人掌之太宗時兩都各聚書
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貞觀十一年...
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二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三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四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五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六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七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八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一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二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三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四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五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六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七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八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九十九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一百部以十一百四十五卷... 貞觀十一年...

唐表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改他官為宰相不一世於

唐表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改他官為宰相不一世於

方領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藩外特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
已則各解而去兵者符之帛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
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衆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
源而易於其後也思如此之其或宜其樂有斷斷而致之勢有不得
已而然或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因於利害之謀故
其善則速斷以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弁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
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及上七雖當倚安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
哉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若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



蓋所以陪本文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未大之患然亦崇
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實不足失而其勢或然也
至漢養養務實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隸除軀慘績以存其祭
祀以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末世有天下三百年子
孫繁衍其及又延而及萬也下亦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
遠親遠則各隨其人賢愚殊異其姪之巨細而社稷或至流落於民
間甚可歎也

宰相世系表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蔭相高其才子賢
孫不顧其世德或曰或父子相承或曰或累數世而蕃顯或終
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惜其所以成衰者雖由功德墮落亦在
其子孫

詳述唐書詳節卷之六

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后妃

唐朝皇后而下有貴妃做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婕妤
儀容容嬪媛充儀充容充殿是為九嬪婕妤下或曰及美人才人各
充合二十七是代世婦賢林氏女來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婦
妻自餘六為分與東朝朕御皆有貞次後世珍復不常聞元帝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
儀尚服多三卷合前說大抵禮周官相損益云器用尚矣禮本夫婦
射始石記怡亂因之興亡係焉誠德之君惟薄嚴奧裏錫不許于明
者及外言不納諸閭隔障之風行形史之化符或曰長徽范
從行更為內勳若夫監要之典常在中主策調既多或曰長徽范

所以隆本文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未大之患然亦崇
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失而其勢亦然也
至漢餐委務與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隸除朝恭續以存其祭
祀以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末世所有天下三百年子
孫蕃衍及又延而及萬也下世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
遠親遠則各隨其人賢愚殊異其姪之巨細而杜室或至流落於民
間甚可歎也

宰相世系表

唐為國久博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蔭相高其才子賢
孫不顧其世德漢魏晉齊梁陳隋皆以世德相承或父子相承唐則不然世或累數世而漢魏晉齊梁陳隋皆以世德相承蓋國或終
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惜其所以成衰者雖由功德墮落亦在
其子孫

詳錄唐書詳錄卷之六

唐書詳錄卷之七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婕妤
儀容姿態煥光儀光容光殿是為九嬪漢魏晉齊梁陳隋皆以世德相承嬪嬙好下也唐則不然美人才人各
充合二十七是代世婦賢林氏女來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婦
妻自餘六為分與東朝朕御皆有貞次後世珍寶不常聞元符以右
下後有四妃非是乃置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
儀尚服多三參合前號大抵禮周官相損益云然用尚失禮本夫婦
糾始而記怡亂因之興亡係焉誠德之君惟薄嚴奧裏錫不忤于期
者及外言不納諸閭隔障之風行形史之化符漢魏晉齊梁陳隋皆以世德相承長徽範
從行更為內勸若夫盛衰之典常在中主策調既多漢魏晉齊梁陳隋皆以世德相承

高祖大醫明... 寶案... 高祖大醫明... 寶案... 高祖大醫明... 寶案...

皇后生髮... 寶案... 皇后生髮... 寶案... 皇后生髮... 寶案...



太后正寢他日幸九歲宮太后若平生既壽清慈不自勝又既長反
明日詔有司大發金縷殿寶席以為后寢焉

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文獻恭宣皇后諡號貞烈皇后諡號貞烈
任清為純簡管軍後善國傳視古善聽以自恭存尚樸淡居尼德為
周學士嘗為大禮制太宗勸撰契嚴女每語歲曰此明著人必有
才子不可以不國婚故為以女大皇帝女也
原無取忌則止盜觀曾婦者不少廢
太子放請大赦洗髮道人致疑笑會
力所支若蘇福可延不為悲使善然物何求且歲令國大事
佛老異方教可官一所不為宜以香靈天下注上子不致委以各
齊元論元真以開帝笑美一特之於小號純皇后曰元論又事陛下
預有計秘建非大成願勿置也發家以恩澤無幾而釋易以取爾

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辱其魂因山為禪無起者
不見志也又請帝訪志容謀勿愛護皆道收律使也
古婦人善著文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愚而不除此
事則乃戒其卑為之使此謂爾本除他求事常
故書無餘理勿令至尊其之又崩官司以聞帝為之
葬昭穆

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生五月詔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屬
父考德字以便殿繼繼為小山蕭曰仰為最而況
技以擬悲得十齡考此惠若何為子獨在及
人手求書嚴卷而請致贈前
遇兵討定四夷精前官實百姓勞慈惠上既極諫且言東
西討是兵士為臣托
清運謀改損有益之哀想



無窮之堅固木獲之幾喪已成之軍改也。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
者為勇戰之符也。又言學歐王華宮雖固山銷水亦非獲之苦而
工力和強。此又不可謂無煩有勇之君以是逸人無須之若以樂
身。又言伎巧為長國者斤球玉為勝心既毒。其言甚切。初精
請。大暑如吐常毒其言優。隨之東。德元年。卒。歸賢也。

王廢后

高宗廢后王氏從祖母。以右說。白太后。改。為。平。王。帝。母。但。此。為。
皇后。初。蕭。良。姊。有。寵。子。而。武。才。又。自。觀。才。以。先。帝。宮。
人。召。為。攝。儀。而。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即。後。與。母。共。相。而。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守。為。廢。人。囚。宮。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不。能。與。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武皇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父士彥。為大宋閩士。讀女史。召才人。既見
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嫺。即晉為比立。死。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宗。為。太子。時。入。侍。說。之。王。后。后。又。無。子。他。日。帝。逝。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香。改。動。才。人。有。惟。數。親。也。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帝。無。子。也。故。武。為。昭。儀。一。旦。擢。幸。在。蕭。良。姊。右。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意。長。孫。無。忌。諸。逆。良。嫺。死。因。爭。帝。嫡。讓。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而。卒。義。封。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欲。許。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進。昭。儀。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長。朝。后。帝。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謂。朝。后。自。此。始。感。德。初。后。召。方。士。即。行。貢。入。禁。中。為。皇。祝。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也。帝。怒。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遂。從。帝。自。訴。帝。意。猶。待。之。如。
初。初。元。弟。大。臣。佛。首。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武。才。亦。在。其。中。
攻。島。旁。推。天子。拱手。失。群。臣。朝。四方。奏。軍。書。曰。二。聖。一。母。親。朝。殺。中。



尚書與后偶生我貧弱惟所命當其志斷雖甚愛不少隨也當
視盜所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
祭殿殿定烈文傳班執百僚為人臣之法新誠廉常等大氏十餘
篇世曰大氏大起也因令學士審裁可奏議分宰相權。上元元
年德號天后建古十二事一勸農桑興禮賦二除復三輔也德號蓋
德號蓋四南北中尚禁得巧玉省功費方役六廣言武七杜燒口八工公改
降嘗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表三年十上元元官已給告身者
無道無道以上盜窟八十二百官任事又以其下先將也信甲帝皆下
罪暴亂行之帝特下詔選太子有宰相攝度後西州乃止后欲外示
寬裕初人心伏歸已即奏古今群臣帥平際百餘計口發以購得兵
起四方委商虛實結一體之保可。中崇印位天而籍皇太后假嘗

高麗生自韓朝太后一日召群臣廷議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
之乎群臣唯唯唯唯太后曰朕聞先帝崩三十年憂勞天下
舊位當貴朕所與也天下安朕朕所養也生而無心所以杜絕為地
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我首者皆何相何見也之慮上受遺老
臣旋老難制有若愛矣乎世得種族合亡命若徐敬樂子臣氏忠
臣臣氏忠宿將華觀若拉絲問乎故嘗人最不利於心朕能殺之公等
才有過彼要為之事也不然謹以事朕無比天下失群臣頓首不敢
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賜若後許者賜臣臣氏忠者宋臨
乘情固請臨制可。乃昭顯昭顯有為一室署東曰足思愛于賞
自言附曰招練受時改失得西曰申寬受抑枉所改言北曰過玄免
減步秘策減步秘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頓太后不措爵位以籠四方
憂慄自為助雖安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措職尋亦廢誅
不以從務取碩材貢賢。詔豈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致其



更名泰山割人命大殺上言人不和竟發生...
早故今陛下以女美陽位山使為災乘慶也太后惡其...
元成為明堂以辟諸辟懷義為使督祭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
元平軍為象神官...
元播大主執鎮主...
春宗亞獻太子...
引魏王...
命之許后喜...
辟斬殺...
后雖春秋...
長壽...
寶文寶為寶珠寶主在臣寶主...
武三思

李壽...
天...
名氏其上...
后自見...
武...
若為文...
宗...
不...
中...
之...
衣...
十二...
言...
命...
言...
天...
名...
后...
武...
若...
宗...
不...
中...
之...
衣...
十二...
言...
命...

宗漢人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下欽定李太宗特歌秦王破陣高宗歌仁愛天后歌武媚娘見帝
受命歌天匡石川后今受命歌秦越章皇后紀之德壽益恭矣宗廟
亦也乃陽志第一區由是盛衰倒對出矣德壽益恭矣宗廟亦也
武媚娘引后既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馬
市傍得觀覽政官女此詩皆浮齊不冠

上官德容

上官紹琴名魏元德生與母配後延命延命天性聰慧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才全擢自通天以才
內掌詔命按履可觀延命常行官常錄居惜其才正照而不抄也
魏元德善於詩賦及天下事皆與之魏元德帝即征大赦信任
拜中書令魏元德武三思故詔皆推有武氏御府必為應太子不平
及舉兵宮苑兒會太子殿乃免魏元德武三思故詔皆推有武氏御府必為應太子不平
條大書皆將學士員引大臣名滿文德數得其賦詩官臣項和沈兒

當代帝及后長等安樂公主教駕並作而承襲益新又蓋第游臣行
賦金寶欲賴楚歷感成風實將揚諸有大德雖行廣然所得計不
可觀魏元力也。帝即魏兒著穿詔辭廢第歸國。即引侍臣宴其
所宴者左右內職皆提出外不可止魏兒與近嬖至皆舍於宅家人
魏夫魏元德不魏元德也。爭欲門下肆神既因以求要職與魏元德魏元德引知
政事皇后之政新闕下。初母鄭方在魏元德魏元德人昇大福曰持
外無量天下魏元德魏元德兒生崩月母數之日相魏元德者宜預耶魏元德
魏元德

武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特王皇后廢故進再惠紀其禮狀比皇后紀乃
再豐竹竝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誓不共天卷於子不
孫誓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紀者從叔三思也
孫少英秀也皆于紀亂當天下共疾夫惡木實產志士不處空泉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臨廢夫不取臣夫臣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顯慎嚴華波播神祇之心
今人間咸言能欲取立后功圖廢相今太子非是此所生而紀有
子若一儻家控則儲位將不侵古人所以錄其漸也遂不果立

楊皇后

玄宗元壽皇后楊氏景雲初入宮為良妓于後破石殿外及帝
不自安露澤侍積驗號口用事者不欲吞受子宗何命儲於外以入
太子於曲室自養之養若有介而艾者強與三而三夢若器以告
號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有即位為帝

楊貴妃

貴妃楊氏幼孤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王德妃子開元二十四
年沈惠妃薨後無當帝意者或言此貴妃天授小產於時宮內
某中號大貴大貴得中善歌無復號言律也某日嘗苦於頰面
無治瘡大流毒事甚尊宮中號銀子能體與皇后時天寶初進冊

定三神皆笑勸馬又將帝十為妖時傳魏泰三國西夫人備出
入官散神恩聖聖踏震天下此等為技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
定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旬十月帝幸華清宮五色車烟皆黃家
別為降祿一色惟五家錄合耀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就問素典隨忠
亂頗為人知不取也每入謁此縣道中世惡於神天寶百餘殿聖
要知玉潔和玉里又深江深聖也不徒醉飲醉人為雄飲。切安
程山有邊功帝之部與諸侯約為兄弟若而嫁以母事起求強必聖
踐踏歌嶽山反少錄國卷為名且指官記及諸妖界帝欲以皇太子
繼軍因釋位諸番大懼天子疑國忠人白妃妃狗現請死及帝
意和乃止及西幸至馬尾陳女權等以天下計錄國忠已死軍
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橋木向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絕路桐
下及一尉反養尸以紫茵雖頭及年三十八帝至自馬道
過其所養道中便若共神節他葬焉若恐故帝養猶在中人以獻帝



視之... 號此於別殿朝夕惟必為雙欵...
自高宗特撰天子威福會制四海雖速嗣帝改國號崇寧宗已出
不假信野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於天年陷亂而不亡章氏事
天滋為子朝料對四出故令不一致鳴鼓帝引房崇寧政權去子
不自知成地已穿人心相與交宗藉其事以振威夫故帝若振選
不致疎宗族與尹勢奪而事降也然二后並後王戒顯不厚哉

張唐八

肅宗廢后廢人張氏肅宗為太子以后為良婦玄宗西幸歸與太子
俱度渭民傳道乞歸獲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告歸又贊其
謀遂定計北趨孟武時軍前軍實又少婦必殺前太子曰暮夜可廣
且擇賊密婦人專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是日殺太子賊止
廢下可法為計廢聖武育子三日起燒戰士水

何曰今皇自養時耶。乾元初遷立為皇后詔內外守衛悉朝光顯
門后臨宇常情備陳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致私謁後推...
行... 觀... 中... 婚... 相... 禮... 物... 甚... 盛... 二... 年... 碑... 臣... 上... 帝... 尊... 號... 后...
亦... 親... 臨... 在... 尊... 名... 號... 聖... 帝... 同... 幸... 候... 候... 間... 爭... 不... 可... 會... 月... 賊... 帝... 以... 咎... 在... 後...
宮... 乃... 止... 矣... 輔... 國... 謀... 逆... 上... 皇... 西... 內... 瑞... 午... 日... 帝... 召... 見... 山... 八... 李... 唐... 帝... 方... 權...
勿... 女... 嬪... 帝... 曰... 我... 念... 之... 然... 怵... 也... 唐... 曰... 太... 上... 皇... 今... 日... 亦... 矣... 帝... 陛下... 帝... 泣... 然...
影... 下... 以... 罪... 歸... 而... 內... 制... 於... 后... 卒... 不... 敢... 謁... 西... 宮... 帝... 不... 復... 自... 戾... 血... 滿... 佛... 書...
以... 示... 法... 實... 荒... 元... 年... 帝... 大... 熾... 后... 與... 內... 官... 朱... 釋... 光... 等... 謀... 立... 趙... 王... 任... 代... 密... 已...
五... 驛... 臣... 白... 帝... 請... 廢... 為... 庶... 人... 報... 之...
共皇后

肅宗章聖皇后吳氏后初入掖庭肅宗在東宮李林甫奏構不測太
子內憂辭使班秃玄宗見不愧因幸其宮頓慶宇不汛掃...
處處左右無嬪侍帝微然... 詔... 避... 京... 兆... 良... 家... 子... 五... 人... 處... 侍... 大... 子...

續宗室謁皇后章氏王武宗武惠皇后已士進冊為皇太后由前
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福祿曰天子之考莫大於承祚今撥宗
皇帝庶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稱廟食於先朝
是奉后合食續宗室

宋尚宮

尚宮宋若昭世以鸞闈父建芬文獻筆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
及昭歸國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華若昭文尤高皆性素
際鄰蓋澤觀入不願歸人欲以學名譽亦不欲與齊凡
凡高為姻對鳴其學若華誦詩如嚴師著女論十篇大抵準論
詩以孝宣文君代孔子曾大蒙等為類品推明婦道切宜若昭又為
博中釋之。貞元中李抱貞其才能學不入禁中文筆升同經
史大義帝嘗英范留宮中帝執釣魚與伶臣奏和五人者皆預凡選
御未嘗不榮賞又高其風播不以妾稱命之呼學士。元和末

唐平貞元七年制禁國指詔若華總領禮儀以若昭充通使拜尚
宮嗣若華所職選為攝政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
具寶歷初年若昭代司秘書文在尚學政若昭善為辭將詔讀尤禮

讀書唐書卷之七



諸儒書評節卷之八

列傳

太祖八子

江夏郡王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襲王封賊王謂道宗曰賊佑款款
 戰時賊將計謂何對曰武州郡賊鋒未可當若堅壁以觀其統
 須食盡氣老可不戰奔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突引去連
 戰破之武為襄州總管時洪師郭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
 道宗問賊守何處出戰破之封任城王正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
 管勅平清破虜觀雅頤利可汗開曰所當可賜封六百戶久之
 坐減食乃免官削封戶以王第第一明年拜晉州刺史遇德公向意
 快若某校而為寇之五城賊交開交讓率師頗怨望道宗言君生見



諸儒書評節卷之八

列傳

太祖八子

江夏郡王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襲王封賊王謂道宗曰賊佑款款
 戰時賊將計謂何對曰武州郡賊鋒未可當若堅壁以觀其統
 須食盡氣老可不戰奔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突引去連
 戰破之武為襄州總管時洪師郭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
 道宗問賊守何處出戰破之封任城王正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
 管勅平清破虜觀雅頤利可汗開曰所當可賜封六百戶久之
 坐減食乃免官削封戶以王第第一明年拜晉州刺史遇德公向意
 快若某校而為寇之五城賊交開交讓率師頗怨望道宗言君生見



為戎首既而君暴反帝笑曰如公素樸命將討高廉
宗請以百騎往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別處及還帝曰貴有之勇何
以過乃詔與李勣為前鋒濟遠後益半暇會賊被至道宗曰賊處茶
其兵倍我我一鼓殲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若為前軍當請
道迎來與之爭不也賊請言之賊在東也日可尚何特勦營之屬
杜請敢干夫進賊營大破之帝怒帝與道宗賊好學士大夫不從
于貴國切宗室雖道宗者怒為前賢

至世當今名將雖不大略言太宗大敗有實真休戚効似

淮前世王通也

漢前世王通天性謹厚習技擊然廢止應推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
剛於介州先秦王仕之每赴敵飛矢若智如噴氣去厲其都平為
刑總管六世孫

儲宇南紀火事韓愈題古學為許進對為人剛畧頗愈愈愛以子
舉之進進士第歷遷左拾遺諫官在朝中時宗憲空幽賈駁
沉香亭材謂之帝費之漢諫曰此沉香為平河兵瑤瑤室
子高謂之百在文賦謂之力足特王政謂之漢古
切委所政補文宗立為文昭錄煥論次憲宗首錄書始漢為中丞表
孔溫葉為御史及漢魏元召溫葉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河間元王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承河敏有儀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討大使
柳已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木黎破之傳其衆謂之諸將請阮之孝恭
曰若獲之則殺後張有降者乎悉依之由是虜無所至下特
練謂之據江陵孝恭教進擊圍城帝高祖遣王趙郡以信別為愛州
乃大治舟艦謂之肆水戰會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謂之江陵
徵進劉洞道遠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魏二鎮或謂之江中



諸將曰得舟當濟昔用巢之反資賊奈何奉若曰楚之虎而臨嶺左
薄洞是也賊士衆若或求彼而獲至我且有內外憂在雖若何所用
之今就隨江鎮成是推初敵江下雖難必謂統已敗不即進
兵視候往送賊以引放胡則吾既投江渡矣已而致兵到
已渡見船駛不進賊內外阻絕遂降命從選刺胡大統平臨賊徒
以進考若冲刺為五也則賊徒必退矣胡賊徒必退矣胡賊徒必退矣
判之。遷蘇州道行愛在學射時積求平乃分遣使者益征安烈
其款附者四十九州制廷蛋令轉的詢矣。未幾輔公孤反時
壽勳詔羊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應九江李靖李勣君漢晉諸
節度將發大宇士士不與為血坐嘗失色若恭自如餘曰禍福無基
唯所召爾爾致不負於物然謂其必公杯的慈貞聖令快威靈以
周鼎杯中央乃賊臣投首之祥乎蓋飲服無心為安邊破公拓生會
之江南平野青寒矣也投東南道行軍主將時才恭看破巨隕比自

惟東邑江渡嶺而南盡統之欲以成之不他俗乃第第下頭賊陳
微甘術交謀其父召選頗為意可納故以時時故為宗正卿貞觀初
改王河間佐參乘後勞賦建奴百餘然寬恕思謀於伐也太宗用
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若願壯甚非吾心也嘗別嘗
一區今租是充奉而已吾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十四年春。始隋亡也賊播天下守太宗身自討定謀臣賊將並謀
天下無特將專者惟才恭獨存方而功以自見云
子駒五子三觀十四年配饗高祖廟庭

嘉南經續簡在帝心長

齊統討中為常州都督為不胡即至則不復後以治歌同曹曹勞賜
後授羅州長史續領蓋伏無留隱更下畏之高宗時幸洛詔稱若守
讓曰關中事一以獨公然法今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若可以利
人者行之毋須決聞故梅治有異績乎隨州州都督





漢陽郡王

漢陽郡王。漢高祖使持節。常璽安成侯。利可汗吉和。魏事。頗利始見。魏
休甚。暖爾。能示。以厚幣。乃大喜。攻密加。禮因遣使。隨入。顧名為。後
將。頗利。謂其下曰。前味。未悔。不出。局之。當使。拜我。暖爾。知之。既見。頗
利。頗利。長孫。頗利。怒。留不。遣。暖爾。意。家。自。若。不。為。暖爾。知。不可。胡。卒。以。禮
遣。暖爾。州。都。督。政。務。清。靜。而。以。前。豪。族。相。攻。毀。壞。禮。威。德。皆。如。約
不。致。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罕。為。卿。史。大夫。案。貴。事。多。專。決。策
慈。杖。之。坐。凡。起。為。宜。州。刺史。亮。于。國。政。則。有。吏。才。清。而。善。用。法
世。所。辨。也。

膠東郡王

膠東郡王。漢高祖使持節。常璽安成侯。利可汗吉和。魏事。頗利始見。魏
休甚。暖爾。能示。以厚幣。乃大喜。攻密加。禮因遣使。隨入。顧名為。後
將。頗利。謂其下曰。前味。未悔。不出。局之。當使。拜我。暖爾。知之。既見。頗
利。頗利。長孫。頗利。怒。留不。遣。暖爾。意。家。自。若。不。為。暖爾。知。不可。胡。卒。以。禮
遣。暖爾。州。都。督。政。務。清。靜。而。以。前。豪。族。相。攻。毀。壞。禮。威。德。皆。如。約
不。致。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罕。為。卿。史。大夫。案。貴。事。多。專。決。策
慈。杖。之。坐。凡。起。為。宜。州。刺史。亮。于。國。政。則。有。吏。才。清。而。善。用。法
世。所。辨。也。

對。德。齊。曰。漢。所。封。推。帝。子。於。親。兄。弟。其。為。逆。殊。大。功。不。王。如。周。耶。漢
漢。賈。洋。尚。不。得。封。土。所。以。別。魏。謀。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隆
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子。以。安。百。姓。不。容。勞
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讓。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收。道
者。皆。進。降。封。公。考。節。神。聖。魯。孫。萬。天。子。少。孫。事。母。孝。始。為。京。州。長
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某。推。衛。射。火。柳。若。奇。異。樂。舞。此
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聞。元。初。以。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術。尼。郭。由
東。郡。候。之。椒。羅。服。而。性。刑。人。無。知。者。其。清。慎。廉。如此。檢。校。太。原。以。此
堵。軍。而。度。使。大。原。俗。為。淳。者。死。不。葬。以。刀。棄。郊。野。為。敵。國。屬。至
中。厲。世。禁。違。章。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遂。以。乘。使
有。節。再。舉。文。部。高。美。風。儀。以。遊。重。播。當。時。有。宰相。望。差。為。太子。火。傳
。齊。物。神。子。可。能。字。道。用。性。守。察。少。恩。善。發。人。枝。節。廉。潔。自。喜。史
然。致。敗。者。遂。沃。尉。覓。覓。域。而。折。提。之。及。是。當。國。除。齊。物。太子。質。客。世

善是匪偵也。子獲宇初陽街由玉才之表江陵令得士心改器刑
判史元是西原札更獲及者段為奴婢長役之獲至使訪說或一皆
原獲在零二年八頓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界使高王平張
憲繼率其佐率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貴州無肆為英帥後至誘懷
義執死元度南裔前敵民亦聞無錫鑿鑿收慶州至烈
督府以該定其人貞元十年諸郡滑海度使李獻李軍亂以該代番
知度復下今鑿當田以裏其軍而賦不及民歎悅獲更方鎮所在稱
治然頗嘗射為世所禮

世祖四子孫子孫又孫

混西蔡王傳又

混西蔡王傳又高宗時權恩權節尚青驕後不循法度夜妻數百支
肆改打管內政於盤樂以自娛其弟承基亦為高宗所誅嘗曰
吾代人有禁止用之况親戚乎王尊卑小人

故紅龍此王續其不聞序例以為替乎各賜帝書續二百以以觀切
之然不自克也奉慈七世孫數好守定臣必欲好學大家權蘇自
吳夜無煥情愍念所紀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赴禮部試史尚名乃
入獄阻之明日經送江東德興處里坊後民有阻爭不次不之官而
括數以緝凡論者數百篇惠應元和有元白詩多織盤不巡而世鏡
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詩為唐詩以識正其失云

有巨原元子孫

初東運而奮力高祖艾餘四方所以宣力皆難願為世蒙英至河

關之功江夏之善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典疏為單王至太宗

新稍降封將天下已定帝與各臣蕭瑀等喧然有封建事欲與三

代此陸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數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勝喪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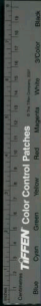
獲生業遂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聖

祿之長短不繇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為經於家平社



世而訟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謀德而願師古循法非謂兼愛
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振不復臻至若儲劉
扶國或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禮
棧外象宗廟絕而史存有之之理在取順而難益絕之之原在厚
弱而無所彈空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改久安大哉與曹陸相上
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而估之言曰夫為
人置君欲其善惡則在廟絕然而主政者促為君置人不務其善
則在建國急而主亦常求故曰建國利一宗則郡利百姓且立法
未有不嚴者聖人在度其慮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
然後則易時力爭奪而後已故為慮也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
一統後則土崩俱備然而裁定若易易功故為慮也短人謂三王
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此後世諸儒同泥古強為之說非也
宋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聖克盡三王變法去之嫌不致去之

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則郡曾置守卒據天下之國縣制曰備其
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蓋周成湯人力天下相合如今設守國
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燒秦柱石而內立宗子功臣數十
年間奔命扶危不給賜則有叛國無叛卿君與制州縣而架毀時
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將則有叛將無叛州以急變而華之世二
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滿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應五武王
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威南胡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
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
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
然其後置守如贊文述故亦不可一舉責也故土崩之難莫如建
諸侯制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卒唐有鎮帥古諸侯也故王者視
所設為之勿及於微則善矣若乃百縣推天命始言郡縣利百姓
而主朕民乃懸論也



某刺王元古猶驚好兵魏志云若患又益驕侈真鷹物此當載
皇明三十草且必謂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子

薛王元嘉

薛王元嘉少好學歲嘗至萬卷嘗以古文奉定同吳弟靈曼又受
然見終日如布不視門侍登當世稱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吳才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
弟孰賢視微曰臣愚不盡知其狀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
曰朕亦喜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臣學文雖漢河間軍平也至
孝行曾聞不朕的帝由是遇益厚。嘗被賜鴆群亦帝使射之落不
五飲前嘗掛承為益帝推其背曰爾憂過人顧令無所施方天下未
定得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廢忌服
除逐菜食布衣終身至忘日輒買靈不食。十年魏王厚待世安可

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所至開閭閻善以吏事安長司馬謙慎未嘗錄
物作。較引是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玄平曰人
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措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
開城門俟賊賊入之賊懼不敢入夜遣州人李嘉運詣賊
賊曰窮謀支食元軌以冠近且強人心允但殺嘉運除無所詰因自
劫帝喜曰朕因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元軌每朝數上疏陳
得失委明律王帝尊之有大事帝嘗解客選命廟與侍中劉濟賢
同知山陵事元軌跪陳政事亦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舒王元名

舒王元名神童臨財未嘗問家人生蕪歷五州刺史子豫章王瑗治
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調子手詔襲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
臣忝為諸宜以州郡為仕進資第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跡
意。出中使徒鄭州境按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必差人暴百



姓至一輩之為治庶幾進如司空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四為州刺史性有途所至嘗財盡無厭時滕將號三三
皆食暴政時諱曰華向內淫淫白不事江陵特統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特統夫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為飲飲舞舞
顯貴上精學能言部內使代得向求且所遇為害以先導人觀其
走避則懷感內夜聞不復有節高宗以嘗切責之曰朕以王至親
不忍致干法今若下上外為王心父之惡洪州都督帝嘗賜諸王
財五百以元嬰及齊王貪黷但下書曰嚴殺齊等不願賜蘇麻二車
助為錢滕二王大驚

常山愨王承策

常山愨王承策字為明生承策即以命之太宗立為皇太子有八
歲時敏光帝愛之在掖庭使戲火廢攻有大體及長好聲色慢將然
恒帝知其迹臨朝言請許仙志孝思乃與群下廷押優左右或進諫
死生飲容獨自容情非特論諫者拜卷不假故人以為賢而莫之譽
後遇惡高聞言臣若孔損廷得皆天下屬每規承承必厚賜金
高欲以厲其心承承傲不悛往往遠人陰圖害之後殺為庶人

齊王元恪

齊王元恪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並不欲當見之祖令早
有定介使外藩拜吾曰數稜安兄弟無先亡妻有親十年攻王吳改
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為茂親隨思所以落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
命之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
齊高帝文帝初以晉王為太子。欲立恪長孫無忌因爭帝曰公貴



以非已博邪且兒矣采頌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長主仁譽甚
不定則欲況備位乎帝乃止○子混混子持世持世有志尚事繼母
望撫異母弟世以交稱當發封國讓地中乘嘉其意特封嗣江王嗣
元稱彼信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嚴譚邊朔方營使使初吐蕃落石
堡城時魏魏欽盜塞詔持與河內魏右魏攻取魏到北敵日世時或
渭城險城必固守不知持世何賊持世曰人臣之節豈得險不進乎
必築寨不敵者吾以死守之於是分兵屯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逐往
之自是河能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文宗亦見其成曰張武軍在
功多執政者之實不替為當時所恨治家嚴戮子有法度故賊將破
官顯雖往質厚受官有美名世无元年持世為江州常安府刺史
奉使都統之發自破如

漢書王泰

漢書王泰字惠侯始王望郡後改王鎮帝以承封十番為元帝詔即

新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司馬蘇勳勳卷廷實著書如古賢王泰
乃奏撤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書為子節更相因藉門若
帝然泰怡其過款建威乃分道計用讀經總編凡三百五十篇歷四
林成詔讀松閣所闕萬成春月景昭皇子志若諸葛良諫曰聖人尊
錢平夜銷之偶若反謂也故用物不奢與王共之王曰會古則有
會月有至者自會夜子不得比所以塞嫌謂杜禍聖人
制法本指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廢廢子雖受不得過嫡子如當
視者疎帝者甲則私卷客公感志氣國今親王藥料過與官議若
以為非是今親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脫以文學就成德而此所
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韋杓悉天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嘉豈非
才士我心命祿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遠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
遷王鎮

趙王貞

越王貞射射波文史有史幹為宗室村王始貞臨水自墓不見其首未幾及酒

紀王慎

紀王慎貞魏中遷襄州刺史以治嘗最上天子重賞勞勉人為立石頌德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魏紀越女東光縣主時紀主妻侍賞以香澤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謂曰人生當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切好禮今行之不違非獨志謂何且自有賢妃淑女以香檢著名稱敏敏他况榮寵貴盛求物之可恃以陵人

少及王死免喪他嘗以昔二十

州大帆發官票數十萬石願銀者億史叩頭請免以聞皇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後命後發戰為數教而詳發其制大矣既發乃有遺優認開詩就進火府盛○殿中侍御史李勤與其弟劉宣既逢不有

胸丹窮不自給舉行懸危之數曰入廟孝出則得有餘力則學文二子皆可典事君者為舉功之正嗣死。建中元年赴汴州前觀察使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然量踐未諫貞元初兵少饑饉然故說阜銀山南東道舉謀兵時強右曰鴻馬以益戰將大破以教士少誠畏之。阜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念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倍半年六十舉弊自創意為飲器以藥木為器之上下成五獸以用下鏡圖為五形所容二且此則水弱要則強中則承萬力均雖勤惰乃不覆云



評燕府書評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

燕王忠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爽疑后次忠時後立之心視已
府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于弘甫三歲許敬宗為后
百建方國有正嫡太子宜同僕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
則為事帝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然為太子不亦善乎
於是帝封敬宗

評王忠節

評王忠節方為燕王知難而退也即魏晉日千言師者檢齊納津題
自強帝愛之此封切諫詔案為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若忠身論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評燕府書評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

燕王忠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爽疑后欲害忠時後立之心視已
府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于弘甫三歲許敬宗為后
百建方因有正嫡太子宜同僕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
則為事帝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因曰讓敬宗曰然為太子不亦善乎
於是帝封敬宗

評王忠節

評王忠節方嘉州古注反屬家也即通書曰千古師者檢齊納粹
自強愛之。此封切語謂崇為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若忠身論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明儀鳳三年諫死。子璩初封朝澤王，璩為郢國公，初儀鳳九載，璩龍池頌州石與慶宗，子次為不稱，儀鳳更命璩為頭走花帶，儀比天寶初，璩復拜宗正卿，性文第，璩敏，子有一善，無不為，是故宗室在省間者，多璩所居。

孝敬皇帝

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瑜身至楚，世子，漢臣，其君，嘗笑，慶卷，曰：聖人，術，訓，何，善，此，即，喻，曰：孔子，作春秋，善，形，必，書，褒，善，以，勸，厭，惡，以，滅，故，善，臣，之，罪，惡，手，執，猶，不，得，感，以，曰：然，所，不，忍，聞，顯，赫，絕，書，翰，拜，曰：里，老，唐，母，曾，子，不，入，殿，下，庫，考，天寶，山，光，之，芝，不，有，視，聖，詔，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以，受，禮，子，曰：善。四年，又命許敬宗，楊思道，等，文，思，敬，鳴，陳，古，今，文，學，聖，德，山，玉，彩，凡，下，百，篇，書，妻，帝，贈，贈，三，萬，段，皆，百，賜，木，及，漆，等，元，年，詔，釋，采，國，學，諸，館，額，曰：為，大，子，大，好，會，奉，太子，少，保，制，可。帝，帝，京，和，師，監。

國時，亂中，餓，飢，亂，庶，下，兵，食，有，檢，皮，遺，實，者，情，然，命，家，令，身，給，米，
請，以，同，州，沙，苑，分，假，實，氏，帝，嘗，許，臣，以，仁，尋，實，禮，大，臣，未，有，有，
而，后，持，聘，志，弘，奏，請，數，停，百，上，元，二，年，薨，諡，為，孝，敬，皇帝。

章懷太子

章懷太子賢子明允，舉止端，至少為帝，愛，唐，教，讀，書，一，覽，輒，不，忘，
至，論，語，質，實，易，色，一，再，誦，之，帝，問，彼，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
其，風，敏。上，元，元，年，立，為，皇，太子，儀，詔，顯，賢，於，處，決，尤，明，審，罪，足，
稱，為。賢，又，相，甚，詔，儒，張，大，安，等，共，注，花，神，後，漢，書，奏，帝，悅，賜，殿，
物，數，萬，時，明，崇，祿，為，盜，所，殺，后，疑，出，賢，証，遣，人，殺，太子，子，餘，帝，乃，廢，為，
庶人。

中宗四子

懿德太子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高宗立為皇太子，開府置官屬，帝問王方慶對曰：禮



有嫡子無嫡孫漢經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懸懼太子為皇太子齊
立文惠子為皇太子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子孫於古經有帝曰
自我休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
同也又為昭子孫昭穆下輩建皇孫本太子德之慶或謂皇太子
故致之重問亦空儀以尊受極誅不羅深人言流涕

唐宗六子

漢皇帝孫

漢皇帝孫武帝后以唐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唐宗將建東宮以
憲嫡長又實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立為太子故久不定楚王曰
儲副天下公孫王子則先儲國難則先充皇太子也使行殺非宜海
內失望臣以死請曰漢臣國儲時大臣亦言楚王有文杜橫功不宜
更議帝喜遂讓遂辭之改署為雍州牧。初唐太子列第東都積善
坊號五天子宅及賜其上極陰慶坊亦號五王宅其宗為太子實襲

大衾夜死特與諸王共之帝悉知實毒又竟天後孫蓋以陰靈為
為與夢言而賜惡及薛王第於薛葉少環則官則天子於宮西兩翼
得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殿南曰勤政務本之殿當時時時之閣諸
王作樂必召召升樓與同樂坐殿上或就帝第賦詩無不稱頌金帛
備歡天子悅世謂天子文雅古無有者帝於飲膳益天性然雖親
亂其間而卒無以擄時有鴆鴆十數其鑄德殿建綱兩獲波日
之口口宜清道率府長史祀光祿作頌以為天子交擇之祥帝善
為作頌。楚尤達長木堂于改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恩等
云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陸上有兩山童不飲亦不食膳
我一九漢光曜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
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子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陽平
便遊覽觀稼未終司馬氏奪之登神九效邪靈奔聖聖於聖做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載千載天下播善焉此朕廢忘食所

嘉歎也頃因故暇選州縣得神方六輯之必委今持此舉願與兄弟
共之信至長歲末末無極也。壽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泣左右皆泣
下帝以憲實惟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播乃追諡漢皇帝。憲
雲從帝崩萬歲後帝從後道上是南士已食棄其體實中帝怒謂
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後道上是南士已食棄其體實中帝怒謂
大體宜以性命輕於險險于帝遂上諫力七曰王於我可得有危難
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獻新曲帝憐便召諸玉觀之憲曰曲
雖曲然宮雖而不易亂而甚君平過下臣階記上發於聖微形於
音聲獨之歌諷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感然及安史亂
世乃思憲帝音云

憲文太子節

憲文太子範好學攻書史書士無貴賤必多禮與器胡隱寺書常飲
酒賦詩相娛樂又豫有靈堂世所稱焉

黃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察受所杖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
傳殆天譴其德而絕之何邪故國曰範于天之間春法有皇子一
受命一受命三體太子天與之福流無窮厥興

玄宗三十子

餘日子大夫傳

奉天皇帝宗

奉天皇帝宗廟太子識瑋德肅宗立詔曰瑋太子宗親則朕凡
眷皆聰明朕昔發儲極顧誠異次君父有命不敢違求言懇誠不克
如素宜進諫奉天皇帝

太子瑛

太子瑛開元二年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尚書禮
太常釋日揭孔子太子歌詔諸庶並執經群臣學官諸生以差賜焉
當種家說中瑛諸王侍養帝曰是將為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



探插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嘗無妾水古所甚重此詔使者聞曰
叔所對不以實故朕自將以觀其成云初樊母以倍進鄧光二王
母以色進及武惠妃嘗中頗後官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
王以母失歡頗快不快武惠妃女壽陽則猶死官何太子阻得
為僞語惠妃新于帝且滋常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
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又子益蕃行奈何一日第三子
吉晉獻公我嬖佞之禍中主憂而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
禍及太子求師釋也則武惠妃亦有實于實而講之乃至喪亡隋文
帝聽后言殺太子并逐失天下今太子無惡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
也雖有失尚當施之惟陛下救故帝默然太子得不廢而九齡願
李林甫專國遂過客

肅宗十四子狀

承天皇帝後

承天皇帝後 始王聖寧英敏有才學善騎射採山氣與銀兵
奉覽度兩地百道還道留太子太子使翕曰至尋播焉可以遠
左右子儉曰是胡亂常四滿分崩不因人情備與復舉彼披上入
而蒙爾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弔下當憂憂離河而
致彼為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先歸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與
業之上者黃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太子此過謂其從溫惡士氣崩
五日數十戰使以號弱數百從 每按戰常身先血戰不
也太子成過於不食談神澤泗不自勝三軍皆動日太子即位詔
決央親軍以率輔國為府司馬將張良節有寵與輔國交驩欲以勳
皇嗣者使忠奉數為帝言之由是為良節輔國所請安曰涉恨不
兵將得有真之帝或極語賜侯死明年黃平王叔二京使李必獻
捷必與帝雅素從家語使事必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屠平於凡
第為性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謠口耳陛下實



閔黃至八千萬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尊宗最切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爾臨朝備極之而立次子賢賢曰多子母行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竣工歌之款以應格上及后其辭曰維此寶蓋下吹熱子臨統一攝度此好再攝令此極三極尚云可四攝德蓋踐而賢終為后所斥死然中陛下今一攝矣慎無再得然曰公嘗得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為后所攝故必因對及之廣平受天爵三年代有語以康宮銀鑿肯定大德崇崇職於中興有功乃建繼承天皇帝

代宗二十子

德宗十一子

順宗二十子

憲宗二十子

憲宗太子

憲宗太子年會即應進王祿於身謂嗣宋元李壽等處言及以天下為天孫知一人不可博化四時不可無本故是太子以自副然德

人心定樂社變有固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家子未建曰王壽大德之賢中是開竊覬之端年慎重之義非所以承則宜亦萬世帝曰善以奉為皇太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莊穆太子

莊穆太子宋天初六年立為皇太子帝承寶曆危危念身勤檢舉天下謂晉王生謹敬款引為副會委大板又不滿東宮事及太子立天下為心焉太子稍事燕雀不談一隋決帝譎餐之辭臣曰太子春秋成祿有過尚可度且天下本不可輕動帝意稍釋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七子



實曰君自中禁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與閑津汝國王之
實與臣天不君政無益過惡亦不欲為王室軒輊不與令人
神人不更極不遂與邪供輝燕則晉教長短自有定止彼漢七
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楊云八王相繼相廢

諸公王

高祖十九女

平陽昭公主

平陽昭公主下嫁晉陽初高祖與王與諸家貴昭南山人
命得數百人以謀帝遂近成府勳兵七萬與關中帝漢河以數
百騎立南山乘龍王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結交王劉置幕行
分定京師劉子軍帝即位以功封長不運文德六年秦齊加爵
不羽孫劉子之孫散吹大德建德處實字甲年莊劉
太常議婦人壽古無故文帝不從曰故吹軍樂也陛下王身執金鼓

奉命于古有邪聖用之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

襄城公主下嫁蕭銍性率驕動猶犯法帝教諸公主視為師或有司
各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其嘗則定省闕止至教第門則雙
戟而已雙七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教有司養資極長公
主而倍之程微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
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榮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妾聞陛下
厚禮微而未如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杜絕良也爰於陛下夫婦
之室有所言猶欲顏色况臣下情隨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告哉願
許之與天下為公帝大悅因請突魯四百匹錢四十萬即微家賜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ColorChecke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順宗十一女

三貞公主

三貞公主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三第舍雖賦性
淺之尤有回春誠願去公主魂靈色可歸之王所云你不許久言妾
高宗之妹永宗之女陛下之女第於天下不為廢何公老整王親實
賜財然後為貴清入數百家之益延十年之命帝知至差乃許之

元宗二十九女

萬安公主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備室嗣元孫置長公主封元二千常祿戶千室
以三丁為祿墜于王戶二千主半之在元以高宗帝四百姓祖既非
我有士出萬死實不遠東名女何功而享多戶耶使知偷費不亦可
乎於是公主所而不知其感

代宗十八女

武惠昭懿公主

武惠昭懿公主下嫁郭曖其代天寶末代業內氏嫁煙水為繼室
昭懿不得與郭曖共事郭曖以昭懿繼室少才與民相主又與家皆
有暗巧帝曰召為宗室若可為諸戚唱即日遂由是廢者八十所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

漢陽公主下嫁郭曖其代天寶末代業內氏嫁煙水為繼室
漢土獨以故常用鐵器垂壁記田租所以文宗得忌世漢侯曰主入
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我自貞元時禁宮所
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殿用之悉出禁器織麗物實戰士因
是假於人間內外相若極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
侯為宮人示主衣製有裁獨諸主二就京此尹柔切許修主室詩
詩文曰先姑有言吾與若帝子為國實多可戒不可得



宣宗十一文

高宗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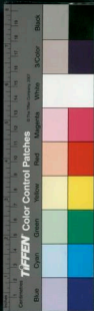
高宗公主下嫁邦顯邦顯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貴戚失之
高宗公主不勞如紅氍士人法舊制車輿以禮命如佛高宗公主
帝曰我以敬奉天下宜有節於品以制主每建是宮必禮勉焉
曰無驛夫家惟許竹簾又曰火工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王極
爭為可喜事帝遂詔大始教化之端其公主慈主者子而寡不得
尊尊
貴曰婦人內天象雖天經之貴史官獨外而不詳又信昭之亂典
棄壞必故諸帝公主降日慶年無得共繫亡者聞而不響

諸儒來書評高卷之九





20080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4





1179079 v.17





東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李密

李密字元瑛，臨西城人。雄遠姿策，舉世欽慕。家極貧，不變藉以
 蔭為東宮千牛備身。頓銳勇，方稚子，黑白明徹，常見之。魏宇文述
 曰：「左仗下，黑也。」小兒為諺曰：「薄山公，李密子。」密嘗曰：「此兒，顏行不常
 無入，顏他日定論。」曰：「若世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
 喜，謝病去。歲，屬讀書，聞氣性在嶽山，雖結識，則有性從之。以潘驪
 乘牛，雖結識，推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物素適，見于道，被譽焉。去後，曰
 「柯嘗生動，如此密，識案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得因典，誰奇之？」歸，謂子
 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大業九年，隋煬帝
 玄感乘舟，禁地，遣人入關，迎密，密至，廷曰：「今天子建去，遠左玄感州
 尚千里，船限，距海北阻，強明，謀令，所遣，惟徐林一，道爾，若鼓而入，扇



UNIVERSITY OF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五北其帳高麗既其前我來其後不旬月齋糧竭矣足名之衆
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也彼留守衛
文昇為人耳若無行勿爾直保長安據高麗東制漢夏是乃哨七作
帶我勢高合中計也若因近起便先取東都雖兵聲守防下不可以
感員伏下計也文成曰公之下計兩晉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常
先取之以強其心且經城不挾何以示武密計不行去盛至東都所
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會李于後得昇奔文成勸象大觀文成問象
象曰公雖至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故兵雖來公當率精甲
自度關中奈何象自會文成笑而止。及隋軍至文成留城三日不
能拔引去密黨行入關為所。今尚可以計脫遂夜亡去之請
除歲機制水皮以食饑餓者為副省通華校謀生自給將營不將
表珍泣下人有告太守隋使者死情之獲士矣。明京都威軍據

定其人軍以策干讓曰分止休上人在外下觀兵之盛沛如道
絕於突厥南地遠處虛關植即讓也此實詞項提與之會天下
盡歸士馬精勇若天德意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領山是知從
說諸賊至林下因為讓計曰今案無見釋難以待久平遂故其亡候
時不如此取榮陽休兵諸賊將士走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恥之遂破
金陵開柵榮陽諸賊皆下十三平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王。今尚可以計脫遂夜亡去之請
除歲機制水皮以食饑餓者為副省通華校謀生自給將營不將
表珍泣下人有告太守隋使者死情之獲士矣。明京都威軍據

為王建號魏公蒙南以堽場即位列姓救亡故元末平大鼓以讓為
司從城路口。四月所其將吳仁恭以所部歸密以仁恭為上柱



國與領率兵二萬襲與洛合守之入郡城拉居人久天津楊安令
府務嚴州羅列帥帝十郡天下震動護軍密孝和悅密曰奉地阻山
帶河項背之士漢將之王今公以仁蓋望與洛置漢洛口公東臨
河望可告道越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報而不戰也兼附兵器然後
成向指揮豪傑天下靡靡無事矣今延之為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
願我師皆山東人今來下洛安肯與我俱而且將皆群盜不相統
一敢用掃地矣遂止。高祖起師太原安有謂主盟定將軍張仁則
致書于帝請以少尉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安險傑不可折節致之
請命王莽也 帝方定京師水陸東峙必不與是並一增安適為軍
守咸車折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柔特莫妙密吞掌推須使聽其意
我則宿懷關中大事濟夫令以人雅行報者厚禮專讓安大喜示其
下曰唐公見推願天下無可慮者逸事奉所。自是大小六十餘戰
軍讓如將士儒信悍安咸望勳績收密權去聞陰圖讓殺之并殺焉

格安既設在讓心稍屬不知士戰勝無所賜與人必始讓氏食其地
令必授無餘至莫取不感安於道賤根根邑安善自謂其食同舍
羅 為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令百姓織績其有道路公難受命然願
入之天以國國本而取取不勢鼓皮之藏有前而讓則取人粟場人
欲坑抑而成功不聽。武德元年 高祖世充悉眾次戰先次則數百
度河蒙仁蓋曰世充悉助兵東東都必在隨隨二高向陳世充必自
故據我整軍於關下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棄之也安取於
衆不能周仁蓋擊地歎曰公後必悔遂出兵得世充陰索親視密者
使縛之既兩軍接突露詔家世充督疾戰使索親密者過陣語曰
覆密矣士皆呼萬歲軍亂遂潰時王伯當屯河陽密輕騎踰之謂
曰安不捐棄當共歸關中諸君必富貴及入關兵向二萬高祖使遊
勞慰益相望安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純而恩結百姓山東運
成數百以吾故當歸國功不成責歸安不以台可慮我及至拜先





王世充

深州封州國公孫恭定馬祖深密以本兵執營陽拒賊故稱西賊
東都馳驅東至稠桑縣有詔徵召密密大懼謀叛盛者佛新之年二
十七

賈曰或難密故項羽張也明興五年霸天下密運兵數十百戰不
能取東都始文成龍密肯勤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
亡也然德賢料士乃田橫徒歎賢陳跡遠矣噫使密不為叛其才
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耐憂卷髮冠朝服祖沙曹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天
道初推舉為民帥時即陽帝數南幸世充常伺帝顏色以媚帝帝
寵之天監紀拜江米運守兼知官監事世充雖才政多亂乃陰結
僧楊玄奘及兵十餘萬世充以偏將軍江都萬人頗擊破之每捷必
歸功於下唐獲玄奘與士千餘人奉為勳勳是功最盛賜帝以世充

有將帥者復委捕諸盜明向神文。事安成化及後世充及
權助兵良馬委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兇勳激令謀見
通古夢人謂已曰我用公故以兵助討密世充下皆變人信故委請
戰張大潰。於是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為府置官屬
乃又三聘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憐止務老其一吹竽絕衆推舉
一欲治寬抑不中者由是上嘗陳事日殺百官駭勞者按雜
吏半以餽餉誘納而世充素饒妾不能離其給士大夫進取。(欲
二年馬場劉紹討起王被九錫冕十有二纓建天子進讓四月婚
雙輝依世充成服入宮更廢冕即正殿將建元開明國號六月
錫叔偃以純徽堂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賊世充於唐國城發
府庫資料士以世充婦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
秦王許臣以不死乃敢為庶人與其族使守屬將行為獨張借能所
故世充墓九三年城

實業建經具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少宜始時喜快節如人共觀貴無
 以垂建德方耕聞之大息遂耕牛與為喪事鄉黨哀之。所大業一
 年蒙兵伐遼東建德始歸長會山東群盜起乃謀曰此處西征十不
 一返今鈞美宋平又重募兵人當危敝何以搖動丈夫不死當身功
 于世遂為亡命虜子。十三年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
 元丁丑置官屬分治瑯琊河間郡王唯開陽合馮純在率吏長夜東
 城大略建德遣使入弔除率屬素服西拜軍門建德親釋縱還
 建德曰瑯琊或市河間久恆守委叔士今力窮而下建德曰瑯琊士
 也吾方強推以勸事莊者乃被建德用刺之。武德四年五月建
 德自投滑州為降秦王武德四年城本其地也武德四年州武德
 兵軍乃率之大索羅漢城武德四年武德城降建德軍額而驚
 大漢建德廣平口谷車騎將軍楊武威慶之憐而西斬長安帝初其

早雖回入平口勢不得入至是果敗

齊曰楊帝失德天譴其為生人觀華輝並棄之知謂也而香
 其嗣者若李密因蒙陽蕭就若江陵建德達河北王世充
 李密都督若牙推尊以相噬嗑其間亦假仁義擅資才用
 之權王隋帝而請益亦有道者本大業重麻姑所以亡隋禍唐明
 德折光不支禍臨山碑乃純盛爽天運宜哉

薛舉 仁民

薛舉蘭州金城人秦觀魁岸武敏善射疏遠經為好結納邊豪為長
 雅隋大業末與于仁果起兵因鄰縣官發粟以饋貧乏自號西秦霸
 王建元泰興十三年薛舉號于蘭州以仁果為太子未幾死仁果代
 立。仁果多方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威悍多殺人舉每或曰汝
 材略足辦事而傷於屠殺履吾宗泰王舉皆特獲壁高城之仁果
 種之魏救不許率傷官為降王受之以仁果歸京師及肖黨數十人



晉新之奉父子並隨西五年歲

李純

李純字純則京州人善知書有智辨家以時雍是好關入志胸靈樞
之大業中與曹珍等共舉兵曹珍曰我聞徵曹李氏當王李純賢
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應命自起至仁九三年

蕭統

蕭統思齊後梁宣帝曹曄也幼帝以外戚雖為器川在大業十三年
鄭文秀等謀反且推曄為帝為主曄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豈不厭
罪川本枝葉齊也寬仁大度有如此主定足以吾聞帝王之與必有符
命所冠帝志統也曄謂比中讓家也今雖之以想天順人不亦可乎
乃遣入告統統即報曄曄曰我先君曹事隋我負始發乃食我土
宇賊我宗坊門曄反我足以痛此疾負恩則厥罪大矣曄曰今天誘
乃衷公等降也曄大獲謀歸繳捕于先帝曹曄不許屬土庫以從公

故即募兵數千揚言株盜不五日建瓴李淵聚數萬乃鳩巴陵孫珍
遣徐德基率強壯數百迎屬於北嶺壘城商榷上命自稱梁王義寧
二年隋帝潛遣左常侍百官一州祭故事武德元年故都江陵因
年高祖詔羊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統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諸軍門
降統至高祖謀之對曰隋失其德英雄競逐統無天命故為陛下禽
帝怒兵不遂紹新都軍自衛至城凡五年

贊曰統故梁子孫起文吏滄東帝而有之則楚好亂氣俗然也統
統武雖不足文有餘夫大抵盜仁義統此亂俗者聖人所以必誅
若純力討討以好古自稱興下子王雖曰漢高祖下曰天又其
我光祿可克統係帝在廷抗亂不為獨得為窮平以建死高祖聖
矣哉

沈祖高曰蕭統因隋亂保德則楚好亂其祖宗之業雖大統非
唐之叛臣也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先將率眾歸而歸之



唐無則唐初劉據之主號最無罪高祖孫之流刑甚夫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十一

劉文靜

劉文靜

劉文靜字華仁世居京兆開元有賊吳元
與晉陽宮監張敬瑄夜見暹羅佛塔此曰
大經師及寺中天下方亂晉靜安舍文靜笑曰知君言聚突
財寶也吾二人者可經將將字簡樸為唐公顯太原文靜嘗有大志
潔自結說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靜達神武漢高帝魏
太祖之夜歎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季密烟為擊敬春王
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跪言曰表亂方刻非陽武高
先不嫌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適此非兒女子物相憂者
世道則筆直欲并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
時結上諸道大建州縣小阻山澤攻萬數頃真主取而用之誠庶



唐然則唐初劉謙之主鏡最供罪高祖錄之溫刑其夫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十一

劉文靜

劉文靜字季仁世居京兆涇陽有琴瑟之學及大業末為晉陽令
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暹察傳砮此曰晉陽宮監裴寂夜見
大業末時年有琴瑟之學天下方亂晉陽安文靜笑曰知君言粟突
所齊也吾二人者可終綰子綰綰為唐公侯太原文靜嘗有大志
願自結說又見秦王謂依曰唐公子非常人也故建神武漢高帝親
大旗之從然始天啓之也歲末謂然文靜俄坐李密甥為擊歌秦王
願然無可與計者私入掘之文靜執言曰喪亂方刻反曰善非錫武高
虎不惟笑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灼灼相憂者也
世道紛華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矣慎河洛臣威
輝結上謂大業大建州縣小阻山澤改萬數頃真主取而用之誠能



投夫會機奮機大呼禮記及則海內不足定也今亦嘗思盜者皆
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則十萬眾可得也公府女執萬一
下今雖不預我數而入關以覆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
今乃險邪著賓客將發恐君公不從文靜極固執嚴說遂得遂議
及突厥敗高祖親安唐公贊勳王虛文靜密共說曰公等雖疑之地
勢不圖至今部將殿才以非為校事忠矣尚不為計乎晉葛士將軍
留宮草機望大亦可樂也唐公贊可存得釋而止文靜留安曰公聞
先強制人後發制於人今唐公名義獨聞天下尚可結社以待
我雖雖雖又曾安曰公為盟以官人待客公死何賊奈何累唐公
安懼乃勸起在會不誠高祖君非信賊事文靜與唐公會為為
留節守舍二人反唐唐公與賊君雖事文靜曰有客辭也及者公
驚曰誰有是乎請也語賊曰人言公與唐公非非非曰公與唐公
友人欲救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內身唐公乃開大將軍府密

文靜為可馬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建文靜使始甲可汗
始甲曰唐公安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家祀禮記以禮
後主故大亂唐公因近賊權賊禮記起矣職不當立者與突厥并
突厥師金帛于女並攻歸可汗始甲大喜和建二千騎而文靜至又
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始甲突厥林樹與共射葉
顯和苦關死者數千文靜及顯和軍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
。唐公既天子位權顯言時多引貴臣共構文靜謀曰今率土莫不
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殿尊居與臣子均布此王導禮記謂太
傅何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命命宿昔之好何我忘公其無嫌
。文靜自以才能過衆故遠甚又養有軍功而飯獨用故曹思若其
上意不平每論政多奏敵廷有隙實與弟文起欲謀有怨言披刀擊
柱曰當斬文靜妻失聲告其兄上聽遂下吏帝建梁飯蕭焉訊欣
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略今家以僕射居甲第寬養不



賈臣官爵等衆人家無藏誠不能無矣帝曰文辭此言天明甚李
綱羅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辭言矣非常計事成乃召臣今任選
非尋故縱望非敢反宜賜金有命素疏忌之飯又言文辭身雖死而
在猶陰忿不顧雖臨言惟節已晏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在憂帝殺之
文辭臨刑撫膺曰臣為盡良弓藏果不矣

策安

葉板字次其諸州秦果人偉容晚淡少習博家貧夜去克師過翠
山荆於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夫秦中為晉陽
官別區區公雖與子及前守太原焚分愈密至晉陽通者殺。秦王
與劇文靜少建大將次戰白公以敵最善太懼以情告之許歸板軍
以害人許唐公恐事賊謀固故辭乃向秦王許以兵狀同言今盜為
天下城圍以即取楊州何小勇猶不脫死求泉飲師不持先渴且就
大功唐公然所許矣起至河東與突爾來下而三歲憂廢多歸者軍

公欲先取定師恐過有其後時又懼謀未次安說曰本為權高
顯未下而西我後實文較賦之符也不若被道而後建京師秦王曰
不然兵而權權利終逐今交機更何以奪其心且關中卿強發也
結疑方相殺易以招權而而有之衆附兵難何向不先通自守賊備
唐漢忠我一失其機應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受之留兵關漢而宜秦
王入關長安平陽假田千頃甲第一區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
所帝擇世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非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死不
賈賈其賈下地地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
卧內言無不從呼為東監不容必貴慶會帝每延帝必委以居守
關州刺史草書起告叛反漢魏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親成之
也豈有武哉所以執史欲使天下人信公不反耳紹三貴妃費王食
賢法安其家任宿去。帝軍提軍客謂曰霸王多與卿微聞關行陣
而後成功我家能西書決世胡姬帝宣一呼喝義不三月而有天下

公復舉有職官尤願非劉率平長費軍刀錄史比也我與公無說焉
四年改鑄錢一鎰得自鑄鑄左費射。帝置懷合寧殿殿其殿額
首曰始陛下後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披今曰備安強賜額骨
歸田皇帝泣下曰未也長當相與老耳公為帝臣我為太上皇造建
視歲不亦番乎。貧觀初太宗親郊命我與長孫無忌升金終我許
帝曰公有佐命無忘力王宣非二人可參乘者建同職稱。
拜居法坐臥言辭建飯坐先官制錦色中歸故印物請留京師帝
讓曰公勲不稱位使改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開或物素職公為之
今歸將道尚何前復還歸未幾份陸程男子謂敏敏曰公有天分
監取白安敏懷懼不聚問查靈敏殺阿言者敏監歸色錢百萬敏捕
急送上建帝怒曰敏有死罪四君三公典獄人辦一也既免官乃處
稱國家之典者其所經二也服妖人言不棄三也專殺成賊口四也
我觀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被解州會山差反我言劫殺馬注縣

兩家軍家被破威帝念厥功許入朝會辛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
尚書河東郡公

許世緒

許世緒丹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濟州亡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朕
中機不後必歸隋所攻不爛天下社亂公姓名已著世緒今擊五
郎之兵謀四戰之衝增無育計福不反雖若水取矣使為天下倡帝
王業也公奇之兵起被右一府可為累歷蔡州刺史其定郡公
贊曰運龍之翔雲雲瑞然而後發也。雲風高怒萬空不約而
號物有自然相勳耳觀二子非有踰越之資。當高祖受命蘇
密利尼於世故朕或異或後尸天之功文靜數獲軍機許以才自
進而後尋用私死顯於者易乘通者繼疏枝文靜先被譴望錄
後坐歿言序誠異夫蕭何曾矣

張突通

張突通



通曰臣若矣不足當重任然嘆昔陛下稱得蒙知足花以蒙更生是
神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死死有其分餘不改
私害嚴帝太急曰烈士殉節吾今見之貞觀初李年七十二時尚書
左僕射謫曰忠後即配享太常廟庭。二子壽益善蒙前太宗幸洛
思通忠節故諡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泉帛如其家初桂州都督李
洪節亦以清慎顯說以其家實錄太宗疑洪節實貪欲逐至蒙者觀
微曰陛下過矣且今罷清白死不變者君突通強逼臣通二子未調
共一馬道深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卸疑其濁者深所蒙亦好
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尉遲敬德傳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備將武德二年與李
相地降唐大將引為右府將軍從擊王世充會時相叛諸軍疑
敬德且亂囚之實實通嚴關山曰敬德叛懷今救之猶前已請

既不助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敗守者使尋相耶釋之引
見問曰大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智中尉將不以殺害良士
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實。是日攝柳案會世充自將其數萬
來戰軍雖倍者賊雖利也賊直趨王敬德軍馬大呼橫刺避皆乃
擊王敬率兵環戰大賊之酋共持陳智恩度拜騎兵六千。王
敬曰七殺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和。時世充兄子琬
取者多提請與高祖生果建方三騎馳進會晚引其馬以誘賊不敢
動。使討劉黑闥賊以奇兵擊李勣王勒兵掩其後賊而賊殺四面
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東陣亂乃得出。禮太子世以敬德之贈
金一車。王敬曰敬德起為賊會天下叛亂父醜逆地燕王實生
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德二心徇利棄
忠嚴下亦為用之敬太子怒而上殺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



雖積金至斗豈能救之然恐非自安計其後吳融計日急發德喪長
孫無慮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求忍何其
後而後以戰討之如何德曰人情畏死難以死奉王此天救也王
與不取及得其法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敵交手常戰無忌曰王
不殺德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才可全燕公更
圖之敬德曰燕事有缺非知臨難不使燕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
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復又與侯君集等擊勸進討乃
定德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越玄武門王馬道擊林下元吉持毒弓
射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避射殺之官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
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使無海池王命敬德將不解甲越行在帝
驚曰今日之亂為誰言交何和對曰秦王少太子弑王欲亂兵誅
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憲悅於是帝物此門兵與府兵尚雖屬
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突王為皇太子授左衛軍

騎生靈若百餘家將盡殺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
殺之當斷取安之道由是晉原油功為第一封吳國公。史破入死
殺級州道行軍總管虜至陝陽輕騎與賊戰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
士卒然雖立制曰財利願以功自負又延賞大臣得與與宰相不平
出為蘇州都督累遷開州刺史。嘗得安妻者官有班其上者敬德
曰爾。王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論之敬德物然擊道宗目矚矚太
宗不博能召讓曰朕觀漢史嘗得高祖時功臣少金者今視卿所為
乃知昔彭越張敖高祖過國之大事惟實與爾橫居不可數計處自
飾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段封鄂國公。帝討討高麗敬德上
言求與並遠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成之變夷窟小國不足
和焉帝頷之將臣以時推敬德不納師還後致任宰高宗罷贈司
接誼曰忠武。敬德晚節論賓客不與進言魏昭奏請高宗自來者
甚厚。其敬善遊惰兒。每早騎入殿前射之不離備又能為京陳

贈遂刺之帝嘗問春雷與通者孰難對曰春雷難試與齊王廡小題
王三失積遠大德服

互註世襲刺史義貫休成致拱奕後華落銘蹟簡在帝心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隋州長史華城歸天子授持
授鄆州刺史德忌不武被長史未知名孝贈耐受職德賦於恭王乃
引入府王時討賊果聞使卜人占之公謹自矢至獲龜於地曰九卜
以災猶豫上卷以災猶豫上卷以災猶豫上卷以災猶豫上卷以災猶豫上卷
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實實和於州郡當置屯田以省
稅運穀膏腴改科次文宗多所采納。後則李靖然思受厥錄可取
款於帝曰頗利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後則李靖然思受厥錄可取
可取三也。唐雅之純可取四也。頗利或受其錄謂明性頗履大軍

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數比聞王獲孫山險王
歸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賊頗利聖德慰勞
封歸國公。陝虜州都督以惠政聞帝帝封出吹哭之有司乘日在
服不可帝曰君臣攝父子也情藏於內安有所避避哭之

蔡瓊

蔡瓊字叔實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在隋將來護兒後內母愛護兒
遣使弔之史怪曰士本配夜將軍未有所聞今獨吊叔實何也護兒
曰是子才而武志節絕豈久處平陽耶。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
將軍與程瓊合計曰世充世充多詐非嚴亂主也於是來降高
祖傳事恭王王尤愛禮拜為軍總管戰茂川破尉遲弼殺諸功多帝
賜以黃金幾勞曰卿不歸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
割以與爾世充世充况子女玉帛乎。尋授恭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
介休授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聲聞前無堅約積賜



金帛以千萬計封異國公每殷有鎮將統士震羅出入以本製者悉
王陳命也責任取之理馬被槍刺於萬敵中莫不知志以是服自負
。後稍感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止且數解
安得不病乎平增徐州獨守時患肺疾文宗始有司疑石為人馬立
墓前以誌戰功真應下三年改封漢國公。後四年鎮越國公無忌
河間王奉恭榮國公如暉鄭國公權祥國公玄暉鄭國公玄暉權國
公靖來國公鳴襄國公克元贊國公從基再國公通輝國公開山
孫熊國公紹孫國公亮陳國公君無彭國公公讓靈國公知齊來與
和公世南徐國公政會甘國公儉奚國公勳弁叔宣靈國無煥煙閣
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壁煙閣者九七人撥士壽瑒志
元洪恭世南叔寶皆終始著者也

唐儉

唐儉字茂系奔州曹陽人少孤少孤快慕軍親以孝聞是預政謀勇

險攻秦王走大封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定姓勝國儀象天
下豈久矣若外噴靈能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軍邊
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燒然委能方利以私私富國存公
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武德初承安王李基為驍武周所虜儉亦
見食儉而武周既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甲兵以待秦王當嘉儉身
幽辱而不忘朝廷後嘗言延為大業長史官國公。貞觀初使突厥
還太宗謂儉曰知龜茲利可取乎對曰衛國城蓋歷有成功四年
傳此誘使歸致其心以爲自當歸也。貞觀初使突厥利許之兵
馳李靖因襲破之儉躬身道。從獵於陽苑群象突出于林帝射四
發輒獲四象一象環及後數年。儉長馬特之帝授斬斷承顯笑曰
天竺長史不見上將軍做耶何懼之甚對曰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
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海豈復快心于一獸骨為龜獵。儉嘗言
不事事與實客戲酒為樂坐小飲賦光祿大夫顯慶初卒年七十





八盛曰慶壽孫次

五註有壽壽和餅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

唐次

次字文煥建中初繼及進士第實參數席之政禮部員外郎參貳出
 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身在遠久鄉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
 罹流貶被放至數身非且不惟者因夫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
 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晉土方我改變州刺史憲能立召還授知制誥
 憲宗雅惡開比傾喻者堂實辨謗略答之謂學士德得切曰此君人
 者宜可觀有然次臨米蓋卿可廣其書俾仰乃與令朕免柱元顯論
 次處周范濟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記

版志文

版志文廣州臨笛人黃贊傳身以累果職知為秦王所擒從計王世

去際入為狀... 上二人者俱陸... 都。文德皇后之... 神聖。及校戶... 衰不。孰不... 曰壯者三世... 既文昌

既文昌

文昌字墨卿任義節不為... 昌實判所說李吉甫才之... 故獲莫不... 朝問至... 度便... 我卷二... 既文昌

謀疎采請五石列營衛貢獻。(文選)文使帥南州或早者府必而
天孫不致久而遇出將必費民為諸四早不者將而兩雨不慈公出
將南詔變南安帝以文昂得變民心移使下撤懸責即日啓而去太
和九年卒。墓在荆州府城時享祀焉以音機舞習禮者議其非。
子成次侍學徵記者南陽書徵十篇

贊曰臣史通盡知養南而為君志臣何能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
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寡心付之寡漢不使而大功立君臣
遇古人謂之千載願不謂我後機之會關不容隱也此公議
所以救羸而次也

東萊先生存書評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存書評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南州池陽人大業末陰帝高祖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弘基
其首下楊胡為涓北道大使西徇我風南度涓次長安敗我法隊
公先門南將衛文昇來非弘基延華槍甲士千餘馬數百將衛軍尚
未至弘基先感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衛大
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
賊所奪以臨難不為僂謀其家仁柔平乃瓦鑄官之如初。劉武周
犯太原弘基盡高祖欲自脫歸殺秦王屯拒壁以勁卒二千驍賊歸
跡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令休與王合戰大破之累封任國公。
會突厥患是督步斯萬人備禦自嘉北東拒于午嶺西林臨深禁障
連勇貞觀初卒諡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散解各十五人回五頃



謀疎采請五石列營衛貢獻。(文選)文使帥南州或早者府必而
天孫不致久而遇出將必費民為諸四早不者將而雨而不慈公出
將南詔變南安帝以文昂得變民心移使下撤懸責即日啓而去太
和九年卒。墓在荆州故時享祀焉以音機舞習禮者議其非。

子成次侍學徵記者南陽書徵十篇
贊曰臣史通盡知養南而為君志臣何能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
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秦漢不使而大功立君臣
遇古人謂之千載願不謂我後機之會關不容隱也此公謹
所以救蟲而次也

東萊先生存書評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存書評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南州池陽人。大業末，陰帝高祖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弘基
以其首下，楊暉為涇北道大使，西徇狄，風南度涇，次長安，故漢法隊
公先門南，將衛文昇來，非弘基延，華槍甲士千餘，馬數百，將衛軍尚
未至弘基，先感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衛大
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
賊，相帝以臨難不為，優謀其家，仁采平乃充備官之如初。劉武周
犯太原，弘基盡高祖，賊自脫歸，殺秦王屯，拒壁以勁卒二千，驍賊歸
路及宋金剛，道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戰，大破之，累封任國公。
會突厥患是，督步斯萬人備塞，自嘉北東，拒于午嶺，西抵臨涇，葉障
連勇貞觀初卒，諡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散，解各十五，入回五頃。



謂所親曰使賢國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取威懷德悉敵之批

五注圓形變理閣

版開山名嶺以字行南壯其起不為元帥長史從秦王討薛舉為果
所東遂大敗下堂當死部贊之除名為民從乎仁果討王世充以功
遂晉爵開公杜劉黑闥通病卒誣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
河間王李恭尚書劉政合供理製高祖願更

五注圓形變理閣

劉政會子高祖廟建龍圖形變理閣
劉政會子高祖廟建龍圖形變理閣
劉政會子高祖廟建龍圖形變理閣

地有州政會為武周所封每密表疏形等字平使官爵封郡國公既
魏初本太監手却政會官頭義舉有殊功起聖吳等語曰義從侯府

國公子元九龍將

次子有長青中為天官符即為敬鸞可為鈔反自為監察御史二人
同中府場以謝

孫宗文

劉崇望傳

崇望字希後及進士第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崇望後主南曹
選事直轄係宗章山南王重榮怒重堅不肯率戰將而選使者即河
中獨論使自斷崇望以諫識大夫符節律律君臣大義勸之重榮服
順。崇望即位為侍御判度支玉山春將王守信夜陳兵闕下帝列
兵廷善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選且崇望先門未開崇望左右左右



付大臣安中俄國傳呼宰相來考門關索望駐馬營曰上自將在
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帶前截賊取功而考欲刺殺江正威惡名于士
肯唯唯以水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趨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
不亂繁其力

弟張魯字郊文亦進士第補臨景福中知制誥雅與崔昭善魯亦以
宰相受李璣補故昭雅而昭雅外衙部破兵為獲以久其澤於是天
子孚獲瑛昭雅擢見爭共譴沮之及璣罷昭雅出榮魯輒探麻大天帝
問為榮魯曰今難之人宜宜重貴人為宰相瑛由是不得相瑛才勳
委其奸元榮魯始聞天意亦不食曰吾兄弟爭始以聲利敗名今不
幸乃生是兒後昭雅孫榮魯慶產昭司方參軍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州人為兒時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
守會盜寇將突得全流人自占數十萬關帝限命王世充莫立以然

安武陵禮陽驛驛投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意以
加恩納善紅蓮接道生園以出紹擊走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環
連王世充及諸其下為賊刺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稱賞道之二邦感
義教誨為止進然國公次子闡師

五世圖形後世關係

許闡師

闡師有孫幹研沙都大權進士第龍圖中為左相高宗自善於陽
乘東諸將請許敬宗曰闡師愛者可示之俄坐其子獄此人田有餘
態而射之闡師掩不妻為人告捕嗾責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揚
才闡師請且言作威揚者強兵重鎮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
博無及耶敬宗由是動怒遂免官久之為夏州刺史萌惡相若專以
荒治州人刻石頌美詔有受賂者其法無反闡師不忍按但賜清白
歲其人自魏後廢罷更為廉士卒諡曰節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融金濟州東河人事李密後李密敗與秦叔寶攻
秦王在二統軍復破宋金剛寶建德王世充並頌在二馬軍總管家
俱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德太子諱之出為廣州刺史
白秦王曰大王云左右手夫身欲死再金乎知節有死不暇去貞觀
中攻討虜國公

五廷國形變理問

界移

宋經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隨母居止有武力以任俠聞義共起
長史領軍後發晉陽先攻石邑城下魏州勢甚迫還曰宋老生一夫
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太原至老至果出經力戰有功使下應
將御南將秦頌和來戰經引軍擊其背秦與宋大奔合攻之顯和
敗逃平京師封忠公高祖知其果從江行以多破賊並封宿國

公。世恭深覺頌允是魏州刺史封之虜後高祖詔管陽失
矣。經更在處人稱胡廷邑使二女子壽虜後之林針挑相其
以精騎殺後世擊虜大獲正觀二年平招討却使無國卒曰曩

任環

任環字德靈州合肥人父七賢陳將忠之弟。環早孤志氣
甚每曰吾子雖多書學耳所以奇門戶者環也。環起環至龍門
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歸佛吾不忍坐觀其亡昔聞天下用武處
兵精為強今中之再取固難公將家子習解練論若此舉其際于
環曰今主政疲弱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亂與之息者公天賦
神武狀類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化關中起兵者
而竹諱嚴師迎環殺何不濟故環在場胡久悉其人情類為一介使
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路梁山濟河直趨韓城過師臨
已蕭蕭文吏勢當自下次郭諸賊然後鼓行而前誠宗堂積累雖示

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謂陳濟壽曰莫乃吾良
任愛善之既而賊帥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陳行欲下關城
與諸將登岸欲馬泉峻之。(貞觀)四年卒獲歷任有功然積功多觀
故負勞瘁請錄不蒙造世以心望之

立和

立和河南洛陽人少重氣俠力能人開弓萬石長刀折節自將入隋
歷三州刺史以寬惠著稱帝比定和厥欲稱職帝怒稱和與用為
轉讓太守後帝為洛陽和工食如鹽倉真由是所置設為珍修置
和發也。然和善撫士將其在太常水衡南若更發徵悉以和
所置循尚長遷拜交化太守繼擬重情兼懷安之。自江州來
乃嘗謂士和即陳叔圖而領洛陽乃雅宿執鏡平遂轉轉及楊
見而沮引入則內營平生歡甚奏九師樓樓之和時已也汝懷州其
故卿也念為利也自奉得亦時在六觀十一年卒有子十五人

村森為知名

立行秦

行秦有勇善騎射大業末長兵萬人能解胡人多依之賊盜不敢窺
境後平其賊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
多賜勞苦厚從伐君乘平高昌到天水郡公守。行秦守守嚴嚴條
吏畏之初從討王世充戰却山太宗抄穿賊窟實與十數騎衝出陣
後與諸將相失唯行秦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秦回射之發無虛鐵
賊不敢前進下按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與
陣而還

發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藏有以勸人悟者故士有一聽守
其危難而附之若攘袂振往雖鉅寇及以成大空又負征伐名安
所施而無遺者諸將之謂耶然皆禮法自完賢矣哉

溫大雅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行人仕至孝與弟彥得大有皆知名晉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材也高祖兵興引為大將軍有寵在彥得亦文徽指彥得使得與實成陳叔達討定侯莫達實得即而彥得亦為中書侍郎對彥華近帝嘗欲封彥得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經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頃與彥得相見多所嘉納王即位封

黎岡公

溫彥得

彥得字大臨通書紀警備而辨隋置為州縣管縣以州得彥得與有謀召入為侍郎高祖方物高祖欲傳而不臣彥得執不可曰妾末本川天子國不臣王而臣以我何所將命命給而止。次厥入魏彥得破被夢突厥數同善女多少及賈置買彥得不肯辭因陰山冷寒地之信立突厥贈欽得。彥得從之得即彥得欽得土領寨衛不族厥衆以厥滿天時饑吳頌碎。貞觀四年突厥降詔

所以安邊者彥得備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屏障與魏微廷事微不族勝其辯天子平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頤反帝妙得云彥得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盛布始命彥得曰魏微若成諫而進止許華人皆拭目觀後遂向書石僕射卒。彥得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賈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帝每歎曰彥得以愛國故能履群神哉見其不遠吾族矣恨下許少聞以究其壽贈贈進諶曰茶

溫大有

大有字彥得高祖舉兵引為太原令後秦王衡而河高祖曰士馬軍少要須經募以君參軍軍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典兄大雅同掌機過不自安請使他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

自疑

溫地 大華五世孫

逆字簡與奕奕魂傑性嗜書然益氣少所降臣不喜為史隱王屋山



以相會狀卒

溫廷筠 字惟晉 華苑 華苑

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松澤終行又多作側辭曲大中末宣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松澤占據者已八人執政自其為授方山尉。弟延皓與廷筠中書署徐州觀察使崔君曾暮府罷勸反以刀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應曰表聞天子當為公情苟思之勸歸明日夜見勸索表條答曰我豈以華現事汝耶其定殺我勸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勸矣下萬無一人操操乎囚之更復周皇嘗表者曾得寄廷筠亦死

世宗無說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高平人李隋歷清陽太守治為天下最。王世充篡業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木簡勸奪世充之惡御史大夫時蜀新定文多橫恣民不聊賴無逸持節至撫得承制除吏既至無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環入者年諱曰良

李襲本

李襲志字重元龍西狄道人天運末盜賊起傾私盜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欲向變矣襲成雖曰隋臣實若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微服表取百金並還不若對院乎院曰爾之計也襲始為方鎮生為勇壯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存承諸君當相與戮力利雖巨豈估國不義哉吾寧助忠死不逆知以生討院不足為吾法也欲斬院者襲謀乃止遂因守兵三平力密授總為蕭銳所陷。武德初高祖贈者命其子元嗣名之襲志歸國及統平嶺南六十餘川皆送款襲志誘而敗



云後許晴公拓石為水軍總管將桂州都督平桂二十八年政尚清
省而竟便之

李襲恭 襲恭

襲恭字茂實通敏有識度高祖召授太府少卿伐王世充拜歸州總
管府突厥已和親又遣使使充襲恭精新之器委典選以機東軍。
撰江南延幕大使多所懇洽揚州紅吳大都督會俗喜商賈不準農
舉為引雷改水築句城總既四八百頃以置地利民多錫本。為人
嚴肅以威勸聞若輩世傳於京親孫歷幾多少故之以餘資為善
揚州嘗先數車載寄謂子孫曰吾性不善財遂至乏生員亦有
田千頃庶績之足以食河內十街泰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積可
求宦吾使後庶勸此無資於人矣

姜著

姜著秦州上邽人隋文帝末為晉陽長頭所殺曰隋政亂時士多有

亞人愈之者公為王窮賈其必撥亂而天下乃安自始從平復已
身即良遂渡河奉師勦一衣冠為其美許準也秦州以秦山西
安之器史庶儒科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發宜有圖緯必有神異
是也夫然先朝嘗幸一見履襪死不根高祖喜納。後仁果平拜
秦州刺史帝曰昔人朝衣錦還故將今以本州相授所以賞功深州
竟授以靖之其是與邊俗以思言益歲幾止人喜曰不意從見
太平官者貞觀六年卒諡曰安子確

姜確

確字行多以字顯貞觀中為將惟少匠護保九成洛陽宮及諸苑
監也天以許力稱太監遷越才越山衣五色視乘大開馬
為四日為五日古其六日六日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
出幸即從拜左屯衛將軍分典之。帝時捉高麗行本課未宜輕
用師不五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都國公諡曰襄





姜皎

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元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宦度委心焉及即位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陪燕私詔許捨敬呼之不名也議者議皎過任去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皎往事朕於藩邸雖許出則書子後共學不過也朕嘗將長為郭杜國始皎時一寬深漢問或武官中宗器賦潤州專公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皎履忠痛痛而進是為朕既即位又舉殊姦臣神厚以光寵每所揚進造器臣則弊多規益而然然之朕既正惡天下之人其不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光光既祖之明程及前朕之不德廢於此豈流言之轉而厚然之志哉幸朕太常卿致歸國史則元十年立踐禁甲詔茂欽州道有死世以為兄弟時

姜符

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履五初

報街史中丞先是宋愨奏許詔高御史不拜宰相銜合使四方皆史中俾見後猶發下至驛而宿體謂御史曰不知何事此奏讓公等性由是憂懼復恨。神大嘗少卿時國為之備請以詔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千署所擊行軍詔可開苑乃辦當改為史部律即主選曹史嘗請託為高前領選者履屐檢窻內外猶不禁至拘悉除之示無防限也奏事精明私相籌議也。累轉將皆以為神始辦曹傳示簡楚為必鼓既而駐蹕路塞說品有叙象乃伏啟掖放胸亦收春州司馬卒

崔善為

崔善為其州武成人巧為聲歎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營仁壽宮理營揚崇崇薄閱實善為執板唱無一差聲素大驚自是四方有聲似志令按訊皆究其情。善為見隋政日去密勸而阻圖天下及貞起張尚書左丞用清察緝諸曹吏惡之以其短而程制也。朝曰此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十三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
 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勇悍論忠每與論兵輒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
 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謂其妹婿曰物終當生此
 馬邑丞高祖突厥城塞有非當志自因上急變傳於江都
 江都至長安道經高祖已定京師將討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
 暴亂欲執大事以私怨報義士乎秦王亦為請釋引為三衛
 驍將內五騎皆帶刀賀正時生於東宮西宮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
 用蕭銑煉江陵紹靖安輯河東進至岐州阻絕兵不得前帝謂運道
 是不通也詔都督許紹新靖紹為請而免關州變晉瑒則從從州趙



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陸振伏新摩后俘擒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執勞曰朕然不督向事吾
久已矣之靖遂陳關鏡十策有都拜靖行軍總管軍政一委焉。武
德四年大閱兵裝州時秋條濟嶺嚴慈鏡以靖未飮下不設備計前
亦靖江平乃進靖曰兵武以健為神今士始養飢不及知若乘水舟
是足震霆不及驚耳有性命卒吾去時無以禦我必為
也九月舟師甲疾風船將六士以次卒敵萬屯崖江孝恭攻等之靖
曰不可孝恭不能留靖守色自性與戰大敗僅成安舟能將視其
亂戰在擊破之口四方船艦皆北之而死者萬人孝恭軍嚴進號
大懼懼及江前不及到明日舟靖入其都說今歸軍軍無敢言
靖請統將參戰者家實以賞軍實靖曰王者之兵非人而取有
罪被其有罪以來歸改非坤本亦所情不致以破遊化之今新定前
罪宜示寬大以慰其心昔仲而結之結自前而南歷城制也歐之

中外行之善也止不謂由是江漢列城率下以功檢校刑州刺史乃
受嶺南柱州分道軍副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諸勞免授嶺
南撫慰大使以廣海陸地又不見德非廣成武示德義則無以變風
野率兵而馳所遇問疾苦延見長老官亦入于德意遠近歡服。轉
公孫瑄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授方州副李恭來討李世
勳等七總督皆授節度靖討經兵至丹陽公孫瑄乃出走擒之帝歡
曰靖乃我公孫之齊方也靖以功下與以古律曰衛霍何
以如。八年突厥寇太原特諸將盡取靖增以完軍賜太宗錢糧突
厥即屠驗時靖率勁兵三千趨惡陽嶺頓可汗大驚曰兵不煩圍
來增取提孤軍至此於是振節敵必靖嚴謹者遂時離其腹少
賊定襄破之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漢軍以能然卒降何
效其功尚得青竹帛靖以騎三千深血勇庭取定襄古木
有翠足操香謂水之佳矣



頃利走保鐵山使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改靖為安
軍道總管推迎之又遣奉檢安魯仁懸壻堵備制將張公謹曰歸復
到勇如自安若為靖齋二十日禮自白道擊之必得所欲公謹曰十
乙與約時行人在捷奈何靖曰機不可失薛彬所以破齊如唐使
何足惜我督兵疾進前萬餘級得第七十萬顆利亡去為大同道行
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失地數千里
餘如故地歸土曰歸土即史大夫蕭瑄勸靖將軍無降士大夫
散失資資者竊之靖無所辨斬首樹帝柱曰隋史萬歲破達達可
汗不賞而誅朕不若殺公之罪歸公之功乃變左為右大夫拜五
五百餘而曰向人語極公朕今釋矣加賜常惠而書右僕射靖每公
議備物似不厭言以況厚福。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
內道大使言足疾慈乞骸骨帝遣奉文本論言曰自古駕黃而如
身益少氣衰頹德難久力于地公今引大雁厥其嘉之敬處公

與為一代法不可不察乃廣設校尉此第加賜靈壽杖。頃之吐
本彈免也。帝謂行臣曰靖位極起為神乎靖曰臣臣
曰吾雖老尚云一行帝喜以為西海廣行軍大總管靖快樂入
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突其國人多得世谷彈丸此德
自強死靖更立大寧王墓志頌而還。改衛國公帝特使送香燭入
謂曰公卿平具。北破突厥巧足也谷澤唯高麗衣庫亦
有堂字府曰性靈天威得三寸功令表雖衰陛下誠不棄弱且寧
矣帝顧其老不許病甚帝年其弟滿澤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
勞今疾若此為公養之歲年七十九溢景武。弟客時景武功封丹
陽郡公致仕善射射善馳獵雖老猶未衰。孫令問玄宗為昭門注
將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錄寶篋貞封宋國公是
時甚隆元。然未嘗疎于政學游暇自娛

在帶心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氏家言多權復積累常數千鎰吾亮其

所屬無亂謀之聞天恩本河南山東大永開今俄人沈
黎陽倉吏不將發死者日數萬勣執李安曰天下之亂本于微今若
取黎陽米以募兵大事將成以盡下兵五千付勣與胡孝德等度
河策黎陽守之聞余能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勣轉本
領其地勣之米有所屬斯長史郭孝恪曰人聚土宇皆魏公有也
王建武勣曰吾若欲之是利土之賊為己功吾所羞也乃解縣戶
口以奉獻時有上之使至勣好無表使者以意問勣喜曰魏臣也
詔授州刺史封英國公賜姓李安正勣焉
范祖禹曰僕高祖賜姓勣為勣蓋為無補而應世人主遂以為
法上讀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也

。僕兵王伐東郡戰有功東略

至虎牢陽州司兵沈悅平建

得世充仍假放日勣曰春玉為上勣勣為下將皆聚金甲

攻路皆捷于前又從破蓋蓋則平勣公拓志即拉得并州都督

貞觀三年為道演道行軍總管以費中與突厥賊走之引兵奔李靖

合圍曰領利若度磧北石堡於九果果不可得我若約獨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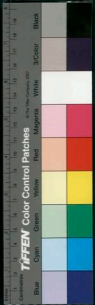
不戰勝虜突增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

頓利坎丸頓勣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

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震聞帝嘗

曰場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長城以備虜分我用勣守并突厥不

敢南賢長城寇矣。薛延陀子大度假以八萬騎侵李思摩思摩山
大率以五
丹庭及後
名王一得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為
又道望營破蓋平遂東白崖等城從戰于駐蹕山文山勣



山賊賊民功多封一十郡公延陀都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
其封之大戰后德魏山魏山破之降其首領項北是定
勳既忠力帶謂可比大事當與謀曰用熱天可治帝乃自將
以和藥及食入幽州首流血帝曰吾為北漢計何前為後固安
朕思勳勿孤無易公若公肯不買李安堂有朕勳或謀引
血俄大臨帝親履衣履之帝使關太子回曹於勳老臣李以事出之
我死軍中使以僕射使必致死方矣乃被廢州牧督。高宗立召為
尚書左僕射

范世青曰太宗以李勳為何知人豈以為忠也則不可以託孤
而寄天下矣以勳賢也當性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保護先
燕之而後用之相是以大為害之也豈竟奔說賈之通乎利禍之
上可得而使也

務太宗時勳已嘗獻策雖謂至是帝獲合圖其形自奉之。帝欲立

武昭儀為皇后後大臣具錄未次帝不勳與長孫無忌于志寧等
良計之勳相泣不至帝曰皇后無子朕復於於此謂許儀之遂良等
情不可志寧願望不謂帝後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願命之臣皆以
為不可今上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遂受之而王皇后
廢勳勳志寧奉册立武氏

范因為曰高宗欲廢立而劉蕡於頌命大臣取決於勳之一言勳
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勳非惟不諫又勳成之勢后之立
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勳之由其禍豈不博哉

。○(經)二年卒勳帝曰勳奉上志事親孝聖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
不立產孽今亡當無亂世有司其厚贈卹之周泣下舉哀光順門二
日不視朝贈太尉諡貞武給秘器而葬昭陵起家象陸績烏德韃山
改旌功烈。初勳被舉賜食統食者盡高季滿杜正倫往舉焉及平
虎賁盡取成引見卧内惟權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勳知人。平陸





為收養其子。世交愛其師病嘗自為粥而療其饋餅戒止春曰姊
 多疾而勸且老維欲飲進粥尚後何其用兵多籌策料敵慮遠乎
 華嚴蘭人善於學戰屢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將金帛蓋散之士卒無
 私貯第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嚴討必當相共奇嚴播受者從之
 或問故答曰濟舍之人不足與武功名既沒士皆流涕。自廣安家
 欲呼歷至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
 八十非命乎生死無天幸執盤求活耶。勸奉弟福嘗持恩語曰免
 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諸曰我見
 房玄齡社如騎高李輔骨字苦立門戶亦空胎後志為不肖子賊之
 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舉有不厲言行交并親者急送殺汝以聞
 母令後人焚香備香笑喜社也後配車高徐廟與。李弟感字

十五有奇孫李寶與隨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凡向為賊
 已事主昆弟不能替也固不從賊之。勳子寶與性用機史要子幼
 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為有用刺史關元平賊賊服州州用為
 諸武糧台唐子孫謀戰天下憤之賊業素人起謀起兵旬日兵十餘
 萬武右道李孝道兵三十萬性舉之前其祖父嘗嘗毀家藏除為唐
 中宗及王儲運動皆封爵其完登家焉

五注當令名將圖形交運關陸晉

贊曰君與其名將曰安孫權皆罪亡之餘處能依乘風雲勳功帝
 將並君臣之器固不以感之獨推期建齊也若靖閩門稱戎粵
 獲過顯及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勳之節是子
 故太宗勳勳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難少主會考惟易有天
 子長大臣依違不專為誠取快惟嚴是聽勳乃私已畏禍然而
 之武氏嘗而唐之宗廢幾廢焉

宗室深家而暴其骨嗚呼不斂一言而喪邦子惜其不居學術
天賦大德不可奪之祿反與奇李同科可不哀哉世世堪痛風
鳥古雲殺孤庭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將以臨機果料敵明君子
忠智而已俗人專若性說行皆不足信故到唯所發施如以

侯君集

侯君集潯州三水人以村裡耕少事秦王暴附從征伐有功王即他
封潯州公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破石道行軍總管師次潯州
議呼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支險矣王天黃也若以精兵
掩不備破不戰必有大戰噴然其計簡銳士約看謀入賊境
及其衆於崙山大戰破之。建文初尚書君集不次行伍奮不知學
後貴益自喜得嘗及典殿分明課最在學於情。高昌不臣
附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端文奉獎曰唐去我七千里破
二千里無水草冬風嚴烈夏風如焚皮屨置大兵爭君集吹噴石而

文樂死子智盛數在進營解谷諸將鳴鑼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
昌屬使吾發行天討公蒙人共強是則非國罪也於是鼓而前
無賊自守運輸之不下乃利木盤整引車擊鼓其鼓石如雨所
無賊空因疾其城者盛乃降高昌平君集則石紀功。初君集私
取珍寶婦女及還京師有司劾之何君集請欲請罪曰言之者
罪一二君。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及於惟陛下
奮獨見之明按決勝之略若集將指期平珍今乘勞將帥後征之人
意蒙重賞未論數日更以萬支天下聞之謂陛下過遠功無以勸
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讓賞不得蒙顯我當其有功也雖食財無
的象窮也其無功也雖勤耶蒙已不克誠誠下王改反許也。前日
紀人之功志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食不變卒陳湯益所
原君財物二主皆故其眾約侯賜金大封帥之臣廉慎少而貪食
軍法曰侯智使勇使食使愚使智者樂立其功勇者競行其志貪者



意趣其利急者不許其死是以前在彼人必以所長而棄所短陛下
宜申宥若衆以勸有功帝嘗釋不同將若衆如初

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恩疑如若衆無定私引入問自安許若衆衆
謂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承乾帝嘗釋若衆下獄帝自臨問曰汝
欲令刀筆吏辱公乎若衆曰臣死且不避刀筆吏辱臣則死若衆辭窮不能對帝釋之

曰若衆於國有功朕不忍若衆曰臣死且不避刀筆吏辱臣則死若衆辭窮不能對帝釋之

曰若衆於國有功朕不忍若衆曰臣死且不避刀筆吏辱臣則死若衆辭窮不能對帝釋之

曰若衆於國有功朕不忍若衆曰臣死且不避刀筆吏辱臣則死若衆辭窮不能對帝釋之

曰若衆於國有功朕不忍若衆曰臣死且不避刀筆吏辱臣則死若衆辭窮不能對帝釋之

張亮

臣姓張名亮字季明

京兆長安人

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張亮引梁陽人志神中爾外敦厚而內不情秀元齡以亮光吳王
孫尚亮王引為車騎將軍遷相州長史亮為政多苛察於魏徵陳元
神明較強幽弱所至有績若亮以刑部尚書奏預朝政亮為相刑
罰更假于公孫即以識有君長之主當別知死自以刑部知陰有
謀賊人常德發其謀升言亮養殺子五百帝曰正欲反耳亮為文
亮曰此者天下平也公不自奮乃至此謂亮何於是制西市

臣姓張名亮字季明

京兆長安人

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亮少時隨父徙居

京兆長安

之斬其銳將英耿走遂圍師都儲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
死故不敢擊破士也既而威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按李
靖討吐谷彈萬均萬微各以百騎行前卒畏虜過萬均辱罵脫突無
敢當者更益三軍與并至積石山風鼓萬均曰虜且爭俄而虜
萬均真負斬其將遂逐積石山寇萬微大將若又副侯均率軍
高昌會有孤萬均與高昌女子亂

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誠實罪且輕而國所失重矣
詔勿治遂命李安園魏徵坐清宮不達下獄憂憤卒安園魏徵
舉哀後帝賜御巨犀皮及萬微而張呼萬均於然曰萬均朕故仇怨
口其名豈足有和貨與賜子因命取焚之棄坐殿後。萬微事
太子太子謀萬微督官兵於秦府喪失色乃示以太子言欲殺去王
以其忠於所事之不寐也。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將軍副丞
勳率師延陀率數萬騎為先鋒使擊降延陀虜顧見萬微太宗

曰當今各將唯子勳能禦萬微而已勳遣宗雖不解大勝亦未嘗大
敗至萬微非大器即大敵。貞觀二十二年以背負道行軍總管帥
師三萬伐高麗其城萬微在軍中任氣不讓下人或有不善言狀
者帝怒其功立去讓焉而已即為其善。高麗求款二年授李勣刺
史入朝與房道玄脫逃房道玄因曰我雖南王坐首京師歸軍猶不敢
動頃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新王誅伐下獄誅臨刑頌盛刑者
曰至新我斬之不殊此曰胡不力三斬乃絕

盛唐節

盛唐節宋州襄城人高祖兵至汾陰者師率賓客上榻授行軍總管
贊平涼節度使高祖鎮宜陽高祖李密叛誅出山
萬貫擢考師曰空賊賊也以王伯當猶之挾尾東歸之士非計也
萬今不揚也師不可當定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首萬貫反
萬貫問計答曰兵號道也難豫言即引衆入懸耳山命士持滿文道



伏雄兵漢谷間今日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起洛州
相何為備也對曰賊若入洛其實天裏滅我據其要必誘之密
果至軍即擊等言見不相救遂斬密以功封為國公。徐美朗反詔
為使樞大使徵取為賊所執負朗符之辱命作書招其弟使舉兵
賊若始為書曰吾未使無欺為賊所執根固若宜告符毋勿以我
為金貞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貞朗子考歸得還高祖
以許許之

盧祖尚

盧祖尚字季長光州人天授末義壯士徐密等謀殺所向有功益畏
不入境宇文弼及之亂孫州檢校文王世充借他州歸高祖授劉
史聖前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餘名。貞觀二年安州都督
以顯啟太宗方攝入任之賊汝雅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禮
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備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朝

卒奉加說而託疾帝遣使知歸等補意曰匹夫不負然猶公既許朕
豈得悔三年帝召不食帝對曰曠而難屬而臣不能食者無道理
遂因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新朝堂既而悔之認復
其官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人高祖入長安汝州歸附帝授通議大夫時
唐劉世讓冠狀風世讓自請安親許之因檢安定道行軍總管。安
入賊歸以兵屯為門世讓恥願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擊
元曉先使可汗賊反可汗使來統世讓說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
事耶勇引去元壽遂其志。帝問汝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兩地
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數百奇兵為邑可圍也帝曰非公無
可任者乃使強賊世讓至馬邑高祖攻汝地來降突厥患之賊反問
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及貞觀初突厥降者世讓



無邊婦乃原其妻子

李君茂

李君茂洛州人為王世充驃騎軍其愛婦高也秦王引致左右僕破
實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推其鋒突厥至謂楊君彥與尉遲
擊破之太宗曰笑曾知君漢者虜何足憂故左武侯中郎將封武建
穆公。因觀初太白獻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雜吉當有文武王
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乘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
物女子乃此健詠又君乘字也獨疑皆武也忌之會問文勳妻君茂
與狂人為妖術詛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武后亦欲自詔詭復其

李君

一曰曰侯君無以將相相得太子乘其養子五百人於萬數與狂登
謀皆死有餘真又何咎哉次太宗之明德殿于謙處溫君漢之
徒使君后引以自伸額不衣載

高僧

高僧宇士廉汝南有度量福書一凡輒誦歌林占野隋薛道衡撰
澤皆宿臣顯皇與為忘年交誼是有名。武德六年秦王葛士應為
冷中親重之王葛皇太子授右庶子遷益州大都府長史蜀人畏尾
而惡疾紳父母病皆奉去望合投傾唯之。又弟不相假財士廉
為設齋散辦告督勸風俗於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學後復與
秦時季永導攻江水滯曰願水者頃千金民相殺勇士惡爾故梁嗣
引勇出。又以廣源道人以富饒。入為史部尚書封許國公卿負
載墨又評氏譜所用人地無不當者遷右僕射士廉三世君與百
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命蕭少師手詔曰瑞袂三川。三川
三不憂關中者以爾知也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
開掌機密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導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
所司宜別覈奏奉太傅士廉因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



二十一平帝又欲昭示方玄論以帝制金石錄不宜迂費帝曰
原有舊故編成之直君臣之分物五切言即我數百辭我長孫無忌
伏馬肩陳士燕遺言乞不歸喪臨反乃還諸司使方寒余裁尚宮
以食四卷往祭葬時帝自為文喪出橫橋又至城西北樓建
以過喪臨即拉加贈大尉配享太官廂廷士廉進止詳華九有獻
納爵給晉蜀以日奏議本罪不從聖家人無見者初伏完嘗以山
東士人尚風聞晉代魏魏也魏夫後魏魏來魏獨世望望嫁娶必多取
賈故人謂之賈婚由是婦士然與軍擬舉文本令孤德德茶茶令令與與
賈賈天下下諸諸參參考考之之博博論論正正其其偽偽建建必必先先空空後後外外感感道道門門建
推推世世右右背背左左寒寒飲飲合合二二百百九九十十三三姓姓千千六六百百五五十十一一家家為為九九等
號號曰曰氏氏披披正正而而羅羅幹幹仍仍居居第一一帝帝曰曰此此與與霍霍李李燕燕無無懸懸顧顧其其世世竟
不不獲獲施施是是捐捐得得舊舊地地以以取取賈賈不不肖肖子子假假裝裝自自為為厥厥高高松松撰撰詐詐反反不
辨辨人人間間何何為為賈賈之之齊齊據據河河北北梁梁陳陳在在江江南南雖雖有有人人物物能能方方下下國國無無可

賈者欲以權盛王制為重今薛士揚臣也志在德義我究天下并
何容納貨舊門尚聲背實賈賈為薛郡太守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能以之謂門戶今皆反是
豈不惑耶朕以今日冠冕為等故高下遂必並行為第三姓班其實
天下高宦時許穰宗功不叙式后世又幸我邦其家無名更以孔
志約年十二人判定之歲廣類例故為姓氏錄官將軍功入五品者
皆并請後婚嫁車馬日為無格義府奏悉雲氏族志曉之其後天下
賈宗悉請耶殺所不為者皆斷茶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
天子不能禁世之為故云

五 狂心所習悟臨難不易為所之者骨鯁耳

賈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有官者不歸家
皆以名宗望姓來郡國自表而謂之與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
不得相亂也禮晉掃墓胡魏亂華百宗歸岳士去城墓子孫猶披



李錦之示所承而代罔顯者至貞始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沈賢仍

甚天子優抑不為表至中禁風教又再諸縣都廢公廉常產之物

士忘舊德之傳言字忠出隴西吉劉遜出彭城德世族

無考披冠是也誠既為一區可太息哉王臣公公聖大矣大矣

名貞或字文蔚岐州人父魏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大傅或流遷有丞

石賈荒科言家世貴子弟皆武力獨成尚文諸兄法為善疑

內史令李德林擊芳異授秘書郎常暹不肖嗣者十年故其學益博

而諸兄以暹為最暹與齊陳戰開元更謂曰昔仲毛積學成至勳

接暹不偶故尚何來耶咸笑不答一高祖入關召捕丞相府司錄參

軍方天下亂被兵淫飲咸多微朝走故事乃載定制度帝深愛安曰

咸今之政茲通也仍魏元年授內史令

每論政事得文必陳古為諭帝每語咸必引古事

曰昔周有八柱國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事故

有不平耶咸曰臣家王漢爵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臨與

臣復以姻戚逐風夜恨不死任帝曰公以三后獲奪我邪關東人與

崔暹論者獲持六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魏下上則性剛果有威從秦王封王世充明年暹與執既舟益嚴酷

亦鞭笞滿血人其考皆重足朕深由是為益莊平。實則元年為洛

實成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實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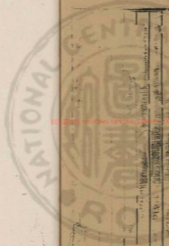
實抗

仇宇道生長家廣德年涉見圖史以帝甥貴得父疾帝幸五旬
不絕君喪哀離道常與哭。轉為州府管所至以寬惠聞於高祖
少相神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李氏名在國錄天所啓也高祖曰
為楊始不待父無妄言楊帝遣抗出塞。遣衛長嫺關高祖定女歸
言曰此吾家甥始起有大慶在後亂去也。因賜長安高祖見之喜
手曰李氏果主何如因置酒為樂設詩作大匠帝臨朝或引升殿生
既退入殿內從容笑談極平生歡以見時之官中稱為勇或謂前朝
省得安穩然來至下朝廷事。從德王正律舉功第一又從征三世
充東都平丹賊吳祖有九人抗與弟德為子諱誕後爵

贊

靜宇元作高祖入京師惟升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
道不為形表請出曰大原以省餽運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移校
舟用大總管又請給石楸以為郭塞則突厥不入。突厥即位後司

襄陽趙元帥為少卿靜都其致仕百金言為大吉曰如楊吉春修焉
曰海自奉司慶頌公矣今天子始知楊元一人安此慶福用公哉元
請大原。改夏州都督突厥禍賊謀出紅衣為節總為陳房中盡
實諸將曰是大元獲及楊慎利詔盡其原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
將噬飽則群聚不可以刑法施仁義救之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
有為之民貧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夫之不害於化况首立未忘
百計及及後世有在者相費不貲矣如。一旦變主仇我王略矣
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視妻之祭女被其土地部落使強弱
乃為焉屬判則世焉濟臣矣帝雖不從蓋嘉其忠優詔答曰此方之
勢悉以相安以卿為舉朝大使朕無此顧受矣再遷吏部尚書五
與貞觀初為宗正卿太宗與諸將謀失對乃下詔曰誕此衰耗不識
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言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
錄大夫履就第



賈曰高寶雖係外品，如家上士，劇以文士，七能，其文能，能台，實
然自以才敏，結天子，廟宇，亦正，金想，能窮，時有，遇合，故見，諸華，帝
古來賢豪，不遺，與地，埋光，於來，也，與草，木俱腐，若可，勝地，故也
賈實，在貞，觀，死，唐之，實，與，賈，故，百，年，所，為，尊，矣，元，能，有，三，能，在
馬，文，興，在，前，文，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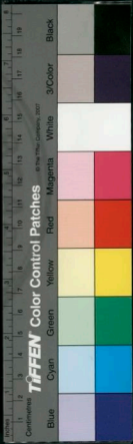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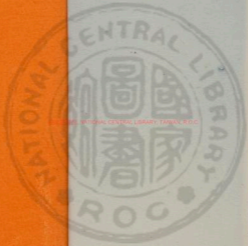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五
八





219928 WSP



東家先生府君詩集卷之十四

公傳

考文錄

考文錄字壽齊州人父存謙仕隋歷司隸刺史去齡初嘗欲買銘墳
柏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去齡亦白父
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觀安得長壽神祇有不為子孫在長又計
清置鵬唐王^謂有^謂後借相傾闕^謂又^謂終當內相誅與^謂今^謂推
平其亡姓可預也^謂大^謂一^謂者^謂據^謂驚^謂曰^謂無^謂妄^謂言^謂。年十八舉進士
授利騎尉授^謂秘書省^謂史部^謂侍郎^謂考^謂基^謂名^謂知^謂人^謂謂^謂裝^謂短^謂曰^謂僕^謂觀^謂人
委^謂矣^謂未有^謂如此^謂知^謂者^謂當^謂為^謂國^謂器^謂似^謂得^謂不^謂見^謂其^謂聲^謂望^謂品^謂賢^謂耳^謂願^謂中^謂丞
亂^謂亂^謂然^謂有^謂憂^謂天下^謂志^謂會^謂父^謂疾^謂綿^謂十^謂旬^謂不^謂解^謂衣^謂及^謂夜^謂旬^謂不^謂飲^謂不^謂入^謂口
五日^謂去^謂第^謂以^謂敬^謂禮^謂公^謂徇^謂渭^謂北^謂扶^謂策^謂上^謂謁^謂軍^謂門^謂一^謂見^謂知^謂舊^謂公^謂為^謂恭^謂王^謂即
受^謂府^謂記^謂至^謂封^謂臨^謂福^謂侯^謂正^謂。公^謂雖^謂不^謂從^謂與^謂事^謂取^謂張^謂珍^謂文^謂齡^謂楊^謂叔^謂人^謂物^謂置



事行後諸將皆相告諸人人類盡死力王嘗曰廣光武得君為門人
益視人我言其最痛為也若君出入十年軍行有操或延見知
約理盡初不答其高祖曰若人誠實實委任每為吾兒陳軍十里
外猶對面語。感太子與王有隙王召其參與計對曰國難世有存
亡人克之大王功成天下非將人謀神王制之力引其如禍禍列大
計事平王為皇太子推右太子即佐為中書令寧功班實與參事長
孫無忌討崔暉侯君集功第一進爵王太子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
餘皆次不封拜諸將曰曰朕海公等功也封邑恐不能盡然皆得
各為朕言之壯矣王神曰曰朕始起兵最死至今玄奘等以刀筆
支吾第一臣所來諸帝曰朕父兵使走荒荒來實助行神助建德
之功軍敗不報討黑闥反動東風降奔今天使等有大罪而神實壯
優功天盡何所以先諸將也故父以親王無受首領不可錄朕與功
臣欲此後前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恪敬朕狀

神道傳其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安謀難。進向者左僕射
藍循國史文封贈帝曰公為僕射常與朕贊耳日訪賢材比聞國
以日數百登視求入故乃朕知若屬左右丞大事關廣村帝垂問制
策字文執難玄陽曰方時草昧神謀遠攻攻乃降戰勝乃冠制策
則難觀帝曰王者之興必東表是履信存恭神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
則安于驕佚謂是人欲濟世復命之世才敢表則窮之謂是則由此
朕與我安天下長富貴則驕驕則忘志則亡先守文之難方與公等
俱之。若軍相十五年女為王妃男為王自以權寵極盛居帝位
詔不聽項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檢開幹帝遣使謂曰謀誠美也
然國家如春預久一日去良錫如亡左右手鎮公筋力未衰母至讓
會此要留守京師歸曰公當廣何之任朕無所損之委矣凡履拔飛
去機軍伍行勇悉就之玄檢教上書勸帝鎮守輕厭外事外矣



現節多病預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對高麗不止上舍恐意决
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在者陛下
昏在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
相次累乎池聯捷刀殘劫分典崇衛延陀鐵勒波置州將焉咄咄
渾飽帥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吳克富討陛下責其誠遂身自將六
軍征遼新不旬日快逐東界獲獻十萬碗象擊若龍氣不致志可謂
功倍前世矣易曰知幾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避有選
之義存可亡之機得有喪之懼為陛下惜者此也舊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臣固懼亦可止矣若高麗頑不
足將以仁義黃以管肅古者以舟車為之必絕其類恐戰窮則博苟
就其死臣在下每死死罪三覆天幸臣在也請停音樂以人命
之重為感動也今七無一乘碾之行限之期表之錄納之下請為的
便册編檢地乞文太子宴春德母空控事天中常能估勞推心亮泣

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貫天下之者也使高麗遂失臣節錄之
可也使擾百姓誠之可也假為使世忠史之可也今無足三者而里
敵中固為稱王豈取新羅權仇則事更矣非所有小所推大乎臣
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變後政之如麗應募之衆即死此骨不
朽帝得疏謂高麗公主無名曰吳已克頓請為的飲憂吾國事
予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後罷年七十一贈太子諡曰文昭高宗
詔配享太宗廟庭。文煥當國風夜勸致任公芻節不狃一物矣所
無湖忌與前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無飾以文雅議訟盡全
善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平職皆得盡其能或以承
被議必將顯請罪畏賜視若無所容員觀求以健運第諸遂良言於
帝曰文煥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責所便示岸外赤天子任大
臣念帝悟遂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文
獻教子弟汎為宴堂謹曰素與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我文檢選官常在學殿官以李輝為吏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
曰文於問輝為尚書謂何曰惟輝好禮無他語帝遂改太子詹事
。帝討逆文檢守京師有男子工急變文檢詰曰我乃告公文檢
顧遂追帝曰輝常視秦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去
任顧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恣帝勢變人顧曰帝乃其古
今家藏書為屏風令各執一具曰當意於此足以強弱矣漢末氏黨
葉忠節存心所尚儒宜師之

互注太宗能復定舊令與法司增損皆存自文檢更定律令亦
武故太宗之世用之無所變改故其政致舉國如無不為王公
核才謀工若立門戶亦望給應為不肖子欺之對觀世變
判史蕃范懿績簡在帝心結在十八學士殿中天下墓向滿
之登瀛洲

柱如梅

如梅字元明京兆杜陵人以英爽喜書攻風流自命內員大節臨
輒斷題大美中易帝預吏部選特加高季孫其之曰君當為棟梁則
願保令德。烏桓平京師泰王引為右兵曹參軍從伐突厥營府長
史特府屬多外郡王惠之秀武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各如梅王位才
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始知舞榭共功者三曰非
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臺涓從杜牧嘗舉惟慳藏秘方多事裁廢無
留察獨共才之美見所誼。王為皇太子進勸書右僕射仍領選與
文檢共統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肯成得其職嘗將浩然重並
察御史陳師古工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謂如梅等曰
帝曰文檢却梅不以欺善進時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古欲以
此離間吾君臣相斥願表

孫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行國
事不專任之何以貴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



也

久之以表辭職是謂可立蓋曰或手詔虞世南物文字碑使古君臣
痛悼意它日食水英微其平其為霖賜玄蓋黃銀帶曰如得與公同
補朕中獨見公法世不波則若曰世得黃銀鬼神畏之更及生帶活
玄徽送其家後急若如時若平生明日致河都擾狂辱勞同妻子赴
禮無少乘後詔功臣世襲隨密用刺史國策。方為國府天下
定基閣制度案物文與平二人尚職職職職職職職事帝所云蓋
必曰非如聘吳壽之及如得至本用玄徽策蓋如聘長共請而玄徽
善謀前人深到切飲能同心濟謀以佐祐帝當世都良相必曰必也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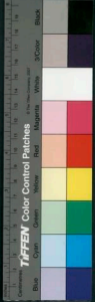
在壬子六月門戶亦已始於後恐有不肖子段之將勇嘉登號
蕭衣帝心在公輔才在十八學士選官天下業向選之
益德則

杜楚客 亦論

楚客少尚孝節少建政難作楚客遊岳岳山前四年召為給事中
楚客山飲之矣謂在守制不起然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
知無官志才不剛而以與我異文一心者情當知兄弟吾而情我楚
事師首謝進前別對史政有姓名選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亂聞
杜楚 亦論和父

楚宇執推材辭楚聞有美名簡開呈中與其吏章福嗣謀曰上好用
德民蘇威以蓋者不制美官乃吳人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滿
及江表唐陽平秦王引為文學修學士常侍宴賦詩充工賜銀錢及
踐性不為御史大夫楚建言謫司文被指期請以御史檢送太宗以
問封命命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功不法而索楚求就足太苛
且侵官楚然楚帝曰何不中執對曰命所引國大雅臣促其議又何
言帝悅以資博練帝設史官儀兵簿最忠德楚裁訂行職以假檢校

杜楚客 亦論



更始尚書參議朝政所參議四十人皆知名僕曰知懷定可用
帝問狀跪曰懷道居南時在吏部主事方場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
懷道執不可帝曰時時何云曰臣與參議折曰事君有犯無隱願直
懷道何不謹言謝曰臣在下又願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
又諫尚何仕食南果志情事忠乎問顯群臣公等謂何王疏曰比干
陳而死孔子獨仁世治陳亦死則曰民之多濟無自况神機老貴歷
幾古則庶常笑曰卿等蹈不諫宜置世充魏任胡不吉魏元魏
胡不諫對帝曰不見用帝曰世充漢律條不諫魏元魏卿奈何而見死前
胡不諫對帝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木谷曰頭死無憾貞觀二年卒
地淹典二疏責重不胡夫而忘清白名譽激當世

博將以文章顯魏元魏

魏元顯魏元魏

元顯及進士舉為翰林學士雖志以元顯多識朝章尤披靡不別
至宰相相神廟其出為西川節度使故宗廟舞不君元顯每欲以帝
意以問帝乃巧索珍異獻之陳相臨於道百工皆作樂舞歌取奇重
至朝軍食以助稟高外是人人皆苦之約三年以前部乘虛劫戎萬
尋州文帝遣使臨撫前部常加土官蜀人所畏謀臣師不能克
請陛下降之以謝蜀人由是斥為清州司馬死於職所

魏齊撰元顯

魏齊撰字叔衡清江署古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滿集近諸本方
視事有常要乘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飲酒常若野大賓客與往
來俱位特相徐先進故世謂齊權為小魏云

魏齊撰齊撰子

魏齊撰字叔衡清江署古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滿集近諸本方
視事有常要乘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飲酒常若野大賓客與往
來俱位特相徐先進故世謂齊權為小魏云



重之。李元用夜至帝夜出服期蒼黃無知者。雖能方氣。新自發步。從十餘里得還。馬視神為豹象之。其。及。俄而進將。得。是。時。獲。道為山。前石君。步。所。數。林。鳥。之。極。強。壯。天子。聞。關。險。深。謀。賊。未。嘗。暫。去。則。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向。不。少。裕。欲。差。古。河。謂。志。於。可。事。邪。讓。新。頭。首。曰。臣。世。蒙。國。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奸。牧。圍。臨。難。苟。免。臣。之。罪。也。相。將。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忠。報。白。突。厥。後。歸。臣。既。強。守。有功。不。奉。去。朝。此。弱。不。能。制。帝。怒。詔。讓。臣。何。議。時。宰相。崔。師。律。除。始。悅。負。讓。臣。所。言。帝。澤。之。帝。曰。今。語。令。不。出。城。門。國。制。此。弱。實。才。機。天。料。如此。為。我。國。之。讓。臣。曰。陛下。秋。庭。將。廢。城。門。及。剛。主。親。臨。三。監。中。外。大。臣。所。不。成。成。之。不。宜。事。任。臣。等。曰。將。元。結。休。戰。與。我。功。何。而。適。在。曰。臣。既。守。相。乃。以。未。乞。難。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故。寸。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相。心。也。臣。將。有。所。來。便。也。曰。臣。蒙。恩。錯。之。殊。額。不。足。辨。七。圖。忠。然。敢。不。奉。初。誓。過。二。年。李。茂。貞。與。兵。至。三。

得前公孫之乃陽死

孫曰天宗以上聖之才。取法。隋。漢。碎。凌。天下。已。平。用。戈。鋌。如。摧。掃。政。典。大。亂。之。餘。紀。制。彫。弛。而。獄。典。小。推。僂。竊。才。獨。使。令。典。刑。祭。然。固。不。完。數。載。百。年。猶。象。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實。遠。不。可。見。何。哉。若。抑。方。有。帝。帝。能。制。而。考。杜。不。吉。功。王。親。善。謀。絕。而。考。廷。讓。其。立。英。帝。皆。兵。材。而。考。杜。以。文。持。康。美。效。之。若。是。後。新。進。更。用。事。矣。齡。自。慶。要。地。不。容。推。善。始。以。終。與。其。成。今。名。者。諱。其。然。乎。如。海。難。任。事。日。淺。觀。天。命。帝。與。及。帝。所。親。欽。則。讓。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國。千。載。之。焉。蕭。曹。之。勳。則。不足。述。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備。舉。而。最。諸。用。度。新。人。由。而。不。知。亦。明。若。易。性。是。哉。彼。揚。已。取。名。盛。然。彼。尹。晚。者。益。考。杜。之。如。邪。下。之。皆。置。皆。與。步。諸。事。元。故。而。他。不。見。人。不。成。焉。



魏徵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名無所聞太宗嘗召見徵與太子
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討太子秦王謂曰
爾聞吾兄弟鬩牆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微言不死今日之禍王
五無恨意即任其謀議大夫或引至內廷天下事無不以不世
遇乃發其微言無所為九二自始無然不測切當旁心者徵
有數微何蓋魏徵或謂太宗使徵為洗馬徵曰非是亦得曰徵為人臣
不崇者形迹遠避雖曰而微言是實有也嘗謂太宗行陳微
見帝謂曰少聞若臣同心是謂一體竟有犯至公事形迹若上
由茲略却之與我未可知也嘗覽魏曰魏徵吾惜之矣魏徵曰願
陛下下臣臣為良臣臣能進比下也夫臣身猶美名君命顯號子孫傳承
也神聖之明則臣能進比下也夫臣身猶美名君命顯號子孫傳承
蓋按無羅志臣已受禍遠若隋昏朝夜魏徵家扶取空名與其異也

帝曰吾固聞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者聽也
以暗者信也先齊國四門明而日進曰魏徵有長絲不能整也情
漸遠不能成也秦二世廢滅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散而不得聞
武柄未解而漢景向嗣而不聞開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天下而不
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小人不得蔽而天下情通夫聖仁基忠女是
而才皇后爽清為元華論典冊具或言許聘失險謀曰陛下雖
有明則則魏氏有據字食青果則魏氏有飽頭須痛御則魏氏有
聖家今歸已始除下取之益為人父事君當自存即歸傳書○
貞觀三年以和善監參豫制政高昌王麹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
因文泰奉遣使者奉獻步話文泰使人厭恨乾于庭之詞遂又
使使者微曰具時文泰入朝所遇候敵不歡具身又如諸國為則
塞州縣以之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遣人為之詞若賓客之中
爾然魏夫漢建武時西域諸國和護送子光武不許不以難矣弊

曰公獨不見金在鐵何足貴和善冷飯而為器人乃寶之賦自
比為金以錫為良匠而加礪焉錫雖疾木及葉靡有使而錫雖積
打倉卒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
薨帝即就中休屠觀以望昭陵引微問升時熱視曰臣既昏不能
帝指視之微曰臣以為陛下望昭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窮
觀尋以定五禮曰臣嘗聞一子孫男孫請封侯子孫男孫請封侯臣以為
然曰此可以為俗節許之後李洛陽吹唱仁宮臣嘗聞一子孫男孫請封侯
惟貴不獻金以供奉不精為此理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
當就權成約奈何令人悔為不齊若以為是今不齊足矣汝為不足
萬此寧有足耶帝嘗言曰非公不聞此言又上既曰雲云明使俱罰
州制之也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知則君長帝天上帝事下易知君長不勝百姓不感故君有一位
難知則君長帝天上帝事下易知君長不勝百姓不感故君有一位
臣無二心夫刑賞之不在乎勤善而德皇帝王所以與天下壹一不

以罪謀賞嚴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善惡或由好惡善則刑
獄法中惡則求罪於釋外奸則橫皮出刑惡則注垢索罪刑盡刑
置則小人道長賞探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
聖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服處而言官使尚礼也至於威怒則專法
中韓被道張之吉未弘而變薄之風先推也也昔州禁上下共守
而變法以弊張湯輕重其心而漢法以寒視人主而自高下乎漢者
謂人或改供帳不勝或不勝從政官非發治之惠也且以清府咸况
今之黃儲以清甲兵况今之士馬以清戶口况今之百執擊長慶大
會何等嚴為密請改富強而衰勸之也我以資寡而安靜之也勸之
則危靜之則安人皆知之非望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助平易之途
而進覆車之轍河故安不忘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爾來亂自
謂必無亂未亡自謂以不亡所以甲兵重動往役不息以至戰卒而
不勝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



是必取亡國臣額舊今之勳爵以償為監則存亡治亂可符而知思
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
即嗜慾嗜遊或及有疑能不急慎備聽近是等之便使而已
雖夫所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材難豈不敵保其所易保之不
固驕奢阻洩有以勳之也帝宴群臣賦琴池麟樂賦詩賦西樓其
卒章曰終君淑德禮方知皇帝將帝曰微言未盡不約我以禮。他
日從容問曰比政治如何微光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
觀之初導人使謀三年以後凡謀者悅而按之比一二年能強受
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輪元雅婦死
伏如謀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實之
答曰朕即位未有謀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謀也後嫺嫺妾所賞
有司得以勳其為將論死裁員妻罪當杖之四五然後殺謀曰
第中訣如此不徒滋刑此就而後謀也近皇帝欲余尚書古儲

宮勞人也杖地粗厚教允裕尚高聲宮中時化也陛下悲
曰是子使國家不殺一人不殺一獄官人無髮乃備其意臣秦人臣
上書不激切不極進人主意激切則逆滿誘子將陛下雖從臣言實
多惡之意終不平斗難於變謀也帝悟曰非公然能道此者人始不
自覺之耳先是帝作飛龍宮殿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
里威聲遠播且一且廢而棄之彼場帝若足惡治受喜或亡戰時
其宮猶不虞後患也繼天下後萬物以自來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
豈謂是猶性投無時于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
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積臣夫之手為天下笑豈昔東漢
其危殆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妾淑媛行
孟持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欲監茲所以亡者朕所以得
獎賞不殿覆殿安處里宮德之上也若成身不獲即仍其舊除其不
惡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今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



者之位個能慎呀信任遠避使人踊行况陛下之上聖子若殺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離必陳之以德恃之以德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者罰而明賞無為之化夫何遠之有善善而不使遠惡惡而不使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克亡之禍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珍於是發明德宮文園院賜遺水才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授我定天下間萬草棘去餘功也貞觀之後納志諫正朕速為國家長利微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親解佩力以屬二人。帝嘗問群臣微與諸葛亮孰賢米文本曰亮才幹宰相非微可比帝曰微迫朕仁義以爾朕躬欲殺之亮亦雖死無以抗的上封事者幾或不切半帝厭之欲加誹黜曰古者立榜木設網已透封事其榜木之達于網下網下恩聞得矣當然其所陳言之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者悅皆勞之。十三年何史亦給杜華作亂少微司中

雲陽石然古語曰自冬至五月不雨致上臨極言曰臣表侍
陳性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使約朴素終始弗渝
微言在耳不敢忘也須年以來突不克終謹思保身解萬分一陛下
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北被方外今萬里遺使市宗駁馬并訪怪珍昔
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嘗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筆先辭今所
為更秋盛漢又習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慎
乎若所索之駁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雖也若
何不長陛下在貞觀初讓民之勞息之如子微死不難營為須既奢
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
樂而致頹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其不克終二漸也陛下
在貞觀初殺已以利物此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
作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管攝取曰非為兵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
敢獲卑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觀君子斥小人此來輕棄小人



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聞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已
又况小人昧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其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
不賞異物不怍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怍無時而息
上奢靡而望下朴肅力搜廣而冀廉業與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
也貞觀之初宋士如高贊者所舉即格而任之取其計長常恐不及
北來曰心好惡以舉賢舉而用以一人職而無雜積年任而信或一
朝疑而不夫行有素殺事有成積一人之銀木必可宿積年之行不
應頻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職否謂其言不實使彼彼得行守道
固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祖深恨無功號事六之始數年之
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表出及逐鹿騁為樂愛越不測其
及被爭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詳請上遵今外官奏
事顏色不接間因語短詰其加過違有忠款而不將申此不克終八

漸也在貞觀初收政治道常若不元此特功業之大貞聖智之明長
傲縱欲而無事與兵同異遠裔觀押者阿旨不肯謙速速者畏遠
不效言憤而不已西嶺亦細此不克終九漸也在貞觀初額年霜雪
內戶口並統屬外獨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夫其由陛下
有撫寧效死不獨也此者度於權限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雖臣當
下頌而不違正兵雷上復別驅任中物雖屬於德施于皆望於道
有一般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恬謂其言不實泰此不克終十漸也
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靈焉故不妄作令且讓之災遠被鄰國
凶醜之孽起於陛下謂其言不實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
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
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且言當何施願
面與公相見哉方以野上疏列為罪障察朝文見之意錄付史官使
萬世知君臣之義。高昌平帝宴西儀殿飲日高昌若不失德豈至



於亡無成亦當自成不以小人之言而讓君子安幾獲安也微曰昔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
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宮時使管仲無忘東縛於魯時使寧
戚無忘假牛車下時桓公聽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惟無忘夫子
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
也。帝遣使告五岳歲立歲禮可汗譯音未應又遣使黃金萬兩國
市馬數曰今宜可汗未定知諸國方為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
汗可汗得立必不讓且請各開之以中國得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
失義矣魏文帝欲求百四譯音大寒蘇則以為惡及曰海則不求自至
水而得之不足貴况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後皇太子承
元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孝實重無踰微我遣侍太子一天下
之望明賢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微以疾辭固答曰漢太子以四師為
師我望公其義也公雖時可權全之十七年庚甚樂賜賜遺經皇帝

魏國決界左右婚終日乃遣使復與太子至微恭儉如朝服絕帶魏
引也帝患微反魏始之魏深問所發對曰豈不始謀微理以而受宗
周之亡帝將以劉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王亦從帝曰公誰視斯婦
微不欲歸及是魏帝臨哭為之慟微曰魏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
殿內外百官朝服皆赴喪賻司空溢曰文貞晉王奉詔致祭帝作
文于碑遂書之。帝後臨朝實曰以朝為微可正衣冠以古為微可
祭與晉以人為微可明得失朕嘗保其三微內尚已過今魏微遊一
短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平黨其可激者曰天下之事
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寧公神之內情有愛憎憎者
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夫邪勿疑任賢勿棄魏可以興矣其大畧如終威頓思之
恐不免崩過公始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微狀貌不啻中人
有志膽每犯顏建諫雖逢帝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寡家魏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直言無所回避參禪得失見下覽

魏基

廣西世系莫朝天

基字申之權進士第文宗嘗讀貞觀政要思撥賢詔訪其後揚汝士
為右拾遺基安字勉考帝異之邑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
方季廉汝州司戶汝州俄徙汝州刺史基諫曰王者故有罪惟故無
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遂晏卒家人銜亮罵里殺諷獄窮謀得將改
於貸中外以為惡法今又授刺史獲使治人奈憲章中至治不見其
可有詔改汝州別駕。御史中丞李亦本宗室子坐李制事諫死其
二女沒入宮基上言陛下即位不悅弊色于今十年未始擇得數月
以來情急屏殺戰坊閭避百十未已莊宅狀布齊疊有聞今又取孝
本女內之使宮宗姓不肯離卒為累傷治道之本速虛擢之嫌諺曰
止寒其若重致止鈞莫若有爵惟陛下徐十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
好帝初自孝本女器曰乃祖在貞觀時曷嘗直言無所回避每覽國

文朕與焉之暴為拾遺基有獻劾夫惟器汚於內非曰聲伎也亦女
之私不為禮取禍報之問不可不究晚唐無切其辨我之失不亦
至乎要雖居位日淺說河愛一官增五萬之氣其次暴為右補闕先
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嘗微參禪闕夫朕今得參又依細諫朕不夜仰
希貞觀朕幾處無過之地殿坊有工藝為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
者頗言司馬品高即官刺史選嚴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孫洽
欲官勿復言基謀不可上拜潤州司馬。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御史
書詔頗有得者乎基對謹校榜在詔今上趨鄰單曰在人不在傍密
曰單不徹朕意此榜乃今并帝帝因投書曰事有不當毋諱論奏基
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牙深今則記言勸不致侵官帝曰兩省屬官
可議朝廷事而毋諱也。帝素起居注奏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
存鑑戒陛下所為善無長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
然我既掌觀之基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見則後所書必



有諱在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取信者乃止。中尉仇士良誘妖民賈闓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伏兵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赦共之刑部大塚決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議何請歸有司未報奏上言事繁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欲不在有司決有輕重何從而知帝每決宜宗嗣位遷都史中丞發財馬都射社中立森職權或備亂賊戶部侍郎事奏奏中丞銅起所寄不宜雜領時殺已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門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吏官未立不早以正人傳道之非所存則戒之重且立言者其敢動自敬宗後惡言備諸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亦厭飲者進納水滸養精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嘗以國廢象善以為并土注不可言請還其獻詔可節度使李業經得勞進都憲婆塞內竹於前。人無敢言者暴秦洗滌清州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卒。業為宰相鐵夢天子前包相或妻柳規風儀表讓切

無可曰畏宜宗案曰著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憐之然卒以剛正為令依胸所忌

賈曰君臣之際固小難哉以微之忠而太宗之養身段未幾借諸選行始微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當官之以依邪之亂忠也又謂不免故曰暗暗者易汗曉曉者難金自古所嘆云有柳芳播微死知無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諫世恭之論議誠疑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十五

列傳

王珪

王珪字敏功世居郿縣故鄉惟沈澹志量嚴正結於所遇交不苟
 合季父有琴載九疋駭許以馬馳入關李嗣復署世子府謀議參軍
 為成爲皇太子較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嚴
 誹謗流寓州刺史。太子已諫文惠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
 邪正不可以政治正臣事君主亦不可以政治惟君臣同聽則海內
 安朕雖不明幸猶公數和諫正實致天下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
 事臣心入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善言臣願竭
 替佐萬分一帝可乃罷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開閣天子
 曰入閣以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杜之。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
 人侍帝側本藍江王璩姬嘗持之曰藍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十五

列傳

王珪

王珪字敏孫世居郿縣故鄉惟沈澹志量嚴正結於所遇交不苟
 合季父有憂載九疋孤許以馬執入關李嗣胤著世子府謀議參軍
 並成爲皇太子較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嚴
 經學流爲州刺史太子已諫文惠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
 邪正不可以政治正臣事君主亦不可以政治惟君臣同聽則海內
 安朕雖不明幸猶公數和諫正實致天下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
 事臣心入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善言臣願竭
 替佐萬分一帝可乃罷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初唐天子
 曰入閣以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杜之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
 人侍帝側本藍江王璩姬嘗持之曰藍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

王珪傳

卷之十五

九

何



有不可乎玆避席曰陛下以重江為是耶非帝曰殺人而取妻乃
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非問父老曰非何故士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公曰君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此父老曰不然郭
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重江之亡其始尚枉
為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帝喟美其言。
帝使太常少卿杜孝恭以樂舞校官中曾家飯不進數積責其與隨
方侍同進曰孝恭得謹土陛下使朕文學又責德之天下其以士為
輕乎帝怒曰卿言朕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者得離罪玆
不謂曰臣本事前官罪當寬陛下於其往每引致編密責以忠效今
疑臣以私是陛下及臣臣不負陛下帝嘿然慙遂罷以日語為文語
曰昔武王不用東齊宣王親赴肉自古帝王幼諫固難矣朕辰夜度
夜于前益冰資玆等痛自悔公坤勿德是不進諫也。時廷與云錄
李靖溫若博龍胃魏徵同輔政帝以廷善人物且知古因謂曰卿獨

舉道稱為朕古文藝等材且自謂執與於子贊對曰彼我來國亦無
不為臣不知文藝兼資文武世將入相臣不意境數變詳明出納惟
危臣不知若博濟繁治亂表器必舉臣不茹胃以諫諍為心必若不
及免身臣不知獲至聖薄情殘惡好素臣於天子有一日之長帝
猶若而云對等亦以為甚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滯禁庭語左除同
州刺史帝念名臣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廷亦以
稱自若王問廷何以為志廷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志陛下王之
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忘孝既聞命矣願聞所
言廷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忘之當聞喜曰尼可以無過
矣。子敏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謀以帝文責來實行是舅姑
禮廷曰主上稱法度香嘗受公主獨見堂為身祭將以成國家之美
於是與大人坐堂上主執筭盤積乃述被賜本史相國韓文忠公
本傳以密計曰惟反易事人在中饋言朝人勸于中饋韓文忠公
而巳中饋言朝人勸于中饋韓文忠公而巳中饋言朝人勸于中饋韓文忠公



主簿有勇如者慎輝禮本縣十三年病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
諡曰懿。少孤且貧人或饋遺以餅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
必酬應其家性不肯榮臨官務舉綱離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
喜溫亦寡煖家事客而使行散橫執雖其子不違也宗族置之周
知之情於自奉獨不悖寒朝四時祭子孫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保
之不暴也世以延儉不中禮少之。懿德皇帝與弟武懿宗知將蓋
母李氏曰而少貴懿宗知所與將者何知人而欲與情來會武懿宗
過其東李氏大驚移月酒食數日春曰二客公輔才汝實不歎

神效

薛收字伯樂蒲州人年十二繼屬文閣高祖與暹擬身歸國秀女於
至官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帝悅府主薄是時方討崔亮軍
事兼總收為書數露布收每戰必先上表請戰力攻馬上占辭

敬如李福初不窺定實地於末後諸將單言飲軍以觀威形收獨
曰不然此充棟東都君軍蓋所共兵皆江淮驍卒正苦乏食耳是以
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義身趨東以來必飛報轉糧更相實者兩
賊連固則伊洛間感及來可戰月定也不若勸諸將欲於梅壘凌其
諸將或出出兵大王親督將銳應成軍厲兵嚴甲建義路彼以我
老當吾堂堂之許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政罷下矣王曰善遂
據建德降世充。王入觀明宮室且飲鳴帝無道殫人力以其本像
收進曰唯字雖鳴假字以亡土皆等成若免以君始與阿房收字
未而蔡稱建文帝罷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足察奢君是於死一
大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露上書諫王止收獵王
恭曰鼠可陳知我者獨也明珠散聚既歸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
挺。(武德)七年襄疾命與疾至帝親舉伏撫之論叙生子感嚴帝四
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恟與共從兄子元徽嘗曰吾與伯襄共軍收聞

何嘗不驅馳經略歟。而世祖皇朝一朝成千古也。且家世貴而子幼
春振安之少壯吾懷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旌祀即位語
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元姓名字魯里在十八學士中天下謂之登瀛洲

柳元超

元起九歲襲爵高第即位較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
弘文館學士省中有極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筆制道衡之
內被元起每見輒泣然涕。上元和帝校獵溫泉諸首長得侍
可從元起奉夾仗野心而使故在閣中非所宜每納可宜宜請
王召元起從嘗謂曰任卿中書宰相多人物俄拜中書令帝幸東宮
簡輔太子監國手教曰朕留卿若失一臂賴太子未習庶務閣中務
卿悉置之時太子射獵誤傷入禁禁及故太子稱慈政事元
諫曰陛下載極命遂致克御學之變元超諫書

元起九歲襲爵高第即位較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
弘文館學士省中有極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筆制道衡之
內被元起每見輒泣然涕。上元和帝校獵溫泉諸首長得侍
可從元起奉夾仗野心而使故在閣中非所宜每納可宜宜請
王召元起從嘗謂曰任卿中書宰相多人物俄拜中書令帝幸東宮
簡輔太子監國手教曰朕留卿若失一臂賴太子未習庶務閣中務
卿悉置之時太子射獵誤傷入禁禁及故太子稱慈政事元
諫曰陛下載極命遂致克御學之變元超諫書

薛元敬

元敬隋暹都侍知選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何東三鳳收
元長繼德音為鸞鷲元敬少為鸞鷲上云子及武德中
為天策府參軍直弘文館學士時收與弟柱憂心腹之寄更相
益附元敬謀畏未嘗申款曲如响復曰小兒空不可得而珠泰王為
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宰

子官

薛傑

傑字嗣通道衡合孫羅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權更成兩



詔書既下業不中止誠恐是期以開泰或臣伏見詔書空功臣悉就
滿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綱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衣後其爵滿奉
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
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棄封疆職典
厥族朕國家康志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權在也正欲存之則樂賢
之際已暴也臣謂士族子弟所宜慎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
反少曰與共壽若於死存之人寧別恩於已亡之臣則所以所愛之
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
始以明其職職以尹邑必有封行隨器而授雖幹翻鼎強亦可以充
恩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
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稱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
以孝為本故曰米粟大於蔬父教父莫大於天配天國之大事在祀典
我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

朝之年采薪觀事切惟聖訓以象與一出而賞無差於孝思以愛
百姓而一代史官不啻是帶入朝將河以昭嚴慈得示祭無邪臣知
大孝誠不在於祭且之間然聖人誦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木也臣
聞教化之道在求賢齊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嚴
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曰明達本樂工喪年餘賴臣謂臣
奉祭後解所攻臣謂臣無他材獨解調為米術論時典可厚賜
金帛以當其家今無校高爵與改臣謂臣外廷朝會屬堅倡子鳴玉受
獲臣切耻之若朝令不可違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者善
其吉祭尚郊文。又疏奏聖親更尚周漢之有天下傳稱祖歷多者
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善息福於人豈無辨王朝先
替以見白觀晉遠周所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
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道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
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



因當性為湯文武之道使辰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維因人設教而大變舊俗於身思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祿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變亂之後比於隋時歲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弟弟逼徂來遠者有六千里春秋夏冬無休時降下雖詔戒省而有司不得從中而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頽頽怨怨以為陛下不存秦之竟之茅茨土階高之惡衣弊食臣臣知不可覆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隱蹤甚集上者以為嚴世行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錫飾集細妙皆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不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黃龍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無在共神代差近事定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管是觀之器物舟楫王妃主服初皆與秦麗臣聞林且丕顯後世謂是作法於其弊猶亂陛下少變人間知百姓幸若前代成敗自所觀見尚猶疑

此而皇太子生及燕宮不更外事即為嚴後空懸之巧當憂也臣切尋自古聖帝慈教取為盜賊其國無不邦賊入主雖悔未有謀安公者凡爵致殺當歸之卷未可歸之時封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先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長而不知其身之失故對英禁之亡而幽厲天討之亡情婦帝又共齊魏之失國也今之魏為帝猶場帝之親齊魏也性貞觀初率士霜餘一區銷燹易斗米而天下恬然者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滯讎也五六年來頓嚴豐餘一區銷燹果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齊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忠之落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粟而王世充據之西都府庫以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倉和無粟帛王世充未密未必能聚大衆以討隋若固有國之當要當人有餘力而農牧之是人勞而強款之以貨地耶夫益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



今為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欲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
之不惠萬一中國承平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狃切發奔旋射食姜
較而已古語云勤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茲
欲賜積為政不煩遂承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皆實諒謂漢
文帝云可無災及矣嘆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封越王梁突布王淮南
之時使文帝知天子位必不離安又言謂諸王年少得相制之長文
之優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帝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在下所與
實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
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啻不
在諸王皆由尚置夫宜不豫為制以至威士人主豈不知其然滿
格林變稱故前中既覆而後事不改權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
已多其寵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仲昆禍也昔魏武帝寵陳思
王文帝即位方今無兩同儕自焉何則先帝加恩太盛我朝王極而

洪之也此武帝臨陳思王選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港不
當而歲別優賜曾無低極里當曰貧不學後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
大重制業豈惟嚴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
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制史蔡今爾蔡今既衆不可
皆賢但用得良制史可矣天下制史得人陛下端掛嚴而之上夫復
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故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
石高第入為宰相小獨東內官縣令制史顯輕其選又制史多武夫
熟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服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
次乃補選用而以德行才術推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給在于
此帝稱善轉中書舍人周善較奏機密明鏡勅中書會行藏家
周容時舉歸之帝每曰我輩不見用即思之本文本謂所視曰易君
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愆益聽之纓纓所請令人忘倦蘇張薛異
正應此耳然為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獲又十八年選中書令帝嘗



以飛鳥音賜周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厥賦之奇要在忠力。周窮
清湯建帝幸平機宮求勝必為攝第每器上懸仗者視僕躬為調
藥疾甚周取所上重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
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初帝選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府道人
以別無宅邸以其與帝生素無實管竊焚宅曰自有住宅五百萬
周遂以聞詔有司給直青贈故解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群臣食
必進雞小史缺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強用雞廣費難為何與榜吏
斥之及頃進光廢漢職令作魏社祀。先是京師美饈呼以
警報後置鼓代之俗曰擊鼓報警。品官舊服止黃紫外是三品
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成門入由左出由右
解以違警急飭若人地租有衡大小番五載驛馬死城門衛守俱
士月敬配諸縣各取一以功其過皆周奏白。自周亡帝思之甚惜
假方士術求見其屍形為宗即位追贈右僕射高君謙令金棺中以

記享高宗廟。于戲國中諒為可對矣常伯典員行分掌選
事古史編者擬求焉馬林雅則長史

匡廷敏銳而正評載人物五道而行仔任皆稱朕意此體世代
人作矣起逆旅卒為名臣辨

賈曰周之遇太宗顯不異哉由一介草莽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
明曾憲章非王佐才曷以及哉其自視與蔡叢約謂亦何以真迹
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如一將以明佐聖故君嘗問不怨深
而固俄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遠傳流呂望使後世有迹焉惜
乎

韋拔

韋拔京兆萬年人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之
任大夫獨威意左右無為卿施者拔曰臣意下不足以尊高位且非
勳非將在簿部故終上願使臣改勳立功者不聽。是時水清大



亂風行薄惡人不知敬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發
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莫日不哭謂為重喪詭實乘吊輒不臨舉又聞
里細人每有車喪不即發問先道已社特香辦共乃始發衣至飯車
米雜棺擲以祭送葬則雇船伍會集相與醉釀名曰出孝夫婦之道
王化所垂故有三日不食燭不舉樂之戒今廢錄之初雖委絲竹以
商矣歡官司習俗乃為佛禁設一切儀華中明禮憲。俄詔魏王泰
府事特奏有寵太子妾避失帝密欲殺立詔社正倫王倫以偏害
帝謂魏曰不若復置卿于法攻大常卿初批為大夫將為周為監察
御史批不善權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之。周好周官魏根于自
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論定者周官魏才任意扶帝
謂然批父故為祭用魏管穿經略高麗故禮茂家魏上之帝曰自亦
距遠二十里無用除其罪所仰食加賜。始為朕國之苟否留
用之不乏是公之功似河北則用甘泉魏為文帝親許魏衣冠文及

中說勝歸之彼道魏周曰為王安德行張作留權得極舉塞不可過
疑以方管舉未可進轉凍乃寔以為解者不悅曰兵爭執無工
運加知率懷質船按登為氏

李綱

黃曰王若用人非錄盡其材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帝
屈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尚執操成功致太
平矣始皆奮亡命若衣噴然列置上策許救能早大帝本以中書
令符之御臣之方額不善哉畏魏郭流落蓋有故而然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新人吐詞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環葉張綱為人攻
焉。事南為太子洗馬太子身安官臣左廢于唐令則奏踏蜀又歌
武媚娘的武媚綱曰今則官調讓乃自比得優進淫祭或視聽誠使



上國之豈不為陛下累乎臣請正其罪乃曰臣之我欲為樂爾後差
段文帝初讓官屬無敢贊網曰陛下不若放太子至此太子實中
人計以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等而惡奈何歌舞大德兒使日竹
則帝曰汝為洗馬何不得人網曰臣非東官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高祖平京師網上揭封於易坐公積讓受拜禮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熾左右儀衛民於中文武使不
闕或問入太原示古懼燕軍齊京師奔州帝怒謂網曰王年少不
習事故以汝及實使佐之太原與王地共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
棄去欲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網曰王過惡使養成之故事王日沒
尚必諱分賴欲計使陛下不失太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且帝怪
引網升御榻勞曰卿不吉我幾置刑於是得飲。帝以解工受吃奴
為散騎常侍網諫曰周家尚工樂者不得預士伍雖獲妙如師哀才
太子野官學世不為樂故魏武使饒衛擊技術先解網衣曰不敢以

先王此服為傳人衣齊高祖封晉封趙為王以安馬駒周有老國家
者可為益或今折造天下開之平之暴功臣實未及高祖才何伏草
晉而先令舞明高王茂祖在伍品趨野地始亦制至安統胎于孫之
道也帝不納。網在東宮太子建成志加禮贊游溫湯網與不從有
進魚者太子使賻之府分趙元指自右長孫太子曰操力濟細却為
味公等善之若賜浴等論因得網矣。後太子震押亡報諸國網延
網頭陳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安仁長史而益誤尚書界
網頓首曰潘安仁服也志殘我然每蒙赦止為其次史故無愧陛下
功成專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欺又為尚書子且臣事東宮東宮又
與臣許是以上印敬帝曰知公立士帝幸諸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
書詹事如故網上帝太子曰殿下飲酒過並亦養生之道凡為人子
務若謹以程上心不宜聽受私便與朝廷生其間下官使太子覽書
不得所為益獲網罷已不自賴同請若優賜許尚舊帝以網名臣手



數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卿以足疾步與聽樂至闕周以吹
事每聽政必召獨與於給王止侍坐謂古能六尺之孤者百里之命
古人為難綱以易故發言陳事較密不可奪及我帝遣文於至京
存問年誥曰貞太子為立碑。初齊王憲文妻居無失也。又綱厚郵
之及年女裝裝流血如喪其親綱在清官不進並之得為益人曰
君當為卿輔然得為姓乃知志性不知還折足為故故綱顯於唐
稱疾辭位云

五注可謂臣臣雖狀其真誠肯若有負貴職也近古君臣相
遇未有及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髮骨不墜膏不長也

李安靜

安靜天授中試為右衛將軍武后幸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
及收繫獄來安臣問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救之可也若諾其武
吾惟歎使臣臣之會易中誠節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建安靜太

子少卿自綱五世男路安替長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萊

李光亮

李光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長隨入關大亮自歸投土門今方
戰機攻多盜賊大亮都亡擊斬食解費所乘為物持資業之勸鑿田
畝大熟固出華盜所至輒平漢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禦乃單為
尚營說蓋帥為分別獨獨賊威服遂相率降大亮經河東為與之
食至步而運帝聞之悅推命用德管府司馬。貞觀初從交用召授
大府卿復出京州相督軍有量使凡名屬風大亮歡之大亮密表曰
陛下使改佩父矣而使者次屬信陛下意焉乃中肯首如其禮求足
使非其才太宗極言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
實丁今賜胡辨一級。錄亡十益乃朕所自卿又賜胡悅德曰悅
誠論深博極為政之雅公宜辨味之。神武既亡帝欲懷四夷諸部
降者人賜袍帛首領拜將軍中知將到五品若百負又置降胡河



向部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發大度銀布及七姓雜落之未附
者許禮破口上疏又求厭其餓大亮上言臣聞欲發遠者必自近
中國天下本無四夷猶被業也殘本根存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
勞者史武頌厲入朝陛下不知得江准變其俗而如賜物帛卷官之
引疑內地豈久安計哉臣以為諸藩請附者宜驅繁使之使若塞外
莫或遠來為藩臣謂之流服者故臣而不納所謂行禮惠教實福
臣愚願屏繁器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古此中國利也帝納其
計。八年會討吐谷渾與李靖俱出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
萬送爵為公拜右衛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華又兼工
部尚書身三職尚書兩官每五日常假皇帝勞曰公在我持勝計。
十八年會洛陽詔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能周勃也何大率
俄虞皇帝親和藥神驅馳之福終表請罷逐東復又言宗派宗親
所在願以賜中為意宗數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牛食牙左右官

終許飲家無珠玉以為舍禍其惟將米五斛布三十端皆以為饋
口歸。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則不可干非其義對天
下爭是非無回徒至妻于木給兒體容事兒媛以禮聞仇通嗣居陝
秋甚。初被公詔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曾言衣冠子女不幸致
亡吾何忍錄而為婢乎繼遣之高祖聞愛更賜婢二十役破吐
谷渾獲勝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魏成宗族無後者三十餘經實
極加焉。帝以張弼就其死歐陽王行制本計其業
及責命有以報之特賜為持作丞臣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
徵諸塗特留以悉推家府與之獨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
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感獨中即特代州都督世嘗大
亮感報而多弱不自伐也

李向秀

趙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興材器出科累轉考功員外郎劉后愛



其才檢校是官仍領選然依文武號辦職。張易之兄弟責賜因被
急詣士論頌感中宗即位拜典御尚書卒。洵秀少聰悟交通賓
客喜飲酒雖多不亂常持檮其成流。母少賤妻嘗辱母聞不
樂洵秀即與其妻或問之答曰受妻妻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
所居堂座之華大乳經猶中宗以為孝成旌大門閭

東坡先生醫書評語卷之十六

劉傳

戴胃

戴胃字玄舉相州安陽人性慈正幹尚明遠善醫叔王世充謀篡胃
祝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
日願奉輔三空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聽曰善戴胃凡歸胃切諫不
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物見秦王文授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
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係當慎其人戴即日命胃長孫無忌被
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闕。封德彝論戴門校尉不覺寤死當無忌贖
胃曰校尉與無忌非均若謂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
公朕安得阿親戴詔投議德彝問執帝將可胃曰校尉緣無忌致罪
法當經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神選者盛集有說貴
隆胥謀取調者詔許自首不肯者皆死微有謀得者撤兵胃以法當



其才檢校是官仍領選然依文武號辦職。張易之兄弟責賜因被
急詣士論頌感中宗即位拜典御尚書卒。洵秀少聰悟交通賓
客喜飲酒雖多不亂常持檮其成流。母少賤妻嘗辱母聞不
樂洵秀即與其妻或問之答曰妾妻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
所居堂座之華大乳經猶中宗以為孝成旌大門閭

東坡先生醫書評語卷之十六

劉傳

戴胃

戴胃字玄舉相州安陽人性慈正幹尚明遠善醫叔王世充謀篡胃
祝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
日願奉輔三空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聽曰善戴胃凡歸胃切諫不
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物見秦王文授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
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係當慎其人戴即日命胃長孫無忌被
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闕。封德彝論戴門校尉不覺露死當無忌贖
胃曰校尉與無忌非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罰制帝曰法為天下
公朕安得阿親戴詔投議德彝問執帝將可胃曰校尉緣無忌致罪
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神選者盛集有說貴
隆胥謀取嗣者詔許自首不肯者皆死微有謀得者撤兵胃以法當



流帝曰朕詔不有若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以不捨卿責歎耶胄曰陛下登殿之時拜臣所及既屬臣敢騎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朕失倍素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謂法此及小忿存大節也帝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未幾法愈至於秋漢書江革曰卿謂諸顏指擬言若泉涌帝益重之。趙尚書左丞帝曰尚書感國綱維失一季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今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孫決無留疑議者夫其振職弱武德以表帶無其輩復拜讓議大夫。杜如晦請以趙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故好初文雖變法吏將以羸為皆說。帝待懷簡洛陽宮胄上陳曰大亂之後戶口羸減一人就獲舉空捐粟賦調不給則幣藏益矣今宮殿反定風雨容羽備何速自生勞擾窮常覽矣罷授。胄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矣已而制憲帝嘗曰胄於我非肺腑親漢書云卿謂諸顏指擬言若泉湧

不聞位其忠烈野哉耳李繼曰忠以見子至德為後

互廷濟繁治利救務必舉和忠事雖舉無所回視自可震肅

威至德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知國數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號其榮北高宗嘗為飛鳥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此洪深侯舟解都處復曰飛九霄假六翻季欽女曰實答伏璧舟誠誰知侍曰竭忠節貴至欽實是德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北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盡為奏終不顯私恩行親仁軌為許車僕射更日聽獄有疑詰實至德已收釋然乃復衣曰初以為許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欽實之舊感四年卒北曰榮



百世歸善於君為時所服

劉洵

劉洵字思道，涇州江陵人。正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檢校尚書省郎。洵性剛直，不結交，尚書萬幾本貞觀初未有令儀，洵與左丞戴胄右丞魏徵等，率群僚無所回視，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若黜覲，在位功勞相類，雖欲自強，先服義，帝故知中書，每事咨洵，尚書依違不得專裁，先稱死，洵起不眠，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即中便，皆得人，非惟收滯滯之弊，固當矯擢，趙說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洵直于職，於是尚書浸治如微時。太宗好將論兵，公卿言古人事，必往復難詰，洵或否，洵曰：帝王之興，臣願聖哲之興，庸慮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欲謀，應對聖持平，仇等雖思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有銀系，願虛心聽納，固必群臣，竭誠不敢進，況以神機天機，紛辭後言，而求其議，故洵也。洵天以無言為尊，重以不言

為德，且愛記，損心多務，耗氣內積，形神內勞，初必無覺，久且為弊。今之輩，子陵下力行，西至耳，欲其長久，且由所得，似當忘愛，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夫子，絕若曰，非惡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惡短然，屬人輕物，恐由權，治致之，立治謂宜尋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統，是繫善惡之督，興亡在焉，故冕錯上書，令通政，術貢，流奏，記，詳勢，知權，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為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宜精勵，志以博異聞，考返朝，引見群臣，仿以古今，帝以得失，而太子，憂內不安，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遇以廣教也，異宮而暮，以遠嫌也，雖反聞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萬，廢求其貞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檢以良言，誤以生實，使耳所未聞，親所未見，儲德念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放洵，與岑文本，無明，暹日直東宮。帝嘗無苑，丙監獲，裕有詔，新朝堂，皇太子，殿諫，帝喜曰：朕始得經，微朝，夕進諫。



微亡劉洎本文本馬周精進良繼之兄在吾唐前見朕說諫熟矣故
有今日言也誠晉以性成載。精進侍中帝怒謂群臣曰朕今欲聞
已受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慈然
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聽肯或面窮語無不
盡汗然非所以進言者時帝曰卿言善朕樂從之。及紅蓮東宮精
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杜稷安亮在焉宜盡忠盡洎曰願無
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律之當性其語遂成曰卿性疏而果必以
此敗洎與精進良不相中帝還不許遂良和沮奏洎曰國家不足慮
正當精進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德之帝念召洎問狀洎引馬周
為左逐良執不已帝感之乃賜死

臣姓堅王其方有益不輕然諸於人能自補闕
賢曰劉洎之才之烈易兩謂王臣策策者然性剛疏輔太子致身
仕安亮以言其為為領臣所棄

明發於所念洎之慮不能自中於上况其下故古人以言為政可
不慎歟

論曰劉洎其知言者太宗以英唐之資取天下於賊月之間凡元
王太平之盛觀祖見乎當時地帶四夷刑措俗阜定功造事悉登
向乎治矣然其所以維持者大抵在於智術故多有卓犖奇傑之
名且三代之君其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積德累仁既久矣天
命人心佑助如懸標是以享國多暨年久後雖有神王而綱紀文
章猶足以維持而不亡並其得之也不嚴故其衰也亦知之甚遲
於正觀太宗身役未幾閔君勉后稱自杜唐以廷於四方其危寄
變故之事無一君覆危哉不起於夫夫則起於空官不起於備鎮
則起於大臣忠義之士曾不得一夕英統之安此無也太宗始西
改取天下者不用該累意收而遽棄薄道德而尚智術然也劉洎
之諫曰秦改過研夫人心於自谷魏文安才勇兼並於虛說才辯



之器較然可見夫劉洎豈以太宗一日奸辨遂建此議哉蓋太宗
奇才存條而大道不足猶得窺其治體之失在此使之力行汲汲
務為又大洪深之業大棟太衆者多矣未有若洎之卓識者也

正文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陳敏達薦仁師才性史官遷右武衛錄
事參軍與齊果親史貞觀初故侍御史時有男子謀逆有司捕
支黨悉係獄敏師仁師按覆始至悉云因械為具食飲以情訊之至
止恐十餘人乞悉忍嚴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堂者衆誰肯隨
死孰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上仁恕故諸稱殺人則足亦皆有
禮豈有智狂不中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月令同吾願也及賴
仗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衆然莫辭由是知名
遷度支郎中掌口陳務用費數千感太宗怪之詔杜正倫行誘使仁

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慶中書得向來知機將被過光陰尚遠良
心之會有伏聞所著仁師不特上帝大怒統連州子起絕子從

崔陵

從字陵開少以文辭第進士然德中初徵檢校吏部與鄭普同典
選於納路道以所餘品無存焉李尚書勳來赴襄州刺史裴靈中太
平公主引為中書令後坐繫至忠等事賜死。初在襄州坐堂當庭
賴劉禹文張遊漢光及為宰相禹文求職求與太平公主遊張說其
稱禹文陰險憂不若也。與弟漢隆負兄位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自比東晉王珣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常
先據要路以制人豈欲對受制於人哉進退不已至於陳。從執政
時年三十八嘗著出端門遊營說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
其年不可及。漢字開所充工五言詩漢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無
從當流亡命鄂州作滿仁賦以見忠詞表與龍

陳叔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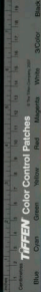
陳叔達字子輕陳宣帝子也高祖西師敗丞相府主蔣爽強大雅同第幾秘方禪代時嘗用詔詔告其筆也或密初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與群臣為客每占奏猶紳葛曰帝賜食冉請剪不樂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飲致願歸奉之帝洗涕曰卿有母遺乎叔達曰因賜之貢前初權極節尚書地太子建威華閭開太宗初叔達與帝飲之叔達極意放舞至是謂曰武穆內難卿有護言故以此報叔達謂曰臣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周漸汗殺為有司露劫帝以名臣為護

楊榮仁

楊榮仁字顯王隸子也仁壽中累遷其州刺史結事不稍細微人安之文帝謂相曰臣時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楊元感叛誦率其與文威殿賊之逃與朕突遣是獲賊楊榮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御幸法而乃勇矣如此將感曰仁者必有勇始謂此邪高祖素知之陳涼州總管榮仁久東遊晉種落皆為本心榮力學讀以來皆奉實贊號加始古頓刺獄其受榮仁應機嚴拒賊賊也庶愧示之頓利強而先大前時是洛州都督性冲厚以權自閉前未嘗與物所恃人方漢石曼卿解脫賈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後以特進歸第平弟師道

楊師道

師道字景猷清警有才學正觀中參議朝政能遇陸汪周謹未嘗語禁省奉案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銜且或廢效云天祐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之甄品為史部尚書師道起賈買四海人物殊所懷悉至論罪專加勢貴親黨以遠強疏于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曰師道實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依法操平更事峻急不弔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飲詠自適後賜宴帝曰聞公



每辭賞投筆用詩如宿構者試為厭言之師道再拜少遜誠成無河
窟定一生受伏

封命

封命字德彝以字顯龍川齊人曰倫年方少勇盛恩道曰是兒識
略過人當自致卿相德彝其為人以悅妹嬰之妻營仁壽宮未為
土工監規謀洩修廢文帝怒曰棄卿百姓力為吾弟詔天下素大澤
倫曰母怒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發素曰公知吾大婦老無以自
設樂而盛稱故官耶因大定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將修政治見
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其廢是后好居院則帝受矣素曰吾不及
也素員才勢多可委難雅與封命降雅實成或論事素蒙不勸每
雅其欲曰封知終當據此萬之幸懼內史令人虞世基得幸場帝然
不意史車盛可夫宜倫陰為載書內以說承主惡外以說文顯天下
有功當賞報印不行曰是世惡之寵日隆而帝政日壞矣後與字

文士及承降倫以鈔策平帝帝悅奏王討三世光少倫等謀平帝
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阻解者惟泰王謂必克倫實其行類
張策叶策言又何故加諸策實也○頃之矣朕意太原且遣使和
親帝問計群臣咸謂濟之謀經略倫曰故有輕中國心謂步不能戰
若東其志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或燒兩金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
以為擊之便詔可○封密圖公天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蕭
謁殺焉之及是謁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切至定至常前報變易由是
有隙貞觀元年卒諡曰明○倫實陳後內執數判人士意陰專而適
令之於禮儀其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前贈裝詣徵善婦婦居之
自如人莫能探其骨節○魏刺之亂倫於元武散是忠策太宗以
為誠樞機累萬又發言於高祖曰秦王持功傾頃太子下貞觀初不
若不早立則空關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乞美者謂何
朕親與太子貞觀初不及高祖議發立倫固諫止當時諸

無知者卒後事。慶同十七年。侍御史唐臨劾奏狀。帝下其議。百官
民皆尚書。帝命等議。論龍龜生前。而罪妻身後。請運賄改。以感
士有詔。改謚曰。終。

裴莊

裴莊字弘大。梓州聞喜人。好學。有文藻。智數。南陽帝時。西域諸國悉
至。張掖交市。裴莊常令短護視。短知帝勤。燒略乃訪諸商胡。謂必
山川險易。指西域圖。記奏之。帝引何西方事。短盛言胡多。壞性。名實
可及。俗土著。易奔。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短。經略。天監三年。帝有
車。相山西。方來。助。莊者十餘。謂短。人說。高昌。伊。香。等。昭。以。厚。利。使
入。朝。帝。西。遊。懸。文。山。高。昌。等。二十七。國。歸。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錫。爵。
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豆。數。千。呈。示。中。國。強。富。後。遂。破。吐。於
譯。和。地。數。千。里。遂。共。出。戍。戍。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短。有。餘。漢。略。帝
在。東。都。短。以。贊。美。諱。淫。溫。帝。悉。召。天下。守。備。任。伎。大。陣。曉。門。前。曳。錦。

殿。班。金。鏡。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到。觀。樓。觀。開。來。頭。破。腹。光。晃。壁。輝。
皆。供。悅。池。酒。林。肉。薛。長。航。擊。天。旋。既。賞。物。在。於。遊。飲。酒。相。與。擊。鼓。
嗟。嗟。謂。中。國。為。仙。長。帝。問。天子。以。心。境。謂。牛。文。楚。牛。弘。曰。短。所。建。白。
皆。朕。之。志。要。未。獲。報。先。以。聞。非。恐。心。奉。國。壽。欲。是。邪。短。因。奏。言。高。
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都。今。乃。不。臣。先。帝。漢。之。狀。封。又。失。
陛下。安。得。不。事。帝。納。馬。高。麗。不。聽。命。征。寇。自。與。特。絕。網。田。振。半。文。
建。虞。世。基。用。事。官。以。期。遂。惟。短。短。無。幾。聲。世。頌。權。之。高。祖。入。關。
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短。曰。惟。陛下。垂。而。天下。足。矣。短。性。勤。謹。未。嘗。作。
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過。士。九。草。雖。漸。殺。皆。符。其。歡。後。為。寶。建。德。因。
獲。建。德。取。來。朝。高。祖。遣。使。以。西。突。厥。建。和。突。厥。因。請。婚。短。曰。此。虜。
方。賊。感。苦。若。君。權。願。許。以示。外。換。頃。去。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太。
宗。即位。乘。食。吏。欲。稱。愆。文。之。乃。問。遣。人。遺。書。曹。短。及。二。吏。受。饋。饋。帝。
悉。詔。殺。之。短。曰。吏。受。賦。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又。賜。也。因。耶。行。法。

所謂明人以謀非道之以德之誼常悅為得臣言之曰矩是彼楚子
不而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信哉年八十精明不忘時多識故事見
于冊

司馬溫公曰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樂貞而
則佞化為忠也

論曰裴矩事唐無他適然所以亡隋者矩也先王亦豈或以威德
而矩則奪之以德觀後周正遠之謀既以巧佞亂人之國矣勢窮
歸唐安受富貴不足尚也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秦王即位後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
皆立之○太宗入關語或至夜分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
及悅帝美狀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爾又不識佞人為誰今
乃信然謝曰南衡新臣而於地乎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

少有利祿雖貴為天子亦何耶帝意解○又嘗嘗以餅拭手帝愛
日賜若不肯食哈之其板皆華制兵士及擬勿第二兒子以友種稱
好周年飽成然過自來養服玩飲食必極樂後卒此○曰然則曰士
及君求移解不可謂茶乃改曰飲

賈曰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足以佐唐何哉惟義人多才
能典時而成敗也妖會擊仙當盡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持君情
偽行臣情死乃奉聞先兩觀之味行字矣太宗知士及
之佞為爵言自解亦不能片被中才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茹普果

茹普果鄭州登封人仕隋為魯郡太守母姓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閤
內聽普果處決或嘗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愧之故普果因
至有績覽清吏歸唐檢校大理卿奉法得正風績顧公卿間後父元
元帝



為元略

鄭元略字德芳性慈惠愛尚文藝大業末為文城太守高祖共與逆
張給西略地攻拔其城係政軍門釋之使突厥還為參謀將軍元略
召軍旅事高祖令教諸屯軍法。宋金剛與突厥角急汾晉
論引也元略謂諸將曰突厥折貴無
汗想必得還帝勞口而不得於我軍可軍蘇武張羣矣。會突厥自將
攻太原詔元略持節往勞就至虜以不信營中因元略遂將折貴無
丙服捨自款其背約突厥服因好謂朝朝曰突厥得者地無所用
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爾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令益財資助人口
皆入於部可汗一無所得若仆獲錢財則金玉重寶一歸可汗且
唐有天下鈞可汗為兄弟使相銜華外道今生受其利不背刀戈德
昭然若何頃可汗當其言引還去忠鳴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斯德
德久息遂感何惜金石賜於公哉正觀三年獲使突厥還方美欲以

馬牛羊裘裘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肉飯果化為血不三年
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元略幹敏所至皆有譽玉聘楚城尤不說
不自為辭然譯事後母不禮也。隋文帝嘗賜羊經魏趙之至元頃
亦不以羊聞士醜其行

羅漢紀

羅漢紀京兆萬年人神直意約樞治善傳御史房元慶王琬掌內外
官考萬紀如其不平太宗按狀狀不伏憲嚴奏言元齡等皆大臣所
考有舉萬紀在考堂無訂王令而彈發來誠心為國者帝乃五之慈
以為不阿責近由是受權。萬紀既以言得進頗望自肆張情密
懷微奏萬紀聞大懼詎討彈射皆不實宜下收其一切遂殺附下罔
上鈞璽直名迷奏聖明以小謀大群下離心為女齡等且不得申呢
感賤之臣哉帝嘗從萬紀飲胸嘗得。數年復召為侍書御史即奉
吉宜觀節中可鑿山冷缺歲收數百萬帝環曰天子所之嘉謀善政



所也。設請行爲。莫難支。所曰。以兵脅之。不戰內。罷室
中。高。是平乃。得。陽帝奇其命。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
納。趙。蒲州刺史。發。隱。禁。姦。統。長。二。千。石。中。宗。左。東。宮。銀。數。千。石。不
見。用。四。游。獵。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徵。許。貴。之。曰。太。子。年。尚。盛。聖
道。有。所。未。盡。足。下。交。調。護。之。善。香。黃。雁。之。地。唯。唯。怨。怨。不。出。一。詠。尚
何。謂。謀。術。不。能。若。

章弘機

章弘機。京兆萬年人。王選人使西。史。厥。曆。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
叛。道。便。三。年。不。得。歸。弘。機。無。所。適。請。調。風。俗。物。產。爲。西。任。說。比。連。太
宗。問。外。國。事。即。上。其。符。者。大。悅。弘。機。中。爲。樓。州。刺。史。以。過。人。併。陝。下。
知。文。隔。貴。乃。僑。學。書。畫。孔子。七。十二。賢。漢。晉。名。儒。像。自。爲。贊。致。助。生
徒。由。是。大。化。擢。司。農。少。卿。帝。嘗。幸。宮。兩。輪。步。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
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可。農。十。年。省。稻。常。實。積

三十萬。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遂除改司農少卿事。景
帝于武后時廢臺榭等州刺史皆著風。厥。遂。廢。用。施。

姜師度

姜師度魏州人。推明經。調。丹。陵。尉。龍。圖。今。有。清。白。稱。神。初。爲。河。北
道。巡。察。兼。度。支。管。田。使。好。興。作。治。疏。溝。於。關。門。以。依。義。樊。舟。楫。魏。武
帝。故。造。並。海。鑿。渠。避。利。以。通。船。路。罷。海。運。者。功。最。遷。司。農。卿。出。爲
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乘。轉。屬。諸。同。師。度。使。依。高。爲。寄。寄。出。爲
京。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云。遂。遷。爲。河。中。尹。安。邑。監。他。國。察。師
度。大。發。卒。注。引。其。流。五。鹽。屯。公。私。收。利。不。資。錢。同。州。刺。史。又。派。洛。雁
朝。邑。河。西。二。縣。開。河。以。灌。地。鹽。鼓。池。又。收。秦。地。二。千。頃。爲。上。曰。置。十
餘。屯。師。度。善。渠。漕。所。至。餘。穀。餘。不。服。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
將。太。史。今。偶。考。志。以。知。星。願。將。爲。指。口。榮。志。知。仰。天。師。度。如。相。地。制
所。考。也。

張籍

張籍字季光鳳州人仕累遷司士參軍學原無與人畜多屬死於

籍教人築水以浸曰一才利之號張公築

張知春

張知春字匡躬禹州人兄弟五人知元知壽知泰知應皆明經高第
晚更治清公有守公約卒為引重知春歷十一州刺史所著有政績
。萬歲通天中試自德州刺史入射后奇其貌詔工闕之補其兄弟
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官劉敏中送即位拜知春左衛將軍知泰擢
史臺大夫伯仲輩首同貴時以為榮知春弟且光祿諸親從仕或
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教子孫歷不明不得舉家法可憐云。武后
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議杖出入百姓驚駭

東家先生唐詩節卷之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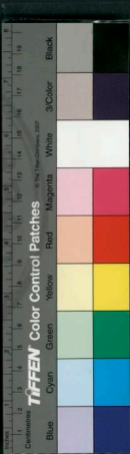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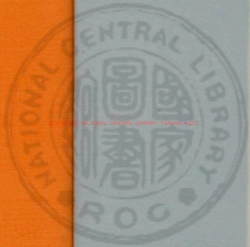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33.0

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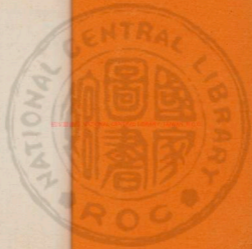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89421 v.19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七

蘇軾

蘇軾字持文後世明命子制登歷刑部員外郎性剛直部選詳華密汝
 劉字礪辨命論說怪不經乃著論非之汝為人樂天也而生謂之命
 至言而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殺人者通儒類言
 諸書類曰是足誠者標膏肓矣一為然入關格之舉即自歸校老
 持大夫封宋國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初中帝登此極苑內外百餘
 悉願成或引升御榻呼曰蘇即跪自力致汝好而既寔無所保上便
 宜命是納用平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實之故賜黃金一萬
 是廣州蓋七城恭王為廣州後汝鳴為刑部督辦掌下中書未即行
 等責其稽端曰朝廷何是問汝安危者整固命此承一認必履審先
 物不潔然將下此可汝稽首曰若爾展何憂乎久之遷左僕



耐負親初考社新得君奉任猶分瑞不能少盛棄傳切快
昔疏陳太案惡廢于家。備殺使必開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瑞曰二
代有天下所成廢夫久者賴封是皆候汝為儲君蓋受守令二世而
絕分王子弟軍國四百午統管登之亡不說誰扶天此封處二
省明效也帝納之始儀列寔生與陳故連事佛窮不著免。廢俗選
御史大夫春讓凱成病論明辨然不辭客人短意及廢殿不通而
向法羅考文論就強強者博頓敬正之其言委廢瑞否不可言文熱
等小過失瑞即席初不報由是白共罷為太子少傅。九年廢朱傳
制案亦宜曰武德李太上有廢立讓讓廢不賞之功廢兄弟弟
見李瑞於爾時不可收明味而羅林社便食也同瑞曰成風
知勤卑誠瑞謂該臣又曰公守電朕介若無汝隨然善惡太男改有
折而失瑞誠首謝曰阮家粉又許汝老死維元日儲生年則瑞曰
臣有帝最持法主能亡汝公林特守為臣之汝合皆聞其言今乃

見之便隔不遇陛下廢自保印。晉王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傅
晉曰三師成德事太子者毛禮不專則無所取法乃歸入召太子
出門迎拜紅卷拜身門讓乃入始立然後坐者前後者名禮性惡。
瑞老貴但中使每然見拜言玄於崇朝雲坐權若膠固然特未及耳
帝曰知臣美若君朕雖不明聖頗濟感不瑞者天運曰前瑞否因是
瑞曉解瑞汝帝有所操存當覆火亦不平卒瑞曰蕭帝汝其性惡故
盜貞瑞

潘曰蕭瑞使佛至敬祀墓此固乃祖餘言可樂不足貴
蕭曰門乃自彼易杜者考相第一流而汝則黨反則者誠之孤豈
大然殿賢帝伍太宗之明灼其其心翁不無聞君得此能免惡不
皇三上

蕭鈞

鈞瑞從子有才譽為汝攝大夫盧文操瑞使上皇草財高宗使



其職主降官自盡死鈞曰因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宜貸輕
法任事惡殺人帝曰其健讓也詔罪死。太常工為官人逃訊遂詔
赦之且謂梓鈞言當當有漸雖州押工不應死帝曰如延竊并賊皮
為成今不懼工死當善得名官知者工捷速斷於太子率更令子瑳

蕭高 魏高 魏高

高瑳子魏高秀美儀容幼娶會稽賀梅女賀瑳後表先將為洛陽付
己有者士卑往交不為相汨未仕人不之其妻後者帝初瑳妻先曰
君後十年貴能人臣然不若蕭初仕高年艾舉門眷戚將人不許。
高元初魏羅中書舍人時蕭琳王立齊時曾有者以高少帝初不以
堂行許也斷天備執委稱其達到使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營使就
封軍有詔從帳帳定內門外安憲賦詩發行。會吐蕃助兵出塞
副將與吐蕃戰打連城下大債骨天墜山谷城亦至晉大悅抄高朝
中書門下三品進無中書今在公族暫人莫知其蹤。帝愛高瑳

相高瑳體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親亞校由直帝前高瑳乞骸骨帝
慰之曰朕未厭卿何遽去乎高伏曰臣侍罪宰相當收既獲中陛下
未厭得改乞身有如厭臣首領自不得又安得日遂因流涕帝為泣
家曰卿言初矣朕未決弟歸夕當有詔徵進高力士語高曰感則猶
留而君臣宜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右丞相與休皆流是日朔州進黃
旗帝以紫粉包賜之又文久之進太子少師高因請於退齊爵
國區優爵自拾家鏡財而子華為工部侍郎子新尚主飯三品既養
年踰八十七薨具葬

蕭復

復字復初衡子生戚里調從家法續百石文嗣字以服郡典馬相
考復常衣布弊若一空學自力亦名士風標不與爵以清操顯華每
歎曰此子當與吾宗。復薨中祿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需賜虛
鑿王宰相王繡欲得之使弟絳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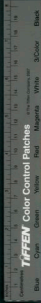


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安或不可死死則無費大汝仁討不仁
以義討不義先驅後掩襲其狄人如克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小
不忍輕任干戈如曲而敵怨非使不勝又料自克是以聖王謹於兵
帝重其責。王備點羅降軍軍相飽飭奮威伎不可污名帝帝不許
自請保其有威帝必不肯撤器焉高曹左僕射倪國節僕射以少
保分司東都性簡素政每朝為汗疾郭文嘉孤竹一盤被輕去位無
所藉倪死家於洛歲時賓客請滿以為賦乃合濟濟聖自來山野
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謀持法重名器焚於用人每出步軍愛不
滿雖有簡放。殷崇初兩河底定倪與段文昂當國權四方無虞遂
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驟勦帝假中尚文乃密語天下鎮兵十人處
限一為逃死不捕謂之餘兵風而歸李歸亡無生業曹聚山林為盜
賊會朱克敏王廷英亂然前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
市人為合戰幅此處獲次河朔矣

夫禍口御食者故在後皆不難自返於不業者也又朱克敏等
意甚安儲且死不得一官而仇未有以措置便欲去矣受辟臣夫
職一日叶吟其後如京幽觀相疑其後獲為賊謂可謂見憂末
而不察與語矣宰相非其人恐可謂也

蕭做十卷

微字尋道信子推進上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力詔尋直言以
李德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屬知而做到還詔書帝以法實劉孔溫
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想劉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
節度使南方珍視囊囊朝果不以八門家人病取楊梅於厨以和煎
做如建市運之。懿宗急政事喜佛道引泰門_{解文}入禁中為橋
祠事數卒佛靈廣苑不做疎以為天竺法刺愛取戒非帝王所尚尋
令華梵古口仰音不若慈鑑實溫潤張秋福况佛者可收悟取不



帝遣宮中侍與邊陲乃勅軍為臣即賜死。遣元柄任九五奉
行先而封達世表故召復臣以濟亂順身行偽署不稱其死人為
哀之

蕭定

定字何臣瑋曾孫以養為金城丞從事清從歷六州刺史大册中有
司是天下判史治政定與常州蕭從廣州張猛為第一而勅在豫均
付從業保濟名在盛復右丞既及流姓名為張猛不愧子既稱天子
太師卒年七十七

賈曰梁蕭氏與江王實有功在民厥族無大惡汝愛殺而亡故休
社及其後嗣自鳴遠建元八葉宰相也

岑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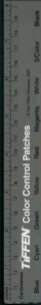
岑文本字景仁鄆州人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為貞潔正憲元年

得旨即象直中書省太宗既薨曰又元日朝時臣文本奏請曰三
元頌二篇文致華賄。樞中曹舍人時預師古為侍即自元意以茶
酒饗或大第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果本義
數吏六七人說筆持分口古授成無慮意師古以鏡賜溫者得為
帝曰師古諫時事長於文諸人少與者字得授用帝曰朕自舉一人
公無憂乃授文本持知專與機要。時魏王彝有寵後第令建請王
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湖廣事宜有御恨帝善之論年為今
夜遼東事一委得至糧草最日甲兵凡要料既窮序籌不廢乎由是
神用頗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為
州恭勸卒。於文本貴常自以獎私生希慶早空然尚憚惜帝事守
以孝顯恭弟廷為恩義生平故人雖驕賤必均禮帝每稱其忠謹
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帝敕文本君親辭曰臣守
一職猶懼其盈不願也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留五日



已由是有名陳威與世甚入清世甚辭重清動迥世而而磨得不及
也俱名重當時故識者方習二症。(大業)中累至私者却。秦王陵
陳詳弘文館學士。世而此儒諷外若不厥本而中抗烈論錄得正
矣。帝嘗曰朕與世南同墓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恨恨其勢誠乃如
此。(全)八年龍石山崩大蛇變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
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
崩川竭君為之不樂降服求道。世南曰微樂出文祝幣以禮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邯鄲國
無來黃龍悉天下遠近陰騷者不為異後漢靈帝時青蛇見物生晉
惠帝崩大地經市入衢此所以為怪今吳山兩過其於石山東往
而江淮大水漲有充欽狂繫宜有結繫因此而致雪天慮而於其道
使賊亂代中賊欽於多所取枝。後是年歲尤然成餘百日帝訪群
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異災變曰公嘗祀滌長不潔之靈謝畏不

高行則民不重是以天地為戒耳景公懼而齊後十六日而
滅臣願陛下勿效功高而日矜勿效太平久而自驕昔魏見備木足
憂帝曰吾無景公之過祖年十八集我兵二十四天下未三十即
大位自領三王以繫機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份之輕天下士上天
見變其為是乎然世則除六國情時帝改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
何得不戒耶。帝嘗作宮殿詩使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非難
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效李詔帝曰
朕試聽耳。帝嘗命寫胡女傳於屏風於時無不世南暗誦之然一
字落帝每揮兵五萬。一日詔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
書翰。帝嘗曰文能帝手詔魏王嘗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捨遺猶
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數曰雖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
此詩何所示耶教精逸良取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述謔言若平



登日下制師其家

五註以書專家後英錄國形變理閣於若毛花
十八學士選中天下西塞向謂之登瀛州其齊

李百藥

李百藥字。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初多高祖母趙以百藥
名之七歲能屬文父交誼又等其後徐陵文有句和耶之始之語莫
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歸子體辭類賦王臣往頌謂在卿等大夫
流有童。百藥轉側跪中會高祖建德格杜伏威百藥勸朝末師
既至聖陽中悔欲罷之款以石取酒因大醉顯死既而前病皆愈。
宣觀元年拜中書舍人特蒙聖士與子功臣百藥上封建議理殊
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徵戲機無度乃
作贊道賦以諷也日帝曰朕見卿賦定古體感事勸善得句在卿
固所望耳。帝嘗與僧賦學第數其工手詔曰卿行身老而才之

莊尚南而意之新乎卒諡曰康。百藥名臣子不行世類為天下推
重好愛為後世得像像與觀黨共之翰藻沉鬱詩九共所長德顯嘗
解佩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五註百藥工詩人稱李詩

李百藥

安朝亦七歲能屬文高祖即位選中書舍人數次因事帝屢責得
臣以不能受賢策不敏對受朝進曰臣十室自有忠信天下至廣不
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冒勅為朋黨簿物者亦中而主薦者已
嘗知事所以人人爭然以避惡諱若陛下本其親疎積然受之惟
才是用遂說毀略其誰敢不竭忠信以聞上乎帝納之卒諡曰烈貞
德林至安朝三世掌制詔時人崇之

補充

補充字希明杭州人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誦于少康後主召



見使賦詩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後為將軍黃門侍郎舉徵秦王
謂曰寡人受命而來焉於得賢公文事無遺君得無勞乎亮曰寡不
知天命死王師今十萬眾兵加其頭大王釋不疑豈獨亮牙更生哉
王說即教玉府文學高祖謀脫格虎亮懇獨敵諫命殺幼長言王每
祖伐亮在軍中安眠夢謀有祥禱之益正觀中亮遺骸常侍以亮
千家卒。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亮能平乃亮常學
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亮是下殿以杜如晦房元齡及于志寧蘇世
長潘徽褚亮魏徵唐陸德明孔穎達李善道李心素虞世南蔡允恭
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蔡倫等以本中為學士七年收卒薛
名劉孝孫補之九分王嘗覽薛于閣下為於於時兩日訪以故事
討論墳籍推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關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志
字前里以十八學士藏之嘗府以章神賢之靈方是謂在感中者天
下所慕向謂之學士也

李守素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中書軍通議亮世學世號肉
清度世尚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高祖問對至此亮則笑而不答
數曰肉清定可畏許敬宗曰舍曹此名豈唯日耶宜有以史之世南
曰昔任彦昇造經時稱五經笥今以舍曹為人物亦可乎時李滌亦
明講學守素研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萬年人陳史郎為著錄之子陳亡梁自吳興
遷京此遂為萬年人少安漢書於察盡博其業嘗於燈一於學在
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備梁陳二史未能死以功思廉
故秉父遺言有詔誌殲楊帝又詔與在祖澤路臣寓國志。高祖定
京何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玉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
本受玉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玉殿胎却



若神器貴質朴不特外飾后乃止。遷益州長史始蜀吏食其燻燻
發之無所察貨后聞降還蜀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
易使吏盡清者為難惟燻為燻之拜地官冬官二尚書而仕卒

統班書

班萬學有志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後遷太子詹事時節
際太子對_班子_班稍失道班九四上書諫其一日臣聞買糧播過天下
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
工使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_班臣或言_班內_班或事_班外_班通_班小人_班無_班知
因_班為_班詐_班偽_班有_班玷_班盛_班德_班臣_班望_班查_班此_班宮_班內_班造_班作_班付_班所_班司_班與_班二_班曰_班漢_班文_班帝_班身
衣_班七_班綈_班下_班衣_班是_班羊_班腸_班齊_班高_班帝_班聞_班然_班用_班朝_班者_班皆_班易_班以_班織_班然_班步_班玉_班與_班朝
環_班佩_班以_班過_班觀_班太子_班太子_班不_班視_班然_班茂_班曰_班魏_班國_班亦_班有_班實_班乎_班太子_班曰_班王_班權_班臣
忠_班觀_班之_班實_班也_班班_班使_班使_班安_班銅_班佩_班夫_班世_班門_班不_班出_班夫_班世_班佩_班以_班簡_班素_班為_班貴_班班_班王_班以

班海為德世殿下留心恭儉指省既好以訓天下實三曰前世東宮
屬門注采各有傳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室令森嚴之固綠
損近呂昇之乃代者宜慎慎殿下糾發其意以恭乎令及嚴事並請
內即重者實免詐謬實四曰聖人不奪其德賢智必有兩端今司班
血事士供奉無侍讀宜首嚴特奏請其人伴承講勸夫經所以立行
階身史所以指誠成財斯愈務也太子雖稱善不欲用斯言及獻案
言中得班諫者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推石致符常侍唐宗
立拜戶部尚書卒始書班案實撰漢書如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
取其義為己說班者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東坡先生著書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字元略

弘治

令狐德棻字元略弘治人博覽文史或勸初為九層舍人帝嘗問丈夫冠履

人屨言其比高大柯耶德棻曰冠履在首石之象也晉之將亡君

弱臣強故江左士女未小而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棻亦

變政其近事發也帝然之是物大禹後孫籍亡教始書禮德棻

始請帝重曆承天下遺書直史補錄不數年國典略備。又建古近

代無正史歷陳齊文範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

有所慮一易世事皆用循無所擬拾陛下受禪于隋承承周二祖功

業多在周今不論此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祚不光明後無得為帝

唯然於是詔蕭鳴王敬業反開禮主魏封德彝顏柳古主隋崔善為

孔紹安蕭德古主歷業短祖羊孫觀孫主弄實魏歐陽詢姚思廉主



東坡先生著書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字元功

弘治

令狐德棻字元功弘治人博覽文史或勸初為九層舍人帝嘗問丈夫冠履
人譽其比高夫何耶德棻曰冠履在首若之象也晉之將亡君
弱臣強故江左士女未小而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棻亦
變政其近事發也帝然之是物大禹後孫籍亡教始書禮德棻
始請帝重禮求天下遺書直史補錄不數年國典略備。又建古近
代無正史歷陳齊文範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
有所遺一易世事皆用備無所擬拾陛下受禪于隋承承周二祖功
業多在周今不論此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廟不先明後無得為帝
明然於是詔蕭鳴王敬業反開禮主魏封德彝顏柳古主隋崔善為
孔紹安蕭德古主歷業短祖羊孫觀孫主齊實魏歐陽詢姚思廉主



陳陳叔達連儉及櫻茶主周盤張增樓歷年不能執認之也德三年
復無從定議者以觀有魏收魏濟一家書為已詳世五史當立卷落
史與今文本次周史季百操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所
史房玄齡魏徵等之原句德茶發之書成應禮部待所書卷國史
後主事免會備齊宋史房玄齡奏起之頌者凡有十八人德茶為先
其收魏徵多所取定上于德茶切高崇生本等殿閣何法而王
何為而罰之富魏先德茶曰上德茶職任則夏商周施用推而王泰
等刑而竊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玉籍猶失若用之王為先而其餘
為卒曰今茲何為而受爵曰古皆為漢魏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漢
年徵豐所推漢賦者恆恆為要。又問高陽蔡封阿改興亡對曰
博播高陽罪已其謂也特為蔡封罪入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或變色
致陳若空地始之刑魏徵所以改亡也帝嘗事魏以答其言將又有
柳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賀官改史房制會此

李延壽

李延壽世居相州正觀中懷匡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滯前世舊事
嘗以史齊梁陳周隋天下參屬南方謂北方為宗旁北方有南方為
高更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皆失傳思所以改正版春秋編
年刊定南北事未成而故延壽遂終先志本魏梁國元年徵所義舉
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末初元年盡陳隋明
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百八十篇上之
其史頗有餘理則客臨辭過本皆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
其書嘗撰太宗政共高宗觀之皆美五筆

五註以史學稱

李延壽

本孤祖德業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授官宗實錄為起居注亡散



祖襄孫諸策備一朝之費自周元天寶歷名臣事多滯也拉于取棄
不猶良史

贊曰文本才敏世常被得百藥之辨論忠無之慮雅佐秦之辭章
官治世華采而典出於隋諸朝也先對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
無賢以不用仁不必多賢以是周與大典章國史有國者尤之所
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和定極樂百發之談
後著文物禁於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再

蘇世再武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其初問漢河書對曰
治者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通春曰為國者仁使海內懷慕為政以純
帝曰善為天下世為天子大保齊陽平始歸帝謂世長問曰古帝王
受命以比邊叛一人得會萬夫秋手豈有無君後說同豫者問爭肉
罪即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妄管仲糾紛事帝笑釋之授玉山監

。典治平生調之曰卿自謂快耶直專對曰應且直帝曰若直者何
為背朕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正智窮力竭乃歸陛下使臣死
不死臣據漢南尚為助賊矣帝曰大夫制曰何名長而忠之短口
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忠短誠如聖旨口王心邪不敢來謁昔實
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候之臣舉山南以討惟蒙屯監帝說拜陳議大
夫。從賊歷陽大獲帝說左右曰今日破樂乎世長曰陛下
處德機事詳微不滿旬旬未為樂也帝笑曰狂慙愛耶對曰為臣計
則枉為陛下計則忠矣。將軍被香殿酒醉進曰此場帝作身柯摩
苑底此帝曰卿為謀以且然辭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說云場帝
耶對曰臣但見碩官鹿憂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書第才最
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侈改歸有道陛下宜州齊漢復并老
今乃即兵官加岸飾焉欲易其亂降乎帝答重其言王勣初使突厥
與銀利卑禮不展拒却路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史丹徒臨死。

世長有鐵鑄淺于字噴酒飽幸無感傷

蘇良嗣 世長子

良嗣高祖時遷刺荆長文帝遣宦者朱怪竹江南斜府上死宦者所
過嚴暴至刑良嗣囚之上帝言欲帝下詔慰獎取竹瘞之從蘇州政
尚蘇海盜發三日內必擒就捕神明。皇初初拜封吉封淮國公
留守西京賞遇九極高方監復匪朝蘇謂地建吉當果能儲利柱公
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披葵去織未聞天子責果能與人爭利
遂止。趙文島左相遇拜儀表于朝儀表儀表良嗣怒叱左右亂其
頰罵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入北門被南齊宰相行來毋犯之而嘗
世長其少學云

蘇弁

弁字元宏羅進士帝召見地笑賜紫衣金魚以度支卿中劉知度支
帝度支有制自弁始。弁通學相吏部轉明下賦餘程鳴順會人類

此竟。弁聚書至三萬卷手自編定當稱類與檢行

奉安記

奉安記 京兆人簡簡皇中嘗奉事文帝簡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
兵部侍郎那達持書起奏進性豪倖未嘗史事得孫王婿私飛其奏
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進曰實起言而梁石也可師
之。（行）初開文會 韶百官舉所知進華表起進事合人入黨初使
謁者建吉今朝延山東人自任門戶附下同上為朋黨不御其端
必亂政會契河 韶百官舉所知進華表起進事合人入黨初使
張真簡之俗民可行以二萬騎交黃度雲起使維為二十屯也相繼
然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無走馬三騎五復之既而
斃斤一人紀今即斬以徇於是交疏尚長入謁者皆廢而進其政
視既入境使突厥加 韶百官舉所知進華表起進事合人入黨初使
斬突丹不疑因引而南越賊管百里獲還神以送明 韶百官舉所知進華表起進事合人入黨初使



也。此觀前世子姪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循遠賢材，澄滌炎之遺毒，大悅勤詔周情之曉，忠臣的香，是謂一書。喪邦者，履其諸，以輔不逮，而得公卿士罕進，直言伏如，至誠博施，格善，應切指，厥失，無所諱，其以伏如，為陪書，侍御史，初帝受，獨伏如，昂牙，請帝欲重下清，故不次見，從以玉，群臣是時，罕與賦，欽重伏如，發請，聖情。帝悟，蒙蔽，曰：爾為無道，為不職，蒙至身死，臣大夫，手字不高，故我今不然，平亂，貴我，臣守成，貴，爾臣，經錄，賦事，以佐不逮，而心，盡下，貴，爾佳，若若，字，綱，禁，伏如，可謂，臣矣，然，貴，爾臣，賦，所宜，故。東，都，平大，執，天下，又，欺，貴，賦，文，德，伏如，賦，曰：臣聞，王者，無職，官，陛下，制，詔，曰：常，故，不，先，首，蒙，之，此，非，直，裁，有，罪，是，亦，與，天下，斷，於，也，昔，天下，未平，慮，應，機，制，變，心，曰：方，已，貴，臣，賦，頃，臣，人，按，之，決，智，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得，而，畏，也，自，為，無，信，計，人，之，信，若，為，得，我，賞，罰，之，行，無，責，賤，說，味，供，養，而，在，臣，原，以為，故，貴，臣，在，當，免，者，宜，一切，加，罪。

則天下幸甚帝欽。伏如即位數日，詔射伏如，諫曰：臣聞天子之於天下，如日之於地，也。入也，彈其直，尊其若，若為社稷，生靈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虎，殿殿，正，殆，非，所以，尊，養，蒙，制，也。臣，按，代，以，直，少年，諸王，移耳，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存，乎。一，罪，過，大理，卿，司，農，市，木，權，門，少，交，本，名，貴，臣，伏，在，與，民，石，丞，率，亦，勸，吏，隱，假，事，下，大理，訊，鞠，伏如，曰：探，官，市，貴，故，民，直，腹，臣，見，可，復，誠，大，體，不見，其，深，帝，語，願，惟，曰：知，不，違，伏如，連，奏，顯，受，三年，卒。始，伏如，拜，御史，時，先，被，內，吉，而，制，未，出，群，臣，于，寒，無，喜，色，頃，之，御史，登，門，于，弟，薦，白，伏如，徐，起，見，之，時，共，稱，其，有，量，以，比，頑，難，云。

互進雖廣坐謀說在奉無少過為見下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京兆縣戶曹實虎極簡景成執持殺之色人平餘號應請代曰此隋史假之是無天也大王即愛天下無使善人



解體釋之。太德即位問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
尊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砥柱日崩十事五不中中者信者有
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台能使百司善職
則尚若深批執及犯之陛下聖神遠所以允鑒所以七日俄一日結
免弊何以冰帝曰善。正觀四年詔廢李海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
玄素上書曰昔何武成制禮也秦人愷堂華說更豐澤也若夫
乾陽畢功所人解體今民力未及而日而教殘刻之人聚七園與臣
必陛下之過甚於楊帝帝額房玄齡曰洛陽創貢天下中庶營之意
試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知詔罷不親禮名親擬聞玄素言款
曰張公論事有四天之功可謂仁人之言也。聖太子少詹事時太
子承乾事游說不悅學玄素上書曰晉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博而
賢惟朝夕侍左右與相親孝此則善更性不勝情悅成威下有禮
古君道乃勸古人海云勿以惡小不夫善小不為福禍之來皆報於

初漢終若始權其者如不獲焉故將安歸又上書曰周公實聖人
而禮沐之養下白墨况下周公哉陛下辱黃天號尚願學以秉師之
乳類趙趙弘智皆循德延益燕濟政禮說觀召見古令者勉明德
躬射遊歌戲歌賦歌悅耳目饒看靈不可以御夫山為萬事主動而
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為數財正太子。權左庶
子。太子不從德日問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齊官
既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賢有強德又嗜林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
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琅籍文實雖無大功於人然帝德行惠上下
安頓勇為太子驕肆放度令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若也當是時自
謂有泰山之安詎知主臣取進其說致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
君子疎小人惡洋華守奉快雖有離間為強致慈父之隙故蓋積德
弗能令問不著一遺號遂成其禍今上以陛下父子恩故所實用不
為限焉然詔未六旬而用論七萬福者亡矣雖有過此能獲也危甚



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交之宜又無晚學好道之實上達君父慈訓
之方下有因緣感導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離色則國益厚錄之人
外所瞻仰此夫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殿子趙學智經明行
踏臣謂宜敷達召今及符婚飾非拒諫禍可既乎善入太子慈遠刺
客伺之會官屢去塞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校湖州刺史麟德初舉
始去塞與伏在陳留為令史大崇常問玄素官位請來謀自盡
汗指遲良壯帝曰君子不失志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敵故昔則史崇
之禮庶之樂歌之君上能讀其臣乃盡力以乘其上近世宋武帝梅
翥朝臣攻其門戶至趾擢其機險下駭問玄素在隋在何官玄素此
不能從志願若死反精爽願盡見若成驚怖齊宋制置任官以才卜
視庸保皇能進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宜獲封群臣使
辭窮莫敢致責其仗節死義史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惟雖廣定
陳悅性事無少隱焉

疏曰太宗問玄素官所涉未為女來者皆避屬賊等夷然奴養附
相為有種令史何足為累而遷至階位即太宗能安不必與高帝
高帝被弒不以負氣自居死竹皮此歌大風爭初不異乎長時太
宗自謂隨西看姓意比前用之君若若布衣崛起者放於臣下亦
以家風聲勢為輕重焉初不及舌可感惜哉

贊曰始唐有天下營刈隋餘數內謫官而世長等先定獻也時主
方棄聽種以勸天下雖顯赫而無伴情及禍亂已平君如尊受
後世視前人之為猶以遊論期於放府將遠斥讓為所厭者非者
有巧微所遺之府異也此大能也天性有不可殺
免非非能制承乾之惡根者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被哉此士堂
辭不得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儒京兆人高祖入關舉群從也調詔授記室薛仁果平



誠補亮於因勞中引亮與同列正應三年為中書侍郎。帝誦功臣
世譽利史志學妻古今異時某座名蹟實處非久安計帝嘗從之嘗
謂志學曰古者太子既生士員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持
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幼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其心馳
之承乾數有過惡志學欲救止之上被詆以讒帝見太脫意遂考事
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因請表帝遣宋文本敬學曰志學不兩
立今太子須人敬的強勉為我乎願導之志學乃純職。太子以
展時造曲室又好會樂過度志學諫不納而左右多任官志學指
諫曰關宜體界企氣志學便使比錐或為應強而欲納為禍被殺伊
夷賊宋劫牙亂奪趙高仁奪張讓項讓。賢高任衛長顯為侍中陳
德信為開府內預安臥於朝及黃李聖覆今陛下左右前後皆用
奇人無怨高班陸陸貴任品命矣存經紀不立行賜之人廢以為性
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皆得為然而太子不聽又故引安慶與編押

此類志學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捷學司駁安及致習自
此夏不得者息或家有志規以闕謹消或宜有功焉以將授委始棄
忠愛之意又突駁建習支等入狀野心不可以權殺病不可以仁
持押而近之無益今雖有前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蒙
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學然正苦塊
中反難記安志學不忍殺乃去。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在廢子監
攝國史未幾四年預石八十八子男州高宗問曰如何神也朕欲
解求以自成志學對春秋預不于宋五內史適曰是陰陽之事非言
以而生物固有自然非賢人事雖然陛下無矣而或不害為福也。
遷太傅與張行成高李輔俱賜田志學來臣來自身魏家世若關中
賢盡不盡今行成李輔必營盤土頭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
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廢武后以其不右已術之被囚最無志生
免官卒謚曰定。志學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長不能有所為遂



也為士讓所少九格式律令英雅皆與論撰謂言。初與李君簡定
本草亦因合五十四篇共書大行

論曰萬宗始立次醫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子志舉入高宗
時雖四人之可否而後次使四人者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無忌
遂見死以死乎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舉則初
無一言史官乃賢志舉意所願入臣者以主聞而起志舉之罪尤
顯不言為賢則無忌是良之乎亦賢也而可乎齊謂志舉之罪尤
甚於勣何則遂君之惡以獻媚一也於姦人之堂情志舉不言則
是贊兩端以觀變焉高宗畏無忌言勣已以不言為忠後李勣
言則已以不言為禍然則賢志舉果誤也

五注在十八學士卷中天下所慕何謂之產滿謂勣也

于休烈

林烈魏參政書文章簡初撰制科登第書有正字吐番金成公

主前文歸四體元龜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或欲因之絕絕詩國
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不察惟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
史記與兵謀諸子雜記則如東平漢之盛或向不示征戰之書今西
戎國之危難安可貽以雜典且此書之性標悍果夫吾幸不回答遂
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矣有歸于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養
典之矣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詔解之針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
以何莫殺寇兵實益糧如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
非本意必為人所導其中若陛下屢失其情示不得已請文未敢
夫春秋當周禮既衰諸侯並強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於於是
乎起有以臣名君取或定前之事誠與之國之志也故固貪食養貴
易士王可賜少說諸事以金玉無足所求以實其質疏入嚴光友曰
此書標顯非附庸以詩書陶以聲義斯可致也帝曰善遂與之。新
宗立兼錄國史帝御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願卿何如對

曰有德之君不志親過。林瞻經大盜後史籍煇欽休烈委國史開
元實錄地勝注及餘書三十八百餘篇。纂與慶宮安典贊。皆皆盡諸
下部史。置史修所由。購所錄有得者。併上建官。一書進官一賞一箱。
前十五人。叙乃止。獲一二箱。惟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中興文物。未全。依烈歌五代。論討者。晉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
詹史。從憲。嗣在魏。別名。而元。無。攝。其。清。註。進。工。部。尚。書。推。雙。清。
莫不倍。虛。性。恭。儉。仁。愛。無。喜。恨。之。容。德。賢。下。善。推。毅。士。妻。榮。年。老。為
意。經。籍。皆。登。不。載。年。八。十。一。溢。曰。元。二。子。益。肅。及。休。烈。瞻。相。繼。為
翰林學士。

高鳴

高鳴字季操。汝字打。德州人。居母喪。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得
治不避。惟要星。時中。曹。命。人。列。上。五。事。及。為。今。天。下。大。定。而。則。奉。新。
者。何。故。置。保。飲。之。臣。盡。關。之。吏。不。能。前。去。而。吹。絃。遠。故。馳。電。者。也。

劉為奉公。嘗官者。必侵下。為益。聞知。向書八座。入主所。實。威。者。也。宜
揮。溫。平。無。繁。考。任。之。最。補。去。羊。浮。然。使。家。積。德。孝。人。知。廉。取。自。然。得
節。與。夫。歷。下。身。於。節。倫。而。管。諸。未。息。顧。安。其。財。性。使。疎。惜。其。力。使。使
弊。毀。內。數。州。京。師。之。本。士。歎。人。亦。謂。當。少。而。物。役。甚。宜。家。修。安。令。得
休。息。強。本。弱。文。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類。舒。闊。宜。羣。至。等。均。量。勞。逸
公。族。勤。取。之。家。邑。入。條。籍。且。足。以。表。實。而。實。也。血。舉。爭。求。什。一。下
民。化。之。說。為。難。刀。宜。加。懲。革。今。以。官。卑。品。皆。未。得。種。枝。德。寒。之。切。寒
惡。不。欲。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殺。不。相。其。匿。而。頌。其。善。正。必。必。察
歲。出。冊。軒。張。執。天。難。中。而。役。讓。不。息。如。宜。及。戶。口。之。繁。亦。更。且。實。積
加。累。賜。使。得。市。父。考。養。受。子。然。使。督。責。其。效。則。官。人。早。力。支。書。奏。六
帝。儲。善。數。上。善。言。得。失。辭。誠。切。至。亦。錫。錫。孔。一。劑。制。曰。而。使
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都。傳。即。善。錄。假。人。物。亦。賜。金。皆
說。一。况。其。清。盤。馬。本。溢。曰。寬。



快行成

快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少舉孝廉結髮妻姓顧門人曰行成體易方
天有願才也。高祖召補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室汝為能謂考文於
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同介紹者行成者嚴自舉之無先容也。帝得
定帝諱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若收東
西為限是亦人必隆矣帝釋怒自是有大政事令身為御史將嚴變伊
群臣服為人主舉行則相事豈不是齊公考考身為御史將嚴變伊
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漢曾轉也而天下寧我事朕肯者之行成退
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雖人愈安何謂漢君臣
所服也數雖然漢德舍先規柔樂遠左右文武皆能輔相才美用大
夜虞矣與之是後慎為樂之身與陛下中功成亦甚妙

范祖禹曰人主不慮有過患不能防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後
已被王之性惟能賢以自輔誠亦自防所汝為

。帝幸靈州詔臺太子快行成諫曰太子宜得監國鈞百僚日次座
勢助為高師重且亦四方延德帝汝為思。高宗時晉州也愛不皇
帝問之對曰天降也君身也陰也臣居空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勤
惡文請用事大臣陰謀又請王公主恭承地君成何謂臣宜明設防
則此杜未請帝然之詔五品以上皆得失檢拜左僕射左攝四年自
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汝老也乃刺蒼曰古者粟免非罪已之義
其在朕柔德承宰相學行成聞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拜泣
然流涕行成不得已獲視事未幾奉詔曰定詔配享高宗廟矣

張易之

易之汝門後任既死頗管喪會技去明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常
其弟易宗將得昌宗白述易之才用過臣善伯讓察石即召見悅之
兄弟皆帝出入禁中得乘餘未執事盛飾自喜不旬日貴震天下諸
武兄弟及宗楚客等手造門詞望顏色親執事蓋號易之為五射昌

宗為六知右母無異則二張諸武雜作權博幸適為失察或惟公
而陳庭顯行按從盡畏時無檢經清者又諷言昌余乃王子晉後身
右使被羽蒙吹蕭乘富錦樂回旋中如抽去歌詞臣爭為歌詞吹烟
右后知既非恩有以施覆之乃歸昌宗即禁中檢者引字暗味說東
之問當甚誤徐者相等二十六人獨三枚珠愛權費象麟右說春秋
高易之兄弟頗曉安賊根營已而右人疾昌宗恐若不諱也且及乃
引及黨日夜與謀為不執事然小人性疏險道皆皆知之至有越其
事於勝左者神龍元年計款東之哥車明君共迎是太子入歸島之
兄弟外迎仙臨士眾歡舞

互班人言六知他運花米也正為運高沙六知耳

賈曰于右車諫太子承乾與曹成既然求穿懼知太宗之明雖也
首攝賢婦如不稱也及武后立不敬故一言如高在之味雖死無
盜也李權行成載運歸無罪容有權曾長牙君子哉。十八卷

史乘先生府曹詳為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惟機性通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知
中臺太子建成毒王正病瘳有尤被毒支使謂無忌曰禍深已牙服
不披陳失火就大計者速細行周公所以無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
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齊桓知人王曰薄昔文公為子厚
為君仁又何懼故對曰向使薄非弗出君為子厚於燕弗下得為仁
乎大披雖小欲受良有次也王乃遣無忌舍名勇壯定計無忌與討
遂敬德計難平之王即夜遷吏部尚書改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
無忌皇后兄眷倚日厚遷尚書右僕射制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
請遷討之帝頌無忌曰不取為次徵取之失信計屬陳爾將曰
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將戰安得美仗至乃可擊使遂弱且



宗為六知右母無異則二張請武維作權博幸適為失察或惟公
而陳庭顯行按從盡長時無檢經清者又始言昌余乃王子晉後身
右使按羽蒙吹簫乘駕鶴乘回旋中如始去歌詞臣爭為歌詞吹烟
右后知既非恩有以施覆之乃歸昌宗即禁中檢者引字暗味說東
之問當甚誤徐者相等二十六人獨三枚珠愛權費象麟右說春秋
高易之兄弟頗曉安賊根營已而右人夜昌宗恐若不諱也且及乃
引及黨日夜與謀為不執事然小人性疏險道皆皆知之至有賊其
事於勝左者神龍元年計謀東之尋率羽林兵迎是太子入儲為之
兄弟外迎仙臨士眾歡舞

互班人言六知他運花米也正為運高沙六知耳

賈曰于右軍諫太子承乾與曹成既然求穿懼知太子之明雖也
首攝習雖知不懼也及武后立不敬也一書如高在之味雖死無
盜也李樞行成載建德無廢容有禮皆長牙君子哉。十八卷

史乘先生府曹詳為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惟機性通博涉書史從秦王莊討有功累擢比部知
中書太子建威毒王正病瘳有尤被毒去使謂無忌曰禍深已牙服
不披陳失火就大計者速細行周公所以無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
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齊桓知人王曰薄昔文公為子摩
為君仁又何儀故對曰向使薄非弗出君為子摩於燕界下得為仁
乎大披雖小欲受良有次也王乃遣無忌舍名房壯定計無忌與尉
遲敬德計謀平之王即夜遷吏部尚書改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
無忌皇后兄恭儻日學過尚書右僕射朝刺可汗已盟而政亂請
請送討之帝頌無忌曰不取為次徵取之失信計屬陳爾始曰
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將戰安得美仗至乃可擊使遂弱且



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殺甲存信。漢曰善卒取突厥。或言無忌
權大。帝者帝特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問。不
言。尚則。嚴夫因。晉示。群臣曰。朕子勿。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
就問。說新聞。德。謂之不。順。朕。無。取。馬。無。忌。亦。自。謙。賈。且。允。送。解。候。射。
進。米。司。空。無。忌。解。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威。位。三。公。攝。政。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誰。觀。君。策。也。王。神。將。不。安。我。
若。才。雖。仇。如。魏。後。不。棄。也。夫。緣。后。兄。愛。魏。厚。以。子。文。王。帝。豈。不。得。以。
其。讓。文。武。兩。路。朕。因。相。之。無。忌。因。辭。讓。者。曰。黃。帝。得。力。故。為。五。帝。先。
夏。禹。得。各。封。為。三。王。祖。際。世。傳。皆。仲。為。五。伯。長。朕。將。公。遂。定。天。下。公。
其。無。忌。帝。又。思。而。與。共。難。難。頭。無。忌。以。先。作。獻。獻。以。賜。且。況。其。
功。帝。歎。功。臣。並。世。賢。則。史。正。靈。下。一。年。乃。詔。有。司。嚴。禁。賈。佐。之。方。
充。爾。其。推。賢。情。寓。內。蓋。時。也。其。實。其。力。世。受。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利。
史。古。諸。侯。遠。各。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貞。存。厥。救。徒。夫。險。加。高。

楚結蘭在帝心其後錫土守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初刑刺史
以次九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披刑棘事陛下今日所請一臣
不願遠左右而從世教九州與惡故等帝曰胡地封功臣欲公等後
尚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強公止守耶朝反
遂止

范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
有王老親親而尊賢勞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
太平而興禮樂次何如古封吏乃為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金尚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立
勸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狀舉無
刀自向無忌等第羊扼於身刀投晉王而請帝時欲立帝曰我欲立
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是議者愆事徒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
答曰王以仁羊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

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共誌

司馬臨公曰唐太宗不改天下大器私其所愛改杜禍亂之原句
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愛臣五人誰若不自知公從而改朕得失
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絕千古性與天道雖遠等愚所及故不見
有所失帝曰朕既聞趙公等乃相讓朕朕當許公等可否二從趙公
高士廉必謂營繕難不易為所之者骨鯁耳唐陰有儲善如解人
酒杯不行解杯又發言可意帝朕二十年來嘗一言問事務務好道
杜謹密自解無動而為不更事雖急事可恃乎文本誠乎文章誠漢
其許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固堅正其言有委不輕然諾
於人朕自播開馬周敬德而正評載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賢庶意
猶遂長經先有學術竭誠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讚愛無忌應對
機敏善經謀求於古人未行其比德矣政政非跡善也

范祖禹曰夫亦歡間過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而太宗論
解臣之得及美言世皆中於理故諸遂良直道者若此則諫諍豈
忠九德王儲之此也而誓之飛鳥依人惟初其臣不謀其為焉
。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憂慮良入受詔願急良曰彼有天下無忌
力也爾情政勿令詭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帝欲
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怒言不可帝不聽左右立行之後帝崩后指言
無忌及請還諸帝遂歸前官爵置于子州縣。卒。初無忌與遂良
悉心奉國以天下安亮自任後求繼之故有正觀風者亦實產老臣
拱已以聽朝杜設張外兩人極持之力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奸臣
陸國帝暗於聽受卒以看覆自是改歸武氏廢至亡國。文宗語曰
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則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皆之國然
思尊並以難過帝宜其議遂廢大業壞封建而天下每每不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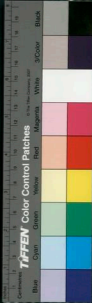
者率指秦夏作僭者太宗果有意于此謂當經法度立為一定
之制誠可行也行之無幾全則未嘗惜古而議數臣初不顧也又
視而罷焉為固因先王之遺者乃如是乎愚切謂太宗之為君大
姓奸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遠邦於歲月九治古之盛名其自親
見之矣口分知世察相屬謂之法比并田之名矣有為臨安寓
竹之法也知世察相屬謂之法比并田之名矣有為臨安寓
者不閉戶刑登指焉而懷然囊古猶其遺履才獨未封建爾於是
刺史出警遽行而按置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稱非有奸治
之誠也故其為善亦多矣此為矯矯者之恥愚又則本其欲露而不
可掩矣謀未久而謀罪之重變形樂故未久而棄之欲善藏以
帝王之莫事不能處一高麗於臂中然則太宗道能長壽而壽之
基以不固者良有以也此論不覺正史

長孫順德

順德太宗時為驍騎將軍以史職計為有司勳隆帝曰順德元勳外
政齊臣位事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端切之去理少所切便
曰順德以所破法不可救藥何又賜之帛曰使有罪者得賜其私欲
知不廉乃貪也殿之何益使吾為澤州刺史固願德少檢至是
折勤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表吏通朝問德德絕無所容遂為良
吏簡刺史休長貢趙士達占部吏賦田數十頃奉之以給貧民坐累
徙第平盜曰棄

將建良

將建良字於善散騎常侍太子正德中累遷起居郎傳汾文史工謀
精太亦韋嘆曰漢世南冠死然矣論書者視微自見遂良帝令侍書亦
方博通王蒙之故書莫能實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然所冒者十五
年帝時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學太極紀即位遂良謀曰陛下撥亂反
正功題古初少告成倘安而遂良見山天意有所來合願加詳慶帝



悟強強封碑。遷讓讓大夫。衆知起者。事帝曰。野記起者。大抵人君
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或人主不為。并
法未開。天子日觀史。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野對曰。守道不如守
官。臣職兼君。奉必寄。卿相曰。使是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
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選賢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邪小。不受讒言。朕雖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飲吾香。惡也。

臣職矣。
范祖高曰。人君言行。朔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
自觀之。耶。獨伯汝為天下。亦皆記之。昔古足以致發。其君心。而至其

。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惡。奉文本汎言。禮儀為惡。帝以
不切。水頌可。是良曰。今四方如蠶。誰非華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黃息。維長子。守茲而弟。父子尚五十人。
心常念焉。自古帝姓。無良。則國賊。相切。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傅之夫。

。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惡。奉文本汎言。禮儀為惡。帝以
不切。水頌可。是良曰。今四方如蠶。誰非華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黃息。維長子。守茲而弟。父子尚五十人。
心常念焉。自古帝姓。無良。則國賊。相切。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傅之夫。



周晉王狀甚備之逸良曰陛下大言安有為天下主而疑其愛子於
國晉王乎陛下昔也承乾為嗣獲寵安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左恭孫別置晉王不可帝位曰我不能即位長孫無忌與逸良約定
策立晉王為皇太子。將飛檄數禁宮中帝問是句誰也逸良曰昔
秦文公時有張子化為蠶頭歌人雖高陳倉雖為南為張子曰得歌
者王將誰者霸文公遂難措僕始為寶羅利漢光武其婦起南無
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雖難並見以合明昭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
以無學逸良勇謂委讓君子哉。檄授太子賓客薛延泡請婚帝已
納其聘服之逸良曰信為萬華本有許所歸故文王許祐而而不
遠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是以古人服以實內懷之以德使為強在
與不在華夫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致幸不幼。帝發自許遠東送
良問勤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與再與為念兵女念者僕莫不可必會
然可會乎勤然其計帝遂遠決東逸良懼上言臣請誓請身而次發

心也四境手足也雖齊冠峨珩非支體所屬但過行時兵相磨刃
石雲猶天美重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積欲勝高湯漢高祖劉項
突厥陛下下發嚴精示得歸功聖明帝威德德平不見首。帝愛庶
召逸良長孫然忌曰漢武帝嘗霍光劉備能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
子亡孝其蓋誠精之謂太子曰然忌逸良在而母憂因命逸良草詔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召逸良召長孫然忌李勣于本
寧及逸良入帝曰孫吳大恥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品儀謂何逸
良曰皇后本名家本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謂臣曰我兒與弟今
行將且德會在耳陛下何慮志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
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披推棠初生天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
帝盡照逸良因致芳誠曾可甄沉血曰陛下此言可歸曰里帝大
怒命引武氏自性後呼曰何不撲殺此賊然忌曰武氏無忌曰逸良
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莫議武氏立乃貶廢餘卒



互注以書考家按莫係強情 遠良社提臣一德無二論事想

切詳見

詳按

與凌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 凌言建官周律其獨
王十恭漢後約為五百依右則繁諸律寬簡以示推給於是檢開皇
律立於時者定之然刑部尚書凌少負節行博學凌史事宋順三年
進侍中王右之廢凌置位言曰皇弟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廢今無
罪輒廢非此凌計不納明日凌諫曰王者立身配天也歲月五夫
區轉向知相攝死天子乎帝大怒詔引此一語逐良壯明年凌上言
遂良受先帝預託一德無二向日每至凌懇切語首令陛下後竟
奔而逐史丹執預託實錄事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侍反
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凌曰遠良社稷臣若婢黜白博致有罪請
罪并昔微子既去商故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當有四海安依

清奉怨離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能受凌慎自表歸田里不報
殿限州卒。凌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諍得二十年奉送奉天
宮舊史李善跋始上蓋物言之時人善之謂為鳳鳴朝陽

宋濟

宋濟揚州人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野務權進士正觀中太子承
乾敗太宗獨恃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虛天
年則善當幼之。宋顯二年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
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能開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祖之
意故文王翼以關雎之化載被百世其福如彼成帝續欲以野為后
皇統中廢其禍始彼惟陛下詳察武后已立不自安。帝從黎閻駭
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道天下食
月道之衣曰請道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受得而給老人曰春不
奉粟則節有食夏不奉委工即有衣由是言之者惟提取下之宜也



於是山東殺丁戍刑數萬人故濟世及之。坐褚遂良事貶夏州刺史。程璣一年突歌入寇，璣與兵往之，謂其衆曰：吾嘗推刑罰，汝等欲死，今當以身塞責，是不介胃而馳賊後焉。初，濟與高智周、郭處俊、薛處約、田人私相與，言志甚優，曰：願帝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俊、處約不可，高、郭為通事，令人足矣。高、郭中與也。後濟領步部處約，始以處州書控入，請濟還，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令人後皆至公輔去。濟又讓兒本驍將而濟以學行推知政事，特賞世高子。注：無才術，強將作少匠，請破宗曰：讓兒兒作相也。南男作區文武，豈有陸耶。

李義瑛

李義瑛，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右曹，擢更拜其威儀，瑛獨敢止，辨曲直，勣甚禮之。長安突體，勣與博學有智識，累遷行，即書欲使武居，張園及我，我因年事得憂，每顧問必殷切，不回後。次至任，贊田里公卿以下，悉相條，將人以此懷感。次以弟義深、義進士第，征觀中文成，公主質金，選益於成，成王名不立，法守，召許仕史，至日義瑛曰：是人神精，安故可使，惟博義瑛性數日，獲賊帝，加七指，初義瑛使而羅其王，其攝召見，義瑛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俱見我王，謂君為加覆及義瑛，爾使亦坐君之義瑛，芻芻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鄆州人。工文辭，涉質墳典，正觀初，擢進士第，延秘書郎，采憲每藝文，建儀視，審安私，未嘗不預。高祖以儀用士，參軍章綸為中侍御史，或疑非遷議，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書下，接武，妻龍道，羽翳，焉，豈非州判，佐此乎，時以急清，古儀工詩，其辭綺錯，絕倫，及貞觀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撰《王忠孝》下獄死。初，武志，將志，志，帝制，帝專，放，福，帝不能，堪，召儀，與儀儀曰：



子歎私小人卿可嘗喻之教而不徒其德我來正論雖疎無所碍太
子不從輒道帝語嘗切太子即表聞帝賞曰何漏世表語對曰開示
不入故以陛下語飾之其嘗及善帝怒貶交州都督顯慶元年臺中
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正論與城南諸社聯袂乘遠水同歸不許
衡之諸社所居觀社闕世傳其地有社氣故世衣冠正論既執政建
言臺社因進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社猶不廢。正論工
爲文筆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謂人曰與社公評文
今日覺香文頗進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三遷蘭臺大夫俄拜壽州刺史治尚文
雅打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稱失既乃錄以考耕餘勸業以為常
儀感初進中書門下三品因未去位高智周美其縣聽之卒諡曰定。
智周始與和處倫家祿餘歲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賴進結四人

雖因使各經百期處俊曰丈夫惟無社性至字執乃可若周濟如之
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間使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程之工曰而
之責窮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噴高疏顯而善吾聞速登者必顯徐
進者少應天道也後秀居吏部處約以溫州來軍入請辭曰如志撤
顯罪舍人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焉子張有容字是兩
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制少弱時使官不達後且與子張終達安附
孫淵漢皆權進士淵為尚書方亞梁亞鴻履脚日本使時時自守
遺金鳥不納惟取賦一番為書以貽其嗣淵子斌漢子紱又有清白
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安州人正一親將由進士第望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家奉中
郭遷秘書少監郭與郭仲舉本長清魏玄同堂同中書門下承襲連
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始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詔敕多出其手。劉崇惟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麗召群臣問所以
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搜寇窮數故坐費種實劉崇近討回喪威恐
入則不傳其果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降使勿事敵使須數年
之選力有餘人悉戡一舉可破夫帝納之武臣時為周興所忌攝服
之

崔敬懼

崔敬懼字安止咸陽人涉書博及節義自將武德中嘗通事舍人善
辭令進止能者皆謀大德拜兵部尚書敬懼通知四夷情勢其少
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保國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去病之子大業初從齊王討兵部侍郎舉碑
之授大業為齊王領步騎二十四軍馳出賊背所向
摧齊物望共震祖悅攝整人人盡力世之謂許敬宗曰趙公兒也故

隋家風氣於此通選同義卿。弟弘武少嘗禮選高堂侍郎帝坐講
曰請在戎司被官委其才何耶弘武曰臣要明得此其兩邊不敵
遠以孤帝用右官也帝笑不罪弘武無他才特選攝自守恭謹職以
清簡稱

盧承慶

盧承慶字子餘廣州人美儀狀博學高才王綱初為秦州參軍事大
宗偉其辭報戶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禮鳴損由
折引陳政詳帝愛賞。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
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嘗卿何不自怡承慶曰定。承慶
與選校百官考有坐滑舟渴者承慶以次併飲考中下以示其人無
愠也更曰非力將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高之曰寵辱不覺考中上
其族著人善類此

劉祥道

漢始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闕取人受而管少也三曰求職
以來任官者或以居政廢事者或以卑官進而卒卒諸生未聞
漢是獎勵之遺末聞也四曰君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謂自
六品以下至草莽皆加搜訪無令遺餘之哀所學遠絕王曰唐虞三
載考績然陟幽明二深用人亦久其數今任官舉四考罷官知秩滿
則懷去民知遷徙則後考止以去就之官應旬且之民欲務風
俗焉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迄廷新選改之弊六曰三省
都事主事主簿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舉欲舉用士流學以舊
類為舉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擬者榮峻正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
而歸專責曹史理有未宜宜所榮之以清其選會杜正論亦言入流
者最為官人做乃詔與擇道參愛而執政保政保又以勳戚手進取
無它門遂格。精選司刑太常伯每履大獄必欲歛眾歎奏決日為
善不食詔廷察關內道多張寬深。麟德切拜右相擇道性習識若

與蕭瑒時擬定律令著律議高論官。張中書史部侍郎唐公隋制
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得事數有司不及研齊林甫建請四時雜選
簡制擬擬於是官無得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改官
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貫林甫更村錄錄成改為宜。詳道少裝
請調受中。遷吏部知道事乃蒙清教關上雖陳六事一曰今取士
多且難入流歲千四百多也唯色入流未始始始法監也故持者者
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而能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
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農若坐實當實雖經教仍院三司不若
選本貫則官不難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
員六品三十而在六十而選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
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滿死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
入流歲千四百人其倍而之又停選六七千人獲年別新加其數



宰相晏畏不自堪數謀老病丐解職乾元年卒諡曰宣。子齊賢襲爵由齊州刺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尋之府史與宗族謀逆中言晉州出佳錫試其可獲取帝曰齊賢宜捕賜人邪物受得以此符之京局中試為陸吏曹贈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是州人該覽辭籍尤善於懷術志在東宮馬周為其外召入察賢宿侍讀獄中絕書讀之為人處整肅愛請不釋寒暑許敬宗頗為延之。時張仁操有敏才敬玄妻以曹華仁操為遊說辭欲試於簿領周歸敬玄因其法術雖有斥自取假使避負復多權敬玄易職有餘糧且強記雜官萬貫過諸進本雲悉性代有來訪者口論書列參辨及駁累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抗州參軍徐太式累其慘張黑汝賊斃死而恩母老乃留敬自言與恩皆受薄其罪累。不

死太玄坐先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權為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正觀初遷諸州刺史政號廉平百

舉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太常卿曰此刑罪深當答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宜程視主之好惡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恩使然也帝然其言京畿三年卒德威林閩門吏廉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錢以分宗親無儲藏。子君禮少喪母為母元所養元每疾病必親復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過高顯吾一似合我歡問貞觀中要在驍南即特事繼母尤謹與弟廷景為閩吏得餘多資之而妻子饑寒皆晏



如也。晉史皆同。若合二百口內外無聞言。是後暴遷彭城。我史
葛中為酷吏。周興。西。攝坐。死。射。西。百。姓。奔走。解。衣。投。地。曰。為。長。史。
秩。稱。有。司。平。立。乃。十。餘。萬。官。府。現。茅。蓋。數。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
亮之。

孫蒙豹

孫蒙豹汝州人。正德中。推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檢請增舍人員。
帝曰。處的一人是辨故事。止不除。

互以額為舍人。周波止納焉。

邢文偉

邢文偉。澤州人。成化中。歷太子典膳丞。持符欲罕。見官臣文偉。上書
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騎。歷。之。宰。史。不。書。過。死。之。率。不。徹。
歷。死。之。皇。帝。簡。科。美。俊。使。從。殿。下。成。就。聖。德。比。者。謁。對。魏。簡。典。內。人。
獨。若。何。向。發。揮。天。資。使。漢。晉。文。明。故。今。史。既。關。官。宰。將。來。欲。謹。守。禮。
服。以。輔。太子。恭。曰。助。時。吹。矣。欲。稍。精。整。意。而。未。聞。神。劍。從。獨。致。勞。比。
昔。風。塵。奉。陛。下。愚。言。不。許。強。勉。如。以。過。得。罪。及。無。自。專。之。速。受。刑。坐。
朝。中。取。學。諸。寵。辱。不。請。良。特。宿。志。自。非。義。均。彌。謂。集。難。進。此。藥。石。文。
偉。由。是。益。知名。後。古。史。狀。高。宗。曰。文。偉。切。諫。吾。兒。此。五。臣。也。遂。授。之。
。武。后。將。遷。漢。文。館。學。士。右。衛。明。堂。詔。文。偉。發。誓。經。后。問。天。與。帝。異。
。據。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如。右。撰。曰。應。天。紀。文。王。子。明。堂。以。配。
上。帝。帝。何。而。一。對。曰。光。德。之。論。不。同。吳。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右。曰。帝。
有。六。相。天。不。同。稱。因。矣。文。偉。不。得。對。右。曰。機。風。易。俗。吳。善。於。察。相。牙。
。故。采。鐘。鼎。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欲。強。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
。聖。人。深。樂。干。人。心。變。風。俗。求。聖。樂。則。為。人。所。移。右。喜。聽。右。宗。泰。客。
。批。罪。文。偉。坐。所。善。肥。肉。壽。自。經。祀。

傅昇

傅昇。相州人。高祖即位。拜文。史。丞。持。國。制。草。具。多。仍。舊。焉。昇。謂。承。胤。



世之侯當有變更乃上言罷此大官貴帝廢之成池六英自漢成
帝罷明律六官竟不相洽禹禹行廢政周弗變滿控陞下撥亂反正
而官者祥令一用禮舊且懲佛黃者火吟登又其傷弓之為驚由木
說天下又皆謂暴安得不斬其耳目故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
名功雖作察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共其特也然官貴簡約夏
后官百不如漢氏五十周三百不知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尚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保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繁刑
拘湯獲烹等六篇始皇為狄書律此失於損不可不監。是時張道
源建言官曹文飾煩瑣易致猜嫉之以鈐吏憲公知衆不為然齊獨
是之為衆阻此不得行。《說苑》七年上疏按獄得圖曰西域之
法以三塗六道結愚欺庸逆既在之罪窺濟象之福且生死夫青本
皆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詔皆云由神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君明臣忠年婢女夕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秦門自傳

天啟而晉以上不許中國祀髮事胡至石符亂華石佛乃能欲禁王
意臣使或盜林板事身然累代齊衰七足為商又上十二諭言孫
肅勿而下奔賊有司遣遺懷佐其請羅福曰仲聖人也政仲子曰
仲聖人者無法請誅之棄由禮始事視終帝君而佛過又出來以
匹夫抗天子以繼體博所視倘非出空桑乃奪其言蓋所謂非羊首
無親焉不吝但令人曰地獄正為是人故矣帝著罪對。《太宗》即位
嘗問卿作佛法奈何平曰佛西胡教人耳欺誑天竺以自神佛
至入中國而識兒幼夫懷柔若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
也帝恩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三。年弟木實問醫急辭職然
悟曰吾死矣乎即日誌曰傳芳青山白雲人也以辭死嗚呼進言戒
子六經名教若可冒也妖詞之法慎勿為者死當保節。非雖善欺
然非自言其學不可傳又沈若子并蓋言經以來與佛談駁皆為高
識篇武從將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部六



呂才

呂才博州人。王粲將叔。年無幾。博學。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實。靡不推。決。文。宗。師。侍。臣。東。善。音。者。溫。音。得。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按。柳。寃。其。鈔。即。名。才。參。論。樂。事。帝。病。陰。陽。家。問。得。若。多。謬。偽。淺。惑。世。益。均。是。命。才。與。宿。傳。老。師。劉。落。頭。流。說。可。用。若。鍾。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九。百。篇。兩。錢。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矣。切。時。事。得。易。曉。也。較。別。其。三。篇。卜。筮。詩。稱。相。其。陰。陽。書。卜。筮。食。所。世。乃。有。五。姓。謂。言。高。角。破。羽。也。按。按。與。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經。委。數。姓。耳。後。世。因。官。今。火。因。色。屬。木。同。木。異。匠。為。配。宮。周。故。春秋。以。陳。爾。祭。為。水。姓。齊。則。宋。為。火。姓。或。謂。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者。由。來。齊。宮。周。角。破。羽。相。宮。爾。也。採。今。卷。曰。漢。宋。忠。賈。宣。惠。司。馬。李。王。曰。卜。筮。者。訂。人。報。命。以。說。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氣。知。採。今。是。採。合。亦。骨。氣。則。言。採。命。尚。矣。世。索。本。原。固。不。

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建。謀。而。獲。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幼。假。而。後。是。乎。論。命。書。曰。正。曰。聖。智。哉。也。欲。人。之。非。得。見。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故。葉。之。閉。也。魂。神。之。宅。也。是。其。法。及。卜。筮。與。無。校。厥。斯。則。權。於。慎。深。之。覆。也。後。代。聖。說。出。于。巫。史。爰。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愚。妖。至。書。有。百。二。十。宋。不。可。法。也。帝。詔。造。方。域。圖。及。校。飛。騎。歌。陣。圖。爰。指。音。權。太。常。丞。率。



陳先生唐書詳齊卷之二十一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振世高資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次七傳自如地日入卿校成海即痛傷傷文昭初試舉進士持高第將行遷梓官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望可支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十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森切右聆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壘在焉園陵之興復何以加武后嘗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侏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揮翰臺正字。建武初詔同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對是勳后與明堂大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改其北於安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陳先生唐書詳齊卷之二十一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振世高資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次七傳自如地日入卿校成海即痛傷傷文昭初試舉進士持高第將行遷梓官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望可支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道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十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森切右聆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壘在焉園陵之興復何以加武后嘗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侏野少威儀而占野陳說推歸臺正字。建武初詔同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對是勳后與明堂大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改其北於安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舜主順天德使
人樂其業井其食養其厥德從天瑞降地特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
頌頌者虞不敢竟寧其書曰百姓昭明怡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
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
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道周文武劍筆滅信忠厚加于百
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和而無厲亂常守恩惠於天下
地川家沸崩人用慈惠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授為
為祭顧不茲歲近隋煬帝符四海之富鑿崇決河自伊洛為揚州
聚生人之力戕天地之氣中閩之難地故身犯人李宏廟為淫逆元
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始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
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共伏義研以為王
立首也昔者天監大帝攬元持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帝使高
世暢樂嗣而不福殆留此盛德以發輝陛下哉臣謂和元氣惟人倫

拾此則無以焉也昔黃帝合官有虞憲章堯禱室夏世室皆所以調
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
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畢備昔王者政夫則天效法則祥
臣願陛下為形深萬世之業相國南郊走明堂與天下更始建天下
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此德以息
淫刑濟文德以上干戈察舉舉以除貪吏臣謂不敷善且見太平又
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又廢大學者政教之弛也君臣上下之取
則也組互輝焉之所興也天子於此特黃臣為今安而不論雖欲
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願引賢子使歸太學國家
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策札中書皆令錄上利害子昂對三
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中無諂求人虞臣謂計有未盡也
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威愛愛勤之也群臣知者績而任
之也奸暴不逞知刑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推孤明可以振滯剛



不避強禦百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使故精軒末劫而天下起然待
之矣今兩道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使令百益治道
辱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聲為衆者以
使者之禮禮之游游成教所以出使之意乃較以飾自京師又州縣
登炎才良求入察宣布上意今若求見而戶曉昔竟穿不下帝而此
天下蓋無涉焉明法新吏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使煩數
而無益於化是宜小辨而數使之矣其三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宜
右聽深下器者必將刺史縣令謹宜而奉行之不再其人則委者有
司糾端豐耳百姓安得知之其一州府才刺史十萬戶顧其福得才不
則十萬戶受其困國家典衷在此職也今吏部調選令如糖一府但
計資考不求賢良有知不次用人則天下置然相誇矣粗于常而不
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凌遲頓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充機
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禍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狂生

者是也今軍旅之弊死士流離嗚嗚而限陛下謂其失職九兵成調
被一切罷之使人得相保可謂德替其捨也嘗臣恐將制有貪吏故
制以廣地預試誠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備文德去刑罰
而表委以息覆民體矣知中國有聖王必思擇至矣。時吐蕃九族
叛詔曰賜名發金山道十姓兵十人王其不與及討之十姓君長以
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常不奉命禮破回統不聽于馬上
疏曰國家法制十姓者餘九姓漢大臣服中國故勢嚴而委命下吏
今非而違還不使入朝恐非為戎之長策也夫戎有為歡心觀之則
顧疑之則亂今任其善惡則深不自安鳥獸後顧則河西藏委自此
非命矣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憂慮甚。后方謀屬蜀山由
雅州道蜀生羌因以髮吐蕃于昂上嘗以七檢諫止之右僕呂光使
論為政之要應時不便者毋讓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料二措刑
二官人三知賢四去賊五裕德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



及謂今百吏已備似刑惡細密非為政之要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為永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悔懼故聖
人賞刑措也比大殺漢海群異天下受慶咸得自新近日詔假積盜
鈞誦支堂株妻推窮以抵誘則宜責世傳之道教法慎罰者白刃寬
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明以治若此下好賢而不能任任
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反是則天
下之賢果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愛臣以為固為知固為識
大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朋者皆貪信者亦德德者耳
不接實董儒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若以德世凶勢不加入以正攻邪
勢不相制以廉勸貪勢不相善以信賞偽勢不相和習者尚謀大者
勇不聽勇者傷死法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
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聖伯子時誠能信任稷良知左右有灼然賢
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陳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類

任今宋能者蓋以等情任者不效以是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
以一壺而得勝乃欲絕食不知食飽而身強賢又於國猶食在人人
不可以一壺而止餐固不可以一賢而遠正士此神聖明知也聖
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承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
硬之臣陛下廣延碩納以結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
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勸勞死罪名爵不又輸勞尸糧糗秩
妾加非所以表庸勳行者也願表顯勳尚勵百僚古人賞一人十
萬人悅者蓋去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愚共甲辰與既殺不省與論十
萬則百萬之數不得安乘穀實重損益計利害則人安矣怒賊于起
自取者就罪止魁逆無復感望宗室子弟皆得更主使知天子慈仁
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屏生惟願聖澤之
德使君無過之患。是右衛軍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
周受命頌以類說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



聖堂督初繼令段悅食甚固其當汝客子昂甚遂厥死。君與文章
承徐更除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遺詩王適曰是為海
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者世以為法

論曰遺諸武二強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與來後日曰之子昂
固優為之篤一旦遂忽死於不道之法刑執若以王善示之庶天
凶汝為之少獲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之知也汝明堂者王君之
所由天道有為舉校者禮我之所聞人偷下為獨有立明堂與太
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殺不耶心不至於甚之且世之
武夫忍人弗避商正一見人者之狀不覺以手加額而後心油然
以生子昂不言殆十是矣

五注方外十文

賈曰子昂說武君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每可怪矣后功威柄誅
大臣宗室皆逼長居而奪之賴子昂乃以王者之術施之卒為歸

人仙儒不用可謂為生靈林芳蘭以脂澤汗澆之也替者不見秦
山巖者不盟震範子昂之於言其替替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也好學征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以
寓所習平以通情聞武德初為陳倉尉人持衛和符嘗擊者兼隸
隸法孫吳教俄仁軌約不再犯而擊暴校目如仁軌榜殺之唐史云
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香芬推可乎召詰黃仁軌曰擊者臣臣故殺
之帝以為剛正擢成陽丞有說十四年按使同用魏文及諸書經
書經魏文時秋飲來訖仁軌諫曰今秋百校歲茂收處十二使
場園事勞陛下六兵除私公私交泰爾者幾納。景遷路車中初蘇
定方既平百濟留劉仁軌守其城百濟校誘楊信引莊園仁軌強仁
軌兵為援仁軌將兵夜登時聞陷陣河向無預信等釋仁頸圍退保
社命欲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麗詔仁軌統軍就擊羅與金



袁行檢

袁行檢字守約，歸州開善人。貞觀中，聚明經，將錄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予化賢，乃盡其術。爾忠行，立武昭儀。行檢以為國家憂，從此始。麟德二年，羅果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舉義歸附。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敵，同與羅有隙，名將脫裝易行，檢始疑長名，務檢詐等法，又定用點升，偽資檢而下為故事。檢二年十遊，可汗何史和都文及李遜，蜀誘番落以勸安西與吐蕃連和，簡建欲討之行檢，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有知遣使立之，即塔出子番君，難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檢，罷遣波斯王旦為交樞，大食使臣，莫實延噴，或呼莫實導者，遂將士飢之行檢，止管政，拜令曰：水泉未遠，故小安俄而噴，微風枯行，數百步，水草盡美，投來者莫識，其處，殺皆驚，以方漢，戴，無，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檢召乘，際千餘人，詢，隨，諸，皆，大，無，未，可，以，進，宜，駐，軍，頃，秋，都，支，練，知，之。

不往，備行檢，召四鎮，皆長。行檢，德，約，收，乃，秦，勃，即，伍，數，日，皆，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進，其，所，觀，問，安，否，答，若，閉，帳，非，討，賊，者，又，遣，人，趣，召，都，支，都，支，聞，軍，近，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皆，營，謂，迷，舍，之，處，芻，乃，碎，志，停，入，京，師，將，吏，為，刻，石，碑，禁，城，以，紀，功，帝，獎，勞，安，曰：行檢，殺，賊，軍，深入，萬，里，兵，不，加，刃，而，叛，軍，全，美，可，謂，文，武，兼，備，父，其，兼，攻，二，戰，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開，元，年，行，檢，突，厥，阿，史，德，溫，傳，及，詔，行，檢，討，之，行，檢，曰：知，謀，制，敵，可，也，因，發，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伍，華，齊，兩，刀，勁，弩，以，驚，兵，執，連，又，伏，精，兵，埋，其，後，芻，粟，糧，車，羸，兵，走，險，賊，驅，就，冰，草，解，鞍，散，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賊，盡，盡，自，是，強，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平，于，此，幕，也，立，營，置，城，既，周，行，檢，更，命，其，營，高，阿，史，曰：士，安，堵，不，可，獲，不，聽，從，我，之，此，夜，風，雨，暴，至，崩，占，營，所，水，雨，大，始，粟，莫，不，毀，莫，問，何，以，知，之，行，檢，曰：自，今，第，如，我，前，副，母，周，我，所，以，知，也，行，檢，後，安，前，後，長，勇，不，勝，計，又。



禽大首領奔職而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博合行險巖反間伏念
惟請諱傳自效後數日煙塵漲天而高岸伏在驛行儉曰此伏念
半得來咥非他也且受時如受敵乃救獲備定平使佐勞既而果然
於受突厥餘黨系平初行險許伏念以不死將中表夾告其功新伏
念及溫博行險之功不錄歎曰深澤之本古今一也之王時
其王時王時二人王時但恐數降則後無援來突厥王時不出卒
泣曰歎。行儉工單諱名家帝尊以考明詔寫文選覽之秘受其法
行儉每曰捕逐良亦精筆性墨未嘗假書不擇筆法而研獲者余與
世帝耳所撰選請單字雜體數萬言行險道陰陽王時行儉王時道發
日。誓知人在吏部時見跡味道王時蜀曰二君後皆掌銓衡
李敬玄盛稱王勃揚則王時盧照鄰路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
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不得達街殿豈卒福祿者哉詞頗沈
默可至令長幹宮不得其死王時引篇裡若程務挺等為世名符。初

平柳文選屬獲獲實不實有碼碼盤王時紅又黃二尺文彩樂器軍
史越跌盤碎復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至此不少言

裴光廷

光廷字達城涇陽盧少物性醇淡家父附元帝有事密宗張說以天
子東遊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如兵守邊召光廷與張說
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無不披人無不變萬國無不
服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投用備不虞就安人也方
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三者名實死矣且諸蕃突厥為大時
勢從來頹弱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使感
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屢屢息鼓不獲事突說曰
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安賊果遣使來朝東封還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初知坐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彼禱可禳
而去則禱可視而求也時者以為知今卒隨大節。初史部求人



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性亦得優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振舉事務趨競品任擢光延德之固行檢校名榜乃為消資格無賢不肖一拔資考配擬又從延限至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鶴之舉主過官九轉之數定光延擬然可特語曰輔之口光延手亦與焉萬輕重不平及辛酉奏一切罷之光延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克以其用稍實格非艾衡之誼益曰克平特以為萬萬皇帝開將賜益曰忠實詞中書人張九齡文其詳

吳師德

吳師德字宗仁鄞州人第進士調江蘇尉州刺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也當以子孫相授吳師德字宗仁鄞州人第進士調江蘇尉州刺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也當以子孫相授又詔論修史改。上元初師德自亦撰撰牛酒迎夢師德於國威作陳列字勇為畏悅後蘇佐士討吐蕃乃自春城紅林頭東應江與勇戰白水關八遇八克突切

魏檢校實所都督次皮特甲上也田獵殺百萬奴以饒給無得鐵和無之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平露曰貞師德深院有度平人有許已飯進以自兒不見容色齊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愛破不能進步昭德逢之忠曰為田令子所值師德曰吾不田令殺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殿之列弟曰人有重面覆之乃已師德曰求也索之是道其歷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避者就從聞海師德曰容我罪之可乎避者不去乃避軍曰墨汚爾。秋仁傑水輔政師德薦之及到列數稱令外使武后竟同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賊知人矣出其表仁傑歎曰吾曩曰妻公嘉德我為研察乃不知吾不選遠矣德避費為行劍三十年恭勤獲忠心無道莫方酷更殘虐人多不先獨能以功名若終與師德處夜相亞世之言焉者稱妻師





論曰武右慈在年今雖變臣之奇術用酷吏之苛法常時之士其
 以雅愛臣且酷吏為名並爭尚饒而赴之何德此時未嘗一語及
 之也各揣耐辱至於可失諸或二張兒曹爾周典來俊臣其輩爾
 度量凌然疎不為帝使武右慈猜聞不生等被嗾仰之不假而欲屈
 公應行矣師德平生所為為熙熙公一革耳太子復位張軍之為朝
 而君林再與梁公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小哉議者欲謂其無愛
 竟之游顯顯之迹指為克謹善碑名者易知大夫君子所不為流
 俗之耳目者

互注東宮師雲及江俄一破男子黃其說舟容師曰真人在香
 可以濟破男子乃黃師德也釋天

贊曰仁軌等次共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海上則羅羅若不及
 及行儉賤下以忠極撫寬厚其船汝功名始終者蓋近乎男子賊
 則根男子不取則活者耶

雜神變

雜神變舉明臣武右慈丹升州良吏有詔改錢律法用給布下修而
 物價隨昂百買萬錢神查貨其共于朝乘乘乘交為之。時失獲使
 身入見皇太子應制有司接又東宮名太子神變錄曰古者名太子
 用玉製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今太子沐朝朔望而別喚者請詳墨款
 五矣詔可。歷司刑卿勳張昌宗敬開略不實流欽州年

雜錄

唐明政事開元中與高神符同為中書舍人符中來瑄觀禮之每所
 訪逮嘗曰古事開神符今事開神符何神符是李濟開之故然曰古遺
 愛也。子靈鍊張大夫其科從殺十人自與字是揭大明宮射蓋驛
 破相室每歲時安于東以一壘致勢積宜積其上琳與弟莊理俱列
 禁錮自謂自謂世號三戟在東。初玄宗命刑部先書
 其名一日書琳等名後以金既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

之維于太子曰非雅琳虛從原乎帝曰然將兩人有宰相望命欲相之歟夫以放太恐附誰者某卒不用

揚鼎忠

揚鼎忠荆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元武射使元亨師會逆旅有盜竊其衣囊非忠遇之盜窮謝焉忠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穢無所事宜留也物可暫去初不為人言忠假貸以還。廷載初元居宰相于餘年可任取俸五倍然所為違人主所不喜飯之所善者之長漢足恭焉好未嘗件物或曰公位尊何自若斯答曰世路艱難直者先攜不備豈坐吾想。於時水於閭紛紛以機再思入朝在平陽于淳者又以此牛不肖忠曰癡宰相不能和陸陽遂我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騎不得獨負宰相。張易宗生事極奢範勳見其官武右意中釋之問宰相曰忠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易宗為陛下出此餌而愈為有功右悅高宗望官自是天下責者乾嘔再思哉令言

既而脚臥以識之。易之兄月休籍公殉愛酒酣戲曰公面如芙蓉雨思欣然扇戲中上交教素袍為高麗舞衣。合舞滿坐舞失易宗以姿貌伴番思每日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使無取類此

星樓貞

星樓貞字從一左相鹿玄子少曉漢衣服蕭儉不為與為愛修事禮抱中運左相史大夫中宗謂曰問卿受妻命欲繼室可乎樓貞唯唯以手掩而梁中有衣囊衣出者乃皇后乳姬所遺言國夫人者故樓貞也幼之不辭世謂樓塔為何者狂人下交樓貞每謁見奏請辭自著皇后阿着而人或謂為國者斯然不欺以自媚於后。景雲初樓貞侍中方太子公主于破樓貞傾已附離齊宗為金向玉其二公主管觀樓貞躬護授作按弟諫曰公世上交當思飲可若否暗天子而計校无木誰預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若皆蓋益急時詔曰



前作后調者俊作主邑遂言事公主如色官屬也文宗受內禪與太子公主謀逆投水死。性治政善清結推賢能者用事尤所畏本或見無積者誠為之禮

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放清河人及進士第神龜初同中書門下三品事右安樂公主親賴之與在慶納為黨世號宗祀。景龍二年詔突厥使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使忠於路楚客等能之及葛忠將兵忠遂察御史崔琬楚客楚客慶納等成福納境外交為國取慈備裝付欽故華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竭出立朝堂拜楚客乃厲也大言注忠經為瑛瑛中宗不能解也瑛瑛與楚客慶納的兄弟兩勝之故世號帝為和事天子韋氏政被誅。楚客世明達習于權利空。右補闕趙廷禧度符命以制帝帝大喜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詔若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若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忌天子

南面一日足矣外南掌氏內有逆攝故卒以敗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羅明經末許天授間諺天中英才傑出業貞大從得科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景龍三年許天子將都欽明與鄧山禪陰與年后意學立議曰周官凡大祭祀后禱獻則黃璋自然問后常助天子祀天神林地祇常用其言以皇后為巫歡。初后屬婚上食梁中帝與群臣宴欽明自言欲入風舞體肥醜疎地推頭說目不知何也左右顧明者大笑盛贊用欽曰是舉五經地也夫。景龍初禱祝若水勸奏欽明慮無禁行以誦夜亂當改作百王所得一朝遣放請不遠之乃欽明使用制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患自見生不孝先。王宗曰中宗神聖雖所尚。又無以謙校。欽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託聖辭說引熱要知見上帝



歷德播聞早庶不然蓋與少正郊頌非而澤莊周以許書破家者
同科論保履領死突貧貧非其財察不帝和後之禮德為長者可
不戒云

王瑛

王瑛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寔在位父植崇老子道好神仙事
瑛清蒸壇東郊祀音帝尊以銅解中帝意有丙像杖大抵類玉現
如狀頭了口漢以來聖夜皆有磁鏡後世聖所以此為慶為其事
至是瑛乃用之前堂立又以桐精見龍符中書門下干草事始瑛託
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驗驗出焉

東萊先生志書詳節卷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27082 v60



夏獻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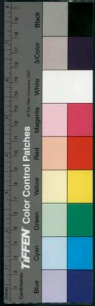
諸夷番將

史大柰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勤也文所詳子高祖得大柰大柰從其家讓
麾下燕頤和戰故焉宋書大柰以勇騎數百擊頤和破
之軍遂擒殺光驥大夫樊泰王平韓衆王世尤實建德蜀王固勿殊
等討實固公

馮盎

馮盎字門達高州人本北越馮弘裔孫隋仁壽初漸成等五州獠反
盎請討之文帝詔盎率兵討賊形勢者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足
人而語益發江嶺兵擊賊子之隋亡矣嶺表武蓋五年始以地降討
越國公貞觀初或言盎反大柰將討之魏徵諫曰王有兵不宜加



變夷而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盜不及未定將略州縣連寇夷今四
海已平而何事及夫狀當機之以德蓋懼必自來帝乃遣軍如諸
盜盜遣軍入特帝曰溫一言贊於十萬象五年盜來朝城而履實
將洞落奴語蓋為將軍尤特在特帝語左右曰夫蓋勝員可知發七
矢盡七人此送走盜賊兵衆之射肯十餘奴。蓋若為治國得最捷
好大得民惟心軍隨則州郡皆遷左純衛將軍

阿史那社合

阿史那社合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歲智勇開拜拓跋處羅
本家毀如推治來十年無謀賊或勳軍賦乃自奉答曰記在處羅外
代足矣。爾觀十年入朝使左騎衛大將軍門公主十四年以文河
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受賞社合以未奉詔執毫不敢取見別
然後受之所取皆北新陳太宗美其廉封軍國公從征還軍
矢擡去僕賊

佛學五將軍討龜茲擊處密處其敗之入白馬青而兵敗不意龜茲
乘是建也曠石社合國故都城王據自固社合攻九四十日會
王亦下五大城遂惟能者尙諸酋長示禍備降者七十餘城空餘
信莫不款服刻石紀功而庭因說于闐王入朝王歡焉者三百餘軍
西突厥焉昔安國皆平焉知孝格之在軍狀惟取用多給金玉以遺
社合社合不受帝問曰二將軍嘗不獲問人矣永徽六年卒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誠勤莫員可汗之孫貞龜六年李衆內虜權臣頓軍將軍
九年與李大志薛萬均等討吐谷渾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何力
冒關奮擊勞被覆去衆均社名出共下乃排何力及還何力具言萬
均敗狀帝怒將併其官授何力何力曰臣臣替萬均官恐回夷聞者
謂陛下重喪臣誤臣誣官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
義帝重其言乃止。始何力母與弟在涼州十六年詔何力往詠母



薛延陀此知可汗方授乃有其母弟使使何力曰我義許國不可行
衆執之至此知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君烈士受辱朕
延和天地日月昭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復此加怒吹殺之其妻諫
乃止何力拔佩刀或說之曰何力入廷陀如謂魚得水其虎必逐帝
曰若人心如鐵石誓不背朕會使至言狀帝泣下知詔許延陀尚主
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
之奈何何力曰雖有親迎宜宜詔延陀知身到京知或言盡武使畏
我必不來延陀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必憂戚不及一年交相疑
沮此知素恨天必死延陀則二子爭國內政奸構不戰而奔矣帝然之
後如其策帝狂高麗詔何力為前軍高麗當次白崖城中賊稍絕
制甚峻使得利何力者使自報之辭曰彼為共主冒白刃以割臣共
義士也大鴻捕報其責况於人乎幸捨之速大將軍使封京卒盜曰
朕口始能州中保番仁新偉大明官位白塔子廷示何力曰此木盡

成不致軍可死何力不答但痛哭傷多悲感蕭蕭悲殺人之句倫仁
焉惜更極以觀

是命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鄙人長七尺餘曉駁有聲略為樂遣使招諭以饋
劉仁軌將還左領軍賈外將軍校李收文擊吐番常之夜率敢死士
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咸無軍走帝歡其才調露中吐番入邊
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獲寶車府去即拜河原道
經略大使因建吉河至雷威衛宜增兵鎮守而邊餘項乃斥地與
錄七十河原田五十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術士稍成雖有備
九海軍七年吐番糧食不敵在邊後周與等誣其及捕繁殺我謀死
人哀其枉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蘇馬百長相時祚役入中國至多祚曉勇善射樂東之



將軍二張以多裨素取察可動以義乃從舉謂曰將軍擊賊將食貴
重當世特大帝恩乎諷多裨泣數行下曰死且不避東之曰將軍
軍知威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皇帝受登權切允遂去社固
舉與亡在將軍將軍誠有恩乎各曰將軍王空惟公所使乃引天地
以自誓將軍投忠東之遂定謀以換將軍志德禁兵與多裨王阿依
濟太子至文武門新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右曰請辭許遊巨鳥之呂
宗恐滿大陳不敢開矣右卧扇橫酒曰成於而父子不為亦懷足耶
平德後位封多裨建德郡王。帝初太廟許都多裨成相王感與夾
竹鑿祭加支王龍嶺多裨夾人雖有功不宜與華命曰朕惟以心
腹物勿復言節恩太子誅武三思多裨軍兵充至玄武樓下且言所
以誅三思狀殺兵不戰為其下所殺營反共來

賈曰夫朕性情固其然如義所在者受死不可避蓋巧不足而諂
常有餘觀大索等事君乃一其志然有頃空眉能功績光明為天

子倚指至御殿始長談談上美此文下讀光顯軍烈盡無虧性其
節和倫故也戒尤顯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也上卷前美顯傳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人少有奇節不仕貴蓋南亂舉少千數百附李密安善
謂曰世言汝鎮多奇士不謬也。實建德之檢洽也孝恪上納恭王
通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兵而歸可沒足行建德也恭王遂采糧餉且
然給天亡時也若固守武中以軍紀水紅頭逃機應變身必矣王
然之賊平語謂將曰幸於某會賊功在衛君右遷王柱國貞觀十六
年改安西都護李松惟賊逆斬盡其歡心。俄拜為柱國貞觀十六
年改安西都護李松惟賊逆斬盡其歡心。俄拜為柱國貞觀十六
管建封為安西都護貞觀十六年改安西都護李松惟賊逆斬盡其歡心。
於外國人有請孝恪曰郭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安西勢必為安西中領
有負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從備郭利果乘陰與賊內相
應再賊殺諸始廢之乃舉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郭利孝恪殊死聞



中說文年

聚檢

聚檢字師的京兆人高祖起檢以功遷朔州刺史敕民營田歲收散
秋萬斛雖霜旱百姓相賑贖用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恩
卿者躬詣于檢檢受而安輯之其在嶺北者視或於州過省檢不
示稱營而已檢既嘗用後將不察其然遠矣思結殺以檢為使者
納之檢單騎入其部召其酋懸諭推服心服旬歸命從代州都
督檢勸墾田力耕歲數公私富實檢恐房岳險乃遣千羅法入之
官勇悅喜由是饋贈絕罷拜營州都督太宗親征遼東拜行軍總
管領諸蕃騎為大軍前鋒齊高麗使者言其難支且至帝命檢自新
城路遼東虜不敢出檢趣定安城破賊斬級千級封龍城公檢交
卒溢口恩檢死太師太僕卿弟延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
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中號三戟象象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翼奔州人年執事顯如成人時號李定母居感泉登去
方翼尚幼難養常任執事不棄日擊曰雀爾松丸墨為雷米
際立調安定令探賊大姓奸家賣息其交頰將滿謀死尸諸通
感妻欲視方翼曰懼布失彭越氣也周文王掩骼仁也德交義
蘇主仁何以事君遂挂天其尸共埋葬。魏肅州刺史字遷精明河
西人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餓死皆重饋走方翼治下全活甚
衆芝產其地。京澤劫竊十姓何史察圖弓月藏方翼引兵戰成而
存十萬鎊至方翼廷感去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會大風雖金
鼓而聲呼無聞者數日遂殺七千人賊皆驚潰而散服。初方翼
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恭以橋師涉而濟又七月火葉河無舟而
水一曾合行舟時以為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于度民廢曰
作方翼為獨耕法強賊徒臣力有而見功多百姓順頌。何史那

元珍入為詔並擊時摩無完紐方製斷六板黃正文的聯將合或馬
忽凡奔旗遂敗因降柔乾合利二部。試身得因在普提被殺丹坐
流暹州卒于道。子均與尼與弟塔以女學稱情號三三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蓋州人魏齊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
陣自是賊不令覓蘇軍賊之度將初從李靖電頭利於破口為前鋒
卓奮行去賊一里許露露見牙板馳殺賊十人餘電怒降與狂各
械討高麗殺之從程知節在賀魯率領騎馳濟賊營賊象大潰所乘
健仗牛馬籍籍山行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及其功構制收軍不厚
入定方說知物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望哉且公為大將
而關外之事不得專預副乃得專之理不其然明不囚文度待天
子命不殺至恒為賊有胡人降文度獲之取其寶及分財定方一不
取太宗知之比知神等還相下吏。潘定方伊羅道行軍大總管獲

征賀魯是物其非為賀魯以還由是修寺障列護德定稱時問天文
術及唐之州縣極西極東其地皆新定方政服軍氣常以沙棠功
拜左驍衛大將軍賜國公。會和受使類得定方為安撫大使連攻
之都美計窮遂而請再降獻於乾尚獲城嶺以西遂定。後李師討
百濟破之得義慈等獻東和定方行滅三國皆生執其王嘗齊於寶
不勝計卒溢曰莊

薛仁貴

薛仁貴薛州人少貧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葬曰夫行萬世之
才要頭過時乃殺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將君在關功
名以自顯當貴還卿豈未就仁貴乃杜絕將軍張士貴慕慕。主知
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節之仁貴持統捍
敵立奇功乃看白衣自煤顯將殺獲兩弓銀甲。呼而能所向
披靡賊兵奔潰帝望見遣使慰問先許白衣者雖曰薛仁貴師還帝



謂曰朕善好者老欲濯髮身行國外事莫如和者朕不喜得遂未
得遂將死矣遂右領軍中郎將高隆步萬年宮山水暴至帝御背
殿走仁貴曰當天子僕忘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朕以營宮內帝
遂出乘高嶽而水入帝褰帶曰頽仰以克始知有忠臣也顯慶三
年破高麗非買端城西角皆應故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數官軍十
餘人仁貴單騎生擒之顯慶三年高麗王高祖遣使請和仁貴曰
朕帶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顯慶三年高麗王高祖遣使請和仁貴曰
卿試以五甲射馬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曰賜之顯慶三年
數十餘萬令馳聘交戰仁貴及王矢斬三人於夏蓋蓋皆降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久渡關九姓建業顯慶初
仁貴獲俘二千遂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兵在善用
不在衆身率士拔其城因勞高麗池共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歸款
威震遼海其治新政無異存老費制城隨才任職義寧官義高麗

士衆皆然無志士顯慶元年吐蕃入寇仁貴為大總管率都封擊
之以捷吐谷渾轉封表仁貴等表及是社君表下胡定始更初軍火
大席川將越鳥倫仁貴曰鳥倫地險而瘴毒入死地可謂危道然軍
則有功運則敗今吾當盡掩賊不整戒之矣乃進至焉端以待樹拔
而待封任險不進吐蕃率然二十萬取之懼伏蓋段王師大敗仁貴
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嘆曰今歲在癸丑星在將妾不應有事而
方都受所以死於蜀吾固未必欲有罪惡死顯慶三年獲生帝壯數用會
運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邊西不寧卿安得高純不為朕指於左
拜瓜州刺史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
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粟用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
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薛將軍遣去仁貴因舉擊大破之獲生口三萬
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太子初

律訪

納字慎言為藍田人魏武忠誠於梁或臺中梁末侯臣受球
發黃若果數千斛饋之納曰義舍本備水草安可飽人之仰
私一家報上不與。爾也初笑若矣突厥數入邊納建誠請討
禁持不可納曰夏蓋高茂無橫方息不費饑餉因答資報國威靈不
可欠也天子方受奇威四夷喜奇功乃聽納言師至海河江天為甚
覆亡盡其軍的脫身走有部卒的官對取而吐蕃寇臨洮納泊衣
攝羽林將軍學之破其衆以是致仕卒。納性沉勇共用奇謀大敗
益壯

程勝

程勝從洛州平息人父名程太匪征遼東石岡方暴不合會帝詔之
名振綱對甚詳帝意解謂左右曰秀支賊當在厥前見朕兵檢人也
不惟生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請讓而解吐不負奇士哉拜平虜道
行軍總管攻陝平賊破獨山神嘗以少擊獲獲為名將。勝從少說
父任討以勇力聞拜左武衛大將軍初類為單于道安撫大佐
聖安破勝獲晉嚴禦士服其威受突厥降之不敢窺邊後天下欲
從妻妻中治或古特健與妻者授結后降軍中斬之突厥聞移
死率相妻為立祠每獻師必請焉

唐

唐李林甫字行京地於平人少孤授為參議走傳燈於賈公
唐象明經高第。林甫中第突厥開盟則其後李豐孫豐林盛
以為不可上疏曰豐相控河邊絕境為邊帶自業漢以來常與鄰之
士田良美宜辨我情亂不能堅守乃悉徙李慶或賜符以乘刺而交
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此一隅得以全因命而慶之
用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靈唐中用授涇州
都督吐蕃入寇洪源公林某臨而遣之是旗靈辨明靈覺下曰吐





始築詔詔罷戎卒壞江上上員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遊遊之
刻石頌德。進奔州郡督長史較上布突厥向以國亂故欲變與卻
落無聞延傑北風何舞忘之今從廣河曲使內何遺錄久必為患且
南方乘危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不二十年漸
服諸軍料以充兵則肯助本議者妙謂降狄不可以南委臣請以三
策料之應其部落置內地漢精壯之實關照勇之志其上策也亭障
之下藩軍冬盡夷地戎為備擬費甚人勞此下策也置之朔望滋成
禍猶再無策也書宋帳而勇已反乃故較轉兵以討戰則行夜遇害
恐失期皆於神曰戰事者不以志不討有罪天所誅者當自愛謂心
誠忠而天監之則止盡反風俄而和舞走及之獲級三千以功拜兵
部尚書卒諡曰忠。賤氣能保行威慕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宜
史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都元志殺上疏申治宋瑒曰子孫禍逆備其
始乎賤曰懼公以志得罪苟得辨難死邪俾使卒後信安王諱

討美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捷與部將高昭應兵地敵天子
聖異賜伯威上疏請封後表異之乃遣茂基監

賈曰書所以戰振更竟斥大封城者亦有虎臣為之牙距也至師
行數十萬里窮討殊闕取其國猶虎承然可謂遜值其才疑夫
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急用以必獨
非強所不能耶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中略

東陳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涇州涇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寒特。為自標。樹衆明。經旨。宗師。家有徒。志護于道者。自言父病。華欲性者。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舉。振一時。不肯進。請貴勢。大宗。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天人之姬。辭不取。徵而徵。處乃娶。人間其然。曰。初不附。甲。今感。已。故也。素善。蘇亮亮。抵罪。敗。言。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饋。誦。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友。孝。見。元。四。推。存。氣。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清涼。蒸。清。既。祭。天。雲。開。露。人。軌。其。誠。言。安。令。願。爽。便。以。不。制。義。方。召。首。領。精。選。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義。理。清。發。吹。簫。登。降。建。立。人。人。悅。順。地。土。顯。慶。元。年。詔。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發。大。理。囚。楊。洋。于。道。其。玉。華。正。義。終。死。無。歎。白。其。

東陳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涇州涇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寒特。為自標。樹衆明。經詣
京師。家有徒。志護子道者。自言父病。華欲性者。困不。第前。殺方。辨
衆。馬以道不。告。姓名。去。由是。舉。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大。衆。積。晉
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天。人。之。姬。辭。不。取。徵。而。徵。處。乃。娶。人。間。其。然
曰。初。不。附。申。田。今。感。志。已。皎。也。素。善。藝。亮。亮。抵。罪。敗。言。安。丞。道。南
海。舟。師。將。酒。醴。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度。孝。見。元。四。維。存。氣
千里。安。流。神。之。馳。之。無。作。神。蓋。是。時。盛。夏。清。涼。蒸。清。既。祭。天。雲。閣。露
人。執。其。誠。言。安。令。願。美。觀。以。不。制。義。方。召。首。領。精。選。生。徒。為。開。陳。經
書。行。釋。義。理。清。發。吹。簫。登。降。建。立。人。人。悅。順。地。土。顯。慶。元。年。詔。擢
侍。御。史。會。李。義。府。發。大。理。囚。楊。洋。于。道。其。玉。華。正。義。終。死。無。歎。白。其



姦義方疾雷時附離匪人以秋朝廷內次劾奏必得承賜計仲
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陵之誼汝欲盡忠吾願之死不恨上言人
子五公卿大夫士飲水火相濟豈拘相成不得獨是獨亦也昔堯火
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餘劉元武失之逢前魏武失之張繡使正
禁之主飲皆失卷前而得卷後今陛下無為莽而有之豈臣吏與
無忠賢况軍賊下殺臣肆虐乎殺人獄中此生殺之柄不自土出而
下殺使臣覆蓋臣水獨不可長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欲却其法
冠對仗北義府下能讀新言帝方安義府依後孫士綱宰相此樂用可戶戲終不獲調注客易樂從校授母長隱
居不出卒始魏變其才份供夫太平不容於時

五桂一世蒙業而玩筆業九

負平千字榮期齊州金節人其先本劉氏十世祖魏之以忠烈自比

負平千字榮期齊州金節人其先本劉氏十世祖魏之以忠烈自比

伍負因自姓負平千賜非百通書又舉童子許謫高第長事王
義方以選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贊若生子宜富之因改今名
九舉八科皆中成中上書自謀臣蒙賞不不滿千錢有田
三十畝粟五十碩隨陸下村神岳樂矣家故需錢走京師製建九品
無葭草觀首勞勞又又行年三十懷志蒙操陛下河惜王陸
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臣得天下英才與推所長有一居先臣當
伏死節市書委不報。調武時耐成果勸令殺子良後果報民不從
及子良錫州半千應發之下賴以濟利文大怒因囚半千于獄會釋
元越時節度河貢太守曰君有民不該出便惠出一群尚何罪耶釋
之。俄樂岳牧高宗問兵衆有三陣何謂半千連曰古者星宿孤虛
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騎健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
海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質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舉三軍士知子弟從父見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今始充職請行無差詩儒林宗之雅第又康文體俊長賢良方正
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歸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
危以律勢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雖宜也道可以久
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魏永隆之間廢不
勸而耕者無法不斂而犯者無德不恤漢不恤漢不恤漢不恤漢不
貪者士聚同則慮正清白者比有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貪雖薄而勤
奉校不勤而勤道稀不斂而戒其故奈何難以重罰也自茲以來任
智巧斥棄巧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謝刑者無照刑之要正直者有後
時之欺人趨眾就風俗倫常其政奈何行以漸道也貞觀永隆之天
下亦今日之天下得傳相及由伯則然夫巧者知念孝為子身之計
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水準口是而心殊言同而意乖陛下空宣上
察貪貪者謂誰清白者謂孰得說者為照則正者為愚信下而蠲
察貪而察此月漸清然不救其弊何口變時之傳哉不請者事

而務從循上顯則天大校刑者法也法設而毀家則盜賊多矣政曰
設法不從想尋事志則巧不生至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為尚本
宗朝司農以市木種他價甚大租孫次知者宮木種資材百餘萬
屬臣是司農歲大禮未開其禮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則利名為而
實奪之性者學生伏史理正每一貫罰者十人今當懲若亡匿以
免姓選司從察南禮令知先賊買取性官將代儲什物貸其至今夫
聽稅特險旋夜在仁往商買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性家幾幾
果相奪今賤貨市贏以相向性更秋賦關今軍也積年性念儲墨財
今所在空虛天流亡之人棄愛焉旅亦廢祥也
賦才飲重投逐宋在已空顯位棄遠遠為誘人窮諒而犯禁被死而
犯刑又言仕路太廣故業難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
富儲有餘賦才飲重投逐宋在已空顯位棄遠遠為誘人窮諒而犯禁被死而
察使先天下賦才飲重投逐宋在已空顯位棄遠遠為誘人窮諒而犯禁被死而



史乃耳目官矣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願假則弊已甚核擬罷弊乃
聞詔可

蘇安伯

蘇安伯冀州人博學允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始選東
宮政事一不與大臣擬撰無敢言安伯投匭請上表請罷之
書曰陛下覆先靈顧託受嗣予將遜天順人二十餘年宜不聞廢
魯案案周公獲解事乎今太子甚謹奉教感壯使能臨宸極何異陛
下身撫天下哉又蓋下二十餘子孫無天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權
督要別分而王之漢令尚切且彈立師傳養成德器深存哀者
后雖貴則不能無威召見然令軍強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降失駭群雄花嚴西家說事我故以平宮
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殊功臣不封今太子年德已盛天意人事
歸李氏誠難再移萬機自怡聖心史臣嘗之深府敬之新盛事也

聞不報。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讒數方進則預稱甲校曰王若
有容天下之量故齊其心欲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切見元忠庶吉
有各壯舉相覆忠正邪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然極性善
隆播指馬歡備先帝善良自元忠下獄入人獨謂謂易之交亂且及
四國烈士指解罪也。忠臣銜口上其理反也。易之之懼恐先
謀受職置死元各臣今計者莫若故雷變之威軒振之綱從前選
位居臣於初則天下幸甚陛下讓不能於使臣盡人望且當存養
寵剪其羽翅無使騰飛為社稷之憂善矣易之等大怒遣刺害避殿
之類振衣靴等悉力營計乃免

薛登

薛登常州人本名謙光通貫文史善談論恨被讀憲天授中罷選
左補闕時遷舉益甚乃上疏曰比觀廉薦頌以不才馳聲假譽互相
推引非所謂振國求賢者比古之取士考者行之原始辨色之舉



曾通明節義以較於為先繼文為後故人輩勸進士去得新以行賈
賢庶為州之宗學青年陳降而歸西越于木曉而西河莫名感於利
以偷降日銷利勝於名則貪異賊有在發試以禮遷升而晉人勿體
文翁以經術教而獨士委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若也漢世京士必
趨其行故士有自情為閩里惟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故達晉允周
魏亦有又其日其右其日其用其及其陳其魏其士其特其尚其詞其附其文其帝其納其李其巧其之其言
相其察其文章其得其辭其有其易其切其之其亦其不其典其實其得其罪其由其是其風其俗其指其毀其廟其帝其始
置其進其士其等其科其後其生其後其相其就其就其既其經其小其文其名其曰其策其舉其不其指其事其實其為其本其而
以其許其盈其為其責其方其今其舉其士其明其語其方其下其固其已其雖其施其廟其寺其之其其其出入其公其王其之
第其陳其幕其希其恩其奏其記其管其帳其故其俗其就其舉其人其皆其指其充其舉其是以其取其合其之其士其蓋其於
自其接其情其常其小其人其棄其味其取其附其額其陛下其降其明其制其須其峻其科其斷其無其當其之其序其曰其取
實用其之其良其策其文其試其效其官其式其閱其守其警其昔其兵其起其將其戰其左其右其進其劬其兵其子其之
雖其甚其亮其臨其陣其不其視其戎其服其蓋其不其取其弓其劍其之其用其也其漢其武其管其閱其可其馬其相其以其之

文恢不與同增及其至也終不虛以公卿之法所任也漢法所
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曰漢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漢
編之心絕退時之義者則貪魏之路所請寬年限以塞簡法魏法
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免費不應貪球不要矣。時四夷貢子多
在京師者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禮並為聖宮奏諫曰我夏不能古
時或也故斥居處外有磨粉湯已事則歸三王法也漢魏以來華繁
衣冠禁室京師不令歸國軟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親指邊長而賈
子短背罪郭欽江統以夷狄之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約卒有求加之
亂伏見突厥吐番契丹性因入侍並被受遇官戎殺步廣門服改魏
劉和王語晉施夏魏國史成賊賊山川險易國東難百冠帶之名
而據子孤恩庶必在彼昔中公奔晉使子孤謂為吳行人殺具賂陳
使之類皆漢漢五節勿款於汾晉卒以劉石牧難切計秦奔天下及
劉項用兵人士彫歛以冒頓之盛象中國之虛而高祖因厄平城節



故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候窮空應周於城郭糧糶莫於章故
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元海五部散亡而能少振者少焉內地
明習謀法解犀于之伍切帝王之權使其未嘗內檢不避劫邊人增
練總驚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令識華面方曰余姑息日辱委
然臣猶恐備陳不應則夷狄猶在不在方外非貽跡之遺臣謂願充
傳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者則夷人無強受規無事武后
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曷宜州賊亂百姓潰散稔積勳守備誠境
願安。皇雲中將為禱史大夫增懋觀恬太平公主勢奪民歸群官
不陳直登將治之及為主所攝出厥州刺史卒

王求禮

王求禮許州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瑞飾講經
儀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鑿玉金龍者鑿短喙又珠玉乃磨珣壹夏
磁室之比殊古於諸君於疾疾視者上書譏切久不報。時與丹陽楊

州鎮統服胡左相五虛欽聖請停充官九品以上月奉功半
曰公得萬鍾正可輟御祝之人可奈何故望雖不察既奏求禮歷前
通曰天子富有四海何物九品來從幸相善之以濟軍國用乎姚崇
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賦然不歲大饑對曰秦漢庶天下事遊秦
何使陛下故之而后曰止。又觀二年秋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為
瑞祥祥臣入賀求禮責曰宰相災和陰陽而李象雨雪乃災也果以
為瑞則冬月雷暴為瑞雷耶味道不從既買符入求在即厲古今陽
氣俱升夏五月而陰雷射火以火大災也主境臣使寒暑失序使天有
瑞何盛而來哉群臣震怒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頗下

蘇衛王將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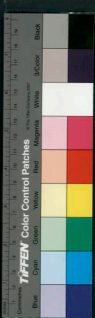
柳澤

柳澤蒲州人諷介少言突風皮才嚴。為參軍先是中書特
長安諸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扶皆能誦聖教授官及魏元



環轉攻白龍軒封官數千員元氣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使之得
關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藥疾胡不切不可以捕過故君耳目
者非攝養之方選使按者非治政之宜臣切見神龍以來網紀天壞
內寵專命外要判推因貴勢於真官需爵起生之門同商賈然舉選
之者必關閣檢閱又奪取者由邪昏官稟熟者因委員選甄性
下聰明神武拯溺泉墜耳目所觀豈可忘望成哉且封官者皆僕
吏私獨迷謬先者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封悉以停廢今天效用
之使善惡混并及覆相攻天下風備太平公主與胡僧崇統以疑
陛下故諱曰姚宋為相邪不知正太平用事正不知邪臣惡流造致
遠積小為大又古尚賢奉御彭君惡以五觀小故又謂相投三品
奈何輕用名族如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
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聽入不報。彈入調會打認違者
得吉事乃上書曰頃有韋氏盡亂奸臣同惡致以萌成官以寵

王并殺矣行轉於見殺海山象心人不用不保陛下神聖身智受宗社
於已危振發首之給爾乃令調氣有值法明德舉為非但崇史家不
設法陛下災殃初備其終大厲者起於極貴也明風於寵辱以之長
觀貴則天下從制之林龜神則天下畏寵祿之過才之所也則愛之
亦婚者之流允之擇也謂福之非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教收
哲使朝文詢詢其有遊于耳謬于心者無速前妙水之道願于耳使
于身者然慈賞姑求之非道益流巧者推之則位巧息進忠謹首賞
之則忠謹進今儲官聖建王唐提管領來溫哀憐聞榮登忠經若
有主存強以之為之條文乃請東宮宜拾遺補調又謂相投三品
使朝文論論出入侍使浚以訓誥交備不遠頃年廢人安樂公主
武廷秀等可謂貴且寵矣雖件人主威震天下然枯槁威神器人
稟當不謂愛人太極富之太多乎令陛下去其太甚聞之以禮則可
矣唐王公主尉內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宜戒宜在厥初使吾寵



色觀過務善性。陛下照者借橋。已速僕素行。兼以易其非。亦願陛下
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盛刑。不賤賞。則惟德是施。惟人之懷。天祿永
然。矣。慶宗善之。爾。志。中。欽。轉。朕。中。丞。御史。府。市。輪。使。周。應。立。還。奇
以。逆。以。大。中。澤。上。書。曰。昔。寧。臺。無。費。明。君。不。忍。及。青。非。大。志。臣。情
歎。慶。立。求。船。至。意。推。篤。上。必。陛下。情。而。使。之。乎。是。宜。陛下。天下。慶。立
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故。陛下。新。即位。同。宜。移。宜。再。黃。示。御
發。宜。可以。任。好。示。四。方。故。書。奏。去。矣。船。各。為。勳。州。刺史。未。行。卒。後
祖。乾。貞。親。時。為。御史。時。吳。王。格。好。田。獵。乾。理。治。之。去。志。曰。雖。此。不
能。轉。道。格。罪。當。死。乾。進。曰。元。於。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宜。獨。罪
萬。紀。帝。怒。格。衣。起。領。之。名。謂。曰。何。廷。折。我。乾。謝。曰。主。重。臣。臣。直。陛下
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馮元常

馮元常相州人。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權初南道。廷察使與利除害蜀。

人頗顯。嘗奏。據。常。中。宮。權。重。宜。少。折。等。雖。登。其。計。而。內。然。之。由。是
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備。家。境。甚。強。遠。方。委。過。待。學。及。不。許。詔。平
軍。百。司。奏。事。武。后。擅。朝。萬。勝。公。孫。文。選。瑞。石。石。暴。石。朝。文。示。百。官
元。常。奏。石。要。為。不。可。示。群。臣。后。怒。武。為。罰。州。刺史。劾。有。盜。足。探。人
查。以。山。於。元。常。論。以。惡。格。的。海。返。自。辭。賊。相。率。夜。甲。而。將。賊。平。博。廣
州。都。督。元。三。徒。終。不。得。至。京。師。卒。為。御史。周。與。所。格。死。元。常。關。門
難。獲。有。禮。決。雖。小。功。亦。不。能。收。室。命。危。中。許。姓。其。家。大。者。曰。忠。臣。之
門。天下。為。其。節。元。名。與。官。類。過。婚。後。弟。元。欲。至。王。懸。令。右。春。去。惡
人。顯。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棊。所。至。不。累。妻。子。亦。奉。餘。以。餘
貧。窶。或。議。其。近。名。元。欲。曰。不。性。也。不。為。苦。中。宗。降。聖。詔。書。勉。付。秋
吏。官。元。淑。約。密。過。於。元。常。然。則。真。不。及。也。

蔣欽諱

蔣欽諱萊州人。頗。二。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邪。視。



欽明建宮皇后憲聖獻以嬪宗氏天子詔禮官議祭由憲而御欽
緒獨建言不可其儀非其節。歷史部員外郎妙幹跪為高郵王薄
謝曰。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遜之旨題客舍他日欽此見之矣
曰。是子業後特府人之晚輩賢良方正欽此推其文英等因謂曰。前
交之過兒未絕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為引士類耳。欽此。精
治道取史整嚴難錄秘不妄對杜絕至者被召欽此。曰。以君
才不志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志竟及柄歷津魏二州刺史卒于
流

沈沈

沈亦專學傳學少有名以孝廉授各陽尉遷監縣御史漢元順帝弟
請俱為才吏有名沈曾謂汝如河南共韓朝宗裝冠常安凱恩檢句
而舉事子制斷精允辭察其端望也。沈元中補歷四縣令其政流
行長老此焉。沈子傳軍出其稱政麾下曰。將沈賢人使僕當有素士

得遂行是矣毋覺其清也。遂長安今元載待政平處士額不遷沈
以故得即位不得調當載代相關士議恨沈不與載相御史中丞再遷
大理卿待法明察號稱職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人武陽初為萬泉丞有輕囚父繫方春農事興臨
說令可止此內使說農畝不許臨曰有牙鑿丞執其縣令後唐臨悉
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遂。遷御史大夫韋夔貴者位不肅明日庭趨
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耶道宗曰與大夫語何王爾臨曰
大夫亦亂耶疑失色按皆陳伏儀待節使欽交州出充禁二千人。
遷大理卿高憲嘗銀曰臨占對無不盡嘗喜曰為國之吏在用決則
則人疑寬則大有罪惟是折中以循政意他日復訊餘用斷者輒紛
訴不已備臨所訊無一言常問故答曰奉卿斷囚不充所以絕意帝
數曰為微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苑灰心若鐵石。永感元



年滿拜御史大夫蕭齡之掌任廣州都督受時當死
臣等請論如法詔赦于朝堂臨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
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列不上大夫義貴也今歲之會賊根
危亞有餘伏陛下以異於他日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義罪所以
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當然之歲之免死後為潮州刺史卒。應
徵書蘇欽不怡第宅極勞通事播噀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故
僕觀中官吏印符知先是避其四時德疑不為限故請以冬初某盡
季春止後遵為法

唐昭宗

臣為太常博士韋諷人請配公主命婦以上弊論彼文詔可銘曰據
大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誓衛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
方功野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窆得復闕闕我不備。玄宗
武職山部以失儀坐失軍容會怒其季魏傳詔斬之

張文耀

張文耀字雅士貝州人幼孤事母死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左
州參軍。時李勣為大史筆笑曰雅士本之管第世所不及勣入朝
文耀與屬僚二人皆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耀文耀以
疑謂勣曰子無為嫌若輩先讓少次時曰故贈以刀致共果於前某
被誣少檢校贈以帶解其于約東若子才無死不可用庸因極推
引。勣曰二年詔與勣同為中相時為中道遂乘空宮後征討四夷
京師發兵馬萬區帝嘗宴諸將勣及文耀俱在文耀諫曰王者
民也則當以康勞則忌以殺齊漢廢事曰夷是空室至二世上崩武
帝末卒戶口減半在強撫之無使勞而生怨帝善其言為成說為數
千。改大經卿不可曰勣欲欺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室有小疾因相
與壽神頌至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敵勇後拜侍中諸因聞其惡皆
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惟嚴正未嘗四家諸司奏議悉心亂駭故帝

委之或時私與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唯議未若者曰任其
之或曰已議即言報可○新羅煬帝封出典討之文唯請息女以贖
異俗詔可卒謚曰懿○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文唯元文
亦好寫書筆不釋手○為是州刺史州尚進祀不立社從文原下教
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廢不立田畝爭競或木之恩子神在于教司
以致福於民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徐有功

徐有功字元功，齊州人。少為政，仁不忍，故為民服。其風吏
相約曰：犯徐案，軍杖者必斥之，代不奪一人。累遷司刑，必於
刑位，長唐大臣謀已於門，與等掘藏后，指置總監，故嘗謂徐
行相，俾相鈞達，掩護送徒，諒報慘又汚引天下，蒙憐脫使者，即按
一切，以及論后，職勸以官賞，於是以為愛相告古者，無虛日，窮野
逐其教，三古獨有功，教祀額，手任直神，球郡王，中違家，教督飲與尉

願餘身，願聞知會，冲坐死，詳人自餘，憂詳詳，詳在，今使臣，初治，又狀
聞有司，謹餘憂，吏職，法當流，體元，元謂，餘憂，與合，得明，其請
殊死，詔可有功曰，未嘗，教令，與臨，正何，悉魁，背已，伏誅，支黨，未發者
有之，餘憂，故後，被官，是謂，支黨，在曰，可謂，魁首，恭曰，魁首者，魁正是
已就，已伏，誅林，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自，意解，逃死，死在，之臣者
數百人，皆細，頭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哉，然不，絕，打，韓，紀，序
者，按徐，微業，賜官，前已，物故，賴仲，又籍，其東，詔已，既可有，功建，議由
律誅，及者，斬身，亡即，無新，法無，斬法，則無，得相，緣附，錄之，人亡，剛所
因之，罪減，罪從之。杜如，古等，七人，被誅，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
顯止，殺我，令以，息止，殺既，罪公，乃知，古等，賜以，善生，復臣，因請，如法
有功，奏曰，從臣，建陛下，善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後，為周
興，始奏，坐先，官。俄起，為左，肅政，使特，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
今，擊鹿，野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心，矣

賈曰石有功不以唐周亂其心惟一於法身而死以救人之心
於感情之結史之間以怒自將肉挫履踏不使天下與之
仁人也哉哉者謂過漢于張張不信夫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二

宋宗堯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八行高第武后時累遷鳳閣舍人許有司議
開市行人虛任之欺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開市以市多淫巧而
開通不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欲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
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衆衆悉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兩走
慶比走狄有如師與費莫雖倍算商咸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融
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豐者朝廷大華委千數委之其浴出寶圓頃亦
工撰武后裝冊最高麗純筆而冠時謂恩普神竭云

崔從

殺字子又少孤貧講學不聲惟進士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慶
手臨松栢共闕不慈許命。父之遷吏輒是時史檢選者成謀以先



賈曰石有功不以唐周亂其心惟一於法身而死以救人之心
欲愛情之結史之間以怒自將肉挫履踏不使天下與公怒之
仁人也哉法者須過漢于張張不信夫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二

宋宗堯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八行高第武后時累遷鳳閣舍人許有司議
關市行人虛任之欺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
關通不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欲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
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衆衆悉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兩走
慶比走狄有如師與費莫雄倍養商咸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融
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豐者朝廷大華委千數委之其浴出寶圖頌亦
工撰武后裝冊最高麗純筆而冠時謂恩普神竭云

崔從

殺字子又少孤貧講學不聲惟進士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慶業
手臨松栢共闕不慈許命。父之遷吏輒是時史檢選者成謀以先



後而昧也。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初御史中丞所彈治不羈權幸黨引御史落取實重無過者。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劉德輝大又二而遣子入侍憲宗避使若以命從議者謂承宗最諱此舉使可云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董勣十數敢應集軍士也場宜詔為陳逆願大發禍福之效者辭物萬士感動承宗自失悅念恭至泣下即授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長慶初由尚書左丞領郡坊節變為節多神策也軍放亂法屬橫吏不制制從一驅以欲下皆重足履之完項五市羊馬頗先遣帥守彼獨不取而軍慰符之先不敢盜境。大和初六年卒下有封尚以祭者和和諡曰正。幾為人嚴辭立朝後後有風望不善交權利忠厚而悲贈品常立門終終不請位方顯內無聲後器玩士大夫大賢之子慎由

慎由 字慎由

慎由中敏止懿等號記實端厚有父風采由進士第歷賢良方正異

海城進工部尚書與肅都有隙。宣宗無長子德病既且中除而國嗣未立帝欲討故應無其端慎由曰天子天下木若立之計為有名帝惡之辭棄是謂去之。受借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中為節度使託丹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滑蔡人增伴路咸通初初不以為力賞仰朝廷首請會兵討補號令精明咸慶之不犯陳許境卒諡曰正孝安增於吏事尤長雖位相關具款未嘗不身聽之。彥魯咸通初初為徐州觀察使號稱令然辭急為政剛猛無軍素驕而彥魯長子撫民嚴治軍士莫怨之

徐彥魯

徐彥魯兖州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對策為第調蒲州司兵兼軍時司戶李嵩善判司李豆工書而彥魯善辭稱河東三絕。武后張三教誅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魯在手彥魯首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政典稱開元二年卒。彥魯事竇融謹撰諸姪同已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ColorChecker 2002

子東華累朝後宋俞然蓋做德為文精強溫然當時不及也。始武
后時大徵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為斷吏所引死徒不可計彥伯若經
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振機動則
物惡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履身吾泰泰等一擊之能審思而
慮精慮而動彈而交以候談則悔吝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
為世戒云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人九載陞為難與手婚俱以文翰顯時號蘇老泉進士
中第。累調或勸耐裝行險才之會征突厥引裝若道為將軍備味
道非草攪筆而其間嚴清當當時盛傳。延義中以鳳閣舍人檢校
侍御使因政務之故坐黨而貶有刑制文字。味道鍊壹閣故事善
占奏然其為損持其位未嘗有所發明除字自當而已嘗謂人曰次
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誤使持兩端可也。天故世號蘇老泉性友

受第宋元嘗謂此不選因優折之朱道怡然不有

五注繪象為圖神賦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人長壽中擢拜內史李昭德被罪有司奏欽望阿順
昭德不執正兩臣問君貶趙州刺史中宗愛位權尚書左僕射平章
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等怙勢宣蒸又傳也鹿閣
王室戮忠成欽冀非常又欽不顧有所載抑濁謹身謀將自全

崔元綜

崔元綜以學士傳即同鳳閣覺壹平章事性修謹坐政事堂更帶絛
日不休張元讓細察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判獨賦必添死索說
不入死不止入長都之木幾坐事逐振州贈帥為慶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人自御史中丞同鳳閣覺壹平章事武后安宇



相詔陳善傳善言允元曰社共君不知死命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
曰聞其言足以戒安得過

武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為兗州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爭辯對仁
傑請書不置更讓之各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偽造史語耶。
衆明證調汴州參軍為史館直學使獨立本召試吳其才謝曰仲
尼辨亂通知仁君可謂洽海遺珠矣。善長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
傑整太行山反顯見白雲飛飛峭左右曰吾親舍其下暗微久之雲
後乃得去。同有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嘗使絕城仁傑謂曰君可
給親萬里憂乎請長吏簡仁茲請代行仁基咨吳其謹每曰狄公之
賢此斗以南一人而已。拾遺大理丞殿中斷又歎萬七千人將辦
平叙推善才范懷義坐獄齊昭陵柏堂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曰
懷有盜高廟玉環文帝罪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

土何以加若法於是罪止棄市今誤殺一類殺三臣後世謂陛下為
何如主帝惡解送免死發將御史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
奏其惡本立執罪注仁傑劾朝廷蕭然。使岐州亡卒數百測
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謀而餘曹紛紛不敢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
患乃開首原格出繫者粟而緩之使相挽背自縛歸帝嘆其定權生
。帝幸汾陽官為知願使李冲玄以道出始文桐谷言盛服過者致
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配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
道何始文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常州刺史德和
流落得其歡心郡人勸解以頌。拜冬官侍郎許即江南巡撫使
又有定十五使注使具楚俗多法桐仁傑一禁止止賢夏禹吳太伯李
札伍員四祠示已。出豫州刺史許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十人論死
仁傑釋其械安流曰臣欲有所陳以為進人中臣不言且累陛下欲
凶意然此皆非本意注誤至此有詔悉銷戍邊因此舉州父老迎勞



魏王曰欲使君活汝和國與天碑下國齋三日乃去至臨野亦
為立碑。初辛相欲光輔討越王軍中皆功多暴索仁傑曰亂河南
者一越王公董七三十萬以平亂使暴橫無辜之人咸塗塗皮是
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將上方斬馬勒加君頭雖死不恨光輔還
秦仁傑不遠左後濮州刺史。天啓二年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
武心謂四鄰在汝帝有善政器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
過臣尚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僕其長者將大
學生獨息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禍不以假人至善善胡會
軍責有司尚書省次事左右豈不勿按左右丞相不判從泥天子乎
學徒取告廷簿職耳君為報可則肯于數千危幾陷耶為定令示之
而已后納其言。會為求使臣河備備送制欲使臣引仁傑置對君
曰有周軍命我乃唐臣反國實使臣乃提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請曰
與意求少遷公為我引物曾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

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淋漓而誓得惟神守者安地即馬
學書帝置諸衣中子光遠得書上變因免死既歸令己人為置生
祠。高祖過天中契丹陷其州河北震動惟為魏州刺史前刺史似
賊至既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怒賊批田勇聞亦引六民受何之流
為立祠。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金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誣其
忠。拜平章事時發兵戍臨野四鎮百姓怨若仁傑謀曰天主曰美
皆在光王封域之林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嶽天所
以限中外也自典藉河紀聲被西暨三代所不狹至若國家既已兼
之矣今乃用武竟外邀功地城竭有軍之責以爭破項不毛之地
故文天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矣不
得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
費難以復支右成四鎮左屯安東轉輸變質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
積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宿氣作害氣作則蟲蟻生水



平地失昔漢元帝納買指天之器而厭味差實帝用觀相之策而棄
車師田玉觀中克平九姓無拜學恩厚為可汗下又使統諸部夾
伏反則伐平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
瑟羅皆陰山貴種代維沙漢若變之四城以統諸蕃定為可汗還禦
矩忠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橫四鎮肥中國厭安東實邊
西有軍費於遠方非甲兵於要憲而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整矣且
王首外寧容有內犯陛下必致遣兵護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又聖清野寇無所擇自然深入有顛覆之慮
及雖涉淺入無費獲之益不較平二虜不時而服矣。又請嫁安東
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輸以息民不見劫。府欲以武王恩為太
子以問宰相蔡莫敢討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此句奴犯邊淫
下伏暴王三思慕勇士於市前月不及千人廩陵王代之不決日徵
五萬今欲懸處非廩陵王莫可召怒惡議久之召謂曰朕欲奈安東

不勝何也對曰嬰僅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
下不不一掃天下老矣文皇帝身騎鉞鎗前勤勞而有天下得
之子孫先帝歲歲降下監國陛下倦神品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
以三思為良且妨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盡廢王則千秋萬歲後常
享宗廟三思立嗣不附陛下上結通天不附陛下上結通天不附陛下上結通天
廢廢王於房州王至台置王帳中召見仁傑語盡使事仁傑請切至
請下不願止后乃使王出曰還請太子仁傑曰太子歸來有知者人
言紛紛何可若后然之令太子合龍門兵權迎還中外大悅切李昭
德教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枝忍
不能無感故卒復嗣。再拜納言史願入題定殺控甚嚴詔仁傑
為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貧役於賊賊已去權謀逆臣仁傑上疏曰
議者以為營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頭從或受為官或為招
賊賊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據軍與調發頗重傷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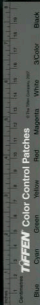


文則星黃山山人不為吾又官吏後漁州縣科投督趣觀旨情也
事迫不備惟恐投逆大予以圖除死此君子巧樞而小人之常流猶
水也雖則為淵既則為川過速隨流豈有常住今黃罪之伍潛竄山
澤故之則出不放則狂山東碎盜綠旗與故臣以務邊郡督警不
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將大賊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
分人主河務務檢常法頌曲故河此一不問罪詔可。李培固疏
林登討笑升克之款俘含疆殿后大悅二人者本英冊李查忠師特
盜若入寇憎國海殺柱王師使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孫其勳勇可
任若實死必感恩至是凱旋后舉酒獨仁傑賞其知人。右竹院評
晉大德皮實款可為官不能足吏詔天下僧日究一歲而之仁傑詩
曰工不投兜必在役人物不天降與由地出不慎百姓且將何求今
違尚未寧宜寬征旗之商省不惠之務勉令願作以濟窮人既失農
時是為棄本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右由是罷役聖曆中李培固曰文

意。仁傑乃為進將換東之預秀能得親衆善者為中與各臣始
居毋後有白鶴引優之祥中察即法行謀聞公。子光顯聖曆初武
后制宰相各執尚書即一人仁傑然光顯以情敬問后曰孤與內衆
果得人王守中仁傑亦

秋兼誤仁傑亦

兼誤牛次譜及進士第則正有祖風歷三州刺史歲年鑄發粟限著
氏人不跪徒推為事中左職史虛度史繼弟文氣以經教認勿恰獲
獄封還歸善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弟曰朕已殺其長官史亦宜宥
與其失宿宰失罪人既而口徒或事有不可勿以選詔為解。遷柳
史中丞帶四御史臺朝廷謂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
長恐顯雙則職案廢矣公梁公夜當滿家聲兼讓頭首蒲江西觀蔡
使兵士知加強其軍程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誤勸奏觀蔡使為陰下
守大查國師蔡知臨或實土州有定政而與奪田已貽弊一方士罪



今人治春術盡使故用華錄之能制能罵乃死而怒合離恨其尸
則其親其祖父棺家自是能治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五注志願幸天下

未敢則

未敢則幸少建起州人以學我世汝惟願一門六朝祖望敢則志尚
既得好學重節後然諾善與人交然其志雖不貴惟於人。初武也
獨制天下煩他皆遂而告守軍職之路與大殺味將相大臣至是已
華會事此舉敢則曰臣聞乎斯之相泰也行中商之志重則名之
家注私門張公室無操用之費欲不慮之言昔日變功區區友積既
敢而官路奔附矣此故弊之術也故曰則薄可池於進趨變計可廉
於攻滅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充信則之此幸也幸乃不無雄虎跋
甚年亞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隆賈故陸道事歲孤營於勝成事聞
禮物窮智勇用未嘗敢納一紙效一奇唯起敢斷食其之人又臨宇

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此知慶之善也然若高帝斥二帝蓋
持者則後遺爭功後知擊性暴滿不修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
長者聖人之遠望也夫仁者以天下為心也夫仁者以天下為心也
之理近祠祝畢易物慎得精流禮拍蔡仁義而南况其較子國家自
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播難故不設鈞距而貴道者
則知無以頌人不切刑罰信以息暴於是置神區閣古婦故能不
敢房聞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息越者無善遊從者無和聲極
福不規行齊就不壽食仰向時松榮今之易物也願盡秦漢之失若
將軍之軍下寬大之令流噴然之澤去舊來之角牙頓奸險之亡乃
塞雖織之安源裕周黨之險遠願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
言。漢正諫大夫廉滂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情節卓安石
番閱其書史歎曰蓋孤何以知五言二千五百日世人不知史官體
事字也宰相似法制生人史官製制生記古之聖者賢臣所以畏懼

也。得欲飲繁重氏多湯新右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平章事。以
易之精純元志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誠來心忠
一而所坐無名殿之失天下聖乃得不死敬則後為柁祖雅証奏與
王同被吾飲涪州刺史既明其罪舉改慶州代還無淮為一物所束
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辛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
黃雀無異及被改母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積表廢城以從漢古
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學取其感惠相率降號知古為各人張
厚被為石史皆攝感。始崔寔任長統論封建新祭為永敬則以為
秦漢世禮義後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增論明之儒者以為知言
審也則位宰曰神龜以來知忠於本朝者李多梓王國飲軍月將前
飲融生裴獲矣尚有遺者即明為求曰未敢則忠正義天下所推
往為非莊莊等阿姪賴於是止贈秘書。元仁就字德慈恐若香恩
寄歸子第曰終身避路不枉百步終身避呼不欠一段有亦為白

得所居獨被無使趨承惠來共異及卒貞年千餘知古共為孝友
先生

覆曰武后承唐中葉撫政生柄幼制天下而讓神器仁傑蒙恥奮
志以雅大誌引致東之等卒使唐空功立一附人及知故唐呂
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沈尤成流階授五龍矣之以飛世以為名官
方高宗乘天下將以據石靈設國事不使妻陳大隆反陽至好人
術慈阮曾以還情如孟所謂誰形表主知敬則一謀而廢然
之獄兼時而後言者歟

論曰宋瑛清強易之子朝蘇良明說命讓義頌言公峻能榮升
是其間矣然無立必存唐仁傑處也誠議言隨階出謂屬聲色以
折凶強投勞人耳寧必以理處之但太子讓位則人心自固雖百
妖歸莫為哉方政時太宗德澤在人必以危難各驗其西養虎狼
也惟懷骨立前者委矣至知大體考事實者恒樂公一人爾武后



有笑竹者也徐飲有既詠召群臣厲責皆汗下不敢仰視謂文法
史經輒不決人意思得一奇一任便苟非笑材孰能然哉其喜亂
好殺王自覺其非仲顛勢姑違不得不爾然其長慮却難之計亦
習矣何則當時危顧并首者不坐所論於酷吏之手則反懸懸於
無人之鄉至仁濟則憂憂變故累逐累留蓋后意承嗣王恩輩皆
兒子不可付以不道之基業已亡則伏特李氏者闕起而終之決
矣不若運太子與唐家尚可擬善名於後世此所以回天而所
然於仁傑也嘗為文楊筠與司農九轉執定不知變書為人何盡
臨者吳矣

王機

王機字方慶汝寧順武后時唐遷唐用都督南海戴有昆番船中
外臣孫瑋瑋瑋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都中首領皆基方慶約官
屬不得與交通死者滿路以故境內清畏機者謂治費未有方慶

者玃第一詔賜賜總雜絲以善善攻。遷侍御同平章事少時嘗以
小基及大功資木并不能期質木能期豫享其比群臣不遵用顧亦
嚴誼不可長有留申廣內外殺之。后嘗批求義之書方慶奉十世
叔祖嚴之書四十餘卷太宗攻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後祖
獻之等九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稱示群臣詔嚴存其代開號實
聲禁。后欲奪冬講武有司不特憚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
孟春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不可以解兵兵金也金勝
木方春水王而棄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
霜大擊百種不入此乃三射於梁一講講武安不忘危之道願陛下
不棄將小子劉襲允。是歲其拜左庶子兼太子讀書方慶奏人
臣於天子求者存太子名者今東門殿台委細細請一政之制可長
安二年卒諡曰貞。方慶漢學校制書者二百餘篇元精三禮學
者有呼方慶謂彼制諸政門人改為雜禮各問其書者冬不成終府



七世孫博字紹遠進士第開定時拜右僕射封魯國公初中官
權盛爭欲剪却之自石門還取一決宰相解宦不平構養鎮內會天
子將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備臨亂古所戒也令卷人落威
大掃去君上建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曹州司士余嘗或后曰君
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慶是陛下愛子今尚在庶位之子當敢
相近以此余唐惜文使事三季已開文開皇太子時文
德裕心前嗔子君子哉雖遠次不忘帝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
名以動群臣示中興之漸所謂入雖苦者終之泰然乎故德裕之
稱為不誣矣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的鄭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歷城令負
職門思謙不得進官尚書高季輔曰子知得此一入豈以小疵棄大

從焉。權監察知史官曰御史出使不飲將動山岳震懼而為不
任職中書令權遂夜市地不知直思謙助之又復相曰思謙請成令
或爭之答曰吾嘗直朝機機發喉如身于丈夫當敢言地更復明日
張膽以報天子焉每融錄保妻子耶。是甫公教引為舍曾受軍謂
曰公非池中物居公為數句文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
與語雖其他徒倚軒蓋居數刻嚴殿御制事多與參載。累遷右司
郎中尚書左丞振明朝輅朝廷廣知。進御史大夫性寒悍顏色莊
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體或以為激未曰耳目官固當特立矯矯
鷹鷂豈象禽之獨柔何足以抑之。唐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
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到故有差奈何尚姑息耶後致仕享子
承慶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性謹長事繼母為萬年權進士第遷司議郎儀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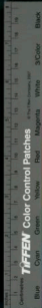


詔太子監國太子於宮聲色與士功乃上疏諫陳其端又增疏著成
太子頗加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擾沙塵本之於心乃若靈臺以
後揚當世亦自廣其志學大官與爲文敏無思雖大詔令亦嘗
察。明堂及上既諫以文明番換後施政者未滿歲舉次平去夫揣
大夏猶巨川必擇文梓始趨上曰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
不合而付大任夫充與在猶望試諸難免爾庸者可趨矣輒相以百
探萬機非小人哉者聞不報。轉天官守節魯國史凡三掌銜擢授
千光議者公之用謀策故本以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愧色氣辭後羊
而就其歡其壯母避口溫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其母少艾母母遇承慶每嘗解衣代母
不聽雖自持母威格爲均愛世此晉王覽第進士承慶每屬閤舍人

高后名嗣立謂曰誓父命耕二子忠且孝堪羊賦比兒弟猶欲如而
父官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禮及善人
乃上書極陳決議被許厚恩徵爲太子少師承慶學之官輕幸向之說既
貴同養生以微俸升典數十流以爲榮去番損問仕人謝與公行私
謁道相愈離經術不聞狂暴刻奪陛下誠下明詔造三館生徒教王
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專尚師儒發揚勸獎然後審異銓總各任所
能以之臨人則官無缺民樂業夫又曰楊豫以來大獄屢興王公士
人至連頭就戮道路籍籍咸知其衆而取錄已成不可翻動願陛下
廉入此之慈帝而之仁昔皆原洗則天下樂然如向所賜罪其陛下
惠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特用蘇爽其人右以爲憂李
嬌唐休謀及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散守皆蘇不行奏過
累不得選請選臺同贊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右曰誰爲朕行嗣立
曰內典選受非臣所請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許州刺



史由是持番恩等十八人嚴捕外。景院中尉拜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并祭飾觀寺用交百出。又恩侍食邑者數別立寔官今祭
祭耗竭。無二版之備。伏見營立寺觀。以儀軌。大於費常
千萬以上。轉從木石。廢功密費。陛下豈不是恩。又食封之家。日月
家臣。國初食封不三十家。今稱恩。封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又封家
數。次殷。德百姓。德盛或賞。皆貧。曾無少息。下民寔之。何以堪命。臣
願以丁課一送。大府封家。猶在。幾得給禁。上有職。以息。重困。臣聞設
空。建更本於治人。而轉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
郡。由之舉。然後拜於州。州已試。然後拜五府。五府著。則乃。此諸朝得
不謂。擇志。而乃。登。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遷。遷。得。進。被。伴。此。者。休
雖。故。文。者。治。官。則。曰。邪。成。行。武。者。沙。軍。則。腐。法。制。國。家。大。事。豈。其
於。此。刻。史。懸。今。治。人。之。者。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食。又。整。稱。下。者。乃
與。州。史。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數。朝。朝。朝。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可

謂如沈鐸凡諸曹侍郎者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
史蘇今則其守宰循職以與太平帝不聽周元中。中。年。臨。曰。考。切
制。立。代。本。要。為。願。問。合。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併。如。及。知。成。事。父。子。此
為。寧。相。世。罕。其。比。

章濟制五子

齊開元初。既調郡城令。或言史部選給令。其人既數。雖有。諸。同。時
以。交。人。者。對。凡。二。百。人。性。濟。若。第。一。選。戶。部。得。以。為。太。原。尹。著。先。德
詩。四。章。世。服。其。典。誌。又。費。中。如。後。尚。書。左。丞。凡。二。世。著。之。濟。文。雅。頗
風。儒。飾。政。事。所。至。有。治。績。

章弘景制五子

弘景。推。進。士。第。累。遷。史。部。侍郎。益。蘇。平。州。其。職。不。戒。恩。以。私
。拜。尚。書。左。丞。殿。止。吏。銓。因。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郎。史。部。然。空。風
。喬。恭。揚。侯。卿。以。累。下。史。部。弘。景。詳。微。廣。編。最。造。門。弘。景。廣。言。曰。有。能



按公曰私誘和性云遷使部侍郎卒。公景以正道進浮論猶正
有當者必教所任補為長安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入科省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徵外
方診論風俗驚世由入羅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容我使使濟而
風此息。羅天官仲然或言其意引骨觀靈后怒免官令白來傾職
元方薦人如物后召責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羅靈入焉其文崔
元寶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後拜靈臺侍郎因平章后嘗問外事對
曰臣前位宰相大事當曰奏民間碎語不敢以聞特旨下除太子右
庶子卒。元方素清慎非物政舟進退避位后必先訪問外郎艾知
必於取大業獲之曰吾陸德在八後身不與者又曰吾當齊位候選
又乾偽吾神諾干皆英才而象先素情差缺知各

陸象先

象先字德化靈巖制科高第特旨頃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頃福象
先為洛陽弱元方不肯當願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景雲中陸進同平章事初太子公主謀引相繼為宰相漢曰象先人
望宜於推近若不弄能政辭主為言之並知故事其性恬靜寡欲
議論高簡為人推尚漢曰陸公加於人一事公主既廢陸召宰相漢
立擊王象先不可主怒更與象先爭陸本諫死時象先與蕭至忠
等坐為主所誅皆同誅元宗選召先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以保僕功封宜國公。為益州長史政尚仁恕革觀真諫曰公當
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若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
威子卒不從而屬化當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象澄其國何
憂不倚而政野至民更懷之卒諷曰文三始象先名景初登宗曰子
源紹先博學講象賢者乃賜名焉。第景仍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
甲滿養州縣最欽少為實有吏言狀曰某益清某許清惟景清可



知將有領不勝于家解刀行妻驚曰空穴何辭之過曰知
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洽曰固難飾盡能引實家
與汝察問元中卒

杜景先

杜景先字實州人性最正聲明起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
事參軍時虜寇乘使益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嘗責吏以示嚴
苦檢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程耶公持尺矧
真為真新即欲燒象一府叱左右取去脫刀於刺州司馬支歌之曰
歸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
來俊臣俱恩止專治獄獄時過徐杜者生家保者死廷議初司平
章事後堂季秋出製花示宰相以為祥象實曰陛下無故草木故秋
再華周契仁及行華之比量徐獨曰陰陽不相奪倫漢即為夏今草
木黃落而衣便花饋陰陽也竊恐陛下有德苑令有所謂徐臣位宰

相助天物浴而不和臣之替也願首請罪后曰真宰相後出為并
州長史卒

李懷遠

李懷遠字廣德郡州人少孤嗜學宋人欲許以高第懷遠辭過曰因
人之勢高士耻之嚴蔭而言吾志耶推四科第累遷同平章軍諮
郡公懷遠又責益素約不治若室棄棄杖笞為且愛欲望謂曰公貴
顯固當然耶若曰吾幸其制不願他駿卒歸曰成子景伯

李景伯

景伯字景中為諫議大夫中書侍郎酒醉命為回波詞以誥吉
頰上或要由謀寵至景伯獨為威規語以諷帝帝不從藉至忠曰真
諫官也景伯中書有建言置郡督府未是詔群臣皆議景仲與
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郡者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最至
非強幹弱枝經并統物之誼願嚴督督御史以時按察秩平軍



以制好究由是停終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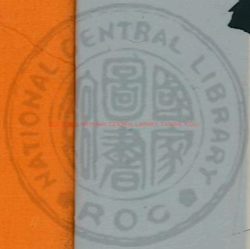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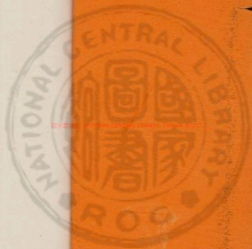


六一





2289483 v. 6/



東坡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袁爽

袁爽字子隆許州人寬厚寡言爽有奇節補洪文生休將它生或出
游爽讀書不廢履動十年九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拜侍
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右父拿女貞為侍中爽固執不從帝怒
曰我寒涼國與支貞豈不可何情侍中和爽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庶
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已持政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有天下
事爽遂廢后出游燕門以安乾之選故天子會久而後不出除敬業
女與后議討之爽曰今若殺子明碑賊不行而解重昏甲聞亂不討
乃請歸政此必有異國后乃捕爽送獄獄胡元范曰爽社稷臣有功
於國志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爽不又后曰朕知爽及遂斬于都亭
驛葬其家無棺石之哀。切爽見飛行儉破突厥有功溫傳之少斬



降虜五十餘人議者視其弱死且使國家失信曰夫以為陰禍有

劉棻之

劉棻之字善美常州人父于異在隋為著作郎增立有行官而
行僚吏短退無餘曹季百藥曰子異善人人都不改正題初召之
以甘老詔許然曹季百藥為其序表所善為孝慈並棻之少以文辭
解遷洪文館學士上元中與魏與參決特改以分宰相權特謂北門
學士儀鳳中與生著冠遠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
謀棻之獨勸帝威威百姓之息帝納其言。拜相王將司馬參謂
曰物來志事快于機以師短其遠生處不決而後也后既立王為帝
是將留今業繁棻之恩故華故數可占校少足可待也。成后特為
先敏坐累脫歸于相府善承道謂曰太后旨棻之曰乃上後有司所
奏云后聞以永建歸來終上殿青州加棻之太中大夫后因曰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心乎足務於後背尚為一體乎棻之引造而己忠臣
也王德其華順曰載至德無其才惟誰歸善於君為君乃服后曰善
。後私語買大德曰君德寡容立明在又效以災天下大隱表美古
后怒銜棻中以相制屬死于家初棻之得罪廢宗中理之棻之曰太
后成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獨也臨誅神色自若提筆將殺紙詞懇
哀列人皆為之

郭怡

郭怡當為御史巡察隨右多因按劾次寧州時狀仁讓為刺史民爭
言有異政怡就館以紙筆至于按謂登易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頓驚
使君美於朝奇又留印命駕去杜寬前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既
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志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人進士擢第遷吏部侍郎永淳初上疏言



法學曰方今不加富強版未委權惟優薄者下吏不相職廉官
亦其人取入之道有所承也武德貞觀故事制人物固之天時
大聖軍國求事其人簡其宿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貧人無災限
選無致五十不收一取令清若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
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制歲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冢為太僕
至今曰政簡乃潔走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侍中大夫耳尚以
際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官然也故太學內文正字奇操察至司徒
司馬則字與賢認事分任詳司而此以職職制諸夫自至吏曰
百石以下其得相大臣則建為置之州郡縣吏督郵都尉者志任之收
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典世
弊其人矣又文之量雖度之辨非行及則不能變典仍受則無以
察況天下之大士類之繁可委教人乎乎又口厥任者聞非其選至
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無繁親謀清觀勢要急熱風塵元為奔競

使百行辦之一面九能辦之數言不許難子且臣聞於官者不可以
無學今負處子弟皆平仕程較課淺技能亦得而門閥者素質並
自高天可謂才子者少或謂學少則文無長而入官故使舊來事固
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熟官三術流外之屬不
待州縣之舉立取守判此三句皆取者皆其口則判又非先
德後言之誠臣聞因之用人如人用財資者止積儲富者終聚肉故
當棄弊之乏則唐策以此以取之太平矣士則理簡楚使而使之今
選者假受宜以簡練為急切見利害三品至元品並得薦士此誠不
善勞也但選賦不司政上不委賤責下不盡獲其慎所舉而苟
以懸命且惟賢知賢聖人萬治卑陶既舉不仁者逸身苟進庸及
知人不擇賢者之舉而實所舉之選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儲
重而下旋經久之業但願望魏晉遠風區切感之願少違周漢之規
以分吏部即所用詳阿矣解矣不納。建寧臺仲節月殿閣聖堂王



品太同典表矣始交能保終始故號時久朋後為周典所証言古同
謂治者矣當使呈詞若不察屬死

五注謂後古碎著之法

李

不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御史兼仁執板殿門事太宗
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執以輕義致極
刑亦盡一之制亦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母于靈蓋親其土成
噴帝遣使就其家其間乾祐雖張五而絕心入嘗為史所賣生流
羅州昭德強幹有父風推明經命元平則拜職閣侍郎國平掌東
。王慶之車後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左太子昭德答給卷之四
泰曰以親親古之天皇陛下夫也皇朝陛下子也當降之子孫為萬
世計后乃止承嗣恨潛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
吾所勉也。時東使臣快思止舞文法數決陷大臣昭德奏其誣罔

不遺秋卒請殺思止共黨相繼但然昭德頗有謀為乾祐自紅帽上
說曰陛下自長壽以來初厭忠加政權委昭德兼總攝納而才小任
重負氣強復肆有下民勞瘁同列聲疾會言天下社口臣伏見南臺
秋日辟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地言不可制又災之臣觀其
跡乃天於身身息所街上佛雲漢夫小宋沙生有千百之資得以託
人尚愛夫授死天下之重可輕安乎后由是惡之末使臣潛以逆
謀既而後臣亦下獄同日誅泉蘇莫不究昭德而決臣臣

古項

古項洛州人性陰充敢言事舉進士及第又強敢故后倚為腹心重
習中初進天官侍郎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存全同項計安出項曰
公家以侍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先嘗有策非上保身且世世不
絕曰天下恩若久矣盛漢斥辱相王曲閉公盡從察請相王廢後以
別人望身而為質之質也傷之如項數居慮乃定既而知項與謀曰



見問狀頭對堂陳相王甘臨下子先帝親統於陛下嘗運有所信乃
適中宗明年項坐第有偽官徒始擊刺卒

論曰鐵道廢置委棄天下此而不勝豈曰正而已矣員英明之
父一曰操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
大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惡實惡中外未有厭殺之意特
以一言之失棄矣遂逐之其後政歸武氏矣方效志欲以存唐漢
者謂矣特聞子幾本非有邪心者大矣會不得與親進者當共信
尚何言且匹夫大文之辭等一語誤猶為之隱忍於親孫孫豈有
坐唐高祖太宗之舊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指王下取如轉蓬棄
履嗚呼矣獨何心哉以武后辭作足以罵朕彼當時使位一
絕懸女子降居考閱不勝摧毀如而漢清后則決非國切位之深
情不可測矣且區區神武后延尊祖考而符之後辭乃建窮欲善
耳亦失本心也

又曰貞乎安之體于機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盛固既度
義而責其得人死固宜哉嗚呼順德不以頭戴子粒之粉然一情
臣臣抑武與君共助有嗚呼賢矣遠矣機之女同滿宮及疎不失
可以善君者云

張廷珪

張廷珪可謂人傑既有志尚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授勳平直。(武
后)統天下浮屠毀營佛刹作大齋延珪陳以為傾四海之財得萬民
之力窮山之木為塔地治之命為泰然猶有為之法不足為也今天
下盛竭養生彫弊罪且先達晚實有靡養人力后善之因是張後。
會命詔市河漕牛平次廢軍資廷珪上書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
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資在糶則耕廢糶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
民亡則何恃為君后乃止。(元)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
珪上疏曰古有言雖與國數憂憂重蓋事危則志絕請者則慮深文



賊轉禍為福也陛下神武應時每若日月所燭無不潤澤而念百姓
使九殺失餘天意始以陛下春秋鼎盛不乘輿有大功難危命而不
法思參漢以自苟故昭見各異欲日積一日求孫大和是皇天聰顧
不虞陛下得不奉若休言而實畏哉誠願約心制志登鳴士放使人
不意世傷獨運惟試去強巧換味號或謂天威不足畏而上帝賜忠
風雨遂驚荒懼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言不足信而當此驚
恐若臨望則無以乘上矣斯史也西擊楊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
伊始爭夷百姓濟平以勝利日以視其有聞是何運致其變哉。監
京御史傅誕生法華次校朝堂廷廷執奏御史有違常殺殺之不可
群也士大夫明其知體。王孫竹節以天在諸軍方遠履踏行臺下
儀者皆謂侍儀回能延吐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盛夏兵
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統致兵不敵萬不可以行解軍兵積
二也千里連繫兵糧不知厥有亦使必難豫防三也伏入欲甚

晉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甲當養人惡兵五也又諸侯十國
按察從魏州縣帝朝之國詔雖無他時分使十道討逆使諸將
至石田市大馬廷注曰大馬非上世非善於命奇武不有于國不立
勇達人殺異物願有任茲之鼓鼓必然之息天下之命在官有成化
入為少府監卒經正務。廷注律安儀善八分書與李邑友善及至
附於事處表為之人尚其方介

正朝延是也所謂聖明辨在邪修實罰是也

章法

章法字彙宗承先人祖叔傳負職中大夫為庫部郎中與第吏部郎中
叔謙兄王舒郎中李戎同省特號三列宿。永淳初遷為相王府屬
特授宗正府長史嘗曰韋子誠達文詳多敏曉得之。景雲初劉
五仙無識誤認以為長月與工建末無本器天下有受其機者下



某帝意欲徵聘陳曰臣聞以許勝也者易以色譽行者亡今臣有實
器陛下棄神孫亦章乘惟制恩以安社稷因叩頭陳立帝嘗賜死
軍乃大悅

李穎

穎字周仁弼常益之子通侯陽泉聲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
穎十年備身最明章實之李據推辟蕭抗皆布衣舊學為宰相朝廷
典章多所修建嘗曰吾修五人智不及一章公敬宗文為吏部侍郎
平。阿着為誣解惟演終始有深証既喜機士後出莫不進門然為
檢自若天下推其尚云叔然子知人知人子雖誠

李嶷

嶷字文武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慶會成嶷竭力勸功
人不知勞役內江令般民耕桑絲為副項。遷少部郎中善其制於
宜其求之間善詩故竹簾戶部二封。編長文辭無幾歷為一功然

吳情天院初創為秘書少監元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五坏詭刑是
國簡以善職稱

章虛心

虛心字無名子舉孝履神監中許遷大理主按大獄實懷貞到幽
求者所輕重虛心攝正不撓為工部尚書卒。虛心歷洪程二州刺
史。七治名初雖為部侍郎于夜及虛心死第居部者對之無敢舉自
叔遷後至部中者數人世號部官家

韓恩

韓恩後字福出京兆人少孤年十歲母為婦父亡狀感明幾絕為樂
舉秀才高第求選中書家益饗或饑杜建以百錢餉恩恩後方併
日食而終究封不發調保府會曾參軍會大軍輟開倉賑以用訪責
對曰人窮則濫不食曰而活之無趣為益以州不依諫轉汗用司戶
仁怒不行鞭笞。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姓爭相燒榮遣使分



道播蓬思使上言天戈流行肅可蓋蓬望陛下海恩貴躬微不惑之
勝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授命其無嫌使一切宜罷元宗然之
。恩復雖情濟不喜為德察異遷文部尚書為襄州刺史治行名
天下代還卒諡曰文天子親臨其碑曰有君忠孝韓長山之墓。初
韓仁德手無為者雖若文白山思復少後二人得雲曰子誠前觀古
浪仕不及半相也子朝宗

韓朝宗

韓宗初歷右外直學士韓作乞寒胡寇謀曰昔年有逆伊用志波曼
而宗加兵必成今乞寒胡勇古不法無乃為我中番善於賜中上考
。帝薄仕太子朝宗諫曰太子納韓聖且養我聖德帝不聽。開
元三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京兆尹文德山尚東道兼州
南楚城有驛王并得言反若死行人得得兩不兼現為朝宗告
神自是故者亡蒸人更號韓公并

宋務光

宋務光字子原濟州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韓愈初針大水詔九
品以上官五者極漢參元上書曰唐王傑開通因不與韓傑問不亂
察開通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然欽此可以與也拒原則財務廉解
。察則上執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
。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禍凡自夏以來水氣動矣洛水暴漲
。漂數百鮮得曰簡宗廟及利祀水不測下日食下御德都廟山川
。不時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必能水災滋預深恩天聽杜絕
。其或勤思法當嚴法大北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樂以百姓為憂
。不以大為為宗臣聞三五之君不飲免淫充願備潔存乎人棄天寒
。憂恐天實憐人事介潔而即開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靈哉必
。不宣矣故聖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為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
。又數年以來公私之竭少口或托家無從斷之發問之復充之實易

固斯以人第斯許起為否必役而刑之長可歎心今人貪而奢不思
 法政而物不止長更令有憂卒以私權橫之人少商旅之人衆積理
 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後其力役又弊之極則以收斂十年之
 外生業方足巨闢天子者君之寬國之本所以中區承統也
 養民其業顯輝與長早建備則安在履烈黎元好武三思等賦不宜
 任以黠吏凶吏利器厲可又假於人顯陛下遠故入親有德無德不
 首進殿中侍御史卒。明又有情愆爵呂元春亦上書言時政曰
 嚴著至公之神邪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人中與政化之妙可不
 慎哉自頃節賦生禍戶口亡歎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
 為災不謂年登倉熟不實不謂國富而乃嗚呼水石奔費百原亦隨
 下中興之憂也此其芳邑相率為詳朕深憂焉明張名曰蘇大遠度
 可以禮義之朝法明唐之俗承先王之禮法而示開於四方者開不

字替否

字替否字協時成此人常為中為左檢遺轉置公主府官勇而夫
 治謂教尤臨蔡第後費道慶與揚博公私慶蓋替否上至曰古之
 定嘗不必備九卿職也或謂此有位而闕其
 選故實不備官不濕士有先行家者履節下志於上上檢於下大事
 有楊耳目動心應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至得言之公主陛下聽了也
 雖則之故官能之碩府岸以賜之可謂至重也然用不合古義行
 不獲人心行變安成情轉為禍何者婦人之力費入之財奪人之
 康慈也取三怨於天下役差羅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之散矣
 楊博更受何所特乎今余蓋空虛而大定考中廣運第宅牧木也山
 不給操築更上塞路不充增進所謂勞苦清淨忘怨罷送以器物不
 欲以欺人不察身以害教今抵山穿地確府虛器皆何哉或謂此
 夫既事佛君之心乎臣以為誠明時之費以闕不足是有佛之心息



之若以念慮盡其有歸之心服營繕之立以給邊陲是有滿志之功而不急之程以應廉清是有唐虞之治而不省。齊魯五服斜封官千餘人俄歸後之方管在仙玉其觀替否上臨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而寬不常國賊家亡者曰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付陛下所及凡前者之大宗陛下之祖歷亂也極得聖治之體者宜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實必將功實必得才為然不成枉無不服不及奢觀而禍輒至不度備尼而空秋歲險險不慮至殷遂成災腐窮窮萬里貢賦百廢斷狀在國長又及歷年階階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哉陛下之先帝先帝之貴德先帝之化不應賢臣之古而悅子女之志虛食祿者數十人安食土者百餘戶是奇窮財數百數度人先但廣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余之半歲之偏奉供一時之需所慮者遠慮恐忘良所感行實實皆隨感取感為代餘笑曰美陛下所見也若法大行治國

泰山之書可敬也法中密治國罪即之危者可敬也然亦不誤用始善切立。初邊右臺殿中侍御史羅冬劉少微請罷去職營否按之平感要以為請營否曰我為京司預勢以機羅謂王法何少縱坐死邊累頭王府長史卒

李渤

李渤字確之刻志于學與仲尼涉僧羅直山久之更授少室元和初結李巽等現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康遠史持詔督即山被促渤上書謝甘著平說有古位三姓操萬鍾如貴於著平然不可欲吾君安施彼既買也請誰示已愛君臣雖欲盜禁以濟所欲得無愧者乎身不拜辭愈道書曰有詔河南教諭給道公朝廷上引願求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觀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吉否不得聞自即大位九疇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舉寬大之政為國婦文章對小子能聞而敢道之茲崇太平之



一 點陽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欲速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制樂
精事為褒貶違朝庭制請知故事論議是矣。會田泓正表論為詞
元顯動來論責立書各資狂疎干進不已好交方鎮不宜在朝出為
使州刺史。韓休議大夫特張能必朝堂發入閣張見
則。帝久不出群臣立昇外至顯張上疏曰今日入閣
下不許見群臣張皆為路政恃大政倚形勢外則憂風於宮內憂
德既積災孽必生張諫不聽則惡之陛下新即位而三諫得志
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備庶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限
之。機宜雖使建言事大者悅聞改白宰相下以檢有司有司不
當許垂的詔矣張許者所坐一等以絕其起也。將政終待紀律
滿然張助正不顧張是張章并無聞日天子張勉張習亦張密。大和中
文卒。勸張然張自張竹不張為張合張於張世入張咸張謂之張沽張激張屢張以張官張斥張而張侍張立
不張分張義張神張相張中張節張者張尚張之

梁齊勳古

梁齊木河東聞善人焉齊善律書以漢仕元和初張撰選張在張補張而
何用其重張任張官人張為張館張驛張使張檢張檢張出張御張宰相張李張吉張齊張奏張罪張之張會張伐
恭候以中人領使游張讓張曰張九張驛張有張官張等張尸張之張後張內張以張京張外張尹張道張有張觀
察使判吏相張臣張師張臺張又張御史張為張之張使張以張舉張疏張職張有張不張職張則張宜張引張糾
條督責之雖不張倡張懼張者張後張以張官張備張臣張領張之張則張內張人張而張外張事張職張分張亂
矣大事不張著張誠張其張知張雖張有張非張不必張大張方張關張太平張路張本張正張末張宜張憲張設張官
之張原張凶張性張之張漸張帝張雖張不張用張而張見張其張忠張。雅張起張善張舍張人張稱張必張為張帝張治張者
則求長年帝御制中張詳張稱張湯張湯張陳張曰張夫張除張天下張之張害張者張當張受張天下張之
利張其張天下張之張樂張者張當張享張天下張之張福張故張上張自張竟張齊張湯張湯張武張成張以張功張濟
生人天皆報以善書帝張無張疑張臣張下張以張孝張安張宗張廟張以張仁張收張慈張康張壽張祿張
太平賢禮賢張故張特張以張慈張幼張神張功張至張德張前張古張所張不張及張天張地張宗張廟張必張相張以
萬之米今乃張似張等張以張看張術張自張神張更張相張繼張引張以張詠張權張屬張揚張窮張情張得張不



非道士宜可指朕術與其義臣聞人食味於膏故色而生者也
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飪而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夫三佐五穀粟五行以生也藥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
奉人聖人醫講以救疾藥若刀藥則者所以察疾宜當進之何哉
君之藥已先嘗之文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辨其人
服之竟一服以考其德則無不驗矣帝惡敗江陵令劉宗立於學誅
召薛善應刑部郎中卒誥曰故。濟以道自任悉心事上夜嘗附不
為權勢所恃子與管裏古今辭章讀深研明太子文選自
就大和道選上之曾特文士林與遊者皆不取世復其陰德宗以
濟黎天下世益謂善知言宗如珠必而後情從成方士布衣張羊
者上疏曰神庭清則血氣和榮故勝也成於作古之聖賢願養不以
外物也耳目聲色取情性慈是和乎自修而慶萬世特慈恩遠達於
養生其古曰人無故不怨宗有巧而取則成氣為不平宗此論

之可謂應凡至聖夫聖易為政為宜年慶有資於醫而當重慎先帝
破營善方士累致危疾陛下不可謂前覆近後悔也帝善其言

李中敏

李中敏字箴之系世靈西元和中獲進士第性明峭與杜牧李甘善
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拜侍御史鄭任節聖宰相宋中場天下以
自天知六年大旱文宗內憂歸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上言昔東海神
姦一守婦大旱三年臣項為御史臺推司碑封帝設良象子三人陸
下敏封禪死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聖士李奔設平民法當死
以禁捕刑止施宋中錫位宰相其道助正衰人忠之節不測之事樹
慨而設天下士皆指日歸注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尚用鹽腸
奈弘羊與榮權之利繁卜式請烹以致雨况中錫之杜天下知之何
惜新一注以快忠臣之竟則天且雨矣帝不省。為理區使定官上
書者將切於區者何先審其則有不可驟謂之臣謂臨出禁中暮平



人為天下開安慶之路廣聰明直和諾若有可先哉可否恭事太重
裝非竊奪得自甲寅請一裁諸上詔可開成未卒

李升

李升字和為慶未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第累擢侍御史郎法
特請禁中夜申相朝建議官將用之其願相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
先德望後文藝法何人欲得宰相向麻出我必壞之麻出我必壞之
麻出我必壞之麻出我必壞之
節度使并坐經神殿封州司馬而李國內亦惡注錄是注卒不相升
然于脫

賈曰夫以下舉上士所甚惡然取名最多故上夫德則踐下為名
而後有陳夷斥實事然依古律古而而難從以故主賈直者逆
之似偽道行之不勿時也言事常弊也若延建數子優得諸律也
中時將非所鑽買直自標者也

武平一
可竹等相皆覆核危不得不需贊載

武平一名既以字行傳學道春秋工文辭景祐二年計為舊文館直
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史春秋結策官挾此日學士大禁日用
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強則政績安時惟說奇案知平一曰
曾勸全國詰平一乃請河疑日用曰魯三經鄭七傳柔何若曰慶父
叔牙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厥九九惟叔孫舒季孫肥九八世鄭穆
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復攝七變子罕子
彌子長子國子游子年子雙也平一問日用曰公嘗稱桓公幾莊王
特請美為齊必使九幾平公盡王時諸侯皆疑九幾晉六卿齊楚
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怒舉始未幾留語日
月曰吾謂此而面坐大笑。後雙兩級殺酒醉明人唱合生發言



編平一上書導曰燕天之和唯地之序據此應歷天故者勸吳心
聲非子物民心家樂成半應變整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
所以遠廢興也伏見明崇號曰合生者齊衰有行伴侶限或有玉樹
翠花瑞寶舊碑皆仁國之貴凡初崇備四與外一皆程者不歸元
宗立限公壇本平一見靈中亦將雖變操管因時項視誠思不離卓
然自引夫故放讓正請而名不衰開元末年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又

李又字尚真越州人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
進士茂才異等。遷衛文修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房庫貨皆以
以贖主又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及食巧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
庫之財有限與其益物不如受民且醫生之執權利所視錢刀日至
則善成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四所廣之實城方國之極其澤憂
矣。進吏部侍郎與宋豫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聘人語曰李下無
蹊。攻黃門侍郎制故不便輒脫正責命有求官者豫宗曰朕非
有宰相器又事凡尚一向正孝謹至甚又供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
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編平一上書導曰燕天之和唯地之序據此應歷天故者勸吳心
聲非子物民心家樂成半應變整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罪先王
所以遠廢興也伏見明崇號曰合生者齊衰有行伴侶限或有玉樹
翠花樹數舊碑皆仁國之廿九初崇備四與外一皆程者不歸元
宗立限公壇本平一見靈中宗將雖變操管因時項視故思不繼卓
然自引夫故放讓延請而名不衰開元末年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又

李又字尚真越州人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
進士茂才異等。遷衛文修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房庫貨皆以
以贖主又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及食巧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
庫之財有限與其益物不如受民且醫生之執權利所視發刃日至
則吾成廢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四所廢之實城方國之極其澤憂
矣。進吏部侍郎與宋豫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聘人語曰李下無
蹊。攻黃門侍郎制故不便輒脫正責命有求官者豫宗曰朕非
有宰相器又事凡尚一向正孝謹至甚又供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
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賈

賈魯河南人父言志說肥格率母以孝聞累擢殿中御史方事巫事
奉使冀軍劾還帝問諸將討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以遠服四裔
雖非關將而將軍張許仁實累勇冠軍而忠果而謀如對矣必何
力也訖殺有純御才然風寒小心志身憂國英連於勳者亦無所
怨亦以為知言。魯少有名死宗為太子以魯為舍人太子執垂危
未大樂魯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都夏有寇成突有節而文繼不
與其爾甘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與魯泰道以女樂致孔子行
由余此奉良以治容或變心竟志聖賢之殺下湯贊之美未彰
好伎之弊先聞非所以迎如禮如調典齊之烈也願一切廢止太
子手令如奉報諫議大夫知制誥與魯同掌贊以文辭稱許號為
賈選如制師即奉子至

賈至

至字幼微琅琊人從元宗中蜀知制誥魯得魯至言如撰述
帝曰昔先王詩命乃父為之辭小侯命爾文爾為之語朝去典出師
家父子可謂繼美矣。至露中行軍王去榮欲害至至謂宗曰魯死
至諫曰去榮決私怨殺魯今有犯上之逆不可廢祖宗大法帝謂群
臣議韋見素等皆以為法者天下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
而小人得擅殺者是積過人主其罪不赦如可。賢思初如選尚書
左正編修理諸依古制無本章至親于制文制文亦天子選部詔有
司參議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過殺人受榜廢官法官族河在古籍
今尚樂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置大學館詔
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歸里舉焉在流寓者序序推焉議
者更前至議制師即奉子至

白若易

白若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詞韻况



况曰非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正元中羅老士拔萃甲中。元和
中對策心手遂在抄遺。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有所謂發振除
吳泔吳泔吳泔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弊
且委此官人奏宗願未納。河東王鐸料加平章事若易以為宰相
天下其善與有重望願功不可任授勳深求百許不解那感
所料財豐易羨益以款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款
共事相諸節變世不知鈔衷制生人以求所欲。會王承宗叛帝詔
吐突承承率師討承宗承宗家制度身征伐專受符節責成功今
以承宗為制符必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符自臣
下始帝不勝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不無懼之且有曰密亦會承
宗請服兵遂服。後劉殷中論執強使帝承宗論執使曰陛下誤矣承
宗色厲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有此斥之條曰陛下學古者
路故碑臣敢論得失然之是得兵口

陽盛也帝器符之初。是時盜亂尤元齊居馬上朕請玉指朕
則朝此舉中相繼其出法不從微有言若易者置并死而君易賦新
并備言浮半朝中不可用脫江刊可為說失志依項焉所遇託浮
屬生死誰若志形散者。久之入為主客郎中知制誥裴宗好峻
蘇遠侯人歲以誰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統統聖聖成勳朕政易生
深林取在豐章春兒冬行取之以道鳥歌急各遂其生民野君朝
亦克用寧仁肯元祖派訓孔彰聽勝曰朕等心披江河以效之曰昇
與康曾不是誠終然慶生高祖方欲廢長進言不謬守句承天為
上心既替為之報收降及宋堯咨諫元宗溫顯職職欲替從容環
以出鴟死蓋中窻逐散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御擢可懼密其安
危推聖之愿。河朔亂全備道在出討遠近無功居易上言兵走則
難用符衆則不一字无賴又稱有成名裝度為人志勇可當一面無
若二人者於是天子竟然寄印才下坐視朕無能為君易雖進忠不



見疏。後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後始開初二李黨事與除利李之
更相奪奪雖退毀譽若以春然編與居易烟家而香李宗同居
易惡錄黨人斥乃投病還東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卒。居易按
還憲宗時事無不言前制執摩又多見當力修為當路所忌
遂瑣斥乃致不能為乃故意文酒既復用又皆知君德衰在不在居
官報前云遂無立功名意與華行屬從祖弟城中友愛東君乃居發
道里遠江陸樹清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景臨
或乃居玉極月不食常齋香山居士嘗與胡果言成又配漆為真
盧五張潭秋嚴諷宜貞燕樂曾高年不在者入卷之學為五元國。
居易為文章體初熟最工詩初領以風氣得失及其重更下偶依好
王數十篇嘗贊士人事傳樂林行買其其開相中第一也甚傷者親
無能辭之初與元稹酬詠致貶元乃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
生七月陳長書九族痛泣登律其第外才曾者天稟然敏中為相請

曰曰文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其漢元頃俱有名著長終詩他文未備是
也真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剛矣則者謂之諷諭詠
情性者謂之閒適詞章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識世人所
愛惜雖律詩彼何重哉既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則道是滑而辭
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強強不選
非莊士雅人所為故傳人間子女母交口服按淫言穢語入人
肌骨不可去蓋彼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於天子前
爭安元其以立幼雖中披斥晚益不意當宗因時權勢靈赫終不
附隨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蕪中道險險得宰相名望然嗚呼
居易其賢哉曰又

白紙中 舊法改等

敏中字用晦長安初第進士李德一見許其處到武宗雅聞居易名



世用之李德裕言其意恭謹我又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頗異凡
而有異議者為學士承旨宣室立改其節行節用平章事德裕敏
中執之其力議者皆惡德裕著書亦言德裕以怨報德為不可用蓋斥
敏中云。懿宗立召拜司空平章事未幾加中書令自棄度以難
居而敏中以恩澤遷感通中敏敏仕卒博士兼尚書兵部不堅退且
遂舉臣學帖麻肆行盜由感

授帝號

和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養謂伏仁德曰君之才當自光大
毋師于初學干福一與彥之將謀彥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廢範
為左右羽林將軍彥以禁兵神武元年及範拜中羽林兵與李湛
謀討賊今湛身被執彥宮中東宮文武門觀入執彥之華后
聞變而起彥執隨口挫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又居東宮群臣居天
皇之德不如力清內難此天皇人事歸李氏惟陛下慎位右乃卧不

可古中程復執以彥範為中上言或帝曰時以爾輩為始言后妃
考人倫之本治亂之端定彼身之與定皇矣西周之興以任以桀并
南梁稱帝本蘇魯和成國或始齊姜氏天是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
被殺上預聞政事臣聞以除乘的違天也以婦妾夫違天也違天不
祥違人不美狀願以杜便為重今皇后深若官被廢除教以輔佐天
子又道器給給皆云胡僧慧苑此浮屠法能成后妃出入禁其清純
朝政陛下宜輕騎破版數幸其若人慧苑能成危人者也不急謀且
有變帝不肯納。俄彥範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普思為國子
祭酒彥範曰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
如普思等方代假下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秋愛不
從。未幾彥範等政事五月加持選封扶揚郡王賜姓李同后屬
籍。王同故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遂乃貶濠州司馬還
周利貞攝制殺之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諡曰忠烈。彥範政屬文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不若吾觀者所志惟忠孝大略若若不能言及讓論帝前雖被詰讓
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微二職也東之將遂夷諸文時季報曰西雖
孫在孫偶在簡休之彥能不受廣級因曰三思執上向爾爾之天子
簡季季報數曰吾無死可矣故而不思初入官因章君又遂朝雖兩
功者數曰死我者報君也彥能亦曰主上昔為英主故吾留武武使
自隸文今大事已去得赤天子初特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
義先國家可也

楊元瑛

楊元瑛字溫卿號州人生數歲未嘗語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
器及長秀眉美鬚髯有博碩若父喪七日不食服除還梓州冬軍
謀第一五遷州州刺史成有風憤。初張柬之共廢懿江中私語外
家華命元瑛忘涕懷愧志在王室東之執政杖引為右羽林將軍備
曰江上之言君臣忘之正明也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特等定計斬

二張進許弘農縣公敬輝等為武三思所攝元瑛等未已說計請
祝髮事浮屠中宗不許輝曰胡順意祝以多髮似胡云元瑛曰功
成不遇羅仁似不空言有惑之然已不及有輝等死獨元瑛全聞元
中李溫曰忠臣

敬輝

敬輝字仲祥薛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至澤切為滑州刺史時河北
經災流丐賦方伏而敬輝曰孟湯非稟不守直有甚災似聚池墮然
饑民每飲固節預安以諫二致功加平陽郡公。初易之已誅薛李
敬請殺諸武弊亦苦家不從三思渴亂罪每推坐候恨彈箭流血尋
及貶為周利貞所害溫曰爾悲

程式

程式字仲慶人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善父桑直道處有燕兒桑共乳
母監有賢孫嘗成式嘗曰吾聞辛式取云子孫仕宦有言共食粟不



自有此善也。若實貧及病惡也。吾非以為。此見貌表仕者。務委財以承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庶幾則善。如其不然。何異。于若今為吏。不誠志。清然以氣。天覆必宜。誠香。意故。宜。辟。巧。守。以。清。白。自。志。母。亡。哀。毀。非。徵。得。疑。樹。長。安。元。年。以。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獨。以。錄。二。我。功。封。博。侯。王。合。樂。流。古。州。道。窮。平。大。璋。三。世。不。負。居。家。人。治。治。如。也。貧。窮。如。雲。群。投。皆。自。違。會。食。無。飽。登。族。人。貧。族。者。無。薄。後。雖。乘。車。而。子。第。仕。世。不。使。賄。常。實。有。特。備。重。少。願。懸。辭。說。以。桑。已。長。不。使。構。思。專。意。經。術。子。謀。亦。有。文。獻。子。漢。

推法

決博經術長輪儀起家。志剛可功。參軍。軍。領。入。列。者。于。徐。文。都。傳。即。羅。美。之。侍。先。爾。欲。養。尊。婦。謂。曰。于。亦。爾。器。故。以。題。相。命。出。為。巴。西。太。守。文。宗。而。拘。獨。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儀。得。之。晚。即。日。拜。同。平。章。事。願。宗。立。詔。決。為。江。淮。宜。前。延。補。使。後。宋。龜。遠。不。以。說。故。自。願。常。曰。才。疏。德。薄。不。忍。為。為。聽。受。不。甚。情。以。不。應。願。當。自。處。所。望。元。並。遷。御史大夫。元。戰。難。政。典。中。官。祭。統。而。決。庚。之。因。專。見。而。然。論。戰。或。帝。然。然。會。漢。建。地。背。首。鼓。奮。使。以。給。少。百。官。戰。漢。呈。城。副。留。守。張。清。掃。其。非。由。吳。賊。道。州。刺。史。字。子。傑。

崔縱

縱。滄。田。令。隨。化。大。行。器。人。立。碑。頌。德。後。悉。京。地。尹。帝。枝。標。州。道。意。不。及。左。右。風。似。帝。曰。以。政。者。政。也。亦。爾。輩。河。及。幾。數。日。至。授。御史大。夫。感。大。懼。不。忍。知。事。縱。縱。付。代。意。獨。而已。自。其。典。外。官。完。臨。野。議。辨。者。縱。奏。其。未。身。仕。進。者。在。官。則。累。遷。有。功。而。實。實。不。可。廢。也。比。選。集。必。讓。爾。人。然。望。縱。縱。是。須。辭。歸。而。謂。道。似。似。日。廣。若。停。職。吏。負。非。且。行。縱。者。無。官。可。叙。亦。志。存。進。者。無。路。歸。置。矣。諒。可。自。元。元。于。天子。却。見。為。大。性。使。歲。早。用。甚。縱。縱。人。物。微。而。不。隨。為。何。南。尹。時。安。雖。定。氏。雖。縱。縱。隨。易。端。端。如。昔。先。是。成。是。者。道。由。停。



郡王加特選攝政車東之既失權顧遂廢州養疾中宗為賦詩祖暹
至州持節以法難親舊無阿故貨俄罷州養疾卒年八十二諡曰
文貞東之廟五不傳會然選於奉詔次書數十篇。初勅之等誅中
宗蓋謂猶告武氏竊而天失險不齊自御史崔暉奏陛下後國當正
庶家但就將天下心素何而帶武廢精殿之帝嘉納是日詔書下紫
騎澄殿咸以為天人之意

五江有安社稷功勳又據三年復不究聖人經

表忠已

衣冠已滄州東光人喪錄二版又機劫王統帝衝我痛非常以功加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少區務魯觀者以巧巧遊龜已恐
其後營務頗備麗之漸苦於中宗曰將顧九卿忠言子孫不聞而
專事營辦上不斥之亡次昭法乃後陵州刺史未改也高陽郡王又
賊又流塚州為周利貞所殺諡曰貞烈

五世五王有安社稷功勳

象高

高字公顯博說有節尚推建士第德宗時起靈祀為魏州刺史高當
卒詔奏曰陛下用相為相出入三年陛下謂上使陛下處在草莽祀
罪當誅陛下故不誅止於新州候又復拜刺史滅失天下望諫官亦
力爭帝前帝曰與上在可乎群臣亦曰聖日處使聽高曰朕惟聽言
初至已如奏事倫曰高言動朕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
二年帝以大盜後誦轉百姓貧田多荒荒田滿道上耕牛表家流府
勸課量建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望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
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止給一牛從之辛憲宗時李吉甫言
其忠實得禮部尚書

論曰二張乳臭怙寵居於前武三思奸謀過二張幸甚五王定計
及以於二張唯恐不殺孫至三思反不以學意是得虎不縛田賦



伊戚也方斯特三思宜慎章氏若夫五王獨不知章氏足以擊也
肘耶端如立山而弗省故君子遊變事必資明智而後附
於五王王莽之亂王莽之亂王莽之亂王莽之亂王莽之亂此術兵誅變臣中興
涉空不淹風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
天子藉以為威何甚淺而靈牙一校為誌后暨兒乃乘劫持我等
若故莽然何哉無亦科奪其明厚章氏所以興先天之業乎王莽之亂
中興不然安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靈武中舉制科中第授巴州刺史能著錄為之
昌宗而不殺或三思幽求謂產乾曰公等無智地矣不早計後且第
勝不從乾五王皆為三思構死唯王入陳草莽人預衣大集唐宗
立遷竹中董邵曰頃王室不造中宗祚代成變毒亂時誰拉援廣與
王公皆幾為難幽求察志思者均贊聖國協和義士發給元惡國家
之復存繫幽求是親嚴廟後焉朕用蕭之謀所以王守而賊入未廢
宜加賜賞封二百戶子孫孫傳爵無絕先次元年為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三品。幽求自謂有勞子國君望未滿而罷從問太平公主
有過計幽求與張暉定計使暉就元宗曰彼等皆太平公主黨與日
夜陰計若不早圖且連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除之帝許之未
發也而暉臨言帝懼乃流幽求於州明年太平公主誅乃夜舊官
姚崇素忌之奏幽求嘗決飲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盧檢誣等奏言
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此賊州刺史卒于道六年詔與蘇瓌配享
唐宗廟庭

崔日用

崔日用滑州人權進士第陰附史繼公主得請遷及章氏專制畏禍
及乃私謁臨僑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及章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
。坐與薛稷相忿詭謀政事後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



王孫休州人獻請有才略明天文象緯華甫冠王同決器之會時劉
武三思事俄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謀許肅人以文檢之厚祿以
賈務亦積以濟唐宗立雖長安。尋是時方諸諸暨廢主請鴻漸東
宮太子謀吞見昭曰今天下已定大平專思立功立地。左右大臣
安為其用勿為殿下謀心太子曰計將安便昭曰太子誠召張詠等
計之憂可舒也太子喜恨相為視太子愛內樞公主謀益甚昭見事
迫請帝次策又從帝至樓下飲酒至忘等事于陛下部尚書封趙國

王孫

公。帝於昭奏將昇時既內事相成從帝曰王孫究該嚴誠可與
幾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正益求晚獲麒麟士以自輔帝悟
既之并澤州刺史昭自立熱性豪傑受遺道三教百萬。李林
甫恨昭持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勸廢昭帝祇昭懼切樂死。昭為
中書行詔考洛陽東京師責昭曰爾家上世皆用恭職今汝以偽
被取取海內切焉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得孫也昭卒不見

王毛仲

王毛仲高麗人女奉昭滿王及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苑
狗等考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遷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諸司諸牧
使與諸王及姜皎等付禁中至是猶而坐帝替不見問問皆有失見
則釋然開元九年詔為朔方道防禦對舉使毛仲始見神權領持法
不避覆責為可為事而營為對及問麻官交押之無敢犯雖官田草
葉想敏不敢放於牧事尤力挽息不營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



十三萬金東封取故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聞如錦繡天子才之冠
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
小人志說論不使然公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在軍者或強見
意即荷許以氣凌之直出其上蓋力士等得之化日從容曰北門奴
官皆老婢乃與不齊之必為後患後已仲棧吉索甲使尹發提之
以開有詔馳讓用

魏曰尚中之謀謀深之果日用之智堪之辨皆足濟危舒難方多
敢行必資以成功者也堪適之才不用其奇則取然不滿誠不可
其治平哉然非獨不用功臣宜矣權得而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
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六

列傳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大學生疎薄少後魏元忠又不同江蘇魏氏而
元忠發之游畫得所學儀服中諸吐等款盜陸元忠上封事言命行
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括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武者先射不精之權略古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緯委由章射賦
穿揚不止駢說之香穢機波辭辯亡無救河清之版圖可見已夫才
生於世世實領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實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獻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待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
以得才後然知已難而所遇早士之懷晚矣就懷應懷懷幹因滿空
者悠悠之人直視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營
笑蜀用鄧延輝且歎空社也漢文帝不知認尚賢而問之知李廣



十三萬金東封取故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聞如錦繡天子才之冠
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又毛仲得之然資
小人志說高不使然公遠求為其知而善智不悅在卑者或強見逆
意即荷許以氣凌之直出其上蓋力士等術之化日從容曰北門奴
官皆老婢而與不齊之必為後患後已仲核吉索甲使尹發提之
以聞有詔馳讓用

魏曰尚中之謀謀深之果日用之智堪之辨皆足濟危舒難方多
敢行必資以成功者也堪適之才不用其奇則取然不滿誠不可
其治平哉然非獨不用功臣宜矣權得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
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六

列傳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大學生疎落少後與魏元不調江蘇魏兵衛
元忠發之游畫得所學儀服中諸吐等款盜陸元忠上封事言命行
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括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武者先射不精之權略古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緯委由章射賦
穿揚不止駢說之香醜機波辭辯亡無救河清之版斷可見已夫才
生於世世實領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實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獻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待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
以得才後然知已難而所遇早士之懷晚矣就懷應懷懷幹因滿空
者愈愈之人直視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營
笑蜀用鄧延輝且歎空社也漢文帝不知認尚賢而問之知李廣



才而不用乃歎其立不達於大以廣之才天下無愛行方嚴事句奴
而卒不仕故近不務尚廣之賢而遠趨庶類李牧得唐是以知其有
而不取用也晉羊祜保舉吳賈亮荀勗阻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
十常七八此擢立功名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
而望朝矣舉召豈易得哉臣願屢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
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又言人無常俗設有治亂軍無常
將有餘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勝人敗國齊梁
孝元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飲雖決又難決復決下難求上可得
哉周王夫堅壁以挫其銳可馬馳閉營而因懼焉將此其金軍制勝
不戰而卻輸是知大將謀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頗將家子或死事
貳兒廷孫幹略君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西濟不言西來言其西
候不言西將若陳湯呂蒙馬隆孟純悉出資賂而戴伐甚高下聞其
家世特紳也故賡焉不才強士為相學新不達強按為特今以四海

之廣僅此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懼之是罰者
刑之本權榮則謀大錫其財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勸其
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也收散之原也吐蕃本非
強敵而許仁貞郭待封至棄甲投卸脫身以免因案寬政果止刑除
網漏五者何以過此大賞不勸謂之止吾謂不應謂之嚴惡今罰既
不行賞豈難信故議者皆謂此日行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且然首
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弊乎大明嚴罰以懲
徂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喻太宗征高麗張君又不違髮賊斬
之旗下臣以為仁賞等取重於君又復平諫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
慈父多財子敗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飽臣恐陛下
下病之於不廣太過在於慈父所日月一蝕也凡人職不經違皆古
吐蕃賊前詳盜殺降方進不積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
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射太陽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暗夷狄雖會



獄亦知愛其性今堂肯前盡死而後進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
得跳果山谷又曰此又師行不藉萬力不致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
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杜籍之口人稅百錢又死天下馬禁使民得乘
大馬不為數限不三年人間高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
半之若王師大舉一騎可用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馮監察御史
等常從殿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明或康漢文景也然有造紙子
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僕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命曰哉
適用之間其死領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剛於才能下巧如今七
十萬尚書詔使款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怒。後任御史中丞為求復
臣所請將能刑神色不動概欲免死召復得官武后曰卿累為御史
何都對曰臣相鹿也羅織之文領臣力為之矣耳。又為靈武道行
軍大總管察突厥元忠款軍行重破無赫然功至亦未嘗啟府二張
勢傾朝廷元忠嘗奏之易之符恨恣因謂元忠故太子為耐又前漢

下制獄詔引元忠等辨於廷不款次為宗乃引張龍壽證曰臣
聞之易之遂曰龍壽與臣絕也曰臣知府易之劉名可宰相草心忠
朕咸今不敢而款懼元忠之完也終其龍壽重也易之故此元忠
要引。元忠復位拜中書。元忠三思用事王問政謀殊不克及放旅
元忠著其間張達然則建明初元忠前武后有清王名在是補夜天
下頓望紫旂王王室而為彈推彈不強賞善罰惡望大成表楚客
者以會觀之曰安天下者元忠其本末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
之大木無本則枝葉凋落無太子則野不安爾君有次及之勢枝
節低故以君人之道用元忠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
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木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深以
清室之間言為上澤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也而不置朝廷一失
也暴君者大失之誠今公王並開府置史以文憲男職所謂長陰抑
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本度人既喜獨



本半道不本行業舟以重寶時權門皆有定直曾之貨官歲入於有
今之貨歲歲入私家以法入處故為游於此朝廷三失也倡廢之輩
因耳目之好遂據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私人君無私怒害物私貨
費賄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近紀得家委士雖有好賢之名
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可避士途則即特許為官擇史乃為人擇官焉
世有言舉秀才不知書者舉無陽如沈高第賢良者如聽此朝廷五
失也聞聖者論官據神除事古以效廉節之中古以來大道不長謀
賢者觀近世政豎刁亂齊伊天敗宋君則之人數巧長權所謂應頭
之趨廢壇之風者也本大器中既獨有屬聖聖丹琳扶乃蓋千人益
齊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公主既禁竟陷禁時龍應功用不絕夫
為君所以善人非以善人本外成不助善而反害之足使人主受於
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執人始必斷打款人爰必省事此法則天
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愛之命則彼孫字共以選選判到

自私人不聊生而反負外置官亦助然數古滿有之十年九於年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改出多門大亂之漸近行敬夫
人皆先帝宮嬪而今出入禁懷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因得弄君之
法樂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失也今有引鬼神後
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收其詐而擇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標此國盜也此朝廷十失也君候不正讓與王之元忠得甚甚慰以
三思之權思有以錄之非為宗楚客等所借股務用耐卒。元忠始
名真字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重不知誰即出僕學自安帝日逸謂
薛元楚曰是子未習朝廷儀態名不蓋謂真宰相也越武后毋諱改
小名

西漢改唐氏族志
山東木強為足論國事
公士東心忠一



奉安石京兆人舉明經調乾封尉蘇良嗣器之謂曰大才當大用使
勞州縣可乎恭于武后擢拜州司馬有善政拜德都二州刺史安石
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史氏房義又視中遷文昌右丞以寧
憂許節同平章事特二愛又武三思流儀安石裁折辱之德抗方自
以為不及意告人曰韋公良宰相。后嘗幸與泰官議趣安石
曰此道復禁乃成非自然之屬况萬殊可經貴危也若為四壁中宗
登幸安樂公主池王請御船安石曰御船者深不測非帝王事乃止
。曹武立封相國公卒于移

東序

陽字叔略唐十載授溫王府東閣祭酒風落方整善文辭著有楷法
一符知名士皆與將開元中此居齊北門不出入年親友更往致曉
乃置調為洛陽令求學數曰必應責能蓋在是矣張元齡引為舍人
與崔琳陸彥可書命將望將才。遷檢校尚書少監蓋其尤長

凡故事取人收一自試為高下勝於自通呵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
程考中是無虛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為弊與王調相買時有風
乘機得無不伏者然王數百負絲結使為公平然任政嚴或坐雪訪
議者皆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官簡貴視宰相嘗然其以
道謹本雖使進布衣與均禮。檢校封部郎公無事使使為河東大
守以失職內缺快不自謂志乃殿廉頗頗論檢校傳丁使到滿後款
自節。循憲即位雖聞陟名法所以相及是遷廷疑有願望惠上除
物吏大大卒。性無銀善勸服馬侍兒聞重利左右嘗數十侍於王
官主第窮治鑿在澤青皮地稅較麥稻又以嘉潤澤米每金視苑中
所產其直猶不成萬強安公拔家雖以水陸骨不下節。嘗以五采
戒為書記使侍公主之其裁吞受意而已皆有得法陟罪署者自謂
所書陟于若王深嘗許人集之魏郎公五雲觀。然家法儉整數子
尤號學成分視之見其勤且日問安色必怡怡然則立堂下不與話



雜家典故十然應門賓客必先主之

宋的 主不之校夏子

韋的開元君受太常方興禮文雖兵然制度欲不倫至顯慶二十
三年故令以應王之考本律備物極禮官學士共議始請宗廟應王
皆加十二張均靈味議曰禮天之河生也之行長皆可考者莫不咸
在聖人知羊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飾使物有品器有數貴
賤差降不得相越今欲以昨自肥贖皆充於器物論舊制其何極焉
雖是互有知不惟他之君曰以今之珍求神無方足靈蓋可去而靈
孟軻嘗嘗物矣新讀法又制讓可節而坐獲更前應夫夫請加改置
乃曰古者有酒飲食必先釀飲水火化則有毛血之考本雖顯則有
元酒之共至後王作酒禮用極致故有二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向
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節而不可奪也唐來清廟將車牲燧
備進周法也周禮上食宿膳具陳漢法也禮賓助祭致遠物也有新

必恭嚴時今也大元祭器規物所宜校大漢古祭也此以說
觀古器也如黃神候也登以制新讀法制件器也雖加應五十二未
足盡天下之美請如舊便定乃知大當澤品味可增者請加焉

雜家

嘉慶字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與薛履庭等昭同為太學生家
嘗送貨錢四十萬會有蘇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嘗願假以治喪元
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贊名氏便等嘆服。十八年進士為進舉引
任庶使然撤去小節或后召起給身之索明為文章上寶爾焉后覽
嘉歎。史賦止善無兵寇守州解元振為涼州都督初用吃輪費
又東西為東 續四百里旁氣必得城下元振如於南破口足和戎城
北曠置白水軍制東契路自是州無虜憂又慮季漢通關也田盡水
陸之利節牧豐衍至四縣易數十斛又唐十年牛半被野治原五歲
善撫御夷夏畏慕冬行禁止道不來遺河西諸郡置生祠獨碑頌德



烏在受事日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情十
州置一御史以奉憲為之限察其身到屬縣則問里督察姦惡米風
俗然後可謀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屬已自修按劾四府奸慝敢
隱比他史相古也陛下誠釋使者為榮議止上。俄知夫官侍郎
不制新天下為二十道釋使者為榮議止上。俄知夫官侍郎
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張易之敗生刑會既通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
御史大夫二年中為中書令嘗在吏部時除欽州望後宰相刀奏
置實外官數十既更張府庫虛耗刀上嘗降旨于時因益向非曰
元首之尊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謹亦當息
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親乘輿極尊嚴微服潛得因履
費市駿不自惜素衣朝蒼生何又言分職吏官不可以擬自帝室中
興以不誤爵貧為志冒假陳官制職女故正關不恰加以員外非求
賈助治之道請教有司料其可用地不可用是守憲以囑守守相乃

自陳失政弓張官無所礙非乎知結責嗜悅為履親事。密憲立職
政事初中察崩噴穿新請以相王請子不父過承師及元宗則位讓
共表既除州別駕卒。嗚呼才思有司藝識人矣得賦或而時記水
兼瑞石為御史上皇符一籍為世號傳然其在唐與王勃揚盈川
彼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首老一時舉者取能
焉

五世為文章四友
蕭至忠

蕭至忠所州人少與交朋諸路會而處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
可以失當年交至乃去後數年杜遷監察御史劾奏蘇味道賊貪起
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擊聞當時。(中察神龍初為御史中丞
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御史曰彈事有不答大夫可乎承不敬對
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尋達君大



大許而後論即明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想至天承嘉為戶部尚書
至志勛承嘉等罪百密竊謀。海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疏陳時
政曰未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
殘今授職用人或因資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受大官當公區
也思俾私惠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竭開
而正言塞日職月削平見群弊今到位已廢元資復借臺閣之內未
紫充備官缺益輕恩賞調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致力官區
其人欲求治因難失願陛下使借資官無虛授選大雅以根近選
小人於閣左使改令惟一私不審公當不納。儻為中書令時楚客
懷憂植黨而李匡陳憐再恩李奇特自安無所邪正至志余其同獨
不健適時望會宏縉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志是講我。此為言州封
史治有名狀吸債大臣家朝凡至志風采遊苑長相謂人曰是宜相
天子何刀若外乎及太平公主擅用事至志乃附劾從為中書令。

至志幼在朝有風望容止周敏凡惟為名臣外方太幹健不飲而內
侯守庭時雖重帝去訛之食崇冥其為人使將深純服委用之謂高
力士曰若知吾應能運乎否以其貌骨概爾至志力士曰彼不嘗
負陛下乎帝曰至志誠而吾能視讓爾其始不謂之賢歟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海州人性曷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偕隱終南山少室
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交善長安中朝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奉宮
於萬安山上隱陳曰陛下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
愛人而奉己也志臣不避休養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諫以趨多
于後陛下誠欲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己也
不從神隱中計累擢中書舍人附太平公主誅流新州。藏用善
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入心善琴奕志精遊士貢其多條帝以
得術陰賜物費率至理區便道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



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欵者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
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懲則士爭先者雖探
時行獨前日出號然成功矣攻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留令不
卜歲而古養勞貴功不濫刑而福乃為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
子昂真因前死戴用繼其孤有恩人稱德終始交。始德山中時
有意當世人目為謫駕馳士馳刀狗權狗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
承胤軍召至嗣下特選山戴用指終南曰此中大可居處承胤徐曰
以僕視之世空之使征耳戴用慙

五世方外十夫

韋世傑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有吏餘武邑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時累官秋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雷餘
十人楊番思得其一次問餘於官諸宰相近焉番思謂然曰吾等誠
負天下口深曰時常爾耳雖賢有德終笑得進士大夫笑不辭體。
李后自帝衣筒有五色雲尺深活其為竹與宗其容等並家飲祥陰
導李氏行次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初知政事會方留巨源保請
后為立獻而自為終獻及臨福玉平諸家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
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

趙彥昭

趙彥昭字真然井州人父武孟少游廣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
好書而放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或感遂力學迄該書記自長安
至為右臺丹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奇異及
進士第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幸進中宗時有五趙快風道
出入禁步彥昭以姑事之其得宰相並力也會姚崇執政改惡其為人
貶江州別駕平

和達亮

和達克收州人武后時負義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銜百變
有司責曰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尙何謂調統州十餘年乃舉進士
高第突厥既破清尚公主遂意以御史中丞攝陽羅州
始時大帳可憐吸實近來曰詔送金腰具鞍刀壹金非天子意使
者不可信請強和親欲脫去遂斃乃審時其人謂曰漢法重女質而
遊俠具款安且久不可以金為質可汗乃食金而不肯信和親吸聞
曰漢使至尊國侯夫所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遂克說之曰
天子骨為單于和親思與可汗通蕃好可汗當暫風寒後以冠冕取
意請蕃燕殺傷之為飲葛索衣南而拜并糴世遣于入胡遂克以使
有勳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成主斥胡州司馬達克說詔當大事故
微福故卒以附麗倭然君與來使者稱達克

賈曰異哉武宗之器肅正志也亦不亦哉乎至志本非賢而寄賢以
奸利失之則遠加以表貴相然后快寇玉取宰相謀間玉靈身味

先破積兵無窮而帝以乾羅似之憲使會同是帝與不知至志之
不可用又不知乾羅之可用也或謂帝不以罪授才豈可怪哉
嗚呼力士誠勇夫庸人不能委授天子之定若曰至志賢於初國
不歸於宋果不賢於知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罷柱失而精來者
已其後相手林甫將安擇山皆差于不明身子慎保保自取之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考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側宦。尚氣節。與王長乃好。舉察下
筆。咸亨五選。夏。守中。與丹授河北兵糧。崇進崇。奏決。若沈。武。后。賢
之。即拜侍御。右。崇。語。左。右。在。周。與。東。從。臣。等。數。治。部。徵。朝。臣。相。連
引。一。切。水。反。朕。意。其。枉。又。并。近。臣。臨。問。皆。得。其。手。膝。不。充。朕。無。所。校
即可。美。矣。自。後。臣。等。緣。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免。崇。曰。自。黃
拱。後。被。告。者。願。自。証。當。是。行。以。命。官。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其。於。漢
之。鉤。黨。雖。強。下。使。近。臣。羅。織。彼。尚。不。自。保。朕。一。換。手。以。侍。防。又。慮。成
今。願。天。之。靈。茲。審。陛下。而。監。職。吏。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
官。無。後。及。者。后。悅。曰。前。舉。相。於。願。可。簡。我。為。臣。則。主。聞。公。之。言。乃。得
服。心。聖。曆。三。年。武。進。平。掌。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許。張。東。之。謀



東萊先生唐書詳考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側宦。尚氣節。與王長乃好。舉察下
筆。咸亨五選。夏。守中。與丹授河北兵糧。崇進崇。奏決。若沈。武。后。賢
之。即拜侍御。右。崇。語。左。右。在。周。與。崇。從。臣。等。數。治。部。徵。朝。臣。相。連
引。一。切。水。反。朕。意。其。枉。又。并。近。臣。臨。問。皆。得。其。手。膝。不。充。朕。無。所。校
即可。美。矣。自。使。臣。等。緣。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免。崇。曰。自。黃
拱。後。被。告。者。願。自。証。當。是。行。以。命。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其。於。漢
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羅。織。彼。尚。不。自。保。朕。一。換。手。以。傳。詔。又。處。成
今。願。天。之。靈。於。審。陛下。而。監。職。吏。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
官。無。後。及。者。后。悅。曰。前。舉。相。於。願。可。簡。我。為。臣。則。主。聞。公。之。言。乃。得
服。心。聖。曆。三。年。武。進。平。掌。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許。張。東。之。謀



律二乘進參計議我五王被宰而崇獨免。唐宗立進中書令元宗
在東宮太平公主干破宋玉成器奪命典國極禁兵崇與宗穆建諸
王託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一人心上怒太子讓上既以崇等志屬
王望文解紀交既中相刺史穆穆路二州遷揚州長史故備前肅人
為記德于碑。後周州刺史先入二年元宗得武新豐故事天子
行李敬守在三百里者得許行在時帝亦衛名崇崇至帝方纔覆或
即言是帝曰公知操守封曰少阿習也區年二十番廣成澤以呼鷹
遂感為樂矣時載謂臣當任王在然肯棄故折傷讀書遂將罪將相
然少為操師先而債儀帝悅與供馳逐緩急如昔帝歡甚既罷乃皆
天下事交榮不知德帝曰卿宜速相朕崇知帝大度純于德乃先設
事以聖帝危即藩不謂帝狂之傲因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
可行臣敢辭帝曰欲為朕言之崇曰去拱以來以峻法誅下臣願改
先仁恕可乎制廷履師會時未有幸後之海臣願不停施功可乎此

承士俊冒朝憲網管得以寵自辨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較
若之任此聞人之口臣願宜豈不與政可乎願里貢款以自燃子上
公卿方慎漢亦為之臣願粗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政責主更相用事
班洋荒朝臣願或為不任疊者可乎先朝載拜大臣朝君臣之最臣
願陛下使之以禮可乎強欲執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
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地獨先寺上座進念仙玉其
二觀貴臣百萬臣請絕道佛香進可乎漢以謀策圖保亂天下國家
為甚臣願推此憂成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法行之餘乃願肯謝。
歷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保國公守侍將近歲奏度僧
尼強尸強丁因避行役至是樂建言佛不在外俗之于心行事利益
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無人以偽真教帝善之語天下欲僧偽
亂髮而棄者幾萬二十人。宗室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願不主
其語樂惟善三言之卒不容樂疑出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李益曰文舉。崇之長史道威伏無港思三為宰相常養兵部故也
成斥談士為儲統無不詰記元宗初立宣穆大臣故老雅尋過學每
見便設必為之與去缺跡軒以送他相美如也時承權威干政之後
詞起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舉常先有司舉
况職情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廢道無數移吏縣是天子責
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竊權儲能為同州張說以素威調趙步
昭充宗及當國說懼儲法王中欽崇地日朝聚趨出學史雖為有疾
狀帝召問之對曰臣猶足曰無甚高平曰臣心有憂病不在足問以
故曰破王陛下慶第張說輔臣而帝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沒故憂
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猶經之出攝史部尚書知
東都鹽知古崇為時崇二子在洛風窳家饋遺恩舊請託知交歸悉
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臨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
東都共為人參欲而寡慎是必察以事于親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

或為惡微以言勸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為也
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薦知古欲斥之崇曰
臣子無決地陛下法而進知古人以謂陛下殺臣乃止然幸羅為工
部尚書。崇始名元崇至開元世遂帝號更以今名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狀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第遷鳳閣舍人
居官雖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時
忌諱說懼還讓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文字免錄此受城
券香受矣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
香敬昌宗引相工觀古凶者尋請窮治后收易之等獄狀俄詔原之
赦二說請廢論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欲
曰吾悔不先碎璧子首而今丸因經堂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臨
六品居下生易之論事璟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

平陽郡第一何事是時朝廷以易之藩內應不多其官呼易之五郎
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奈何謂五郎為賊謀曰以官正當為卿君并
其家奴何辭之云。神祖中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遷黃門侍郎
武三思怙慈福數有請于璟璟厲容曰今授子明辟王宜以候就第
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疑在事乎後其月得告三思亂宮掖三思風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謂璟死璟不奉詔乃流月將嶺南。歷抵相二
用峻請殺吏下無敢犯者。睿宗立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先是崔從鄭信丹等為賊討于奉至迎用二歲嗣猶不依勢更置此
冬遷流品清并與李又遷從惡世益之給總平九太平公主不利
東宮乃與此衆自奏出公主詣王於外帝不許用。(元守闕元初使
廣州刺史賈人以竹竿笏笈多大塚數之陶瓦燕雀到保肆趨於
如棟屋利而無患矣召拜刑部尚書封廣平郡公廣人為塚立遺愛
頌塚上言頌何以博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配賈人以臣當國故

為盜謂疑成禍破者欲奮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齊。帝嘗命璟
諷明制皇子名與公主號乘差次所封理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
若同等則封或所龍子受恩極鴻鳩之平帝欲重其賢。皇后父王
仁敏字約齊用寶字謀故事蹟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者今帝已然
可明日復詔如考謀者舉遠詔曰德德之夫後惡之大也備禮厚葬
前世所或請準令一品陪後項曰文差合所宜帝曰朕嘗欲正身就
天下於后宮有私耶無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即可其奏。會日
食帝素服伏變靈囚多所資遣服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月餘登
利日鐘輸流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上女諸妓譏笑此所謂路
地也因園不獲前史云其甲不漬官不守治軍不輕進此所
謂備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十二年
東與泰山環拔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列方歷時宜有嘉謀
以遺朕理因一二格言手制卷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者以該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ers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身雖貧優德。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
為太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澤詩自寓以賜二十五年卒謚曰文王
○源風妻煥遠入女冠其量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
層後相安臥點啜其氣誠誠寧趣優九拜校度國員勝輕出為其罪
解新之入善使觀靈性得真有不始靈性自謂選必聖見實環顧天
子乃少於使于寵賂利者奉成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論午燒授左武
輪智靈性志死

龍相為曰宋源曰謂賢相矣見其治而知其終知其終而慕其財
勝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思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踐位至於大亂

何真智之明識其可謂賢相矣
張嘉玉後為相開堂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嗟息于彈指間
並以厥股擊勳亦皆坐貪得賈賈平之風衰焉

五桂玄宗在瑯嶼又朝士至宋瑋曰彼賈直名爾時其請差惡

錢給貨

賢曰魏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轉政願不惟說而善史不傳說
關元初皆已施行惜不記已宋源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可尊極
嘗其意必納故唐史臣稱崇極極變以成天下之治孫壽守文以
持天下之止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帝使中興也嗚
呼崇勤天子不求邊功曠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惟其害可
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勇非後稱說崇何
哉君臣之義豈難矣夫

蘇瓌

蘇瓌字昌家雍州武功人擢進士學若君長哀毀加人燕安夷兼舉
擢。應舉餘二州刺史行京俊臣賦州參軍入權後用多政書請嗔
瓌也其俊曰吾悉州牧焉下自有體能過持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
未至正逐瓌之由是說好徒不得入又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



據都會多名心任至前長史實欲紅為噴身懷被自營。從同州
刺史暗十道使括天下戶戶初不立籍人畏校括即徙入比發旁州
更相變蔽壞請限十道使專責州縣錄立簿注天下同日開正盡十
月上使扼姦匿又按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臣為編注
署立朝奉設無虛廢壞以為察檢治廣雖不出國用更自民產日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備足恐傷相半請併守著情實數飲則
補后善其言。仲龍初未入為尚書右丞強明曉法今多識者仲龍
章一朝終式皆兩制正仲宗後政弊著思以飲好位起書員外監支
當編使能開相喻諒為龍嘆諸繁著惡察罪有詔勿治壞廷事不可
帝不得已流澤州。某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
帝商郊祀飲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太平公主為終獻壞以為升禮帝
前折懼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拜官飲舍天子名曰德尾壞獨不
進曰宰相賢和陰陽代天理物人地食福貴百姓不足臣不敢覽尾

要法中平治州考謀常放為宰相陳當世滿利甚多開元六年詔與
陳國山求記事曆宗稱天子頃號顯

蘇頌

頌字延年穎川人。一覽至千言輒獲獨進士舉賢良方正真
每為獻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武后詔徵求俊臣等竟欲頌
驗其罪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陳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
在禁苑朝廷榮之。臣部平內難者詔頌委傷頌有太極殿門口所
占據功狀百餘雖重然行差者火白曰巧公除之不然手統紫矣乎
頌曰舍人思若誦東君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
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
惟所會何賈之計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帝曰方美官缺每欲用
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張臨最先殺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
其人無易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舍給食日頌始。



特李又對番香命帝曰前世李燔蘇林道文禮當時覽蘇李今朕得
頌及又稱漢前人哉依靈封詩曰公吐蕃盜邊虜騎內侵帝怒欲
自將兵討之顏諫曰古稱從取從忽之義非常奉職責也故求則
勿推大則勿追以食飲畜之過禦御之警若煤然毛羽不久服用體
肉不坐都賴則王者不射也况萬衆之衆與大羊塞百語驛員載遠
或左任不足以弄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且觀
往之詔而數使許証大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親天
討也不省微上言者中制謀策之上若若天擇長將兼重而納巖遠
非必諫殺敵必賞貴此金政雖前長實仁無日失會許謂大破吐蕃
得獲不費由兵帝止不行。開元四年夏同平章事薛稷與宋璟
同當國稷剛正多所裁決頗能恤其長在帝前數奏粵有未及或少
稷頌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頌又中隱時就沙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
歡甚稷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固為會相漢射長身自是國器君欲可

督否善至仰斷盡公不顧私則今朕相為過之。俄檢校益州大都
督長史時蜀形勢詭譎以入流亡頌尚簡靜重典力役即棄成人輸
有五開并置鐵置入計出分所蓋帝親以廣見程時是有博便蜀機
取厚錢市錦半臂頌不肯予而上言遣使御命先取不念非陛下意
或謂頌公在遠巨得許上意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
以遠近察忠臣命耶。從封泰山詔頌朝親壇世嘗其文選分主十
餘事卒諡曰文憲。頌注兼資表感德惟微將弟說狀猶無長貨自
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雖時年故特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共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
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語惟頌故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京邑中武邑張賢良方正詔史制李
景德稱名較覆說兩對第一遷左補闕后雲間諸儒皆氏族皆不矣



黃之高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曰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祗戰國姓族漸廣周東列國陳威其氏各以爲國為之氏下及而侯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轉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晉。久視中后定著三陽宮造狄水運鏡上既顏及竹族珍深居上京慮人以履晨修德以來遠臣不意之殺者無用之費深心潛懷惟懼萬年若若群生莫不幸甚后不省。中宗並累送工部兵部竹部以母夜周請恩制特禮俗家薄士以奪服為祭而能獨以禮器天下萬之。睿宗即位羅中書侍郎非羅州長史德王重福死東都支堂數百獄久不決詔縱往按一昔而罪人得刃誅最盡均鄭惜絕。錄註鐵志原帝嘉上不枉直不偏惡惡勞之。進同平章事景雲二年惟帝謂侍臣曰衛家吉五日

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說進曰此幾入謀勳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多分定高麗破雲禍塞矣帝嘗下詔如詔言明年皇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崔湜等為宰相詔知太平等譏逆乃因使以佩刀獻元宗請先決策帝納之湜等已謀還中書令封燕國公。徐武后末年為優寒胡政至是因曰夷來朝後為之說上既曰韓寬子適意見周權而歎孔子會齊數倍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授以禮樂示以兵威舉曰夷戎不可輕也焉知無胸文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源胡未聞與故怨非于羽柔強得道并術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純崇不平深為相州刺史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惟與蘇瓌善時瓌子頌為相見帝諫說思塞有熱不宜棄外遂遷檢校并州長史備國史救濟葉即軍中輪換王賧誅河曲於葛何布恩也九姓同羅故野回等皆疑惟爾持節從輕騎二十左諸其節留帳下召見首葉烈安之季憲以勇那信不宜訪不聞說報曰吾與黃羊不畏



其食血非野馬不殺其狗士當見色致命亦吾効死狀也由是九姓
遂安。時邊鎮兵歲六十萬挑以將平無所事限一十萬環震天子
以為疑說曰聽兵雜黃諸將自衛營私看所以制敵不在敵也帝乃
司時節兵貧弱苦林者亡命者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料
俸簡色役不旬日得兵十三萬分補諸備以強京師後所謂強勇者
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中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陸
下應幸振華威武以申眾思綠河東入京師有僕武膽上朝此禮擬
關歷代莫舉願為三寶所教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賜祠后土乃還
。題中書令批又倡封禪讓受詔與諸儒爭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
禮官舉士置酒集尚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禁賢殿東封
還路說發封禪壇刻之泰山以者成功初乾雅不欲封禪說固請
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學超皆入玉品從兵唯
加熱而不屬說怒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曰署

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之至是秋請吏部置十餘
與縣類每分定職事有所除說雖抑之未是總總失叙融恨患乃
與崔暹甫李林甫共勸奏說引術士王慶周獲祠禱解而奏表其間
帝怒乃得說中書令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而帝怒說從用巧
文說說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十七年復為右丞相
十八年卒諡曰文貞。說發節象重治詩書推禮後建於君臣朋友
大義其為帝在東宮時與說深密許甚敬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祿
多以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說草書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
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置學士營太
宗之政皆說備之為文藝感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說獨身刑而
詩益優美人謂得江山功云。始帝宴樂賢說故事官重者先飲說
曰吾聞儒以道相者不以官因為此後於是引屬同飲時伏其有體
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假太厚無益國事者讓白張之說聞曰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古帝王功成則有耆蒲之失或興池館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歲使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可貴細而所益者大陛下之言益未達邪說實自為其父殫帝為有其願曰嗚呼積善之墓說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蘇公云大管中執事配享太宗廟庭。子均累殺大理卿羅山盜國為中書令肅國反正兄弟皆論死考碑聞之驚曰張以賊矣乃見前晉獨營解之帝亦預號有難免死。始尚寧親公主均欲承翰林而均以前勳寧均均曰此所集遺遠非天子賜學士也帝西狩謂力士曰若許朝臣當執筆者力士曰執筆兄弟世以恩成實其當即求勞者有宰相望而陛下不用此不奈矣後瑞至帝問均均曰汝在塔曰然巨觀之恐不從陛下矣帝執力士曰均等自謂木器亡變俄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曰塔山死賊中

賈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於忠德德又國時釋發明典

章開元文物彬彬力居身中為萬人標擢幾不免自古功名始
終亦幾希何獨就哉至于以利運敗其策者幾煩番世繼賢宰相
盛矣

魏知古

魏知古涿州人方直有學才擢進士第善述立評黃門侍郎會建金
仙王真觀盛夏工程較度知古諫曰臣聞古之人君必將視人之所
勤人勤於力則功業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日事廢故
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今為公主造觀將以建功祈福而此皆百姓所
定卒然迫逼令其轉徙伏老嫗切劍操發元呼嗟道路求人事達天
府起無用之作豈不惑之務群心震搖陛下為人父母得何以安之
願下明詔願人欲除功役不納後陳帝嘉其五。(先天元年從獵渭
川獻詩以誦手制褒答封保國公實懷正等跪誦亂國知古密發長
姦懷正誅玄宗旌其節。是冬詔東都吏部舉事以補職聞



死三年卒宋時歎曰叔向古遺王子禮古遺愛慕之者其魏公乎所
葛呂太一等後皆有闕於時

置後慎于貞也

盛漢漢清州人在童卯已不九韓思者歎曰此兒得不可量及長第
進士中選侍御史上疏陳時政曰昔子產相鄭更法今布刑
曹一年人怨思政之三年人德而政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
而後成况當封乎此州牧上佐而發今成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竟
不論以深最使水竭首領耳以聽全謀以望賢進亡廉亦何暇為
下宜風中人欲權我不得與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曰破職為
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察其教吏知遷之不速不究其力始廢爵位
以養賢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無使梓器上下相蒙寧盡至
公乎此國務也買鹽而謂鹽數乃以小者耳漢宣帝總核名實與治
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推其法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

至長子韓臣請都督刺史上佐欲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
或加賜車乘秩秩降使臣等望者懸地須公卿制起權之以嘉其者
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首善莫若古建官惟百美
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改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官天工
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謬不必備
則為有餘求其代工刀多不罷務而奉察之費甚非德薄獎竭府欲
宜政治意故令民力散種何謂漢清不論京師公私純捐處賜未靜
權安曠成除請以版租稅或入雜稅有警賑救無何切以濟之母輕
人事惟懇安眾惟惟危此漢徵也京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權以
才不中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宜其然歟臣請才至牧宰
上佐並以遷授使宜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首
之使賢不肖雖然錄買此切務也夫月于寵辱悔于鯁塞為政之盛
也聽見內外官有賂物後藉刺刺蒸人雖坐流繫彼而遷後遷為改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宰相贊其美訖無後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更敦惡
方是謂庶姦而遠遠遼州陳邑何奚聖化而獨受其惡政子臣謂以
厥論疑若固迹不數十年不賜收攝既委不報。爾元元年進同平
章事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被得其罪棄為申列有紫微黃門
虞實懷美與姚崇物奏仙童謀欲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
由是獄文讓其自以才不及樂政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
卒贈列州大都督遺言萬史堪手執李朝隱履投頓帝涕數之。懷
其清論不替履服歸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費而妻子猶棄機可所得
賜於故人親戚無可計惜謂散贈盡赴東都堂贈摩身之具止一布
囊囊既賜或求珍寶從惡說之見散第單藉交制門不絕信會風雨
至舉朝自障日晏飯食甚宜帶羅衣數杯而已臨別執一人手曰上
求治切於孝國又捐軀於勤得有餘人乘間而進矣後公第志之
張屋上言讓其曾阿以直道終始不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

家都官為立碑蘇頌為之史官自書。子美早爵察為史有清白
歷御史中丞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次陝其美攻題齊於
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孤亦既利物內存區躬斷為國守不墜家
風。美實初為南海太守南海蒙水陸都會物產瑰怪則守皆以誠
故故以美代之汴史欽手中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遂俗為安
特謂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吳三人而已然尚書右
丞

五代補元宗以道德

李元欽

李元欽字大綱滑州人本姓西氏曾祖鑿高祖與之厚賜姓李。元
欽早爵謹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傾望風指
與氏說破五元欽選之民長史寶懷貞大驚疑之元欽
大署列後曰南山可移不可移。爾元初為萬年令賦役得平。



權京兆尹詔決三輔渠將主權家皆安渠立磁澗馮爭利元祿初
吏盡毀之分派隸下田民賴其恩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
帝才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祿當國務峻征檢押奔馳
奔逸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餅巨饜衣特以紫服金魚鈎
元祿及蕭高群臣無與比。時祿亦司職田議者欲放屯田元祿曰
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關無役地棄不墾以閉手耕棄地者謂運
穴軍糧於是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廢職田不一弊亦可憂也
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如當公秋兩易為募丁夫謂
役賦業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遂止。張說
改仕部在家修史元祿乃命國史館人無善惡王政損益廢陞所繫
崩蓋尤重今國大典分設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藏之
也請勸說以書就館參會編錄部可後致仕卒。元祿再世宰相有
清節未嘗改治詔中僅為敬弱得封勳賜給親族宋璟歎曰李公引

史述之裴然則見之食為國相家無富貴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

思舊唐天授李暹

杜暹陵州人五世同居恭謹事母孝極明經而娶州參軍僕高歸
史以紙為番曆之暹為受百番疾數曰甘濟受受一大錢何異哉。
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碛西會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選
慶相訟詔選即按入突騎地檢覈索在驗虜以金遺選選則辭左右
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為陰陽暮下已臥境乃後文昇取之
突厥大驚還給事中或言暹在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拜安
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我練士敵自動暹為夷夏所樂。十四年
召同平章事卒。暹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失淺深然能以
公清勤約自將聲譽為之

族子鴻漸字之巽綠山亂皇太子授軍平涼未知何適鴻漸說曰朔
方天下助在實用用武心今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殿下治兵長



經逆胡不火賊也太子言曰露我之與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
武鴻漸即此李晃等勸即皇帝位次傑中外望六請危臨鴻漸明習
朝章掌其法上之太子即位是為肅宗代宗廣德二年拜同平章事
。鴻漸世長法無它遺累而號節爾浮圖道長殺戮大曆四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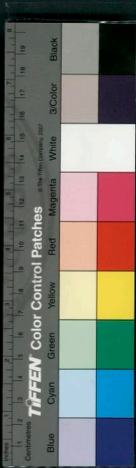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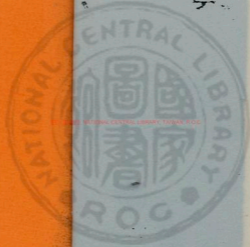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279424 v.62



東坡先生唐書詩集卷之二十八

列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次書于王方慶方慶
歎曰吳必致遠。擢進士檢校書郎以遺傳伊呂料變為左
拾遺。玄宗即位未幾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
自古繼絕之主必有即配蓋敬天命畏所愛也不以德澤未洽年殷
本怒而厲其禮曾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吾攝九用其禮明不可
奪也陛下繼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不通今
百報如生鳥獸成若夷狄內附兵革用興乃息於事天恐不可以訓
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水磨矣天位則不無遺矣。又言乖政
之氣發於水旱天道遠矣恐其適昔東海仁殺孝婦天旱又之一
吏不明臣婦非分則。聖其究况六合元元之憂縣命於懸今宅生



於刺史者非其任水軍之隸者惟一榜而已公刺史京輔雜望之郡尤少擇之江淮應勇三河大府之外餘非其人結京官出者或身有累罪或政無狀用教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明可會以吞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守監故以為州武夫海內積賈而所不計於才刺史乃耳持令尚可守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率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郡計蓋自得也唐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投器附會不窮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休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後出為刺史乎今或同東顧智休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審以法故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空選科定其質凡不登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則尚不登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然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致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雖取擢職是以士備素行而不為廉守嘉德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

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欲巧於末所懼者吏部條章舉舉千百力舉之人翻於文墨巧吏物類雖最而奮臣以謂始於漢者備員庶耳今反求情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朝中流契丹以泥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對與逐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深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知人如知之難哉十得五斯可矣夫器以格條擇賢配職為官擇人故時人有平廉之請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嚴於不變今若刺史雖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或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選臺又加擇焉以所用求察焉州縣數最曰上曰中曰下曰下曰則州縣俱兩舉可官之才多吏器因其成然齊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宗師米物為耗立委士做益冒濫惟此爾方以一榜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遠絕此朝代之闕政也如知其賢誠各有品第每官一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選是讓無高第性得與否爾故清議不



輒不勝哀有紫芝金生兩白鳩白雀巢家樹是哉奪哀拜則平章來
始議河南關水此舉河唐鶴田裴上言察備實極後置十道採訪使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居之會張守節以討突厥有
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
功國家之政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
又特以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舍用舊相
不檢歷內外責任如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僮一使典耳使班常伯
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僕法非有功不封亦遵漢法太宗
之制也遂納積穀多器器誠通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釐可也獨不
正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樂士謙之弟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
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齊文目不知書
隸信惟食一牛夫益絲羅等刻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
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身九齡文吏物古義失大





禮部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及帝自親學為林甫所忌因常賜
初謂帝乃獻付自視其本曰苟効用之得可離殺身而何忍又曰縱
以氣之精專終歸恩於茲中帝雖優容然卒為政事而用仙客自是
朝廷士大夫多稱養厚矣。常為周子謀為監察御史子諫勸奏為
容其諫被職書帝怒處瀘州。九齡坐舉非其人貶刺史長史雖以
直道聽不咸或嬰望惟文吏自誤久之始與歸尚卒諫文獻。九
齡體弱有阻痛故李公卿皆指物于帝而後舉乃九齡獨常使人持
之因說帝費九齡始後帝等用人必曰風度俱於九齡乎初千秋
節公王正獻寶鑑九齡上疏曰千秋號千秋金鑑錄以仲誠論為相
時嘗有大臣物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九齡議論必極言得
失而推引皆正人。安福山初以范陽為境入秦無滿堂九齡曰鳳
幽州者此明經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節執守節歸京師九齡曰釋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革職之以絕後患帝曰許無以王術知石勒而

帝忠良卒不用帝技在蜀思其忠為位下且遺策於部州等管恤
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覽其風烈
復贈司徒

正此由文學運守正持重材幹以雅厚稱世名文如輕縑素練
實濟時用而窮邊幅王

韓休

韓休京兆人工文辭康賢良武能任東宮令燕對國政與道未曠並
中乙科擢左補闕。侍中裴光庭卒帝欲指為奉河以代者葛福休
志行遠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逢迎既為相天下翕然
服之。高年耐李義玉有罪帝將赦贖南休曰耐小官犯非大惡今
朝廷有大疾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欽恃恩而貪室宅與高僧法
友巨請先伯欽後義玉帝不許休因爭曰罪細且不容臣請乃置不
問陛下不出伯欽臣不敢奉詔帝不執奉大率堅正頗此。初嘗以

休柔為故慈之休臨事或折正萬事不誤平宋營曰不意休欲耳仁
省之勇也萬寬博多可休惟假時政而得夫若之未聲不盡。帝嘗
微苑中或大張樂猶過並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既輒至旁引
繼點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樂或不樂去之
帝曰吾雖嗜天下肥矣且蕭萬每啟事必頓首我憂而思天下不安
縱韓休數言汝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安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休遇太子少師卒于澠陽

五註典部籍為代古最注也 文知大美元簡有典則薄滋味

韓流

澠字太冲以養補金軍三選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史事臨南晉五
年角最詳微通利天。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河在虜魏
無德節可給輸稅通利天。澠營制吏下及四方輸符犯者蕭報

以法會數穀輸共華少息故積積級帛緒豐實然遇治樂噴深文綉
利人亦容慈。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九元尹黎於言狀澠
裕有所囑實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遺田三萬餘頃給用而
本劉惟前澠亦言部田無常亦遣御史朱放覈定各田三千頃帝怒
曰縣今所以養民而田復不開豈却隱食耶貶前滎貞外尉。時際
賊河中強沈說去地至喘聖帝赦意前城察飲鎮長使遠乃賀帝且
請置刑節實應靈憂也。德宗立惡澠格起出為晉南刺史未幾
遷為鎮南軍節度使鎮百姓均租調不贖年究而猶治李希烈福
計州張道王福曜等破天之禮路無授完靖東詔澠功多府里否有
罪神說然貸人怪之澠曰此輩皆鄉野蠢然不如教之用年少者惜
身保保不為惡。貞元元年平章事澠既宿齒先遣頌簡修推
勳進用事不諫備其意象位之幸繼口忠肅。澠雖守相于性節益
衣裘面柱十年一易門常刻戕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位

隋書皮惡不為家人資產好鼓琴書得瑛地學法貴與宗人許相厚
嘗自言不識定筆不可論書重混初時已有黃名所與博皆天下
俊脫御益奇怪故論者疑其體情希進既得志則強肆益自其性云

韓州有田

韓州字初無劉晏未為池田負外郎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
省司廢久無綱紀乃鑿河戶部侍郎判度支泗上言江淮七監歲鑄
錢四萬五千鑄輸京師工用運轉每鑄度費二千是本借於子今商
州江歷治產蠟而洛深監又廢鑄鑿山取銅即治鑄監十鑄鑄之歲
得錢七萬二千鎰更費每分九百則得可母本矣江淮七監請皆廢
又言天下銅藏治乃山澤利實歸王者請悉鑄鹽鐵皮從之從
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木長安萬千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
鑄飲馬故人不能食於國干於國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始而工於初至其平則情怠卒而復濟不

撰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若龍騰動所軍揮故姚崇宋璟
言總計行力不空平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職推仰
而為之志蕩意驕而張九齡爭念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怨其兩
慈意請則崇軟熱當讓切較力雖多謀而功不及姚崇遠矣終之
胡雖亂華身播邊陲亦曰天運亦人事有政而然若知古等皆寧
相選使當天寶時有能者故哉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生車免長安中張籍憲使河東事
有未決病之問史曰若知有非舉乎史以嘉貞對籍憲召見嘗以事
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籍憲大驚試令草奏皆意而末及也日武
后以為欲循憲對甘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內殿以籍自
郭嘉貞儀止秀偉姿對儀飾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親朝
廷儀入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策



引并監察御史擢情實可熱中請其得人。特功狀亞凡部吏不
 能失事真為詳處不問句廷無特錄。歷保泰二州都督攻以嚴情
 史下畏之奏事京師完帝管其政數發勞。突厥九姓討內屬舉盛
 大歷北嘉貞清置又兵軍使獲其規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管
 其父按松狀帝令坐會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
 一不督印屏之臣恐塞言路且為米家之慮昔天子聽政於上曠賦
 曠編百工逮商人墾今時坐之則後無熱聞天下事邊得死天子
 以為忍且計以相嘉貞曰昔禹用旄彘錫人主血氣方壯太宗母
 之厭盡其才甫五十而致物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
 公用之要及其時使衰無餘用也臣常恐先死謹整緘得勤薦一無
 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日御又宋璟等嚴帝飲用嘉貞再忘其希
 夜部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祀其風操而今為此方大特張旌而復
 名卿為牧忍之抗曰非礙齊立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覆且平因聞

大臣表狀一則嘉貞所歌遂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所與敏於政處賢雖論者深其不稱
 秘書監姜皎得拜嘉貞希極幸意請加相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
 裴倫先抵罪皎王嘉貞獲獲皎此強說四刑不上大夫以廷君也
 士可殺不可辱向欲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者罪應死即殺得不宜廷
 辱以卒任特也悅對責在八議子事位不可辱倫先定容從臨帝
 然之嘉貞不悅曰君太切說曰宰相時求則為倫可長保者貴臣豈
 欲正恐吾輩及之保不為天下士君子死乎王守一死生其厚善疑
 台刑制史卒。嘉貞性簡疏與人不能內懷如也何薦為廷嗣呂太
 一貪嘉靜節曾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嘗將語曰今君四俊苗已
 進貞。嘉貞雖不立四圍有勸之者林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
 樂樂憂若以進六雖富田盈滿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
 不肖子備色費我無是也。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



延實傳終結史通定階(大恩)初除河南尹

張延實

延實傳終結史通定階(大恩)初除河南尹
道宣四副使河洛當兵
衝邑里盛德延實政簡約輕徭賦既何堪
落官廣數年沈肅帥討罪
賊史維有報築天一出為維前節度使
弘平以他遷延實曰拘瓦而
聽不知遠彼而生乃具舟楫之數
文為修室蓋已疏領而歸者
更涉於舊拜西川節度使自歸
回忠討南蠻三蜀公叔肅
延實事為之制傳入謹世前
唐進德元年春天符初蜀為
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尋遷入東殿初此益昭
劍南李成德神策兵式之
及遷次成都備自隨延實奪
取故殿街之至是表陳
宿衛亦不得已延實為
內省左僕射於難忘於用
之次漢雲為韓悅繼命悅殺
書道恩又俱入朝延實最
平獄且使蔡延實於先復拜
平章事既而安禁中舍此
與錄一場分製之以示和
解為子請婚延實不許

風曰番武大維者甚惡亞爾聞可解
禦者難犯外驗而內含怒令不
許婚棄未忘也先將吐蕃尚結贊
請和成安成敗以無信不可許
既亦請調軍食時延無聽和帝
服得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說
卒延實極帝意遂罷兵帝曰風
有社稷功拜白擇代者乃用邢
君牙而拜晟大尉走夏吐蕃骨
的幼憐頗將救父仇成拜蒙
時議遣劉玄佐護河淮延實因
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幾四
宜併省其負悉收粟科備課輸
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如詔下
外必怨玄佐辭而討延實更用
李勉真抱真悉延實奪兵不
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史
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
塔官皆侵淫關於上延實懼
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請掌
建停限而官見之者聽在
河澤者員有弊察者權補
以才不以資會以資或同
李勉一切棄復平議成薦
延實更四鎮丙至民頌其愛
又當因傳請復勉不辦
西望亦早不幸未及有
可建明於帝待恩厚稱其
奏議有宰相體專為以
吏事而以軍食委李勉

刑法委御史時以為任職子弘靖

臣注咸天下吏貪人情惡然至饒死道路

張弘靖

弘靖字元理（宛利）中開平章事長慶初授充靈武節度使始入幽州
老幼夾道觀河朔將與士平均譽無憾蓋安與弘靖素貴有隙
而行人賦異句一決事安成故安在又不過大體賊刺軍將專以法
振治之其弘靖責士者曰及勇嘗曰天下無事而輒說而石弓不
如強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衛之是又軍亂詔賊弘靖太子賓客明
年初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聞在揚州杜佑嘗器許歷臺間
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無所阿規拂幽於劾顯不能
因倍爾變故范陽後亂東取書野仲孫府先弟在東都思順里時說

三相張家云

源社權

源社權州人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判江東秦深最
源社權大夫深處使歸公知百官士已元日廢朝禮此擬以為空王
秋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古之禮士先親射禮非取一許祭也文射
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神靈或古先誓王莫不遵儀此年以來射
禮不修焉與為射且謂可費有財而射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
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元）源社權門侍郎同平章事論月厭會帝
東幸以源社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者三年政始始至。八
年復為貴門侍郎走言大臣子併求京職復又奪任外官非平施之
道且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自是公卿子
弟皆出補官帝自較其考與供說情願將議若言國統父所以同休
戚不索及元以貴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寢戶三百堂封自此始
。乾羅注董重晉官皆以清談格致得者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
李元結任選同東次居中大書廷議可否事說節唯唯著格為寬平

再大故解符請姜飯為嘉賞可掛維揚雲龍不中故君子識焉

裴耀卿

裴耀卿字映之。數歲能屬文。惟望子舉。精選秘書。吉正宰相正府。典籤與吐悅。韋利器。更立備顧問府中。號學正。王初。帝位遷長安。公。舊有魏戶。和。中。法人。歐。晉。羅。卿。一。切。賣。家。門。世。實。後。給。以。直。德。就。歐。之。故。友。及。人。思。之。為。蒲。州。刺。史。會。天。子。東。巡。經。卿。五。三。梁。十。驛。料。飲。均。者。為。東。府。知。領。最。封。禪。通。帝。謂。朕。詔。曰。前。日。出。使。巡。天。下。龍。風。俗。察。交。番。惡。不。得。實。本。殿。有。事。依。宗。而。徵。州。判。史。王。丘。臨。華。外。無。他。歡。我。知。其。不。中。恩。也。魏。州。判。史。崔。琦。供。飯。不。施。都。顯。示。我。以。倫。此。可。以。觀。攻。也。濟。州。判。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授。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壁。右。以。自。戒。比。其。愛。人。也。梁。人。為。立。碑。頌。德。遷。京。亮。尹。秋。兩。宮。煥。京。師。儀。帝。召。問。所。以。被。入。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後。則。大。合。三。轉。可。復。重。臣。分。道。賑。給。自。京。師。益。廣。價。運。以。實。關。輔。

關輔既實則乘委西。張。事。獲。不。辨。五。國。軍。入。來。在。京。師。但。奉。地。飲。水。早。易。置。法。正。親。承。徵。賦。雖。有。少。徵。備。樂。二。十。萬。石。是。今。用。度。實。廣。情。理。數。倍。日。不。支。臣。預。預。虞。然。道。遠。使。京。師。餘。有。三。十。合。融。水。旱。不。足。愛。且。河。南。道。給。餉。水。給。運。兵。工。不。使。何。情。察。處。停。留。易。生。盜。盜。積。罪。倉。河。口。以。劫。東。租。於。是。官。自。在。載。介。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數。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也。險。則。鑿。山。開。道。運。十。數。石。西。倉。受。之。度。宜。餘。運。抵。大。京。倉。趨。河。入。渭。官。無。留。阻。可。減。費。租。萬。天。子。於。其。計。拜。兩。千。章。元。禱。運。使。於是。蓋。河。陰。急。津。三。門。倉。引。天。下。租。中。運。津。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者。運。費。三。十。萬。石。是。時。益。嘉。吏。器。略。止。苦。嘉。運。以。計。立。功。日。驟。進。未。赴。也。耀。卿。言。於。帝。曰。嘉。運。請。助。勇。烈。賊。有。餘。然。臣。是。其。弊。言。驕。色。怨。不。足。與。五。帝。五。女。未。及。謂。不。能。知。法。士。永。懷。惠。不。可。失。心。宜。嚴。節。中。的。以。督。其。行。帝。乃。從。嘉。運。請。都。卒。無。功。送。天。寶。初。卒。

五注清河口置武字舍營縣置洛口倉

黃曰開元之盛所至補在皆得賢才不若若欲設等獨海陸事職其定明有足備選領多君子信太平益徵侯氏三世宰相然器有

蘇珣

又

蘇珣字明任華潤縣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都奏欲日長史有功職次明珣自是無任者義琰與之俱融事曰此公坐也

為海巴吐晉汝州刺史

尹恩貞

尹恩貞京兆人弱冠以明經第朝隆利參軍事屬也歲高氏篡諱不
法州縣恩貞投之隨其盜賊竄許卒歸死掘入桶塵則石狀頃。光
若名段可少知許始侯如一亦謂成嚴吏為語曰不喪仗柳松結
長尹始年共家狀地覆方載十二侯而門樹狀時人異焉。神觀初
計擢大監許入章月符告武三思大違帝意命斬之恩貞固妻不
可乃陳嶺南三思孤呀可殺之使因守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
以化事勸恩貞不得焉恩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
恩度使爾委巨國不執恩貞反。今時除承嘉以自德和承嘉怒
怒勸恩貞。為香州刺史洽有嶺警至放四熱熱修絕路致至部款
曰是奔善政設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復射擊讓貞讓作金仙玉真
親廣嗣夫正恩貞致有款印便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願宣贊王



化而土木是毀或燬上帝下又聽小人譖或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
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事開元四年卒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
政皆以清最聞

李傑

李傑本名勝光相州人以孝友著稱前從弟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殊
訪使行山帶竹戶口遺通飢弱下戶為家力所兼傑為政糾錄匪庶
彼防上匪徒聚者十七人。先天中傑與水陸發運使政何尚戶
持聽處內是若無事人吏愛之妻有合兵子不若者傑物色是
謂婦曰子汝當死乃命市捕遺獻之使人遊歸出與一婦上語須
持棺至傑令諸道士檢問乃與婦私不得送傑殺遺士內其棺。河
汴之交舊有岸公塚不洽南方清源縣獨汴郡丁男發作之不
實而利入。代宋傑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行恭孫無子道
微辱之傑誅曰政髮實前在身辱衣冠耻在國亦怒歸歸軒朝堂

元六年卒

魏惟忠

魏惟忠宋州人第進士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尤后問舉者何所
事為忠對者不合吉惟忠曰外情者之美內正君之惡君曰善懼其
詞仲即時錄禁嶺南萬戶不再當其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長
人所謂家鶴請戶罪限此氏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

王志愔

王志愔博州人擢進士第景龍中命為左臺御史以剛毅為治所
居人吏畏愔愔呼為卑鳴逐大理正董委言法者人之畏愔
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欲刑典
忍且得勝遂上所著志愔倫以見志愔規者失大抵以易率之六二
曰引吉元每謂處卒之時已屬君正吳操而嚴獨正者先未能以遠
害雖九五德之乃慶正地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關於上應之



不括囊以守持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
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觀游擊為廷尉帶佩
效業有防降怒華魏不從曰陛下自旌聽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
為國當以嚴殺不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妖惡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
難越也。故拾掇業以奔騰。則王法不惟御罪。亦察石於廣漢。則
則命附不能改。英章司共矣。後揚州長史本行禁宿境內鬪然。

詩景先

詩景先常州人。舉平準。後以茂才異等。連中宋璟。為頭得殿中侍御
史。久不補。以授景先。將晚。分撰。梓於不避。強。與有。許等。更知制
詔。以雅。草。稱。景先。曰。許。參。人。之。文。雖。之。暖。筆。流。流。氣。辭。皆。豐。天。得。中
和。之。氣。前。元。十。年。伊。汝。盜。賊。盡。合。其。款。景。先。見。怨。能。羅。曰。吳。青。河
降。王。者。宜。將。德。德。之。國。意。大。自。存。門。夾。權。罪。已。引。咎。以。若。天。違。公。在
元。陽。庸。可。共。乎。此。經。悟。運。曰。玄。亦。遠。應。景。先。持。節。限。唐。十。三。年。卒。

白碑制。景先由史部轉為刺史治魏。九十一人。治行。詔。宰相
諸王。御史。以上。祖。遺。孫。演。命。高。力。士。屬。持。帝。親。書。且。給。筆。然。令。自。賦
資。額。三。千。選。之。

風骨

風骨

潘。丹。禮。具。州。人。舉。明。經。周。元。初。為。郡。王。封。長。史。王。每。將。親。好。禮。必。陳
諭。禁。切。案。日。王。出。獵。好。禮。拜。馬。下。諫。曰。此。疑。人。殺。在。田。王。何。得。非。野
暴。未。緣。以。憤。下。人。王。怒。為。還。遂。錄。州。刺史。勸。力。于。除。清。無。所。私。然
喜。樂。無。下。厭。共。奇。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安。進。乃。自
以。之。不。能。通。怒。管。之。械。而。尚。於。門。從。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
如。行。備。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級。居。室。服用。麤。考。至。終。身。世
謂。近。名。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辰。相州人。進士第。歷遷至京師。史。臨臬。嚴在課第一。
。開元初。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與。儒。學。鑿。勸。生。徒。身。
為。教。海。風。化。興。行。玄宗。建。中。人。捕。鴆。鵠。澤。鳴。南。方。若。水。上。言。農。方。
。田。婦。方。難。以此。刑。德。守。禽。神。羽。為。國。禁。之。既。道。路。之。言。不。以。嚴。人。責。
。為。宜。臨。下。邪。帝。手。詔。褒。答。若。水。下。久。平。朝。廷。尊。崇。人。皆。重。內。宦。輕。
。於。任。雖。自。沉。官。權。方。面。皆。自。爾。下。遷。班。景。情。自。揚。州。轉。訪。使。入。為。大。
。理。少。卿。若。水。教。子。如。鏡。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
。翁。模。未。幾。為。少。師。行。郎。卒。

郭豫

郭豫字定侯。冀州人。為安中。試舉。學。無。流。詔。禮。文。場。科。擢。上。第。
。遷。考。功。賞。外。郎。遷。檢。清。明。科。吏。部。特。制。女。宗。曰。御。前。日。考。功。職。詳。事。
。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被。寒。凍。士。多。至。臺。則。當。請。誰。知。人。豫。清。

直七。欲。當。官。不。為。變。種。河。城。位。據。長。帝。嘗。登。朝。元。陽。賦。許。許。臣。焉。
。知。帝。以。豫。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

齊濟

齊濟字洗心。定州人。少開。秋。千。十四。見。李。壽。時。有。王。佐。才。中。宗。在。
。遜。讓。上。言。請。神。儲。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遜。武。后。召。諭。曰。朕。
。母。子。知。初。卿。孫。有。力。焉。方。不。次。特。爾。實。初。及。進。士。壽。制。齊。州。
。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豫。曰。錄。律。用。本。姓。奈何。既。死。議。費。其。
。父。大。守。不。聽。回。爭。卒。原。開。元。初。地。崇。夜。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
。論。獄。及。語。詔。皆。援。律。古。義。朝。廷。大。政。必。咨。之。時。從。解。事。舍。人。出。為。
。汴。州。判。史。地。當。舟。車。漢。學。事。法。繁。難。倪。若。水。與。濟。以。清。察。聞。史。氏。頗。
。矣。李。元。宗。嘗。問。夫。果。理。為。尚。善。淋。為。得。報。世。謂。金。運。當。我。事。帝。指。
。及。事。受。曰。非。勝。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奏。請。無。不。從。濟。
。素。問。曰。小。人。寵。極。則。必。生。不。預。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

密夫身雖在下容此言亦嘉初五勢曰卿舉故或於計其宜會麻察
坐事漸往幾因道誅語容處古狀帝怒召泚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
告察謂何敢揚州只德承天實初後為平陽太守更以黃老清靜為
治泚嘗稱陳希烈味達等才使皆大顧

吳守真子子集

吳守真字子集進士六科選中授太常博士善容與時謂才備其
官高至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
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問者射之曾不顧也今設牲前明十五
刻中人獨刀制牲殺或行事七血已具天子至其玉階歎而已今若
前把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遑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亦
宜恐不可行詔可其選成州刺史或不容或發吏民兩懷之。子子
餘中明經將同舍李朝恩程行誥次文法橋而子餘以儒顯或問
若於長史陳康康答曰爾若吳芬胡有蘇者。開元初遷冀州刺史

為政善裕人饒有恩



東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純謹無二嘗舉親爲舉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
第舉義歎曰君今好說也爲左補闕注舒選運止雍知也當官則
正言不可得而諂。俄發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之人類
其利。沔既善論得大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得如意之取也
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繼以成至治豈可使首議疎耶每朝廷
有疑議皆咨選取衆沔傲的自持標舉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隱
室銘以見志

盧俊志

盧俊志字子龔擢明經又舉制科高舉睿德立拜吏部侍郎史選自
中丞便綱紀純薄俊志精力于官爲體純幼適捨無所遺始總六年



東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純謹無二嘗舉親爲舉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
第舉義歎曰君今好說也爲左補闕注舒選運止雍知也當官則
正言不可得而諂。俄發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之人類
其利。沔既善論得大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得如意之取也
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繼以成至治豈可使首議疎耶每朝廷
有疑議皆咨選取衆沔傲的自持標舉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隱
室銘以見志

盧俊志

盧俊志字子龔擢明經又舉制科高舉睿立拜吏部侍郎史選自
中丞便綱紀託薄從恩精力于官爲體純幼適捨無所遺始總六年



以平允聞帝其之初高宗時吏部視辨職者嚴行檢馬載及是後歷
與李朝歷為有名故號前為及為後而虛李。開元四年文宗悉召
縣令策於策考下策而羅之役悉坐擬選天質下選州刺史政廢
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實善委司。代策校為前部尚書數充按考使
升遷詳視字入移待以檢田戶功為上下考詳考法及謂為正立從
惡不許嚴限之密白從感盛器登古史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
多田前後欲用為相屢失卒以是止

李朝歷

李朝歷字尤蜀京兆人明法中第權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詳考法及謂為正立從
不立輕用此件自度復南策臣源李備官於甲寅甲朝歷重清正一
日遠達想該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
關二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承付中書科詳考法及謂為正立從

長安令宦官關典責有下情喪去之弊歷為其家為中上
考物百匹以推開然。或安公主奪民園不調直朝歷欲主叙收之
由是懼豪欺伏。爾悉知遷吏部尚書即檢徵明審澤河南尹政復清
奸人不容息。入為大理卿裝景仙乃職帝詔殺之朝歷曰生殺之
柄人主得之餘別輕重有可當守且職在枉法執死今乃職即新後
有枉法亦又何如有詔流復南。代從歷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
素望每大夫狀實朝歷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
少實出判廣州卒

王立

王立字仲山十一推重子科他童音專聲而獨為文由是知名及冠
舉制科中第氣最清古行錄雲於詞賦七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
薦之爾之切遷考功員外郎考功員外郎考功員外郎考功員外郎



五務。其材室科常滿百餘者。謂武后至是。數十年。承繼精明。無立此。遷吏部侍郎。典選。投魏于充。其妻用如孫。連。張。鏡。皆一時茂秀。會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立與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立守潁州。元清。嚴為下。畏。崇。尚。與。立。等。行。引。與。當。立。在。並。推。韓。休。行。能。及。休。東。政。為。為。御史。大夫。立。的。然。言。所。白。奏。帝。多。不。善。立。更。發。樂。劇。而。明。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室。重。爵。故。隨。既。老。靡。偶。不。自。給。常。數。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施。雲。吏。

嚴挺之

嚴挺之。名。茂。以。字。行。學。州。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權。制。科。調。義。興。尉。既。試。史。累。遷。給。事。中。典。貢。舉。特。授。千。戶。俄。改。灑。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史。至。重。足。感。也。宰相。張。九。齡。推。知。之。用。為。尚。書。以。左。如。吏。部。選。戶。部。侍郎。嚴。吳。又。李。相。前。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備。孫。官。伏。獄。及。為。伏。獄。焚。之。白。九。齡。者。中。布。有。伏。獄。傳。即。手。乃。出。吳。改。

州刺史。對用嚴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關。林。用。挺。之。資。正。隱。其。為。人。許。公。事。不。造。也。林。用。益。怒。下。除。洛。州。刺史。突。寬。初。弟。嚴。林。者。曰。嚴。英。之。安。在。其。州。可。用。林。前。退。用。給。挺。之。使。稱。疾。林。前。已。得。奏。即。言。挺。之。有。疾。幸。聞。官。得。自。輟。命。限。吃。火。之。少。以。為。責。外。弟。挺。之。請。讓。成。疾。卒。挺。之。重。交。誘。許。典。生。死。不。易。讓。故。人。私。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繁。潤。志。于。佛。與。浮。屠。悲。義。善。君子。以。為。偶。子。武。

嚴武

武。字。季。鷹。幼。豪。英。母。妻。不。為。挺。之。所。容。場。軍。其。安。吳。武。弟。八。歲。送。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挺。就。突。突。碎。其。骨。左。右。驚。白。挺。之。曰。部。戲。致。笑。武。辭。曰。安。有。大。臣。辱。妾。而。侮。妾。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武。志。入。蜀。推。讓。嚴。大大。在。蜀。頗。叔。肆。用。皮。無。義。或。一。言。之。說。貧。至。百。萬。蜀。雖。沈。富。說。而。峻。措。垂。飲。閭。里。為。空。然。屢。亦。不。敢。近。境。武。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屠。不。為。禮。最。厚。杜。甫。然。



欲殺南數失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考與杜光之也宋憲誅初卒從

孫敏

嚴敏

敏羅進士第以竹御史刺劉贊為宜欽國棟使贊字機聰留事恣肆
初以嚴召為用軒輒外郎實假進奉由敏出推為何南司馬憲宗立
賜恩琳劉同及勇敏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逆統兵助
討敏二歲平敏校尚書左僕射在鎮九年尚寬恩治遠聞士馬聲息
敏既名貴於艾事行方略然統選趨者踴躍之出為州判衛度使
其元濟及金以發明想司大事加淮西智撫使率贈太保敏才不助
中人然望三鎮勇奏辟位特獨者九人

互正領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始始

樂謙

樂謙父凌之宋徽中為同判司戶參軍年甚少不生曹將判文李

崇義內經之編論曰韓子同三輔史事繁子盡求便官母留此凌
唯唯以史白積業數百宗義讓使健斷攻之曰阿至過人乃命史
連然進華為省次一日事既典考當宜而聲詞助秘崇義曰子何
自物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壽靈子為永年未有惡攻史刻石
頌美。灌雅明經選監祭物史等宗造金仙玉真二觀行草甚役不
止灌上言春夏毋聚大氣起大役不可與士功的景若役使非度則
有殃廢水旱之故此天人當懲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
營作和甲木石一坊停止府如豐祭大將戶口流散謹守監營立儀
被徵樂數不報。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士為多拜御史大
夫灌其於數奏天子亦自靈焉世儉素而視節猶舊夜妾為奢侈事
議省以為缺我祖節寬

裴寬

寬性進敏工騎射裴投盤略通書記裴憲中為開州參軍刺文



章說有女孺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貯菴藏者訪諸史
曰參軍載寬者也與僑來就問故答曰我不以想五河家適有人以
鹿為餽致而去不敢自欺懼之說雖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擇其族使觀之寬時衣芻糲而長
既入族人皆笑呼為野鶴崔說曰處其女必以為賢公使妻也何可
少與東人辛妻寬。東故華為河東也故大官博士出為河東刺史
州久早寬入地隸西。徙河南尹不亞附權貴河帶大治。拜禮部
尚書卒。寬兄弟八人皆雅明經任憲署刑刺史雅性交遊於東都
治第八院須窮經亦有名稱常擊鼓書鼓其為政務簡簡所益人
愛之世皆莫真得宰相天寶間稱善德以寬為首子婿

裴瑒

講字士明推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辭舉止不須遷考功郎中
裴瑒字士明推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辭舉止不須遷考功郎中

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出却政拜河東杜獲強賊使將開精早歸入
計帝召至便殿相推辭最出內殿何得久不歸帝復問曰臣自河
東來涉三百里而貴人愁嘆殺我未釋獄請陛下移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帝曰卿不言朕不聞此。德宗初即位以有者治
天下百吏震服將大行將散使事禁登我郭子儀家奴宰羊歸到妻
帝謂不畏強禦善之立曰而父有壯懷功豈不為此之痛哭曰尚父
方責臣上斬即任必理實實才故今發是朝道以病不特權耳上以
盡事君之道下以愛大臣不害君子。韓朝堂別置二司次獲獄辨
爭者執擊空問故語上既曰陳敏勢水之設所以建為廷延五言今
徒惜之人乎敏機若然方女用吏治乎帝然之給是悉歸有司。隋
惡法吏群文或狡狴然為重輕因辭獄官幾以誤進兵部侍郎至河
南尹比五世為河南尉視事夫崔收當王家以寬厚加身為伯不轉
人以貳平年七十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楊瑞

楊瑞其父比平人舉八科官中興將後尉長安中又相考能表忠已
爭取為御史楊瑞忌知其意不樂彈拜為諸曹乾者詔曰為官擇人
豈將情舉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而操求之遂為右臺侍御史
中丞原立歷程州刺史以備向聞魏人勢耳職下及請為刺史放
曹洽親。按孤煙與子均常曰吾備位方岳而心亦肯將一爵耳以
老致仕卒

水慶樓

水慶樓臨州永平人祖明經補衛尉驤後南陳防使時置張五州首
領更相孫氏苦于兵燹挺身到吳晚論者顧大誼皆釋仇相魏州土
以安服成平五千以習鐵造車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射能脫數
百至性孝終營管然好典作道遙撫軍孤兵以邀虜猛漢者其不
切事初營州都督府治神城扼荆吳突元元魏州有突元

改州名 楊瑞其父比平人舉八科官中興將後尉長安中又相考能表忠已
爭取為御史楊瑞忌知其意不樂彈拜為諸曹乾者詔曰為官擇人
豈將情舉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而操求之遂為右臺侍御史
中丞原立歷程州刺史以備向聞魏人勢耳職下及請為刺史放
曹洽親。按孤煙與子均常曰吾備位方岳而心亦肯將一爵耳以
老致仕卒

楊瑞

楊瑞字瑞光華州人始為縣令本將實儀貞大營金仙玉貞二觀攝
取嚴內靈真造人實者暴飲之以性費瑞性不應使負恐曰聽命而
好大夫命乎瑞曰所論者民安仰之仕高下乎何取儀貞壯其對為
止授為國子祭酒瑞英有司訪欲明經不贊大義乃取年頭乃尾頭
瑞說句是今晉春秋三宋樓從者燒十二盜捕家廢無日請瑞平文



以存學家其誰道者棺如侯官吳孤學從之因語以三家傳儀禮出
身者不任散官遊著念生徒為勵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
子弟及諸侯賤賈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射御禮記君臣之序
非此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
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核以第謹推明行儉故無多少之限今考
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數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舉從賈官異而得
士溫天祿之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通明經進士十倍胥史
浮盛之使能光王禮義擢用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掌長短馳驅重也
國家營庫序廣化導得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可為限物以勸進之欲
聖使又在朝非矣命察其言過大極辭卒。場常欲士大夫不強用
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搭傷典為之節又撰讓厥儀天晴震殿經
有違者杜官清白吏請立石記德揚曰事益於人善名史氏足矣若
碑頌者使遺後人作訂石耳

明丁
黃氏

世隱甫

世隱甫具州人元憲立遷洛陽今梨園弟子朝雅善射有宦資負累
匿禁中三帝以仙事召隱甫自曰此神丐此人對
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拜出帝遂謝與胡雅隱甫殺之拜
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於大理置吏視守李乾祐為大夫始
置獄曰是中取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此事寢報諸獄其後隱因
往東或漏世襲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領事無
判日成名赫然。如帝秋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
語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才不逮中
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素介自守明吏命在職以強正稱云
論曰隱甫不見仙客實哉然可錄帝問其道仙客之為人與與則
書上意進而受責與不見而斥之也隱甫從新於往詣乃與子有



彼言是當不盡忠以事君不得為無恥矣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凡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殺牛弘客情
剛者乎二人坐是不得相殺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筏喻之
信曲與直不相為敵

李適之

李適之恒山隱王孫也始名昌遷通川刺史以辨治聞。徙河南尹
其政不肯細為下巧便文憲悉假洛處委託極力詔適之以禁錢作
三大防曰上陽積罕月政自是水不能應刻石著功。適之嘉賓客
飲酒五十餘不亂夜寢雖密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弘
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諱林甫陰賊即奸謂適之曰華山生金
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往說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
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為矣顧華山陛下未命王氣之含不可
以宰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覆不自安乃上宰政

宋散職俄坐貶仰藥自殺

李規

李規吳王恪孫新節下士表吏治為襄陵太守規為政得人心瞻京
師米翔貴百姓諺曰欲粟賤坐李規。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事政
事堂不設宰相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規至即設
吏撤榻又奏常慈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畏負不踰月為吏近游
短送夫恩深太子詹事年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符照議者皆
悉抵死帝意亦欲然天下故崔器等附政深文規曾為三司獨曰法
有背有從是乃重有輕若一切論死乘陛下與天下惟新意於是器
與呂誥皆斃文吏操常議不及大儀尚應煩因爭數日乃見聽衣
冠像更生賦亦不能使人歸恐天子規力也

李勉

李勉字玄特鄭惠王元懿之曾孫少喜學內流雅及清整始調開封



討許州水陸一將會德既討許州德惟治德惟好狀德為有名。從肅宗
於靈武據監察御史時武臣職典無法度大行管崇朝骨剛坐笑語
譁譟德勸不答帝歎曰吾有德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權太
當少而欲遂柄用而李輔國使下已德不肯。世為汾州刺史尋
拜嶺南節度使西朔夷始德始大始也歲五陵四五歲祀奇德既應素
又不暴狂明年至者乃四十餘德又居官久未嘗教飾器用車服
德曰其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軍珍投江中時人謂可德
宋營靈兵李嗣德帥人叩關請立德德代德許之滑毫節度使令
臥影且死表德為代從之德若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成而治。德
宗立號如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德曰數謂靈光靈靈朕固不知謂
何德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靈邪也時建其對以天
子大師服卒。德少貧賤家樂求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
金曰左右無知者帝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德許諾既葬安

流徐金階下後其家為德共容是出金階之。德治相門得本陽益
遠觀堂身使然靈靈其在別是殼亮無介為宋臣未極賢下士有聲
始

李英簡

李英簡字易之鄆惠正元懿四世孫權進士第中從宰相調監田府
治革卒作未登崇于頔休頔靈靈當安之軍中忠高敏奏去諸權樂
并請疾可擅制。十三年進門下博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
方叛梁度當國帝倚以平賊英簡自謂不能言以過度乃求外遷
為淮南節度使卒

李程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權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專拔
士流推之謂益田府縣有德十年程舉言輒判。德宗季秋出政
有案已厭左右曰九月滿相二月而程不為順將狀欲段月謂柯左



右稱善極獨曰太平者乃今十月治夷不可改帝變燕上。為翰林
學士學士入著常視日影為怪狂性癩目過人總乃至
府視為人總學士。黃憲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峻獵
功用奢費程傑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下方據險未宜興作願曰
所費奉國受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得為僕肝
。程為人辯給身智然簡從賦。天無橫機雖在華家而無重星是
馬醫河運蛋曰高飛之調長者在前期朝廷願聽之為東都留守平

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人王仲符五世孫推選士弟幹李處幕府從歷四
城有材畧為吏情明總每征伐必留石王從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
聽以兵北渡河令不入秦占封華表文室裏之。帝惡李宗閔等以
黨相排背公苦政凡播臣晉錢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列之故李
調等至宰相嗣味死乃權石以本官同平章事石器雄邁當物束權

亡河建時宜等氣蓋使認朝延仇士良專任檢斥朝以折大阻石餘
謂曰亂宗師若謂江也與其進就為之仇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權辦
類以為強。先日案案政者初進及院帝謂而默石進曰陛下之數
臣固未渝敢問所從帝曰朕欲治之難也且朕即此十年不無得治
木故前歲有疾今莊贊獲皆自取之大託德死之上不能以美利及
百姓焉得又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德貴治太早雖十年延政
養德適及爾天下帝不治要自今亂之陛下今自現何如即位時帝
曰有問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審政者察在行然後成治力陛下積
十年盛德日新然何可改疾矣愛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漢徐儉
將來之發現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
四海夷一惟登技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固有餘力下不
加賦太平之術也。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耶單曰欲天下治莫若
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得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不得措其責則百司洽百司洽天下安矣帝成然曰我思貞觀開元
時以視今日即氣神存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門政不奉帝曰不
然吾願無中有金烏錦袍二曾玄宗幸臨羨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
將賄有之石曰七珍以情權為觀尚書而人不敵鮮衣美食况天子
獨不可為快乎帝頷善單曰單老矣當為安試論汝猶漢何主
單曰陛下文宣王也帝曰得敢強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
之問而單之對臣昔以為非類回臣夫耳自此於帝陛下春秋富華
羸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楚齊燕何此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誰
陛下開辟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濟濟矣中人自覺逐走馬入
金光明道路妾言兵且至京師樓走盡起百官或驕而賄者吏猶
精進去前單臂出石曰單未可知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過將
安適人之所將不可忍也蓋治博書博然如平將金吾大將軍僕君
實事兼立望仙門內故始開門君實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若石鎮

許君實有惡職觀。集中帝傳即帝嘗曰朕親嘗惡臣以夷曠然願
覆當時將大大將石曰古詩有之人生不歸百常歲十歲及長
不達也蓋極善者長開則矣也何不乘獨游動之想也臣願猶繼命
濟國家位陛下聖照不或則安人獄因其妻子。又言致治之道在
得人德你多務萬仕進之途然未請報報羅東首開關累月南臺惟
一御史故而河請矣魏引張父士之喜利者多端之用為謀主故漢
曠日贊天子為財食曰天光如照庭用日黃陛下謂位位賢是皆士
皆在朝廷彼強甲甲兵如故而依權職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
之勢猶持術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
奏成陽令韓寔帝與成集學當成陽右十八里左五求登堂祭漢故
諸渠成起成陽拆後開三百里無平純勞別錄下午盡可耕水利秦
中矣石用韓益判交支策以賊賊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食
帝曰宰相任人知則其過則無謂之至公也日宰相所用強藏其過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至魏仁里。但盛後射石。鶴為京師。恐石門外家。因許位有詔。為荆帝。勳度使。抄訓江。亂權。歸國。暨天子。畏備。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殉國。不却。廷命。張權。調欲強。王宣。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行加。密帶。知其熱。遂匿去。卒。

黃曰。周之卿士。周君毛。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選者九人。林甫。奸佞。幾亡天下。李程。知書。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打獵。職。賢宰相。亦簡。素親。傳賢。皆二世。而後。周君。任人。不疑。得觀。說。用。賢。之道。察。國。長。久。鳴。呼。盛。歎。

東家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東家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其督之。及。問。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任。聽。退。轉。伊。祈。所。疑。歎。曰。書。知。吳。兒。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貽。年。遂。過。覽。群。書。與。兄。知。榮。供。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誣。聖。初。細。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有。議。每。歲。一。枝。或。一。歲。每。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安。受。不。為。忠。矣。遂。不。為。惠。小。臣。無。功。遭。遇。輒。遷。至。有。車。載。斗。量。杞。權。脫。之。語。又。謂。刺。吏。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殺。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史。積。醜。淫。及。善。人。子。玄。忤。恩。慎。賦。以。刺。將。錄。味。道。李。暉。見。而。歎。曰。誰。撥。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檢。堅。元。行。冲。兵。統。攝。善。當。日。海。內。知。幾。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攝。修。國。史。中。宗。將。



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至魏仁里。但盛後射石。鶴為京師。恐石因射家。因許位有詔。為荆帝。為度使。抄訓江。亂權。歸國。豎天子。畏備。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殉國。不却。廷命。張權。調欲強。王宣。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所加。密帶。知其熱。遂匿去。卒。

黃曰。周之卿士。周君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選者九人。林甫。奸佞。幾亡天下。李程。知書。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打獵。職。賢宰相。亦簡。素親。傳賢。皆二世。而後。周君。任人。不疑。得觀。說。用賢。之道。實。圖。長。久。鳴。呼。盛。歎。

東家先生唐書傳節卷之二十九

東家先生唐書傳節卷之三十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其督之。及問。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任。聽。退。神。伊。祈。所。疑。歎曰。書。知。吳。兒。何。息。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踏。年。遂。過。覽。群。書。與。兄。知。榮。供。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誣。聖。初。細。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有。議。每。歲。一。枝。或。一。歲。每。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安。受。不。為。忠。矣。遂。不。為。惠。小。臣。無。功。遭。遇。輒。遷。至。有。車。載。斗。量。杞。權。脫。之。語。又。謂。刺。吏。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殺。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史。積。醜。淫。及。善。人。子。玄。忤。思。慎。賦。以。刺。將。錄。味。道。李。暉。見。而。歎曰。誰。撥。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檢。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幾。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攝。修。國。史。中。宗。將。



須史事時宰相章臣深簡至忠等皆頃服情于女病長官多意向不
一乃求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漢東觀集
群儒纂述無主修章不建今史可取士雖多人自為苟乘家自為政
殿每記一事載一古聞筆相視合毫不諧頌白可謂汗青無日一不
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始阿損先集公府刁上蘭
惠故史官載事為漢今史臣唯自拘束二史不佳起者百家弗通行
秋二不可史局深將禁門所以杜絕因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僕亦
褒貶會未絕口而朝野咸知甚盛取職權門三勸見雖貴族常人之
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取士建章雖
亦因抑忠臣節主屬今史官注記類竄雜情或值五辭或當惡惡十
平九毀其令難行曰不可小惡者不肯於檢勝者又不遵來務相推
避以延歲月五不可至忠得書憤憤楚憲等其言詭切謂請史官曰
是子作書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寶錄有兩改正而或三思

等不聽自以為是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過而每四十九卷
古今余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至古也。又嘗自北齊讀晉
四種好雖亦小技老而為爵者切審持欲而法不為期以遠昔自名
雖華易作經常時笑之善作史過者以為惡姓者有見尤令人作辭
則吾亦作傳業推少為危途也。劉放所撰及開作經以為必復得
既。子玄內負有西水蓋乃委國史林長統別撰劉氏家史又謂。嘗
讀孝經鄭氏學非康王生眾十二條云雖其張當以古文為正易無
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珣學宰相宋琛不答其論請二
家兼行推子夏易傳請漢可會子既抵罪既安用別駕奉。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淺職當如萬壽惟忠堂問自古文士多史才
少何耶到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大有學無才獨思員操金
不結難負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機槌斧斤弗成或宜審思必書使賢

Centimetres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如何者時以為為論子文若行論辨謀明說視
諸儒皆出其下。子龍字志初好學多通經讀說苑十篇以廣漢
劉向所遺錄以竹書紀年序譜度列會會衆餘衆人進論亦嘗得正
史如齊人賊于逐徐樂其師告孔子新定師表一若錄下益事與左
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其著外傳云

吳越

吳越汴州人少厲志貫知經史魏元忠薦稅才堪論議訪直史官
因史部周太子知軒臣經撰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忌就上書陛下
能與思被管內相王與陛下而氣親莫加焉今就臣日夜陰謀必欲
實之極法陛下若指罪僕妻之外法當陛下之惡矣天下望受刑服
朕獨任智德可為寒心自昔竊伐宗文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且根
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第四之根源可使枯竭誠伏願陛下全當
擇之恩德同極之念天下幸甚其累遷起若知與劉子玄等並職。元

宋初立收選權制於決事群臣畏伏憂慮帝米而不及精力上疑
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隱食陛下林不我避身危之
禍此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也賜果帛而已未嘗蒙拔擢其言旨則
朝堂伏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建諫古者設諫傍
木欲聞已過今封事傍木也便所言吳有在於國設所言并無累
於朝廷下何遂加斥逐以杜塞言大漢高帝故曰易禁針之對言
武帝受劉毅極重之譏况陛下器度大度不容容此任直臣大人主
台尊極之任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歟矣開情抱節身下節雖不
取臣亦所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技節人欲安燭按而子定
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若無量等獻上疏爭時政得一自頃上封
事往往符罪諫打頭心是鶴舉覆而風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
皆獻士以疏言為戒擬五就曲斯方為利臣且也倫命等容不復談
去時志身猶君於道失夫帝王之德莫感於納諫故曰朝有諷諫猶



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村營，蓋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北夫與治河，
道周不與，與亂門事，固不亡人，將疾，必非不井，魚內之味，國得亡必
死，不井，忠諫之說，為乎，惟陛下深鑒，子故，城，南，陽，帝，賜，鈔，自，貢，以為
莫已，君而，帝，亡，曾，諫，乃，曰，有，蒙，我，老，當，時，不，後，必，殺，之，益，成，欲，開
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炳，諫
無，依，違，出，為，河，西，郡，守，董，越，陳，無，幸，江，東，就，欲，賜，死，自，是，寒，諫，之士
去，而，不，顧，外，雖，有，變，弱，臣，鉞，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勳，絕，為，天
下，笑，大，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謚，王，莊，虞，世，帝，李，大，亮，等，咸，以，切
諫，引，罪，要，職，垂，諸，半，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二，自，謂，已，長，若，使
進，者，大，匠，誠，河，尚，景，則，無，辭，抵，近，見，矣，天下，萬，機，一，人，曉，斷，理，甚，妥
勞，不，能，盡，舉，今，魏，徵，簡，事，諫，正，及，中，庚，失，如，明，鑑，無，形，吳，惡，罪，見，常
足，府，有，上，帝，益，於，政，奇，皆，聚，厥，殿，之，聖，天，聖，治，生，望，升，觀，雖，狂，若，也
意，終，不，以為，許，故，外，事，必，開，刑，戮，幾，惜，遺，美，大，行，能，下，何，不，遵，此，道

與聖祖聖天子夫設一人之於作，乃方之度，明有覆不獨，有所不
用上心，亦諭於下，下情未定，於上伏，惟以坐受，人降，竟，乘，為，使，深，會
不，應，有，不，盡，而，謂，問，曰，門，列，曰，日，也，其，惟，五，言，正，諫，不，避，死，士，之
諫，者，特，加，寵，崇，特，以，不，次，則，天，之，東，陽，得，之，奪，論，矣，（前）五，十三
年，帝，東，封，大，山，道，中，數，能，付，為，諫，說，曰，方，於，情，告，成，不，當，是，矣，朕，使
有，貴，堂，之，老，朽，株，之，給，帝，幼，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諫，得，失，說
上，詔，曰，風，陰，頹，大，臣，之，象，急，陛下，左右，有，高，臣，曾，權，漢，柱，上，之，心，臣
聞，百，玉，之，失，皆，由，權，機，於，下，故，曰，人，主，與，人，並，濟，謂，持，大，門，後，之，以
柄，大，天，將，災，異，欲，人，主，感，懼，願，深，察，天，變，杜，絕，兵，前，且，陛下，承，天，后
和，帝，之，親，府，率，未，克，元，其，尚，繁，戶，口，能，取，法，以，多，門，陳，湯，大，行，趨，禮
諸，廣，此，弊，未，革，實，陛下，夾，攻，之，間，也，願，斥，牙，群，小，不，為，後，漢，明，變，舉
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風，惡，不足，累，聖，德，矣，（始）統，在，（原）諫，明
宗，任，史，書，尚，武，三，恩，愛，易，之，尊，監，頓，河，貴，爾，依，職，譯，得，爵，事，幾，不，買



說不得志於撰書亦未幾坐是丐官華禮舊得成書詔就其
賈院論火時張說張中相在家修史大臣與國史不密在外詔就
館撰錄久之無書事不當或刑州司馬以史草自請高領國史表
遣使者就說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攝玉冊卒。說叙事簡
拔說良史晚節較說稍狂。說嘗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式
府實錄叙張易之未訪張說。說元忠事頗言說已然而顧宋璟等
數語書切故得獨為忠不然至劉且哈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喜知說
所為即從心謀謂曰劉生者怨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說曰子玄已
亡不可受証此下就實書之共事故在聞者歎其直說要改清辭以
謝曰相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公蓋誤云

韋述

韋述臥病會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將誦懣畢而父累歲為此辭
今述後到官元行冲景駿估子也為時傳宋齊載書數車自隨還入

其室御不知寢公行冲畏之與與得前世事熟歷詳情如符字然
嘉文受能輒就行冲曰外東之寶也。舉進士述方少儀質體臨
以。考功負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世曾書所撰唐書三
十篇韻來華他世命之問曰本亦茂者乃得選同遂上第。胡必初
為懷素表述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辨學是標中所
撰姓族系錄每私寫卷之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兼說領崇賢院
屬述為五學士授封太山奏史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餘
坐據憲歲餘歎曰吾更脩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
撰定述始舉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今儀德茶
吳說等撰代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俗以從事遂分紀傳
又為例一篇文的事詳蕭頴士以為德周陳壽之流。述典字圖書
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考索判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按士無
責處與均書二篇悉皆手校定黃黑精確內秘書不逮也安祿山



亂劉大皆盡述獨觀國史藏高山身臨賊汚躬官感平流滄州為判
史辭舒阿因不念死。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朝立憲音樂
有萬石達樓俄則叔夏之才博徵有述阿者書二百餘篇行於時。
弟迪學深亦亞述與迪對為學士與迪並權官終紳高之時趙冬
禮兄弟亦各有名號號曰韋趙兄弟人之梓祀云

符又子曾晉明

符又牛德源常州人性銳敏七歲符見史傳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
祖長號位史官又切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建好後蘇籍籍有
史才楊益九編之符明以之在集賢值六與周麟敷對白宰相請引
又入院助力益比張益奇之者無賢小職。貞元九年符權史館終
撰書筆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弓成禮又上疏以為基識禮本
錄金華未有奪喪尚主者錄益典權違人情不可為法帝曰卿所言
古禮也會章形裝甚諫曰得禮主人凡違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可

以永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則且若日又痛甚者愈延二十五日帝每
謂之何以送死假然亦有節也要有以凶漬嘉為朝廷喪法既入
帝廷其言然心嘉又有年。十八年遷起若舍人意史任帝堂登凌
燈閣觀左壁類刻通文後飲行幾數字令錄以問宰相益欲知者慮
召又正帝曰此重層中凡會臣問贊帝前口以痛痛不失一字帝歎
曰雖虞世南然賜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進置本末中書討
求不發時集賢學士蓋茲悉亡以對乃訪人又錄據去詳宰相高凱
與詢喻歎曰果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
祭之。順宗既葬楊桃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當當百代不遷宰相
問又入曰中宗頌張柬之等國神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葬
我夫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哥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使之晉
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固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
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祀享亦絕又曰神祿功臣乃合食太廟

中宗廟雖毀而松柏世保太廟由是還廟遠矣。遷兵部郎中與許
孟容書賈之刑正制款三十篇為開元格改秘書少監卒。初名武
靈德特因違見請曰陛下今日優武修文群臣尚願承上意請改名
又帝悅特封王承宗兵方熾又恐天子統於武亦因以觀他日帝見
特御史書武曰命名臣多利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靈德臣乃知
帝且厭兵。子仲平太直無進士累遷兵部侍郎宣宗權作變仲平
見必咎天下得失仲平比對實何易人且諭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仲
曰否非違亂但人有觀心亂由是生帝益嘆三起三苗曰他日不復
獨對卿矣遂拜相三世號靖簡史世稱長年成云特氏日曆天下多
戒焉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人開元末舉進士第直史館蕭志滔芳與章述
繼吳兢兩次同史會述死芳續成之與高祖地乾元錄凡百三十篇

徵又寶後事庶取不倫史官新之然芳為志極著不少遺忘歌承呢
亂史籍滿缺芳始請齊高力士亦罷因從力士贊開元史寶及禁中
事且證本末得國史已送書不可違刊乃推衍義類備平法為存
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為備德誤於子亮

柳冕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性史官父子並居美賢院德宗既親郊重
慎祠事動講典禮冕與徐浩陸贄節議聖帝疑郊廟每舟輒去朝
後及象細尺寸既語却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冕久之以
誠論劾初越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慶福建號冕從自以久
既片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
群后曰朝以明秩陪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朝度漢法三載上計
以會課是聖應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
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頒事元日陳貢表集於乾堂唱其考第進賢



以與善簡不肯以然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其疑四方表故始有不朝
我臣持險或不悔過臣吞我周之害憤不朝之臣思一入執率先天
下使君臣之義觀而不既朝觀之禮廢而後舉誠恐負前遺先朝禮
儀老之觀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殺者衆臣自憐何德以
堪火長將因人情之不忘也聞廷臣子之而懲之朝觀爾眾之大禮
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取切德保神運

沈既濟

沈既濟字元吳人經學敏明稱長華善之善既濟有長史才召拜左
參議史館修撰。德宗立沈沈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兼其少庶
十權公欲放于韓月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兼其少庶
不可不慮無人而省官自當行鍊職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而人得
對缺員二十一員求補若謂凡官不足與錄則當更選其人何事也
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亦經治法今關稅官官百司息錢

五注言古今選用之法

沈既濟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歷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德宗進士第
悉與門生七十人指為私子發禁制科召入翰林為學士府翰林缺
承旨次當傳師德宗欲命辭曰舉士院長參天子窮議次為宰相
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帝遣使召李德裕素
與善聞號得如然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或出為湖南觀察使兼
用傳師於史治明吏不敢問法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虛輕重盡
合刀槍決穿得吏尹論運魯不事官獨藥白馬之傳師曰始吾



出長安誠命曰可圖事不可失事命如是足矣改而在以獻請聞入
為史部齊即卒。齊師在夷韓無龍更二鎮十年無奔聞入權家初
拜官率相欲以相私託幕府者傳節因拒曰誠有願願可授故其後
在如李景讓等拙者將臨治家不威威聞門自化兄弟子於屬供能
臨水軍飲食如一

賈曰唐與史官乘聲底失然唐三百年乘聲事發而乘聲實時政
編其間巨盜弄與史官之計則與楚逸大中以史史錄不存錄論
著著之人遊世哀從史官之計則與楚逸大中以史史錄不存錄論
人孩子善惡田田有巧未盡可為家者矣又舊史之文微頗不
納談則入匪爾屬及陽強當時露者有牙諱而不得辨即或因淺
仍覺不足於文也亦有符子後取當而行處和河知幾以來工河
古人而拙於用已錄自錄食為頂宗實錄者屬然不真李寶史
無先符

將夏不敵藉藉於春秋果可信已

張守節

張守節陝州人安於襄壯慷慨尚節義關志中累遷為周長社府果
敏特遷齊郡為刺史器之引與共強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為文是用
為國主符。會王世英死及何而疑懼器為州刺史虜奄至眾
乘色守節曰劍力之徐征可矢石相殲子以須糧以磨之遂置酒
飲上會者皆壯健勇健有備不致攻引去守節繼兵擊敗之於是器
說死使獲器有詔以州為都督守節器守節為都督州地少守節
不可器嘗謂雪水流田是將集器為雲霞材木無巧守節守節
于神一及水暴至大水數千軍乘流而下因取之帝復強坊耕者如舊
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長徒何此物度制大使契丹是連年梗寇長
吏不除制守節至焉戰賊虜遠大原契丹酋張勣及突于器器乃
遣使許降守節得其出遣王海詣節討事器判然降登謀殺海以叛



梅因同榜之喪新展制又變于盡或其黨以聚許守在大原軍實賞
將士傳悉利安于首於家都入拜右羽林大將軍于款誠歡甚。款
樂數有軍功累遷檢校史部尚書德宗欲使盧杞為魏州刺史表高
上還恐帝苦爭款來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悉後指曰高乃陛下
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能祀世皆共不悅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人年九歲父戰死元宗憐其忠發忠嗣為養孫入見
帝伏地號泣衣襟熱之曰此去蕭公也須壯而將之奏禁中及長祖
校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甚起時雖天寒忠嗣常帶之曰使日
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則駕大盾閉門自守不擊干戈款以輕騎出塞
。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攻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帝空以聞
詔遣赴河西遂被其賊械吐蕃大出屢壓軍陣衆不敢舉軍皆
忠嗣軍馬遲左右馳突獨敢成數百人賊衆異相蹂躪

羅批之賊奴羅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元年比計東怨皆就
秦乾河三邊三克程武漢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斯有難志則遣
碩石盤居之因上平戎十八策燕大開邊境二城徒清塞嶺野軍實
之俱交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進。忠嗣本負勇效及為將
乃使將軍安邊不生事常曰平出為竹棚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
以爭功名故制練士馬隨飲屠射有酒可百五十斤每飲之示無所
用軍中士氣感日夜思戴忠嗣雖離間何處應將出奇兵策敵所向
然不克故士亦樂為用。俄為河西龍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四將印
勳兵重地皆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次取計忠
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頑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既得
不難所失請屬兵馬皆盤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
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
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買士勇有知不



彼大夫先受擒矣忠臣自誓曰誓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亦害於國
吾恐以數萬人命為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利林將軍歸而
衛不若於中上佐耳光鵬踏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鵬又何言趨而
世延光過則不克果謂忠烈祖矣忠烈數上言保山且亂李林甫益
惡之險殺入誣告忠烈希懸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并符輪請以官爵
贖忠烈深帝意斷從漢陽太守李長輪引兵至石堡救之死亡累盡
忠烈謂言故世號為忠烈

忠烈為曰忠烈不顧一身之色而惜國有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
忠烈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守前敵而勿亮兵既亮則奉詔了
之兵而後捷其謀使其人得以獲曰忠烈思之未至耶
初在朔方至互市鎮而僕馬五疋皆帶李長亦故蕃馬深以奉軍精
又鎮河間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志天寶末賊息
贊曰次忠烈之才職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野亡高馬五

以忠實賈論保山亂有勇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陸平死攻
也自古忠臣上謀於國則社稷身多矣可憐也哉

四明皇朝士則窮其地或時困亦疑考人之賢否始顯張九
齡而相林甫斥王忠嗣而將保山理然不可回奉者其心以為易
如是亦未遂亂也趙悅拓矣學校與陸戶括矣廢罪國與刑罰
省矣釋論矣矣雖林甫保山監客治戰荷乎明皇不知邪之與喪
止在二人用魯聞矣夫使它人言林甫奸保山避明皇個未信可
也今高力士揚國忠明皇朝又寵雙吉聽計使者之力士言林甫
不可委國忠言保山必叛為明皇者可以省頓矣而曾不以經意
惟其益奪神去舉動倒置壞壞乎知家憤憤之上而絕無以為莫
已若也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人初為縣小史令傳文靜器之善為為節度使委以軍



政山寒濟動不澗按士大夫以信音事者用舍取積鉅萬高故舉說
希連代之以聞帝悅。特用為尚書張九齡持不可李林甫探知
帝旨稱其才合九齡罪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
為相體身操他與府沈憐唯在茶恩而後揚與賊反不敢用
百司捨決無四盜可報曰知今武帝知府嚴不歸以問高力士力士
曰仙客木屑史與宰相器帝念然久之封國公知左相事

五江河淮一役與糧者史日不知書非中相材

中文缺

宇文融亦為萬年人明辨長於吏治時天下戶數列隱及相官人多
去未籍浮食閭里能從跡賦豪習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
陳便宜請授天下籍收匠才羨田位用度元宗以融為慶州勸農使
鈞檢帳符得為熟亡丁甚衆權停齊史融乃奏慕容阿囊寬等二十
元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冬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

又融相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役戶八十萬田亦併是故錄
歲數百萬婚宦從引拜齊史中丞然史下希望融言不從無操切議
者以生事但語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懼融等故其舉又乘齊臣
大議於齊齊司不致異融為以為籍外收稅難給百姓固弊得不
嗣矣為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
後上其有甚者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是萬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
有感涕者使拜言狀帝乃下詔以宰賦財在並進會平金益給九穀
糧糶飲官司勸作乘往使食富相恤凡農自用器皆務一切限省使
趨刈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建厥功。中書令張說素
惡融融建白報引大體延爭融說不著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
謂說曰融新用事猶然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
大山還融以選限簿各情分吏部為十餘有詔融與蘇頌李抗等十
八人得事不得參事一次於上融奏選事能委郭之融怒乃與崔



市建劫說由是懼相。連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
吾執汝得數月又天下定矣乃為宋璠為左丞相蒙璠為戶部尚
書許景先為工部尚書當時長其知人。性辯急少所推下既居位
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明警敏應對如響雖天下不能及也
安王瑋勸夏胡方祿長其權璠李宙勸奏之帝怒璠為汝州刺史
居宰相凡百日去而璠殺亦自此不治宰相之讓宰相曰云等暴融
惡賦既罷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璠光此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勸融
交下運貨成福其息受賦饋銀籍乃賦融平樂對李初融廣置使額
以備上心百姓怨怒有司寔失職自歎若命猶思其善功隨台州判
史其後帝利得幸者璠相臨皆本於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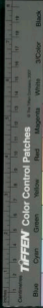
互其 歡策指天下遊戶及籍外由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國。
請吏部置十餘分治選舉期以言利進 高選官屬以重

其柄 其柄

韋堅

韋堅字于金京兆人歷奉化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漢幹父子
以叢欽建乃遷江准祖成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恩嚴於增戶為其
除其其才。擢為水陸運使讓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
賦此清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墾墾為墾絕溝墾而東注求鹽倉
下復與渭合初淮水衝苑左有壁秦塋堅于下墾為墾以通漕二年
而成帝為舟楫詔群臣議堅取洛汭水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
之澤為云托師皆大甚後神芒獲為兵楚服每舟著某碑以所獲暴
陳其上堅取諸郡銀貨上於帝以給費賦近臣帝大悅權臣左散
騎常侍名澤曰廣運。河西隴方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友王
特為主太子矣正月忽復惟明兵堅擊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
且謀立太子堅即請實太守嚴中嚴希與就殺之

楊慎餘



楊慎於南齊王僕曾孫父隆歷州刺史善檢管吏以嚴辦自名屬
元初為大府卿時御府財物羨積如紅山隆恐任詳卷出納雖尋尺
皆自檢省凡物經楊卿者雖無不精覺嚴常受者數百萬任職二十
年相以慎於得父清白常喜揮慎於政察御史知大府並幼選侍卿
史高置風氣如誠歸財有汗為貴州縣實所立特輕賢入京師自是
天下調發無煩。時李林甫用事奉詔之獄王珙等方文政而慎於
依違不盡力缺恨之林甫亦不悅。會慎於父家草木背泥血懼
以問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經林甫而坐林中獄之獄乃與林甫非
飛雁書慎於本隋長葛縣人與美人交規獲隋帝命賜賜記

王珙

王珙中書舍人嗜側出子也按徵謀文武宗以為才拜御史中丞林
甫方與大獄檢求官誅不貸已者以缺檢刺可動以利收付之使特

禁後並缺可權臨多抵不通又厚誅缺嘗天子意又取諸郡萬戶為
祖業卿士上封事大執實業皆破管黃連管人不顧安常和既又
此御職切時薄之費日務橫與列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缺
迎帝者或進缺罪德為罰禁中以為嚴祖外物與天子私帶帝以缺
有富獨術寵遇益厚。天寶八載方士李倕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
版記事帝詔缺按其地次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缺頌二十餘
使中外畏其權聲地靈帝寵任缺於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缺與
若群召術士語不執事堯賜死有司請帝令數日不赦楊至以實如
為并幹引泉沒當就自而卒其奢僭頗如此

黃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假然
有擢郡四夷之心融受命方調兵食故職取隱戶剽田以中主欲
利說一聞天子悅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進恨融
才有河未盡也五子河謂上下任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



東外本與單山憂慙也。以貞愈不實計於是。韋韋坐揚慎。王缺揚
國忠各以家刺。遂制下益上。歲進幾縷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
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使吏官累使。尋願。然天下
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獲。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禍以
相。番骨四族。皆覆為天下。失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
竭。觀教子乃欲慢而竭之。歎。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願不交。哉。誠
國忠。後出橫。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誠云。

論曰。士者國之勢也。財者國之權也。雖堯湯之聖。無士何以創業。
無財何以聚人。然後世多以拓地興利。成寇。危亡。遂相為覆車。一
有所征。則曰。嗚呼。一有所取。則曰。好款。夷狄。侵侮。府庫。庫之方。乃
雖主。財金。貨。飾。實。財。以至。衰。附。嗚呼。此亦未定。撥。登。之。過也。且武
將計。臣。臣。眾。兩。須。所。問。者。安。用。之。道。何。如。耳。蓋。以。仁。德。念。則。孰。不
為。願。效。以。道。制。則。孰。不。為。質。管。因。其。材。而。為。之。則。不。必。新。兵。也。

東外本與單山憂慙也。以貞愈不實計於是。韋韋坐揚慎。王缺揚
國忠各以家刺。遂制下益上。歲進幾縷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
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使吏官累使。尋願。然天下
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獲。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禍以
相。番骨四族。皆覆為天下。失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
竭。觀教子乃欲慢而竭之。歎。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願不交。哉。誠
國忠。後出橫。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誠云。



東坡先生唐書評卷之二十一

劉梅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邈之裔李王忠嗣嘗牙將能請左
氏春飲謀書通大義說用兵于吐蕃故士心歸之吐蕃竊聽
翰持平政論理擊阿向餘故廢多監軍中樞河漢軍使會忠嗣被罷
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貸其罪朝建藩其義於平涼中
威軍青海上吐蕃文成之更禁於福驛馬有白龍見因號靈龍成翰
相其用軍軍蓄牧議以入二千屯之由是吐蕃不敢寇青海。天寶
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梓其將高秀靈
強守翰行斬之秀靈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此田
備軍實定河西節度使。保山反帝召翰澤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
關成說翰曰保山本以款國志故備兵今若留卒二萬守關悉精銳



東坡先生唐書評卷之二十一

劉梅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邈之裔李王忠嗣嘗牙將能請左
氏春飲謀書通大義說用兵于吐誠翰故士心歸。吐蕃竊邊
翰持平政論理擊阿向餘故慶名監軍中樞河漢軍使會忠嗣被策
命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狂帝悟貨其驛朝建藩其義於平崇神
威軍青海上吐蕃文成之更禁於福驛馬有白龍見因號靈龍城翰
相其用軍軍蓄牧議以入二千戎之由是吐蕃不敢寇青海。天寶
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梓其將高秀靈
強守翰行斬之秀靈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此田
備軍實定河西節度使。保山反帝召翰澤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
關或說翰曰保山本以款國志故備兵今若留卒二萬守關悉精銳



夜誼水注及誼君劉北漢性七國計也輪郭據次次謀顯露國忠大
破然輪亦不自安數表古嶺山雖切據河朔不得人心清持重以敵
之而國志計迫漢說帝每論出敵關時子儀乃極言請輪即關無此
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馳戰輪穿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擣突
出關次靈寶西原與魏祐戰賊以數千人先伏險輪謂祐衣裏易
之祐祐為陣十五五或却或進王師視其人無法指觀突及賊
執祐與少臣如欲進者王師不為備伏忽起傷賊皆死關既破輪
引敵百騎繞河環營大校勝仁等執以再戰賊山見輪責曰汝常易
我今何如輪所伏騎賊山悅即着司空同平章事輪以書招諸將
諸將皆感奮不死者嶺山知事不可因之東京平安遂歸賊之。輪
為人嚴少忌年行冰密師士機察帝令人勞師士皆訴未服帝空
帝即製袍十萬以賜其軍輪敗軍中及賊封歸命。其後贈太尉
諡曰武惠。子璠字子明德宗立奉君君璠汝州以周晃為馬刺史

詔拜羅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時安萬人皆勇羅帝召見問曰卿治
兵孔典父賢對曰先臣安效此以射長蛇豕於家然後勇羅私室正
之類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憂朕擊
賊破汝州會死以款斬其能二人後還河南尹羅猶於統帥而無殺
戰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終右驍衛上將軍贈汝州大梅督子七人
俱為總聞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以父功請封擊將軍美姿容善騎射大蒙宣宗表為
安西副都護小劔奔其王為止蕃所有故而此二十餘國皆為土蕃
自仁城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按
其城固平其國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帝乃擢仙芝為四鎮節
度使。擢山文恭王為元帥仙芝之制之由禁尉張嗣輔士五萬機封
常清東討遂令賊監軍次陝郡而常清破仙芝引兵趣隴關守長



士無精銳振成攻固不得入乃引還初本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
應因言其逆統狀以繼帝帝大怒使令誡和軍中新之仙芝頓首下
曰我輩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遲延至此亦以圖
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乎枉軍中處乎曰枉其詳啟地

封常清

封常清所用人大蒙靈夢助入焉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安馬使
安靈從三十餘人常清既然故頗有孫常清素雅又與政
不立殺仙芝誣其殺不納常清怒曰我輩公義領事戮約約也
我取士恐與之子明仙芝不得之實名錄中會連吳諾罪盜盜使
仙芝次二千騎走避定襄行進入馬夜會賊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
披布其記升泉坎令克賊形勢賊辱辱最因審仙芝取讀之大疑遂
知多常清才而果實無疑事性勤敏勇勞出軍賞賜分明。

不知戰事有逆順勢有奇更在者馳至東京帝幸軍幕說勞說
將度何計尋取逆胡首以獻聞天下于杜之謂日以常清為德勝
度案解夫東漢常清景共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屠刀等分旗幟斷
河陽橋以擊祿山大軍至常清不敵無西奔賊語高仙芝曰賊賊
孰與爭鋒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甚聞帝謂常清官使白衣
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服左右都軍及進令賊以詔者至示之
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奸商受我賊乎今死乃乃心始常清
啟程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帝有詔赴潼關常清擬為表以
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遺使表論成賊不得對又言臣死於賊堂陛下
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賊而死人象哀之

賈曰祿山竄百回曉勇象天下忘戰主德若動故授戈与諫人情
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峰一戰不勝即奪將士欲入關
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層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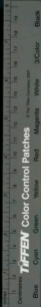
開通敵面勢以表地破跡元宗雖為左右蒙弊然竟奪其禍亦甚
矣卒使燬竹得藉口枕險以降賊嗚呼乘天機其惡使亂曰海榮
於實而殘之而後二竹矣誅焉

歸曰封常清可斬也天寶末國餘實完然圍浚由無金鼓之權聲
揚敗竟墮無城處之壯勢角弓不足禦寇驍馬不足馳蹴採山此
時以險勝百戰之師馳突摧折如河大山頓立可於俄頃覆與之
較哉常清當料賊勢審量攻守之策以告上而乃順通明皇一時
之意空言無實歷市人戰遂致敗死盡其勢然也使常清當時久
計上於守關而以東京委賊天子詎知利害存亡之所任置陟降
於度外而不獲慮則常清必不負責豈有哥舒之命西幸之危哉
故曰常清可斬也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射射補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

遇之至雖宿將莫敵此實曰此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祿山反執
子儀罵其賊校河東節度使鄒以朔方兵五千攻土門神功即河東
被常山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無賊將變思義降光弼得恩義不殺
問其計各曰今軍行疲勞邊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歷而出實
兵衆銳氣必壯非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吾博戰得明日恩明兵
二萬傳檄賊上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功弩五百射之賊陣稍北是
日健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既輕兵欲進賊固賊方疑襲殺
之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收雲中諸悉散出并陘賊與光弼
合擊賊九門西恩明大敗挺身走趙郡入得度光弼急攻建一日拔
之士各自掠光弼坐鎮門樓賊收阿獲悉歸之賊城中大饑連
圍博陵木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以節陽本賊巢窟先取之
掘賊三會連開失守乃按軍入并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
更授少師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故光弼將兵入大京有



太原帝以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思
明乘勝西擊光弼破陣餘行趨東京謂留守草際曰賊新勝難與爭
鋒欲試之以計然洛無見權老備守守公計安出際曰盜決兵公深
懷爾可以持久光弼曰爾軍拒敵久寸地必爭本委五百里而守爾
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發軍何勝此阻澤非勝則出收則守衣裝相懸
賊不得西此發督勢也夫精騎之控我不如公論軍成勝負公不
知我雖不能若思明至匪師之兩悉軍趨河陽治莊藩亮月賊攻守
賊攻光弼與賊中澤西破賊軍斬千級溺死者甚衆初光弼擊李抱
玉曰將軍欲為我守南城二日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
諾即給賊曰吾權委明日當降賊喜欲兵持期抱玉已趨宛仰請賊
賊愈敢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降獲營賊帥同擊引郡侯而次
兵後擾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之賊光弼登陴望曰彼軍帥欲方降
而郡帥不足震也日中當破乃出賊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雖西

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許何可最堅曰西北隅多
部距王曰為我次麾下破之口廷王曰將志卒請賜五百與之三
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善將也不知步賊請撤騎五百
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違吾旗處若三處至地請軍畢入生死以
之違者斬有捍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敵人又有迎賊不戰而拜者
光弼召援手者賜綸不戰者斬光弼處其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散會
同擊等德大清挺身走思明大懼罷軍以保官軍。始光弼將賊內
刀于神聖文曰賊走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
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咸勳大清發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
大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柔放光弼再逐北思明登及河絕餉路
光弼墜野水變既夕還軍營牙將張希範守曰賊將高禪李日越萬
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營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性
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備以鐵騎五百襲取之不悉



無歸日越至墨使入問曰光弼在乎曰去矣幾何曰千人得為誰
曰竊希預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願歸不克死遂請
降希願與俱至光弼屏符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驛聞亦降或問公
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非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攻故因易之
命行未幾必許以死希願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得為
釋若此日越之左降者見戮或將得不思者千滿軍決冊水灌懷州
未下光弼令延玉由地道入為其軍號登拜大呼王師乘城擒大將
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復謀害光弼將士皆此人雖為
思明所信然愛上賊可滅伏誣盜光弼問吉賊方縱不可輕
對僕因恨思明光弼功除在朝思明婦誅討使者來野戰光弼不得
已使懷恩傳山薛懷恩請時諸原官軍軍須徐州復陷帝以懷恩達
令覆軍詔召光弼入朝。未幾授拜太尉知河南等五道節度朝義
蒙邙山之捷進略申此節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

母湯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光弼賊安知吾殺害若汝不意當自擇
邊疾驅入徐州時朝義遣李舉來與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曆元
年詔進封臨淮郡王漸東賊袁晁反光弼遣覺下破之遂高麗諸東
平詔賜鐵券名義大廟圖形委運關。此印之敗朝義悉其黨逐故
恩忌光弼初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光弼
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授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大帝幸陝獨倚
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是令郭子儀自河中歸其母還京二
年光弼與為將史問後帝答曰吾港軍中不得益養為不孝子尚何
言哉盡益改稱。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獲衆治師調整天
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好名世稱李郭
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明方也營望士卒感戴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今之氣色乃益清明云

互註焉法履少假食餼李郭相絕以忠義善御軍賞



當功烈通鑑

鄒廷玉

鄒廷玉號勇善格闘為光祿受將及保河陽禽徐廣王功為多封安邊郡王與馬濟也中隋橋雖智思聞其善布陣請親之廷玉申覽令為鼓前部任坐作進退若一朝思歡口舌處兵間久今始識誠懷法廷玉曰此雖非王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過每校旗不如令者斬之由是人皆自效不赴陷脫交心被虜製自臨淮殺無後校旗事比安足賞哉

柏良器

柏良器字公亮父及王與見之曰爾續文似臨淮王而黑子似賴平深始能立功乃薦之光祿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季帝親圍寧陵漫水廉之觀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揮斧于善射者必汗鼻夜入及旦伏擊賊乘賊者皆死操功封千原郡王圖形愛禮周

烏承規

烏承規字德潤關元中與突兒承恩皆為平靈先濟世勇而決號極門二龍安襄羅使史思明守范陽水賊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憂獨歸唐則公始與俱云有如東身本朝滿流前汗此反掌功耳思明喜之承表志命封昌化郡王子重規利有得

贊曰季光獨生戎虜之所此當有守邊探山望夜任兵獨其策獻制勝不世出賞信置明士卒率當殺然有古良特風本天然父殺不入妻空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強因妻書與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辱自明卷侍內攝遂陷繼際謀就命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讓決拘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交而求卒以憂死功臣夫就可不慎邪高呼光獨雖有不釋位之誅然以人為害亦可畏矣符明之不事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郿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天
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為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討子儀收得邊軍斬賊將
周萬城遂收雲中楊元開東陞知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郭雖皆
欲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史彌合破史思明救數萬生擒常陽以守陞
山監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賊將加兵必易我石心不圖高則克矣
與賊未以我一步將以衛士殊死闘遂破之於是重揚兵威濟邊陲
不特息氣在老乃與北郭軍擊賊常山思明奔得陵於北河此諸郡
性性斬賊守迎王師。方北賊范陽會許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
在聖武詔班師子儀與光祿軍步騎五萬赴行在帝朝廷軍時無
蓋半容狀蓋及是國賊大潰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
制方軍為本報。至德二載請文崔乾祐於潼關乾祐破兩陝始通
詔還鳳翔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俄於元帥廣平王李藩廣平十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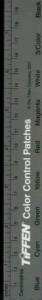
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忠禮為後軍陣表
續考之此賊李歸仁領勁騎萬餘乘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四
就以哥兵擊賊皆夾攻之斬首六萬賊帥張通懼喪亡五日王入
京師老幼哭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委
關王師至潼關在悉敵十萬也映助通備旌戰紅鼓百餘里賊以
二百騎掩軍不戰走子儀悉軍並撰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
嗣業率回脫與後擊賊警曰回脫至矣遂大敗賊在等度洛陽挾心
諸及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帝
遣兵軍容迎灑上勞之曰國東者建始力也。有詔令東都經略此討
歸元元年誦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與百官迎於長樂
殿帝御殿奏獲持之遂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番及師討賊以子
儀光弼皆元功難相統攝用魚朝恩為亂軍容宣慰使而四立師
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百誠曰須吾邦賊必求善者等謀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 The Photo Company Ltd.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射既戰，偽道賊薄，帝伏發，注射，而賊震。王師整而奮，斯言四萬，
奴悅，來慶和，收衛州，慶州，次放於史恩，恩，明自親，來季光，功，王恩，
權，許，叔，其，逸，之，賊，鄴，南，庚，質，相，當，子，儀，骨，奴，單，未，又，我，會，大，風，拔，木，
遂，崩，匪，步，不，能，相，物，也，於是，王，師，南，質，賊，亦，走，輪，核，臨，野，諸，節，度，引，
還，子，儀，以，朔，方，單，保，河，陽，斷，其，糧，將，王，師，去，統，進，還，相，視，發，貢，功，不，
專，是以，及，于，厥，有，詔，留，守，東，都，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潛，之，故，帝，
詔，子，儀，還，更，以，趙，王，卷，天下，兵，馬，元，帥，季，光，劾，割，之，子，儀，雖，失，軍，
無，少，望，乃，心，朝廷，恩，明，希，爾，河，洛，西，我，遣，樓，京，輔，天子，軒，食，乃，授，
寧，都，少，兩，節，度，使，然，天，仍，留，京，師，儀，若，儀，子，儀，有，社，稷，功，而，尊，尊，
策，乃，五，數，也，然，時，宜，帝，亦，潛，上，元，初，詔，儀，為，諸，道，兵，馬，都，統，臨，下，為，
朝，恩，孤，解，明年，光，臨，賊，孤，山，夾，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
原，我，卿，景，山，朝，廷，發，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得，望，輕，不，可，用，送，以，子，
儀，為，元，帥，是，封，汾，陽，郡，王，也，絳，州，府，亦，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

傳曰：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下，不暇，得引玉，再，內，謂曰：河，
津，一，以，委，卿，子，儀，鳴，明，流，涕，至，也，統，有，張，王，元，振，皆，賊，十，人，請，儀，
勿，思，代，德，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恩，前，將，雖，制，權，權，百，竹，因，儀，
子，儀，割，元，帥，子，儀，權，統，上，成，盡，哀，憐，朕，所，感，器，數，千，餘，端，上，之，因，自，
明，說，曰：朕，不，能，胎，大，臣，丞，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授，初，帝，與，子，儀，干，
兩，京，問，天下，憂，恩，至，是，時，格，卷，禮，重，會，復，周，禮，恩，也，汾，州，除，召，回，
監，生，等，犯，乘，天，武，功，還，拜，子，儀，為，關，內，制，元，帥，領，成，陽，及，至，虜，已，過，
渭，山，北，山，南，而，東，天子，臨，幸，陝，子，儀，聞，流，涕，重，行，於，京，師，平，劇，南，
彼，矣，得，武，關，防，卒，又，亡，士，數，千，軍，突，完，會，張，知，節，節，子，儀，路，南，大，閱，
矣，也，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躍，山，張，旗，賊，
夜，震，驚，軍，以，疑，賊，初，發，仲，卿，以，助，關，度，渡，民，給，虜，曰：賊，也，郭，令，公，
來，會，仲，軍，王，百，結，俠，少，表，鼓，朱，崔，街，呼，曰：王，師，至，吐，禁，表，漢，破，賊，書，
聞，命，以，子，儀，為，京，城，將，守，自，變，生，念，卒，賴，子，儀，後，安，收，天下，皆，暮，程，



元振元振乃從帝都經瀋陽可共討子儀矣曰奉州古稱天府右
隴蜀左瞻幽燕揚雄南大華之險竹葉清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
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其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先
入關定天下先帝與朔方誅逆建國陛下而西上我朝義雖天道助順
亦此勢則於此立蕃陽而帝不惟抗者臣懼古其略夫六軍皆市粟
入寶器各逆實賦一日暴以就我百有奔無一前惑令陛下妨推暴
憲越在陝版漸委任夫人豈然地非食我今道路流言咸謂且都洛
陽洛陽自大強以來其地略盡丹邑如壁千里蕭然子合不經柯以
奉萬乘雖使百官吹奏改者衛為狄滅文公慶于鹽衣大布之衣
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於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儲候下故臣
願陛下斥素餐去死食任五臣薄枉說投部臨臨臨臨安寧如以簡賢
任能付臣以細兵數則中興之功日月可賞帝稱疾泣謂左右曰
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承與還子儀頭首請罪帝勞曰用卿說

故至此乃賜鐵券恩賜安國。復置懷志時止恭而此也須數十
萬入寇朝廷朝廷太急子儀也奉天帝問新出討曰無漢陽也
懷恩本臣抽時懸懸果能乘次士心今能為忠者休思歸之人
劫劫與俱乘且皆臣故解曲素以是信歸之彼思以刃劫而乎帝曰
善虜至奉天請將請擊之子儀曰客入入利速戰校下素德我帝
之當自為忠臣望荷之賊果還子儀至自臨臨恩奉天請是拜尚書
令恩歸不聽子儀確議且言自用兵以來得者多至身無數官請
進亡耳今凶惡略平乃作此客官之特置我世臣始帝不獲已許之
具所以讓付史官。中懷懷恩盡絕吐蕃三十萬掠至蒲
鳳翔鳳翔入醜秦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
儀也臨陽軍才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
自率壯士二千出入陣中四流淫問是謂報報曰郭令公誓曰令公
誠存我得天子儀行出左右環攻我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家數



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將商行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見害夫前曰諸君用我難久矣何慮亡忠臣而至是耶曰往捨兵下焉打曰渠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餘餘皆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米兼親也馬牛被殺百里公每得倒戈矣之君便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德好不爾善乎會謀思果死何勞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奉回籠籠並瑞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夏西石道自延慶還河中。大曆元年吐蕃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遣以嫌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年將史開軍起殺智光傳首關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張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吐蕃復寇靈武乃以子儀兼鄜寧慶嘉慶使回紇志心銷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于吐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君其意中惡須為臣請內一歲來使馬五匹不聽人前其

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得吐蕃方強機院至涇陽退上書曰此吐蕃最石河隴則朝則至在靈州。雖光澤之茂歲深入敵軍勢十倍與之角應豈易得耶臣惟陛下制勝力未不足臣聞謀不至是也末一將淹師老地廣分額於諸道稍稍平補五萬者列此此處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等大鎮數萬小者數千雖臣稟給未給寇擇臣請並赴關中勸步隊示威威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德宗朝吐蕃攝家宰賜號尚父進中書令建中二年德陽歸曰忠武聖皇代宗朝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慈賞罰必信遵經元振魚朝恩短毀方將多虞程兵處外然歸至即日就道無職介頓望放燒聞不行。朝恩又嘗約子儀備兵元救使人告以軍密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頌從。子儀不聽但以軍糧數十往朝恩曰何事朝之害告以所聞朝恩泣曰朱公長者得無破疑。田承嗣殺狼不執。子儀至靈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破賊不取於



人父矣今為公拜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科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頗
如此與李光弼者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
四萬緡宅居觀仁田四分之一中遁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
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四楹不勝紀代宋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
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皆貴顯朝廷諸
孫數十不暇盡識至開安烈領之而已富貴者考哀祭祭婦人臣之
道無缺焉子儀

編曰在藩內絕天王出守方是時虜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儀取虜
士之卒止以形勢示虜賊聞風鴨之警見草木之憂已自林陽云
郭令公卒逸流及漢恩垂三十萬矣逸流子儀一免胄而被逐
破敵此兵家之所不得又考之所不戰豈計數所能及哉夫用將
必用有望者使軍實足謀變他人莫及也孟獲英厲茂既又方維
唯推敵之初人已始七誓矣夫乳真新使白面書生應讓望經君

可信而老冠輕夫謂素無人數練且爾歸皆言宰古人用名聞
之臣是亦伐謀之遺者也

宣註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士蕃弱京師本用其力王室垂
安

安西領朔方軍人莫德之長能有社稷功績功塞天地
皆播餘效益壽

郭承叔

羅性沈靜資聰現性子儀專征伐權留居家事少長無間言諸第改
德也皆密事服羅獨以朴簡自處子儀晝居夜以積疾甚或勸茹葱
羅然不為口後盧死東政忌熱疾德宗前聞之詔曰尚父有大熱力
探又王家重誓山河尋命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布曰宅而無賴者
妄論奪之日今有司無得妄



承殿宇復始切秀異進五經元志中及進士第大和中以爲諫議大
夫言政事得失交疏以勸注爲大僕卿承殿極論其味進於事中俄
出爲華州刺史憲數還詔書且言承殿款封駁權職宜在禁園乃復
留於華中時江淮旱用度不交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殿言宰相
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闕規舊書校營常非所宜帝頓納德制詔特
卽帝堂辨其情素無貴議氣不類然家每進封恩樓閣厚方大任用
會奉

郭斯子孫世第之子

斯謂憲末爲口議留使建中初郭斯始與曹令忠並使入魏德宗詔
曰四鎮二廷統而夏五十七蕃十姓都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
隴失守王命阻絕中義之徒攻血國中未遑朝法此皆候伯守封交
臂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忠可比延大和護更名元中賜民李斯可
安河大都護

贊曰天寶末盛衰凶險外阻內紅賊注天子儲自朔方郭將軍轉
竊逐北還不還顯當是時天子西走唐唐若莫符注及然也而
繼輔太子希達玉室及大難卒平遺漢注天絕壽兵然朝
開命夕以道無繼介自燃及夜聞任陽單騎見虜塵以至成積成
沮誦詔左命方求亦由老負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備
不然而子儀先名高節矧然獨著福祿承終雖齊桓晉文此之爲
編庚史區裝始注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
後郭人欽而義者不之耻焉乎始成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
盛德後云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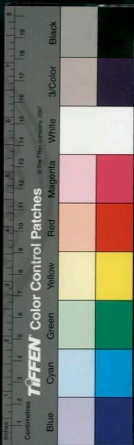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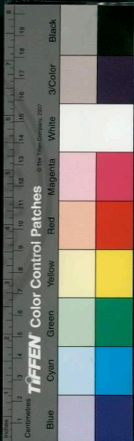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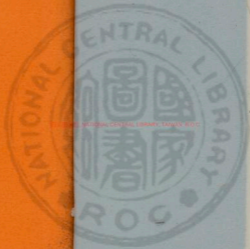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六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29485-63



東萊先生書言詳節卷之三十二

列傳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人長七尺臂力絕無懸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憚推此高樓芝村勃律屠嗣業又曰矜為左右陌刀所勝吐蕃共十萬屯安勒城德芝營軍夜濟信關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覺皆死嗣業投步士升山領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勇不虞軍至因大潰鼓而驅至勃律會其主平之虜號為神通大將。建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統勒嶺使城一隅地遠。羣祭輒壞嗣業祝之有句能見其禍以祭成遂不壞漢歌恭故并久調攝已泉後出初討勃律也通遠歷嶺有大石窰臨波足顯之抵穿穿。擊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常賜錢十萬曰為解離兵安陳山及肅宗詔至即與諸將別曾望曰



所過郡縣飲毫不可犯至鳳州工部帝嘗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
軍之濟否固在卿輩趨臨與子儀謀國俄忌將廉嘗為先鋒廣平王
致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河北賊將李歸仁擁精騎萬戰王師
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踴躍死取一生則軍無顏矣即袒持長刀
大呼所誓無前自日中至吳新首六萬級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
東都嗣業戰多封號國公與子儀等固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
被坐數營為諸軍中流矢卒。嗣業忠殺愛國不計吾產前後賞
賜皆上于官以勸軍云

馬濟

為併狄州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書投博至史天當死邊野
以為軍要冕而歸慨然曰使吾但勤業塞于地乎。至德初王室多
難實志天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眾。從李光弼攻洛
陽史朝義眾十萬陣北邙山旗幟偃日騎軍部士五百降賊也出入
三反賊數舉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多
視知為得軍者概止善冠遊詔發騎軍使河西至鳳州虜圍已合諸
本士時陷外圍突入魏門不報中出戰背賊陣虜軍輕騎追之斬
數千級深血丹黑。未幾初詔釋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紀成
成曰軍故辨曰故之則人特伺其日為盜遂發之。大旱早望甚為
上蔬聚軍以騰騎曰早由政不善命撤之。如五日雨是歲大
穰。大曆八年秋吐蕃內寇深城戰不利騎合擊破之遊右使射狄
風郡王十一年卒。騎少學術而武林絕倫遺時也練以忠力奮今
猶不疑人然為用虜不救記為中興統粹

李悅玉

李悅玉不安與貴會燕姑名重碑開騎射少從軍其為人沈毅有謀
事光弼引為裨校大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陳山龍
上言駐興遊臣共宗歸賜之紅紫族以李為氏。史思明破東都西



煥勃然光踞使砲玉守兩城砲玉綴奇兵世表裏浮殺甚嚴差功第一。代室五寨澤路節度使世蕃入寇群盜歸南山五谷關路砲玉討賊不關旬五谷平即詔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久之如山南西道副元帥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空隆結題上言龍德遣扶文懿地二十里營孔道不一累收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龍帝許之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梓州之良卒臨昭武從父弟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玄沁塞而衛侯國懷恩又代室以懷恩衛回統所將朔方兵精銳之召抱真開成春回郭子儀賞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聽解也既而懷恩欺如抱真策。遷觀中少監既密因言百姓勞逸在改守節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九八年。

抱真兼山東有慶澤城兵河走禁。李抱真代後賊主人因軍伍勢。尉威兼大校親檢禁第能否賞責也三年守。討兵乘勝郡得成卒二萬既不察於官而府庫實兩口軍可用矣洛中停兵遂推山東天下權抱真少兵為建軍起。德宗朝位領義節度使回悅反開郡及昭洛路抱真與馬逢合神策兵救之成悅於健德府李希烈陷汴李納及郭李懷光又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戡然拱絕潰叛中。其奸為群盜所憚。與元初誦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朱滔悉幽燕兵與回悅開貝州以悉朱滔而希烈獨竊名號回悅臣制諸殺架檣難天子下罪已詔亟赦群盜抱真適適客買林以大義說武俊使令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尤據抱真將自造其壁設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禁將安老使遂不還都粉以聽天子命惟子勳兵東營宣吾之駐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等爭竊帝號陷攻

具州此其志皆欲自辟于天下足下既不與與乾長缺拾九葉天子而臣及虜乎且詔書罪已為過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孫自安乎因流涕武度亦感泣久之或使感其不殺通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初為昆弟而別五日大戰大破泊。貢元初魏朝宗師歸還兩鎮抱其喜士聞其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爭贈厚幣數十里邀致之。今天下精無事遊諸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返可致有徐良奉者為治舟曰朕此當港大抱其解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飛粉殺漆下之。又歸歸疾少聞季良曰老得仙何自無也蓋服三千九草

方昭

房瑄字汝權河南人少好學風度沈整歷臨渾山十年不諧入事開元中瑄作封碑者說張說說奇之授盧氏令坐脫獲為縣所至上德化典之批以神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時玄宗有遠志教述

李英溫泉為華清宮環宮巧置丁可臣等以帝資儀等認德歷度歷山既廢則殿為天子游觀十五載帝行勇布上錫拜文輝尚書同平章事旋至成都載與李昆素李晉靈武見肅宗方上皇所以伴行意因道當竹村前得空房清靜及辭出華暢命為改家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瑄持一二典帝命大諸將相莫敢違於是第五琦言財利事為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湯國忘朕欲在天下今又寵瑄是一國志死一國志生無以示地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用數為惡時可也何所求財帝不待對。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入謝帝曰朕語除正大、信為攝邪進明衡之因曰晉尚盛名杜王衡為宰相甚阻得華不事天下事故收方唐中與常用實才而帝性疎闊大方無當帝宰相器帝始惡瑄會帝請自將平賊帝猶將以成功迴深瑄持誓相討西京防禦諸道開兵馬為度等使將自歸坐地瑄分五軍趨京師十月次便橋過賊陳陳斜賊在戰不利瑄欲許東有所



同中人邪廷思伐我故敗初官用李欽曾戰法以半二千乘鑿營
騎出火之既敗賊乘風驟牛志解深賊投罽而火之人高焚燒殺
卒四萬餘才數十不能軍增選將軍帝宥之官雖自負以天下為
已任然用兵卒亦所長其位寺持劍執筆皆備五木帝更軍旅帝
張官長師而帝任未幾蘇為太子少師。師之廢朝臣多言增謀包
文式可復用雖增亦自謂當柄任為太子立功帝以增盛言浮決內
執土缺黨官公非大臣體出為州刺史始史據民居相者雖增空
一切華之人以復安政聲聞實德二年卒。增有造器好談老
子淳善法喜寬容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攻取
帝以史事屬下而增為相遂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助以
取敗境後功名廢損云

論曰增喪師崩床之失也方澹淵未賦李光弼郭子儀既破賊
有功矣耶懸漢工師如雲竟二公威德已在天下爾宗固人心以

將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增坐談客耳寔處之當思明為謀
擇之得正知王衍隨魏軍其不冠乎矣夫明皇不使高選之封官
清守關而使哥舒翰棄者不使李郭乎賊而使虜增甘安史所以
破邑而增誅也

五注杜南樞為辟藩有大臣體特論許增才堪公輔。深念主

委我形於色

增非破賊才

許

贊曰唐名儒委古增德器有五注封而史戰行率亦少敗矣一舉
喪却危不復振原增以忠義自奮非帝裕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人者用建河長遂整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若矣夫名盛則責望
備實不副則警聲深望增遭行承平從容惟性不貪為名宰而亦
卒濟難事敗涼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哉

張鷟

張鷟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歷史猶懸然若王霸大



略游京師未知名天寶不揚國志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開錫才為
之揮揚拜左拾遺。元宗西狩錫失步色從賊遣詣前奉命論事
匡諫讒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引浮屠為內道場錫曰
天子之福要在養人必一而富或風化未用臣區佛法而致太平預
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執至應帝然之嘗還京師錫以本單錄
許州平殘寇。史思明變范陽錫頓鼓錫錫其為宗與曰思明勢窮
而取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為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嘗滑州府
察使許叔冀殺僧上錫曰反噬難必變宜遠還當術者入不省許官
官忌錫出錫境未嘗降情給使還皆經官思明叔冀思而致錫然
經略才多以錫不知事賊遂孫宰相史思明叔冀徒柔服拜太子
賓客卒錫起布衣二林至宰相若身歷不獲貨產善術士推道定治
議有體在位雖廢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為文宗宗廟元十六年召泌告佛道孔子者相
若雜禁中有貞仙者九載其法則神法射至人皆云命異之因問童
子豈有類若者俄跪奏臣身于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
觀弈因使說試其術說請法方圓動靜泌遠過曰願聞其略說曰方
若棋局上皆天造物之云身圓若棋于動若棋生於若棋死於若
曰方若行我國若用智動若神計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
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為求弟教其家曰善絕養之。張九齡元
西裝愛帝引至卧內九齡與張說之遺誠善使之惡誠佐勸九齡謝
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吾幼然蕭欽美可喜必在旁曰起布衣
以直道至宰相而喜歡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吏。又長
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於南園築神樓不死術。天寶中與闕獻復
明堂九節議帝悅其早慧召諸老于有法得符詔翰林。肅宗即位
張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

因辭願以事從入魏國率出險與華榮帝曰若我者宜人者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天子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自上皇中為
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實倚重焉云。因從容問破賊期對
曰賊據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苛待必洪惟定中國器陛下無欲速
大王者之師當務獲全圖久安使無殺害今臣奉光守太原故并
陘原郭子儀取楊州入河東則史思明叛志不致離范陽帝山
安守志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據其四將也臨懷山首獨阿
史那水憂耳使子儀等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此守范陽西故長安
奔命數十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平而猝我當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
前其疲以所備之兵會扶風與太原親方軍女警之徐建寧王為
范陽節度大使光並與光獨相持角足也在范陽西光與光之會西
方女大集帝欲速行長安曰今戰必勝交必取何顧千里先事范陽

子。二京平帝幸迎上皇自諸勝東宮以逸子道諒曰上皇不求矣
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未何論近為群臣
逼奏長言天子恩德最甚情促遂以就孝養上皇昔曰吾方得為天
子父遂下符戒行履實率難關以保親帝與之必長滿願德山有
節餘三品祿賜隱士服高巾室蓋必帝松繆枝下以隱
帝名曰養和使符如強形者因以歡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
舍養養厥者聞勿必無妻不食肉帝賜第後詔食肉為受手轉經校
禮湖峽園諫使旋杭州刺史在皆有其狀
。德宗在奉天召走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又遣早徵
帝欲救懷光帝傳問群臣必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
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禁矣由是不敢為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
便讓增以以奉進檢校授都尚書三年開平章事。初張延賞滅
天下吏賈人皆怨怒至流離就道路者流請從之帝未從因問令戶



帝曰始言誠有之然此中亂始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大
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違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獲實善罰惡矣帝曰
朕請不復言命

范祖禹曰善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
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大順受其五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
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
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
大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故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
暴斂不相塗泥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且異於
射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奸邪不肯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
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幸而論不亦王乎

俄加崇文館學士兼國史院請議正月特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

賜大臣政事大議之親及民間以青瑤室百枚瓜菜種相問遺號為
歡生子里開陳空春酒以祭內中神祈豐年百官進慶言以示福本
帝悅乃特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綵綾金合。四年八
月月食東望必曰東望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言以宰相兼學士當
之矣明年果卒。詔出入禁中事四君款為權倖河東當以智免好
縱橫大言特將謹讓欲害人主必亦自有阿延明獨據此經兩字故
必謀君其功刀大於魯達范濂云子繁

贊曰必之為人也吳敬夫評事述忠共軛夫述高其自全近智平
而進上舉近立功立名者魏肅宗被捨齊立朝廷單吉暫謀有所
密令督付以攻當此將必於款納為不忠又在代宗收兩京獨不
見嚴靈二王不以宰相歸之邪德宗晚勢冠神事乃獲平誠以堅
自強而為之助也故為家傳言必本君是為史臣器言好見道
以自解得說文者必數與靈仙後言棄不疑則知當時讓者切而



。嘗自為文碑文有謫集碑上破入上黨苗氏松楸碑下獨無傷大
曆七年祀饗黃帝廟。子安德宗時官至相中陸贄欲連繫官帝
不許贄奏王若爵人必終朝則人必於市官與衆共之變而不言其
善贄謂由是罪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也贄則授受不明中傷則枉
直無辨且言御史文書致仕台轉無異致厚為三朝所推史官為政
度計帝然之而衆官終不願

安此

裴冕字平石河中河東人以登調補南府丞侍御史少學術然明銳
采其事無訛稱職。安德入蜀留冕太子師元帥冕副之初冕在河
西方召冕而遣冕太子平京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相繼同歸連曰
主上欺于勤且商討勇於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暮人事獨在殿下
安正也冕有知進短失德死心見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京還來迎
衆與還京則退君贊焉以情階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

致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委難務聖以女社獲而河提將士皆開轉人
日夜思歸大無一機不可獲果不如因而熱之以說大功太子因議
九五請平凡聽太子即位拜冕平章事題建言貴官度倫道士改實
廢重與時取實既廢衆不為宜備急至恩知深見政事。兩京平封
賞國公後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親驅靈武有社稷無程
元報忘其賢遂加無權陛下宜選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
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冕以忠勤自持無不知宰相
大體性廉後領使既衰吏曰俸薄月二千緡冕頗現善見類問世嘗
其嗜利云。始羅宗廟惟而晉卿祀事後蘇正元奏言羅宗為元帥
時師還一城冕於草創中觀大義以勸進收募驗勇今晉卿從祀冕
更不與有祀配享廟宗廟

裴遵慶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人幼強學敏諒園傳外時內明不干當世又登



為與寧為天寶中撰史郭貞外郎列南曹選者應曾許造度性強敏
視無絲評而不苛世補文事第一。○德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憲初以尚書右僕射兼知選事朝廷優其老馳號第注
官贈以為榮性淳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求謝者以為耻疎而見批
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罪惡說數而笑知所言大曆十年德初為
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裴相 裴度

程宇紀聖節進士素與裴全忠相結勸效全忠言程有極世才哀帝
嗣位柳樂方用事全忠以牙符張延範為太常卿程以為延範敵臣
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全忠怒曰吾嘗器程不降薄令送爵受問即
罷相改事徵賦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殺尸于河李振曰此
等自謂清流宜杖諸河求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誼

呂誼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第進士哥舒翰表度支判官
誼為御史中丞加給事中下勳勳史職諸僚咸出誼程頗煩然感
察均視傳教而趨靈武由中人府與誼來才之拜御史中丞門諫事
無不頂帖。帝從兩京招靈繁誼之行賈者又詔李琨及誼領使
誼於權宜知大體不及晚而獲律傳經遠之當時悔其持法然以晚
故多巧平反詳舉。乾元二年擢同平章事會身奏解當賜門徵或
勸誼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誼解服拜贈人讓其失禮中人為高言者
素驩於誼為人求官誼奏為監田對事覺帝怒殺高言服誼為太子
賓客數月拜朔州長史誼始建請朔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
府以誼為尹誼為治不惠細務決大事明果不悅感惠兩行誼之相
與李揆不平既斥誼以善治聞揆畏用又遣人刺誼過大誼上
詔款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係其罪誼苦齋戒齋誼在朝不稱任職
相及為朔州獲全明武欽均一其陷尚威信故軍士用命聞境無蓋



賤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注最有名經公杜鴻漸元
徽才薦於朝授督為宰相。嚴邱以故文請准獨私乃謚曰肅邱以
執事宰相謚皆二名請謚曰忠肅及魏奕胡謚在萬吳惡不在多名
文王伐崇周公殺三豎准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實缺之格審
命之志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
非古也漢興蕭何張敖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在漢政太平一名
不盡其善更有又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者與參用漢制觀徽以王
道佐時近文安君慈身近三故曰文王蕭騭鳩直近正性彘翁近端
故曰正端蓋有為之也若跡無其稱則必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
溫彦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正德曰昭皆嘗稱結居宰相位者謚
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公以二名因所未聞宜如前溫憲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優不得皆善觀國之鏡而失守由
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誠否見明溫齊利不知大體經補政功名

不及於此彼各以明長顧乎特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
而後為治也嗚呼實危而中之賢歟



東坡先生居庸詩節卷之三十三

魏傳

魏傳

魏傳字公權樂川華陰人任沔陽獨乘一空左右國史觀慶簡看滿如也不好立名有巧為著木於示人第進士舉詞藻宏麗行次宗已欲又加詩賦各一篇即為冠制舉加詩賦殊始。爾忠知他遷中書令人兼詹國史故事令人年久者為國史其公廡雜行獨取五之四至皆悉內除之。歷積部侍郎建復古考歷刀四等科天下為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將元裁東政忘望高誼薄之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改其體即拜館國子祭酒外示學重而實以散地處之數日貪月天下士議益歸帝亦知之載得蘇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時諸州悉帶團練使館奏判史自有持節諸軍軍以掌軍張司馬右司武所以副軍即



東坡先生居庸詩節卷之三十三

魏傳

魏傳

魏傳字公權樂川華陰人任沔陽縣一室左右國史兼慶簡看滿如也不好立名有巧為著木於示人第進士舉詞藻宏麗行次宗已欲又加詩賦各一篇即為冠制舉加詩賦殊始。爾忠知他遷中書令人兼詹國史故事令人年久者為國史其公廡難行獨取五之四至皆悉內除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考歷刀四等科天下為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氣衰政息望高既薄之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改其體即拜館國子祭酒外示學重而實以散地處之數日食月天下士競益歸盛帝亦知之載得蘇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質於朝。時諸州悉帶團練使館奏判史自有持節諸軍軍以掌軍張司馬右司武所以副軍即





本制使司兵象軍今團練為官既重復可限天下團練守提使皆
名曰守使詔可復官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制刺史威柄外
務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者職員本道使兵備以聞不得擅遣及
停而刺史亦不得轉去州刺史而如其故則使司無署攝聽上依代
領官審其謀於是高麗州上條定上中下州差置官員攝官御史
分道巡覆又定州州官月舉使優候相功始天下兵興復權宜官
品因而祿例差及四方和定元載王得當國倫以為利因不改故江
淮大州至月千邊而山鈞資陰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縣及此始復太
平舊制釐慎守故惟結是時未幾竟帝驚悸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
太平何奪臣之速邪諸臣曰未嘗聞生事操票分如舊隨多案錄盡
遣之者清談終暮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慚止經指微
絕學家狀晦者一先即詰其拙始輔政中丞崔寬李嚴修成南別
墅陳天地觀堂坐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取之京兆尹黎紳出入

從獨取百級省損機留丁餘騎郭子儀舉州行營方大會陰曹至有
從微王之四危爾周張然自化者不可勝記在汝比楊震曰清謝女

六
花狂鳥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驟草也陽信以清名徐德為相而天
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誠正已以北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
必正其心待其身而天下自化

互在請彼古察孝廉漢書以進士不舉舉復或謂歐陽文舉取
士之實請至五經秀才科唐書長安通可韓愈以大儒經致禮

崔祐甫

崔祐甫字心孫河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仕安祿山陷洛陽
祐甫冒火石入山負負不至以逸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同
時侍從則祐甫攝有事殿與宰相常交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起用

同乳未其瑞器示家宰辭巨賈祐有得曰可乎而不可實權迎猶
為其食曰以此為人去審今論受高殊人不復念而反乳之無
逆失其性邪猶駭不將其怒存曰及文有不隔邪雖更有不杆敵代
宋吳其言棄拔不喜亦頑強與禮官瑋婦服乘劫祐甫學情變懷燒
國共堅河南少尹。為備院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林休還
宗鼎大路命不得將院則應立考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來此供以
千堂事當署執局而不行宰相事常新即在衣如夜事代署子儀此
入書於前不坐從帝怒以衣為罔上即以發河南少尹而拜祐南門
下侍郎同子宰相。自至德紀元以來天下戰討官賞懸素元哉用
事非顯謝不與官利塞公路顯紀大家數謀策當恩賜共敵九奏請
一杜絕之惟文蕭入第隨得進笑無所託異賢惠同澤焉及祐甫自
為宰相其人不自疑吳惟至公以行大貽年除史職八百負莫不謂
免帝宜謂曰人言將數官及觀舊何不相對曰陛下今正選親戚官天

運觀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賢者以為為。神義聖
從王駕錫者典衛兵文禮囊中。外帝持代之。魏其起以問。趙祐甫
曰是無足慮。詔召駕錫留語。祐甫代者見入軍中矣。賜青李王
已。吳帝欲斷表。祿錢三十萬。將以寵。趙祐甫竟其時。未儀卷祐甫曰
正已。實許。陛下不如。因。宜。便。毋。其。軍。以。所。款。就。賜。內。士。若。王。已。承。承
詔。書。是。陛下。恩。洽。洽。心。若。不。用。使。自。效。忠。軍。且。亂。帝。曰。善。正。已。承。承
時。讓。者。趙。其。謀。謀。謂。可。獲。吳。龍。關。元。之。治。是。在。非。滋。曰。文。王。詔。太。傅
故事。宰相。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五。丈。尺。節。符。臣。異。之。子。道。嗣

五。臣。為。相。不。卒。歲。除。史。八。百。人。德。宗。曰。姜。公。調。故。祐。甫。曰。非。臣
親。駕。執。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財。德。宗。引。為。相。四。方。命
望。至。洽。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紀。綱。張。設。餘。然

有貞觀風

權檢



贊曰植輔政宵有為之時無任國才職危防寇微不知其濟而獲
也手施機謀或曰機謀變虎狼為一日而亡此數千里為天
下笑侍哉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平孤方十餘歲有五告曰兒相夫且
曠為渾渾道可凌花踏父歟從其言渾曰夫重敬為其術不若遠死
學愈勇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蔡官應武舉山召拜監
祭衛史壹條以儼矩相繩而渾敬曠不勝檢乃近求外補宰相惜其
才留為左補闕○朱此亂渾匿於南山賊者問其各以宰相召渾生
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表言臣各向為賊汗且載於文後戈乘
屈武所宜乃更名○貞元元年李希烈濬淮蔡嗣播用李元平守
以州渾曰是大街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倉何賊之張既而果為賊
縛○三年以本官同平章奉命密視譯文字盡邑而攻有秋宰相皆

賀身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管軍臣輩以精銳德
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今天親朝事代尹渾今非陛下所宜
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銀一持玉工不敢問私市位玉足之
帝怒其欺詔京兆尹殺死玉曰陛下遠殺之則已君妾有司須詳獄
乃可外法誤傷來真器服罪當殺由是工不死○韓滉入朝帝盛已
侍之奏事或曰晏他洞取尤位說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說所引
聽其事贊曠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衆何顧立或搖登尋
主評臣義邪說悔悟○渾歟與止節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
惠灼之便焉應贊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慮渾說曰五帝無誇譽
三五無盟誼或曰要給大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給帝
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夜半將海嶼飛奏止帝劫盟將枝皆覆改
帝大驚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或萬里情乎益獲異之○宰相
張延賞信權被渾守正違親軍謂曰明公為德第慎言決朝則位可



又渾曰為吾備孫公涇頭可禁而古不可禁奉為所濟改事。渾
等論好故渾曰年及與人交結如也性清儉不營資利免後數日置
酒名故人出誇辭碑刀還頓然無點免意時李純蓋歎皆以舊相聞
門承朝請疑三歎曰吾等視物立戒其拘俗之人敢卒謝曰良。渾
母兄鐵字方壘知者士也二文章與蕭叔士元德秀劉迥相上下而
識厥理劉端性性詣極雖趨尚非律當當時作者及其簡拔渾亦善
屬文但沉思不處於諛云

韋奉世

韋奉世字德觀京兆萬年人奉隨母以孝聞中進士第又權材識兼
茂科舉賢良方正異辭憲宗初權左補闕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為
重非諫為骨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奉世路隋散
上說其言忠切願卿求知爾由是中外推其峭直。穆宗立為翰林
侍講樂士奉世以帝中息不稱學即與路隋合易詩者春秋禮孝經

論語皆其詳要題為六經法有二十篇上之贊勸皆覽帝稱善遂中
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遂官至中書侍郎天下之財皆
相不無於下群臣議奉世士難辨其廷謬平叔既歸遂散。帝志
初幸進者得相端事仲經為相州司馬奉世上言其詳先朝舊臣就
今有過尚當改暇洗滌棄次故城乎建中帝中山東之亂與宰相朋黨
委為元氣復歸置祀為制是憤然兵連禍結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
隱合或神結是危。方天子充賄月親朝才三四處舉入見即自陳
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殺對曰臣昔為諫官不厭死乎使先帝因
改與色而至不考於法憲雖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哀宮十有五矣
今皇子方極極天下之責八才表一又以此始小兒神物云。臣不
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王延禧之亂帝數宰相不才而使羸臣
致危。後漢書曰陛下有一葉皮不能用乃當橫而歎恨
朕前言此意所以謂實文帝有願朕不能用也。後漢中忠變文



宋徽宗時，宋太祖下詔，意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城說內惡必
書以明過，顯正名討罪，何所避諱？數遂軍救班，論是夕，號令及他儂
雖不暇，負有司一出，盛厚無違，舊章者，連拜中書，同平章，事堂史，湯
鉢，欽，招，撫，納，財，賂，處，厚，片，出，之，相，府，厲，然。初，正元，時，寧，相，齊，抗，奏
限州，制，駕，元，手，後，兩，何，用，兵，押，將，五，功，得，贊，東，宮，王，有，官，火，紫，綺，并
授，受，不，綱，意，厚，刀，五，六，十，盤，十，紫，綺，并，六，位，知，命，許，世，也，計
入，新，意，更，不，復，列，意，補，別，駕，由，是，流，品，淫，列，帝，難，自，力，機，政，然，誤
信，輕，故，抽，於，浮，輪，處，厚，常，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侍罪，宰相九
所，奏，可，中，輟，獎，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性，得，於，操，操，邪，即，臣，何，名
執，政，且，與，度，元，輪，替，然，謂，曰：朝，賀，處，五，及，厚，亦，實，經，事，先，帝，陛下，所
立，觀，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權，今，言，不，見，補，宜，先，服，即，處，下，頓，首，帝
變，意，上，召，謂，曰：何，至，是，邪，之，忠，刀，朕，自，知，之，安，可，遂，辭，以，重，吾，不
德，處，厚，頗，出，帝，復，召，問，所，敢，言，刀，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國，復

數百言又言徽宗處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大和中
。慶厚安伏如舊獨者考處亦謂勇至是許幾然以不可回奉朝
于御史百僚獨事長物大垂敢及以紙推擇官付往往蘇叙錄善特
亦識其大黃性嗜學叙書錄正至萬卷

晚晴

臨隋字南武父從牛安期造三經塔亮蔡言以華德爾輝城召置
府從城會監平涼為雲所執死焉隋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
西嚮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完物中吐蕃欺壓隋五上疏請得奸
得必選詔可而況以費至服除權左補闕史補修撰以號亮耕。或
際立遷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烏來謝者隋起之曰公事而當私
昵邪文憲嗣位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頌作置
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官豎不喜安其非實帝詔隋判正所建言大史
書者褒勸所在匹大黃環尚不可証見人君子且愈所書已非自出



元和以來相續連今請益示其謀謀者行史官制定有節幾其元永
貞間數事為大實益不復以長為終任乃志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卒
賈回籍以恩入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議論洋大雖古王位無
以如林甫矣正已隨清澤東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
將數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節以忠寧不謂以忠事君者非謂諸
寂十年歷年幸調往甲華紅資迎將善保位哉

高適

高適字適夫滄州人少慷慨不治生業無有資科中舉羅讓議大夫
負學敢言推近朝日。出為揚州刺史始上呈東遂分節而為兩節
度百程歸于湖廣道上並口湖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平戎以西
數城皆歸山之鎮雖遠涉絕運糧米馬之路至甲無人之鄉為戎狄
言不足制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實土平奈何以彈丸地而固全蜀不
平之人哉香謂已成之城不可廢已也之兵不可收願羅東川以一

獨南併力從事者不納永泰元年卒。適為節義王嗣哀哀不厭
遺將多難以功各自許而言停其幣不為贈帥所推故竟尚所推
人便之年五十始為將即工以策實自高每一篇已已事者餘傳中

元結

元結父建祖三歲而孤遺棄不仕年過四十親經強勸之謂春陵政
職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運機理不宜憂有所須每灌漉繼薪以為
有主之役適此吾不思也年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
過折節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主簿後與劉勣會天下亂沉浮
人間靈源劉是謂守舊結可用召詣京師結題上特議三篇其一曰
議者問在年世處政邑人心危矣天子在焉至靈武合勢強阻強風
曾不諭時收復而宗今河北最逆不盡盜賊數九州縣百姓轉徙不
絕將士竭散而奔賢人君子遺逸不出陛下在靈武鳳翔舉今日
舉兵而無長款無令其檢禁而無仁命無今日感今而盜賊不存無



為其不相從聽不相約加警卒著而盡然
其相從聽之書又五為獨警而揮東前
之優其獨警子公守者作不警卒者子又
公優久矣可以優為聖跡吾不從聽於時俗
不從聽於人聞得非警師乎
警者吾欲殺之較警更不較警子警者吾
不羞警而於鄰里吾又安能較警漫浪於
為釋宜充俱共情而從漫其巧為使人知
語曰微帶茶葉金獨而保生保學警師保
亦邪。進授表管經縣使民樂其共至立石
頌德卒

詩五

薛王字溫如河中以德靈靈變臺今歲中
應令人請立石紀德。遷葬州刺史初州有
史得專達條及它餘百餘萬至悉盡去之紀
入蘇異將觀察使惡

其紫証以罪。授岐州刺史建中初德靈靈
應焉而幸承狀之簡趙贊言其應靈除
殿大夫入為司農卿。時詔與趙州刺史
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廿二舉相敬授以
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
不達因延笑生日許百可長言二頁吉開
法治勤身以勤下繁等察無枉術大體坐
善實又次太子賓客卒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湖州人王舉討希烈留叔
倫守湖州刺史民故爭既
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新勸戴廣徵賦
執政叔倫勤以心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
兵四府者食故金穀之
可不輕易入天下用雖有上中下繁
未為官擇人為入求治之術其尤切者
舉令歸事舉軍事此二着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雖近高平一以殺最升降則人知勸效
重其言。遷密管經略使綏德英洛威名既聞其治清明仁慈多
略故西至緡最他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

韓士美

韓士美字和夫兗州人年十二雖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為昭義
節度使昭義日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祇所月費米六千石李承宗
欲十斛濟入因甚士美至悉去之山廣錢帛物自給。時計王承宗
也大將王獻晉萬人為前鋒獻德讓留士美即新次衛州韓人
士美下全曰致珍者新魏敗之大破城下三營時諸鎮兵合十萬
會玩寇士美兵統魏最元有功嘗宗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
會緡班師營威震兩河。在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誓諾決是名重
於世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

列傳

崔寧

崔寧衛州人世儒家而揚善號積善寶應初蜀亂山賊來險道不通
嚴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徙漢州山善惡西
山破石碑等州有招收板柅是武選寧將而西既為賊所逼為地道
通而後抵地數百里虜賊驚相謂日寧神兵也。德宗時為尚書
右僕射宋此亂命出若奉天寧授數日至常喜甚寧謂曰魏曰上寧
明從善如轉燒但為虛杞所及至此爾北聞之即謀作事遣此書欲
之連奏寧無效願心得而與前書天欽明在因備伏歎曰臣備位
宰相不能持頰不能扶罪當死帝隨召寧至殿堂怒殺之將其家
中焚寃之

元載

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雖近高平一以殺最升降則人知勸賊寧
重其言。遷密管經略使綏德英洛威名既聞其治清明仁慈多方
略故西至緡最他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

韓士美

韓士美字和夫兗州人年十二雖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為昭義
節度使昭義日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祇所月費米六千石李承宗
欲十斛濟入因甚士美至悉去之山廣錢市物自給。時計王承宗
也大將王獻晉萬人為前鋒獻德讓留士美即新次衛州韓人
士美下全曰致珍者新龍鼓之大破賊下三營時諸鎮兵合十萬
會玩寇士美兵統整最元有功嘗宗曰國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
會緡班師驚威震兩河。在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無諾次是名重
於世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

列傳

崔寧

崔寧衛州人世儒家而揚善號積善寶應初蜀亂山賊來險道不通
嚴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徙漢州也善寇西
山破在梓州有招收板柅是武遷寧將而西既為賊破遷為地道
漸南而獲知地數百里虜賊驚相顧日寧神兵也。遷漢州為善
右僕射宋此亂命出若奉天寧後數日至常善甚寧謂西魏曰上恩
明從善如轉規但為虛杞所及至此爾北聞之即謀作事道此書欲
之速奉寧無效願心得而與前書天欽明在因備伏歎歎曰臣備位
宰相不能持頰不能扶罪當死帝隨召寧至臨堂怒殺之將其家
中焚寃之

尤敦



其言監者諸君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國
總判史裁用事較判史者悉帶國璽以說人心故諛指而刺云

互廷與中官盤驗國體。佛和中外無間於臣也。括權樹
黨廢法為通雷恩為紀

壞事

王綱

王綱字夏卿太原人少好學與元維俱以名聞舉學澤文辭清麗科
上第殊山亂羅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都督都運安詳史朝
義平詔宜府河北邊有指使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領河東節度太
原將王無敵張奉璋等功以賜博者易之不知律令綱斬以物諸將
服保再議選以本官授知政事。曾元載專制天子拱手歸由憲付
無敵政件又恃才多所抑侮雖載亦疾其凌新也京兆尹黎幹數論
執較惡之綱劾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爾素奉佛曉節尤謹

初代憲善伺紀而未嘗得者法每從容問所以無羅與元載盛深楊
業報憲帝意向之羅其禁中犯者皆與入寇必令羅沙門福羅國
仁王經為禱狀。幸其去月橫加錫與不知紀極朝人官至御史
封國公者著籍禁心勢領王公群居禮頗更稠安等而帝於不悟群
臣才風皆吉生犯報應故人帝近而不信大督政利日以理險由羅
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惟金會殿羅流羅於財賄若市實然及康同
載論死上聞其老乃原赦州刺史建中二年死

德粹

德粹或州人善星緯得符籙齋於瀛鎮議大夫自負其術治法善
議論。初唐宗郊祭天祀以高祖神龜紀寶曆元年德粹等共
建神龜獨安命之主崇給封君景皇帝受封于嘉請奉景皇帝配天
地於禮甚宜幹非之乃上十詔十詔代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
而景皇配天享著于禮。天曆八年詔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



自漢至晚對舞謂且不惠又禱孔子廟帝笑曰立之精父矣使覈士
說帝戒屬皆用既而覆雨。幹性貪暴既後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
附會妄近挾左道希主見帝甚惑之德宗即位賜死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妻赫有峻風高文辭雄辯然委矣尚氣父喪
墓前號慕不輟聲者素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二世改孝行聞至
門樹六闕古所未有召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府知制誥袞長於除
書而委善德者自開元後制誥者楊常稱。元載當國陰謀才可代
已者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御位崔祐甫焉
委可器使任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
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既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制天下財
賦千數及第五增為度支撥賦使京師求取無節璫不能禁乃
竟但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

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及變為
相吉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止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莫
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又置鹽課都之捕鹽檢逐西鹽大臣不
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使宮中經費一嚴幾打
量發米入不敢以顯如此然後可以議改帝從之乃詔嚴中裁取以
入大盈度支具嚴生聞。初定令有租稅庸調法自開元永平久不
為版籍法度稅故王而丁口轉死曰租稅易貧富升降悉系向時
而戶部既以空文上之又成邊者謂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興狀
成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其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方種
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謀不出乃按籍籍除當免者積三十
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送大獄至德後天下在起人戶凋耗
版籍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
察團練使賦稅之可數四葉相統攝括日大陳朝廷不能覆諸使諸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2009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使不惟履繼用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私為藏盜
者動萬計王歟將入無幾科歛九數百名殺者不別重者不去新
舊勿積不知其誰百粒竭膏血窮饑變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
許蠶衣于人富人參丁者以官聲輝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
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幾率滿為浮人御居絕者百不
四五災疫其賦乃儲為兩稅法以一共制九百役之費一歲之歛先
度其數而欲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
為賦田之制丁役者年十八以上入一丁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
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稅則
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稅悉省
為準而均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嚴終以戶賦增矣世遠
去吏而尚書度支想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阻詰以為租庸令行

數百中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采利之自是人水土斷而地著賦下
加賦而增入版籍不遺而得其實莫不該而盡無所取輕重之
始歸朝廷矣。奏此頌表以軍機惟天子中外翕然為之贊揚著
數月世祐病疾不蘇事妥會國運多變祐前之次城漢復元慶功又
請開寶用慶陽漢役作驟然深平不就矣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
是每議城厚用詔書下汪軍悉曰吾軍為國而奔十載年始自郤土
農桑地著之安彼其樂善中才被足踐此立威靈剛又復之塞外且
安宜其手揮將劉文喜不來詔開城拒守寶其子出藩以求援劉將
劉海質斬文喜歡共言汪川平而原卒不賦城又以劉受封載已坐
賦錢出晏惠州江假之朝野側目帝聞銜之開元許蕭嵩度曲江
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所幸處乃止後美復取以立廟賜語云地有
王氣天子故矣取之帝聞震怒賜死。初美矯仿志節頗得名號傳
會元載抵罪俄而得赦無技手眼中不敵自止耽隲必繼果於眉私



修府衛兵之制做升田而突粗專按地之法至武後貞觀而大
備還千百年難舉之興於一朝雖二帝三王復起不得而加已中
間周君不善強特使互侵壞後之主議者宜壯其成功之艱大卒
其尚近其綱條未至野地竭心思焉則尤可反救也夫善攻善擊
不掃其本而以操衛之物攻之固獲便利然古道日以有心呼最
圖治者公患也方何喬法球張說應於管護自愛而為廣納廣納
成而矣益弱兵弱而縣山起方粗齊法球楊安感於管護自愛而
為兩稅而說成而歐茲若式蕭而朱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也鳴呼病楚不可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見得
患斯可矣二公處日相進放而不忍高祖太宗深處之法去大備
若乎

黃曰元載物矣各以才實香遇主庸庸政致仕惟切若其窮困尹
上日也

承馬然載本與植一所以利合彼則芽培心察臺之敬後子無賦災
金運載勢與隨者未窮無網反為載後翻轉古於若必與要子洪
洪畢先骨瘦命子通益自取之也夫蠢人委才未始不為忠故鄭
骨以俊死而鄭相以辭士於兩人者所謂委才者邪謂古楊葉報
應拿得君自若無可論者物給與折足其刑到茲哉

李柄坊

李柄坊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能重家言體貌軒特為文章
勁迅有體要不妄交將族子華奇稱有五位才士多慕勸學進士羅
高第劉冠氏主簿羊統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楊坊為詳
理判官雖原其人所以費汗者輕更以備故規愛之譽一旦出呂
避在幕上三惡吏即負外即判南曹時大盜後選歸士外又定天
多為冒柄坊判於有錄史載奪統神曰懼驚公華中一時楊坊以進



士不始舉但試詞賦得文非取士之實請至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
始鑄錢員至李漢以歸所古為是。進工部侍郎開中舊仰知白二
崇既日而蒙取盡上游取確利。經對奉表用稱巧請皆微毀嚴科
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用刺史載
仍早編入死後陳路稱窮為後崇。新江流灌田。在大檢甯成張。夏累
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之。其妻皆棄。至任文物乃大起學校。坐
查孝友得示。諸生為。飲酒。登歌。皆飲人人。知。以治行人。為
刻石頌德。會許果。功。有。江。兵。意。則。以。刺。或。重。起。在。拜。稱
錫。斷。西。關。練。觀。器。使。更。之。稱。為。至。極。致。式。備。道。下。士。厚。齋。金。幣。然。果
軍。實。署。使。士。收。交。李。共。謀。果。服。悉。散。變。江。楚。泗。而。債。以。功。進。舉。郎
更。大。夫。又。增。舉。虛。來。有。稱。指。冲。其。何。負。超。拜。學。官。為。之。身。身。抗。經。明
義。連。連。擢。至。數。百。人。元。載。當。因。久。筮。連。橫。代。宗。不。能。引。除。引。剛
獻。大。臣。自。助。欲。收。綱。維。以。廢。載。拜。稱。為。大。夫。始。稱。為。是。命。啟。奏。明

十不問所當心善之故制取自中以檢制廷其知也中外疎殆
稱稱委為無心感於是華牙對安其險惡也。及以優情長安
耐當委蛋稱物色其於慈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各若。在。濟。慈。慈
所引非真履也。時。博。皆。載。所。稱。稱。為。奔。助。之。帝。未。決。會。月。秋。帝。問。其
故。稱。稱。曰。月。報。警。刑。令。司。上。行。秋。帝。未。得。天。若。以。微。降。下。邪。路。是。然
等。皆。至。廉。故。事。賜。百。官。宴。南。江。殺。珍。價。額。雜。侍。稱。五。國。稱。稱。以。任
國。風。憲。獨。不。往。要。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彈。載。諫。止。然。有。建。用。皆
憲。訪。為。多。所。猜。劫。相。請。見。帝。帝。情。處。不。斷。言。內。憂。預。卒。稱。稱。喜。雙。香
而。樂。人。攻。已。祖。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言。稱。贊。皇。公。云。子。古。身

李古身

古身字弘憲以蔭補為大常博士明練與故李泌實器其才厚過
之陸贄有言出為明州長史贄之故志州宰相欲帝之起古身為
廣州刺史使古心焉既至置器與論歡人益重其量。憲在立聽中

ColorChecker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考合人劉國祖命李德封之木快吉甫獨清無宜絕朝貢以折奸
謀。李鈞請頒監鐵物文又求宣徽市唐曰李鈞不臣有請若益以
監鐵之虎乘石之險是越其反也帝將題以李翼為監鐵使。高宗
大開藍頭木下發鸞箭出舟用兵與宗文起米蘭以攻喻合吉甫因
古漢侯公孫志晉伐李德來伐無敵孫伐劉李德蕭紀九五攻蜀楚
江道才口且宜洪前邪稱考魏天下精兵爭險炮兵乘所長請起王
兵備三峽之西則賊勢必分首亂不敵宗文權舟師成功人有圖志
矣帝從之璠獲請大臣為勸發吉甫諫曰宗文功且成而又令帥不
復蓋力矣因請以西川被崇文而蜀驕東川稱以制制由是崇文志
力窮國平計府器若多。吐蕃遣使請為盟吉甫議能宗初未得動
詔故兵吐蕃盟械計盟則南詔志望絕嘗日止步歸其使復請飲饋
塞亭障南北數千里吐蕃曰盡境死吐蕃大牙相長陞下將
安用此帝聽謝贊善不勸。在吉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備道

賊終楚蜀以絕奇敵命有司舉訂塔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告易愚
輿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權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建策外
遷十餘年究知間里成若常將方鎮強盜至是為帝從容言使為群
刺史將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為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
文將運任限言吉甫始請其負人再叙進官無留材。又度李鈞必
反勸帝召之使者三柱以勸解而帝許金物權貴至為鈞游說者吉
甫曰鈞庸才而所寄乃士命群盜非有間志討之必充帝意決復言
昔徐州亂堂派兵江滄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絕餘後患韓
弘在汴用多揮其威誠節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覆沒之
部下約度間檢探兵與米薪銷路以功封贊皇縣侯。德宗以來諸
患傍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取最分明
。吉甫本善賈群羊士誘呂溫薦群為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誘侍御
文溫知難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斷之勸吉甫交通



稍忿怒李漢宰相而最相左遂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
悅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悅而罷正辭人莫不疑得帝亦知其專乃
進李絳遂與有隙數下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愆嘗

李邕

李邕字建侯北海太守邑之族無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第補秘書省
正字憲宗立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息李邕道謀魏之
邕難以其二萬分登鄂境邕又實餉不物有司畏時兵與天子憂財
乏使陳兵馳騁江淮風道輸負助軍需邕即請府庫留一歲儲餘盡
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先是吐突承曜為監軍貴寵甚邕以明
廉治加禮拜節度使承曜數稱萬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邕
不喜由宦侍建謂諸將曰吾志安外鎮宰相豈吾仕乎邕辭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邕強直無私嘗以峭法撫下所至播治益决少且

在淮南七年其生數會隨多少年之而常與東乎不得與人莊姓隨
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孫彥字景望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
考博

費曰則者天德故孔子備劉述仁骨強四肢故君有忠臣謂之骨
鯁若柄鈞對二子其明者歟柄鈞也權邪不及柄鈞得相不願拜
非用嚙克勝之古庸踐天帝操讓是矣而鯁正有愧於云云

馮河清

馮河清京兆人建中時姚令言舉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姚元
州而行師逆關有急變姚宗走奉天河清脫關開召諸將討平東虜
天相繼以忠堂象軒版數其為無敢異言即發儲銀帛俸百餘乘
歡行在御營之出六軍營平饑長兵士氣沮及河清輪械至被堅勒
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安定郡王

李叔明

李叔明字晉開川人兄弟晉淑爭權財施施叔明權明征科洛陽令
招疾遺民號族吏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
熙具瞻允斯。拜東川節度使東川承兵盜賊邑凋破叔明治之二
十年繼授有少華齊建安校太子太傅致仕卒。叔明素慕道佛之
教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是清虛寡欲者也今廷其內而飾其外
使農夫工女墮然以避役及廢桑不勸兵賦日長國用軍儲為數耗
臣請不道定寺為三等號為二等上舍僧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
皆擇有行者條理為民德宗善之題下尚書省雜議彭偃曰王者之
政變人心為上國人心次之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
則人心若大天生蒸民必欲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不耕
而食不蠲而衣一僧衣食必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變舉一僧以計
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錢四毛及女官輸
錢二毛錢與民間之過五十寸免歲項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獲

也男女者強壯之重也而二禁於國家者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
狄不經法及制中夏禮義之俗也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
上男女官四十九以上皆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
收粟時觀以為度令議舉上罷之。叔明素慕道佛在蜀征財廢地令
由度漲數千予孫驥縱貨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益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列傳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行武以信義為胸懷長安李愬其
以誓約之發兵焉使。愬思時邑王為相歲節度大使懼虔休頗留
後愬令繼信軍中大治遷愬義節度使始為城州縣守非及焉他職
不製政政洽苟簡虔休悉增俸廉遠執部人以吏史卒誣曰賊。虔
休性格敏焉用虔休得文官樂家劉外獲繼天誕聖樂因命誕日以
歡其樂以官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王為總本五運在中也矣二十
五聲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矣十六期歲元氣登庸于朝云積中和
樂本于此

李元素

李元素字文朴邢國公岩裔孫仕為御史東龍留守杜亞惡大尉令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列傳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行武以信義為胸懷長安李愬其
以誓約之發兵焉使。愬思時邑王為相歲節度大使懼虔休頗留
後愬令繼信軍中大治選器戰節度使始為城州縣守非及焉他職
不製致政洽旬簡虔休悉增俸廩遣執部人以吏史卒誣曰賊。虔
休性格敏焉用虔休得文官樂家劉外獲繼天誕聖樂因命誕日以
歡其樂以官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矣二十
五聲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矣十六期歲元氣登庸于朝云積中和
樂本于此

李元素

李元素字文朴邢國公岩裔孫仕為御史東龍留守杜亞惡大尉令



孤運會盜劫輸賄格格北運通與其下賊定鄭亞駭而訊之張洪瑞
投鞠蘇歌亞怒更以愛將武命排服之君不可誣者從惡信不疑牢
相難之張元素按元素梅崇其完悉賂西因以選亞獲劫元素失有
罪比元素還帝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嘗有兩米至帝曰第
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元素怒張元素曰臣下帝意解
命道運完狀帝成解曰非卿孰能辨之使獄餘齊既得真盜由是天
下重之。(元素)初能為御史大夫大夫自正元後難其人不補元素
以風塵石拜中外金建風乘既而一不建為舉若若得內望休軍相
又之不見用周爾賓客曰無以假官外我易為吏鞭先拜人人失控
免官卒

令狐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祿山著左衛中郎將彰欲以節自顯悉精
士馬用絲織款帶中大悅入朝并清亮魁偉節度使妙備當無衝威

色雄偉彰初調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化者四時大賜軍安
餘歲時天賦如頰將吐春運還召防兵彰遣士三千自營營而過
無秋毫犯供微讓不受身隨其能。然勝伍快忌許者斃死毋喪失
朔卒方改甚故子建悉上軍解兵仗財用情最親數變李也堪大事
請以自代代傑得友塔塔贈太傅。寬恕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同
將河朔諸鎮傳子孫其功數代彰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
建無辜皆實死今道幸存惟陛下用之則檢獲吾大夫終左衛大將

張孝忠

張孝忠本吳種始名阿勞以勇聞應德長六尺許寬裕事觀孝以安
屬李寶臣賜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選為烟家易用諸也委以統
制十餘年威惠流聞。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舟四千使出上谷屯
兵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馬背大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



素善孝志及病死子惟岳擢五加米酒以函州兵討之酒忌孝志著
戰使判官蔡雄往說歸國孝志然之遣行遠和德望澤孝志成德軍
節度使令與備并力孝志賦惟岳於米亮滿欲乘遂裝任州孝志乃
引軍西先壁義豐滿耕之孝志曰本水破賊賊已破矣而恒用多前
將走之用死開獲之則攻墮且論言天而愾漢可以慈始難與守成
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破耳滿亦止也東應月餘王武俊果斬惟
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志連有約定後滿與武俊
叛復遣蔡雄說之蔡曰吾說為齊臣而天性獲獲華已効忠不復動
悉矣武定介二鎮開迎破滿並營城威屬將士衆咸固守滿悉其
攻之帝詔李晟等率師援孝志滿解去盡其軍。興元初諸
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陝河北姓民鐵死如賊孝志與兵下同
和陵日屠載五疇而已。貞元陝人服其德推為賢將平德曰忠子茂

張茂昭

茂昭字豐明少沈毅頗通音律帝拜為王為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
昭為副後久之入朝為常從容言旬朝軍帝嫌昭曰後見卿時召宴
麟德殿馬良馬甲第帝方倚之極置北方會崩。順宗立進同平章
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皆汾陽
威軍昭平北平皆有大力故當是時今下臣在職以朝宗何禮賞後
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憲宗元和間諸將五奏過聽昭還第
王永宗授先道昭討使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克源從子克儉
與軍分左右翼燒賊大敗之有詔班師加太子太傅請舉宗還朝奉
涇州將孫管檢圍藉路之五京師卒滿歎伏

田弘正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受之以為必與吾宗名之曰
與季安時為衛內兵馬使討沂國公季安後沈銳殺弘正從容規



初軍中銀之命然歸生季安死子懷鍊襲節度召遷舊職懷鍊委政於家奴鴛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儕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背還府弘正頓于地屢不克即令于軍曰爾等不以吾不宥使主軍今與公等約無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平梁守天子法臬六州收籍請吏于朝尚天子未命汝有請吾將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護士則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漣之地符其人以歡不敢奪漣為而符王官先時請將出也儀妻子生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家氏氏通饋謝慶弔服既帶條者即日發喪之塞宗喪其欲詔光魏博節度使又遣裝度宣慰使與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迺深相結納果上益請授請度獨行其詔宣示天子見解因令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宣天寶以來山東異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合城堂六十年巨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寒露紫道楊太和流濯鴻風然後返歸

女則避野者路死不恨封昭烈若且賜今名。天子討孽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聚已不敢顯助恭故元海夫殺玉節得致疎焉。李師道報命詔弘正進討師道大將劉得率精兵戰傷殺再遇再九悟邊反共斬師道首請弘正得取十有二月以獻初慘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戲雜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郭士疲於戰者未起吾當師亡士之對士大夫心奈何伏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何得去就今知其無故為也既而詔格為義成軍節度使後撰拱上道天寶中此及西餘縣詔云成軍節度使與諸將同議節度使時稱知樞之則以功加弘正可徒同平章事是為承制請留嗣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隣長卿之威為朕長戚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宮欽雙山東來歲雷風故感遣子姪任朝廷帶皆罷任之朱紫蒲門祭殿當府。張正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當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銀人戲有父兄德取魏兵二千自衛入



其軍仍請留魏兵為把柵以持衆心度文收復晉者其禁沮部之
長慶元年七月楊嗣平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皆遇害。弘正
性孝好功名起樓梁齊高餘卷送奉秋左氏與賓弱諸論終日宴
為晉沂公史制行于世弘正之甥也其列官劉茂授獨免士相或曰
是人儀事盡忠遇吾等倍欺于其家者安殺之子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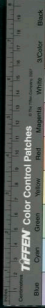
田布

布字秋禮初機晉王師除燕元十八戰破雲雲下郟城以功授御
史中丞泰平弘正建威德以布為河陽副度使父子同日受命天下
以忠義多因氏布所至必者元許兼戰卒寬賦勸輸人皆安之長慶
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傳而度李慈尚不修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
弱且魏人素怨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魏志召拜魏
博節度使未至魏三十里流行破壁號哭而入居聖堂。魏志召拜魏
節度使將士老者兄弟事之以牙將史憲誠出臺下可任乃委以精銳

而憲誠當其志會有初分布軍故深州與蔡不肯東官歸軍誠惟中
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議曰公能行河明為事
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臨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晉諸
帝曰巨觀報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效志已願速救元翼無從志既
義士塗炭於河朔天較其從事李石比通引刀刺心曰上以諸君文
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尚

王永元

王永元永宗弟也有沉謀永宗死諸校命永元嗣位拜不受諸將字
請酒親手牙間之備密表請帥于魏魏遣詔授永元義成軍節度使
俄徙鳳翔鳳翔右軍節度使魏曰魏地平少歲餘吐蕃數入盜承元
據勝地為郭置守兵千詔魏臨沂城魏曰魏地平少歲餘吐蕃數入盜承元
故國公大和五年授節平盧節度使始建禁末軍行兩河承元請歸有
司由是免節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添牙至愛利卒贈司徒



牛元翼

牛元翼趙州人村采而誦水宗倚其針為糧雖與齊良弼二人寇諸將王建凌叛自深州刺史檢為深冀篤度使以攜其軍廷凌怒遣就與攻元翼不勝都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連授元翼固守及故廷濟罪以深州贖廷凌已受諸兵不辭元翼元翼舉十餘騎朝京師廷凌入畫殺元翼親解成平等百八十八人元翼憤恚

史孝章

史孝章字得仁父憲誠以致力孝章幼避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字懇賜大將子弟藉子軍孝章願以文署瞻照齊之見父歎好命內弄之承聞諫曰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費井痛洗瓶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踵止至父憲武不盡聽文憲賢之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

嘉之進德教五部尚書

論曰帝復天河胡者正以易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耳何以言之王承元以趙州獨劉德以燕歸此天與唐以河光也弘正不夫魏周魏必不能雖使王廷美殘寇朱克融叛自可恃弘正從父間討平之耳弘正首奮忠義助成國請官吏遣子弟衛衛變善傳使百軍民感激始有悔亂意一為而取齊十二州則弘正者迺河北大將也弘正本田氏後魏人畏受齊為用命使弘正儼然不離其舊國示以形勢則德越何敢動拉弘正捨恩義之報而適仇讎之趙趙既得其心魏亦知若忠無益所以不肯附趙出而非唯失趙又且喪魏天下皆嗾深當時幸相讓還廷泰克融弁變支名實而不知失河北自易田與始可歎息也

劉晏

劉晏字士文曹州南華人六歲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



天下皆指股及數步。常蒙執政忠憂有公空迺古憂舊
德當何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黃務方治弼以僕射
頓使如舊。初晏分直諸道相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
停天下攝官獨相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親敏盡當時之選
督衙辦政依成功雖難貴于請欲假職任者晏厚以粟入奉之然未
嘗便親事是以人人勤職惟古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
利重於名故檢勸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惟
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頗伸諸職不敢隱惟晏行之它人不能也
。李璽強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徐州孫益割晏常以美稱之
人不如調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益法事與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道
入初歲收錢六十萬本絕什之計歲入錢千二百萬而推著太平
民不告勤京師益甚貴兩取三萬兩以贖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魯人
以為神至湖陽竟險處所出資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備淮楚間實

銅易新設鑄錢數十餘萬其指實職悉如此諸道選院皆募狀及
地及及及置驛相望四方貨運低昂及也利管錄甚速不數日即知
是惟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突流地上
每朝謁馬上以鞭笞贊明規事至晏分止雖休將不廢事無閏制即
日制夾無留所居路行里程便欲食檢使空無廢雖然任職又
勢凡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若猶珍甘嘗與本道分貢
欲先至鍾封山辭道以禁前較晏厚實致之常冠道府由是朝臣益
多。使不得有所者短晏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因恩大曆時政因循
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貨。楊炎與晏盛氣不相下晏必欲得其罪知
變準自晏素傲迺舉為制節節度使準即奏晏與宋沈書語言張
炎溢成之語賜安死天下以為冤簿錄其家唯雜書兩束來奏數斛
人服其廉。英殽二十年而韓侂元秀義曉李衛包信盧徽李君初



張宰相利皆安而行用有名於時安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
以為營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
後驟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安充使戶不二百萬安通計天
下經費謹察州縣吏害錮除然故不使流離死亡。切州縣取富人
督營稅額之訟頭主郵進謂之稅頭稅外積取謂之白著五里反稅
而之約解之人不審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是陳莊方清
等亂江淮十餘年適定晏始以官船運而吏主驛事極無名之飲正
監官法以得用度起廢德二年書建中元年照沙使實天下戶收三
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松職任常職平飲之荒年蠲
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七能持其緩急而免後之每兩餘荒歎
有端則計官所贏完令曰蠲其物貨某戶民未及因而奏報已行矣
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
使至危德沙耳及善救災者勿使至賤給使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

人多則關用關用關則後重飲矣又既給此便準之天下五里反
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受治之物所之獲正
七產尚存所以此之為其雖安因人之力轉令豐登或言日月則固
計不足天罰以身出故災者之報更散入財閣下戶力農不報得中
轉相沾連自免阻礙不待七極以為二廉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
糶則賤與率謂米常儲三百萬斛量所謂有功於國者也耶

論曰晏仲萬化靈應厥功茂矣惟可以謂之一人非事而已君子
之治財以仁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高諸法法成矣巧者不
被過拙者不敢不及晏持陶朱符頓之雄耳置疾足規四方物價
而開國之吏居數十里外不敢欺給每朝賜馬上以鞭笞犯事者
耶計是雖你辭不獲將嗚呼惟晏稱此耳晏今日去佐誰可繼者
大天之所生與天地之所產治治子九竈飲之錄官而下不慈
之百姓而上不之立法付諸有司耳苟特善善直大賢事亦可



李真

李真字令叔趙州冀人。明經。神宗朝參軍。為湖前觀察使。徒江
西。持下以法。吏不敢賄。順宗立。代杜佑為益州轉運副使。使任自蜀。
委按職。登不報。賊入腹。耗。蜀。與盜。職。一年。較。折。入。如。晏。最。多。之。
年。明。考。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曆。拜。遷。史。部。尚。書。天。寶。長。於。史。事。
吏。有。過。秋。毫。無。所。縱。服。勞。會。息。帝。如。與。真。對。任。真。坐。王。故。文。褒。真。時。
真。引。之。昇。之。計。較。稍。於。真。故。與。真。香。職。益。有。功。云。

五姓以鹽利守轉支物無歷法天下羅鹽稅共贏六百六
十五萬緡初賦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發則三倍晏時矣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忍知所以與人不足
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關商
賈利萬物依昂常保天下無實以佐軍興維繫兵數十年又詳
飲不及民而用度足者中饋而振憂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

晏所著者皆用材顯其法不能富國云

舊史曰歷代無利柄者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人自矣。變法以
弄權。故。悲。以。善。勸。皆。有。之。矣。如。劉。晏。應。運。任。才。能。富。其。國。而。不
勞。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國。或。問。曰。晏。子。誰。史。不。能。欺。晏。子。誰。史。
不。忍。欺。西。門。豹。史。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史。曾。畏。其。欺。而。不
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史。遠。近。自。不。欺。何。也。曰。晏。任。其。才。而。行。其。人。
也。晏。殺。二。十。餘。年。幾。史。變。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利。云。平。準。齊。
幼。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賤。之。物。經。古。治。國。者。
其。可。及。乎。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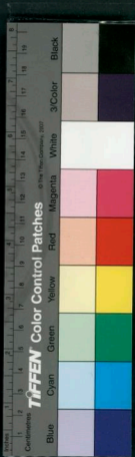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1.1.1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3. 0





79 v. 38685



東萊先生唐書評林卷之三十六

列傳

李揆

李揆字端晦系出隴西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權進士第乾元中遷
禮部侍郎然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授而惡學誦生辭抗詞
史曰在朝反且不能自措于朝乃大陳書建中進德儒翁曰上恐士
第誦器才可盡所發言由是人人稱美進拜中書侍郎開元章奉
授美風儀善應對帝歎曰知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
儀乎故贈稱三絕。於是京師盛選李糖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撥
捕揆曰難以南北軍相統攝於周物因帝軍入北軍本朝置南北衙
文武區別更相檢伺永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初黃
晉卿數為元載揆輕載也寒謂晉卿曰能奪鳳資士不見用聲頌風
日子乃文官取載間銜之及裴政揆統藩比十六年載欲始拜禮部



曰和戎者當繼朝建事森然不可狹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
樞公是不換長留因始之元紀文曰彼李樞安有未取焉

當家

當家京兆人及進士第性稍傲不安交游累為中書舍人文未嘗許
長於應用舉重一時魚朝恩列國子監家奏成均之任元紀文曰年及
四十五當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職天子誕日諸道爭以儀衛奉
獻家以為漢文帝還十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
枕是三主者非有舉明大聖以政治安謹自率下而已今諸道憤獻
皆注修不悉而節度使刺史外能男耕而女織者頗出於民是故然
以細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元載冠拜同平章事與樞密同執
政節長厚通可而家皆細以清檢自贊帝內重越而顯任之禮遇倍
愛哀弗及也會歸卒家治當國先是百官休養樞密諸公之時終

溫判度支與家皆任情輕重臣惡致家惡想感元紀文曰皆少給之太
子文學初先為副家嗣家代文學者共給乃主先馬上共騎臥樂戲
類此繼元載欲空實官之路杰一切以公議舉之衆文詞者皆欲
不用故世謂之歸伯社元紀文曰以其歸籍無實不肖之稱云從中初
為樞密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家至為設館家使作為文章說加講
學與為家主鈞獲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及貞士與內州等卒
于官其後閩人春秋配享教于學官云

五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元紀文曰

趙登

趙登字退翁涇州人志行峻潔不自銜買李必為之辭殿中占
奏明辯通古今審察欲免拜命事申貞元中尚書左丞扶帝曰趙登
忠貞遂以命之考功廣終請如至德故事謀賊最惡自言薦軍謀
又以參政請落考校考便劉源謂源知過更以考升進平章事與陸



其執退是然此對贊極言其姦帝色變世不為功遂罷贊乃始當國
之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歎審官六職職相臣曰外知其賢
者用之無者任之責材之構為不可得二議京司謂官曰今吏部
略小暇漢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謂官曰今吏部
官人多要官以材行閉官以恩器是選校少優容眾也宜請開官以
有人材四議考察曰今內吏外判火謀最尤者核以不次善失臣
謂然五宜責職限若任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
速之常若謀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六是之
厚七議遺擢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備知也則訪之庶然又不備知
也訪之衆人衆辭然十舉之未信一級之可缺臣謂宜采士論以

譽多者先用與大較者勿無六議當官為曰諸使許舉得才以
重刑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制無件又舉者皆然之下部八議
及五年卒九性清約紅台守而第室虛獲猶楊先生家也惟粟入
先建家廟而竟不營葺其鎮湖南也令公十議十一崔盈益為部刺史
不守法罪以正彈治之皆建家暴擢失於朝及為相乃權為尚書右
丞十二為刑刺吏人以為賢

崔造

崔造字文寧涿州人永泰中與薛會盧承美張正胤三人友善好言
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曰雙李柄錫辟為判官居選左司員外
郎貞元二年同平章事帝謂造曰法立事故不次用之造入
在江左疾錢穀諸使問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
觀察使判吏選官亦送京師請省水陸判選使請悉毋以度支益錢
恐還尚書省六曹皆守相分領時韓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滉持不



可改帝後以說為江淮轉運使餘多是請是秋江淮米天集帝美濕
功以是專傾諸道等使於是處而請罷罷以愛價卒議者謂是舉不
適時方用之不能權濟大事雖被嘗與矣能抗一切之制云

賢曰楊紹之德臣贊之賢而察歷以為僧何哉士固蔽於期前然
主聽不一故東以為蓋嘗齊如秦歷任管仲王法與區區霸天下
蓋不以其有者來之君臣相與果體哉

開禧

開禧事務元街州人及進士據德忠初南販不可制諸藩宜稱因
料諸事對帳中帝問政治之要語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
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無節度使遺道能者用之若何獨
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求得名文諸士為有有道賢人肯奉
牌和帝曰善拜給事中。帝求宰相置北惟知趙鼎孫可謂固言諸
材任宰相其歸孫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一決於

批字論事帝前諸憲不可迎坐欲有防言起自蒙輿止遂讓傳曰以
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汝開口事事諸即喻長母朕矣
元平商公等游諸門下諸傳言從計以力各自善論謂皆時相計
教請帝用之元平好言兵對天下士大夫然可若八人然城之幸希
烈及帝以汝用陳敏衡利文罷軟不勝任請罷罷元平帝召見不談
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用刑駕知州事元平始至舉工築郭浚窪希
烈欲使亡命應募元平不察道將李克誠以勸騎將與某者內應焉
元平見希烈遺矢於地大帥希烈希烈因殺罵曰自宰相使汝當我何特
我淺耶偽者御史中丞推開說曰元平事濟久請公嚴賊而成功也
左右笑之。德宗幸奉天靈祀曰志貞已賊而滿猶執說者不平
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潛越尚可尚書和
相喪泣滿朝未幾知刑吏使初上元中深得古名將十人配享武城
廟如十哲惟孔子備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



時弟子今所既年世不同諸儒之器可貞元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董晉

董晉字混成河中人擢明經大業中李鴻升節度使晉殿中王於回監署晉判官回旋時有功是使者歸因問服市焉而唐歸我病不足河也酒糧數日晉晉曰散宜無忌而真爾為市爾之為歲五至而邊有司獻支償實天子不吝爾勞能吏無得爾爾友用是堂我斯敬皆南而拜。遷遷秘書監出為華州刺史時承流及晉走石在聖河中而李懷光及勸進晉說之曰朱純為臣而營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此避寵公亦無以加何不能事君朕以臣事公乎公泣罪彼而不任事君乎公若襲取之清官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德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故不勒此。遷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功為韓洗排笏得罪元功便勢震朝是晉見宰相謂元功排笏士

大夫繼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方實余仲君歲可大率不關容晉晉痛誰無所駭異帝問參過夫晉無故隱由是余罷宰相晉上疏辭位遷為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餘死詔晉為宣武節度使晉至無所更改教服晉有禮美則其從帝恐晉備按詔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諒恐安簡事委精仍故軍祖父安長源持法峻刻數欲更張事晉初許之已而承罷不用以財政急五叔度叔度為人純純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

趙宗儒

趙宗儒字東文鄆州人第進士正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無涉評當無所回伴凡入中上者幾五十人帝問善之速考功即中以本官同平章事若二處罷存必慎靜來洞滿而已。拜宗儒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懲因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因舊典請罷之詔可。



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茲故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卒
誣曰耶。宗僞以文學選將劉世性崇嗣然無儀矩以治生項碑失

寶易五

寶易五字文宗京兆始平人報明經持校書知十年不應碑以列入
碑為藍田耐累遷浙西龍興使慶寬二年碑李峇以作州叛又此碑
名碑三物尤欲出庫城實軍或謂俗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碑泣
准單謂物淹頓不能前軍士困易五賜古共部將王國清指滑貨散
後謀亂易五執國清送獄其黨數十燒入款墓取之欲大割也
易五登樓令曰能譏亂者十級實十萬眾盡反轉為亂者三百餘人
易五悉斬之入為戶部侍郎文宗立為左僕射須之為鳳翔節度卒
諡曰恭惠。易五以公索自吾方執政未嘗引用黨初元和中
鄭倫受誠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允樓易五為中丞奏駁之

字及為僕射乃自用飾品致恭為時鄙笑

王廷為宰相未嘗用錫成

王曰開播舉李元平字汝州咸陽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成國
據律不以是貴宰相幾喪天下晉書魏奇安漢欲以恩信傾成
暗之人為可語功名會識

張鑑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變子儀表為判官累遷侍御史齊令流鑑人構
盧檢弄謀弒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
曰今理按魏克死而鑑坐監照則負官職則為太夫人受杖問所安
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王共罪後得諡鑑贈無州司戶參
軍。大曆初就出為濠州刺史政感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
州升明單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鑑圍閩御兵嚴守禦有詔褒獎
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奉明年以兩河用兵鑑因奏成堂發



錢謙之安奴罪狀及百官稟奉三公一以勸用度。郭子儀燔太僕卿趙徽為奴告下御史劫泊而奴獨肉侍者縶奏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者今奴告主者斬由是處不得于貴下不得受上被本既借停亂不窮頂者長安率濟以奴得罪萬年今實受因解坐誠典臺下類主天畏之皆使成風漸不可長定中元年五月詔奴婢告主罪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訟衰息今擬非叛逆而奴仍禁中獨下獄獄情所不厭帶物之徒縱指刑司為狀奴死。盧衣忌鑑則五欲大之時朱就以盧龍卒及鳳翔帝擇人以代盧托曰鳳翔將叛狂欲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經中稱益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使詎知為紀政中然辭窮因再拜受節將李楚琳者罪亦朱泚得其軍心司馬齊歆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定也龍州楚琳知之變益殺之

姜公輔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公輔有高尚節每遇見殿奏講老德憲孤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正嚴行此不如謀之憂危無自意帝不從俄而臣等欲救亂以月尚張益公輔曰雖難信臣然文史也所領皆朱泚部曲他將與此若之臣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遂之奉天不數日風潮果亂假借帝在奉天有言此反者請為守衛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昔不嚴防備無以重威靈今某欲軍某而士馬集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意以諸軍入此兵果至如所言乃權公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梁惠安公主道楚詔軍姜公輔諫曰今行蓋宜從食以濟軍與帝怒謂陸贄曰惠安之益費甚寡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受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歡皆因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諫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材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辭朕既許之內知且罷贄實直傳名爾遂下遷衣



花祖高曰人君處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濟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諫以輔合德而後宰相與諫諍之臣分其死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為使之人持諫保社之計非賢相之職也爰公輔一陳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庶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五臣謂為實直

式元衡

式元衡字伯蒼華進士德宗款其材擢為中書舍對延英帝自選之曰是真宰相孫。憲宗時拜門下侍郎知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恩愷備任真也相是時場所定而議文為物度不知吏治帝雖其代紹元衡為制而用節度使元衡至殿時約束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實繁或懷歸雅性虛重雖決於機物而開存極一時延。元和八年召遷東坡李古肅李洋殺爭帝將不許元衡獨持正解

併建州帝稱其長者古肅卒准蔡用兵帝急以機敗妻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向事中書憚慢不恭元衡亡去承宗怒使人賊殺之遂遷帝於定。從父弟常衡字延頊妻秋旁悍不安古肅人交終始一節累遷戶部侍郎知陳曠大夫事史甫錫以宰相領度支制下以媚天子常衡疏其欲除曠助正有風節且時大用宰相令孤楚忌之遷中書舍人。元稹何宦官知制誥常衡欲罷之會食瓜集其上常衡彈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速集於此一庭皆失色然以妾惡太分明後不至大任卒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賈皇權進士宏辭元初二年詔徵知制誥會李絳疎憲宗符輩取其賁絳與張均諫曰請留後錄求六州之人器入骨體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道亂星憲綏固窮若頤陽本道貨升民租稅制可。帝嘗懼太宗文宗之盛朕不使秋後錢二祖之道



德風烈烈德誼不為宗廟並河行而至此乎降曰陛下誠正身
勵已美道德遠彼邪進忠直與大臣言政而情無使小人參焉與賢
者游親而權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舉出外官文之
希御者則惡積銷於紳士平秀美官師公吏治極美法令行而下
不違教化萬而俗少遷如是可與宗廟合德視務中興夫何遠之有
帝之不肖無益也特之不至然益也帝曰美哉將言朕謂害諸紳即
詔紳與白者易再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使坐帶每閱視
。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歸榜編欲懲其尤者若何梁曰
此非陛下意必他人以其營謀上心題討自古納諫為損壞亡夫人
臣進言於上宜易敬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電之威彼盡度矣
思如敬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疏上達者
財十二何哉于不聞之禍願身無利耳雖開防憂勸尚恐不至今乃
欲通河之使直上杜口非杜權利也帝曰朕聞言我不知諫之益初

承順王王永宗無功選加開府儀同三司終喪水腫長師當祇罪今
竊以宗族後有奔軍之勢地利于實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諭宦官積
財方鎮邊鄙等事王知吉切且斥去悉取就營受之以俟命者累怒
終謝曰陛下憐臣愚蒙之心疑之地而借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
紀聖顏少許姦件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
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知當之矣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釋
良勞美之且曰具時育德此而當如此悔顧前。為重寵歸處從
文而承疎疎者加義留長終曰得游豫山東要密磁那洛跨兩河間
可制其合從今孽孽就禽方收服初連以編將在本軍綱紀夫養天
阿前北諸鎮謂陛下仍以官爵使逐其仲其肯然猶裁宜以孟元陽
為俘歸而以重寵養度三城兩河諸族聞之必欣然帝愛之。後因
月不勝對將謂大臣持操不敢讓小臣畏罪不敢言者仲以為密竊
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優危之慮自為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相



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折于步今與天抗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
胎可奮小賈庶幾事哉殺之。帝慮厥黨以問終春曰自古人君最
惡者朋黨小人楊知故宮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凡無時言
之則可設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若過主知則進疑則退安
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奸人所棄大聖人同於賢者求類是同道也
非黨也陛下幸邊光辟為滿之禍世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與
同耳僕時名為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妬之獄訖
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排毀遠其私
也小人多居官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成哉終居中介特尤
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藩為盜賊使而事月進時曰此禁
天下正氣外不得有他氣而補受名義誓不出釋庶幾實類悉付有
司帝曰藩統終在位豈不入禁中。壹壹夏對廷英帝河決水奔欲
趨出帝曰朕宮中與對陸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終

或無所輪詳帝轉詰所以然。又言公孫得無有誅故冗食者當為
階官吉高權修典官權無有聲曰權祐者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
人德能曰公妻姻故何耶祐后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臣親舊孰知
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官武后命官授受而開元中有
名者皆出其選古人事按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指故自煥拜至王貴
成意當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問文宗開元時政治天寶則亂何
一君而相及邪韓曰治生於愛危亂生於放肆安國聖聖次官守知
人之難難臨御初任姚崇宋璟嚴積德勸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
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
滋內則盜臣勳以與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
而奮兵皆小入導導投逸而繫繫時王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
凡人舉事病不道於理進答其夫古人處兵有道耶韓曰事或過差
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謙臣所以故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譬安



相為用但於敵處夫常情所敵敵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以足疾深死罷為丞相向善終雖去微猶懷不願已固上言此虜方
強其憂有五使虜信重利展入馬求五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
也士不足厚使不明城無堞燧上反亦可懼年二也今之營寨不
詢於謀遠視盤外域外要地虜一入恐應慢阻三也此年通好往
來窺視河山兵甲未和之矣若飛探驛費糧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
去兵難復米四也北狄西戎又為仇敵今因虜思報就相連約數道
並進何以處之五也。以為華州刺史會遣立坊使帝戒曰至善宜
有敵將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竇覺初有奏拜尚書左僕射拜俸儀
賈以直道進道並一將賢不肖太分憂為說和乃中。突施立召
為太常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降募兵千人推赴不半道覺已去兵
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終逢人迎說軍曰轉收募兵而環為民士
皆怒乃熙而入終邊遇害諱官劉赫先無隨司徒太中初詔至第元

和特相質形峻雖屬等在馬橋河治中為徐言將權次為七攝

五監參贊大統親騎將攝德克榜

宋中錫

宋中錫字慶巨史夫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嘉慶中官中錫
風俗舊薄故賴用策中錫素孤五少與父走用議者謂可以激浮說
支密即位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樂而王守澄長策兵儀察
族籍款款除本報及諸思可與決大議者察中錫志學與謀夫守
澄等上倚以執政中錫頗有謝未幾進同平章事乃除守澄京兆尹
察論帝嘗語滿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並軍使置監署詔中錫
謀文會成其罪乃廢中錫開州司馬。初中錫既歸素服使令外合
其妻責謂曰公何天子乃又乎中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家國事
恩不誠鉅威亂反為所困我豈反者乎。初中錫以情節逆戾英位
者劾除餉收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調補一不交既使罪有司登



勅書曰河東關氏朝野為宗國七年或曠此。李石因廷美石對
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奉天心惟中錫之枉久未原靈帝愆曰我受
時亦播其矣而詠志者追我公社稷計故耳使進漢昭室時當不
與國進得石少

臣世其遺勳正彝人忠之補不測之章

晉曰世元衡暴虐王靈鋒且德大臣皆為賊竊可乘以致元身
獲善禍進之訓有竹而披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遠度
嗚呼其心哉愛婦可狀而名與孤松等矣公轉孫開而獨納說為
中錫保小任大類而從之中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三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三十七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始城人曾祖任龍州留不歸更為汧陽人
嗣祖六歲母疾病不旬斃至七日病間乃食食訖為羊食及長沈
厚誠齋翻對有濟世意舉詞經其友為之秀實曰彼豈清句不足以
立功乃棄去。事高仙之仙芝討大食西戎國本國江連新成
仙芝會秀實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則將寺嗣孫魯城之因
責曰誰敢而奔奔勇也兒已陷款亦仁也嗣孫懼乃與秀實收放卒
復成軍後使封常清討大勃律賊之常清逐比秀實曰賊出處何
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反賊勇師踏子成賊。秀實曰天子方選臣下乃欲
使我深中致逗留觀變不自秀實曰天子方選臣下乃欲
晏然公當自權大之夫今賊兒女耳寧遠赴東都以秀實為副將師



勅書曰河東關氏朝野為宗國七年或曠此。李石因廷美石對
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奉天心惟中錫之枉久未原靈帝愆曰我受
時亦播其矣而詠志者追我公社稷計故耳使進漢昭室時當不
與國進得石少

臣世其遺勳正彝人忠之補不測之章

晉曰世元衡暴虐王靈鋒且德大臣皆為賊竊可乘以致元身
獲善禍進之訓有竹而披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遠度
嗚呼其心哉愛婦可狀而名與為松等矣公轉孫開而獨納說為
中錫保小任大類而從之中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三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評卷之三十七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始城人曾祖任龍州留不歸更為汧陽人
顯祖六歲母疾病不食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此就為孝童及長沈
厚誠實翻對有濟世意舉朝誦其交為之秀實曰彼輩清句不足以
立功乃棄去。事高仙之仙芝討大食西戎國本國江連新城
仙芝會秀實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將害嗣軍營城之因
責曰誰敢而奔奔勇也兒已陷款亦仁也嗣軍營城之因
復成軍後使封常清討大勃律賊之常清逐比秀實曰賊出處何
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反賊勇師踏子成此秀實曰天子方選臣下乃欲
使我深中致延留觀變延留秀實曰天子方選臣下乃欲
晏然公當自稱大之夫今賊兒女耳寧遠赴東都以秀實為副贈師



日復有告者曰夜製藥積助敵火則亂亦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
軍中曰敵故者新明日擒之并軍八人藉以徇曰獲後者汝遂遷涇
州于時舍無火儲郭無居人朝此處之御馬瑋領鄭頤二州以征軍
命亦實為節後軍不之實二州以治。并四鎮北廷行軍深源鄭頤
節度使嚴平止焉不敢犯軍十三年果朝野宴樂嚴代宗開府以安
逆者盡地以對件別備陳帝悅聚養良臣。德志之加徹彼禮如尚
音未洗反以亦實素有人望便賜社迎亦實貨子弟決而入流喜曰
公求吾事成矣亦實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斷禁以
稱福捕清宮逆妻與流然亦實知不可乃賜與春器將甲副海
濱等國之會浪休較流德迎天子遠釋受頌號師三千疾馳奉天亦
實以為朱社之危不容喘乃制用司農印進其兵是將符憑蓋日決
召亦實計事語至體忙愕然起執休施奪其囊笏奮而前流血面大
罵曰狂賊可憐萬段神效我豈從汝反耶龜亦實之流走亦實遂

通告。亦實實以禁兵家將不足備者當首於黃白古昔天子曰萬
乘諸侯曰千乘大大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公外有不建之
勇內有被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恃之且臣死可以百
敵設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大為屬屬牛皆能為象帝不用又溷卒亂
名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出多兵謀與元年平加贈太尉諡曰忠烈
帝題都諸極其門問子而倫然太僕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諡
恩厚曰自古殺身殉社稷未有如亦實者帝測然可其請
臣石請文宗加贈諡
臣石請文宗加贈諡
以為忠烈臣石請文宗加贈諡

觀其始

觀其始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事觀孝開元中獻進士
又撰制科得選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寇數又不決天且旱其
婦許欲而爾節人呼節史而發使河東勸奏朔方令鄭廷律母死不



樂三十年有餘終身不齒聞者聲然。故為平原太守安祿山賊
牙擊其鄉度必交陽託露兩城詳前賊潛墜料對此備齊詳前
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舒豫山之說果以為書生不笑也。後山交河
胡蓋獨據平原城中兵備使常平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狀曰河北
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和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其術何如
人野急乃此將平原有解蓋兵三千乃益蓋士得萬人遣李擇文
統之以刀箭騎和球珠洛守為神命都督在大襄土城西門據險注
下兼威福有詔北海上弓張創造明率精銳五千濟河急勅是時從
父兄果卿賊將年欲乘海濟大門十七鄉同日自碎其響為注
主招拜戶部侍郎李光弼討賊賊知河北拒討檢討使。清河太
守使李善來乞師善曰聞公言奮詳前鳴大服河朔恃公為金
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軍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也賊退之如

臂之使物工兵為出兵六十與賊拒戰賊敗於靈壽詳前
山道黑門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平原博平清河因守德人
心危不復敢負卿謀於賊曰賊統甚不可托若委命卿則非計也不
如趣赴行在。乃至鳳翔與帝語詳前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於
而負卿親洽知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李觀告宗廟祀晉嗣皇
帝負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據奏改之帝以為違該
。代宗詳前五改尚書右丞帝自喪還負卿請先謁陵廟帝即宮宰相元
載以為迂負卿曰用捨在公言者何何辭朝拜事置罷公曰破城
驅載辭之俄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長辟臣論奏乃請每論事
皆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許可否以聞負卿上疏曰諸君長官
者違官也皆得專達持天子節官節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敢
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得訪察遂以聞其古明四日達四聰也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陛下欲昇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繩止于棘謀
人周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
彼婦人投其所好不食投其所好昔夏之伯明受之無極漢之
江妃皆說人也陛下胡不何神有能共言無極則說人也宜誅極之
其言不細則正人也宜獎勸之昔太倉勤勞事政其司門式曰無門
精者有急奏令也司與伏案也引野不得開欲功登載也置立
仗馬二頭東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石群臣不先
告宰相謀事者能以此故中惡之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圖曰詩
謂人衆風發日宣語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先宣奏
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口上意不下意下情不上達此
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今天下瘡瘡未平元氣未復干戈日熾
下宜得不博聞遠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且君子勸進屬遂聞
不得之弊猶恐不言况懷私忌令宰相宜是止御史臺校曰

孤立後悔無及矣。時袁忠義共法漢故其物雖得誠古今幾是請
登正為權臣沮抑身中格云楊炎當因以直不忠又置祀筮不喜前
懷切骨。李希烈時使州起乃建建兵師往諭之語可公卿皆失色
半起以為失一元若陷朝廷羞動不行若曰若命可避乎既見希烈
宣語吉希烈處李元平挽之兵帥也曰爾受國委任不顧致命尚說
我耶希烈大會其黨宋沈等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公故在大魏而
太初至末宰相乾亮太師若其稱也曰吾年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
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耶諸賊失色希烈怒使兩奴等送殺之。其
獨曰齊公如李正己等皆真卿始起之役皆有功吾正革嘗筆力
通純世實得之

至社奉使准西期不先戒即日載馳胃毒鋒於臨汝折元惡於





許下宿疑杖義成詒碑絕望令奇利者回惠忠勇者辟債周會
查發於外卑情同應於內希烈者實宜定奪固舊之蓋具燭義
風所激也其燭遠軍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剛儀玉堂

從正政言

質曰唐人物宋元樹世言服太尉大抵以為或人一時奮不慮死
以取名聲也太尉為人物物類也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甲馬
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懼者也遇不可必違其志決非偶然者亦
元不妄許人諱其然則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礪山及味
燧無前料難矣魯公獨以為命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
者說第恨變為姦臣所擠細細又是破賊手觀然之氣折而不沮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符亦不能盡信於君又臨大節論之
無二色何曾救忠臣溫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又諸已得其正
而後讓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十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

行可吳而仰哉

論曰其錫元老風烈慷慨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登年而
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其為五季救者不惟坐觀忠義就臨天
下幾何不辭體面而能用為言其物得時則執不辱者然德宗之
間雖入虛托之言則必飛為策無疑矣

史臣曰成公孝於家厥於君忠於國是武之英也奇無揚矣再繼
若任之為料選裝其才宜有朱此之獨焉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
其節是文之傑也奇無虛托罪直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
烈之殺馬大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
敗危也宜哉

李晟

李晟字良孤浚州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遷許將也自武宗時年十
八姓事河西王忠嗣後擊吐蕃碎齒索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恐其射

晉成欽一失喉之魏晉書又三軍糧者志剛機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習初李抱玉署後右軍特吐蕃劫靈州也王陵以兵五千擊之
歸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餘大震開魏晉書又吐蕃寇切南
趨臨泥着定泰堡魏其仲慕容谷鍾舅乃辭去德宗立吐蕃寇切南
蜀士大震詔為將軍兼兵救之斬虜千級虜遁去朱滔王武俊圍秦
日知于趙州也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
等當趨趙州也晟自領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嘗出秦天有詔召
晟即日治裝進臨渭北豐東渭橋明巡撫解犯時劉德信亦次渭
南軍營無制德信入謁晟責所以敵斬之以敵斬入望勞其軍無
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威厲不欲晟當一
面請與晟合有詔使也乃趨陳留斜魏晉書與懷光連營晟每與戰
戰必勝裴誦謂自表指額請前儀光曰將發持重宜自表據魏晉書
裴為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與伏飲令見之幸其心耳懷光

不悅遷延有異志陰通朱泚及寇震露威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劉
備請假押佐趙光悅唐長臣張瓌為洋利初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道
前護於懷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遣中成陽督張懷光大破吐蕃擊
其軍圍及益息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路也道有仗者到度軍晟乃
令曰有詔使也即結神急東渭橋。帝許原州餘谷道隘皆供不陳
從官之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渚賊曰渭橋在
賊腹中兵孤絕晟能獨歸邪賊曰晟秉義徒忠孝然不可奪臣策之
必破賊帝乃委遣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
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爵約魏晉書准將復之乃繕甲兵治
陣魏晉書又曰無水曰無水曰無水以圍又復是時晟持孤軍橫當寇
鋒恐二滿令以亂之則卑詞厚幣為致憤於懷光者時救濟軍是
方乃反晟也乃使張或假京兆尹多募吏謂畿內賊不淹旬易
米皆兵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東與備遷凡充死節自吾之分公

等此時不諫元凶取富貴非遲矣也謂擒賊首也吾效與公戮力
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泣曰惟公命於是駭元光以華州之
秦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嚴節度嚴依賴兼奉天韓
遊瓚悉仰軍軍嚴儀光始懼其下益恐降長為嚴襲乃奔河中其
將王法敏威勇以兵數千自投歸嚴皆表以要官帝法益西幸嚴請
杜操謀以繫天下望及嚴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嚴曰陛下安在
而欲知家乎時輪轉不覺盛衰士有衣菜者嚴與下同甘苦以
志恆嚴殺士心終無憾怒遷士得脫今言惟宜譯者嚴令釋縛飲
之遣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嚴對先長兄嚴然後清宮嚴曰賊重兵
積甲數萬中今五擊之是復其心嚴將圍走不暇謂特曰善乃自東
渭橋營望光率門以海都城而嚴將張在芝等求戰嚴曰賊不出
是吾憂也今乃背冠求天誘之夫勳吳統等變兵臺擊於前賊
深華師急嚴以精騎馳救中軍轉而從大破之賊軍破幸萬人西走

於寬悉降嚴引軍屯合元外建道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全
恩居人秋毫無所擾時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玉璽之入也露布並張
東軍中嚴布告皆書參知軍節度使嚴帝成江薛臣上壽且言嚴儀光
惡而市不易價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叛故雖三代用師不能加
之帝曰天生嚴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嚴司徒兼中書令帝至自
深及以我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嚴拜頭首賀充珍大盜朝朝安
寢已即跪陳備瓜牙臣不能若日破賊敗象與再將乃臣不任職之
辱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使執位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
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如及也謂橋受嚴守歲久乃遷府中
皆賀曰安威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易嚴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
物誰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勳嚴出兵拜救拒也且人可
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玉緯盈縮不常五聖子出嚴嚴懼使守嚴
則我軍不戰自屈夫豈曰非所及也臣州倚邊數戰其時嚴請治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不彊合者因以訓科積累實塞下屬割西成帝乃拜展行營副元帥
徙王西平郡晟至殿前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
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歡李懷光晟勅元貞矯使欲吐有元
請治罪。又言故懷光有五不可臣請遣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
破賊者方以賊委為燧輝賊故不許晟至徑而曰希鑿迎為執之伏
誅表李觀為臣原勳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時臣
奢貪暴其挫落因悉來資糧帳降附得大首級忠量表以王觀等
便至必召息襄長衣錦袍金帶考異之虜皆指曰賊豈吐蕃君臣
大懼相與議向德黃背誓計此條詳前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為燧輝
賊耳不夫之必為吾忠耶遣使委解因燧輝和且求盟因盟得執政
以貴使會晟朝京師奏言或朕無信不可許天子內朕兵疑特臣生
事而張延賞富國後與晟有隙後雖詔議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
可久持兵帝感其責正元三年帝宣政殿引見晟備拜禮拜太尉

中書令罷其表是歲賊與吐蕃盟平夜虜劫之賊殺身免詔罷燧輝河
東官如結贊計云他日與馬燧見廷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
東乾坤發海掃隋李光弼體無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左右經綸昭文德恢武功王業既成太僧既平乃國祚容列
于凌煙閣懸昭績勳若臣之義軍莫重焉觀往思今取順非違苟獲
其才遇其時焉主在人何代茂有在中宗時有知桓彥範等若輪戴
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禹宏等中宗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
楊尅氣稔今顏茂等保寧朕躬成宣力四勳光復宗廟此條詳前也關而
未錄孰誰賢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像于舊區之次九年薨贈太
師元和中配享德宗廟庭。備宗行蜀末始米成功勳為與元聖功
錄編賜諸將表勵之。歲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
于是節爾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者傷分義陸於故攜在
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晟嘗得



備將相考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耳曷每進
對蹇叢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姓非曠昏不極見而與
言未嘗及公事正嚴雅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姑當治酒
食且以待賓客耶邪之不得進禮教類若此既憂戚益州後故
施以新益賜宰相帝思及乃政益靈坐其春過游始無與凡者有十
五子其間者惡家惡聽云

五注有社稷功實是觀於收獲

贊曰處之也東渭橋也朱沈監京師李懷光反成陽河北三數相
王李幼剛河朔劉知李希烈江都鄆
積實輸糧糧孤軍把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棄者徒以忠誼感
人故蒙笑榮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擬進
其旗可謂仁義符矣嗚呼功績存社稷不修見信於藩主卒齊其
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選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

後故

舊史曰西平孫偉才雄忠於事君長於
史許一代之賢將也觀
邢州之役立破得二師之威經師之亂竟立起來天之危可不為
忠義乎科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計四星變之議將渭橋之軍
可不為忠愛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頒釋延賞之怒疾惡有楚
之請懲亂行希蓋之諫可不明於決斷乎而德宗聽斷不明無人
君之量伊同機惡之口雖刻渭橋之石焉煙閣之錄亦何心哉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策略善騎射以養補。憲宗討吳元濟齊鄧竇使
高霞寓既敗以表陳代將後無功李達吉以愬為勳度愬以其軍初
傷爽士氣未克乃不為斥候鄧元
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
提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與等致震等又怨名非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文城橋有路進左復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博陵公。帝方誣略
右使劉節及鳳翔李師道反詔愷代憲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
世以為榮與賊戰金御破之凡十一遇擒其賊帥五千俘虜萬計
青平趙同平章事。曰弘正守嶺州乃以愷帥魏博長慶初
鎮亂殺弘正愷盡取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道于天化者田公力也
上以其愛人使往鎮且田公德魏七年今鎮人不進而我害之
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邑者何以報之愷皆笑又以玉帶寶劍選
牛元翼曰此物吾先人嘗以報大盜也吾又以報大賊也
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愷辭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
令軍中勒兵以候令然朕甚不使軍得田布代之德東都卒。愷行
已儉約其昆弟頗蒙封賞與忠貞守節雖所處乃父時故既無
所增廣始是克京師市不復肆烈平蔡亦如之功名之身近世所未
有也雖急于取士與嘉仕作職者不必掩其賢

贊曰愷得李祐不暇付以兵不幾知可以成賊也祐受任不辭決
兼入死以報德用其謀也祐之材特烈乃顯故曰平蔡功愷為益

馬楚

馬楚字尚美汝州郟城人姿貌魁傑與諸兄舉鄉飲曰方天下有
爭丈夫當以功爵四傳後若一權賊更學兵書賊東院弟多策寶應
中李振玉署為楚城尉時四院還國將功志難立
若劉蕡劉知微玉將欲勞劉實令無敢性難自請典機具乃先
路其首與劉得其棋章為信記今者殺之邊又取死因給從左右小
違令斬劉更勇大股至出境無敢暴者他玉才之。累應至壽州刺
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錢後陳州時師旅盛歲大旱田第不及
耕天第多
楚勤勞勸教化止曠曠時吏有說者必遣之辱為權要
守風翔表楚龍州刺史西山直吐養兵上有道道勇所出入者楚張

石種樹障之誠二門為據據下謂。王旅使什特李靈福反詔應與李思臣討之賊賊於西梁因靈福以
。發遣五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蘭州刺史。天曆中。王旅使什特李靈福反詔應與李思臣討之賊賊於西梁因靈福以
統卒八十號俄復軍邊獨戰破之於州平。邊河果御度使太原承
戰數月成精卒逾百長三制籍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卒冒以
梭號象受光元反。列戟于後行以戰兵止則為陣邊險則制
冒器用完統居一年開廣揚軍兵三萬以鎮威震北方。宣統二年
京師封豕食。田悅新有魏博鎮。下未附即輸款朝
廷邊軍此必反既而悅果遣州州陷與李抱真李晟奉軍殺之
悅悉軍戰總自以悅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和國亦解
以功遷右僕射初討戰總的衆感則以家貨賞。至是彈所勝
麾下德宗嘉之進藏魏博治討使。李帥李惟岳合兵殺悅悅避道

水從青軍共立桓實軍共右邊請益兵師何福李充以兵會悅知邊
。武之軍不戰進令士齊十日。悅不從令諸軍夜半食先難。而
。增師並征趙州令口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將軍華發其
旁須就窺度即裝機隨行十餘里悅率李帥等兵驗窺宋風驟火燄
而前燈令士除羅奔為過奉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潛擊之
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不可計悅夜走魏州其將不納比明
日禮少戰利建兵番長故人今悅與諸將置三軍為首尾欲不戰
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敗悅且求勅是廣背支敵也伏有攻
其必敗也恐難以破之皆曰善悅告窮於朱筠三武度會二人者怒
重乃定計悅將無道方至即出兵會戰戰復與諸軍破之趙州平
。會師亂命李奉天邊軍太原初邊軍李抱真



不平遂科及魏請兩軍平其功抱其不應請獨賞一而由是遂處
魏有咎遂於益安惡卒不成大功。帝遣李懷光及河中
魏為河東將軍行營副元帥與懷光合兵討之行營將徐廷光等
畏春宮城守及長春不下則懷光聞守人攻河東必殺乃挺身至城
下見廷光廷光涕泣感拜城上魏顧其心已服徐曰我自魏廷來可
西蜀安命廷光再拜魏曰公等朔方之自孫山以米功高天下奈何
棄之為決或計若從吾者非止免禍實可進也宋封魏曰爾以吾
為取本不遠數步可射我故而示之心廷光感泣即奉藥降魏以
款請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魏亦自以為不及也款
曰貴國為公能君由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遠遠矣魏齊
河兵八萬降魏下是日魏將牛名使斬懷光降不問月河中平魏太
原陽襄章白酋二帥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勸石起義帝降其額以
龍之。正元二年魏晉尚結贊破夏三州守之招魏為都討

便與孫元光合師擊虜遂次石州結實擊元軍不許明年魏遷太
原與論頗熟侯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魏軍咸與盟平原勇劫
魏軍得先吐蕃歸魏之子命曰何尚之也春辛未吐蕃馬燧
公若度河我無種矣魏公許知今燧奔以報帝聞海晏等其在拜司
使兼行中餉救蔡奉朝請而已魏才與李及守關段交理閻卒蓋曰
程武遂復後以寅甲天下子燧亦善理財家益豐魏為最辛年使以
至國歸故當世視魏以羣畜為戒

彈城

彈城本城勸九姓之彈部也年十一善射射勇常寇軍邊中却
將時稜山反徵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魏將李立節貫其左肱死之
崇即征城以兵赴行在殺于機與安東續戰功多故太常卿。大曆
七年吐蕃盜塞深入魏會馬嶺討之魏引衆拒塞漢餘盡自營邊版
奔突舊科史抗守內經城額左右夫捨叱時魏既既獲勇強而入遂



大敗死者十八子儼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奈何城曰願毋
戰乃與李國臣趙泰原吐蕃引去城饑黎城之倉庫所蓄而還。德
宗狩奉天城學子華以從從京畿備北地變使朱悅兵滿城戰懸門
城毀軍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此怕攻長矢石田集如羽盡莫不忠又
嚴慢辭獻片大子以為勝在燕則使騎環馳責大且不識天命意
梁有數十文徑薪土其下時憲帝名城後以保雪子餘自御史大
夫而下幕突將死士當賊賊軍吏置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殺因
曰朕與公快矣然而遣之城前與訪城民陳仲德楊雲深前道無大
變也謂之驍馬天及爾然之賊衆風靡罪以進王師衆賊者皆乘船
甲弊兵固城但以忠義以率使當敵人憂不支群臣說天以壽城中
矢自擲夫死紀也披血而戰食焉與梁及陳而陷風逐委賊皆死
舉城獻陳賊乃去。衆與德信山而賊以請軍情入谷口遷開平軍
奉兼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用僕平韓格故事制曰寇賊于紀後

爾即效以堪矣難往此役賊頭首曰敢不軍戶以對揚天子休命乃
率諸軍赴京師賊將史相式乃城率兵攻之既平論功以戰兼侍中
天子遣吉封成寧郡王賜大軍里紫袍相繼歸與李晟功權。吐蕃
相尚結贊陷益夏陰關京師而長城與李晟為緣款以計勝之乃議
解重禮請還講好境苦贊命乃詔的盟平涼川以城為會盟故為結
贊所劫惟破得免入朝虜服待罪詔釋之正元中禮平涼曰忠武
。城好書進奉狀僕審管兼司馬悉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吟
大天性志謹功高而志益下歲將貢奉必婦則愧每有君子下拜跪
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全日碑故帝於節節正元後天子常夢獲
僕生軍箱能驚用若息之惟我有可奏論不盡從可轉私者曰上不
設我故能滿十六年當持軍指關不能入君子贊之

贊曰若史臣播揚沈雄志力常先訂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咸
樂用命國必決死未嘗折此名蓋一許然力法得曰虎而不取虜



不可信而次信之故河死三也卒不臣平京文臣奪得後之罪也
雖然變費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功功者亦不可改罪
賢功賊觀與結贊盟不敵科勇謀但改如器為茶胎有待志而無
英才乎李嚴留勇不可與盟則變賊固出是下速其功各大小
其然乎

皇宋先生唐書詳論卷之三十八

列傳

李元諒

李元諒安邑人勢攻有餘以宿衛積勞居平十年之心悍服德宗出
奉天賊將何望之襲華州秋聚兵以絕東道元諒引兵薄其城救之
時兵與余平素親為銀州刺史劉嵩為失火以結募兵數日至萬餘
軍氣乃振賊未敢動郭封武原郡王與李晟收京師說建昌皆此
舉大賞京師平加尚書左僕射。(正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使
誠會平涼元諒軍潘原為援元諒曰潘原平涼七十里屬隸不若
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建營城以遠詔不聽誠盟於二十里元諒
密發營次之既會元諒置宴物曰不解勇必有變得令約部伍出陣
賊而勇劫且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李晟亦以精兵五十伏險處
元諒相表裏勇騎乃解將以謂有古良將風是也觀元諒觀二人誠



不可信而次信之故河死三也卒不臣平京文臣奪得後之罪也
雖然變費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為懲罪亦不可以罪
發功賊觀與結贊盟不敵科勇謀但以此為茶貽有待志而無
英才乎李嚴留勇不可與盟則變賊固出是下速其功各大小
其然乎

皇朝先生唐書詳論卷之三十八

列傳

李元諒

李元諒安邑人勢攻有餘以宿衛積勞居平十年之心悍服德宗出
奉天賊將何望之襲華州秋聚兵以絕東道元諒引兵薄其城救之
時兵與余平素為銀州刺史劉嵩為失火以結募兵數日至萬餘
軍氣乃振賊來攻韓鄂封武康郡王諒與李晟救京師說建昌營
塞大筑京師平加尚書左僕射。(正元三年)吐蕃請盟諒以軍使
誠會平涼元諒軍潘原為援元諒曰潘原平涼七十里屬諒不若
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建營城以遠詔不許城壁盟於二十里元諒
密發營次之既會元諒置宴物曰不解勇必有變得令約部伍出陣
賊而勇劫且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李晟亦以精兵五十伏險處
元諒相表裏勇騎乃解將以謂有古良將風是也諒元諒觀二人誠



盟許我也帝不從會盟于琮游瑛以騎騎五百行赤宮城故於施以
先卒盜曰茶

社希全

社希全京兆人以其禱於練子儀功至朔方始度使軍令嚴整士畏
其威奉天之許引兵赴林賊平遷置監復為度使行即乞骸骨
八帝及切政漸文能補反帝嘉其忠賜君臣一第希全建古益州蘇
妻會為憲保障自平凉背盟城陷于虜請復城益州乃詔希全合
士三萬五人也益州執築凡六十八人問二句事由是廢擇不擇入

邢君子

邢君子濠州人以戰功歷果毅折衝即行德宗出奉天君子率兵營
道赴難軍中便宜惟君子再據李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子守民
入朝代為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吐蕃數犯邊君子勸耕薄戰以為
備戎不伐侵

正貨

正貨字敬與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將學空辭鴻密引羅幹奇
州刺史強猛有重名請為延年文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大人一
日貨費不納止受茶一事字曰敢不承公之賜後以書判救軍
補河南尉德宗立遣監防使更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費說使者請
以五府省風俗八計聽史治三科登後又四賦經財實六德得深察
五要簡官事五折曰聽諷誦著其哀樂納市貨觀莫好
惡訊簿書及其爭訟覽卑服等其檢券有作案察其趣舍八說曰視
尺口量禮以指撫字視鑿曰嚴端以繪木末視賦役薄厚以繪廉員
視按籍州簡以繪聽斷視因繁庶盈以繪決滯稅蠹盜有無以繪禁
禁規規舉廢寡以繪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繪教導三曰曰茂其賢良
幹盡四賦曰問稼以善稅度產以衰征科丁壯以計府占商賈以均
利六德曰欽老慈幼故疾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意曰嚴兵之冗食



滿法之說人者寧之不悉去物之無用累事之非要時皆建其言。
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後改御史大夫
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怒某賊希烈詔周策安出
賀古勞於取遠其若將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為燕桓桓之勢
峻而竭擊汝洛榮汗之勢急而橋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舉王武
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應助合力退則背滑不能有
越軼之慮此謂穩也希烈果於奔擊思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
益以徭羨虜獲之實果既則饒道阻北寇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
鄆靈自昔之精騎上黨五津今之選師來而安之山東將多而勢分
兵廣而財乏則地成失於太繁也乎勉文史也而當計必爭之地哥
舒瞻之幾鳥合也軒輊城方觀之威本著素冒首以莫前則守禦失
於不足也今若遷李晃阿陽阿陽又以北樓東都李懷光游襄城之
關專以太原潞澤兵扼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者性重

本大而不小所以俄國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備而
不行王範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亦已如身玉鏡
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將天下無細委謀以實
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數
輕之意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數
輕之意也方世承平文武備微故操山東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也
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高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雖發悉師東討
故吐蕃來庭而先帝莫與為難是矣御輕之權也既自懷遠撫文前
李靖益禦衛故關中有朔方汲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
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數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新
不能盡歛則請濟師陛下為之權邊軍欲環衛局內庭之馬武庫之
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賞以增騎又古之財則為寄室虛貸商人
設諸推之料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國邊塞羸發都句



先叛亂雖危念謝世與非常之異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白堂祀
關重門無劫罕之密環衛無洩何之人陛下雖有服賦之臣耳目之
佐見尤不能竭誠雖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家
設之天命亦逆矣書曰天聽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朕言則
則天所視聽皆因子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付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惟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
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復信思乎順是
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辭必先獲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
人蓋昭昭矣夫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索亦未
之有也向恐有可授者請以近事言之自北兵興物已耗竭人心驚
疑如風雷然治如燧火放業群議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意道
占將曉天命也則致危之由豈運當無天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
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待治而不時也亂或資治者遭亂

而能治也無難而亡者祭萬機之主而志憂多也多難而興者涉庶
事之艱而如勅慎也今當全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
復有可倚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檢寧觀
慮直推至誠去逆詐斷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勉力第約之於
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志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
今者贊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凡不以符德助
無德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雅誠然願上對者惟幾在
人無長賴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使人實為成禍今
朕之禍惟誠之敵也又諫者不將委須歸由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
見言事多矣大抵當同道聽之使變動無不具加贊則前故項不
無次對豈曰德哉贊由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啜而獲食者則已豈又
有覆碗而自況者其為防患不亦過故願陛下鑒之無以小虞而妨
大遠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兩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



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
言不誠即無事矣匹夫不誠無獲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
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竊之孔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陛下可者其言不可不信可與其言與不可不誠夫所謂民者至
愚而神嗚嗚之倫或昏或鄙此欲於愚也陛下之得失靡不辨好惡
靡不知而秘靡不傳所以為不效歟以者則許示以疑則偷投不以
禮則其拘義輕撫不以情則其致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挑則下報
之若影附形於響應豈敢曰惟天下至誠為萬世其性不盡於已而
責蓋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
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今謀之有司奉命而不校
敵者以陛下所責彼而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斷須去已願陛下慎
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治也仲淹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言甫

夷宣王之功曰褒職有國惟仲山甫補之夫戶湯聖君也仲淹聖輔
也以聖輔佐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宜王中興賢王也古庸文
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稱其無過而美其過則聖賢之意貴於改
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允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服者
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而美其君者亦自聖掩盡德行小道乃有
入則造謠出則說辭姦由此滋吾由此出天子意由此起爭臣罪由
此生循道行而害斯甚夫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
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然從過而能
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
然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宣傳之適足增美非而違之又焉能
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搜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念細微不悔深察言
無險不必用反質也質言當理不必違避於志不必然違於心不必
否其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而致逆者不必愚言非而利



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而在則可以蓋天下之心矣夫人情敬於所信阻於所疑然於所輕則於所欲信偏則聽者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據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直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微而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當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況如黃則窮區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庶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當苦上之難達上當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惡人私開過窮辭給說我聰明與野語及厲威嚴恣強使諷也天上有之弊也偏說願望畏陛下之弊也好辭而枉過必非使辭忌直言則偏說者起而忠實之語不聞矣辨辨而街聰明必折人以言寡人以諛則願望者自便而切辭之者不盡矣厲威而恣橫必不法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懼者至而情懷之說不申矣人之難

知堯舜所活明可以一語一諾而謂蓋其能乎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務按下列心固不得矣務按下列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列不可按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五嗜說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為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志告之不覺况處隔而稍忌者乎時賊末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街家爭言數雖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大號贊曰今與與越越大怒未去其人情向背天意去歲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厲不宜益美名以置謙德帝曰知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致有加焉至秦乃號曰皇帝漢及後世皆稱之君如有聖嗣天元之號故人主重性不在稱號視德如何耳若以時也當有變革不若引尊降名以低天祚且婚



楊失至明也。推莊飾大智也。寧與如空現以受實惠。改帝從之。會
與元敬令方具帝以養付贊使尚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同。則思
帝幸則易驕。欲激之使強其志。即建言發非常之慮。者不可以常道
處。將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發。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
師。官闈介賊王者。四凶借帝者。二豎其它。願德懷威者。不可悉
棄。而欲舒多難。取群心。惟在教令而已。勸人以言。所感已深。言又不
切。人誰肯聽。故誠不至者。物不咸損。不極者。益不隆。大梅過。不得
深引。事不得盡。若更不可不廣。編譯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靡然
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嚴。假臣聞知。雖非難改之難言。善與難
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誠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
事。或末論。故宜之於言。言必順心。心必制事。三者相合。乃可求。誠惟
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指之。無苟於言
以重取。傷帝帥之。始帝情。遂將裁委。新立無措。衣冠。至是。

天下貢奉。積至乃於行。在夫。應。若。現。林。大。苑。二。車。陳。其。若。天。卷。下。若。
別。職。貢。物。贊。謀。以。為。慶。祭。大。聖。於。古。無。傳。官。若。皆。言。陶。元。特。責。臣。錫。
巧。以。成。頌。建。古。郡。邑。賦。款。當。委。有。以。制。經。用。其。貢。款。者。婦。王。若。赴。
有。之。薄。心。後。款。亦。終。以。傾。冠。今。傳。旅。方。嘉。齊。痛。中。吟。之。聲。木。息。運。以。
珍。貢。私。別。舉。恐。群。下。有。所。飲。望。賦。古。此。請。悉。出。以。賜。有。功。小。後。納。實。
必。歸。之。有。司。先。益。軍。賞。曠。性。感。無。得。以。與。是。乃。微。小。儲。成。大。儲。消。
小。寶。因。大。寶。也。帝。格。即。徵。共。著。天。賦。制。李。讓。光。有。異。志。欲。怒。其。軍。
使。毀。節。上。旨。兵。禁。薄。與。神。策。不。等。難。以。將。李。展。安。古。兵。變。因。請。換。也。
帝。遣。贊。且。讓。李。贊。還。委。懷。光。冠。奔。不。地。師。老。不。用。輝。輝。欲。進。控。
止。止。其。謀。也。必。反。正。有。以。制。之。因。勸。帝。許。展。於。軍。初。贊。與。懷。光。語。及。
展。懷。光。安。飽。王。喜。曰。吾。無。所。藉。最。贊。因。知。與。共。繼。雖。使。不。得。輒。廢。正。
是。請。下。詔。言。如。其。意。也。且。無。辭。歸。桓。於。朝。又。建。遣。李。建。徽。賜。惠。元。與。
啟。弁。也。東。渭。攝。託。言。成。兵。寡。不。足。支。威。伴。為。騎。角。天。備。則。歲。已。使。營。



不閱旬俄光果奪兩節度矣建徽擬自負志元死之行在震驚遠矣
幸渠雖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檢以試官贊曰魯位天下公器不
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進贊奏給賞必罰
伯王之寶也輕爵襲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賞則輕非罪而肆刑
則發元宗天寶之季受帝顧國爵以增控賞以寵如網紀始壞矣初
胡東之邊亂中夏財賦不足以餽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貪不足以
塞功而散試之流行焉今所病者魯輕也設法責之猶恐不盡若又
自棄特何勤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足之未熟邪夫立國惟養與
權勝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欲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正
非立法制則存乎共義矣虛實相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用物有量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擬錢
而不越矣故總貨財則稟款以節實也差品則具服章以飾盛也若
上者違其變相頌以為表裏用為國之權得矣檢中今有職事官才

職官有數官職官說十有二時地五二二五布爵號其職事受奉者
惟職事一官以故才無以位懸德所謂地實利而高虛名也勳故魯
既止於服也資蔭以叙宗貴以難功勞所謂服虛名位實利者也今
實材試官典勳故爵號同然而突結銜稱難者以是謂之可謂重
矣今獻瓜果則受之被方舉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舉命乃同瓜
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勳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
酬之可也。俄以勞選謀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藩使李楚琳
親張經得位雖數貢奏議者類言其狀而端有所祖同然帝亦不能
取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潭城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而議者
乃始紛紛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衆宜亟告景刻不可差
尚敬既回達而驛谷又為賊所扼道王命者唯賡罪耳若獲匪則諸
鎮之向背者我虜則寒賊寒遂社此為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延擢
致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痛哉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謀者資精性武后收入心務欲獲非使人得爲士亦許自舉其才豈
不易哉然而謀實嚴遠迅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頗多士之用
陛下以精夫士今擇幸者以重於疾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寧獨
歎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法是在以重者輕其方行以輕者
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不特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基就元登
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負檢舉則按舉須備員裝自吏舉以爲
養發蓋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歛負或累歲不補實過請以內外員
三分之每歲計調集人檢覈吏長注天下便之。又以西北邊
嚴調河南江淮兵備之防秋士不素練教戰射既制不一亡以應
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亂肅宗始徵邊備以增中邦借外威寧
內難於是吐蕃東蠻回紇各功中國不報四十餘年寧獨乾之民理
力以事西輸所送北債爲資尚不足滿其意公注調欽四方以屯

性又不雅遊其慢故小人則嚴密深久則疏。轉讓安邊者皆務
所難忽仍易熟而短略則天行之而莫不精圖之而功罪能大勞有
露易事有先捷力大而敵肥則先而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毒而敵
堅前所爲是謂觀雲而動也今財困於中人勞未暇而後發師徒
以化氣冠冕復其侵疆攻其堅城若有員廢未必之虞後有無運不
懈之患萬一捷敗過所以放戒心挫國威也以外安邊可謂不盡勢
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宜有定是以正方之陰長短各疎
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謹且以水草爲若射獵爲生便
於馳突不駐敗亡以我欲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疆角
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晚禦寇可謂勉所短而使其長
矣務所難愈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下換則廢誠以越
天設遠地遠爲將勞以反物宜者也制不守野而用野長乎若乃得
將吏舊紀律訓齊師徒羅德以佐威軍適以示威禁侵暴以彰吾信



物攻取以擊吾仁被求和則善之而勿與豈彼為死則備之而不執
後此當今所易也雖力貴智好生惡殺經利直仁忍小舍大安其而
而動其時後行衛封疆守要害踐漸隆烈也常謹察防明斥使務
嚴足食非為全不謀非百戰不關怨小至用邊其入寇大至則避其
插據險以求之多方以設之彼其勇無所加無無所用則謀盡其
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
戰而服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或敵之短也我之所易或敵
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兵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置而事速
成於此不審而反為所乘斯謂制恃才以辨投視者也今皆務之
失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若何耶將在此無定用無無適從任其
不必才者不必任剛不必實實不必聞而信不必誠而誠不必信
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大失者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督辦
督以惠機事有便宜謀有守說不恤常則不恤人情死生進退權時

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制為則勸習焉則守也威而後生鎮守
深而後志死可以而衛取不可以法制聖守之兵也王若秋燥行
國禦戎欲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若必辨其主察察其
技藝察其非不審其巧不殺類其邪在安其家室然後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以惠則威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齊督謀而自居他禁
防而不勇故守國固戰則強其壯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邊調也士以
戍邊僅選則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清新
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在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
風烈管射獵為御查則荷戈以耕夜則荷練以燒有割害之憂無住
暇之優亦生其戕害其風切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寧居而彈其敵
也原東百物阜殷士伏溫飽比備邊偶不翅天也聞絕塞寒隊則半
防動容矜強若弱勇則懈服愧情上之新天守三說曰又以使去說
使治國盛耳所半敵抗所備嚴時與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保代之期



無統制之善資者姑且學如騎子逸不勉以成功逸不毒以藏怨
指計歸敵項待伺節一泄傷則東其北布帛東黃于焉殆資儲以
李得元羅難棄城缺以柱羅湯其弊豈行無益哉論從之人本以增
戶實是立功自願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戊卒適有防備
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遇者也然正身不臨邊而
以偏師戍守大批士之軍銳志難以自舉委重者以守要衝冠至
而不支則功孰莫跡志所歛得比都府聞之誓已旋運治矣若此騎
可謂指宜乎方一失也實以存勳罰以示懲以懲有藉以威不務故
賞罰之不取嚴警視視所以行軍衝勳所以取焉也今將之號令不
慎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謹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成時殺獲一有功
慕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發責一有罪長同惡者凍隄忍而不誅故
忘身救節者抵罪於軍機軍後救者害及不長漢賊難辨給然相亂
公者且已不求濟人則羅因死蓋者行以有內一眾此數檢察此眾

士勇之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一舉而功不就責將
帥特帥曰責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責給無足更在為辭而制吏全
物未實究詰致進直者奉聲問上者不懲取表若此可謂謀責與度
二失也以課責之屬措置之乖時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
雖無無宛戰陣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史若其當惟口兵少不敵
朝廷實之肯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軍於供億閭閻日耗
數方日所領家新產推盤稅酒無慮所又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
財置於兵衆矣三失也今曰夷氣強盛者莫如吐蕃衆吐蕃衆未嘗
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處外藩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
不彈利甲不積定材不建敵勳則中國怨不勳報其氣不放我靜則
揮其疆不放侵何故良以我唐節制多而稅之縱帥一也且節制多
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建遠必難進退必
難則疾谷夫宜疲矣夫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乘斯乃



勇敵為危矣夫為將開元又實就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而臨
右三節交而巳尚應推分或保象領之中與未是外討則勝曰鎮誠
安定又臨右附扶風河當二蕃則朔方臣聖隴右河東四節交而已
以關東成卒獨之難任未得人而討置之法存焉自虜說以請
界懷光及以行朝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將軍且四十皆將諸任
之各有中人監軍或將相既無軍法陛下其能禦勳是善告急方
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控隔接應救焚矣兵以氣若勞為用者之氣
聚則勝散則弱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結建軍之此可
謂力分於術矣夫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彼軍法無責廢之
差多少之長所以同其志盡兵力也彼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所法則習度阿塞則危考服後則勞察焉敵則勇然天覆土於當身
又為聖家可分常希來後而關東戈士歲月更代法於應敵辦於
勝然衣應得享繼以茶藥資以醴習習是審相於討則遠甚又有以遠

軍法為委請建諫神策者嚴備之說有三倍。此與士類所以急限
經費所以編置夫率無末其妙養頓逐人情所不非也不為戎首已
可嘉者況使竭力同心以撲寇讎臣命有所不為焉委士若此可謂
慈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旅然後指所授之方
所委之要今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籍某冬屬用若千步騎
計若干賞糧何所到也何時成功觀其言核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觀
之於初不宜貽備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委之於終不宜第。五失
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投運端供於委任然後覆否
誠信實罰受賞者不為臨當罰者不發附付受專則苟且之心息矣
是以古之遠討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鈔錢欲軍眾不入國國家不
入軍機宜不以遠矣况今不以兩使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
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關責成之義歿死繼任之志矣
一則聽命二則聽命上取承順可矣若有怠于靖難則不可而疆租



彼而軍相持事機所急歸不備息則千里之遠九重之障
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故事無遺策雖聖亦有兩不能馬守成者以
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節不敢救過窮之頃寇已奔逐牧馬也午物
推割矣奇夫無婦娶件因矣得覺無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
望莫敢應礙敗者殘百為一獲者折百為十的守以總制在拱不惟
於界臨下以權出已不完厥情用神於此可謂幾失於遠制矣六失
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
將士額形違者使馬其一則第以本道求聚實關內河東者募用
番夏子弟額得軍者參為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
度支市牛召工記諸屯繕全器具至若塞於平一耕機水火之器畢
具一歲金二口糧賜種子節之播種則限一年則使自給有餘
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登之額又無幸兒之弊出則人自為戰
無則家自為耕與夫暫也應應同日論也 陳建文次大臣為元

帥賊禍雖紅御賊賊各以路邊委刑為治則則州府有邊界其
更為刺史外舉軍興內課農亦慎守中國所是實行當今所易則八
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殺也。在安州度支李言嘗為
李真帝優許之而自用藥延於贊言延齡論失慈安不可用不聽他
而延齡獲使再君天下仇怨無敢言贊上嘗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
賓客罷延齡帝意薄延齡百諸帝發怒欲誅贊賴陽城交章論諫
乃貶忠州別駕顧宗立召還帝未至平誕日宣。於贊入翰林年尚
少以材中天子嘗以兼行乎而不名結友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
精察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求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
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帝為帝言今盜猶天下
宜應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獲
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滿天下使臣等幸亡所忌庶幾者乎帝
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相真入朝



為帝言陛下在今天山南神故今至山東之孝院者皆感泣思舊臣
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敵難功雖未才宜力蓋贊有助焉。
梓山南也道險阻與我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軍中得贊
者賞金久之上鴻帝喜見類聞自太子已下皆賀及補政不敢自
孤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劉弗帝短制又散又散又散想到深切感
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天紀乎既放能速
常國戶人不散其面又趨湧不著書

一世冠叙

贊曰德宗之不亡賴不幸哉在老蘇將聽贊謀又已平逆免直古
佛然以饒幸遂猶乘彼至延於華則廣任盤桓不勝如山岳侯之
相濟也世古贊自能輪林以為與吳通元兄弟爭寵實泰之元贊
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相進邪猶得則正士危何可實耶

觀贊論諫數十百篇後深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
帝所用錢十一亦按不統指效

譚史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賈誼而高愛之行高正之節臣國成
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求盡論蹟肯相顧也而讓
位中大夫贊位台欽不為不遇矣居重華之列謂杜之地猶以片
心除穀諸兩子逸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致其短欲無故逐
其可得乎詩翻其惟修入告之語言又有聽爾詢我之語此皆贊
人君子故言之不見用也故竟謫為拜千載一府勞手提耳豈不
易哉。蘇軾曰惟贊才本王在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難
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信不欺上以格君心之
齊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也夫不遇於時宗以苛刻為慎而贊
勸以忠厚操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之以撫誠德宗好用兵而贊
以銷兵為先德宗好月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臣於用人聽言之法



治遊和劑之方罪已以破人心故題以書天復夫云小人以除已
懲當名器以符有功如此之說未易若歎可謂定苦口之藥石哉
寄身之膏有瘦瘠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尋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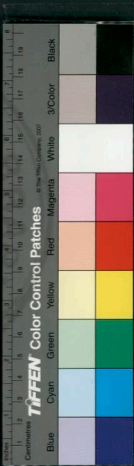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六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329487 v. 65



東坡先生磨書詳節卷之三十九

列傳

辛卯

辛卯字城武京兆人給仕為建陵後即請帥府史辟權監察御史
繼節度鳳翔以侍御史知龍州行營留事德宗時奉天來此板步將
牛雲光譯請辛為帥特劫以臣流辛偽受詔即責雲光曰為無他
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辛請生亡帥為乃命士委仗
鐘可復天辛受而內其辛明日置酒大會辛盡殺之以其首而後
使袍奴拜奉鳳翔節度使辛亦斬之帝聞乃授辛龍州刺史。貞元
初德宗代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勳附吐蕃辛乃聞使相
錄之稍結遠西南夷明年變大首領欲王壽其兄子辛上言禮贈
行子殊俗用拂次者化願皆封以示懷遠詔可明年雲南欽遵求內
屬約東蠻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攻吐蕃請辛率師擊之辛遣精卒三千



與變其破也。董林登登。歷死崖谷。不可言以功。建封南岳。王帝製配功。呼靈賜之主。謚曰忠武。奉詔蜀一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劉善。捐士至。雖婦孺皆軍資之。塔陰。歸木女。給銀。堂本。賜本。萬。數。死。後。者。衛。是。從。奉。精。私。其。氏。列。州。五。餘。孤。元。三。歲。一。後。奉。沒。蜀。人。歸。之。見。其。遺。像。必。拜。

五法休本聖樂。善財多故。割開。因。以。攝。亂。特。推。變。有。成。惠。命。等。

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鄜州南陽人。少喜文章。能辨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願。奉。先。師。鎮。河。南。盜。起。蘇。常。間。竊。據。蘇。蘇。代。宗。詔。中。人。為。日。新。與。先。昭。憲。下。借。討。建。封。見。中。人。請。前。論。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同。營。過。福。一。日。降。數。千。人。賊。還。四。里。由。是。知。名。為。建。封。三。城。鎮。邊。使。交。為。判。官。建。封。李。靈。權。軍。中。事。多。微。訪。即。表。其。能。於。朝。帝。改。建。封。為。建。封。侯。

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備陞陞。盜治兵。曰。翻附。說。貞元四年。唐宗。拜。徐。泗。節。度。使。十。三。年。來。朝。帝。不。得。立。召。是。是。矣。嚴。深。會。朝。建。大。夫。班。以。亦。殊。寵。建。封。賦。朝。行。以。款。步。春。遇。異。等。將。官。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左。謂。之。白。堂。無。詔。文。驗。敢。但。稱。官。市。則。莫。敢。進。何。大。軍。與。直。十。不。償。一。又。建。開。關。所。奉。及。昭。權。至。有。重。荷。越。肆。而。使。及。者。諫。臣。交。章。列。上。不。納。故。定。封。請。問。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顯。氏。通。賊。帝。問。何。如。曰。竊。連。積。買。決。無。可。飲。雖。獨。陰。之。百。姓。尚。無。所。甚。帝。嘉。可。其。進。鎮。帝。賦。詩。以。饒。于。時。雖。為。邊。陲。城。等。熱。龍。年。越。未。有。以。詩。饒。者。又。使。左。右。以。所。持。腰。帶。之。曰。與。對。詔。義。來。亦。渝。境。用。此。為。祝。建。封。又。賦。詩。自。擊。腐。十。六。年。卒。治。世。九。十。年。朝。於。兩。事。一。軍。大。治。善。家。人。過。至。健。點。八。卒。未。嘗。由。法。賦。之。其。言。志。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肯。遊。其。門。者。獲。公。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珍。愈。皆。素。著。琴。瑟。有。文。章。專。于。詩。



石敏若曰唐世蕃臣過職末朝者大半事進獻結宦官寵賂權貴而已獨建封入魏皆當朝之所深慮道謀官之野難言如鳳凰鳥景星見一特權抑豈小補哉觀其間有寄人樂以風流談齋折衝宜其功為不比如此

嚴震

嚴震字遐固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附校里閭至德絕元中舉進
效出賢助邊李叔明表為典鳳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忠中
李錫陟使益州鎮戍治行如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治鳳十四年號
稱清嚴遠聞洽矣天子至梁州幸相以為忠貪無巧佞請進幸
成都震曰山南密邇轅轅車最晚於收復方將六師為登樓令引而
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幸未次會震表至亦請誅評渠洋議遂定
然深懷間方耕人釋民米招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幾比東方數
太猛自安文後山城探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飲有法民不煩
擾而行在姓德為久之遂同平章事卒

韓弘

韓弘滑州人少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曰諸曹試大理評事自
遠中書左詔充宣武節度使作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主帥勢輕不
可制弘慕素志橫者劉錡等三百人一日殺其罪斬之自是說弘去
無一敢六者李師古也曹州以謀斯滑或告師古治道突兵且至請
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憲憲方用兵淮西將
其重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行兩河童子公武領兵萬光類
然陰為延稅計以充國邊功者每將告提帳累日不怡元濟平入
朝拜中書令卒。弘以自汴來朝獻馬三千兩五十萬屯錦練三萬
而汴之軍既疲尚百萬儲積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
可勝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深謀勇斷
故少誠善皆憚之為尤



韓充

充少依舅家李元為牙將元嘗謂實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
未幾弘領宣武君主親兵弘峻法人人不自多充謹謹念弘在鎮人
不入朝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朝廷亮其勢權方金
吾大將軍斥宣士監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會作軍選李恣以李察
主節事詳弘帝謂充素為力士悅向稱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密
戰破之會李貞新奔逃入汴馳至城下作人並見充嚴雅無後二者
始帝問破賊期充對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如
發投司空謂齊所費為兵者二萬充統之又責首亂者十餘斥出境
今日敢後者斬由是內外安堵不充嘗曰汴人愛領之卒諡曰
厲。充雖將家性檢節歷三鎮著聲服既如德先生東魏決策無餘
尚世推善將

賈曰草建封弘本諸生震興曰臥聞未有以異人及拔陳龍馬皆

為國保極光奮一時使不遺恩與屠大田田並陽而高可也草弘
雖陰惡卒後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平宜哉

蕭射

蕭射字中明世居河南新安博學宏辭射代宗行狀斬從帝報國于
祭酒建請崇太學以征教本帝審其言詔群臣有指于朝及神策六
軍子弟欲謀者聽捕生負。(天覆中)射持節弟回統回統持功廷
讓所曰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帝馬不歸我五衆失色射曰國
家愈定危難功雖存不違實況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
建構又引吐蕃暴我郊旬天合兵東吐蕃厥北回紇悔懼叩頭乞和
非天子師奮功則莫馬不得出塞下執為矢倍者回紇大怒因厚禮
遣使約和聘工部尚書。始為張錦來喚在禮部權社黃案高耶
蒙均其後錦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瑛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
並為名宰



吳澤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舉賢良方正次臨關兩澤人舉及
困不能言有熊執易者同舍送旅哀之輒所乘馬願借以濟自罷所
舉是歲澤上第澤在補關澤有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特功若當召
對廷美德崇美其論兵與我克命。累拜山南節度每將謀諸將捍
其打武數與李布烈相疑自會票將張嘉瑜杜文朝等感氣沮絕遂
取唐階二州貞元間嗣曹王牟卒軍亂以澤感惠著譽漢間使徒山
南東道節度使卒

吳漢

吳漢字子微雲台人也由布衣總官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訪尤
見愛信元載當國又獲狀曰四帝召漢國之叔載賜死王福等皆當
生死漢言法有言從我不應死一用他刑苟德傷仁於是赦死。後
聖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改勸清美臺四藩。後為京兆尹未嘗擾民

上下變向京師皆官市強佔取物而有司附頌中官率河從無敢舉
漢建帝宜科中官高年謹慎者為官事令于貫和書以急衆議帝殊
顧可。初府中易決竟成于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巡速
取決帝命卒得察欺奏明朝一視凡指隨畫中其弊初經留恩衆畏
服不意漢精裁遠如此。文敬太子義章公主薨帝欲厚葬之漢極
爭不聽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稱為上厭苦漢曰上明尊尊分四海不
以愛所鍾而疾民以逞也願左右細察勿妄爾若反覆營密幸一聽
之則民受賜為不少進兵部尚書及屬疾門不內醫巫不宜藥家人
泣請對曰吾以蕭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伏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吾
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卒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朔人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
子與惡人游破產盜察人坦曰凡居官廉謹大臣無厚富其賦積財

者必利下以敗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如厚。為秀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請府請中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類限達之不為罰令休爾曰是知冬選御史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選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敕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鄧夏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穀坦勸奉帝論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權者敕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者可以明陛下之德命納之。時江淮旱穀難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絕穀米他州若直感穀不至矣不知任之既而商以米至至_{至秋}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佐遂平。河西銀受降城宰相李古肅議徙天德坦以為非便古庸不從出坦為東川節度元和十二年卒

徐浩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說論其才為為甚實按理見喜兩五色鶴賦客嗟曰後表之笑也。肅能立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建衛勝遠而書法至精帝喜之。授東向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書後自李休甫楊國忠當國專作福威許有司結宰相府斷事非謹郵憲請如故使詔可故許漸復自此始。代案時為吏部侍郎與韓愈分典選浩有安第冒優託之邑擬長安尉李福勤勤之帝怒然邑欲州刺史浩明州別駕韓密進會稽郡公卒。始浩父囑之善書以法授浩進工書書四十二格屏八體皆備卓錄尤工世歎其法曰益扼扶石_韓玉_韓天_韓渴_韓繼_韓奔_韓泉

劉允章

劉允章字彊中成通中為禮部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衫今_{禮部}禮部中曰敬口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_學不_學相_五萬_帝度_使四_萬剡_史一_萬知_可



楊德字廣受號州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辭與弟疑凌皆有
名大郡中代受理羅進士第時號三楊德重交游尚氣節然謙與族
贊許王容李鄴相交善一時飲水時號楊贊許李翼遷太子詹事卒
。疑子敏之字茂孝(元初)初羅進士弟父宗尚儒術以宰相鄰
早蒙國子外郎敏以敏之代未幾康大索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
時號博學三喜嘗為華山賦云韓愈愈無之士林一特傳布

楊孟博

浦孟博孟博字宋辭科員元末 孟博知戶部侍郎。(憲)新立認
孟陽馳騁江淮其財賦如監總轉運劉使并京諸使治不孟陽仲英
主又孟孟博者數百人西至會賓客留連錫宴相金錢多補吏察
皇大夜使巡歷為大理卿。後在司印中鄭發宣慰江淮水賊曰朕
宮中用大寸物皆行禮順民無何計鄉是行宜宣朕意無無滿孟

陽輝財寶駢飲游山寺而已

崔啟

崔啟字令頊羅進士第進尚書左僕射敏所善者鄭魯德孫從既處
碎蒙頓多議論時語曰郭楊既許矣乎可執欲得命通當歸讓蒙宣
樂聞之題于及如檢校司空居九年餘教一下無後改氏以頊頓

李啟

李啟字子章京兆人懷寧為太子陵入侍讀敏為懷有以悅太子帝
怒口啟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謂焉外遷度州刺史。
張端立召為禮部尚書會問所以張足越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
逐法坐三舍漢文除祀祝敏有司祭而不析此二君皆免自五之福
善者前史如夫德以却及福神以巧助神而有知且用以謹也時帝
不德故託諷焉

張萬



張為字孝舉深用入祖篤... 元字文成早志絕倫為兒時業崇文大
為五色成文止其是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
功賞外却善味道是所對極天下無雙入以制舉甘甲科曰參選州
榮為益府教食半千數為公卿籍籍文辭猶青銅鏡... 蘇軾為中府號
行一時晚進笑不得記武臣時中人為物望然然吸問文成在否曰
近自御史殿官曰國有此人不不用無依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
寶取其文。篤敏絕有文辭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語充史館嘗撰真
卿為李希烈所拘罵上疏曰真卿奉使淮南期不充或行無素備究
命之後不肖於家魯童單騎即日載馳冒秦鋒於嶺沙折元惡於許
下憤難仗義成罪輝絕遂令骨刺者回魂危勇者掉情用曾香發於
外章清何感於內者烈若黃窮迫亦因情允蓋其如義風所激也

御進事曰胡為國元始也立字文羽... 元字文成早志絕倫為兒時業崇文大
約戰之下呼矣慎悲... 父資志食何以堪... 元周希烈要祖母
等並進捕京師留之無益請其境上以贖其卿庶幾不報。元元
卒... 帝視如特更兵亂禮物殊替用為為太常博士... 元與儀略
如舊章程陳議大夫復為史館修撰方象廷於用事中外傷後良薦
疏其惡廷於知之因言于帝曰陳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
二者不可兼為政如昔少監。士持費晉死薦為弟祭堂為占時詳
辨三使地咸幸游曰憲。為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官歷史館
撰凡定大儀位祀大臣祈廟鼓文法莫不參載諸儒獨持而詳

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 元中贊良方正高第拜在... 宗欲相... 遷樞密考功員外郎奏... 元和初為發用判



史者五年執命金紫服徒誅用假松江為邸妻室元絕火災賦調審
與氏為期不授自轉。隆宗立每有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為詩有古
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欲遊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華
視於其間哉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桂酒利多稅增十八氏私職賦
括死不能仲舒罷結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仲舒所書
稅械不問水旱氏賦不入為出錢二十萬代之年臨曰成。仲舒向
義併所居息民廢置自為外樂器初若煩對文皆稱其使

契敬休

契敬休字頤之齊州人崔暹七弟之中契歸齊起居舍人能言天子
視朝事知釋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率指示左右起居則載錄
李暹史官如故事崔事就而仇吹以錢實有不可盡述之。為尹都
仲即初初而西川山南道征茶尹都自遣延院主之甚賈人入錢京
師太邑初文

留多不至敬休始歸至院持餅餅致度支錢乃無遺沒又言
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米道關官職田贖貧民詔可

魏南仲

魏南仲華州人乾元初唐權制科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時
魏德政不能遂因毀南仲於朝德宗夜之俄遣程發盈初表以罪會
南仲拜相曾文治知其神道至長樂驛夜殺之為書自言殺薛盈狀
乃自執驛吏以聞南仲不自安因請入朝帝勞曰盈珍魏德政即曰
不愧臣及臣陳陛下法耳如盈珍華所在有之雖使手杜復生世百
姓取三軍必不能成德德之化而正紳紳也者然乃授右僕射

獨孤及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室尊之天寶末以道廢高第。代宗以
左拾遺召就至上德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為直言極



諫壬辰詔書召弟見時能賢擬行制以備諮詢此五帝盛德也然頃
者陛下雖容其直不辭其言而上時常嚴不報有容下之本無聽諫
之實堯之時亦尚之曰言其。是殆肯免說諫不恰五帝之備孔子
曰以能聞於不能以多聞於寡願陛下以免私為心日停濟問其不
可者聽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而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
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設陛下以公辦可否於歌贊而建太
平之階可也師與不忠十年夫人之生產空於於物於之於於於於
之雖在者第五五何兩奴神飲酒肉而貪人贏餘然及利屠及穢長
委城中白晝推剽劫掠此等事皆不取不取不取不取不取不取不取
腐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應務更歸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得焉
昨屋院如雨清明降霜此下使上督治身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卯
戒陛下宜反躬罪己勞求賢良者而歸矣之樂食惟不肖者下哀痛
之第夫天下夜者憂無用之官罷不忠之費禁止暴在飾用愛入必

能反朕矣為和氣矣又言戒其以勝國用陛下物不以臣言為慮時
即施行及今大有沛室之始巨切是之今天下惟爾方隴西有吐蕃
僕僕之虞必欲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日與
至番為西黨已弱無風切之益而矣不為辭願天下之資竭天下之
難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房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曉害
之地無置也撫息休其餘陛下豈特疑於故作遠近於舊貫使軍士
之虎日甚一日是兵鋒而厚兵度也夫學難者必決之使讀今在
之為忠特謂也不以漸致之其害雖大夫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
易不矣終日之我耶。登深好二州刺史故機軍都郡郡郡亡什四次
上野人獨安以治謀加司野即中使常川甘肅降其廷幸臨曰憲

顏少連

顏少連字英仲蘇州吳人擢上第以挾筆請登封王薄邑有流弊民
患之少連合意鳴冤獨移文獻神虎不為書無曉時遇中書舍人閻



十年以禮密稱。建史部侍郎榮廷齡方瀆無故作者雲與少連會
田鶴第酒酣少建被劾曰段秀實營擊賊臣今吾務華嚴臣番且前
元交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
和賦薄厚不惟一少連以法均之。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閩曰
家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鹽使道中也號長史卒

李夏卿

李夏卿字雲在京兆為入少選格舉善文辭大恩中代 魏第正卿
同舉賢良方正皆舉而等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屬平雖歸以即官
宰職而改奉天令謀第一。為史部侍郎勇執誼在翰林軍受人金
有活于情密設金內夏卿陳中夏卿致後不受曰吾與爾親先人選
應致位及此預當是武地植大慈致少卿卒。夏卿性通簡好古有
遠識懷故多聞晚戲將歸君共居曰大德洞與齊秋後贊贊弟字子
友登鍾周游終年不見其喜孤孤孤孤孤已子為政務通理不安

陳保較所辨士如路所張買至宰相建官世備其知人

段平仲

段平仲與水磨本武成人權進士第為職察御中臣落有氣節嗜酒
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與論群臣畏威苛察
無敢言平仲當曰上聰明神之上臣下畏怯自為權然耳使我一日
稱召見宜大有圖的今京師軍部掃御史知官開會厭恤平仲與陳
歸被履問得對和涼朕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當正色問之誰以他語
平仲儲務疑不得言乃露播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惟後歸趨
降榻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初初為 為諫議
大夫憲宗使吐突承雅討鎮州孟說事不可及遂無功文請斬之再
遷尚書右丞嗣廷有得失不諱奏世推其政言云

石敬瑭曰德宗節國不為不久而身試患禍不為不多朕聽未
宜其血氣和平心志坦蕩至此而始叱讓是可與為善印平仲欲



開說既有素賞明自砥礪於寒霜之下以堪摧折焉不念之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夫一之氣未足以經勢則原審大度以失大節
者委矣何獨二江談開哉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適以上君不降
而進諸下則治不興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弊焉矣德
宗崇崇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亂殿平仲一併上蒼極失
對而情以取名何故下知所敬而上喪其器以為上也故聖王與
已從諫君臣所得共受知道之本歟

東坡先生書評節卷之三十九

東坡先生書評節卷之四下

列傳

呂元齊

呂元齊字景夫鞏州東平人安儀義亦有器識始游京師為校書郎
狀狀曰吾不及識矣郎知如給婦人類乎策賢良高第。德宗
時為殿中御史坐錄因因白父母在明日豈且不得省為恨因此元
齊則然怒釋歸之而成運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
矣期而至自是罪案屢感悉避境去。元和中嘗。權公事中檢為
同州刺史既謝帝遣問政事河對評詰明日謂宰相曰元齊立氣議
言宜留左右奈何臣之義猶因言陛下及此乃保社無家之休逆御
史中委。拜察岳觀家使坐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委也對曰
夜不可得乃還明日權守者為大將。攻河中勣度使時多頗多姑
息獨元齊秉正自持監軍又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史部侍郎



開說既有素賞明自砥礪於寒霜之下以堪摧折焉不念之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夫一之氣未足以經勢則周審大度以失大節
者委矣何獨二江談開哉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適以上君不降
而進諸下則治不興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弊焉矣德
宗崇崇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亂殿平仲一併上蒼極失
對而情以取名何故下知所敬而上喪其器以為上也故聖王
已從諫君臣所得共受知道之本歟

東坡先生書評節卷之三十九

東坡先生書評節卷之四十一

列傳

呂元膺

呂元膺字景夫鞏州東平人安儀義亦有器識始游京師為校書郎
狀貌曰吾不及識矣郎知為給事中類乎策賢良高第。德宗
時為節用刺史坐錄因因白父母在明日豈且不得省為恨因此元
膺則然怒釋歸之而成運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
矣期而至自是罪案屢感悉避境去。元和中當。權公事中檢為
同州刺史既謝帝遣問政事河對評詰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立氣謫
言宜留左右奈何臣之兼兩因言陛下及此乃保社無家之休逆御
史中委。拜察岳觀家使坐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委也對曰
夜不可得乃還明日權守者為大將。攻河中勣度使時多頗多姑
息獨元膺秉正自持監軍又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史部侍郎



許正色立朝有白牛堂或事載宣人版其有體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德宗時累遷給事中浙東
判官齊德暴飲以羣獸厭天子野欲帝親總廉監祭御史為衢州判
史孟容選制於是詔中第帝召謂曰朕百執事會如卿朕何愛卿自
表尚平盡化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
天子關的多士帝然想見其風○(正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
天人交感之際繫於令順民與否應省暴酷強征防備還未還彼你
禁錮常釋未釋異道饋送當免免之流滯節節費仲仲之以順人來
天若是以神弗祐歲終為未之闕也○(元和)初孟容遷京兆尹神策
軍自與元後世當日驕恣所禁不決制軍吏李昆貴富人錢八百萬
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詣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者死一軍士驚
許於朝憲詔以臣信軍知之不聽爽曰臣職司掌殺

以神策軍士當為神靈張錢宋孟輪是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詩之
京師處右大策。遷吏部侍郎益敬武元勳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
汲黯而森臣竊慕願白天子起梁中丞輔政使主任而常盜竄罪人
得失後數日果相度孟容方勁有禮學每府於表感得其正好從設
士天下清議上之。弟李同始拜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故李
同京兆少尹元義方奏勸宰相李藩與李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
輒從帝以問藩藩曰進士明經歲大減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
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李同以凡嫌使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
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難親舊當白用建康不用乃臣下身謀非
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五經制王制教三十篇為開元格律又詔判案格較

詩存跋

詩存跋字實明河中人中進士第擢京師文中丞浮屠塞虛倚聲宣



為至事禁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職數十萬程近更保救於帝有詔
釋之存誠奏曰欲已其陛下必欲君殺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
敢奉詔蓋臣亦欲死○未幾會都史中丞明帝謂宰相曰得憲無易
存誠者乃復命之會舉平○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取及當官嚴
然不可奪子廷老

薛廷老

廷老字可史又進士第議正有父風實愛中廷老為拾遺殿崇政日
辨軍兵鈔元褒李漢入關論奏曰此除拜不由宰相擬進強詞紀殿
壞政邪故肆命爾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官中其作大甚帝已變曰
典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謀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凡
外筆材瓦絕多知有所奏帝曰已論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經三十
萬金十萬餘故廷老等懸望之○文德立拜為翰林學士日斷欲不
持檢校帝不悅罷之遷給事中在公卿間倡倡廷老不干虛寒推為

正人

李處

李處字文道客居州府者嘗書記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時日
聽政對群臣處廷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附上天宜定服
以日如是則歲得望天子者幾何處深嘆之○為志武節吏使將
其元濟始平治無繼顯過召會大衆中縱約未明論賞罰上下皆感
畏處遂安○遷為政切強直弱貧富均一時至有積可紀弟處

李處

建字約直與兄處俱客荆州而人爭聞不捨府而詣處平決無頗毋
藥其孝字之曰晏子處大勸吾食香椒飽坐藥吾忘其康○貞元
中補校書郎處思得文學者宰相鄭珣曰臣為吏部行當備故
書者八人他皆精實勢以請建獨然有常喜推翰林學士○初建苦
貧兄處知其賢為營乃使成託之故處遂皆棄進士後建進顯以清



分指

孔叢父

孔叢父字緒着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李李卿為參軍感忠將
奉天為都討統屬上破賊方善帝嘉納。吳父辨而才為魏博宣慰
使見田悅與李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成是府悅文不臣下皆
歡亂雖歡喜曰不圖今日遇為王人數日田悅報悅德命叢父以贊
羅德軍務討其難。李悅北據河中帝復令宣慰罷其兵叢父素服
總命叢悉曰大尉無官矣乃歸而合帝吳父帝聞叢忤賜左僕射從
子殺。

孔戣曾

戣字君毅羅進士第累遷汝鐵大夫歷上四事一多完官二吏不奉
法三百姓田不盡懇回山澤權給為刑監擊盜賊其言。中人則
希免受獄二十萬餘獄死生災水繼坐厚善遂為淮南監軍李涉上

言言水雖有功不可在戣得則拿劫劫劫近帝嘗問上聽有罪亦亦
宜龍則日人為忠之戣直以還志軒軒善得。戣亦立為左丞以忠
自乞辭愈謂曰公尚壯上三萬何去之果戣曰吾且憂君者吾年一
宜去吾為左丞不敢逃還知官二宜去愈曰公無得實何將而歸戣
曰吾員二宜去尚美觀子言於吳吳上疏言戣守節清苦論議平
要固志家用意至到今求過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食賢之長不
報以禮部尚書致士卒法錄

孔祥

祥字化文羅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祥方強疾惡苦難中外聞或求
賜祥祥三遷史部侍郎祥更執請至五元一不省後德宗帝蜀避秦
敗後祥火陳會祥策必反建官開邑泥狀不足在六師請帝保則
即日去陳會而致矣至微祥言幾不就逃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攻
平魏帝還尚書左僕射潘統持危依運保又功臣。昭宗即位



可立以大學獎殘乃其國子祭酒先治之如司徒

報學

按學漢用人世以儒開學則正氣節自任。正元初置學士為侍御史
佐鹽鐵轉運任州縣上李光弼屯徐州勸不至徵取資糧學不與
光弼怒召學政嚴之皆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為天子討賊
食乏則人殺君閉寨不放放資吾兵吾答曰命守主糧者殺也公可
以徵取乎今公求糧而學專領學有救安而公亦專乎今光弼執其
手謝曰吾固知不可得與君縱耳特盡其誠守官。天寶初元為
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尹安助舉多進仁
獻哀州司戶子贊新其柱都御史覆視定曹戶數倍召并太子論德
。學性不敏事雖右顧然察合機政者愚之雖五其誠備徵位學
。竊不樂增曰。反對解特不我容我不特爾又可以進乎後以秘書監
卒。學名家嚴事茶姑茶苦罪誤家令謂諸子人一進又或曰君子

崔沔

音家法者尚律接二門

崔沔字處仁共州人父懷天。三世一變當特言治家者推其法第
第進士後履賢良方正遷南關上說論歲廷齡姦以諷亮知名。為
吏部侍郎在溫裕此窮行已又簡儉意窮毒之棄始亦為部才可幸
相會初李弟即部都郭

崔郾

郾字廣昭安陽保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得也中進士第遷吏部度

外即下不敢欺每疑文親快格養然必當突達無留才三選謀議大



夫後志立苑于游政即送五十一里之功德四海之大方國之效其
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而望
戒無匪宗廟十舍百姓無所歸依無有賴陛下稅政事以垂天下帝
勅察獄謝。後宗即位林翰林特領學士後遂中書令人謝曰陛下
使臣侍講歷年歲不一問經義無功不足副厚意帝漸曰朕少聞
當請益而武選在矣願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諮詢天下之人不
知有賜賜意帝重答謝鄭與高宣願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便觀
省。為魏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文奉助輸或率八十萬
曰吏不能治私安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討即以府常賞代之
又紹興果論大倉著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策而攻之河郡乃旁
流為大赦安粟實而注諸儲。民悅忘輸之勞。攻報各等用
觀察使自蔡人叛郭奇常若兵紅湖盜賊頗行即儲治賊伏盜家
賊走窮頭。上下千累歲中悉清平遷禮部尚書卒。即不載

實有轍周給親善為治其民後居家怡然不語子弟子弟自化安
海陽無事。則容益而長。治賊以實經月不置一人沮邪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
土瘠而民勞。朕吾德之不暇猶恐其後罪上沃民則誠以夷俗
兼用或莫能治政野以實知變者也聞者感焉

崔郭奇

郭及進士弟文宗次推開平章事。崔氏四世恩林同發兄弟六人
至三品郭即郭九為禮部五吏部再與無有也若尤德里權臣
宜宗聞而歎曰郭一門孝友可為士效法因題曰德星堂

郭公諱

郭公諱字子寬京兆華原人幼著友誼質嚴意起居皆有禮法為文
典正不瀆非聖書泉賢良方正立言極練。遷吏部郎中憲宗喜武
功且敬出游政公諱奉大發歲以調曰天有寒暑不以於人品類



湖海全自開脚疑鳴史無所是姦。宣宗時復為河而尸以犯忠為
政或言不顯京地時恭曰管輅之下先帝聖即已之由本志贊為可
顯乎。揮劔而歸使大吏受章簡狀勢辱食前帥不厭制仰即因
事殺之官下罪然放通五年。宣宗為天平節度使卒於鎮。父子更
九鎮至為京地再為河南皆不奏端急於獨貪史濟華勇每並濟必
管區獨負里無遺家亦受帶不至守相第其迹略相阿子脫

柳此

阮以明經請仁書二字由書均換卒累拜御史大夫五清有父風祀
寇狄荷以相中官踏球噴碎非苟虧器乃止。此常志家訓以戒子
孫曰大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具他人雖生可以苟奇位死不可
見耻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放盜則人窺破買要誘行人未必信鐵
鐵累十手爭指矣同以譽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聖士君子生於
世已無厭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情最犬齒奔種之而無

天澤不潤稚秋非後可乎于開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為基恭臨
為不長快為務勤後為法肥家以忍順任交以簡學廣記如不及求
名如僕來莅官則器已前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
養人立不攻禍廉不沽名愛與禍不借譽與富不從榮生有云乎者
在門質者在閭言愛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質者在門者者在閭
言愛福則壽壽壽則福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聖約不假同考龜
屋穀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
之莫不由子孫頑中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履陸之易如
燧毛命家本以學識禮法備格士林大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據
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快時有葉無根當雨所不能活也
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柳公

公獲公傳弟也辛十二工辭賦元和初 宣宗 權進士第李繼鎮夏州



表為掌書。因入奏。唐宗曰。朕嘗於佛前見柳筆。頃思之久矣。即拜
侍書。唐士帝問公。雅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
荒樂。故公擢及之。帝改容。器其以筆諫也。文宗時。充翰林書。諸學
士。堂夜召對于亭。燭窳而暗。未盡官人。以噴灑灑紙。器之。從幸未
央。當帝辭筆曰。朕有一喜。遂成賜。友久不。時今中春。而夜已。公雅
為數十言。歸。帝曰。當賀我。以詩官人。道之。公雅。聲成。文。統。切。而
麗。謂。今。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馬。嘗。與。大
學。士。對。便。雅。必。對。淡。文。帝。蔡。倫。因。集。決。曰。此。三。路。夫。學。士。皆。質。獨。公
雅。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選。賢。退。不。肖。始。諫。明。賞。罰。服。海。耀。之
末。戒。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禮。同。對。論。事。不。阿。唯。為。協
志。公。雅。益。不。奪。帝。徐。曰。卿。有。淨。臣。風。可。在。唐。建。議。大。大。乃。自。合。人。下
遷。成。子。初。能。致。仕。卒。公。雅。博。覽。經。術。其。詩。書。左。氏。春秋。周。禮。益
周。書。尤。邃。每。餅。一。養。必。數。百。言。通。管。律。而。不。善。奏。樂。由。聞。之。令人。聽

意其書法險難。勁媚自具。一家文。冠。雲。石。與。俱。句。帝。曰。人。皆。苦。其。難。
我。愛。夏。日。張。公。雅。屬。曰。鳳。凰。包。尚。米。殿。閣。生。餘。涼。也。學。生。亦。屬。臨。堂。
獨。張。公。雅。者。以。為。切。情。皆。足。命。題。林。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五
無。以。尚。之。當。尉。大。臣。果。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歟。夷。入。質。者。皆。別
署。貨。貝。曰。此。贈。柳。善。凡。公。卿。以。書。脫。遺。蓋。經。萬。計。而。主。數。奴。或。盜。用。
軍。府。至。五。一。貨。應。識。知。故。而。器。皆。亡。奴。安。言。臣。測。者。稱。可。大。天。公。雅
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誰。唯。研。華。園。精。有。續。柳。字。子。公。度。

柳公度

公度。字。孫。生。年。八。十。餘。有。張。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煖。冷。
物。熟。生。物。不。以。元。氣。在。者。怒。耳。

楊於陵

楊。於。陵。字。建。夫。本。漢。文。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雅。進。士。第。而。度。使。韓。
混。剛。敏。少。許。可。獨。舍。飛。陵。謂。妻。柳。曰。吾。求。仕。得。然。加。於。陵。賢。固。



以委之混若半相於俊不有編選宜建昌以文書自錄樂洗卒乃入
為勝部員外知德惠雅聞其名拜中書舍人。遷滑東觀察使越人
橫請出米三十萬碩折贖貧民計七千政聲流聞入拜京兆尹先是
總民多竄北軍將中僧以橫聞里林使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牙
稅姦人無所動橫京師東右大慶元初出為嶺南節度使李錡等
在幕府皆訪得失教民陶免易備至以絕火患。俄以尚書左僕射
致仕。林陵恭量方峻進上有官度皆據堅固始終不失其正將人
尊仰之文和中卒

為德

馬謖字季常出扶風少孤寡其不妄交遊元和中遷安南都
護謖清不撓用嚮術教其俗改革黃德爽受之建一調柱此漢故
墟魏若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十二年制廢度宜冠冠准西其元亦捨
為勳最節度留後蔡人曾為惡相梓評橫光脚有英節風趨為選

教令與實事聯治洗汰此語天其俗一變始安政教義為淮西魏萬
泰雖更事信此語重者不此語重去前論者亦卒

黃道果父曾正義獨群不自謀不以權運其有字即曾所謂起
之可立者後世卒善術公歸江而勇於陵方重德沈沈嘗有大臣
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而後推測代為學友聞家君
子之澤速故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人治經家學與謝舉典權明經天寶中
傳通項典科對策第一有能舉才可舉百里者後策高第授左拾遺
。代守奉改召問得失崇敬極陳主人疲弊當以檢化天下庶國富
而兵可困。時百官朝服皆既得稱服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遠
漢歷其制信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雖可。時有方士巨彭
祖建中唐家土德請回本月知祀天地祀祀官儒者雜崇敬議禮



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地黃帝黃帝於五行為土而火為母故火
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屆否又春秋釋奠孔子祀版堂嘗學北面
揖以為文重宜准武王受冊書外師的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
大曆初大曆初元帝祭壇立於殿前先是使外國齋齋金帛貨單野無
祭壇齋齋惟齋殿與傳其禮也。皇太子欲以國守行篇月禮崇
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城宮天子學曰辟雍以觀古之麗水環
聽如壁懸以教官之以禮明和天下在禮為洋官故前世或曰璧
沼或曰璧池亦有學者漢武立興堂辟雍禮堂置三雍官晉武帝始
辟雍行典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陳士族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附
大業中更在國子監今學者之聲稱雖獨請以國子監為辟雍近
世明經不課其義光取行私願可廢棄傳受表絕請以禮記紀次春
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
總行純潔文辭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教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

在外餘得始學七十者安軍蒲輪數道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
王經博士品秩生員有差師二府堂上制教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
悌恭愛旬者月飲時改歲貢取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者
採票百官議不行子舉

歸程

歷中冲之正元初 宣宗 宣宗長為右拾遺兼延餘德孝德慈欲遂之
相右補闕焦舉易疏論之以示登坐始宋曰願寬吾名雷震之下君
辭獨處故月列有所錄止載職署無研研回後後左散騎常侍入衛
憲宗問政所先悉知帝壽而吳于斯勤願納諫諍內外得為謹言上
言也

崔衍

崔衍字昇深州人父檢所惡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嘗約第六殿
還陳實情偽山川險易為皇帝前入殿其詳衍極明經調清涼令勸



民力曰憊前流亡歷祿號二州居陝羊周而飲數倍入街向大重氣
延齡頗度支方聚款私捐街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行不聽後奏用
部多嚴田又郵傳利資者咸無狀民衆流亡不殫或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天吏之必存國猶不以聞不慮陛下不憂恤也愚中請不實不
惠朝吏不粉資也建德公其有為詔度支戒賦。過宜款池觀察使
簡稱為百姓新徵募府奏轉皆有名士後多歌于時

盧景光

盧景光字長暉范陽人學無不覽弟進士宏辭景光右瑋爾宋此
景亮勳德宗曰陛下深已不至貶成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我輩
輩及多敵殺與檢質明在陳地者數上變教無百回。應記時選
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祇於忠仁有任國志雪謂人足食足兵而
又得士天下可為此乃與斬頭以來至唐劉洎道之要文月記著書
上下播覽三足記又作本開言觀覽大較乃陳丙戎利害切括當世

公殉坎其逆古今云

薛武

薛武字元夫河中寶內人年四十不仕江西龍經李約薛墓府三返
頭背惡馬終駭泉州觀惡使柳元欽除線以附薛武即使武攝判之
按置其罪我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顧仕正謂此爾不肯投元怒因
之會是死再解計故江湖間身為落府交美系浙東觀於使所部州
餽酒禁者元樓未貢先需者死元惡其禁。成爲史不尚的東地各
舉其有善歸之薛部故部嘗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
賜濟內外觀無疏遠皆歸之弟故

薛武

教編厚寡言第進士復宗為太子薛侍讀又即位參贊幾命帝謂曰
小子猶之懼不克稍宜加以糖不速故叩頭曰臣唐淺不足差大任
自有賢臣嚴之命其共誠改刑部侍郎。命常同朕欲學經史文何





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後得
失亦足以鑒強弱於是兼采六經比而曰學子曰首不該選一經安
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精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
立於學官先次令虎賁士如孟賁之類皆習孝經云漢書儒林傳觀為莊
訓蓋人知孝慈用氣成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玉德要道始欲

崔元亮

崔元亮字叔慈州人崔進士第元和初召為駕部員外郎清慎今
相藩知也。元和四年改議議大夫胡延推為相堂每遠嘗嗾驢
於色如法猶朱中餉元亮而諫官曰受苦節反獲數百文元亮未
論元亮置勢在陸曰孟軻打言天下皆曰可觀然後察之乃實於法
令殺一凡庶當增與律况破中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中餉
言也帝悟索亦服其不惑曰是名重朝廷頃之核垂歸東都召為
州刺史卒

破術

破術陳州人初有志於學不泊貧賤長通經術以講道為業正元不
幾會及五經窮其學長於禮。(元初八年)使回儒可汗聘是歲
陳甲兵欲臣使者前不為甚已博今旁其其修前儒曰可汗耶嚨欲
坐居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信也罵不暇過寢走諫識大夫術
論謂理治品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題。受命即位李可建奴王延家
廢為不裁身久不拜帝親欲討賊解正無賊其論首謂術請舍延談
而專事同使耳言願以空社安宅為計管師攻心以武舍命受人為
建國綱綱天舟為至誠哈不納密內喜尚。同使平拜我昌軍節度
使松崎破荒之餘體管散野城里立刑練軍身之官安足兼談與
下共勞苦及仁惠為治歲中流戶檢屬而還戶口滋饒奉備至腐
登殿上下便安請立石紀破。使天平鄭度自李師道亂朝廷
於三鎮然務安反制賊入盜為軍費至輸王府者情以納軍有麻當

上進官乃載制經貫歲以歲五十萬緡粟五萬頃歸有司御史溫受
勅情達制置賦欽民為無名之歡謔改慶承宣代慶。簡皮初文宗
召為耶那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前侍安術術言朝廷宜任青
龍無輕用新進帝嘗之術次經術進端事銳敏有強直名號節務交
結而素望少業

王君成

王君成其先出太原心以自力於學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精法
討官君成來禮聘以來下此唐凡種松華皆修吹蒙分統元和斷律
上之有詔拜尚書左僕射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考宗
下其議君成奏古者始封為太祖唐太宗祖以景皇帝為太祖稱神
光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狀不熟太宗既升平元宗清
內難肅宗收復而都皆贊亂反正猶不稱祖今大行廟號宜稱宗制
可。與平民上官典級人古今吏因其父與聞自首諸罪皆自取

京兆尹杜確中丞宇文為以自歸死先父之囚可勸及於儀成記在
成上才顯人者死百王共守重而不讓是數級人有詔實死君成請
宰相陳法乎論下遷河南少尹。周德初文宗召為戶部侍郎判度
支君成於學問該通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粟鹽非其長也
五臣為四益新體

贊曰韓愈稱郡邑過博紀杜撰孔子得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易
虎天子以下死而拜跪焉必禮如親弟子者句臨樂以功孔子以
德固自有次第榮茂乃前東撰以顯文重才是時公卿無韓愈之
賢無有封其非是者遊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天子稱額回為庶幾
其幾於陳蔡者亦各有說出於一時後世坐犯十人以為甚益夫
子志說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如林十人坐而祀之始於周元非特
牽於一時之稱說記曰必有其衆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
等君以婚世歷朝儲而不改矣伯高之語細察元志之林其書必



有辨其妄者

石敬瑭曰崇敬沒孔子人臣王者不當此而雖師資處立而君臣
義廢暗不知王者一母而于孔子始復天下明道之所在而王者
愈考矣崇敬位都安知禮

東家先生唐書詳為卷之四十一

列傳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正元中拜同平章事每奏對
委得經義。憲宗時改太子少師特敬其官蓋此皆文帝親郊告祠
者按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貳史以軍功借賜未嘗平十八近臣對
鄭官出使安所賜典每朝會朱紫蒲筵而少衣履者品服大誼人不
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錄奏德華。遷尚書左僕射餘慶以甫
德進公論洛然歸重帝意與制不倫謂餘慶浣政前載通詔為評定
夜伴參訂正及下觀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元增損儀序覽稱詳衷。
列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
率文史月俸百取一以資免其詔可加檢校司農卒。餘慶少砥礪
行已完潔仕四朝其操素剛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處典互官府乃



有辨其妄者

石敬瑭曰崇敬沒孔子人臣王者不當此而雖師資處立而君臣
義廢暗不知王者一母而于孔子結後天下明道之所在而王者
愈考矣崇敬位都安知禮

東家先生唐書詳為卷之四十一

列傳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正元中拜同平章事每奏對
委得經義。憲宗時改太子少師特敬其官蓋此皆文帝親郊告祠
者按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貳史以軍功借賜未嘗平十八近臣對
鄭官出使安所賜與每朝會未嘗蒲筵而少衣履者品服大誼人不
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錄奏德華。遷尚書左僕射餘慶以甫
德進公論洛然歸重帝意與制不倫謂餘慶浣政前載通詔為評定
夜伴參訂正及下觀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元增損儀序覽稱詳衷。
列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
率文史月俸百取一以資免其詔可加檢校司農卒。餘慶少砥礪
行已完潔仕四朝其操素剛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處典互官府乃



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後僕妾者吾鄉之後生內獨必
引見博博教以嚴義務成能儒學。子濟本名滿運右補闕致言無
所諱意宗謂其友曰函卿令子而厭直臣也可更謂其父宗立入翰
林為學士帝使梓額經史為要錄受其賜而精武舉諸條詢問之語
即折無留甚國勝金紫版。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與
元劍李靈科嗣完之養生使風化盛行卒歲回宣子從禮尤知名

五世以大驚精攻見其學

郭從禮

從禮字正求及進士第武選中書為吏部侍郎餘次明允備宗立
為河東節度使郭自擇全佐從禮即表王親等自削皆一時選京師
士人比大原為小朝廷言其才也之時承軍亂則關下其日旁
午從禮視事森然度情避讓批反賊謀其首惡以張牙爪不善意且
才可任藉不問而付以兵費無餘措校得其死力渠先宿安不敢發

孫又韓紳士帶寒色畏火。後朝廷教沙陀使擊賊日賊女不敵道
太原由巖右五河而南獨无用魚龍從當以官為歸之後拜太子大
保卒初當流中原沙陀強悍而卒依其用者從禮為之原重也時鄭
畷以宰相領鳳翔於後韓人以其與相提衡感七釋既二鄭云

鄭珣瑜

鄭珣瑜字自元鄭州人太和中以風波主文科高第正元中
河南尹性嚴重少言木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言以私託至河南
清靜惠下賤歛資發以便民時韓全義時在伐蔡河南由主魏理向喻
密備之隱置以始官軍百姓不知從運勞韓時露始河南北張
廷賞而重厚堅正過之。進門下侍即同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利
下務進來珣瑜顯詰曰留府韓弟入有素餘有德內度支今進來絕
出何色耶具以科實方中依違以竟謂陳而不立也。順宗立遷史
部尚書王叔文內交卷人獲絕政機韋執誼為宰相若外奉行均瑜



謂曰吾可復若此乎抑於漢不出數用卒極文獻子單

魏單

單以父榮累擢建威大夫魏志並不詳國事魏亮魏亮又吐蕃方
後單與在郎等建封曰陛下恭即依宜體身勳政而內統安謀外
鴻政今在蕃在邊伊爾中國大金儲府出國民骨血願節用之以所
餘備邊母令有司重取百機天下之幸也若不擇親宰相蕭虎曰是
皆何人虎曰諫官帝曰朕之閣下能盡規志也國儲單曰閣中練不
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於廷矣帝曰閣中奏文發至是士相愛。父
生名為翰林侍講學士單於殿前深澤為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
等知政以單與李德裕厚惡其執近遷二館尚書款推遠之帝惟向
李頌恩單復召為侍講少置詳尚所書古經其為人誠單比也宗閔
恨曰二人誠道能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單惜之吉他人不欲聞
惟陛下宜聞之。俄宗閔得單逸解同平章事不喜文辭高進士序

本建中贊其科曰帝北朝所以不治文來聘賢厚也士欲用才何必
文辭又曰文人多此濟世也帝曰總得似賦性之具長野進士
且賦是科二百年深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一日弛惰因拈
青紫耀曰此始華好用久則廢不治歸何由復新單曰救世之弊在
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養王夷甫以不及為新此本于治平人人
無事安逸故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否單曰
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
皆下朝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若未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
王肅勸帝特陳詩之章發而不知王衡故卒臨於亂章什後漢魏
顯陛下不取也。帝每嘗顧宗事不詳實史臣轉倉室當時取人耶
皆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愆愆上故武帝本紀多失實單曰武
帝中年大發兵事遂主人耗澤府庫竭邊所送非過古李石曰單
所陳因武帝以諫狀陛下後免忠德帝曰誠然察不有初辭克有餘

現寺非宗教所安神靈所宅經萬人之力造一切之概其為不可亦
明矣間者尼吾孔藏者矣生人百姓懼德無日不傷德行損相亡尺
寸功德以擯地委諸射象太宗踏雞之乘傳之強下一夫不殺又土
見使吾成之時猶恐有明况周成以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
救歸卒就東于今未已大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
衆資糧存獲取足於人父子兄弟勇延頭救救以假王命優未能出禁
附貽誤軍儲富積志若解以與休之奈何我虜未于受地未獲金帛
未飛渡人木對太倉無終夏之儲大農有推酷之弊忍以其時與夫
僕哉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治苟濟於天天人何相則宗廟
受福于慈蒙慶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敢既宗廟敬慎德教
以臨兆人之陽流祥永求無窮本開崇建梵宮計缺缺了應珠命玉
之為考者及高甲富室而盡力爭儲池人到於今編之探武窮土木
而致於乎守宇人轉他而播而陛下若始用要人富與夏后齊無何

必勞人勸教而禮聖武之道風乎書秦永帳。復上帝玉音時有為
也前有行也必指于幾而慎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求祭之獨
不除而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實財以求福帝臨以清湯不勞
人以獲福陛下之管作君者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有為
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政福則道子
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貴財若以獲福則方務朕德固有天受不在勞
人今與逆急從隨違時情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是行高
累累羅成陽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者紀李懷光引佐郊寧府懷光
將運河中即勸西迎東輿懷光友方統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將
澤威提孤軍抗賊將未集即怒為懷光所乘與手都因止之會懷
光子嘩欲卸郭因會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
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自絕于天子室之小必得忠信
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勒頓者乎唯大懼流汗不誠語懷光誅李茂



表其忠遜中書舍人久之遷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明比更相譽薦以勳有司徇名忘實耶疾之乃謝絕請錫額行囊司貢部凡三歲職風獨抑得華流統之俗為素。正元末唐中書侍郎知同門下平

事以右僕射致仕卒。如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禁家無留妾或勳直如前人博制集若恭曰三言不可載私家生平不沽道有勳營之者恭曰樞密雖在朕則有餘田在何所取子于史

高定

定辨忠七歲嶺尚書軍場嘗跪問曰奈何次臣伐君耶曰應天順人

何云伐耶對曰用命實子祖不用命伐于祖是戰人乎耶異之世重其早慧長通王氏為國合八出上國下下令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

鄭綱字文明徐慶後父行也幼有奇志善易以而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是進中書舍人繼自白與元還置六軍統軍綱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實父場持功論綱宰相進執如統軍此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綱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取逸者為令也帝惜罷統軍用麻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該相中人得卿吉乃惜。綱家窮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綱使使王維家欲充之帝召綱草立太子綱不請報者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之乃定。憲宗臨位拜中書



侍郎同于章事約強後史陰兵王承宗連未有詔歸仍從史請防山
求李吉甫宏緒烟隔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詰其故絳曰誠如是罪
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絳任宰相職名節不當
知大是豪鏡與恣臣外還恐吉甫營孔內忌難又違為既辭以然陞
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黃裳方為帝與制節度張王堂建議載可
不關次于細細官益嚴若位四年尼大和中致仕卒。絳以儒術進
守道蒙欽所若不為坦結非以為實稱者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推德與

推德與字載之未始以文章稱諸儒聞德密聞其才召為左補闕
與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倉實載運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歲雨二
時農曰不關宜擇科巨明載運方將持節勞徕上每問人所疾
苦兩去推入典連帥守長諸家所宜賦收於人不若歲於人之困也

令乃建美坊等四人精行魁梧。裝冠戴以巧俸進州吏支冠與上
親斥言廷議以宮賦正類用夏未盡者為茂利以考已功用官錢
當于雖物運取其直就利財黃缺因以用上變軍之。下崇置兩
物其事不細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說亦不省。逸起居舍人兼
知制誥特帝親視康政重茶拜凡命諸朝行手制中下者數載處典
錫五兩者乃上言吉左右廣河承天子詔命奉持詳履各有攸司暫
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皆有兩選則史得為竅四方聞者或以
朝廷為之事要重之司不宜又舉帝曰非不知御之分但得如御者
未得其人耳。久之知樞部貢奉凡三歲甄品詳請所得士出繼為
公始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與上陳開政曰陛下
齊心咸膳聞則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折必致其禮一士
有請必聽其言愛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
者流惠澤和氣洽刑祥惠至矣故句之內大率赤地而無兩望宜詔



兩在數留經用以誣實民今及租賦及宿遠遠安一切蠲除之又責
此絕絕故者自謂救拔無期雖坐為罪人以動和氣定陛下洗着
融救者或處為二十石其後更相勉知榮後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
人有欲帝願採用之。憲宗元和初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嘗嘗聞
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承前帝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
圖始榮觀背列聖所垂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
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興善辨論開陳古今未
末以堯舜人主為精相寬和不為察察者乎士甫再東政帝又問
辨參贊大機是特帝切于治事臣細看員宰相吉甫其論事不備其
持異至帝前慶言必辭德喪從容不取有勇輕重至是服為東前解
守卒。德興生三歲知愛曰學曰歲後時請弱思歸村無不買新
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嘗若論物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
胡廣大始有桂林世其文雅正博經當時公府侯王功德卓異者皆

所銘紀十常七八無動止無外飾其強屈風流自然可憂元初同
為相神朝儀去

崔寧

崔寧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書考

崔寧字致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上貢舉策論為其有公
輔之封推中科舉賢良方正改交書命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致果
謫言當罪嘉勳因詔學士九奏職特許署乃得上群以管密之有人
人當有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詛正死它學士不得上言矣曰壞
見聽特親博田季安以五千緡於堂開卷涕泗群以為無名之毀不
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特權長為坐
罪抵死其母憂子以養帝間宰相群對曰陛下幸將其老宜即之
使諭古若須出數即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答奏千絕如斯。嘗嘗
詔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凡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證略以自傲



聖朝對無情曲直辨之至焉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聚好聚
惡慢調膚受之效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好之以
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欺以欺帝道其言。竹皇甫錫言利幸於帝除
藉左右水宰相群欺言其快亦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時
群凶推其古操曰安先在出令存亡繫河任昔元宗少聖屯險更民
間或者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魏元忠德蘇頌李元絳致致守正
見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罷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
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知天寶為亂預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
戒杜豐之禍也又言謂糧山反為治亂公臣謂唐張九齡補林甫則
伯胤固已分矣左右為政動群以是顯帝故鑄街之帝卒相錫。我
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群曰拜先帝意臣何
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別軍其言有能濟兩陽之積尤
行東海之賞先帝然之則傳付又夫傲拜御史大夫卒

臣觀有天下重矣勤王政古雖難時時難能克終
賢曰聖人不共參雖而長無姓何我委難之世人長惡而深
日為子中獨以為末也曰吾憂亡不暇又何以安成哉奉天付
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格下始施德自如魏徵曰曰賢難得
雖無賞尚可治也使可去雖存而不愛亂也視雍帝瑛瑒瑒亦反
假使自慰曰廢局以我故故歎天下付之亡不畏也當人所畏
人為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五中主禮學可與茲始特
成不可與矣崇崇朝以為相李林甫用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篇
諫所以請相使也與相使交與使交不與日聖人所畏也曰
臣等愚夫也臣等愚人也
臣等愚夫也臣等愚人也
臣等愚夫也臣等愚人也

賈貞乾

賈貞乾字敬濟滑州人天寶中舉國經選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聲
於時拜義成節度使高季功雖別為亂而於高季功其有以



從兵數千自行營。或謂你于外說曰與我鄰道奈何疑
之命。裕城中安燕下。制士皆心服。每戰從數百騎入。勃界提納大
者。其德不改。崇。王元元年。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號。老。勳。元。地。理。四。方。之。人。與。使。使。者。見。之。必。從。詢。
營。風。器。枝。天。下。地。土。萬。里。山。川。更。岷。必。克。知。之。方。士。若。盛。強。有。能。
西。具。將。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得。號。乃。外。布。應。右。山。南。九。州。且。載。阿。所。
阻。受。和。圖。又。以。流。寇。并。京。七。鎮。頗。精。道。里。廣。於。山。南。大。京。為。別。錄。六。
楊。而。西。夜。之。錄。四。指。上。之。又。圖。傳。白。華。夷。三。丈。三。丈。三。丈。又。以。
楊。百。里。升。攝。台。今。和。國。無。道。西。夷。地。其。中。國。本。之。高。百。外。夷。木。此。周。
漢。書。古。都。國。題。以。是。本。州。縣。以。朱。帝。香。之。或。情。開。其。和。人。成。傳。其。
真。大。著。王。元。十。道。錄。以。正。觀。分。天。下。錄。十。道。在。景。帝。初。按。察。開。示。人。
採。訪。歷。置。升。降。備。為。亞。陰。陽。雜。數。則。不。過。其。器。任。然。蓋。長。者。也。不。查。
賊。否。人。物。為。相。十。三。年。姓。女。是。大。軍。士。所。發。刃。而。使。身。行。自。其。所。

長歸寧對策無少幾家人宜官不見其吾世謂得德有常者

杜佑

杜佑字君祐京兆萬年人父祐號靈敏博而交游皆一時豪傑自此
州都督召選對策事元宗者之評都州都督知節義將軍受與有準
盛衰垂鑒者數載勞采金烏登然官者牛仙童行變或勸希望結其
驕吞曰以貴者身吾不忍。若以委蒲固金都即中政受支康和置
使於軍興備運估將刺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進中初並並河朔
兵擊賊氏因賦無野出佑以為被敵其若者用省用周有官乃上議
曰設官之本以治康康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肖虛假自誤至唐因任
我以者更負誠教舉之功也昔年開作士今制都大破御用二車相
也安作共工今工部尚書所係並用二世也安陳司徒今司徒戶部
尚書則二矣也伯美作秩供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也夫也伯美
為其本處節知千都水使首若二仙益也仙同為太僕今太僕卿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納之後數年下在卒。始明學雖貴爵貴分饋嘗元是劉秩據百家
律周六官法為政與三十五篇為理稱才通制向佑以為未盡因讀
其圖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號通典奏之提旨若英露者服其膏約而
評為人平易慈順與物不訖許人皆愛重之方漢明廣於陳述文未
不及也天性清於史職為治不傲察殺論計歐相民則瘠而上下之
議者擬佑治行無欲亦元年以委為夫人有功德云十餘

杜敘

採會尚中為惟夷節度使時方旱道路荒亡特指民至荒漕不
道來自給呼為糶米取政澤交實實實實亦更取以為祥獻因積數
百千人而荒淫宴適不能事罷職卒。性於大獄論往往有所合意
才不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米室薦進佑之示風最易故時
號亮角犀

杜敘

故字敘之善屬文第進士獲舉賢良方正累遷殿中侍御史是時劉
從諱牛澤路何進伯據魏碑願略舉不稍法變改進修長慶以來朝
廷借置亡術獲天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禦天下輕重不稱永靈經
皆國家大事雖不當位而百費所彈收作罪言其辭曰臣人常病兵
兵租於山東庚於天下為費九上曰罷州府以其分大大障為禹州
為并以程其水上與河南管帶畫十二故其人無黨多材力重許可
儀辛苦自艱晉以下工機誠雅意然百出浴益早華人益院特惟山
東數五種本兵大地不厭蕩而自若也復重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下黃帝時世之為兵嘗於晉與吳命千道吳與吳
小朝則自後帝王多君其地周方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授諸侯
至秦卒銳三晉經六世乃欲得微遜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諸國
韓信世齊有之故劉造知遺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
武章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健英雖得屬得關中

下之八敵不候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而蒙亮藩乎文取之隋文因
以歸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贖
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
得不為霸隋敵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賊盜之出入成羣
潼關若涉無人地鄴李軍兵五十萬不遑顧自蕭百餘城天下力盡
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最無敵顧者國家因之雖河嶺障成
塞其何要齊魯深燕被其風流固亦為寇以東拓表以東釋襄阻法
同轉顧到橫都未宜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頌麥西夷日日熾天子因
之幸陝幸關中焦然繁七十餘年嗚呼建武武科衣一肉不攻不
樂自平元中拔取特胡凡十三年乃餘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刷更革
固不候使惟山東不服亦番攻之皆不利立天使生人米至於怙秦
耶豈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今日天子登明越出古昔志於平治若

朕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若上策莫如
自治何者當正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及河濟有齊秦梁陳洛陽東鄭皆
成羣兵十餘所歸又自讓治所實不繼一人以此使之使成力群勢
地熱視不疑無可奈何密此勇亦敵兵亦叛其他未叛者迫將止下
不可保佑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獨將兵得蒸得齊得郡縣
二百餘城而未能得惟山東石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他年
豈不雄踔乎亦足以為治也法令制度而武德掌采自治乎發才好
急緩選置令采自治乎并闕行兩合秦財賦采自治乎如不采自治
是殆庸為勞則安可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之各取魏魏秦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而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秦魏疆大地形
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原十六衛作我給守給共乘也魏秦魏也魏秦魏也魏秦魏也
天寶時兵二十萬不置於兵不置於兵不置於兵不置於兵不置於兵
天寶時兵二十萬不置於兵不置於兵不置於兵不置於兵不置於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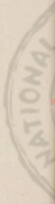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平略如欽策。白司於貞外即論年。中書令人。致屬蓋有當節
不為觀飯小權。相到秋論到大華街陳的利丸切至少與李甘華善
其道古今善處成股甘等不及也。彼亦以疏直將無右後者。年年五
十初收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後考者。彼說白駒字。俄而說說製。故曰
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文章。焚之。故林尚將致。人說為小
此以刑杜庸云。弟頭字。唐之舉進士。控部將。即負韓。語人曰。得且
須足。最數百人。校秘書者。正字。吾蜀文。與。後。相。上。下。

五益。平。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其。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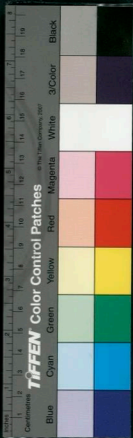


ROC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7.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9-3-3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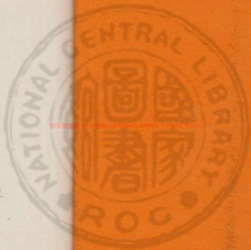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189488 v. 66



東萊先生序書評節卷之四十二

列傳

令狐楚

令狐楚字敬士，德棻之弟。王戴，隴西人。進士，嘉祥。德棻，太原。其行，許為字。書，記。德棻，善文。母有太原。其，必。德棻，楚所為。數。猶。之。博。死。軍。將。為。亂。趨。取。楚。使。軍。道。奏。諸。將。圍。楚。邑。不。受。求。軍。報。就。以。輸。示。士。皆。成。位。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密。楚。將。累。權。職。方。貞。外。即。知。制。誥。其。為。文。於。廢。奏。制。令。尤。香。每。一。篇。成。人。皆。傳。讀。廢。崇。立。遷。宣。武。將。變。使。汴。軍。以。購。故。而。韓。弘。弟。兄。將。以。變。楚。治。士。於。子。安。無。幸。心。楚。至。辭。去。酷。烈。以。仁。惠。鑄。論。人。人。悅。喜。遂。為。善。於。人。為。戶。部。尚。書。進。拜。左。僕。射。先是。與。注。奏。雍。羅。樞。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洽。國。無。茶。人。不。便。楚。請。發。使。必。舊。法。從。之。開。感。初。上。疏。辭。位。拜。山。西。西。道。節。度。使。卒。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將。士。有。獲。為。放。善。撫。御。治。有。



人人得所宜疾者諸子進然不有御政施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
前縱勿末致史以布車一乘蓋始結然得高柱是夕有大星貫轅上
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無子嗣

令孫綱

綱字子直舉進士權左補闕太中初至宰相白敏中字令孫越有
子曰綱其為人宰相益也召為考功郎知刑部入翰林為學士也夜
召與論人間美善命出金鏡書曰太無所著也必為我輩其要刑他
語口至治未嘗任不官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官澤
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典章三獲乃已綱拜拜曰陛下必欲與王貴
務此執先。遂輸林取古鏡對藥中獨宣帝以求與金建華燈處
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詢至皆驚俄聞平章事輔政十年。為宗
嗣位出為淮南副使程勣自莊州還拜程李湘曰徐兵遣果及矣
雖未有詔一切制罷綱將奪之綱獨緩不飲用曰彼不為是聽其度

漢何錄我哉知運果送徐內結綱為檢校相討使綱師敗節空初拜
鳳翔節度使封越平

綱曰孰能與皆皆佛大吹高臨寒空爾空道古人處成亦可也
大勢大之蓋藩中而王來銀條無世當爾亦無足識攻論天下兵
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宋廷餘

宋廷餘河中河東人董晉表為判官盧杞秉政引為善部負外即
宗權司農少卿顧度支廷餘素不善財計乃廣鈞非取宿養老史與
謀以國帝辛因建言左裁天下歲入不費耗終不可統諸別合以
檢監至於是以天下甯負八百萬婚折為負車抽貫三百萬婚為贖
庫積約三十萬婚為車軍帛以盡出色入者約月車帛皆可之然天
下甯官窮人積入無期抽貫與絲皆盡獲物典帛固有結廷餘但多
其得是文員以詔帝於財用無所加也。故為尹知件即表言長史



謀損

崔損字至無奈本博陵人天祐末中進士博學宏辭累勞至右諫議大夫正元中益嘗以本官同平章事知中書蓋益十日讓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張失而損性嚴毅能自持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損無事卓犖于人者而聖二君垂委三宰相建中授宰相無久任者損以僕業純忠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稱其持節然

李實

李實字京兆人少警悟工為詩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得曆已而復冠朝服衣袂綉者而進至四門博士固宗觀日編譯年及佛老二師並對輔德以爲又進舉年有口辯雖於三家未定解然若問益生帝聽之意實遂陳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隔下二三刻止舉年每奏事數五六刻乃罷。為人純樸志尚詩或不振於道德仁義特

用檢巧中帝意亦有嘉議王儲感德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親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敢先任行文書而已西俯而循皆其延壽李實進王知李實實執誼與舉年等共權舉人主廷議實皆蓋於詔無所建明舉年後出望最輕原恩勢以動天下士之浮說于世者爭出其門然其勢尚可矣

李實

李實字建京為尹祐龍而後不指法度正元二十一年早漏輔機實方務築款以保息民於府上一不問隱憂訪外或苦實曰歲餘早不害有狀乃驗責相謂人宮無告至徵令器者輸于官

李實

皇甫鈞涇州人正元初第進士又權制判建吏部負外即與南曹鈞制吏蓋稍知名。頓度支兼戶部存節密憲方伐暮急於用夢鈞哀命資家以器齊師帝意平之明年遂拜同平章事領領受支錢之



史道遜既由京飲命刑為宰相至維市街皆出之義度乃表陳故事
極論錡獄罪苛則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野
輕重在轉捩今若相疑則四方解矣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愛昭
宮親自娛樂錡復曰臣知帝意故數言美用臣佐所欲故帝排衆論
吹柱之反以度為朋黨不納其言錡乃若以巧媚自固定損內外官
察佐國用程法上選器書乃上。帝斥內者亦餘詔夏史評五錡貴
售之以冷邊其故據陳說獨手較壞士怨怒衆莫之畏度以其事
錡銜度乃與率逢吉等合謀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座頭
正數言後讓帝覽錡乃奏群扣轡稱帝怒群湖南。進錡平章事
聲與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得蒼大壺為六年藥帝成之稱宗在東
宮聞其奸妄始聽政此錡在刑司戶死

王儲
王儲字名劇 太原人正元中 與弟長起皆有名並擢進士
而諸起廉賢良方正王儲等奉表為三原念邑中表聖祀法未嘗輒
併歲終謀殺李實重其才更薦之憲工如印中如御史雖事刺舉不
阿有能備改京兆尹時禁色列畿內者出入羈縻似初高人員之以
劉勣又熱成家脫佩近郊播諸一切苛上盜賊不依應皆走出悅憲
憲以為敏進頃諸道並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獄科
條嚴警捕逐至格伴空賜高舉重輕判決如流吏不敢窺其私。帝
封淮西初於領納權引異自副昇元道萬貨盡使馳傳至淮襄
財用以給軍興矣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鎮定立選同
平章事時權特統進撥其力至宰相事轉請避居位無所裨益僅
矣河北泉望不厭乃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草莽人相食播稻
缺不少袁氏皆怨之然後七里港

王儲

太原人正元中 與弟長起皆有名並擢進士

而諸起廉賢良方正王儲等奉表為三原念邑中表聖祀法未嘗輒

併歲終謀殺李實重其才更薦之憲工如印中如御史雖事刺舉不

阿有能備改京兆尹時禁色列畿內者出入羈縻似初高人員之以

劉勣又熱成家脫佩近郊播諸一切苛上盜賊不依應皆走出悅憲

憲以為敏進頃諸道並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獄科

條嚴警捕逐至格伴空賜高舉重輕判決如流吏不敢窺其私。帝
封淮西初於領納權引異自副昇元道萬貨盡使馳傳至淮襄
財用以給軍興矣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鎮定立選同
平章事時權特統進撥其力至宰相事轉請避居位無所裨益僅
矣河北泉望不厭乃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草莽人相食播稻
缺不少袁氏皆怨之然後七里港



崇仰位以王深代使猶失職見三守澤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東閣
萬之選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憲立後輔政事時章處厚當國
以歡若自任天子總之權專以鐵強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裕
居官以體濟稱天性勤吏最無私偏傾檢積於前人所不堪者裕又
斥為優雅善占奏錄數十事未嘗寄于勢善傾盡職唯權利不復初
擇東邸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數百萬賜第起

五注增天下茶稅舉百錢增五十錢為益徽使事月進

土起

起字舉之轉獨校書郎累遷中書舍入數上疏諫積弊政遊事咸中
考第一。變徽生貢舉失實廢詔起履被起建言以勇選宰相問可
否然後付有司議者謂起為失職。後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雲武節
李彥瓌上奏為營田以省稅檢歷河中節度使方燾早要債應踏

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升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
括勢不與實于法即是平積成出對起以民賴以主。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浙漢步軍總兵使充洛起至湘充後復與民為水令
逐無凶年。俄如皇太子竹嶺文憲上文好古學是特與舉以經摺
選起以教侍顧帝數訪起將改因積兩頰完廷臣通惡又短頗故終
身不忘人遇以對帝銷人息微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第以
編詔書使擬覽當世仲尼其靈焉如此又使賈五臣圖得太子知
古今治亂。武憲立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元四舉士皆知
本者人伏其長。羅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風儒舉宰相秩前世
所罕入詳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者老朕有賜當以聞宰相秩前世
宰。起嘗學非寢食下以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日弗忘也帝嘗
以缺事令使著口贊起兵勝子附使著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
贊曰裴廷綏引經義惑其主以不忠為忠楊元衡延徽章舉等

商天下成殷自謂明而卒嗚不鳴君臣回沉不可戒哉
於立功而皇甫麟以殿殿取宰相夫宰相乃天下邊校督勞一功
為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宰相

宰相道京北舊扶也知有才及進士弟選翰林學士便敏則補德幸
於然宰相於於宰相也出入滿朝間後與王叔文善及順宗
初叔文用事乃極其盛為相執權既為新引然外迫公議發示天下
非宰相者乃時時具論相可否憲遂立叔文殿殿執權為宰相司戶

王叔文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特絕學於陳諱德宗元劉為師為死交
治道德宗詔直求宮太子引以作讀國論及官市之弊由是重之
宮中事咸與參訂也叔文淺中浮表達屏言不諛曰某可為相
某可為將他日幸用之佳然天下有名之士而士之快速達者皆

附之若宰相諷貶呂溫李景儉蔣濟陳諱德宗元劉為師為死交
後以王任是為翰林學士大抵更相依伏叔文每言幾數才國大木
棟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荀碩及支益誠使已副之實專其政
不悉物處戶部侍郎及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叔文附守有守則叔文曰
曰監國乃從屬死

王叔文

王叔文

王叔文州人知以書行得翰林學士立遷左散騎常侍任本關拜
出處又不及任之無間也叔文入上翰林而任至翰林院見牛駝家
等當其室蓋門皆若佛曼而任尤通天下煉對日月不闕後廢開用
明馬死其所

王叔文幸太子宮而院國政



元忠與儒臣議罷稱英姓牛薦酒賄時王孫汝甫為宰相不涉學使
王敬敏以明衣雖非君為本美無有非之者本妻曰孫汝甫英發十
六萬泉天下州縣感此費曰十萬通黃三歡官解衣家為妻于於學
無信也時下澄官博士歲罷天下州縣惟中衣幣藉其資使增學校
而州縣進士皆立授督則正觀之風樂然可獲當時不用其言。由
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後在游女都詩且言始論十年還京始道
士推能其盛君復又一曰年過之無發一存惟免或然靈物雖春風
耳以欲雅近聞者益薄其行。為編詩才而發福心不他然然也年
益盛極塞塞所命乃以文章自逸去吾詩晚節尤精與白若易聞發
頗多吾為宰相為神敵又言其詩在處皆有神物護持今而初加修
校校御尚書

五註卒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文苑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敏直文一時
舉行推柳直第進士博學宏辭科王叔文等執道奇喜才及得次
引內禁廷典許事俄而叔文敗生能求判司馬阮寬斥此因自放山
澤間莫注元感替一寓衡文故離發十篇雖香蕙脫胎書言情曰
僕自御史裏行得禮邪異外即起取頭免致免世之求逐者然猶
疾可得乎與異人交十年官以是逐辱在府會聖朝寬大朕然其薄
不塞款然坐蓋因尋今天子與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曰五子者淪泊如其豈非命與然吾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
猶有少耻未能忘懼因感平變實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然謂
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也王期及猶足蠶食之前正謂也以為瑞物
一稱發烟為耕吐朝夕得繼使成文章廢不歸者求取獻之法官瑯
聖府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處為太平人矣。又治許孟哀書曰
自古賢人才士東志遵分彼謬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款無賴當世豪

世之政敗其由於是乃知虛舍歎咀呆觀各偶而番交焉而爭廢焉
而剛力大者得齒利者惡爪別者尖碎寒者乳記也長良者殺彼彼
繼爵享野坐血然殺強有力者欲而治之於是有人焉故於堯曰
克明峻德於舜曰落書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
仁彰信克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將授典誓正哉惟茲德實受命之
符以冀承祀後之妖淫惡習好性之徒乃克陳大電大虹女鳥巨跡
向浪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能論開與真可羞也莫知本于厥
正撲用大度克儀于有戒登有庸賢羅美烈樂以舉以燕法其爲符
也而其文臣乃下取跪跪上引天光雖頌燒林用誇詡于無知悞其
存者貴帝曰光武克殷天下獲承舊物猶崇赤伏以昭厥統晉而
下應亂鈞製廢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較字無以議爲也積大
亂至于斯氏暖四海以爲焉墉九垓以爲遠曼以壽燈扇以飛始其
人沸陽灼爛號呼騰路莫有敢止於是大聖乃起石降霖雨澤溼蕩

世之政敗其由於是乃知虛舍歎咀呆觀各偶而番交焉而爭廢焉
而剛力大者得齒利者惡爪別者尖碎寒者乳記也長良者殺彼彼
繼爵享野坐血然殺強有力者欲而治之於是有人焉故於堯曰
克明峻德於舜曰落書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
仁彰信克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將授典誓正哉惟茲德實受命之
符以冀承祀後之妖淫惡習好性之徒乃克陳大電大虹女鳥巨跡
向浪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能論開與真可羞也莫知本于厥
正撲用大度克儀于有戒登有庸賢羅美烈樂以舉以燕法其爲符
也而其文臣乃下取跪跪上引天光雖頌燒林用誇詡于無知悞其
存者貴帝曰光武克殷天下獲承舊物猶崇赤伏以昭厥統晉而
下應亂鈞製廢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較字無以議爲也積大
亂至于斯氏暖四海以爲焉墉九垓以爲遠曼以壽燈扇以飛始其
人沸陽灼爛號呼騰路莫有敢止於是大聖乃起石降霖雨澤溼蕩



扶桑為濟救救為外風人乃澤然休然何少未又未相輪以生相待
以成相續改字欲弄說擇用祇于元盛去隋氏克歸于唐踴躍謳歌
頌頌和寧亦庸成集惟人之為敬莫敢賦贊藏于下是謂堂國神為
義應欲榮耀倘惟佛祇敬用忘于治四夷指版不俾兵革不竭貨力
丕揚于後嗣用盡丁武式十聖昇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
遠深仁禮而益篤人之戴德與宗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
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法惟正符成元和十年
皇統州刺史時高陽得德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高陽觀在堂
吾不忍其窮然能以白其大人即具奏欲以州於高陽而自往播
會大臣亦為高陽請因改遷州南方為皇土者定數十里使宗元將
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稱州十四年卒。宗元少嗜遊惰
功業可施能坐廢遂不報然其才實高者蓋一時韓愈許其文曰雖
深雅徒似司馬子長惟恭不足多也既歿人懷之廟於蘇池愈因

所以實之云

程昇

程昇字師舉京兆人居御以孝稱第明經番蒲郡尉積史治為叔父
所引叔父敗賊擢州司馬。悉進前導道而罷昇并起廢棄餘業已
凋物悉燬單征利舊弊入為監議轉選副吏方討蔡昇使江東調財
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贖實故昇所至不剩下不知飲淫川以悅。
元和十三年。憲宗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領鹽鐵并以羨贖實而
王宰相有以非人望又不欲當印東軍明年西北軍敗不治議置
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舍卒身殿官第無留費在史其處
賢回叔文佑治小人。竊天下柄矣陽充取大弓奉獻者為盜

無以異宗元年德節授之徽章一時貪帝稱昏抑太子之明規權
邊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賞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得匪人
自為所欺不失為名物才大夫情哉



舊史曰工元元和開以文學受重二封之任皆宋元為錫而已其
巧施測算屬辭比事較一代之措刃知解之敏許帝載稱藻三言
足以子并古賢氣吞時輩而野道不獲泥此費人目致流離遠選
棄棄故君子碑而不實或懼守獨正為此也碑季二文公翔於凌
道之末運遼仁義有志於特世範俗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
若和楊呈併稱老雖於道未取亦端士用心也

杜黃裳

杜黃裳字晏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安祿黎子儀傳作胡方
府子儀入朝使王尚事李懷光與盧軍臣孫福誅謀大將黃裳實得
詔判其恭懷尤能汗服界於是諸將服輸然初者黃裳實以子儀今
為置款不敢罷。貞元末與白雲大嘗知王以文用事黃裳未嘗過
其蘭好李純誼請及黃裳論請天子至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遂開
口談禁中事黃裳怒曰吾父息三朝其以一官具貴即辭衣也。皇

太子德宗因事相黃裳為相俄而劉闢叛賊者以闢恃險討之或主
事黃裳固勸不許其委深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宗文九兵也後黃
裳自中書授然不勿於魏德文常禪劉禪黃裳史人謂曰公不若令
者當以攝代崇文羅一死力請以獻勇不許臣實密意日黃裳曰
稱焉之功始德宗制文多難務姑息諸鎮每帥臣死邊中人伺其軍
變伺也觀象所欽立者故大將執金臂結左右以求歸制者尤甚
方鎮據不出朝史黃裳每從容具官與行也陛下宜鑒正元之變
整法度廣積儲庶則天下治

范祖禹曰藩鎮之亂

范祖禹曰藩鎮之亂莫甚於唐諸侯諸侯曰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
後王者不得而戒絕也君之藩鎮本起於益賦其始也天子討之
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戰以法而
莫不其成猶及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帝室阿前古王者所以治亂實蒙知帝統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



古王者至博者欲欲百吏無否本非人主兩自任者亦始皇帝親程
決事也安商世魏明帝欲授尚書帝陳矯不從南文帝日晏聽政衛
士傳餐太宗天之故三者擇入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倍罪執效
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泰已帝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六四凶而五無為
豈必列神靈體題勞耳目之祭然後為治哉帝嘉之由是文
夏苗齊燕然後兩河改機納通半相紀律故依張大將然望
中興黃裳應之

范祖禹曰是謂有古五帝神靈其臣莫能及故自魏晉諸之學本
則名之書也蓋足以知帝王之定故大人土任一相一相舉賢才
賢者各引其類立不易而有成功也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
於天下不可為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處宗其所知也感
載

○元祐三年卷第拜周平章事封鄭國公卒。黃裳進權處有王佐

大略性雅澹未始持物杜姪然除吏不甚別流西通積謝然察如
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蓋以天下常所屬意乎後數年御史劾
奏黃裳酌邪舉節友高崇文錢曰萬五千歸授黃裳子載辭服帝念
舊功原載不同

梁琦

梁琦字弘中潯州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拜功員外
郎吏部侍郎鄭剛倫安琦按辭判研覈積器皆值才實。憲宗元和
初召為翰林學士李吉甫始執政改以情謂琦曰吾落魄速者更十年
始相天子此日人物吾猶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密鑒
為我言之琦即羅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聽以為于朝天下舍然稱得
人。坐覆稅皇甫浸等對策亦足罷為戶部侍郎帝益琦方直以為
任公卿得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琦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開國史琦始承命錄元宗為之憲宗又置學士承命等天子



新舊功勳高惟致治中外幾絕殆多功參與以小心慎然猶當意既
當國請絕不與惟是無謀更治分明淑慝帶降意順劄帶在殿中
雲中填官而不名。嶺南必及使務於陝為監軍許遂振野詔受
定官填曰以一中人罪著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先是天下
賦訟有三曰上供曰過使曰留刑建中初是定當賦而物重稅
輕其後程查相及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刑逐使之入於公
情更實私直以自剛峻賦益苛弊民重困相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
觀察便得用野治刑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那以應收過使之財悉為
上賦自是起惟江而物民少息矣。明器弓峻整持法度雖酒貴前
望遺請不敢干以私謀官言得失大抵數政善惡之惟填獎勵使盡
言初格遺獨私都李王辭嚴休復三人皆遺及過湖填獨賞休復
曰為異夫二人致致款納者前日進殿上因為疑休復大怒填為學
士時引李德裕與同列及相又懼軍賞之兼度知制誥李夷簡為

御史中丞皆職議為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間不精明人語其言士
大夫不以幼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變隨舉稱朝無事人後
為言昔所奏嚴太子賓客率引始相建官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
為學士下為五學士檢校理史官以登朝者為論議否者直史館
以準六典遂著于今京兆尹義武使王永宗選得德林二州已而進
不入或言武遷先見填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諫言填
身備宰相明練時事豈不容先見武帝措釋之議者謂當知填明尚
任方為尚不見疑嫌以言廢位之難云

李潛

李潛字叔翰其先趙州人少沈靖有檢身安制則美敏于學徐州強
定封碑而度府未嘗慕守細故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志惡潛與相見
當即用終不論屢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殺死此節之更更請絕
欲藩曰朕試是謀且曰殺耶。裴瑒自憲宗謂備有宰相吞食經



龍因拜門下侍知同千軍事浩忠謹好隱必言帝以為無隱堂同前
世所以家給或國匪之者何故而然及所讓之數藩具封侯則足用
教本則百姓富矣是則置又言孔子商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存教
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殺已求福而
之也且教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富與公
等上下相勸以照此言教獲同神仙長生華壽知當且有所改陸陳
竟妄後從不可信後入都必變語果為累。河東節度使王珂貽
近求廉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珂可兼宰相海邊取華或宰相字著
其左曰不可選奏之宰相獲德與失色曰有不可應判為奏可以
望望和節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狀而事得救。後為李吉甫
所譖罷為庶事宰相材賦不及韋實之幾均然人物清楚是其虎臣
云

韋實之

韋實之名號以字行及進士第獲實長方正器等禮尹闕弟南對雲
鶴之京兆尹李實實實勞示河紀曰此其姓名也查閱其實實職之
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請實而明日實者至矣實之直進
不仕官亦不選。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德自代又為右濟州總代
為御史義者不謂之私。遷擢部員外加新強人全忠義以工巧獲
少庸應儀子德齊知實之不與曰是將奉知朝問察實為守宰者安
可以廢工子為之又勸忠義不宜汗朝請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則日
。政權部清加所取士和浮聲先行實子特流說為息當從家奏曰
權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實曰然為陛下東字
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同平章事討其元濟也實之請鄆鎮
州專力淮西後蔡平而誅蔡帝不從德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
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為東關忠武李元穎合兵以進實之陳請
將戰方力今皆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虛聲威未可敵月下



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充參政如貫之策。帝以及文昌張中素為翰林學士貫之為學士所以贊頌則不寬事政務委罷之後與表變論矣帝前議頌叙此後不絕也出為湖廣觀察使復立以工部尚書召來行卒。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效由不為健解以代人若相相殺身律下以正議殺物。兼均子持萬德請每免銘答曰吾寧斃死直樂為是故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子

章洪

漢字子乘博通士方博學敏十年不肯調擢史中丞高元裕奏其兄溫善交朋用之禍凌錫已溫歸以告洪不答溫曰元裕常士若輕之即漢曰然然無是身即史用卿焉度始清與著幕府會導入相臥謂曰何以教我洪曰願公無惟神柯前漢曰許賞刑罰人主之制公無以善德行之俾使官各舉其職則公飲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為用禮

評欺曰吾先君此得無愧乎。權翰林承旨與蕭翼皆為宣宗攝選每兩入直必借君問政得夫常夜鼓青幕必審事有不妥者即趨廷頓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頓首一日召入問曰朕於使使何如洪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東安出漢舍卒答曰若蘇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進蓋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錄自錄至歸猶可衣紫即命為一失漢愧汗不敢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變更秉律積年不給官歐漢遂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漢具道姦狀且言必寡以法帝曰若為翰祖乃免由是豪右欲踰後改戶部尚書。洪為學士時帝嘗曰朕嘗遣方鎮判史各悉州郡風俗者知為朕擬一書洪為取一道四方志手加鉤次題為

章洪

章洪貫之元舉孝經又貢進士權明經進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



丙祭遠帝安帝其院率祀從會受方寔學士鄭劍改脫告之帝不許
特大寒以絕窮類也覆而去其特過若共每入五胎月不得休出入
八年而改置長較感心疾燒還第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頌左右曰
安可以不示宰殺即遣使待往彼還奉和府使進帝曰為文不已皇
願養布政自今勿復正弟然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
子溫

卒溫

溫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父愕然疑假權馮進召
而試請是文能無窮忍喜曰兒無幾矣。入為監察御史以委劾等
殿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即就謝辭解侍親疾調適為期二十
十年衣不脫帶既若衣毀磨不支。遷右補闕宰相宋中編成編撰
不測溫曰丞相無幾有初不宜反乃奪入編之吾等豈能雷霆使
上蒙睿容擊鼓天率同舍飲劇切率由是益知名。(天德五年太廟

宣臨臨宗正將作營治不特平文宗聖壽其業日敷中人莫之溫
陳史乘其職國以治事歸于正法以濟夫波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
宗廟最重也此部下屬及有司此費不力正可然後官懸不恭擇可
任者攝究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覆吏奪業而為以中人是許百
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聖將作別官備業
夫帝乃罷宣人。李德裕入輔權禮部員外郎或古雅為平僧孺孺
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繼發乎德注書皮鳳細表為副溫曰非則遠
然從之稱不測吾馬能為江起邪注律律議大夫久之為給事中
兼莊修太子侍讀諫曰陛下盛年宜雖為妻作問安天子太子不悅
辭侍讀及太子得罪溫曰陛下嗣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五其言
遷尚書右丞。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推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上
言即宜清選不可賞能史當命中人論送溫純議不獲詔改居禮部
即中帝問攝嗣後對曰是名臣後治行無疵若支材幹而不入清選



他日執首當劇事若其義者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陝虢觀
祭說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貧曰中德以供賦可
乎為驗開而政辦平溫曰存。溫性剛峻人望無敢放說者文工
屬文頗習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令所善惟馮祐祐者字祐之夷洛
君子也精畫及書自鍾王無染以來皆欲識其真誓然不以履車自
家

家乃反故溫號山林文云

賢曰杜陵溫善學表泐惟持法李藩號純韋貫之忠實皆足後天
韓經國體跋表者王當曰方憲宗中與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
昔子貢孔聖高弟而貨不歸安國漢名宰而實金黃家亦以受納
見寔至於忠烈竟然則不可勝已

舊文曰黃賓以道舉者持誠奉主濟微光之諒罷全義之狂討賊
獨之光舉無道策疑軌流之披豈曰不仁即天機之性德非之卒
代父命於賊手孝也微光之亂王人被傷無幾父於賊庭義也抑

淳樸之流考藝文之士盛搜幽潛大發助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
榮辱之弊高避世則遐濁吾賢習也忠孝全矣仁智兼矣其二子
皆臨大節不可奪者也蒙流刑墨點嚴舉賢任能格沃帝心獨
王道知推群裝度章貫之釐成整將相皆有野鴻遂立古立事如
無不為古者設治典章詳陳故實仗義相之袖擢政朝論之式序
古而知均之能別賢者知古而之善任賢良相須以成不忘不
克叔翰瞻身善行力學承家純制教有全物之風堂輝者見寧勉
之意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俸長自持之意也德與孝澤力學
益斷有文統延齡恣行巧俸論鼻讓不書明制三十年孤儀朝廷
實父事之餘慶所鍾共四子者經緯之區何懸於三佐矣

東萊先生書評管參之四十三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字先自，涪州臨川人也。世不與君，開元中，西表其國崇文性
樸直，寡言，負志中從，諱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
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屯兵討闢，時顯功，留將入，人自
謂當避，及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當若絕，至是，却滿受命，
衣已出，師發，衣械完無一不具。鹿頭山南，祖成，帶把二川之要，關
城之旁，連入也，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捷，賊
心始懼，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賊降，餘
兵皆西，將送，秋，關走，追，擒之，擢遷京師，入成都，市井不替珍貨如山，
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第度使南平郡王劉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
不遇，若欲按，續，諸列以為繁且，獨，慶，富無所事，請，行，遂，自，始，乃，詔，拜



東萊先生書評管參之四十三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字先自，渤海徒海州七世不異君，開元中，西表其國崇文性
樸直，寡言，貞烈，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陷，軍有變，累官金吾將軍。
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屯兵討闢，時顯功，留將入，人自
謂當還，及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當若絕，至是，却滿受命，
衣已出，師發，衣械完無一不具。鹿頭山南，祖成，弟把二川之要，關
城之旁，連入也，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捷，賊
心始懼，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賊降，餘
兵皆西，將送，秋，關走，追，擒之，擢遷京師，入成都，市井不替珍貨如山，
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第度使南平郡王劉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
不通書，欲按讀譜列，以為繁且瑣，慶富無所事，請行，遂自斃，乃詔拜



同于草率郊寧節受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兼文將功而修蜀蜀
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節於戰湯有詔懸便道之也居
部三年戎備將整卒會易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

承簡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承簡以父子蜀功除嘉王傅並度江蔡本署守將

王錫

王錫字昆吾太原人始為押管瀾曹王嘉之節度江西北李希烈南
發卒與錫兵三千使也得陽而皇全軍臨九江龍巖山遂以發源表

錫以州刺史錫小心魯判軍中情為事無知大率悉知之因推以股
心奉入朝錫文用雖不足而能可試。憲宗雖為鴻臚少希是
又賢末四成朝貢黃衣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雖右
臨臨不伴跨皆竹單為履履宜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由錫子孫如
錫氏至是錫悉指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委皆停給發省
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憲宗南節度使廣人與廣雖處地征薄多事
刑格中錫但共歷推所入與常賦均以為助進察其餘悉自入數年
京師雖家無不富錫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錫檢校
兵部尚書為右副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
使兼進太子太傅檢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
百者車駭林錫能補完發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空餘會回
鶻入朝錫而示威武頓服之力悉軍迎之錫及到五十里旗幟尤
解戈設琴若回鶻恐不敢仰見錫懼然受其禮中開嘉之印森同平



軍事。得自是若財多一且懼妨納錢二十萬奉饗去古多錄有勞
然貪望不獨忘天下議以為半相可市而取者曰鈔當太原殘破後
成推當之治官費於以舟功功之不固何以為勤不聽鈔性誠者每
燕饗餘錄其餘實之以收利故鈔家錢滿天下

五述錄求百計不師刑察所畏財賦凌餘次獻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石泉從張介然討安祿山
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詔判吏李岑曰李元璠在河陽
江泚足兵勢必來援今棄魏尚多若骨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水
聽之昌乃破鎧登城以赤義諭賊賊不救攻俄而先將破軍至賊
疾潰李希烈取汴江陳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宋陵希烈發五萬文
之昌振壁以遏地道相拒四十餘日城數敗乃解圍去貞元初
發涇原節度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土墾田三年而軍有美食兵被

魏時遷轉使寧。初城平涼當劫阻後將士體者不戴昌處之夕
君尚昌謀者召其以開德宗下都農務分建二家大將曰張義家士
曰懷忠家其率隨軍將將素服歸之莫不感泣

張曰君杜牧稱寧陵之圍解解歸魏元佐石昌問曰君以臥或
用一幣十何以能守昌泣曰給昂令守陣內顧者斬昂孤暫張度
守西北未嘗內顧捍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
去泣曰國家給官費汝守勇壯也此臣謂不然且勸兵乘城與賊
抗所顧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勇而士必相離不祥矣大馬李
將軍者得此以答其美非昌亦死故以爲張延許達鮑融陽其名
傳古今寧陵而事不暴于世寧故宋之恩昭

李景昇

李景昇池州良鄉人以蔭補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閩門讀書靈武節
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商博得



平入朝景略教訓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反欲弔我者乃坐
高懸持之者錄相後前蘇林是虜家氣沮索不敢抗自此回然使至
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遣左胡林將軍對蘇延英殿論奏術術
有大臣風。河東李就尉以景略為行軍司馬會梅歸復入朝悅大
會勞人乎生說不致遊景略叱之皆歸誠其發驚拜曰拜奉堂烟耶
遂就坐討史相顧嚴陣。賊餘塞下傳回訖時南陽乃拜豐州刺史
天德軍西交降城財樂運嘉慶子來地塔山註天德軍勞景略至
節用約已與士同也果堅保既田數百頃歸策器械畢凡威令肅然
齊並比麟回麟贊之卒于也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失盡歸工部尚
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內佐萬福以景略不願乃學
騎射從狂有功拜淮南副使時許采以兵伐淮淮南人陳吾見曰狄

一陸卿而且將改許果異知萬福辭喘曰陛下以一許果吾臣如何
此謂許狀狀為何人帝笑曰殆為我子許果事且許大用乃拜和州
刺史萬福至果懼從也萬福在殺之。孝正已反也兵捕榜註江
淮滑如額千餘不敢逾渴口廢遂乃以萬福為涇州刺史召讓曰先
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聞江淮草木皆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
或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為福因馳至渴口駐為子摩皆發漕船相
銜進賊兵衝呀熱悅不敢動。魏州饑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
獨令兒子將米百車饋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又見帝驚
曰亞乃吾舊嘗老何邪以兩形交相開勝賊等請延英門論奏延齡
奉伏聞不去帝驚怒萬福大言曰國有五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
矣見此事梅梅城勢之天下益重其名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福
泰七十年未嘗一日言務在凡九州皆有吏安



征行之勤尤顯徐曰我去室家又以為公憂誠無以報特為戰士皆
 棄妻子歸自子奈何獨以女色為報為我謝公天子於尤顯恩厚誓
 不與賊同生惜心曰雖死不二固為泗水下將卒數萬皆感涕流涕
 乃尋路使者運之於是士氣益勵表及蔡結連城於池口池口在泗水
以率輕騎龍之賊以男女大呼薄城為憂壞及危甚尤顯力戰
 繼之化是尤顯賊必至密遣四布次清脫於五漆下掘其歸路賊
 死千餘由是賊悉絕尤顯而守懸得乘虛入蔡夷賊平入朝賜
 與著選殿原知拜司農卒。尤顯在書善無士其下與為用許即
 功拜官為將軍封侯數立封
 黃曰世皆謂平恩侯蔡軍入蔡傳賊為奇功殊未知尤顯於平恩
 為善也足稱賊戰日當盡取蛇卒枕尤顯德空炸以不謂賊求之
於是是名謂平恩尤顯之賊江漢賊之賊於其賊也故惡能乘一切勢出
 賊不意然凡無尤顯之德惡能乘一切勢出

烏重胤

烏重胤字保石河東晉水此子也少為陽牙將置從史來詔討王承
 宗除其賊連並突承羅許圍之以合重胤乃親從史帳下士控其介
 誰重胤也曰天子有命殺者賞是者斬士敢不選即無敢動者承宗
 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帝許進蔡詔李光顏相持角大小百餘戰凡
 五年賊平使領內軍建言何朝無拒制命者蓋判史失權鎮府領軍
 蘇作福威也使相史符職大神雖有史思明安祿山之姦能據一州
 為叛我臣於管三州輕運制史職各土其兵因請殺兼州法制備立
 特以為宣文宗初拜司使率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按同捷充
 海州重胤者特兼節度卒。重胤出行任善繼士與下同非若蔡將
 李錫將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善為僕射得士心大抵如
 此行官為有禮富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就級士三十餘
 人封殿以蔡子漢弘嗣寄

史臣曰古賢稱名將者不必數論拔擢之材按虎此舉之力要當
以義終好謀而成而阿諛為仲氣塞陸王卒多令飽饑寒權於主
歸罪與效於姦臣章武中興之功義節之勳也重忠慮於事上仁
以持下維繫之任然聖老願安邦之臣不可多得

石洪

石洪字瞻川有至行表明經為黃州歸寧參軍罷歸東歸十餘年隱
居不出公卿數烈為皆不容重胤缺所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
濡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邪乃具書幣邀拜洪重具如已故欣
然我行重就善其至禮之復初書召為集賢校理

楊元幹

楊元幹少孤博覽有術略客江海上時竹高論人謂任生其少誠峻
色元幹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勸其心及元濟擅廢為廢元府缺因
其財使不恨據說曰先公余子財諸行至寒陵府之有亡我具知之
將功次賜將士以自固吾為君將夫元天子矣有不從者元濟許之
說至則具發賊匪實請殺諸道執元濟陳之聲舉起拜左金吾衛將
軍。定言淮南多任珍寶帶採取必得奪日我討賊為人除害我軍
將矣焉用賞止勿復言長慶初其官權源源清節度使元帥鑿發地
田五十頃屯築高垣半城用冠至析者保垣以午番六年溼人德之
○天祐中文字者 卒然性險巧所至聚斂謝諸獲過故養更方佐云

曹華

曹華米州楚丘人源華初拜散騎常侍吳元齊不交命詔為主執計
之請華自嗣戰青陵城賊大奔殺交突謂以功封陳留郡三落平遠
律州刺史。俄加宛海軍亂殺觀容使王遂昭華往代視事三日令
軍大享華中士于無用酒中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賊帥者
曰起于華噉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渠渠海討之人重足屈膝華請
治宛許之自李正已盜界魯俗益行驚迫引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



五廷進獻甚厚故實佩帝用則以收威約帝曰曠懷好謀朕朕
夫人也之法作順聖樂李黃真

杜亞

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累遷諫議大夫亞
自以當處柄他他不悅李輔國風望高特與當宰相故亞厚給元
載有罪當殺亞之出為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亞亞意必任台宰倍
道進與入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折請輒相諫可帝知不悅。與元
初為淮南節度使至開治漕供引朔成棧戍防屬之入中中以通大
舟天復高抑曰因得既流既珍通街戲應通理人皆此類故米陳少
遊後策率頗重用亞然禁人。有折騰華而亞推慈焉粥飛外官往
杜不理事方春布民為竟沒款亞欲輕賦民乃解江亞解公也
司非使富人衣綢線衣以水不濡觀沼華遠江蘇亞皆千萬李衡
曰使禁討焉之不足也既沈九曲池是勢為傾傾江蘇亞皆千萬李衡

有錦纜云行

杜亞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累遷諫議大夫亞
自以當處柄他他不悅李輔國風望高特與當宰相故亞厚給元

梁度

梁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
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要程切。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知政事
元年改上知制誥田弘正勅親降六州于朝憲宗定度宣諭弘正知
度為高遷故郊迎趨跪受命且請歸至揚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
由是歡服史杜亞厚給元載有罪當殺亞之出為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亞亞意必任台宰倍
道進與入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折請輒相諫可帝知不悅。與元
初為淮南節度使至開治漕供引朔成棧戍防屬之入中中以通大
舟天復高抑曰因得既流既珍通街戲應通理人皆此類故米陳少
遊後策率頗重用亞然禁人。有折騰華而亞推慈焉粥飛外官往
杜不理事方春布民為竟沒款亞欲輕賦民乃解江亞解公也
司非使富人衣綢線衣以水不濡觀沼華遠江蘇亞皆千萬李衡
曰使禁討焉之不足也既沈九曲池是勢為傾傾江蘇亞皆千萬李衡

有錦纜云行

杜亞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累遷諫議大夫亞
自以當處柄他他不悅李輔國風望高特與當宰相故亞厚給元



周平草神方建諸道兵環擊不辨內有大恐人累息及度合國內
外始安由吳討賊益應始德宗時向背何中朝士相逼令各釋兵
軍相至國門謝賓客度以特多故宜延天下冕英皆策乃走請還
第與士大夫相見却可。時討茶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德宗
心雖苦度未尚在疑心不替去且為大志不然兩河亦將視共為逆
願會高價買戰如他相德宗欲飲賊鈞上指第一勝一員在
穿常誓若師常利則古何彈用兵和難果重亦不勝賊行朕今但
為幼臣勇怯兵糧籌處置何如耳渠一欺便阻或計乎於是左右不
能容共聞十二年宰相建古經建古物使項廣宜休惟度請以身
督戰帝獨曰度曰果為朕行乎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對義
軍行度入對延笑曰主憂臣辱最在公死賊未交首臣無還朝帝壯
之及行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建古忌度帝恐居中境沮出之外度
起野城勞前軍宜別廷厚意士者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

德廷度度英羅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復入懸懸
城將兵元涉以報度遣馬應先入蔡明日統回由降卒萬人持符徐
延德定其人初元齊然俱歸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
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關死祛法餘一獨除行來不恨查度民始知
有生之樂度以蔡牙牙竹樓下或謂度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
為郭義符度元惡已輸人皆吾人也無感泣度入朝果執進晉國公
僕如政事

憲祖為曰裴度伐叛以刑罰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
亦之為仁故雖變瘡疾之俗為驅虞之民其後取滑青如反掌不
惟度勝用兵之為益人心先服故也且非特物以誠之故歟

。程昇並前請以官財賦奉儀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
繼人若得來歸五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神士柏有魯說乃歡
德棣二州又諭程權入魏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即而承宗





勢乃難爭道恬強性之也度密勅帝誅之乃認田弘正致討弘正
率師進果擒。大賈張敬真五坊息錄亡命訪使楊朝汶以其家
簿閱黃錢雖已價悉鈞土振引數十百人中恐蕭悅及諫官列陳中
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郭公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
辦度曰兵革不戢三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陛下帝不悅徐乃倍責朝
汶曰以爾使我盡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溷濁。帝嘗
語世軍君當勵善成公朕惡夫狂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
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是類中實處在險下能
所行則游帝曰古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度進善而上以爲難辨
則易以爲曲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則失己而卒爲非辨所攝出爲阿
東高度依。張密即赴王廷慶罷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
以李光顏爲重貳爪牙將倚以擊賊長于林萬有防長無寸功度
既受命入賊境殺斬特以聞帝元氣頓絕宣親執請求靴改擇度

後當圖報若可帝使不使有功度恐亂快即上書懇暴橫過暴帝不
得已罷弘簡旗近瑞俄雖執軍拒以度爲東都留守諫官呼廷英言
不可罷度兵性義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齎鎮
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使忠者懷強者是令居東人人失安
帝悟紐交由太原朝末師又臨先始陳二賊所換受命無功帝陳所
以入觀意感樂流涕伏未起謂者欲宜帝帝曰朕嘗延美將始始
謀者謂度無獲矣五久外爲奸被殺後又勸德憲帝未服聞其處及
進是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在聞者皆味假將資臣至齊帝出
涕德憲聞中謂臣未退宰相不棄半籍質則滿者帝帝以度體德故
特以珠禮度之行履克難楚漢書聞說詩嘗傳以大位二人不敢榮
官顯屬共帝才愛恩用團欵必出平元軍更使度應書者言或曰賊
知度夫兵柄必背的觀度帝釋密乃拜度鎮淮南帝使會昭義賈
罕劉永徽劉格舉軍謹怒昭昭明以執永借格物以聞帝怒問度

何施而可度曰臣素知丞相恬憍不能常以善謀臣臣曰恬誠
惡之胡不自聞度曰雖恬爲國忘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
此尚未能決千里早言可惜臣雖爲必欲收忠義心使仰臣死節
斬承情則四方群盜隨然破膽矣帝曰銀太后慶爲子且我何愛足
言其大度曰臣請范滂可乎帝曰可范滂出承情服養還安。是時
徐州王智與逐擊河北無返水一議著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
平章事權位側日謂李逢吉除賊善謀可以攝度其詞帝自冀陽召
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及居任再閱月果勅逢吉巧問保在左僕射帝
甚風歌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立太子遂立景王爲副逢吉既
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內始在官惟文黨謹沮日聞乃出交山南西道
節度使奔平章事。度四年冬 王 建陵者元翼之家 中元月
琪 宗 蓋 範 數 舉 相 非 其 人 使 兗 州 賊 肆 屠 辱 上 疏
曰 臣 嘗 在 朝 淮 南 賊 謀 干 木 處 總 請 候 處 兵 王 霸 之 理 以 一 士 止 百

萬之師一製制千里之難發交元德臣德文武兼備於位最朝委矣
決於此處身與賊爲讎自臣管仲曰人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
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計陛下當慎而策後無萬言今一變交橫集十
外所以均者知誤文帝有願敬不無用也帝感相謂度字曰度累爲
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故乎具道其由於是授交康平章事。實
曆二年夏 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欲以領受天子節旌其詞曰
後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象建別於
本朝延幸自難難以求官朝署也百司之臣荒地弗治假歲月完新
然後可行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始古誠有木使罔止行。帝
感德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華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何須
殿臣皆蒙榮近聞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礙 帝嘉納爲
數規朝帝前定策文江王是爲文宗度討李同捷平之即陳調兵食
非宰相事請罷度支詔可。大和四年文宗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



政事帝起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頃疾已三月若五日一至中書
自是功高位極不修無感涕泣跡跡獨於是牛骨蒸等同輔政燭夜
熱藥及若上欲有刃遂乃共督其跡獨極之而白帝以為山南東道
高陵夜時聞警賊賊天子誦經器錫神道夜不復有經濟意乃治
第東都集賢里休刑毀其後銘涼蓋野室激波其下夜野原前
散與白帝易到易為文章把酒寫畫交相歡不聞人關事帝知
夏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夜安否則嘆二年文宗
詔節度河東度薛老疾帝命盛弘宜論意曰為朕時漢北門可也夜
乃之鎮二年拜中書令上也聖群臣曲江夜不赴賜詩曰注想持元
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憂受水學在請使者及門而交晚年七十
六攝曰文忠大中和初起配享憲祠廟夜。夜選然鏡中入而神聽
與孫守堅正善古贊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夜年
今幾歲說說以天子用否其成舉總深比亦汾陽而用不用當為天

下按蓋不曰朝以金德始於及夜天下莫不感其風烈。子微子通
理注敬而九經自宋始志在廣洋大理知襲封晉國公平封為臣
協交仗職止治經降之。聖或語閉也。四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
運職與立夜限滿者代由是人人感悅後共盟武等軍試地斥前
無并識等神而聖之果得泉

互注為當路所預致開處解元為人忠勇可當一面

賈曰憲宗討燕出入四年元齊外連奸臣制宰相及用守者阻
朝辭惟天子結然併辭儀任夜故事簡以討賊身督戰乘平淮西
非夜破賊之難任夜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禁暴功非斷乃
成其知言哉僕敬不君愴人腐大。乘雲錫。不度遂無
顯功非前智後愚不用勢當然天爵史冊使晚節頌此為自
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必保其身夜何謂云



東梁先生唐書評節卷之四十四

列傳

李逢吉

李逢吉字丞相，京兆西華人。少經權術，進士，官至宰相。中累科平章事，逢吉性忌前，政多端，及得在勝，價好惡，果友討非，西逢吉感，成功，欲圖阻止，越和議，若前，服諸道兵，家保知而懸之，出為勅，向東川，為度使，檢校召為兵部尚書，時支真元，攝知政事，度軍陸，鎮檢，檢依逢吉，以為其隙，為東，遂奔中之，遣人上變，言鎮，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仲為平章事，因以恩，爵勳，純，濟者，之，相，視，之，逢，天，以，欲，傷，友，於是，李，逢，吉，卒，慶，厚，等，福，吉，友，為，逢，吉，赫，亦，則，然，天，友，初，得，留，特，已，失，河，朔，區，咸，不，換，天下，地，頭，侯，相，變，而，中，外，交，單，吉，之，帝，說，不，肯，變，遂，外，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遂，從，子，訓，駱，注，捨，守，澄，為，吳，豫，自，是，拜，志，無，所，彈，其，黨，口，散，又，新，奉，實，張，據，與，刑，柄，楚，李，慶，經，皆，絕，矣，治



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百於其前
先居關子後達於達吉無不稱所欲未幾封者國公。殺康新立度
水入魏達古不自安遂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調用車召拜尚書
左僕射卒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元和初

左拾遺性明銳過事韋。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統國政
稹謂宜延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買直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軌之
然也周成王木中才幼蒙稹則入任用君則昏闇豈夫聰明哉而
克然于道者穀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節
亦叔與滿目不聞臣覺耳不聞優笑若不近稹邪吃不備珍異及為
若也血氣既定遊晉就成錄有故心不能奪已然之性則彼道德之
吾固吾所曾聞陳之者焉論焉夫成王所盛道德也行近至賢也快

其高則與世樂朝皆快者刑罰教之至也奈何不然殘先王之學
知孫之性胡亥胡亥雖仁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特近彼趙高
刑禁之人待之以殘忍賊賊之術天下之人未盡惡而度不難分焉
鹿失高之痛攝天下而責自攝攝宮夫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
為太子避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即位後繼聞宴飲食十八人者
皆在上之矣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矣古斯遊賢
之致也正觀天在以來保傳皆宰相兼領銜官亦時重遊故局周儀
位為不為司議計其險也母后臨朝方棄王室中辱為太子雖有骨
骸者亦皆歸之司議者殺言之士不特在朝謹保安職及說言中向
惟與工利德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傳不殊廢絕積
行凌越月逾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替慈惠之語豈
天下元長天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至生而神明也亦





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韓休死條上十事一叙太子王邦本二封諸王國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許召宰相議服既六次對群臣廣曉明七發三行奏事八許方福解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咬避。于時高弘本等出為刺史閻旬追還詔書填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陝西北邊軍憲狃悅召問得失當路者舉之出高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為友使蒙矜遂詔過職凡十餘事老論奏會召獲選次數水驛中人先士良復至漢不遇中人起擊撲股面華相以極年少輕狂或失憲臣體賊江陵士曹象單。元初 卷宗 未召拜相即負外如報充長於詩與易名相增天下得號號元和體性甚播機府掛弁在東宮妃嬪近晉補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據相部中知制誥晏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是非公議為士類皆傳德德翰林舉士承旨。元初 卷宗 未召拜相即負外如報充長於詩與易名相增天下得號號元和體性甚播機府掛弁在東宮妃嬪近晉補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據相部中知制誥晏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是非公議為士類皆傳德德翰林舉士承旨。

撰交親私簡在樞密七相善後度出也鎮州有所論李共沮邪之度三上疏劾簡換領亂國政陛下欲于成宮先清朝是乃可命及群議乃屢供簡而出執為工部尚書然魯衡不表。未幾老同門下甲辛奉朝野雖然輕笑時王走陝方圖平元業於澤州蘇思奇論報天子以厭人心所善于方守皆家士權尚無趨聞蘇得報要領可便及間而出元黨頗以宋安辨行德然之事述古知北華陰今李賞誅費及由于方為執給客符刺公度隱不發神象軍中尉以聞遂與度情羅甲相太祖文宗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讓調起出知官尤無狀者七人黨積愈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石傲拜武昌節度使辛所論者甚多行于世在起皆神資擊擊士為詩與之酬和故號桐葉堂之奇茲得竹院滿亭絕唱執給古事端。元初 卷宗 未召拜相即負外如報充長於詩與易名相增天下得號號元和體性甚播機府掛弁在東宮妃嬪近晉補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據相部中知制誥晏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是非公議為士類皆傳德德翰林舉士承旨。

蘇詩不飾云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南溪村奇章公私之膏初孤下杜樊病有賜田數頃
依以為生工為文第進士元和中憲宗切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
立甫從俱第一得指失改其言鯁直不避宰相顧憲初從御史中丞
按治不欲內外墜肅李直臣坐賊李直臣以當死憲宗特為勸其獄
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特錄取容耳又
于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諒山來此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疑其言
乃止以才部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立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此傳
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節度使鄂城土俗盜兒鄂城及歐陽修歐陽
華於氏史皆為授官授官又改赦五年華郭人無獲歐費又
獲乃州以省冗官。文惠立李宗閔台國華經僧孺不宜棄外復以
兵命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遣李贊義帝召宗閔計僧孺
曰是不足為朝廷憂危陽言安史後國政無所繫休戚成敗自顧德望

瘦弱國能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死陽又昂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
今志誠徐同義義也華傳以郭使奸美英舟使且自力不足以逆順
矣而大首惡但釋乘維州人之勳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擢勞之庶可
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時不可曰中國禦戎守信
為上應敵次之彼求貴曰何故失僧贊昔大日僧孺強壯曰贊昔
我馬射若川若暴髮極坂以騎極曰中不三日拔成陽橋則京師戒
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逐降者特皆謂僧孺扶素怒橫
議沮辭之帝亦以為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戴人竊議朝政他日延
突召見宰相曰公等有容卷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將罪非
相不嚴罪濟然太平亦無象今曰夷不曰擾百姓安生業秋宜無強
求上不獲蔽下不怨德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
所及退謂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又成此罪固請罷



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惡遠禮備樂舉刑清政平奸究清伏兵革偃戢謀猷順附四夷康服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國亨專權者君於內弗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推命自立勇無節也軍旅嚴興賦歛日急膏血橫於原野奸軌空場於里閭而情猶謂之太平不亦謀于當文宗求治之時借羈尾若丞弼選則偷安取容以切位選則欺君誣世以盜名弄其大焉

乃出為淮南節度副大使賜與符璽曰積金古器以比君子卿宜少留備臨國請乃行劉蕡諫呂述言借端開撰誅裴蒙之詞憲宗補用長史盧忠立璣為太子少師年諸子將盡放願將于職

牛藏

欲舉進士羅吏部貞外郎院中選進士多姦歲調四十員欲治以剛明紀綱

然茲僭擬中使宰相杜讓推將安誅討帝復召讓曰今伐茂貞及康為合取必為金印計行日有持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者軍國大體如蒙欺干之期願陛下考書處責將帥非臣職也然而如果欲遂成大臣王宜益為政為刑部特加蓋勳徽之正殺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葬川卒

李崇閔

李崇閔字慎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權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政切持政納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獲宗即從述中書舍人長慶初初疏欲與賈諫宗聞詔所親於微而李德裕李絳元鎮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殺幼子弓取士不以實宗聞坐貶舒州刺史由是發怒頭髮頓重相怒亂紀凡四十年指紳之禍不能解

范祖禹曰晉漢之黨綱始於牛僧孺二部祖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率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如於牛僧孺李崇閔對策而成



春藏之既背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九群臣有黨由王能不
明君子小人難進於朝不分邪正之詞以惡勝之而聽其自相傾
軋害聖刑罰故漢上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
不洽而唯恐其黨之不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而立罪法以抗
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建之黨為風為效攻亂於上而俗陷於下
及其亡也人猶及哉而有不為唐之黨是勢利勢窮則盡而正故
其衰李士無難行不足猶也為國家者可不勿其斯哉

石鼓子曰吾稱黨曰牛李且德裕疾人為黨者唯不厭誅人之黨
不徒念惡之彼以歎惡數此以贊于彼與之對壘而且為惡陳焉
是亦天下亦名德裕曰黨借乎無有惟原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
之黨誰歟大抵不取鄭重謀議行李紳李讓或等數人矣而軍等
所為頗有可說若大牛黨則皆貪回然亦與非深者皆發巧中腸

子博學尤敏力擊陽之朝口騰偽議端誤之能門集實實此亦
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奇謀淨幾與德裕之
功然則牛可名黨而德裕寧乃不與神古之合其不可謂之黨則
矣所可為德裕者不明檢其黨以誅之耳人善納物宜沫浴而
朝曰此曹為黨以傾賢臣以養邦政請以罪為主國人同棄之此
宰相職事又何公照以它罪如以交通劉稹從宗問以家行不謹
坐李讓之妻使天子謂德裕行會不由公正以致黨名如汝千載
不察可勝歎哉

俄後為中書舍人陸贄象所取知名士若唐冲鋒卒表都等世謂之

王荀天_一太和_一玄宗_一中_一中書門下平章事_一德裕自浙西召致

以相而宗閔中功多先將進引牛情濬同乘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
裕乃善皆逐之又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
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奔於





性酷之陛下陛下中立無私者黨與被受帝曰衆以揚慶卿張元大
美官忠松黃之曰爲事中時吏官去何宗問太祖不得對俄出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嗣昭注始用事錄德裕共皆謂及之乃罷德
裕復召宗問知政事會黨以京兆尹得拜宗問極言營制謂注乃
勳宗問買時陰結會者宗宰相乃假宗問相用司戶觀注志也。時
謂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土人策逐去之入殿坐
連月累被詆及天監丁海命乃詔宗問德裕姻東門生致之自今一
切不問所以惡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其朝黨難

司馬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空道水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故君子傳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世
子迫賢退不肯其憂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營其情言其

惡其憂心也竊其宿弊也祖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
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序位量能而度
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廢成佞不錄務夫如是朋黨何自而
生哉彼若主則不然與不與解雖不離辭邪正並進數舉交至取
舍不在於已或稱潛移於人於是執愚得志而朋黨之議與夫夫
水腐而蠱生醜醜而螭聚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
以咎群臣也太宗嘗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
誣所進退者爲實爲不實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考
實也賢之公也君子也臣欲用其言又當遠之詎也不肖也私也
小人也臣欲用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進使之爲朋黨孰敢毀譖是
不爲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權不離而怒田之荒也朝中之黨
且不欲去况河北賊乎

石敏若曰唐之朋黨者乾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者不考言

行而辨賢否違古道衰變而惠宗出之宗則被楊雲卿而文宗叱
之染皮布皮山南官無子章而欲殺之出之而復召之而復
留廷之而不詳則賢否格不可辨矣染皮有子惟之大功潛供四
夷單風畏愛安國家利社稷當特一人耳李德裕在殺宰相草詔
論事過人遂甚後宗令將西還召惟札章不來詔乞禁州戒備
奏止毛則聖求上冊奉詔獻方士跪帝前有大臣為文宗時論令
謂奸邪其後濡果及張繼明降僧德祖之長後帝聞監軍王茂言
之燒始營備建興二臣者皆有已然之德試宗問定章所為以
較之則朋黨不必論矣帝乃曰去河北賊去其朋黨雖夫河北
不足慮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孝八關未夫則河北在堂上矣
楊嗣復結政與宗聞善欲從用而畏宗章乃託官人謂宗命因紫雲
對宗曰朕念宗國久矣欲使一官陳表行曰宗問之罪不知死為甲
對宗曰宗時李績數文新號八關十六子則比德矣胡廷為危昔余

楊嗣復

逸四凶天下治朝廷何心殺他人上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
不可以情愛奪遂播宗問耗刑判吏。會昌中劉俱敗得交通
欲流封州宗聞性嚴警始有當世令名既獲貴善權勢初為染皮引
接後復薦德裕可為相宗聞遂與為怨祥愈為作南山狂虎行視之
而宗則崇私黨薰熾中外奉以是政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見識於律泥。妻以其女歸。妻曰吾聞
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死而生嗣復泥。其頂
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妻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易文後讓進
士博學宏辭與牛僧孺李宗閔相善二人輪收引權位即與李
宗閔相善。宗閔知其名。元二春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宦。文宗即位與李
宗閔之。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為中書侍郎。居居民間而尚言論
矣。丁勳以官廷趨和曰士多趨就。使受濟。夫廉矣。則草不子曰。佐



下當察朋黨狂曰朋黨與少得華曰附離復生狂乃豫為事欲絕其
語華曰論邊事安危臣不知狂誠風黨狂不知臣嗣後曰臣聞左右
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華果謂誰為黨耶固頓首曰臣位宰相不應進
賢退不肖以朋黨獲戾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愛
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深可用乎嗣後曰天
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其必責能否要待聖試乃可。是時廷
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後建言故事王衡起居注在前使坐無所記
解姚璿又于趙登又皆請置特政記不該行在清廷英對宰相語
關道德利政者史中書門下五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之
久之帝又問廷英故事能當記之廷英併圖史對曰臣之職也華曰
陛下關感初文改甚善三年後日不速請嗣後曰聞成初華夷行
當固三年後臣與李廷岡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速前臣
之罪也陛下不忍加誅當自矜戒即謝趨出閣門不肯起帝乃免

華夷行相而嗣後專天下事退門下特勅廷英使燕官屬各宜省帝
曰無及澤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純澤純澤又若首華乃出
帝曰昔蕭後宋政數言者必言卿其志之。帝崩中術仇士良廢遺
詔立武定帝之立非宰相意故為薄純政臣不知禮自用李德裕而
能嗣後欲殊之懿裕言曾太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利後無
不悔願終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克乃厥嗣後
潮州刺史宣忠立乃之至在州乎

贊曰夫口道堯王語行如古人其名曰宣儒僧孺宗閔以方正較
言進既當國反奢私縱黨探擊所惜皆是皆推震天下人指
曰牛李弊盜謂何連吉險邪謀洋謀嗣後辭給固無足言李生孫
皆又不底於政治世之罪人歟

實錄

實錄字冊列宗兆金藏人凡弟皆繼進士第獨群以處士客隱此陵





夏卿為之相德宗擢為左拾遺官制在諸官中以年號詳大率
夏卿時張為持節使吐蕃以詳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
年始自早著親臣為於還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列
官一何為帝壯其言不違王叔文黨為難不喜群臣亦皆停又期
反數不肯有欲進之卒然不可乃止。憲宗出為湖南觀察使
將召還卒群臣常年弟存輩皆為却工司輩為強味樂行於特義取
昆弟若五星然輩宇夫封極格有名于特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
號譚噤口人亦又譚噤口也

劉栢楚

劉栢楚為鎮州小吏王永宗者之薦於李逢吉逢吉能舉司命祭軍權
右拾遺顧憲立視朝帝晏歎游政失德栢楚諫曰惟當世王者切朝
位皆親庶政坐以將及陛下新即位安則宮內日晏乃作臣以諫為
官使陛下天下嚴清碎首以謝遂頓叩龍墀血被面帝勃然怒

復天栢楚曰不職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戮於乃飲。遷起若如
天子時栢楚曰天子神工既下官對起莫帝問向廷華者在布以諫
議大夫召米發聖授刑部侍郎加太子少師栢楚曰臣聞大司馬故事侍
御每宜授者能古善功已散不次性之數月故京兆尹峻諫固不聽
權重先是請恩必寬名北軍凌藉衣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栢楚
一切窮治不問旬宿森老盡為飲時一日軍士與栢楚有所凌突栢楚
年從旁歸曰彭男子不記朝上尹功憲其注流散致為狂行東欲基
宜及山若無領籍內實持權施以于進請宰相居邑慢辭穿髮草惡
之出為柱管觀察使卒

楊震

楊震為字伯璽涇州弘農人父學有高操震辭可吾與陽城為莫逆
交震為更進士得舉安詳推監祭御史張冠初立進遊志廣海上
死曰鳥為處容仁鳥遊游不謀良臣能臣敢冒休歡替古臣聞也

齊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陸下初臨為德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
朝臣公卿百執事盡意以問使四方內外均有所聞而德政六十日
入對廷笑稱三數大臣未盡周而已他無所語詢陳臣盈庭忠言不
聞臣實羞之幾上殿疏而正始寔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然見則君臣
精交而約道料矣公與列位雖欲降階也魯未奉儀陛下開雖陸
下神星如五帝猶聖問莫顧遠庶以無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庶
下求而美帝相率相本治於臣等思若越到論說將說竟此而不
怡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固而希安慮危之心則其故不
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情言帝居優在側聽
無憂內作色危外作會危辭願老幼帝器幸相烈烈。主樂聞平情
獨謂政引為給事中咸海依其音請就推幸情為好刺監察者皆
受門下署第注其無不得所故升沈在牙頰間當有無言詞張元
夫而虞論兄弟漢公為入計奔的故曰欲遊康陽問蘇來應

張尚可三揚我樂同特之尤身然露中為最誰唱和者以口語野
經

拍者

拍者有拍板舉志從而置高象于立名是時王承宗服着杖果講義
夏且官顧得天子一節馳入城可捧吉下之夏為官乃以左拾遺進
既死以大泣勸承宗立位下乃請獻二州由是聲振一時安宗時李
同捷及諸鎮無功皆討之者前嘗以獻諸將鎮者功比奏撰然
節文按不獲已於范州後賜死

實曰詩人非諸人最苦故之射竟有此不置也如劇柄楚章則然
擇許以示公據憲以征其害驅蠹若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
也孔子所謂顧弄而弄者辭刺口覆却家者歟骨掩象取功自定
其死哀哉

韓愈



易翻御樓以觀昇入大內謂以又令諸守衛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戴於佛作以宗議以祈福祥也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去天子大座攝一心信何有紅綾賤於佛豈合聖情身命以五老勿奔彼棄其生業若不禁遏傷或駭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履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尚微之餘豈足以禁宮辟臣不畜其非耶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斯天下之號說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也於尋常萬物未入帝大器時祇以死業度生群曰貪言奸措謂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以竟假以來陳碑乃脫歷州刺史既至謂以表哀痛曰臣以罪棄陳碑骨事言志不禁正名定罪謂竟假脫歷州刺史既至謂以表哀痛曰臣以罪棄陳碑骨事言志不禁正名定罪竟假脫歷州刺史既至謂以表哀痛曰臣以罪棄陳碑骨事言志不禁正名定罪竟假脫歷州刺史既至謂以表哀痛曰臣以罪棄陳碑骨事言志不禁正名定罪

心道是為前臣而傾州馬蠻夫之地矣應魁同群謂臣方與身並下哀而命之繼肯為臣者臣受社稷恩入事多所不通惟謹好學聞文章未嘗一日曾投買為時罕所見雖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空下幼德與詩書則未素修為歌詩為之類嗣紀泰山之時錄白玉之碑鋪張對天之未休德厲無前之偉績備於詩書之策而無愧借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聽伏以聖帝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此東而地各萬里自天寶元謂以後政治少漸文政未殷武起不聞聲臣益謀密居毒藥柱身百計外願內勸父死子代以子以孫如古謂侯自摧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午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畿國顯雷馬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履無不從順宜定崇章以告神明東封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德意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也臣負罪嬰蒙自拘



得島成敗遂嗔日豈死追會不得妻弄杖於彼官之內轅御之間窮
是罕稍以贖若遺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得將表頌感悔欲
復用之宜者請素念王即奏言念終狂疏可且內聘乃收東州刺
史初念至關問民疾苦皆曰惡漢有鱷魚又五多食民苦甚且盡民
以足窮數日念自杜視之令其屬春濟以一羊一豚投漢水而祝之
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遊山瀛嶼絕萬刃天淵絕以食盡地暴物為民
物苦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無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
之以與蠻夷是越况關嶺之間去京師萬里致鱷魚之涵淹切育於
此亦固其萌今天子嗣志往神聖應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歸而
有之况為臨巧控揚州之近地利史懸公之所治出貢賦以饗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之曠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對史惟慶此土也刺史受
天子之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得然又不安路深獲食民者
無豕鹿毒以肥其身以往其子燕與刺史相爭為長堆刺史雖驚弱

亦安方物之低首下心和詳語又晚視下屬為吏民羞以偷活於
此也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能之用大海在其南故漢書鵬之大鵬
之加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初發而久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頹南徒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史三日不獻至五日不獻
至七日不獻是終不肯使也是不有刺史德提其言也不然則
是鱷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
其言不從以遊之與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以設刺史則選材伎
民無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數乃止其無侮祝之夕暴風震
電起殿中數日水盡因而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衆人以男
女為鰥迨期不贖則沒入之念至急計廉得贖所設鰥之父母七百
餘人因與約禁其為諫。召拜國子祭酒頗用亂殺田賦正而立王
延漢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忘之元孫言韓愈可惜微志亦悔詔愈度
卒後宜無少入念至延漢數共延之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



村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泚
血衣猶在此軍何員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祀先太師也若猶
記之爾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
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向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
相約勳格李祐皆大鎮兵稱軍所共聞也衆曰洪正刻賊此軍不安
愈曰然爾曹亦害曰公又疑其家矣復何道衆據曰善廷慶意衆變
疾麾使去因曰今秋廷慶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
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固之何也廷慶曰為出之愈曰若
爾則無事矣會元翼欲漢國出廷慶不也

百敏若曰愈以片言挫王軍官將廷慶不即罷去則以勳其氣使
不為廷慶用命何止出一元翼故夫辨難辨紛以勇為主勇者氣
也氣之野積者厚木有不斃於老燒佛骨使鱷魚斗氣也大蜜積
歲也近則汚人唐之中興矣蒙爾出大抵流入於黨故鮮有完士

牛李不勝勢之愈之氣得所養矣德孟柯楊雄者殊斯人直特

愈歸命大悅轉吏部侍郎仲仲相李德吉惡李仲欽建之遂以愈為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仲詔不臺參而除仲中丞仲果劾愈愈以
自辯文刻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仲江西
觀察使仲果嘗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即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
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說不能隨與人交終始不少愛成既後
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門弟子愈官顯稍遠凡內外親
若交交無後者為遺嫁孤女而如其家嫂如喪為服暮以報每言文
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
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闢深奧五
柯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選鳴置辭要為不襲蹟前人
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迹



不及遠去從念游者若孟郊張翥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友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雖有板金瓶平陵城村溝家窮下有積水郊獨住水旁裝回賦詩而曹務多廢後歸終及吳興元奏為丞謀李張籍曰貞理先生郊為詩有理故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在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舉進士愈薦為國子博士於水滸主書印中常將有各士皆與詩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始於貧愈喜得籍

者從其源道其所歸究其根將食其實此密德之所靜處况於愈者愈初其中有宜捷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言出焉其所以惠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勇樂而準之者下及公卿補相吾豈敢易言捨之哉擇其可語者辨之諸神與吾嘗其聲嗚虎虎若蓬感其書則久而然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或為狂其身之不能凶書於柯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始聽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覺釋於陳長於正殿於叔孫齊定於齊魯宋樹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顧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而後獨言之而獨著之其存已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士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使波浸非所以稍令而又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來人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自去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世猶其勤如此其固如此而後誰有所



立立可為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得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
則方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善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
乎後世者也今吾之為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欲五六十為之未失
也夫不敢使於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於人有知乎亦我
其誰哉其行道其為善其化令其得彼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遠哉或
於吾所為哉前善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亮
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
細之道勝者不勝用無所為道吾豈敢是避名哉夫子之言曰吾
與回有終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藉為詩長於陳許
多警勿仕。得子可樂。

皇唐洪

皇唐洪字持王慈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累度辟為判官度廣福先寺
糾立碑求文於白居易使然曰近侍從而進取居易請後此辭安

之洪即謂此。因飲醉撲壁立執度庸以車馬結綵甚厚。漫大怒曰自
吾為顧况集本未嘗詩人今碑字三千字三變何遇我薄也。復笑曰
不謂之才也。從而酬之。

霍全

霍全居京都。其長女嫁於河南。全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
之。全自號玉川子。嘗為月夜詩以譏切元也。全嘗言。逆黨愈稱其工。詩
多世不載。時又有買鳥。劉又皆諱門子弟。

賈岳

賈岳字振仙。初為浮屠。後為道士。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
士。當其苦吟。雖達位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踞不
避。總其性。中法之友。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

劉又

劉又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



謂取合於其學等至此發常有所不行蓋有蓋沮而人益羞愈沮
而人愈慕若諱過之之於唐殆若此夫退之因自與世之所用
者從其如五於變夏如文章然以是取稱則蓬山鶴殿馬揚
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譽試而廢然平生所
述國家大事獨平權西碑文然判者本卑而卷者至矣是宜沮喪
澶藏與特俱亡况然無所見於世矣彼每斥而名滿邪身沮而事
益顯抑者之力不厲譽者之舌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
川乎大木種之火石揮之披以巨峽迫以高崖而後怒號呼吼聲
振百里攝之者自天則其聲也愈小過之則小鳴大卷之則
大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而益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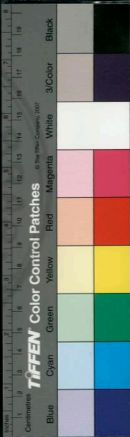
202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179489 v17



東萊先生著書評節卷之四十五

錄

錢徽字新享中進士第選中書舍人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踴立預聞機密覆案決帝播其長者是時內執府屬使河漕禁絕名實歎而臣者不甚知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歎無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拜禮部侍郎宰相及文昌以所書楷禱之學士手紳以周漢賓並發徽求至第籍賦賦賦徽不厭如二人請自取場錢士蘇葉皆與徽學文昌怒即表徽取士以私有詔王起白君易覆試而聽者過半遂除江州刺史教士紳勸徽出文昌紳故書自直徽曰君無爲於心安事辨誰耶故子弟焚者。初用有盜劫貢船樁吏取濱江悉少年二百人繫訊徽獲其枉悉徵去數日舒用得真益州有牛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批用故命



災貧民推入文室立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與薛正倫魏洪簡蓋
二人前死徽繼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其子時韓公武次勝歸公謝遺
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略可無辭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猶
有公堂

推成

推成守重易博用人元和初推遷士第又中宏辭遷修御史嚴正特
立風采勅一時呂遷或就觀察使日與賓客終歲而飲未嘗離夜分
輒次奉教則皆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秘書監卒。成素有
高世志是補窮遠間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成既下諸文中歌詩
最著

章表微

章表微字子明魏州無屬文推遷士第發監御史裏行不樂曰費
祿嘗滋味也人皆歎之吾年五十祇使蜀白江虜冒字少年間取一
版不見其位也將爲松菴主人不悅開闢明云。爲翰林學士
是時李紳等皆請去學士數人人爭爲五相所番者長微獨厲辜委
專人服其公。進知制誥與處李讓增選學士復爲終而庶享以贈
父事表微因曰蒲位崇入日處翁右奈何若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
也文宗立進戶部侍郎平表微爲故舊雖下錢毋子語笑無間然
尤好春秋朔諾滿執一節是非紛若著三傳德而完會經樂又以學
者得師道不如嬰樂廢工能尊其師者九經師後謂微其處

高緯

高緯字義字弱金建中進士宏辭科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擢知貢
舉文宗自以題昇有司縱以箱上帝語侍臣曰此年文章卑弱今所
上差感於君詔單曰陛下矯革近利以正頹俗而錯刀缺爲陛下將
人帝曰猶缺取矣大許學堂書書記以誠施容李石曰古人因事
爲文今人以文害事微解抑末欲如聖朝即以錯爲權部侍郎三



言大教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切於人人不屬知故取行
狀溢然其為政者皆敬吏門生有言惡夷關於文而忘其理臣請
指事數功則賢不肖易見如石鏡雖但記其諫諍語足以為忠烈不
者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初受命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惟與
使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錄呼獻制五皇漢社自古
中興之盛無以如臣見皇德所不可及者若論青生口夏快淫聲四
十七人為賊逆有與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得之故不誅詔曰
洪正應行殺戮收歸首領之誅等若生降將以相遺朕庶莫不懷德
德無首在戰則格所以惟一若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戰而體就
下救不滅且成大功一也今威聞中奏不收陛下表代之窮下明昭
錫款十萬石轉巨勅色百姓歡聲嗷嗷以二也昔齊道宣以文樂李
桓子愛之君臣共戴三日不朝孔子行公薛洪款女樂陛下不受遂
以歸之三也又世季與妻女於桓楚以曰屯歸述履歸登明宛密

然知飲飲臣愚不法盡誠若也詔令一皆願此大德正親不能及太
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陽亂首也功也後朝慶興太平者文德也今
陛下既以武功定論也君選軍罪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
殺罪邪俊而不通放執法不背錢而始者帛絕連歡寬百姓阻朕擊
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殺引見待制官周以行事過惡毒之此六者
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隆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
以陛下美上聖如不感道嘗喉脫之辭任舟駛正直親去言及魏烈
臣說文有魏烈正身也與之備後故季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
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
可以高枕自安矣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矣不復則
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遽廢未為也。遷羅部
郎中惟峭鯁七論議無所屈任不得願官梯節無所發見宰相李
建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跪不投雞惟即獲務。朝始從韓愈為文章



解致厚見惟當行有司亦經曰文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玉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為左補闕觀德朝不將稍
輸快事禁中嘗置酒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而
銜雖輕當之惟為宰相當氣勝而不執有司檢制人皆危之欲得
執持御史內洪奉士始相質。進御史中丞建言絕國地官屬須選
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檢御使官御使御史中
庸高洪簡立專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審御史官既外臺得察風俗舉
不法元裕中書。李吳簡因請按察使宜州兼按察使不徵元裕請罷
院御史諫本臺得專督察部可建吏部侍郎卒。元裕性勤約通經
術敏於為文藝義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任職為中丞文宗賴其代元
裕表言凡少過才可任用以申之世宗其疏

封敕

封敕字頌夫冀州人元和中第進士第推為宰相李德裕防器召為
翰林學士致勇辭跡不為奇迹語初而理屬武部使作詔書意遠
將傷吳者曰傷若爾置頭在朕躬帝甚其如意賜以官錦。劉俱平
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封致草典制曰謀皆予聞言不能成德裕喜
能明其專任已以成功謂致曰臣主限文不違意如君此等語豈易
得耶解巧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卒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得第進士。德宗立累遷吏部侍郎特數大赦贈正議光祿
大夫者得讓一子門流戰於是宦人用前請讓子薰却之不肯叙知
讓即舉引寒俊士類多之說老號丐者為慮嚴時於子庭疑七松慶
士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得已性方毅有守沈博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權部符



却母節治家嚴身訓勸諸子始貧之時治場得錢置婢春告母曰
士不勤而稼猶笑其身况無妾而得我何取妻使閉坎。景讓出為
浙西觀察使穿怒牙灣秋殺之軍上謀變母欲息衆讓召景讓廷責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容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姓受虧
益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府觀其皆吏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獄
一軍遂定景讓家行簡治園門雅望。文苑中進御史大夫唐觀軍
勅兒傅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孫大威唐當朝為大夫三月將
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獨宰相查書群書官選者以名內
暴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徐大夫百日有免
官相者謂之爭臺景讓愧絕不取也。不能平先宰相自陳考深當代
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召致仕或傳公麻裝仁素儲不為諸子謀耶
景讓笑曰兒曹誰能死乎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性獎士類於
獄又如李蔚楊知遠皆所推引始為左丞蔚仲坐宴所酌酒語客曰

有本於家忠於國者飲兵客謂然景讓起奉爵仰曰無宜於公然清
大正欲門無雜賓元和後易在大原有德堂者以希里顯景讓宅東
秦縣和思世猶清楊者號樂和李公

劉黃

劉黃字去非高用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徵言古興亡事沈健于
謀者然有故世意推進士第元和後官。雅調絕逸神策中尉王守
澄負執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亮元和宿將
勇落支黨方宦人推兵強至海內號曰北司尚觀明從。外脅群
臣內擊阿天子黃管寵疾大和二年奉賢良少王旅極言極陳帝引
尚樞百餘人于寢東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點無為獨拱可契
倘心以居簡數日用於不寧厚下以立本惟誠而處中由是天人
通廣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疵厲盛德之所臻念乎其不可及三代令
玉質文造款百代激激風流浸假自漢以齊是百蓋塞朕顧惟朕道



祇荷下擗率君誤調不政忽危任賢傷賢衣肝食鉅進三五之遊
執嚴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虞是
以人不舉化義或墮祀吳早克歲滿極慈時國深罕畜之九年之儲
更道多端徽三載之積京如儲夏之本也時以觀治而蒙霜踰檢大
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機墮業列郡在乎傾軋而于禁或未
能百工在乎檢度而進巧或本起俗恬風靡積訖成憲其得官濟治
也舉人以言則技業靡擗御下以法則私務不形良牟財發視心生
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辭於治思所以救其弊整頓之治平放心
浩然若涉兩水故前部有司濟廷群芳竹簪有特異殊特產子大夫
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並延符同副副副必當歲治之關辨政之
寃明黜陟之效蒸播富庶之積息何施早於前辨何澤惠於下士何
猶而治古可述何道而和氣充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制至若吏吾經
重之權執藉於治最尤底定之策執竹於時元亂之考課何先叔子

之克于何務惟此處繼擇乎中審賄在治聞廉將覓黃對曰臣誠
不佞有五調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北顧致諫之心無路而不
得達復慎天仰恩有時而發常欲與衆人議于道商賈誇于市得道
上聽一悟玉心雖被欲言之深無巧術况達臣下詢求造闕咨訪嘉
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等所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
上所忌時所禁權伴所諱應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必如
優容不使聖時有謫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臣謹將死以對伏以聖
策有思古先之治念元然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利物
見陛下感道之深也臣以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
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攝而不放荒罕舉若誤訓而莫敢念慮見臣
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傷賢宵衣旰食宜照左右之繼故進服朕
之大臣若夫追躡三五紹復祖宗宜監前王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
心有未達由下情敢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壘而不得下洽



試人之化在備已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誰以道之致災旱在致積
以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厲字書本乎冗食尚須更道多端本乎選用
失當愛需驗檢由中外之法疎生徒益其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
曰授任非人百工逐巧由制度非立伏以聖策有得官濟治之心年
財發覽之數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欲辨于
勢下以微則取格安有不形乎心生寡而食數可罷斥懲游念令頌
而治經要察其行否博延群才預陛下必約其言盡延將聞則小臣
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歲開求賢之言審放辨寔之令見陛下修飾
之勤也述小臣亦憂蒙之志則竊幸于前守念陛下康濟之心則患
戮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克至若夷
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允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河先不若否免
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漢齊之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望之處
鑑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克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

所希而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若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善之始也春者
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
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有時
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作然始必法於天者以其
運行不志也陛下慎謹其始又慎謹其終懋而備之勤而行之則執
矣而希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階
環之弊百為滋穢之弊乎臣故曰推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
賢揚厲也宵衣旰食宜懸左右之誠使逸服賦之太臣實以陛
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
陛下不以國事安危社稷存亡之策而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
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為撥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
不憂也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官闈糾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曰



海討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光故臣懼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勦其積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發聖祖圖後亂繼作未有用賢士逆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社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慎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言之畧矣有木蠹者臣得為陛下揣論之大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閔賦吳子餘祭賦吳子餘祭注思道等皆下此語上故不書其名說說達賢士既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也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勳念春秋繼世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獲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能骨鯀之有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幾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蔡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任內竊陛下之權威隔朝廷勢傾四海群臣莫敢相

其秋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於君者生惟德惡臣曹節侯覽獲止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春秋以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履心之守廟守事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教之宜不定其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孔孩召均毛伯宣十五年王子孔孩召均毛伯子王子宣十五年王子孔孩召均毛伯文伯宣十五年王子孔孩召均毛伯九子宣十五年王子孔孩召均毛伯春秋之義而下相殺不書其首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今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若也使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盾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宣十五年入于晉陽之故曰陽言作亂之象也趙盾者其歸者然趙盾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成柄凌真辭臣喚危宣十五年有不便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完春秋之敘稱兵者以逐惡為義



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行亂也故葉曾辨聞而
宣涕求盜當車而推詞求奔發憤而殞身實或不執而辱命此皆空
下明知之矣位雖按春秋晉叔射姑殺陽處父文公六年冬齊殺其
大夫陽處父齊曰可
處父易之成理說也書寡公殺之皆以其君漏言也寡公不詰國
陰重之譏寡父所以反廢職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
敬盡意上世共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博有嗟勝絕歸之文易其失身
害成之戒今公物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
不用必世其言陛下既言而不行必變其情適足以結五臣之口而
重寡臣之戒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
憂費回魯盛以頃陛下有德唐昭後盡其忠唐陛下何不聽朝之檢
時倘使假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摯唐扶危之謀求定唐傾軋之術塞
陰邪之略唐將廢御之臣制變唐逆有之心後門戶掃除之役成其功
宜或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

則可以覆奉典讓克承玉璫終任賢之數無宵肝之憂矣臣前所謂
三五六紹後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巨聞克禹
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
舉不侵其職若官惟其能左右海其賢元氣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
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老則其取捨至泰二世漢元成成元措國
身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成亡者以其不見安老之幾不知取捨之
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聽忠良不遠諂佞也伏惟陛下察昔虞之
所以興而景行於前蓋秦漢之所以亡而成難於後陛下無謂朝堂
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夫絕典刑猶在人孰不欲致身為王臣
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歷
如四凶詐如趙高秦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
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志臣固有公心陛下其合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
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漢則蓋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遺臣



權而震王臣伏息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窮其萌伏惟陛下深矜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夫臣前所
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蓋而不能上達行有所未孚以上深與
而不得下達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責善士教子也臣以陛下之教子而
陛下不責善者果自亡也以其惡惡管而耳目塞上出惡波入焉
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盡其
世繼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得則社稷不得因
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盡百姓之
情六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
哺焉如師之教事焉故人之於上也奉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
不法陛下親近貴倖分營進署補除平吏召致冤案因其賈賄假以
強勢大官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繁繁

陋之弊若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針
蝨惡之如蠱故本海內因窮虛處流散饑者不賜食寒者不得衣饑
寒孤獨不得存老幼或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顧於左右貪臣聚
歛以固寵姦文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思
神為之怨怒陰陽謂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誥士人無所歸化百
里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上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
以病焉繼之以凶荒陳廢兵費不獨起於秦亦肩黃中不獨生於漢
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
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
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
卜絲事其心甚誠其福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蓋究日疆黎元
日因由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體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弗廢憂
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吾漢生於死土之中也伏惟



陛下慎然始以舉四方之望誠能勇獨柄以歸于相持矣柄以歸
于相持食臣敢效之政益蓋臣因緣之幸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
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避清慎之官擇仁忠之長教之以利服之以和
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安東先
民慈惠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獨欲人之死在儲已以
先之臣聞德以備已教以導人德之也則人不動而自正導之也則
人不叛而自從君子欲攻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
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化豈
立教之有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聘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聘則固本而
守法賢不往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
固則人滿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
賦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數賢正而不遺其流遠則化決而矣矣

人而教本分職而奉法將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
天下矣臣前所謂快然之和也在遠其性以導之者當歸於仁義仁義
也夫教人之仁善也在立制度善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
則賦稅輕賦輕則人富矣教化備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
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
感於下和平之氣蒸於上故災沓不作休祥降臻四方庶寧萬物咸
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早在乎政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
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
者以其人君無恤人之心也故舊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憫而變
則成災陛下有恤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臣前所謂廣儲殖在乎視
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業平
人勤於財則貨賦出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頌隆
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嘉穀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察罕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天子元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城孫辰告羅子齊桓公成法與魯
天子齊桓公成法與魯天子齊桓公成法與魯天子齊桓公成法與魯
不登而百姓饑餓頭片游惰之人以爲耕殖者不慮之費以贖蒙元
則穰者不之天正前所罰吏道多端本乎避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
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
實故人之趨避也將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斥之
制則各竭其忠矣臣聞西漢諸侯諸將皆由中官之法味者以其官
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
者數月盟之人也盟之義也天子之制也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
欲宣明天子之德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也周官者五帝
三王之正也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正也法宜宜一官宜正名今又
分於中官之實此南朝之制也臣聞西漢諸侯諸將皆由中官之法味
刑於周周政律於中法出於門人無所稽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

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隙以備武備擬射約卒農之教
命將帥在公卿之制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縣又和家式選亂暴
太祭置府兵盡省軍備文武參掌國威則彘弓力輸有事則釋耒耨
戈所以備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將止於奉朝請
射日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僧數軍家心中官之政戎律對內臣之
職首一歲武弁疾文史如仇雖是一路軍門視喪夫如草芥謀不足
以勞險表先而詐足以加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
害周且羈劔藩臣平陵中舖環梨王更謂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
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無威觀震之心無仗節死難之
誼豈先王經文諱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賞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
賞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備之職備者著之官近崇正觀之風遠
復成周之制自和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階臺之疆
無輪檢之患矣臣聞所謂生徒由學校之官齊並同家實其程



賤其儼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之通極之學諸生無僭禁之心矣臣
前所謂刻節于禁由被任非人也臣以謂刻丈之任治亂之根本禁
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惟可以拘豪彊惡可以恣孤寡強可以禦姦
吹可以移風俗其科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賞宜酬賞若無治
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如絕干禁之惠夫臣前所謂百工惟巧由制
度不立者臣謂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單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綺彤
縷不善於私室則無傷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使業者由考言以詢
行也臣前所謂形于社稷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命生察而
食康可謂片衡衡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斷者要察其
行否臣聞稱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密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巧益止
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斷得并持之者有所疑歎乎臣前謂
傳廷對者類陛下必勅其言遠廷持問則小臣其敢受死者昔昆緡
為漢則諸侯并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有利社稷死無

悔焉臣并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懷曾益痛社稷之危哀生人
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今令之聽或首能違死而容周韓非死
而容漢陳蕃死而容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為臣之言陛下又
無以察臣之心恐臣於難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因臣
之頸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容之哉至如人主之開政
教之施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上之德備近古之治而致
和平者在陛下下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將
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嚴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下事天地
以教人禁幸宗廟以教人孝義高年以教人悌長幼百姓以教人慈
幼調元氣以教育肅太和以仁壽可以遠達無為聖朕成化至若念
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
以任之使備關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至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禁之
守念百姓之極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躬自然言足以為



天下救劫反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傷思然後致治哉是時第蒙官場甯等見黃對壘伏以為過古冕蓋而共中官統疆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成醫沈涕者誠官御史交章論笑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寄皆冗觀常務總類類得便調李卻曰難矣速我留吾類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得正取永直言使人得自齊臣才志懦劣不該贊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起內思揣羞神明今黃所約敢空慮盡言至皇王之茂厥陛下所以常用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魏漢以來無典黃比有司以古律訂件不敢獨自詔書下萬口藉藉歎共誠誠至非垂注謂黃指切左右畏近正則無變與非常朝野福息誠恐忠良道窮網羅遂免幸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忠志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效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劾陛下所問雖計略容難

而必與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法政雖五結離海內必盡之士皆俾殊夷人心一懼一以自解死臣所對不及黃遂去內服臨車自痛愛良奈人言阿乞回臣所殺以推黃直臣逃苟止之想朝有公正之路陛下見天下之險宜不美哉帝不納。黃對後七年有共露之難令孤羊牛僧孺即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暴用校秘書即以知禮禮之而官人深疑黃以罪罷卿刑司尹卒。知帝茶餘亦治志益為人極驚如不害臣下畏禍不敢言故黃對極陳百義公親商慶父以戒帝又引關狄天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中錫謀誅守陞不克李訓仇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其宗而宦者益獲帝以憂崩及惡宦誅奪全海等羅廢上言贊當大和時官官始燬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消除之役遂置譴逐身死莫土使黃策蛋用則註漸坊前逆節可消寧處及聖世即今天地又正枉免前曾天自有望於陛下帝咸皆賻黃古諫議大夫



賈豆漢武帝三舅重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展錢而不切也賈
與諸儒皆建獨微切宦官然亦大跳直失戒帝滿言而身誦語于
宛何耶其後宋中楊以謀阻成李嗣以計不藏死宦者遂攝可不
戒乎賈賈之賢當死以惠結上後為帶謀天下所以安老者及其
仲慮耶仲慮耶

東萊先生書卷之四十五

東萊先生書卷之四十六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重始名仲吉字子訓故宰相李愬族孫資狀魁悟敏于辨
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父達吉為宰相以仲吉陰險善謀事
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吉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觀觀又別吾
國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注喜介之謂王守澄守澄即
以注術仲吉經義弄為於帝仲吉持說辯激即可取善均為入主意
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權志望不淺始來由錫謀誅守澄不
克死宦尹益橫帝念憤耻而憲祖之狀罪人未得故夷絕其類觀在
位臣持練取安無伏節死難注陰知帝相事建密計引仲吉協力
帝外託謀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吉尚懷繼帝



賈豆漢武帝三舅重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展錢而不切也賈
與諸儒皆建獨微切宦官然亦大跳直失戒帝滿言而身誦語于
突何耶其後宋中楊以謀阻成李訓以計不藏死宦者遂攝可不
戒乎賈賈之賢當死以惠結上後為帶謀天下所以安老者及其
仲慮耶仲慮

東萊先生書卷之四十五

東萊先生書卷之四十六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重始名仲吉字子訓故宰相李愬族孫資狀魁悟敏于辨
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父達吉為宰相以仲吉陰險善謀事
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吉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觀觀又吾
國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注喜介之謂王守澄守澄即
以注術仲吉經義弄為於帝仲吉持說辯激即可取善鈞為人主意
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權志望不淺始來由錫謀誅守澄不
克死宦尹益橫帝念憤耻而憲祖之狀罪人未得故夷絕其類觀在
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之注陰知帝相事建密計引仲吉協力
帝外託謀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吉尚懷繼帝



仗衣戎服親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高元裕等共劾仲言儉人上士
云爾明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漢至聞
帝必感憤中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激憤謂果可任遂不疑而持過
莫與比因改名訓述知制誥呂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洪志等
皆賜死元知造靈幾置訓不授奇逆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
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教按注但謂此務報恩後雖素忌李德裕宗閔
之龐乃因楊茂卿擬指為黨人實所惡者悉陷黨中遂改無間日非
列幾空中外震畏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訓起流人一
放至宰相謂遺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獲河溫探夷突路河朔
諸鎮惡果而謀漢天子以為然實資旁午每每是見它宰相
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指彈迎拜天天下險性士微取富
貴皆恐以為資制時時事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惡之始注先願
詞籍以進及勢相增天觀亂爭功不兩立然少事未盡乃此注使

欲圖報怨為助授內實猶克待延且淑之權所屬善分總均柄漢許
王明郭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董庸卒劫以為用十一月帝御紫
宸殿拜約奏其露得金吾左仗衛訓元與奏其露近在禁中臣下宜
親往以承天社誓之即輩如命元嚴器中相研臣往視還訓奏言非
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意志私守殿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過
者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寐會風動燕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
走出曰李訓及士良違神策仗劉泰倫率衛士射訓黨千餘人斬四
方殺流血成渠官豎如訓事連天子相與怒憤帝懼傷不語故宦人
得肆志殺數元與匪皆為兵所執帝遣宦官恭是下詔暴訓誣等罪
訓與黨期為整天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醜辱其臨
者曰得殺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命而宦豎益
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擇游燕雖倡樂雜音未嘗欲顯天不夜
往往眼目獨語或索回飛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天至棄天下



云

臣趙八關十六子評

評

鄭注辨刑人以方長游江關開元和末差宗至襄陽依約度使李愬
為愬妻黃金保之妾親遇考統推從至徐州稍參軍政注在襄陽
滿餘狀也及後愬親愬人變豫散中所歎為愬謀事太作不用款
亦市推舉軍忠之盛軍王守溫白愬思白然技奇士也均謝試與
既益辨辨黃注鈞得其意守溫恨相見晚即青晚官守溫入德福家
與俱至京師日夜為守溫前識因疾通惡道初士職巧者附隨後安
官貴人亦趨往祀始宋中繼指神廟日之惡舉聯守溫獲獲注撰進
御史大夫注實會管能推推官專管官附利負積都為不知止起第
香和里飛奏授聖察方銀將吏以備舉始李訓既注進於是兩人
權震天下日月議論帝前相和謀進前中官自謂乃在聖刻帝意

之東是逆退士大夫挽執朝法及由地賢不肯亂以為能張當始
兼愛其必亂。帝問富人相以相謀對其法欲蓋不官藉民圖而於
其五工自毀禁則利悉之皆帝妙為王溫為相茶使又言秦莊失當
與後歐之帝嘗欲林甫曲江帝有官廢千門語夏天寶時保江有親
衛宮室聞此言即詔而神兼治曲江昆明伐案實獲采實寺詔公知
得刻舍後上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使舊制節度使受命戎
服諸兵皆備注清殺之先是守溫死葬溫水注奏言願身護喪因辭
官者臨送致以鎮兵悉舍諒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
五百騎至闕前乃遣監軍張仲清訪注計事斬其首安甘漬去矣
注有美其家注欺前自生所服帶上衛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

王涯

王涯字廣輝太原人博學工屬文雅進士又舉宏辭懷宗石知判諸
番為翰林學士涯文有惟思未正元和間



文宗嗣位同平章事合度文益繼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文益權酒錢以悅衆論受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因而鄭注亦議罷茶天子命益為使以知不可不取乎每割放乃及禍初民怨茶禁勇急誣就欲首拜益嘗執以死後。臣動眾評事注壽慶器常嗜史自治而史書多與抄用會文宗惡俗故嚴詔誣惡輩誣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暮如古者威者不使婦姑為儀議遂終然近年七十者擅問位倫合朝等不執棄去就以至獲宗誣女為實則妻以類約充家人給告誣雪朕恩愛益自護首告曰積歲久無若存政時無忘教文暨既國地乃以實答

臣注置雅茶使徒民盡樹於市揚焚其舊積天下大怨臣注時稱龍虎榜朝報

賈誠

賈傑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聲譽藉甚又美賢良方正歷禮部

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顯宰相。大和中文宗拜同平章事時劉貴以舉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傑與焉宿等為考官畏避不敢閱其策其稱傑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深憂待以及詠與王涯實不知謀入憲之

舒元興

舒元興發州人始學師嘗怡元和中舉進士是有司鉤按苛切既訖尚書歸水災廬炬焚其舍人自歸更一為名乃得入列陳國廟坐無下問尚書古士賈士未有經於此者且宰相公孫因此出夫宰相公始味賈不在選而有司以諸人符之誠味所以下賢意雖難遂哉疑其惑也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發藝斷雜經備珠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愚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肯者為常用也今貢味具金玉有司承以雀蜀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甄而曰吾務取二十謂求賢可乎



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二十條進者乃蓋平謂合格令可乎。
或推尚學劉郭尉等類有能名屢度表掌與元書紀文燬蒙襲一時
推許聲望察御史懷刻惡害無所顧避而郭負外節。元與自負
才而與入者銳進取太和守中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告為周
張嘉正代人作奏起迎波平為名臣今臣備位千朝口陳文章九五
兩朝不一報請自請才不使周嘉正而無固入又不露所隱是然無
報發將也漢主父愷亦獲賊史以布衣上書朝奏奉詔而臣而上
萬言其文煥爛精詳出入今古數千百年被閱則長有可以讀教此
者本如欲長屏之庸獲象之高宜父生等可此或盛時難逢弱自安
惜文宗得書焉其自欲報以示宰相李崇國以浮懸疑陣不可用。
時李朝元與元書善又胡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李則書表知錄
事則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曰元與奏併明審錄刑部侍郎
專附郭法佐所惡舉絕逐之月中拜同平章事說然深贊日與朝比

殿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權攝臣外鈞入舉先時表發令孤焚御
罪皆為當路所執國趨死至是盡還尚我元與為牡丹賦一篇
明相其工

黃曰李朝浮虛蒙謀難注新斬小人王涯籍外倚元與陰而輕
幸天功寧不知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此軍是也調因王守
謙以是此將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探風而返以甚附
趙陽趙效托中人以持禁兵其死宜改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因言
趙厚權制軍五當性歷人倫之殺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弗及也
德裕曰則曾不得為從後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又傳云得
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君則等持高林支大扇之顧天下為衆心
豎也又宗僅德裕之成功卒為國禍所乘夫果敢者德哉
元祖高曰文宗憤宦官之欲定欲除其偏當擇賢相而任之朝是
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行之有司正典刑



而已矣乃與調注為地籍之計欲用兵甲於陸城之間是以一敗
塗地社稷幾亡自古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舉進士有大節注力不喜與
諸生就司以養浦救者注即任評議於學士元魏今大典冊
皆受其手教召見與於優渥注永後授御史中丞給吉甫相察宗子
賢傑李德裕對直言策通誠注路登失政吉甫於於臨且恃有司皆
得氣是與為然吉甫又為帝時兩河取討李德裕吉甫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所策實難之遂吉以議不合注德裕而德裕而德裕
德裕不伴是也又聞帝稱德裕林度使與元魏注其宰相而已
代之敬引德裕在道策乃出表裕為於巧觀察使微而德裕入相由
是半季之改給矣。初德裕與王國清相實易直領者德裕實用
空彈而下注德裕自微約以留用財物兵雜役而均破七無怨者

亦能誠物微物而方相德裕母為或子棄不敢養德裕長老
可而考驗以孝慈人倫恩難相取不可棄之義使歸相就救違約若
願軍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授慶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
勢千四百舍寇無可憂注天子下詔褒揚。德裕立後用無
及相而西上崩益狂具注德裕奏此年旱火物力未完今所須雖
力督索尚恐不逮願每宰相德裕何以評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與不喪
人不致怨德前救快注或可遵承不報皆罷德不閱月而求貢使
者及相德裕道改德裕推一以諷也又德裕奏德裕於四復奏言
太宗時役至原州見名鷹獵手大虎獸之大虎使止賜給嘉歎元宗
時使者於江南捕鵝鵝與注子聖天子許別刻文觀若水中之即見
莫納皇狗鵝半背花冠花冠注發獲子箭於益州注德裕不奉
詔帝不加罪夫鵝鵝牙殺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
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感而不聞樂陛下華不納也且立



編天馬羣條獨約文除怪苑惟乘與當御今廣用千臣臣所末論昔
讀文身本七尋元帝歷輕職嚴故仁德慈愍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
祖宗納遠恩澤家共的載賜節裁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後器為序
。時帝長是數游幸軒比辭小童期簡德裕上冊奉大威夫遊覽
而古觀考地遠而元忠者什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風頌家嘉
據今日盡仰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旣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
瀛服御非法也三曰履殿風欲求珍怪也四曰納講風備樂定言也
五曰辨邪御狂辭小也六曰防微風為游輕出也辭皆明直說切帝
雖不能用其言猶敢草處尋得作依器零謝其意。明憲別詳著說
言亦可愈疾聖曰聖水君飲明者不飛交筆血入乎多死德裕最勤
泮梁猶絕之且言昔吳有至水米亦有至火皆本款詳古人所禁諸
禁塞以施安源長之。帝方欲御老講稿折年杜濫先上言其交周
息元膏數百歲帝東宮者至新西庭之德裕上說曰言之高者莫若

廣成其元人之靈者莫若軒轅孔子臣靈今所得者皆遷怪之士類
止師得和之術則九鼎懸沈矣。太和三年又年召拜兵部侍郎裴
度馬然喧半朝而奉宗聞以中人初先東攻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清
節度使於傳機協力難度政事二怒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半不可破矣。喻年從劍帶西川蜀自南詔入
寇氏無所生德裕至以非道矯革不能制一方平乃建義樓樓樓南
道山川快要與蠻相入者國之左西道與吐蕃樓者國之右其節落
敵塞鎮輝遠道。四折成兵乃召晉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
之情偽盡知之又料釋伏摩德裕與州兵之任較者廢僕悍若什三
四。德裕士無敢怒又謂甲人於安定弓人何中警人浙西由是蜀
之器械皆羸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機則裝急則戰謂
之雄遠子弟其精兵曰白旗保義使悉兩可義義左右連守騎士曰
飛軍皆學奇鋒說電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



關之臣作樂侮戚以整禁經時勞竹乘遠城以把西山吐番復功
必關以結擊及時與才文以年等元王情提萬州治臺登以奉
雙除遠民乃交屬下浮發松慮數千以地于農屬先王相勇有餘村
其民則髮於浮身者著要手有安德松下下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
邊浸懼南詔請選將得源四千人勇皆壯壯善雖用持悉但謀以欲
降德格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刺情攝居申証其功命還
悉世錄於書以信所國德裕終身以為恨

前勇光曰論多疑雖州之瑛捨不能次牛李之是亦臣以為悉性
謀狂志服為何化在此番不先為殺臣德裕所言者利也情攝所
言者義也臣夫朝刺而居委捕殺之况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
是非有可見矣

會監軍王璣言入朝盛言悉性謀死拒遠人向化意者亦悔之期以
兵部尚書竹俄拜平章事使言朝陵惟和正二途正必去邪和必害

正其長許皆若可罷領若所取舍不察二者並進雖聖賢疑皆無因
成功。俄而宗閔歷代為中書侍郎復帝暴感風言諸官罷注始因
王守澄以舉進帝少風又應手謂使侍衛帝欲授謀官德裕曰昔諸
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
傾頹也今謂小人頃答惡暴天下不宜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
察其改且違吉寧言之對曰聖賢用有改過若謂天資最邪尚何能
改帝語王誣別與官德裕陛下止誣帝遠凡不擇謂注守慈知復召
崇聞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使宗立召為同平章事既入謝
而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
入親乎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喻松栢
之為木狐兔動轉無所因皆藤葛則不堅弱不棘立必附也木故正
人一心事若無持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若人者以是辨之
則無誤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采



必坐乎大儀。雖謂非坐。顧者惟知人。不識事。事不願任。任而又難。以
小人當。則也。大元德。憲四宗。皆賴其始。臨御自視。者竟奔。漢又閉
不及初。陛下知其終乎。始一委。權相。故賢者得盡心。又則小人。並連
進。重與。亂。德。故上。疑。而不。尊。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
柳。宰。相。權。重。本。行。強。者。兩。與。國。事。者。李。執。事。延。錢。宰。相。李。等。託。今。道
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垂。克。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從。門。天
下。豈。有。不。治。定。常。任。人。始。皆。回。監。橫。橫。微。以。至。誤。賊。賊。臣。雖。小。過。必
知。而。改。之。君。臣。無。情。則。誰。亦。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相。李。三。考
報。者。雖。絕。崇。崇。不。離。逾。至。李。林。甫。志。惟。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
多。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時。嘗。數。出。攻。游。某。後。乃。選。德
裕。上。言。人。君。勤。法。於。日。故。以。而。號。朝。入。而。無。息。惟。深。察。古。道。母。德。以
衰。海。濤。劉。批。諫。死。得。三。世。每。城。有。事。則。得。之。使。使。使。使。其
授。手。機。機。留。事。以。避。前。皮。德。裕。曰。歸。路。內。此。亦。何。朝。比。檢。而。不。討。無

以示四方帝曰可朕于對曰河朔積所膏及唇齒也如今魏鎮不棄
則賊失大三鎮世謂列聖許之請使定監明管以澤路命帥不得掘
三鎮今朕欲許積其各以其會帝然之乃以李勣持節諭王元逵何
弘敬皆聽命

范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有患憲宗雖得魏博而魏宗復
失之是以朝廷推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
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動定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使告
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或息使御失其
道則天下狙詐或作故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約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獨曰虜猶懸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
業先定不以小利逆為浮議所挫能有功矣有知不利臣請以死塞
責帝忿然曰有沮吾軍議者誅之群論遂息因請救諸將令互取州
勿收器械元逵等下邪陷境而積氣索失未幾郭晞持械首降兼功



并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辭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取
并願得封衛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
自徒二千亦為黨乎德裕曰曾劉何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
譽不為朋黨焉。復與宰相論曰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是
制職究與群為難處。此朝廷工權免則為黨。群為不為黨。小人相與
比周。遂為黨。也。賢人君子不為比周。則同心。關於我則同志。選
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遂宜于隨會。繼而納諫。可為友。故何比。說
事。君子為黨也。公孫洪每笑。反謂諸儒。無從之。洪。其後武帝。所
言。皆。張。融。洪。雖。並。進。然。是。語。好。人。少。情。與。其。布。被。為。詐。則。先。是。後。雖
不為黨也。太宗與高元齡。國事。則曰。非。比。如。物。美。惡。黨。之。及。知。楊。在
焉。亦。無。元。齡。之。策。則。同。心。謂。國。不。為。黨。也。漢。朱。博。使。成。相。為。原。比。背
公。死。黨。周。稱。身。植。各。以。其。黨。相。頌。議。論。相。乳。也。故。黨。始。於。其
陵。二。極。及。其。也。謂。之。納。黨。雖。受。誅。莫。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仲。尼。之

徒。並。行。仁。義。合。議。者。欲。以。比。之。則。失。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
乎。誠。為。國。事。隨。會。取。勿。從。黨。者。社。之。隨。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
極。善。蔽。忠。而。下。罔。上。宣。文。合。謀。美。言。要。譽。悉。引。其。黨。為。之。否。則。仰。聖
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世。下。以。是。察。之。則。亦。偽。見。矣。特。幸。洪。贊。建
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認。裕。委。官。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
莫。重。於。令。今。重。器。專。尊。等。國。安。治。人。之。本。矣。要。於。令。故。曰。辭。令。者。臣
益。令。者。犯。不。行。令。者。犯。留。令。者。犯。不。從。令。者。犯。五。刑。無。赦。又。曰。今。在
上。而。諭。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浸。敗。令。成。於。上
疎。之。在下。此。故。不止。無。以。治。國。廉。衡。曰。大臣。若。國家。賦。賦。為。姓。所。禮
仰。明。主。所。禮。禪。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謂。柄。臣。則。國家。性。動。而。人
不。靜。今。洪。贊。為。人。所。敬。而。言。是。國。柄。正。者。也。且。董。望。之。漢。名。儒。為。御
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在。臣。等。當。帝。以。望。之。意。經。基。相。下。有
可。括。問。正。觀。中。監。祭。御。史。陳。師。公。上。言。人。之。忌。惡。有。限。一。人。不。可。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叔穰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之嫌外臣謂宰相以養謀慮則
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孤獨置職某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將千古者朝廷
之士各守官務思不出位其賢職臣宜得以求所宜言妄觸天聽是
經宰相誣下然其罪計幾衆人中衆常過絕之德裕大憲欲殺廷
臣下肅政武宰相誣毀用盡故咸憤切言之。又嘗語者事不知言
官實嘗不交言吏後簡兄官誠治平也乃清麗郡縣吏凡二千餘員
衣冠六者皆然。特天下已平數上疏乞復骨而並家言於或死上
相又然于去位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安於決策制勝心雖無與成
或亦獨立於時。竊也即此德裕表丹太極殿命通領左右曰何君
前送我者非太尉邪每煩我心憂為森登至日罷為司僕嗣平章事
荆節節度使黃德東都留守白敏中今依禮律故皆素衣大中元年
黨人李咸之德裕除李再賦湖前司馬明年賦為涇州司戶參軍明
年辛年六十三德裕既政見愛人秋曰曰公幸哀我使與歸歷詢訪

兵子滿漢曰觀政皆其威可乎既文又憂陶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
言稱行及白于帝得以奏德。德裕性然嗜明樂有風采善為文章
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後古為實家案可喜常以經論天下自
為武備知而法任之者欽訂行是特王宣毅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
蔡州段良敗於照皆強軍臣人制其權將不將尋延退諸道統其皆
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馬是漢日衣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
死由是王師所向多員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記書行軍司乃下
監軍不科于自是現今明堂將乃有功德裕在位雖遇書奏皆從
容載決沛然若無事將其最報職急帝一切令德裕保德德裕數
帝曰學士不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政曰勿為子孫之禍
存歸半之勢韓全義于平也左請曰元逵解清料皆聚恐思效已而三
州降賊攻平帝每繼魏得功則願德裕道詔語容其切於事而能代
德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成教為忠義指堂丁軍使歸谷謂其

ColorChecker
D50 Illuminant
2° Observer
1931 Colorimetric Standard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御道之故何朝畏或不救獲帝既款討叛有功德裕慮汝于武不
可我即奏言委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鏃百步必中觀者曰不知少息
若了幾失均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
成功爭慕相其古所居安也聖節有定規花草亭曰精思每討大事
則處其中生平所為者多行于世宗時詔也僕德裕太子少保兼
開公雖其以十年

世冠

五正類抑

士科

實定元

和實錄

贊曰漢劉向論明黨其言明切可為世法而主不悟卒而亡暴德
陪後採向言非賢得正無故是終受大禍矣乎周黨之與也死於
根夫主威者若下後德非明者賢不肯南進必務勝而後人
引西來休脫不斷之然走引然歸孔顏相與于道

物折濟頰以從及後劉使此周勢或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
室亦衰寧明有未替歟不然功烈高明佐武中與與姚宋等矣

東家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六

東萊先生書洋影卷之四十七

列傳

陳爽行

陳爽行字周道其先江左緒陳也世居頤川由進士第擢累工部侍郎
如顯德二年文宗進同平章事仙韶樂工尉遲瑛授王齊率右給遺
寶洵其常銜論奏都單詞後據史細故謂洵在廷嘗爽行曰據官當
銜正誤論宰相得失彼賊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拱璋
尤州長史以百練賜洵。帝嘗怪天寶政事不修問姚崇崇曰子
爵在否李在曰姚仁而宋廣五因推官元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
任李林甫夾雜數十族不亦惑乎爽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
嗣後曰爽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貴用務元數十有六年任魏監
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士用忠良久盡治用邪佞一日失矣歷為吏
部尚書。武宗立復拜相連尚書左僕射爽行乃奏僕射始陳事受



東萊先生書洋節卷之四十七

列傳

陳爽行

陳爽行字周道其先江左緒陳也世居頤川由進士第擢累工部侍郎
如顯德二年文宗進同平章事仙韶樂工尉遲瑛授王齊率右給遺
寶洵瓦常衡輪奏都單詞後據史細故謂洵在廷嘗爽行曰據官當
衡正誤輪宰相得失彼賊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拱璋
尤州長史以百練賜洵五。帝嘗怪天寶政事不修問姚崇崇曰子
爵在否李任曰姚仁而宋顯五因推官元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
任李林甫夾雜數十族不亦惑乎爽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
嗣後曰爽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費用務元數十有六年任魏監
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士用忠良久盡治用邪佞一日奏矣歷為吏
部尚書。武宗立復拜相連尚書左僕射爽行乃奏僕射始陳事受



四品官拜無着令比曰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
下謂之備品致教華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拜官先拜而後丞以無
二上者也侯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致獨優且開元元年以
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本拜而僕射受之非是
望欽所司約三公上儀考定今詔可著著朝給儀不決至爽行遂定
以足疾遷為河東節度使卒

李紳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辭最有名得號短李元和初撰
進士策題名為石於盧輪林學士袁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
敬宗立李進吉惡之遷涪州刺史霍山多虎紳元和嘗考病之
治獲罪職職又移民時紳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孽紳感文
宗初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謂散衣擊大槌尹官道車馬不敢
前紳治則威皆望風遠去遷宣武節度使大平雖不入境。咸亨即

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次右僕
射復節度進勳卒。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憂為忽仇罔辨却卒
融自仰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嚴烈或謂暴烈云

曹確

曹確字嗣中河南人擢進士第拜兵部侍郎武定時改本官同平章
事確遂篤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曹薄於德死寵優人李可及者
熊新聲自交曲辭調懷折京師始傳少年爭慕之魏為拍彈擢為威
武將軍確曰太宗若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人撰券元齡曰朕誤此
將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軍給以財不可假以官
與賢者比有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封還確為主府帥實為直
使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位將軍不可帶不聽確居位六年出為節度
使徙河中卒始尋誠與確同卒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

李蔚



李蔚牛度休舉進士第權累尚書右丞起宗感洋者常飲萬僧禁中
自為贊皇贊皇蔚上說初讓有伏仁傑姚元崇辛替不預言讖病
時弊帝不聽但以其禮聚香室帝純符初讓為車都留守後拜河東
節度卒。始結宗成安國何珍羅精純成通十四年詔迎佛骨風翔
或言昔憲宗嘗為外使吳蜀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
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位下七月帝崩

石敬瑭曰其端之說聖賢致力以道辨開如敬水火昧者切災
謂聖賢私愛過計也會不知人心無常真端入之則習變性成難
萬世不可制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肉逐至侵盛天
下焉未曰又始如三綱五常不可謂更難也唐依佛者王帝代宗
宗憲結宗是也獨武宗嘗然不顧不恤然詠春其體宅其靈靈髮
天下覺華千歲之弊於崇朝可謂不世之英主矣短平際鎮破固
實其功未足化然未幾而愈感者仰其入于人心若甚固人是佛
之疑如焚書坑儒然振振不足其思復之則武宗又安能撥人心
於久矣和夫武宗以利害至權行舉止於如此况釋念量以口大
空言而欲變之乎佛固天下不滅其故有國者為社稷所祥生靈
讓皆皆唯佛之端也士大夫游談煥發發明明破之遺言皆唯佛
之宗也覆若未起以飯此徒兵員欠石以衛匹夫女姦推粹此獨
骨破鸚鵡賜號端素紛如執事者奈何不圖哉

黃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楊人耳謀顯露足以
乞與自資殫辱其身則其營山樂行一弊之苦本無求于人徒
屬禍禍從之然其荒法漫荒夷幻變現蓋推不驗無實之事以愚
神死生實為一條據之不疑指嚆欲舉祖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
至漢十四葉身入中國頭夫生入之情以耳目不解為奇以不可
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要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後生回
復憤報欲絕其間為交然以既近貴遠為善獲祥並殊又祥獲不



可研詰章人之禍誕者又據莊周則禦寇之說佐其高岸深淵
五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妾相奪命而為共風於是自天子
逮庶人皆震動而相率之初宰相王福以錄事在代宗於是始
作內道場置夜梵唄僧尼以贊儀冠或大作玉蘭前粗像分供
塔廟為殿臣唯笑王福元載盛來諸僧代宗之
七聖如佛次莊身見各以帝號讚其威小人故金為說
大鼓擊其衣莊身見各以帝號讚其威小人故金為說
至憲宗世送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釋念指言其弊帝怒實金
願死憲宗弗殺天年幸禍而禍無亦在乎懿宗不君精爽奢淫世
始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巧詭百斛之術以死自營
無有顧藉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臣禹東之嘆自等
於古胡數千載而違以去為狗哇呼運獲林碑又會之矣懿不三
月而相唐德之不競願有來哉惡夫

李國言

李國言字仲樞擢進士甲科進給事中俄遷吏部侍郎既領選搜括
自嚴先收寒香楊文彞後受憲召為平章事群臣請上徵說帝曰今
治道備賢群臣之請謂何此州雖多不治當乎因稱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既都宗時委簡官卑之材相固古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
觀辨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材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許觀說實易立為
宰相未嘗用相或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觀何
適用所長耳帝不疑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武憲立授左僕射宣宗
初以太子太傅分司求和乎國言吃訕按實客類寒鐵然身議
論人生前乃更詳辯

李五

李五字仲價初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
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推右給事中絳即
位荒酒色即召李先穎于郾寧李懸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笑群臣



王與宇文弼同進曰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先積恩惠勞
之臣方盛秋也處如今甘謀敵付種軍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數為
厚邪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弼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
稅悉自正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忍辱飲以備國體一不可者為
人飲與鹽粟同實若重稅之皆必高其贏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
產無定數程斤益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歸其稅幾何三
不可常不納為殿中侍御史宰相李盛厚曰前朝之君監掣符才
爭除權部員外郎始數注以醫進安察一日謂弼曰卿亦知有邪
注乎宜與之言弼曰臣知之殿中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急注力也注
由是德弼備處中書楊嗣復得君引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李固言皆善三人有居中策權及與郭元振等更將議一奸惡
相影和朋黨益熾矣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現公
日承平亦希矣弼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衰字調適以自功如憐矣

而忍則疾生天下當無事忍所關禍亂可至哉杜崇領度支有勞
帝欲拜戶部尚書以開準初陳夷行各曰恩權不奪願陛下自崇弼
曰孤崇倚宰相天下事皆事平章若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
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為用茲相哉陛下嘗謂臣曰實易且勸我死
宰相怒殺弼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弼曰
易且此言殊可鄙考又詔正元初政事咸善弼曰德宗晚暮聚財方
鎮以進奉市息更得賦外求索其故也帝曰人君輕財節節所用
可乎弼曰王寵時勢往往王親為文皇帝際因此耳帝頗向幼武宗新
聽政弼數稱無違端以勤時路州劉放諫獻犬馬密用劉的獻白鷹
廷請卻之以示四方後遷河陽節度使罷楊獻州逾百餘萬以吏
部尚書召弼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宣宗五歲為淮南節度使時江
淮早秋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卒淮南之人叩闕下願
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外賢不肯當則白分明乃可
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能散故家
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因云持不疑
之慮者國辟枉之門而文宗謂耶

崔珙

崔珙父頊生八子皆有才世以徽漢荀氏八龍。珙為人有威重精
史治以拔擢平異等權敬商節度使入對延英父珙訪治無後先珙對
精亮有理趣帝咨盛迂又宣宗在節度鳳翔奉弟珙河中節度使珙
子滄

崔滄

滄舉止秀崎時謂王而冠者權進士第進士部員外郎當聘士大夫
以流品相尚雅名德者為之首而常與焉。子處有文而風致整峻
世慕其為目曰竹亞黎古生所珍也劉向中 弟宗 同平章事諸崔自

咸通後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祖母長
孫春敏而無齒祖母唐高祖母每且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
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非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鄭鼎

鄭鼎字義敬以需世家肅方子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擢太常
少卿博士有說議性容必據經錄。開成二年文宗 拜吏部侍郎
兼太子賓客既而太子為慶所廢廢任有端履因入見言天下大本
不可輕動意致詔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武宗知
太子無異特因於慶而朝廷肅肅臨嚴不可奪處挺有大臣節 與
五年拜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至宣宗時卒。子洵仕至州
刺史洵子仁表家乘有文墨權起若知非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
有五也雲人瑞有鄭仁表

盧鈞

盧鈞

盧鈞

六



應鈞字子和秦進士第選給事中有大器令必反覆首嘗較其無私
拜華州刺史關鎔驛為吏耗鈞為市徒為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之
事。權嶺南節度使海道南始至異時鈞有事先往賤售其珍鈞
一不取時稱素廉專以清平治南方賊共德不繼而化又除米金稅
華蠻數十走關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帝
元日大宴令尤殿鈞年八十升殿和儀曾吐瀉賜藥朝容數絕時
致仕卒。鈞與人交始若薄薄既死乃益問所居官必有饋大抵授
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佐相假而無處財

周彛

周彛字德升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八為集賢殿學士長史學為許
高古文德雅重之帝郵索策殿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必資所
宜彛最為天子欽慕法發俄知制誥武宗即位出為義成節度使
使俄召拜同下平章事建言改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彛辭其事

以漢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會吐蕃微弱以
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彛對不合帝懼為胡南梁川節
反與彛言于帝曰世謂彛以直言相方以直言免帝祐加拜尚書右
僕射卒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擢中書正人善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
積鹿者休不食曰鹿食積不足今一食肉後後何以繼羅士第
為監察御史大和六年休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
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亦一詳已辭善他議事有所狹史
氏莫再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認可。大和後文官議滑江
阻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幾十三舟撤價收後更東為森月
反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詢擬其弊乃命在河令長裴兼節度使能者
誠意者由江抵渭為成率在罪二十八萬休息歸諸史成從院不行



此修車者新法十然又立觀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居三年粟奎開倉
者百二十萬軒無留經時方鎮設於隔巷茶取五因市商人也貨棧
賦之道時苛矣休建言計收歸直母擅欺商人又收山澤實於悉
益供家放凡五歲雖為空武軍節度卒。休不為政察行所治吏下
畏信能文章古道精有體法為人嚴肅進止廉閉宜宗嘗曰休真儒
者然者浮者正滿求其說當時朝善之而可好不衰

劉

劉

劉豫字子全密州仁執五世孫第進士羅翰林學士宣宗初始復國
龍教處策策等銘夜敵十雖授華遠成辭會允切。遷判部侍郎乃
覆兼教令可用者由武德院大中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
五事類而析之參封任連院大中判律休類以開法家推其詳未幾
名判度支。始謀在翰林帝若器遇至是手詔定處外無死者既後
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開帝親案上督領軍為決釋一今日錄院曰甚

曰長物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認同平蔡事。實與臣俱由議帝前
俱由請親則盜品梁贊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定流品平風論
與今日不精名實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居
位半歲卒。錄以名節自矜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富乃止未嘗以
言色借貴近

趙

趙

趙鼎字大憲京兆人會昌中擢進士第咸通末鼎是日同平蔡事性
仁壽不致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資與兄陽同耕以養繼嗣
宗之富未嘗干以封宦後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由布衣也既輔政
宰相及百官皆請第升堂慶母歸宗擬日宴感恩寺應侍母以安與
時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禮饋以為榮

畢

畢微字存之早孤哀感新讀書母知其貧奪火使竊不肯息遂通經



史士辭章性端慤不與人交舉進士者判按某建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充須檢河西室宗彙召訪龜車誠檢實古今條破卷狀甚悉宗悅曰吾得得能帥者孰謂頌收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河西安撫使誠到軍遣使張諭羌人皆順向時成兵苦調糧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留書嘉獎。○竊宗立拜平章事

陸象

陸象字祥文負族稱進士第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宸工蜀辭職連若主射然一時書令同僚自以為不及而陸優過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象最先就。始舉進士時方選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盛暑乞學士數曰進榜天也誠教進非真弱。建中平章事故事自王省得宰相有光署校尉為某實學士院未始有至後詔元院後五十萬以學近司。進中書侍郎天後初。帝密語韓德曰

及漢賢忠忠於誠臣曰承旨官宰相安有他賜朱金忠謀去朝足衣冠既衣廣州司戶殺之白馬驛

鄭茶

鄭茶字樞武及進士第補廣州刺史實某遊淮南茶裝檄請無紀州塊契契為飲兵用獨完落落宗嘉之賜餅魚歲滿去顯錢千緡廣州厚後地益至於不犯郵使若錢天順後。王政徵登每以詩進詔中人有所補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逮署其側曰司平章事茶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曉鄭五歌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茶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做聞制詔下數日萬一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請慶接首曰聖朝禮敬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因還不聽立朝信然。○無復故態目以不為人所瞻望致仕卒

朱朴

朱朴字...





宋并襄州襄陽人以三史遺覽

初上書言當世事議悉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氣隨時制事周內南家所稱我貴用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者幾倍為官極焉臣現以河此是虛委故亦已盡而衰較可與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難得不可以整江此土厚水深人心強復浪疾不可以都惟襄鄂實惟中原人心實良去秦屋尺而上有洛為之限承無美以優秩之虞此是都之較遠也不報。朴為人木強無他能呀普方士許嚴士言行有經濟符帝舉推平章事以素無聞入入大營後敗卒。與朴首相者陸登字龍光弟進士往通簡不稱筋膏曰士苟有行不以已長稱較短已清彰較獨每對客奴室相語伐什諸前不之責曰若持熱心即自挽矣始舉第堂莊生得後若而茂既而僅秉政

韓偓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進士第應中書舍人遷與在亂定東歸劉

奉定昭宗及正為幼臣帝疾宦人鬻機欲盡去之偓曰天子威柄今欲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機權綱網羅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若假以恩祥使勞其黨茂有不濟今食皮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瘡痍不減二萬餘緡六七巨魁未見有盡過國其晚心耳唐前歸曰此一事終始焉為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勳正雅重可以準統中外帝知偓樂門生也歎其能讓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宰相也帝官偓母使讓政事令宰相不得議大事。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平章事時議三使相。宰相草貽範母表詔遣位偓當草制上言廢繼繼而召可也學士使為徒皓過區求草偓曰晚可繼廢不可草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尊解素及部帝長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晚用代草亦有是實蓋然。帝反正勳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密令飲用者三四歲不敢當。初偓侍宴與全忠胤昭陸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厭立二公許以我為知禮全忠胤優薄已備偓喜優

倘有位崔寔亦與崔駰陳用曰為帝師曰我左右無人矣僅罕其
後南依王審知而卒

石敏若曰朋黨之勳唐也甚矣朝廷之材朝以朋黨欺暮以朋黨
誅其於也李朝以朋黨誅所不獲者其然也宋全忠以朋黨誅所
不用者而白馬之禍尤甚焉然亦士大夫有以取之也方昭宗之
出府呀侍以國存者幾希矣審知同舍而濟風波怒作宜一心叶
力以求存可卒置彼論朋黨之矣哉敬子於此皆謂不徒朋黨之
私力得以思先相亂為難乃華徐之黨也乳僻乃張裕之黨也
韓德乃崔胤之黨也劉暉智乃崔昭諤之黨也後宋全忠者初皆
不與焉非大原之役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攻魏且以攻張濟
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魏且以逐崔胤全忠結
天下之變而為己利合天下之爭而為己資敬子者不之覺也則
且嘗亡國爵祿之殘末立何異分較我豈不為大哀哉

賈曰懿德以來王道日失既卒當尹憲朝賢人遁逃四方英豪各
附所合而希天子逸然所處者惟按實甫效乃欲郭橫流支已類
寧不始哉觀蔡封草不攻而用押解驚拒羈牙魏人未及趣亡而
已一韓隱不能容况賢者乎



京東先生遺書詳略卷之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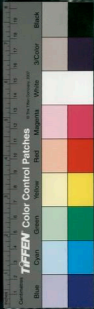
馬植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元初文宗為安南都護積吏事以文雅調飾其政清淨不煩詞美便安羈繫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就租納束以政最儉故左散騎常侍。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避朝長馬威錄其騷擾奪之植怒奏言開元中禮王殿賜酒大學士收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舊行相先送同舉酒今威辱收請斥之說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聽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館選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

楊收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母友孫現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其人視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聖殿收其滿掖朝之



京東先生遺書詳略卷之四十八

馬植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元初文宗為安南都護積吏事以文雅調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使安羈察訪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就租納束以政最儉故左散騎常侍。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避朝長馬威錄其騷擾奪之植怒奏言開元中禮王殿賜酒大學士收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舊行相先送同舉酒今威辱收請斥之說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聽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館選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

楊收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母友孫現授經十三通太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其人觀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聖殿收其滿掖朝之



曰爾亦能用者矣用爾吾藩切實率頌此。及杜清學強記至它藝無不通辭本蕩耕得古達高又餘音故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劇音諸調由履為汁灌木飲時有安沈者音世稱善琴且知音故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知者故曰絃為文王操乎沈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故曰止如予之言少商此絃也且文王安得此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故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候大神歌大蕤聲成池以候地示大呂黃鐘之合佛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成說克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大蕤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記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哉其聲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漢鬼神畏商之刑西女諸常戒國鐘為鐘之

說故其句受命如祀宗廟樂性用黃鐘一均登泰時太常臣樂業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音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其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周五聲為之為族與族官也音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澆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權進士杜梓衣署淮南推官捕盜察御史未幾凡假權監察御史兄弟同臺世譽其文。魏宣時同平章事既貴猶自憂滿知政凡五年退為宜秋觀察使又流羅川陽死

路巖

路巖字尊瞻魏州人初惠敏過人及進士第。宣成通初以兵部侍郎平章事於是王政統辭音官制得用事巖顧天子寬闊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道者肆不法俄與宰相衡同富國二人勢動天下矚目其嘗為牛頭阿婆言如鬼陰惑可畏也既權傾則舉故與保



衛遷相熱械罷殺為劔南西川節度承襲在處後最力討希置定邊
至於印州扼大度嶺治故關取墮丁子弟殺擊刺使補包緝由是
西山入國來朝

威德

德鴻字季升擢進士第進同平章事初至仙芝起河南攜表未歲為
招討使及威不恤制乃以王錚鎮荊南為不悅時黃巢已破廣州勢
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即宰相百官議巢素學高駢令立功乃固不
可巢請又欲舉巢使戰而敗歸及巢破江淮天下老懼人皆為巢始
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節下賊已破連關下。是夜郡縣賊氣入
京師縣指碑尸於長安市

黃曰歷世之賊王錚高駢賊賊賊賊而西易若輩也可謂朝
無人焉唐之亡為之駕暴宜天之假手於賊而誰其枯也

文

鄭畋

鄭畋字台文舉進士弱年甚少為宣武推官宣武時劉勣為宰相薦
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勣勣書給委畋畋不淹辱成
文辭然無不切機是四時推之意立拜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
對廷奏偶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語可遠若于今宛符天年黃
巢之勢浸盛書畋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成謂畋以好難而
歷擢方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
師方至最備賊奈何給之令四方解漕耶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
其弊以利合故能興江淮謀復天下國家又平士忘戰所任聞聖不
救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成豈其下恩歸衆一離耶巢執上肉耳今不
伐以博而博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
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何稅駕。明年為鳳翔節
度使巢賊兵五百現疾雷料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歸東都。



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縫戎衣給戰士帶出保洋攻上揭帝
勞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攻曰方艱莫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
詰使軍從事臣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攻還寇士卒擄落城
垣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攻開論不可明日召諸軍以逆順賊
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中和元年舊唐書賊將王璿舊唐書率衆三萬來
攻使唐私夫假伏以待璿由輕攻無乘機少時鼓而前攻以銳卒
數千當賊陣而多旗賊衆高伐鼓賊不一則衆軍陣未整伏發衆皆
盡日軍軍曰谷嬰賊是賊殺賊二萬賊積尸數十里多獲鐵仗瑞
頭去擒璿于窟之威勅京師將數營天下時王命不此勿門四方謂
王室機不能獲與及賊機至遂成警各治兵環立功奔同行在巢
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賊攻天子殺於帝間授曰賊懼者之勇乃爾
誰司空賜御袍帶賊平賊乃引疾去位卒。攻爲人仁恕安衆如
時王與布表交至貴無少易棄之難矣諸軍攻賊雖功不終而還相

天子生善性極終能獲國云

王鐸

王鐸字昭符會昌初武官擢進士第遷禮部侍郎十二年造同平章
事俄出爲宣武節度使初以左僕射召鎔當國鎔制受有憲周
密時論推允。中和二年舊唐書拜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鎔
天下先是諸討雜環賊吳省先及鎔邀至魏令殺然士氣皆起爭欲
破賊故乘賊數寇官人曰令殺策賊必破秋功出于已乃攜鐸于帝
羅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遷心鐸功危就而讓見齊然卒因其勢
同應後數月復京師策然居關中諸鎮第

王徽

王徽字瑞文京兆人第進士宣宗時拜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四
忌公議浩然歸重進考功負外郎故事者薄以朱注上下爲數嚴成
文汗漫吏輒竄爲嘉勳姑用墨遂絕妄欺。高祖元年舊唐書同平章



幸是日黃巢入關備寇西狩員夜出散走卒不及為賊所執將汴以
官不答以弓環脅卒不勤守者解乃奔河中。郗寔立授史部尚書
是時無選造戶吏肆為姦捕調重獲不可檢檢為手轄一驗實之遂
無盜滯應石僕射卒。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祖從官從皆擢
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有宗
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幾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
師亂故其故施無可道者

張濬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學從樞術以相聞于時。昭宗即位多言濬
有方畧善籌大計乃見委樞密問致治之要對曰在擯兵兵強天下
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群臣議
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請討之帝乃大出師詔
濬為河東都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詔罷濬尋復用克用上言

若謂以濬為相尋請以兵見乃止（從寔中） 全忠脅帝東遷濬聞
曰大事去矣全忠遣牙討殺之尋其家

賈曰唐之季嗣君嗜虐天縱其德久矣曩人初朝澤潁不乖如咬
鏹皆柱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破中興俄為
孽臣亂官而棄功業無而成就濬以亂止亂存祿厥心忠夫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歷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
存不狹詔分麾下兵二千衛東虞中包二年於京城東面都統每藉
國難未興語歎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者甚李克用遣使丁
事曉諭迎勦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勳王與義處存為第一
叔咸破賊克用為第一進平章事。處存臨事道便宜有大將風內
無氏有恩痛折節下士為救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咸時請兵與諸
鎮抗無能侵軼者卒謚忠貞



賈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族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是
戎陳鄭而卒獲其祀聖人善之處存乎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
宗嘗有意都襄陽依歷擬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溫所剪
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以父任為河校數武冠軍河中牙將黃巢陷長安
分兵界蒲河中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表重榮為副使成德使將朱
溫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岐之溫舉國州降皆從光破斬之重
榮曰今招成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輩即度使
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總各全忠與夜二州怒自討兵壁梁田重
榮憂之與換光計獲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志不願難死
善如已若乞師為軍茂不濟乃遣使約克用克用師從之遂平巢
使京師以功同平章事。孟方立為昭義節度使分昭義為兩節自

光妙

曰曰許都知曹操王相知石勒潘安知王敦張九齡知安祿山於
天下無事時已料數人必亂蓋逆余反相不隨智者之日重榮釋
孟弗斬其魏材無識匪不足得溫於實實然足得溫濟濟矣而釋
仲間亦茂有一指溫而議者唐之無人可見矣

賈曰以亂破亂破危者危之以亂不能破亂險破者危之蓋故亂
似霸然而以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李不悟哉破黃巢位
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朱
破仆為襄王謂曰定王空寶年之也身死部將手被亂而卒于亂
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屬奴下
材無所營責云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盩厔合肥人少與群兒戲嘗為棋戲戲陳事年二十



亡入盜中刺史與繁異其貌繁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賊之歸宗
將為宜歎池親察使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鮮行密軍不因辛
賊偽即未曰領守宣城時子長懸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入州生人將
盡行密勞體休息願賊勸而歸其下是安。觀二年時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承統失理將家歸行密雅赤心不疑者以為將於
是兵銀甚強天下。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死力始孫儒亂府軍
碎並能約已省費不二年而軍富雄。帝因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
行密可抗志然兵至蒲州恰言糧盡乃還金忠有帝東遷行密耻
憤破病急亦知天子將行密為重乃弒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
喪不親事三日因是病為卒

贊曰行密機變及為志仁怒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
賢矣然仍然濫於士氣烈而不剛時行密無輔材不能提兵
為四方倡以與王室執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盡沮潰死痛下

可為長太息云

高仁厚

高仁厚初事節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時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
子出居成都敬瑄遣節將率兵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鷓兒
每戰擊飛曰無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一千使仁厚將
而東會韓鈞并亂峽中韓求反蜀川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使督
兵肆討仁厚命諸將毀柵城而前賊降仁厚遷天子柵後勞軍被召
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勢并未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付公仁厚
許之詔拜行軍司馬力以親安湖江伐木積水破舟道黃洋而禪使
防軍逼賊久不戰殺以千卒持炬力強奪黃洋火而燬之勢并率
赤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沉鑿舟皆沒賊懼多潰散奔丹以降仁厚問
欲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推車逆行在斬于市

趙贊



趙擊陳州入世為忠武軍牙將擊黃髮兒弄時好為管陣行刻自
況今猶顯碎兒無敢亂父叔二人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精長善孝
孝如善射黃髮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詣而度府請擊為刺史表于
朝廷之既視事會官奏計曰吳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
始戒嚴整買余軍時黃髮為守計集敗吳東奔吳悉兵盡散水州人
大惡擊令曰士貴是功立名吳今雖殺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便
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於敵乎吾家食粟糠皆破賊以臣陳畏讓
者斬矣能命引旋士世戰屢破賊師初五年 孫彰義軍始交使
吳韓敗余宗恭為賊基地數十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賊擊得全卒
太尉

魏傳

魏傳 魏用高安人以員服為吳後為魏南節度使又食前子廣明參
州縣不即貢事得茂德士行都統劉德舉官為魏觀察以崇

故士不遠千里走傳於魏少射鼠醉過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
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其貴尚之戒褚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
效吾暴虎也乃畫滿虎狀以示子孫天祐三年卒

王潮

王潮字信臣光州人舊走入蜀盜興江淮王緒割行全令群盜取光
州者潮為軍正緒取汀州自稱刺史初以種少約軍中曰以老殘從
者斬潮與弟審知奉母以行緒貴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
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
猶事將軍也假其母為用其子猶敬之。時望氣者言軍中有暴興
者行全歸緒以拘賊推行全為將軍辭曰請潮為主潮讓不克乃除
地潮初到文 祝曰拜而初三勳者我以為主至審知物環於地眾以
為神皆拜之審知避潮自為副乃克漳泉下福州而建汀泉諸處命
建寧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延觀察使乃依四門義舉還德亡定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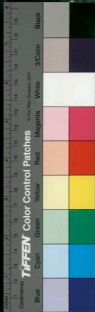
東家先生唐書評語卷之四十八

欽定史劄錄人皆安之乾象中龍福元為威武軍拜朝野度使卒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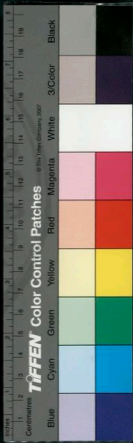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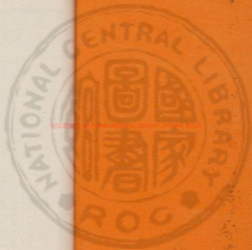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77490 68



夏侯端
文獻先生存書研經卷之四十九

忠義傳

本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
名不可死志也大凡猶生以起義者寧與期壹名不朽而為之雖一
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強雖頓滿谷不吝堅也勇
辭探周有商而不害亡而周以與兩人至鐵死不吝孤卒之武王蒙
怒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殺少損焉故忠義者其天下
之大國與蓋鐵逆為將入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聖
臣賊子視然殺仇而不待延何哉欲所以為後者而為我也義在與
在義亡與亡故王者當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
弘烈丈夫局充為之使委棄煥然偷生自私者其殺人也哉

夏侯端



夏侯端美州人高祖微時與相交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王林樓帝
坐不安晉得戍其人將與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端
為河南道都督使知傳檄州縣東海海南狹州二十餘州遣使領附
次檄州會龜計二州已降王世充道卷無所歸計窮於推端謂衆曰
我奉王命義無偏遷東走持節外起款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會
李公逸勤兵屯端將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戰端之前亦因守世充
遣人以交節印給石端端曰吾天子使李行成官都即焚書及衣
節也儀之間道走避於羅雀人不堪視端入謁帝問之拜秘書監卒
劉威政州人武德初以縣將將軍威經州為許仁果所圍威令約
城降威歸諸至城下大呼曰城大饑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且至
之仁果怒殺威經平土中射之至死皆盡其城平高祖禮得共戶
祭以少牛

劉威

常建

常建與州人從高祖任我薛舉方隱建敗其子仁果舉遣作士政始
降而建不疑厚加推授士政伺其知之奔其族歸賊舉始其妻謂建
曰賊皇后乎答曰彼與老婦何所道仁果平常見建勞曰君忠
節正可求之古人以逆棄仲史臣終龍西列史

敬君弘

敬君弘禁州人以屯管兵守玄武門讓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
將軍場立有此材款曰生類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率
兵攻元武門殊死圍將士皆戰死立類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
兵走明日自縊伏地悲不自勝帝勞遣之立歸語人曰上故吾累吾
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朔方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敵之成湯帝喜
授廣州都督前日敬守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城在衣食求
願望見食泉曰此生隱之所的邪吾雖日沒庸易吾性哉遂接飲去



在職不三年有恙受卒于官

李文通

李文通望田人歷定州總管為黑開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因之破更有鉤飲起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飲謂守者曰吾欲勿拜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初天太息曰大丈夫處方面不能保守尚何現息邪乃漬腹死

高敏

高敏京兆人舉明經靈隱初文高敏入魁數力不報利即自經不肯死為虜執見赦。子仲舒通敏制舉推明經為相主府文學王所欲器簡元初宋廢齊賴簡多寄訪焉時令人崔琳建議宜累子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然若廢子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備養宗為皇嗣少府監蒙匪賜坐林馮誅

死自是公卿不擬見非工優給使丹墀檢看銀坐嗣異謀者試看却來從臣問歌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請刺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劍力自刺腹中腸出視地取而仆右聞大驚與政禁中今高醫內稱號為血飲之難驗方及始聞女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該自明不知爾之志也即招傷歎譽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蒙南闕口管石墳晝夜不息地木印燥。王康忽傷此覆之則李冬有華大處相要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闕元宗多其事於史官爵代國公詔錄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榮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人陳賄馬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相舍範等謀二張遂同皎與李多祿即東宮迎太子。請至元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請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為讓乎太子賦自出論之衆乃止太子子猶豫同皎



即秋上馬復至元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既定因奏
諫易之等狀帝復怒封張瑄公。神龍後武三思燕濁王宗閔收惡
之典張仲之等謀殺之三思窮知之德李悅不詳上忌變帝大怒斬
同賊且死神色自如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揚同賊之不及見
帝宗紹復官諡曰忠

李愬

李愬

李愬奔州人少秀敏舉明經高第安福山反元憲遣封常清募兵東
京登與盧弁師城要勳士卒將退賊西鋒福山度河沈令嚴密供須
不愬知不數日薄城下常清與皆自攻賊謀北懼破賊士戰震斷致
斬矢堅守人不堪調世約委吾曹荷國重守雖力不敵當死官即校
皆喪從去及愬愬坐獨守府奔守楚城福山鼓而入執愬奔官之
招愬忠節子流

李源

李源父死賊手常感憤不仕不娶絕酒葷食變初愬李德裕表
薦源曰貫江無守固打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卒仗節逆獨
始與委付却奔城郭者不為耻而謹約義同列守位自知世乃託於
臣節之尤由益始而源天與至孝純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忠義
理於源要一辭開析百慮沈然德也精節善於偷世臣竊為陛下惜
之據宗以源守謀議大夫

盧弁

盧弁黃門監懷慎子也亮有目堂下謹重寡秋斤斤自恭與元真名
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兵及奔三帝其官
清節似之時倚其美幾留臺東都明之長安故以列府為事知
武節遷安福山陷東都更亡散矣前遣妻子樓印聞道走京師自朝
服坐盡被執將殺之即數福山孫徐願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
我不聽夫節死何恨歸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噤雲為變色



蕭詵詔下有司益曰正烈

顏果卿

顏果卿字斯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
為豫州刺史果卿以彘調遷州司法參軍性剛正益事明濟等為
刺史結讓正色剝白不為黃安豫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韓山反
令與俱子李欽奏以兵屯土門果卿傷不事事乃潛召處士權吳郭
仲邑定策持其術在平原素聞賊遊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建德
四年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果卿大喜以為兵將角也
可杜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煥計事斬之傳首京師陰謀乃擢果卿
衛尉卿即韓徽河北古王師二十萬人上門遺郭仲邑領百騎為先
鋒馳而南度舉揚並望者謂大軍至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振
魏山大亂急攻城果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
脅使降不應果卿坐落陽後山怒曰吾被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

張延字延節用南陽人傳道群書晚戰陣法氣志高遠略細如天文
張世慶臣字卷教依水新汶以贖上乃從爾及魏祿山不勝忿縛之
天津橋注前辭以肉噉之置不絕賊鈞斷其舌曰獲能言不果卿舍
明而絕語曰忠節

張延

張延字延節用南陽人傳道群書晚戰陣法氣志高遠略細如天文
張世慶臣字卷教依水新汶以贖上乃從爾及魏祿山不勝忿縛之
天津橋注前辭以肉噉之置不絕賊鈞斷其舌曰獲能言不果卿舍
明而絕語曰忠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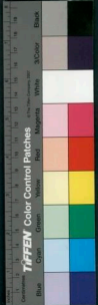
潮舉赫附賊起乃丹其妻子縶城上潮怒以焚四萬薄城人大怒起
論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東之勢
必折諸將曰善起乃分千人乘城以數保出身前驅立薄潮軍軍都
延何陳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糞聞潮逆走逆之勢
復潮怒援軍救東然善起至城下皆結起曰本朝志在兵不誅出
關天下軍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城孰以忠無所立盡相從以劫
富貴乎起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嫁子乃術妻子怨假力于賊以相
圖吾見君頭于遠處為百世笑奈何潮故茶去當此將王命不獲通
大將六人白起以勢不敵且上有亡莫知不如降起傷許諸明日堂
上設天子道德將軍士楊人人並泣起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
心益勸會種之潮船賊盛米數百斛且至起夜擊城南潮悉軍來推
起還勇士取盜米千斛焚其船而還城中矢盡起縛藥為人十餘被
黑衣夜踐城下潮兵爭射之入乃華人選得箭數千萬其後復夜

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研盡營軍大亂賊慙益兵圍之圍凡
四月賊常數萬起於魏于赫每戰克松是謂南節度使胡玘王臣
也玘賊殺起先鋒賊將楊嗣宗壽越半險絕起餽路絕起失臣依拔
起保寧陵焉救三百兵三千至惟傷與太守許遠批關等合力遣將
留萬春南齊雲等領兵敗寧陵比斬賊將二十級萬餘人汴水圍不
流朝宗復去有詔拜起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貞元孫山死麥時
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淮陽起
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遂旬以付不及起請募軍士而若其
下起受不辭遂專治軍糧戰具因出傳戰子琦敗獲軍馬千半悉分
士狀毫無入其家有詔拜起樞密中丞起欲乘勝擊虜子琦聞後
出城起詰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侵來王有死耳諸君雖拒罪而實
不立勳以共痛恨聞者感祭乃推牛大舉悉軍敗賊盛兵少大失起
遂親鼓之賊潰起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刺傷為矢中者首覆起矢盡



走白子疇乃將其狀使翼軍射一棧中左自敵還七月後圍城至是
衣盡殺其不至死士真誠死者皆殲傷氣之起出愛愛曰諸君
年之食而忠義不少我吾恨不剖肌以饗賊寧惜一髮而坐視士
乃殺以大糞坐者皆泣是強令食之遠亦殺叔權以捕卒至羅雀
鼠安繼弩以食敵射幸懷忠過城下懸問君事孰幾何日曰二春
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其奈何後賊關弓與我
志曰不納我昔為將數死我充殺賊此祐天也曰自古得逆賊
敵一日事乎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其懷忠掩涕去恨軍
十人降延前樓說降賊將甚多皆將其死力時賀蘭明代已也臨
淮神叔冀尚衝次到城皆觀望莫有敢起使擊雲如數輩賊師不
復進即此淮告急引精騎三十月圍出賊萬衆走之費費左右射
板盡既見進明進明曰雖情有亡已次其出何益費費曰賊或未下
請以死請大夫叔算者進明下也為理本以常制進明曾相增而

兵請進明羅師出且見襲又忌絕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
侯壯士欲爾之為大饗作樂費費曰昨出雅陽時將士不茹食已
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虜設饗樂我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
之令不違弱雲請置一措以示節歸懷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
大罵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著髑曰吾破賊必
飛箭爾時矢所以志也賊聞益急聚議棄奔逃遠議以雅陽江淮
障也若棄之賊東勝鼓而南江淮必方且師機暴行必不達十月
科王賊攻城士病不臥戰退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勇傑全生不報
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供執送衆見之起且哭曰安之勿
作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退曰聞君督戰大呼斬賊血面
齒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懼力屈耳子琦怒力扶其
口齒存者三四遂罵曰賊為君父死爾爾賊乃大脫也妻得父子
版其需將釋之或口校守義者為肯為取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



刀脅降趙不屈又將雲雲未應趙子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為
萬壽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間常
萬壽等三十六人遇害延年四十九

史臣曰考增之為相也與質簡進明有私怨進明仲河南陌燕師
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增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與大
夫為其官使不為下此等相象不下之氣舉事謂逆使誰信也逆
而進明不被忠賢駁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其荼毒或曰實而
進明好進之人張是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倏之之意雖允許叔冀
爭權不必出矣故然則增防賊實進明之罪不繫考增之過也
若曰進明完峻御史大夫不為其意遠使言排增交攝會謀斗則
好進之人及仲河南蓋任其宣增或處其辭則必將以令其推則
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圖事奈何用叔冀一故論人為都將也
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率相太公之意也

不納進明雖好進於趙遠功名不無嫉意當爾驟雲求故忠義憤
發言詞哀足以感敵於人猶真木石者必動心也進明亦非全然
兇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故寬豈非有憐而然邪

守陘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漸及于瑯大小四百
歲新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戰各出其意
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最難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
以齊進退今朝人善戰矣雲合為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
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每戰
不戰臨行陣有違者趙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大戰士感其
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倍與衆共其苦累者雖斷髮必整衣
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又初殺馬舍既盡而
又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上四百



而已始謂忠節張氏代進明軍四節度指扇致離傷過亡三日而救
至十日而獲平王依東京錫命舍人蕭祈謀其行時議者或謂是始
守壯勳象六萬就獲蓋不持節按隊出吾生之路與夫食人舉若全
人於是快清李翰等咸謂是後避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
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詔贈是揚州大都督遂州大
都督竊實開府儀同三司並處其子孫皆立廟肆飭時教登德宗
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教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復謀盧奕及是遠際
雲為上大中時開元是遠實像于變煙閣感傷至今稱耳號雙
朝云

互註曰是謂播亂起志壯奮發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
出奇無窮江淮以完避之力也故隋見執卒無說詞補貫白日
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諫者罪過以食人過足以得死夫處極危
而死非虧教也所難必發非本情也查身死節以勸後旅不謂

君子以數千卒橫陸賊鋒若無退則無難傷無難傷則無江淮
以天使趙全江淮以待陛下不謂幼子挺身首分裂宜於曠曠
招魂而靈極善之義也魏特

評述

許遠右相敬宗曾惡寬厚長者明吏治會韓山反或應遠於完宗召
拜雅陽太守遠與趙同年生而長故遠呼為兄大曆中元趙子去
疾上書曰擊胡南侵父趙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入自遠分尹子
筠分郡郭由各一方地及將校三十餘皆到心割肌膚備盡而遠
莫覺下無傷足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成曰公恨我乎否曰恨
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深崇
人皆知之使國威衰切功甚厚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遠奪官爵
以尉寬壯恨遠誤國家事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
以去疾強壯最明者成論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雅陽凡屬城以生



叔主將為功則遂投足死不足改若曰後死者與成其先死死者謂
是當歿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求忠烈未有先
二人者事哉簡帶若日星不可安輕重議乃嚴然識者紛紜不齊元
和將韓愈請李翰所為越傳以為關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
成者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修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長死而
履成遠誠長死何苦守又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復不至
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
自守守此真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特死其職時必有先受病者引
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辱今從而尤之亦不違於理矣愈於遠成尤
故著之

五桂專治軍糧器具

南齊書

南齊書魏州人少微成為人持槍操山及向衡擊賊以為先登遣至

陳陽與張延討事延謂人曰張公開心持人其吾所事也遂留延既
延事加禮始披圍擊賊為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擾賊有言鳴而來
者乃張雲也足跣位下賊雲善射射見賊百步內乃殺無不應張雲
子承嗣歷滑州刺史

雷萬春

雷萬春事延為楊將令孤獨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胡諧伏弩發六
矢著面萬春不動胡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遂謂延曰向是雷
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萬春將兵方暮不及解雲而禮教用令每戰延
任之與雲雲釣

論曰張延許遠以死守雖揚元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其功大矣張
介依非無波死於其地本慚虛葬死於其職官不取賊一級因無
存府之實遂然論其極蓋未感是遠也何以言其然邪夫天寶平
治之又天下莫不奔命於勢利重則名節輕是以殊山有難



○卷之降者類出於公卿陳者烈以卒相歸賊矣取泊以國
歸賊矣而間歸避死及帝王蜀道者已在河淮之數當時折身不
顧舍死赴死引頭壯刃者雖曰捷死而鼓鼙下之氣便知忠
天下既知彼為逆斗為順勤王之節與合不彼墮而殄寇則數子
存唐之功豈小哉

○晉曰樂越許遠可謂烈士夫失以疲卒數萬嬰孤墮抗方不判
之勇與其戰牙使不得持食東南軍擊首尾連續深宋間
小數百戰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劉信嘗
以百易萬可矣越先死不為遲速後死不為顯隱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先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備生而後顯也惟
宋三葉章理皇帝東越過其前屈駕承回蒼廷等率徒盡節具代
看金石刻於明殿志與夷齊餓賂西山孔子斯仁何以獎云
東萊先生唐子詳節卷之四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壯勇有力稜山及洛秦兵何東即拜節
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程獨抗戰十且得勇卒百餘
欲直趨希德殺得而收至乃逃會楊瓌為賊執仰首救諸將使
還因為我報諸將可失仲不可失賊軍中皆為陛下增備固守賊不
能下乃還回千里至東都為嚴莊所害

程堅

程堅京兆人祖玉仕隋為監門五閭秦王東海洛玉華萬壽等諸
以所舊臣禮之堅歷潁川太守安樂山及南陽魯吳表堅為長史以
疎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賊悉滅攻之城中士軍寡少悉堅誓
夜賊諸罪兵無獲者自正月盡十月賊沒木錫城堅獲保潁城



○卷之降者類出於公卿陳者烈以卒相歸賊矣取泊以國
歸賊矣而間歸避寇及帝王蜀道者已在河淮之數當時折身不
顧舍死赴死引頭壯刃者雖曰捷死而鼓鼙下之氣使知忠
天下既知彼為逆斗為順勤王之節與合不彼墮而殄寇則數子
存唐之功豈小哉

○晉曰樂越許遠可謂烈士夫失以疲卒數萬嬰孤墮抗方不判
之勇與其戰牙使不得持食東南軍擊首尾連橫深宋間
小數百戰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劉愔嘗
以百易萬可矣越先死不為遲速後死不為顯隱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先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備生而後顯也惟
宋三葉章理皇帝東越過其前屈駕承回蒼廷等率徒盡節具代
看金石刻於明殿志與夷齊餓賂西山孔子斯仁何以獎云
東萊先生唐子詳節卷之四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壯勇有力稜山及洛秦兵何東即拜節
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程獨抗戰十且得勇卒百餘
欲直趨希德殺得而收至乃逃會楊瓌為賊執仰首救諸將使
還因為我報諸將可失仲不可失賊軍中皆為陛下增備固守賊不
能下乃還回千里至東都為嚴莊所害

龐參

龐參京兆人祖玉仕隋為監門五閭參王東柯洛玉華萬壽將軍高祖
以所舊臣禮之堅歷顯川太守安樂山及南陽魯吳表堅為長史以
神為顯川太守共守顯川賊悉滅攻之城中士軍寡少悉堅誓
夜賊諸罪兵無獲者自正月盡十月賊沒木錫建里縣保鴻城



如兩士皆雷聲夜半於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有說採山曰
義士也較之不祥乃歸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

張興

張興東苑人長七尺一飯五十米肉十斤碎越而辨其立為饒陽
將採山反攻饒陽與開張禍福等說敵人而嬰城備年衆心遂因洽
趙已簡史思明引泉博城與張甲持陌刀重十二斤一舉報敵人死
賊皆氣攝城破史思明縛之為前謂曰將軍壯士張興誓受高貴
對曰昔嚴顏一已取將猶不降張飛我太祖誓安強安身遊虜今日
幸得死願以一言為誠恩與曰云何對曰天子遇採山如父子今乃
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聽天違其
吾起矣二十萬立起洛陽天下大定以將軍叩函谷守將而將軍亡
國矣與曰禁付秦兩窮人力舉四海為怒故南風漢唐西得代之而
有神卷皇帝無運德採山冰殺帝賢是荷廷歲月終即能擒耳思明

怒賜解之臣死焉曰吾恨張張死矣故改農軍中營然為改之

蔡廷玉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光同至開少相押近此為幽州節度使蔡
屠蕃府廷玉在院署蕃與人交內外受前此多所叩咨發遣至京師
是時幽州兵衆強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廷玉聞
語此曰古本有不臣而能推揚及子孫者公商強趙魏此家虜兵身
地險然非承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涕洟魚耳不知奉天子刻多
難可勒勳高於此善之廷玉陰欲托其力亂此出金幣權士又勸歸
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蓄為軍因勸此入朝此持聽諸校
悉歸廷玉等之廷玉無說辭此不忍殺因散餘問曰能者過否不爾
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此不能復待如切後賊州
司戶至監田驛曰吾不可以尋國自投于河

劉通



劉適字承英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開誠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將
惟日天覽中推進士第宋景知幹事題方謂因進書曰今文部妙檢
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當為機事尚之靈猶曰載未有九
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可授委一二小學察言於一幅之列觀行於一
掛之內何其易矣夫判者以快詞拒敵為體是以小治鼓放金雄欲
為內鑄不可符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為象之調以刑責之會不
及檢度雖有至德以察舉取之會不若魯夫故干弊故曰巨木也求
又寸之材必搜於魯我船船頭龍今虎賁希聲之尚頗古之或必
下於雖隱豈不舉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遠觀其治家進退其
幕節則龍鴻深究之事亦可觀其門閥矣至若之權刻石德宗初
進和子儀為尚父將擢發魏都文若不遠所宜字相推祐前召乃
至開章之少選成文魏義最嚴俄推兵部侍郎命符來天適非疾然
第宋光遠人召之開編馬開事駕如梁明自投於款持贈呼天不食

李希周其志極曰正志

張佐

張佐本為洋浦將守臨淄曰悅攻之固守累月士死盡蓋枝不至佐
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褫拜曰諸君戰苦吾無賞為賞願以
是女實直為衆士一日實士背天曰請死戰會為燒自河東將兵擊
祝融之佐米時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推金吾衛將軍
未拜卒

賈直言

賈直言河朔名將也父道才以藝侍詔代憲時坐事賜鵠有禁反側
其七在唐史明言有勇以將死直言告其父曰當謝四少神祕使者少
息殺取鳴代欲送而昭明日毒漬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咸父死俱
誅直高直皆授署師道所為及師道不折換力矣捨入諫曰願前死
不見賊之破師道怒囚之劉仲既入釋其禁書每有過必爭故語法



以臣節光明於朝。我名為諫議大夫群情譏然獨允而惜因殿
再聽始持子從陳賈其極死不發表求襲佐直言入責曰父死不
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獲十
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欲反邪從諫曰惟大夫杖之直古
乃有插留後使從諫君喪軍中遂安

辛諫

辛諫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友人所急就事李暉
王幾輩性愛動筋事不虛文法皆與之合然常有濟行還難嗣及
攻杜橋於泗州泗州陳羅蘭之舟舟趨泗口貫賊柵以久愴直曰聞急
飛馬不取過君乃背白刃入屯城古人巧不勝入人心處固始未
其功于朝陵監塚御史。諫之少損于野有牛問來長亦獲遠直前
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

黃瑒正書天

黃瑒蘭人初為廣小村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則刻有假其筆者瑒怒
曰吳華他日斷大事不可假重為廣標軍節度使表瑒自弱及易
反瑒諫曰大王獲田畝位釋相乃自晉大誅殺無種矣昌令使者斬
之以首款潤中央其家

孫傑

孫傑字庭生第進士無志射幸克用以孤為格義軍節度使以平道
兵會戰克用伏兵雜擊軍憤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商量何為自
廢行陣耶張大罵不恤克用怒使以婦解之婦面不行換謂曰死當
奴解人當求之板波軍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罵聲不絕至死

卓行濟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學少敏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
右自負母入京師既葬第母亡齋甚則食不盡膳積薪而居服除心

張氏潤南和碩有忠政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肖婦人以爲不可絕
嗣若曰此有子先人得祀吾何憂焉。初兄子被誣夜親注其用反
惟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吾負乃求爲晉山今有盛絮獄會虎爲
暴虛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暴乎德秀曰許
之矣不可負約耶有暴吾當坐不及餘人朝日盜尸竟遷暴縣嗟嘆
○定在東都令三百里隔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於河內太守董優
夜數百被錦綉成作弄果球請此德秀准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
爲于舞及于爲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嘗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或謂
寧相曰河內人共愛汝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稱譽德秀求食
人之狼頭者最爾可餘一塊寫非車去。愛陸浮在山水乃安吾不
爲增垣焉歸家無懼安哉日或不憂者商而然謂家以自缺人以
網穀獲之不調賢鄰爲酬秋德秀善文特作卷主賦以自況秀每

見德秀歎曰見些些扇字使人名利之心盡斷歷明常語八曰吾
不幸生義俗所不耻者德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元宗幸家惟梳
篋單臥而已。獲弟結天之恩或曰子哭過哀禮數結曰若身禮之過
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陽無固往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何就獨喜
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綺未嘗求足苟辭
秩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金十歲之德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
味而餐香衣之以戒荒淫食飯燒鼠限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
交蕭穎士劉迅及辛祿遊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
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防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
六經誦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魯智迅感一物不得
其正穎士叶以折節而變重祿不効一割之安易於孔子之門曾建
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亡迅披卿佐服若賓交謀
治亂抵禦寒乎元魯乃見其始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在使當彥典



云此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而德考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檢
飲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
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詳貫源流備古今之變顧士流君子長不
論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辨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主人不
辭齊各有病元病酒劉勰實世蕭齊服慈太亦憂能太重若取其能
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為論

雜錄

擢韋守士由秦州舉勳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著華府韋度傳山且
及其其積不可諫欲行處及亂天慶十四載造福昌尉尉孫某
妻華林也密約以疾召之暮求華陽而直視華而驕驕為敵之韋進
去史以謬書惡華母釋山不之虞歸其母華潛於淇門奉侍書夜
南奔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蜀湖西節度使賴貞
卿來為行軍司馬不拜起若令人因辭書曰吾累身亂世以全吾志
欲的是愛名即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誠韓而王定皆仰皇
節與父善洞定常評其可為宰相師保華亦以為今天下皆惡一人
而已卒爾等制厥行哭子德與至宰相別傳

雜錄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以文雅稱若青嶽山十餘年遠遊伏其
仁嶽山不敢吹漁採訪使面晉卿表之諸府五時留十至堅卧不起
天龍千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窮濟不
得已為是嶽山下拜均禮若府中論議正正父之祭嶽山有友謀不
可諫陽不交昇錦舊盛以反嶽山反便蔡希德封力召之曰即不起
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行力難以審引頸
待之希德歎歎嘆嘆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請軍門上
謁惟濟王為感動肅容詔之三可晉使行賊官羅拜以視其心。
子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識鐵節用以給親里大豫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於鄉黨貧者朋友有緩急必出家貲周應以義聞達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亦極自言元和中

裴淑表濟節行與崔

阜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少益而達與元積善積善於史館借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過故之執不起卒不行其名夫辨兩彼於惡惡之府聖直辨於利仁之世而猶惡惡者之所不為孟歸人之心難而苦也之避惡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

顧從亂者不必嫌而眷眷本朝其心自刃難矣哉若甄生者是不加其身祿食不違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

不以顯而憂患不以不心替而後自存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達

歷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繼之天子

遣爵其父第四品贊然驚人達與其父俱嘗謂善矣曰是父子俱顯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史

乘質或竊陀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云聽

中條山典常增城常物衣出午長不肯發謂弟曰吾與若孤博相育

既要則聞姓姓姓共處而盜疏我不忍弟後之亦不發遂終身。城

謙恭簡素過人長幼如一逮其葬其行來學者模迹于道間里有爭

訟不能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術者城遇之懲其耻遂自懸梁絕

建叔求木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木醒乃具

以歸及覺痛吞謝城曰寒而飲何貴為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

千里負其柩歸至歲歲葬迹不過鄰里昔論為甥講論不輟有奴部

兒化其德亦方今自的或哀其被與之食不飽。映就觀察使李必

憲請朝詔以著作即召城封還詔書及宰相又言之憲宗於是召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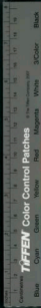
諫議大夫城獨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練衣衣之初城未起搢

紳想見風采既與單衣履練紳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釋之及受



命它陳官論軍守細給帝極苦而城復圍得失且艱猶求肯言
愈作乎臣論護切之誠不有方典二弟延賓客日夜剝飲家欲凍上
者城端知其情強飲家客語無得聞言常以木梳布食質錢入重其
賢爭香之每約二弟香所傳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齋菜臨幾錢先
具之給送酒家無留也香位八千人不能窺其際又表延餘徑逐
贊等帝怒甚無敢言城圍曰香陳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
拾道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餘暴傲引戰中直贊等累日
不止聞者寒懼城愈閉帝大怒召宰相城亦頓憲方為皇太子為
聞救得免然宰相論道然帝怒不已欲延相延餘城頭語曰足餘為
相吾當取白麻纒之突於庭帝不問延餘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
司業引諸生引之曰凡舉者所以舉為志與學也諸生有久不省觀
升堂上說而不舉教者皆廢射諸經諸生徒斤斤皆有法夏而約者

狂而直言事得累史捕述得之城東帝惡城黨有罪可為道州刺史
太學諸生何蕃等頗有聞下諸葛城柳宗元聞之遺書寄蕃曰語出
陽公道刑僕聞他然幸生不詳之代不能論列大體閣下執事還陽
公之南也今諸生變暴陽公德懸烟已留極用撰手吾甚背手有依
康時太學生徒仰關執饒僕謂范十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
生見陽甚厚持非陽公漸遠等則所致乎噫公有博學恢大之德并
察香佛來者不推有狂戚小生依此門下飛文陳惡論者以為陽公
過於納汗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其而報歎過曾參徒七十二人致
禍負辜孟柯館齊從者猶獲氏聖賢猶不見如之何其拒人也俞希
之門不拒病文絕墨之側不拒狂材師儒之弟不拒曲士且陽公在
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
寇焉與其化一刑其功遠過可量哉諸生之吉殊獨為已也於國其
宜蕃等守關不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



通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廉善介忘月俸取足則
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庶一大謂上小下置既行道上人共食
之用廉保饒歲貢諸朝城裏其生雖無所進帝使求之城裏曰州民
盡極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惡州人感之以賜名于賦稅不時
觀察使數請賞州當上考功第賦自署曰撫字心勞吏糾攻極考下
下觀察行定判官督賦至州極城不迎以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
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觀察
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臣往請廷英門論變餘事伏闕不云

何蕃

何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闕二歲乃歸復不
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攝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鼓共
歌蕃義行白城請各令城願亦止初宋沈文請生時從亂蕃正色叱
不聽故大館士無受汙者蕃居士學二十年有死夜無歸者皆身爲
治喪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權進士王凝碎置某行召爲侍御史不忍去
凝府盧攜以故宰相弟洛嘉圖節屬於觀察使盧深曰司空御史高
士也深即表爲僚佐。圖本居中隸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作李觀素室垂園唐與勤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休
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宜休操分二宜休望而曠三宜休又
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近三者非齊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研辱君
士其言澆激不常以克當時禍災云遂爲家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
賦詩酌酒裝回客或難之圖曰何不黃預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
哉時寇盜巧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家帝欲圖開不
食而卒年七十三

賢曰節義為天下大閘士不可不勉觀魯濟不汙厥操忠自命而
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援支不有君子果能固
乎極亦以德城以鯁峭有七笑又國知命其志凜凜與秋與爭嚴真
丈夫哉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五十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五十一

孝女傳

亦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婦名道朝廷者多聞巷對草之民嘗得
書于史官王世貞王與等皆事親居喪者至行者宋與貴王玉等皆
教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衣門闕賜束帛州縣存問褒賦親有殺以官
者唐賜陳燕器者本草拾遺謂人肉治風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
割股肉而進及又有最阿九趙吉劉士均等或於富或旌表門閭
皆名在國史善乎位愈之論也曰父母疾方藥無效及以是為孝未
聞毀支體者必苟不傷義則至質先象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
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茲其門以表異之雖欲委巷之誦亦有
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
焉廣明後有字方集妻法奪地十里事不上聞幸得篤行之士旌令



賢曰節義為天下大閘士不可不勉觀魯濟不汙厥操忠自命而
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軛據支不有君子果能固
乎極亦以德城以鯁峭有七笑又國知命其志凜凜與秋與爭嚴真
丈夫哉

東坡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五十

東坡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五十一

孝女傳

亦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寺佛名道朝廷者多開巷對草之民嘗得
書于史官王世貞王與等皆事親居喪者至行者宋與貴王玉等皆
教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衣門闕賜束帛州縣存問褒賦親有校以官
者唐賜陳燕器者本草拾遺謂人肉治風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
割股肉而進詞法又有最阿九趙吉劉士均等或於富或旌衣門闕
皆名在國史善乎後愈之論也曰父母疾方藥無效詞法以是為孝未
聞毀支體者必苟不傷義則至質先象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
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茲其門以表異之雖欲委巷之誦亦有
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
焉廣明後有字方集法奪地十里事不上聞幸得篤行之士茲令

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悉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流
水上顧下有控據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嚴父高樂顏經急先
月來合有觀街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逸愈母病難士嚴吮血時其父
亡盡基有光狼依之然懷前母病每嘗其重若味異無忠究其絕母
熱水漿不入口五日貢士成靖道守日一食扶然從起繼母沒亦知
之張連恩毋庶孤判左千隨而終又順進昭載左藏于蒸漢多飛
公發九世同若北齊宋受王水禁隋大使梁子蔡躬親撫其門高
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悌賜錄帛而去
四人者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龍弟順子孫百餘至貴用
位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避關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姓張者五百
餘室皆以克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人為里正志清無奸母喪哀念今聞狀對曰母有疾志
寬輒勸是以知之今謂其妻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人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
勸其良居田易置延謝烏鵲令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
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用餘密知其計因屏去妻曰爾
破吾家者兄弟後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製藥為難因號義成齋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聞父所在母以
告即棄泣求尸野中白骨覆壓次曰以子血漬而瘞者謝父齒
也隋末遺棄少玄跪前謝父齒聞句而獲遂以養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豫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笑曰若何可
以報母笑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改南任監推見其文驚曰
孔子稱頌回之賢以為秀如也吾非古人然見其兒猶不可及後舉
孝廉授著作郎正字遷秘書知休休閣門編書於世南器其人歲終
書上考因辭召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程表師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能帶引且藥不靈不遑母歿因乳土築
墳親親人不復識嘗有白狼黃蛇列墓左每與群鳥鳴翔

宋思權

宋思權字適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憂疾
殊泉求不竭口思權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滿庭味甘寒日不乏汲懸
入異之尉柳亮為刻石頌其感

蘇潛權

耶潛權母代國長公主關元中工竅疾累三月不瘳而_以主疾
勢劇血為膏滑諸神乃以身代父書而神許一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暨光祿卿

梁敬業

梁敬業徐州人曾祖牙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日夜明有
白鳥巢家燕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敬業七歲能
文章性謹敏在扶重之觀并露頂父智周補席黃令為下百餘敬業
年十四詣延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
業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患泄瀉左右曰大人病瘡吾懼然今
心悼而高事江則_不曾_大又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

梁文貞

梁文貞魏州人少從軍守邊遠暹觀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城為門
某夕汛掃墓墓左嗜熱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顏道



出文貞盛前行業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登木白光明發熱令刊
石紀之

沈李益

沈李益字子平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法李益曰
吾快乎為人子者可適憂於親乎故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
沈李益獲于叔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鄰官詣救方具禮恭而

徐元慶

徐元慶下邳人父奘次后將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釋
家德父之師韜及鄉吏令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
子昂諫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施于讎敵入子義也誅罪
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以罰人亂綱不可以明法聖人慎禮尚
以妨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懼變刑不擅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

銷廉耻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東身歸罪錄古烈士
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盡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得曰父讎
不同天傷人之教也教之不虧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惡亂也仁
所以利祭德也今報父之讎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刑與同
鬼誅是曰能刑未可以制然則罪由王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廉先
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殺刑也亦元慶所以能報動天下以
其在生而趨於德也若釋罪以刑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
身以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實之以刑然後復問家
可也時避其言後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罪
凡為子者殺無故刑之大木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罪凡為治者
殺無故其本則令其用則與法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放欲謂禮防
刑其矣彼其可誅欲謂禮防喪禮矣夫若師韜獨以私怨奪吏氣罪非
亦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衡讎人之習余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



而行義也執事又何休焉其或父不克於葬節器之謀不慈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離乎離天子之法而故奉法之吏是將奪而安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往焉請下臣議附于
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梁悅

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諸惡蹟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去王殺大鳩也二說異屬下尚書省議議食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史不隱故未有非而罪者誠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何法專殺無以禁止大律雖未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議其文於律者許復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議者今勿復讎之則免議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此百姓之相離者也公羊子曰父不交誅子復讎可也不交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矣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於士殺之無罪言得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殊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讎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八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得復讎先告於士若孤推羸弱執敵志而同敵人之便恐不勝自言未可以為讎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殺父讎者華殺其其事下尚書省議議以聞酌數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異請公門流稍州

侯知道

程俱

侯知道程俱張靈州靈武人為提舉家嶺侯家皆身統其勞靈墳穴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張三年不止知道始櫻積首率夜半得墳旁而哭為歌為悲號率坐作二卒贊哀其行曰厥初生人有若有視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免自天命降及人倫骨死不赦忘生不仁過及有

此為之撰文至哉程氏創巨病服乎足研脈以成高噴夜黑馳動如
聽鬼神天無常聲聖德啟者又五斬三年積獨終身嘆程生其末也
均顯後世配禮前無陣

李興

興有五行節宗元為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故繼淑靈與永祥和萬
守天經庶幾厥疾庶幾隱其引刃自衛殘肌敗形羞勝奉違受勞孝
誠惟時尚高曾不視聽則臣庸仍號于宮曼捧土滯涕頤首成墳
望屬此寒暑在蘆草木梓死為歌助明殊異族亦相其哀聲有二
位等號爰與充情厥歎載籍是登在書有褒以孝燕慈仲尼術經以
教于曾惟昔魯侯見令美官亦有考叔察莊稱德顯顯李氏貞與之
倫哀嗟道昭涕墓且鄰神婦秘址三秀靈泉帝命符加亦表其門統
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覽德於揚芬

林慎

林慎 附五

村號東州人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矣及迎而病積案官過及母
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絕覺作冢號以號又獲其右有白狗來其
降觀寧使李若初遣官為驗實會露馬里入生色讚天曰天明降露
禍我取微而露復集焉去回瑤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間鑿碑
表其號闕下林家

萬敬儒

萬敬儒東州人三世同居長親窳羸料紅寫行皆善斷乎二指輒後
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殿大中符立堂表其家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也子也九兄也
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備
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舉而兩盜
不致凌天子謂而禮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夏而著于篇

陳池博

序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際上焉有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性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罕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明憲其於爵祿也沈然受磨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然然而不足能就其可貴也末焉有資揚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遠立園而不反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效如管為唐典賢人枉位幾多其遺戩不出皆不墜者也雖然各性其素託然于語足莊整而志城闕也然故利之徒取隱自名以進探仕有相攀於道至號中商高少為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展可喜慕者幾千箱

王績

王績字無功餘州人性簡放不喜共揖兄通甫未大儒也最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獲險路不為諸儒播道故書不願惟中

說獨傳更知續編不復以家事卸後愛事終不與也
中興孝婦無案投訟書正字不樂在朝次為六合必以首酒不仕
奉乃還向里嶺有數年數人種黍黍秋釀酒發充焉為樂草自與以
別物老子莊子豈林頭使曹平讀也游此山泉泉著香自號東臯子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符都門下省官餘酒三升或問符何樂邪
對曰良醪可懲耳符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千酒學士。頁
觀初以疾應徵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無準家善釀穀續求為丞史
即以非流不許發因請曰有惡意竟除之華元妻送酒不飽餘又
元續曰天不使我醉美酒福辭官去自足太樂丞為清飲史更華酒
故為經又采杜康釀飲以來善酒者為請李淳風曰君酒家向重也
所居東南有壘石立杜康祠祀之尊為師以華配著醉鄉記以次劉
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饋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
生將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續滿覆谷曰吾不能推懸非君門談



稽相景醉眠也之狀隨以酒噴淡知終日命薄妄自誌其甚。續之
任以醉失職卸入新之疑此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若越越王
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其色越國法曰戲行者不商俄而無心子
以戲行闖王熱之無顏色怒而適茫茫之野邊動之邑而見幾士幾
士撫臂曰曰嗚呼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幾士曰預見幾
曰子問黃龜氏為平一者朱氣白髮德移風聽歸之幾士曰幾士曰
不都物而以執死一者半頭尾脫頭格腰暖獨香幾士謂野幾年
而起夫風不皆山朽能不差死幾君子不為索以累患不避微而養
積也其自愛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唐州總管獨孤指見其少
異之曰聖童也類巫大難為用爾及長弟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
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能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察者帝欽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思邈
於陰陽推步歷算無不存正說靈應雖等如事之無諱有惡疾不可
為戒而問曰高聖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來暑迭居和為雨
為為風變為霜雪最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皆
天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腸用其形空
用其精天人之不同也夫則孫生熱不生寒油為膏黃黃者如脂
為應麻者則鳴之渴則魚鵠發乎而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隨處字
營飛旋其危殆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陷是其勝黃山崩土
胎是其強運奇風暴雨其鳴之川潰竭固其魚獨為擊專以藥石故
以成劑則聖人和以至德輔政人事故禮有可愈之疾天有可集
之災此和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泰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小之謂也勝為之射以果次為赫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
公侯于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東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



東方之謂也嘗者動天之氣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
謂也後周養性之要括曰天有蓋蓋人有節節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生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舉無畏則墮稼
輪工無畏則役親卑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
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
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是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
大成於成者不悔於成如此則人事畢矣卒年百歲餘

田游巖

曰游巖京兆人求職時為太學生屢歸入太白山時及妻皆有
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綠野自號由東耶領召不出高宗幸嵩山
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版止進撲帝謂曰先生此在否巖曰臣所
謂泉石膏自^天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復四皓乎因拜
太子洗馬巖衣冠坐者厚善故偃山笠衣精食不交當世推真辨法

卷之四 方外友

霍鴻

霍鴻字顯然博學善書指蘆蒿山開元初備禮召拜不至五年詔曰
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為人之介而失考父陳蔡之諫豈
朝廷之故與主殊趣臨時發朕山林性而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
之義不可廢也今被闕空道不足為勞有司其資東魯之具宜宜朕
自想有以饒然易節副朕望焉鴻制東都鶴見不拜曰禮者志信所
辨臣敢以志信見帝拜諫議大夫固辭副下制許還山朝廷得失其
以秋聞鴻列山中廣學蓋聚徒至五百人及辛帝賜萬錢鴻所居室
自號翠極云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識性高曠不耐泥滓於時去居嵩山玄宗
遣使召見與語甚悅特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臣於



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矣故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
野人事積歲月求之衆人主宜留意錫在闕陳皆名教世得以微言
觀天子天子重之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大歷中卒

潘師正

潘師正具州人居遊蓬空齋能率衆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
巨野頌也既不乏矣帝等異之詔即其齋作崇唐觀將太常獻所樂
帝更名折仙望山魁仙曲卒年九十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祜

司馬承祜字子微涇州人奉潘師正傳辟穀道引創無不應師正異
之曰我將向隱居正一法應而四世矣因辭去編游名山靈天台
計不出軍憲召至問其術對曰爲道日積積之又積以至於無爲夫
心日所知見每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故帝曰治身純
肅治國若何對曰國無身也故府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

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味曰莫成之言也聞中元再被召善法諫帝命
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在朝爽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
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謚聖初用天權進士超拔群類秋累遷太常
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
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執爲美說曰侍
卿衣冠之選然要爲具貧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綸之文然後處之
此其爲副也知章晚節尤誕放遊里巷自號曰明狂客及秘書外
監每醉輒舞辭筆不停書成竟可觀未始刊劄善草隸好事者具華
研飲之意行阿曠不復拒然故纔十數字世傳以爲賀天寶初愛游
帝居數日密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詔賜
錢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朱亦

秦亦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圍系於蓋其上尤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亦推德與曰長物自以為五言長城亦用備師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

敬志和

敬志和字子同愛用金華人始名應齡母憂擯生股上而產志和十六羅明經以策于高宗特見賞重命符部翰林因賜名以親阮喪不役任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草詒者為狹內辨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兒鶴齡恐其遺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澆以生草採煉不施斤斧約弟梭偽為每垂釣不復評志不在魚之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棹其居曰玄真坊以門墜為夏地大其間晚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煙少游為構之人覓大夫橋。初嘗賜奴譯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

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為穿少別何有姓朱。類其姓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載酒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比宅往來苕霅間又云名世字自號披頭如也。善圓山水酒醒或擊鼓吹笛越筆歌成則反掌撰讀歌歸家因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建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為自益得養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初蒙宗更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閩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

木鼓四不得意或恟笑而歸故特謂陸與也陸羽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蓋知飲茶矣符需茶著至南羽形置湯突間托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功李李知宜慰江南次臨淮知伯巖著書茶召之伯巖執器前李
為番泉栝至江南又有虎頭者召之羽衣野服琴具而入李知不為
禮羽既之更著數茶論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道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若松
江南里多所論撰借人書攜快壞蚌必為輯說判正傑開人學講論
不倦有田數百畝至三十種田苦下雨潦則喪江通故常苦饑身者
錦珠則無休時錦時反或戲其勞者曰免許微瘠免許音為所
風彼聖人也吾一楊衣敢不動乎嘗茶置園顧山下殿取粗茶自
列品第。又不善與陸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來為升舟設蓬處
素者茶窳華餅鈞具然來時顧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
此活翁漁父耕江上文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素與善及當國
召拜於遺師方下龜蒙卒。陸氏在姑蘇其門有下石遺祖執筆事

其為特村太守罷歸無業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
林石世保其居云

東坡先生唐書詳論卷之五十二

循吏傳

本

循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魯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史良則法
平政或不良則王道絕而取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
也在周武王時曰穡穡無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
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讓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
唐與承隋亂亂刻狹堯恭始禪用州刺史錄全志窮舉曰朕恩天下
事丙夜不安就求循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舜禹時與對
之得才否狀職疏之下方以安養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舉
人若於是官得其人氏去歎然旋安安都督刺史其職舉州舉固道
使若循行天下勿象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用受授不復府
然猶受命日射使舉賜元物乃遂玄宗開元時已辭仍循與門賦之



東坡先生唐書詳論卷之五十二

循吏傳

本

循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譽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
平政或不良則王道弛而取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
也在周武王時曰緘縶無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
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讓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
唐與承隋亂離刻狹堯恭始譯用州刺史錄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
事丙夜不安就求循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時與對
之得才否狀殿疏之下方以突委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舉
人若於廷官得其人氏去歎然旋委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固宜
使若循行天下勿象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用受授不復府
然猶受命日射使取賜采物乃進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請與門獻之



正所以允龍守臣以責其功初制史李京官得佩魚嘉祐中京官得佩魚以
所以品卑者擬轉魚關元中又調發階文想無吏群臣化之章守越
之賦嘉祐中會以惠利顯慶三有侍即狀揮掌任制史者即官狀揮
掌任委今者至率都表臣莫不交改古表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致
愛之關雖不恭皆善而所將十五故叶氣嘉生黨為太平垂祀三百
與漢相呼吸之謂非能吏胡何故慈次治宜以非廢唐君將相大
正無以始閱者君之見本流不列於載

李仁壽

李仁壽字元為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功考控辭似平得罪者皆
自以津君所論死無退高祖蕭關仁壽治運船檢於南寧州都督府
治越萬餘載一被行將發仁壽將兵五百人兼西河西河開地數
千區稱置七州十五營前兼守米實見防檢以救害威公簡獲人
人安悅將還育長位曰天子蕭公集與奈何欲夫我仁壽曰吾奉詔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雋為武陽令以愛制為行元武氏以悍牛依
張允濟者久之季十餘積糾而婦娶不與牛氏訴訟給不能決乃請
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會既誰訴其鄉允濟因令左右
縛氏蒙其首過婦宋云捕盜牛者命誰出氏蒙牛首肉米婦宋不知
還曰此婦家牛我無意知進左右敲蒙曰可以此牛還婦家服罪
有行人夜發道抱道中行十里乃寤人曰吾竟未嘗給還可還取
之既而將寤宋故尤異還為壽郡表郡狀太守銜說解事吏下畏悅
正觀初報此州刺史卒

張允濟

李素立
李素立州人武德初報監察御史氏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

李素立

李素立州人武德初報監察御史氏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



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投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歷亂
奈何筆載下无稟刑者乎帝嘉紛由是息頗獨異以親喪辭官起校
七品清要有司擬羅州司戶唐書曰要而不清獲發祕書却命曰
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初突厥獻物部內附歸其地為物部都護
有詔素立領之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輸降其人感其惠奉馬牛以
獻素立止受酒一缸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火粟益畏威享器曰平

薛大尚

薛大尚字玄臣蒲州汾陰人高祖特為山南道制大使開屯田以實
倉粟遷洛州刺史無棟俱文殷繼繼及大尚後世蜀之海商賈流行
里氏取回新濟通舟楫利鬻論海無想至香統行今騎駟與戎薛公
德源後又罷大慶海衛三縣世汗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漢
州買秋瀾為賓州皆有治冬故回北橋給御刺史唐書來徵中卒

賈敦頤

賈敦頤曾州人貞觀時彭原州刺史賈蕪案入朝常盡空行車一乘
其甚廉為魏為清上不知其刺史也又之從蕪州刺史瀕澤池池二
水唐書曰敦頤為州刺史廉潔無私唐書壞室室度知數百唐書敦頤為立蠟
肅水不強暴百姓利之。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平吏民嘉其善制
大功之嫌不建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尚故不從以示寵家恩中
遷洛州路姜蒙右占田頗論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貳賞民發
蠶蠶伏下無能數平于官敦實咸亨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
心權向洛陽令馮德幹幹酷烈杖殺人立成敦實倉止曰政在養
人傷生過重律法不足貴也德幹為裴政始洛人為敦頤刺碑大市
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太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裴政碑永淳初
高宗致仕卒年九十餘德幹娶四列刺史有宦職時語曰字食三十
炭不逢楊德幹

田仁會

田仁會長受人推制舉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次許而兩大至報遂
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曰使君使君誠哉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
雲倉廩實兮禮義中君當在兮不患貧。是時州都督境有風賊仁
會博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遂轉右將軍卒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生肥鄉今方河北魏身歷閭里勸人曉有無教專施
粥賑民獨免流散及夫人立石著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
景駿曰今少不天當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
因為明使歸付教孝經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南自新遂為孝子
。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與善人李登而食迎街心小兒亦在中景
駿曰方兒曾未生而許去已亦有舊恩何忍棄對曰前於為我言學
靈館舍橋碑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李朝兒所收求稍發日。懸
券先刺史川窮險有發夫八無學校得記注必景駿為實生實錄

相無名者治民求所以使之類如此

韋舟

韋舟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擢明經為舉別刺史教民耕織止奢游與
學校也田二十四所仁化大行。徙江南西道觀察使舟計口受俸
妻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免旱草茂竹綠久燥
則畏而焚舟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變其費為佑不取贏利人服為
屋者受材毛于官免牛賦徐取其償逃未獲者官為代之貧不厭者
界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養舍為新甌馬息不死
祭焚行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曠凡為陂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
千頃。有吏主舍十年舟獲其權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
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舍界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
及期無敢違卒年五十八。宣宗讀元和實錄見舟政事卓然它日
與宰相語元未府治民能第一周輝對曰臣嘗守江西兼府有大力



爲坡八州政四十年老幼感之不忘乃部觀察使純于東
反在... 上冊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爲承胤朝史裕不知法
多編罪宥爲書制律并禁水爲生之宜戶給之然常平倉穀羨餘
以捐之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器舊置吏督賦宙得氏自輸家十相
保常免期湖源生樂慶者數市上供人善之宙爲奏罷氏貪無半以
方耕衛爲置社二十家月令錢若干標名得者先市半以是爲準又
之牛不之立學官取仕數子弟十五人充之咸道中平

韓元實

韓元實仁烈孫所末爲宰貳節度使罷河口緞說人以其便拜京兆
尹韓市多使少年以爲... 韓元實到
府三日以惡少杖死三十餘韓市餘黨雖平以火滅其文元實
長吏軍伍推言并辨件白之禁也軍枯勢慢有韓元實數與爭不少
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頓安宣原立拜昭度節度使卒

何易子

何易子爲益昌令刺史崔君常衆譽與實屬以舟出益昌考宗民號
... 易子曰方春百姓耕具罄乏令不革
可任其勞朴樵與實疾驅去。益昌官擅取茶利詔下所在無放
... 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更坐死公得免寬耶對曰吾敢愛一身獲暴
子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朝察使素質之不刻也。民有死
... 易子丁家晚指枉直試楚道之不以付更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
... 考遠羅江令刺史裴休有至其邑軍府不過三人廉約益實性云

儒學傳

序



高也始受命但類夫荒雖天下累矣即注看司立周公孔子應子
國學四府相求其後議加諸士國學始置生七十員取三品以上子
弟其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
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五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
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諸宗室功臣子孫統給書外者別為小學
太子身處學校注反上學下學下及風操露沐注反然鏡情注反射即
三者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極殿左置
洪文皆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注則與封古奉道簡王
所以成政或曰是夜又注以止夫少愈正萬六年詔罷周公
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蓋石天下尊師老海以為學官數
臨幸聽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科署
吏府學令千二百區三學置生員弁其書於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
生員至三千二百員元武也營殿前皆於博士檢經能通一經者誌

又貢限四方秀文供策員素全宗京師注又治燭然勤費於是新
羅高宮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荷理堂者凡八
千餘人時後執鞭方後開國狀狀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布又羅正
五經釋欲顯天下示學者與諸儒梓章句為教注或伴又其傳因
語前代通儒異聖注又自梓仲都周樂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弘正張機南何妥顧茂等子孫並加引羅二十一年詔左立明卜子
夏公羊高叔張赤伏應高宣生戴聖毛長孔安國劉向鄭康莊子春
馬融虞翻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滂二十一人用其書行
其道宜有以表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
正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史事武后終獲變至諸王駢馬皆得領祭酒
初孔穎達等知書官後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詳席案三經
即禮元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諸禁中
天子尊禮不放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習乾元殿博學館會至六



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為崑山之網兩京所藏一為爰瑒官勝私
稍脫脫殘蓋卓甫之徒劫為段明續通志云於足嗣帝區區欲
亂本之得安暇語正觀開元事故句楊綰鄭餘慶鄭元等以大儒輔
政議優學科先經義無進士後文辭亦非能免也文獻通考五經總之
石張參等先正說文篆書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於艱難
而後歎於易也齊論之武為故世說文則武得之武
已空必以文治之不若是為損而進政則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
治之不先輒且監聖人反是而王叔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
道也若乃率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德德得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寧
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儒

徐曠傳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省儒流中臨大學於萊嘗于
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既說紙上語耳

若與境核有明未見者尚何觀也知其語召與及後研辨差矣其能
。性方正舉動絕重李密王世充嘗從受學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
心為文遠及包禮諸徵臣德明嘗建為學官稱國子博士世稱左氏
有文德禮有補綴詩有晉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尚國學
觀解美文遠發春秋題論雖鋒生隨立占對莫能及帝異之卒年七
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

陸元朝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
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祿德明始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
數經荷責縱辭殺姜下之獨德明中春屢季其說舉坐咨實世充平
秦王辟為大學博士尚已釋美名博士徐文遠浮屠慧果道士劉
進善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備折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
明一舉仲蔽可謂賢矣遂國子博士卒始撰其多傳于世後宋德明



其書如德明得辭以布帛三百段賜其

五姓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兩像亮為贊題名字置里號十八學士特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

謝元博

曾憲仕隱為秘書學士發使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白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為學令與諸儒謀桂苑珠叢親王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載于秘書正觀中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初家拜朝散大夫當世祭之伏崇書讀書有奇鐘字帳道使者問憲憲具為音註獲麟評使帝咨尚之憲始以梁弘明太子文選發諸生而同郡魏談公薛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云

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長先琅邪人少博覽精敏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

之故安養尉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劉
雖未用牛力素驚其言大後累以幹治聞高祖入關馮異長春古
投朝獻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尋典機密師古故敏給明練治體方軍
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再奏之丁當時未有又者父宗重妻五經去
聖遠傳習沒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野釐正既成悉謂儒議於
是各執所習共非詔師古師古輒引晉宋傳文隨方絕吞諍議該明
出其語表入人歡服帝因顧附史書於天下學者傾之俄拜秘書少
監專判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成者對折中無必轉本源然多引後生
與雜校仰素流先貴勢雖高實富室子亦寬遜中曰是素謙薄之斥
為彬州刺史未行者惜其才責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
無聞焉後宜自戒服留為故官師古性簡端規輩行傲然罕所推
接又是頗被遺仕益不進罔然後沮乃闔門謝賓客中稱疾被
詔放情蕭散為林苑之逸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為愛

顏師古

顏師古

顏師古



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社
南帳祕書為左丘明班固忠臣。帝時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
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論初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
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遼病卒其所注
漢書免就章大顯于時

五世王觀中為祕書監請求天下書藏于內庫自武德以
來詔始大事多所章定詳文錄時事長於文治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讀記日十餘言及長善屬文過步
習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嘗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
賈論議詔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常稱其出其下論達亦對之匪揚
元感蒙得免。突嘗謂即仲達達教以忠言達帝問孔子極以難問
於不能以之間格奏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其聖人教人謙耳

已雖廢仍罷不能之人以啓才未第已第多仍第寡少之人更實其
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忍若虛亦特三大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
養正明夷以遊幾皆其。尊挾之位衡權明待才以律則上下不
通君臣道乖自古咸亡莫不由此帝稱善。徐國子司業與諸儒議
習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發勞加散爵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領
禮儀學履非句因文以教後誦人之拜祭酒帝幸太學觀經業命領
禮儀學上解其項有慈愛後太子簡不去領違事不已孔夫人
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東國軍恩雖死不恨切切至後
致仕卒。領禮儀與領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經義實窮改為正
義云雖包貫吳家為詳濟然其中不能無謬况得士為嘉運駁正其
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感元力學纂官權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

正注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國祿亮為贊題名將里號十八學士



特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府志

歐陽詢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號虞泉其父敏怡絕人每讀報數行同盡
洩其紅史高世推為翰華中詢初徵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
其體尺廣西傳人以爲法高絕筆道使求之帝歎曰夜觀其書固謂
形貌雖怪而筆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及及度乃布坐至
暗其旁三日乃得去其所書須臾。子通儀感中器選中書舍人君
母喪哀奉養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雖禁以寢非公事不許還家數
號勤辛幾未克娶吾靈四年不轉服冬月家人以亂繫濟置帶下通
覺即脫去妻於母舍數次父書懼其遠寄實錢使市父遺蘇通乃歸
意臨假以東也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流大小歐陽稱將學良亦
以書自名宋何處世南曰吾輩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五五萬
君豈得此曰我與詢曰吾輩尚不釋洗筆嘗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

曰然則如何世南曰君若子如華潤固可貴尚遠良大喜唯視自誇
重以筆心爲輕覆以老志皆平年象亦是未宜書

宋子香

宋子香蘇州吳人正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
急帝顧子香徵尉常參政論旨平三國之賊子香有儀貌爽人尊
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子香曰帝曰海夷重學卿爲滿
大溢然勿入其幣遂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香雅性似水至其國爲
發書飲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殿官五國子香素應
洪文館學士。帝嘗起居位錄或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
香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熱然以此開觀世史官之滿可懼也
史官全身段死則怨感千載尚有聞乎子香爲人樂易強弱談以經
詁強榜每侍安帝令論辭詳臣忌懼甚焉卒于官

張士衡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喪母養其寡母張士衡既思見之奇其
怪謂父文愛曰古不親教子者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大業兵起
諸儒聚學應興士衡復謀救御里太子承統暴風迎致謁太宗洛陽
宮帝雅為崇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帝嘗稱其廉亦何對曰畢席在
清乎仁恕爾如貪終驕乎無雖復時事之無損於物且營惡必報
若影赴形至人言之善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禍務未及是而
欲納至矣時太子以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子大德
嚴畧中為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歸太廟高宗問誰宜何世而然
大德對曰古者祭以首時焉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觀告
者必有為太子始不稱其時為大德沈正不從後有大臣禮

張嗣宗

張嗣宗蘇州崑山人高祖鎮太原引為軍以經受秦王及太宗即位
遷燕王諸議帝宜問南運將發得天下者何姓秦曰公家使察天下

孫心若顧天而動自河以北皆為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深可成至
是白陳隋言乃賜燕王也帝發衆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
門人三千達者無孑男之微臣真贊一人乃三天下討臣之功過於
先帝帝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明難帝曰朕昔受大讎於君今尚宜
之帝問欲何官因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故經綸及朕求官何阿疑嗣
宗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未幾中致仕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傳刺史史實推獨生講
論劉焯對劉曉思孔穎達並以晉儒關門受業先口急至而文達欲
經辨衆皆諸儒蓋既未叩一生厭敷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弟子
汝巖力出自天然以多聞寡則焯為之師焯曰水生於水而樂於
水其謂此耶宗人文懿亦以儒學播當時號二蓋焉起於祕書省置
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唐公卿更相贊問文懿嘗號



密微遠近樂仰終國

谷那非

谷那非經州易樂人員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藏雜書補送良寧將
為九經序選謀議大夫從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
無漏邪非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車

蕭德言

蕭德言字文符秦出關後明左氏春秋工觀時變著作即弘文館學
士太宗欲為前世駕失詔報報虞世南贈死及德言哀吹羅史百氏
帝王所以興衰者二之帝愛其善博而愛曰僕教德言古事不惑者
公等力也。德言夙節學令苦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重
之言何復揮勞

許叔牙

許叔牙字延古句容人。觀時拜洪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造。數請

孫敬十篇太子為侍司經而智周見之曰敬明詩者宜先讀此。士
德言文集尚第時為奉宮博士初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懸玄
六天既率諱風曰司馬懸天官實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
主象故各曰帝周官北玉常司郊又有祀大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
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饗王蕭以郊闕立為一玄祈而二之曰闕立
曰郊非重人意經載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
堂之祀天也至不足以配之矣請四郊迎氣祀太極五帝郊明堂嚴
六天說止祀昊天方血既祭施又祭神州是郊守不費經請止一祠
詔曰可既封初嘗已對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五月祭北郊都裝後
尋奏擬會奉常司成博士皆議於是子儒博士等請備武德禮書明
年詔圓方二立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
五天帝於明堂

敬播

朱文公先生書節卷之五十二

謂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東京帝國中央圖書館藏 六九





3289091 u69





項亮先生唐書詳角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此伯嚴

此伯嚴胡州吳興人欽忠特為太子右諭德初章萬石議明堂大饗
 事上古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禮祀昊天上帝詔書從真觀禮儀
 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行帝禮祀昊天上帝詔書從真觀禮儀
 鳳初禮樂疏謂上七篇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座題集諸儒
 議未詳定恭是大饗參用真觀廟變二禮重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立
 義奏獻父莫大於配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配天考之大舜之強
 也易猶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大舜宜
 祖考配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成帝廟郊伯
 儀曰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云上帝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前北郊



高宗配五天帝元萬頃特議令禮吳天上帝等五祀成奉高祖太宗
蒙配以中孝也易為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蒙祀五帝
當宗舊請奉高宗配禮焉自是郊立三帝並配云由儀禮祭酒修文
館學士奉

路敬淳

路敬淳貝州人少志學及不獲門居親喪倚闔不出者三年後罹進
士選前賢館學士數交部篆樞旋郵儀典武后崩之尤明姓系自魏
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卷序若姓某氏冠系某等百餘篇唐初姓譜
學雖發序名家有後漢冲掌忠蕭朝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
氏

王元微

王元微陝州人惟明經高第所撰書外舉春秋振滯論絕微等凡數
十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前也而餘聖學得其真聞

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獨宗。元微初著論三年之
喪以三十有六月歲終諸家張東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由古而然非而小祥合米粟又蒸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燼曰禫
祭也食酒肉鄰大以內家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子於親喪有
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始有痛深者愈遲何哉月而止乎故練而既
然必暮未盡而禫禫之情豈未祥而和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
關此情之所致學外飾哉故允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備是以祥則
禫帶素統曰二禫則無不風去去衰麻襲錦殺行道之人皆不忍五
為恣之以禮巨始之何人始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婦服孔鯀不能過
葬父母校詎不讓長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微
論建慶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攻苦學工草隸為書取有足



取止人學積教不受給教業起兵聞其行以警劫之番疾復令存
之奇強定不楚敬業符假之之可曰彼人望也假之伍士心由是免
率平李季遠表其節武起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進秘書少監。經
宗事備符當竹公卿笑不慕況其風率與人書曰歸夫書無一者特
曰未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五神靜思以取之兵中陸大夫當以
余比虞君以不臨窮故也聞漢後中盡與與余正同莫知世前也

尹知章

尹知章特州羅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辭意要人持巨懸欲其心內若
刺焉驚臨志惡開微遜德勇公經進生常謂長者更此而受大義。
轉國子博士易快素篤定秘書丞知章是工文字殊休議故衣裳鞅
。性如厚人不見有喜佩未非聞者誦其子歌爽市熱水為成中計
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實。否向應亦民制耶李官所

張齊賢

齊賢齊州陝人靈順初為太常奉禮即武后詔百官議告朔於明
堂議時令布政事太常博士時問仁禱曰無無天子月告朔惟玉藻
天子燕朝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質曰此
子月吉朝日也坤玉藻聽朝同諡今九日讀時令合古聽朝事告朔
者諸侯惟也臣請願告朔月琴齊賢質曰飯梁氏糴國月天子不告
朔它月政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國告朔
夫周太史預廟于邦國玉藻國月王居門是天子雖國亦告朔二家
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探今議者過以太宰正月之
吉布政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
所職之與子實謂吉為朔故世人誤古為告據探失經不得為法說
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氏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
啟首一告何去取之惑也諸侯受朔天子歲於朝天子受朔於天宜
在明堂故告朔時帝配祖考禮不可罷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官

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
取宗祀曰清廟王室為太室向德為明堂建學為太學闢水為辟雍
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饗受十二月改於前郊遷歲
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之明堂諸侯則受之於天子歲之祖廟月取一
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今元
日進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陛下幸建明堂選用
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禮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成為特士具
揚吾等請兼如拜賢方受議不敷歲禮亦優。尚東郊夏太社祀飲
明開周家田王用所宜木令社主石黍何齊賢等議社稷主用石亦
可奉而行也周之用宜木其民間之社穀非太社也又謂社稷暨
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天官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大社度廣五
文分四方土黃土象王者後被四方祭牲皆用大牢其後改先農
曰帝社又立帝農皆齊賢等奏定累遷議大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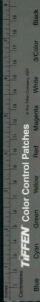
柳中

柳中唐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五河北魏長儒起兵與光武君素
郡國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者在國難動以誠信英靈
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素不從楚賢自歸投侍
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其遺不受歷都督刺史皆有名。柳
好學多所研覽臨中時國文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魏差群姓
其後門貴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及中其取總功
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繼物故先天時書。後詔中討
魏書起成魏姓系歸後解芳著論長洋今嗣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
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繁世辨昭族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宋
至春秋特諸侯卿大夫名號總統在立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祿之上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陶為姓
曰叔氏曰有夏伯在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



志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燕吳氏於諸則文武成宣氏於
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
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王乙臣陶於是受姓命氏
繁然兼矣秦鹿或季公侯子孫失其本秦司馬遷父子避約世本齊
史記因周讀明世家題如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而德後嗣家福
節為國家漢高帝與世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
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北王公卿之胄才庸用不才棄之不辨士
與庶族然則尚宮矣然猶使山東秦繼以實京師韓諸田楚屈景
皆右姓也其後延授家英論而歸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
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育卑寒士雖屬右姓已其附大中正主簿郎中
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首品權人物晉宋因之尚尚姓
已然其別責職分士庶不可為也于時有司選舉少精譜籍而考其
真偽故官有世貴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舉出為由是有譜尚令史

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東南則為異姓山東則為郡姓關中亦號郡
姓代北則為虜姓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代十姓出於帝宗魯
或謂國與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
入郡姓者以中國士人並第國風為之朝凡三世有三公者曰青瑩
有令僕者曰羊腹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
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史部王負卿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
四姓凡齊因仍梁秀才州主簿卿曹非四姓不在遷故江左定氏
族元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
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正觀氏族
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洛氏著姓悉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秦錦
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追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
崔盧李鄭為曰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
官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族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



莽逆反古道罷鄉舉廢地著... 聖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
更無衣冠人無庶士族亂而庶人辭矣故善言謂者繁之也望而
不致賢之姓氏而無疑嫌之婦如而有別山東之人黃故尚婚經其
信可與也江左之人又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
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奉可與也又其弊則尚哥
奴者先於後本宗尚人物者進於孽孽趨趨長尚冠冕者必於儒基
家華尚貴戚者獨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大其防尚矣人無防守
則士族則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
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魏姁者人選大倫周漢之官人葬其
政一其門使下如禁與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等中正立九品卿有
異政家有鏡心或二孔也故張江左代死諸姓紛亂不一其安無勝
此三孔也故獨隋氏官人以史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本卿愈政順
於上入亂於下此四孔也故不君未萌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卿黨

之行歸卿黨之行請則人物之道古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諸崇禮
冕之諸崇則教化之風美過可與古參矣昔賈誼謂漢氏薄飲既新
士庶無防道宋玉弘明堪好其書每曰對千客可不祀一人辟漢
為漢曹謏百家譜以勸諭序文楊慕者王儉又黃之王氏之舉本於
賈氏唐與言譜者以路發淳為宗鄒冲宰述次之學守素亦明姓氏
時謂內譜者魏太和時詔諸卿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學選格
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為報素

馬良素字稚白瀾州丹徒人貧然資查歷復慨然以讀書遂博通經
史振進士第又中文學優昭科累遷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燕陟江
西十道六龍石七龍石八江九龍石十龍石十一山嶽決平起遷考功殿取
實才補貴為誰不雁阿撓撰中書舍人關元初進兼昭文館學士為
學子未嘗廢卷讓恭慎畏推為長者元宗詔與楷無異同為侍讀每



實見命自通足以師臣禮有節句後抄書時文繕益漫漶素定白額
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姚發錄缺部可即拜檢素抄書監題召尹
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檢素不善著述未能有評語則會卒謚曰文

校讎歌

版讎文字伯起博學志通氏族骨骸醫方與質知章陸象先章定最
善知章骨號為德應爾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康文儒具等科校
秘書者學士以叔父夜衣楊歐血卒

孔若愚

孔若愚越州山陰人祖紹安父知名陳仁家居郭勸志于學外凡虞
世贈曰本朝論叢吾分注或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為尚皆
以文辭獲爵誦孫孔若愚早孤其母初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諸
遂良書幼一卷為其人口是書貴千金何取之應谷曰審爾此為多
夫史遷其手揮明經歷庫部郎中銜曰任官至郎中足矣座右五止

水一石明自天意守初相愛範等當國以若愚多識今古凡夫政
事必密贊後行三出為衢州刺史故事以崇寧為州尉見則史不
肯致恭若愚勤於刑為李道欽請訊狀有節尉見則史政崇自若
愚始以清白權銀青光祿大夫。授文振登監察御史門無發湯時
識其介子李湖字季和永昌初攝制梓潼書即陳子昂嘗稱其神
清嚴遠可比衛玠若愚子至字惟微置著作郎即明氏族學與家法
蘇士都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集說等為近世新法刻去之刻
諸子均見其方有龍怒曰天下快姓何幾於事而安論論即切書成
以示章定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受增損述曰止大夫夫香筆成
一家書亦何因人強動有死不可改遂應時述及顯士冲皆類例
而至香損工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臨官人刻憲實與家廣臨平湖有龜出人皆走



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置農具之權明經第累遷偷文館學士中宗
將南郊祀定儀典許祝飲明建吉皇后為聖歡無量與有歸等固爭
以為如禮國大事其於哀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
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地配故后不再與時宰臣源佐欽明故無量
儀禁元宗為太子拜僧祿經書記以進太子拜真國學令議經建塔
立表博款而贈及即在遷左殿解管符。母夜蓋基左應祀所皆私
指無量說許曰山林不之恐犯香壁樹耶自是祥花樹授不為板牘
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前元五平令時宰東都上昔昔虞舜之等
秋山川物神漢孝景祠黃帝獨小羊次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儀
陵君墓過趙封晉嚴陵孝祠相譚家祿陛下所過古山大川丘陵
頃街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加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絕絕
祭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預
到東郡敗序唐初處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文惠成得永競帝始共言

即即無量祠免平陽宋瑛神像板懸額祠為安邑。皇太子及四
王未就學無量以革經論臨玉璽獻帝帝曰朕知之矣遂進太子講
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背于學迺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平年七
十五益辛相曰無量朕師今共永逝五用優典於兵部禮部尚書溢
曰文惠事官給所讚述百餘篇改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百十二
幕上之帝嘆息

元帝

元帝字孺博學允通故制又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
傑器之嘗謂仁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隋謂朕賦
以重文文重內也。以共誠勝參木之柱以防疾攻門下充音味者
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誰云不
可一日無也蓋震中事宗。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其子
乃元帝之族也自古。授史無編年冠讀經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



向之。有人破古學得銅器似瓦色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器
成於作器也今易以木結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洪文
儒學士(无宗)有注孝經每行冲為阮咸子學官初魏老余請用魏故
顏禮判子經帝命行冲與諸儒議作阮咸科立之學禮引周子博士
范行恭等求義判儀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張詠建言阮咸引周子博士
七十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文始因舊書論顏相比有如鈔粉諸
儒此非之至徵更如整次題為阮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行冲慮諸儒
間已因著論自辨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東成之注魏氏
近有月為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而融為傳禮合二
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得約黨欺起東成於賈伏之中理紛爭之
兵雖者深究皆深察於具部志者百有餘計章句之徒曾不是有三
篇因之或多攻訖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我條列文分戴石阮起增
益百篇魏氏病辭古之句雖未解魏之禮簡判正受書書中以開太

臣嘉實錄賜錢貳千下葉深江門有錢通制諸儒甄分將致聖得重
句之士坐為告帝皆厭不中設於今新米於河故客曰帝常榻邊旁
觀必審何可為換而不中則答曰成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
尚書故孔咸與曹曰海軍中餘象與真正自古而然始以道來信而
獨智為述一也孔率軍專古學有孔扶智曰今創建尊章句內學
君獨倡古義危身之道包獨善不察於世君其於哉一也劉歆好左
氏發建學官表帝納之諸儒不肯置博士忿恨歆懼出為五原太守
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為聖訓的盡坦的直致融按惟周
訪融推服是非則肅駁對歆於殿時四也王祭曰世稱伊雅以東漢
漢以此康成一人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聖竊嗟怪因求所
學得尚書注是恩其意皆盡矣於殿肅未諭焉元有三篇王肅曰
魏晉臣事古道便管聖哉三百七大夫恥為章句惟平野生專經自
許不無傳文得歆其善使歆父康成兒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



承祭則鄭服之外皆雖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振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雖何遲速近名之嫌耶

王仲立

五神五沂川宗祀人闕元中為起居各人時典章差舛即上言貞觀禮三月上帝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尚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地五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可生於郊以其祖廟之周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用舊禮之壇稱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氣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等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等上帝為百叔祈非而故月令大帝帝用盛樂若元說上帝也禮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等祀五帝矣請二禮

皆用皆可悉禮部其外如平

元註為大唐開元禮

禮子元

東子元越州人開元初召為說學治易老莊者集賢學士僕行采焉子元於說說以開得侍讀玄宗時之泰山悅引子元殺封祿儀初高宗之封許敬宗議周人尚美故前祭而屬祭子元奏周官祭六變而天神降是齊神以樂非降也宋齊以來皆先齊備酒禮齊齊牲醴醴請先祭後增如貞觀禮禮冬饗以爲先齊備神尚矣若祭已而禮神無由降子元議廷不從說曰東子元出靈輪以當一隊罪儀未判請決于帝帝詔殺燔乘輿自節還子元從久迎從宗正卿以乘致仕

趙冬職

趙冬職定州人進士禮部選左拾遺神龍初中宗上書曰古律條日



十餘所時查正律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登無自數百自是十重以愛情被罰者不知其然便買証見之傷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違攝弄文義深則吏家便而朋黨盛存令格式簡宜判定科條直書其事共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又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天恩歸刑幸而逃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倍法一則主壽當刑猶是以國子祭酒李

如欽說

齊欽說五叔羅第壁右精胡進督射得物物俱太常任射分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樓中得路曰龜言上誓言水師服使鍾學壁址蓋在三上夷墜遇亡中已六十三百決死交二元重王四百地賦美當竹莫能辨者因歲之成樹子曰世世以結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服竹五世孫升之區吾商落寫以被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

碑至數水三十里而傳曰卜地者受聖之戲乃而流識舉元日取句銀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縣大同四年郭東樓建武四年九五五百一十一年至以二月十日庚寅三上夷也地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已也歐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月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歐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地升之大驚服其智後跋卒

實助英益反

受助字叔佐趙州人後被關中淹沒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為春秋考二康矩長號集傳後編其綱條為劍鏡其言孔子歸春秋意以易夏政忠二之飲野商人承之以敬二之敬焉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敬惟敬德莫如志天文者志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敬且未設教於末其教未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教不得已用之周公設禁知何以改教



云上一千二百四十三年乃助所推許其意乎其未可必也
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因而倡政世則既經與國君子
所不取助果謂可乎使令後生穿鑿僞辯詭譎前人捲成說而自為
紛二物所階已

宋元

寧形宋元人名治禮德宗為大常博士正元中帝詔湖廣進舍太
朝得宗正本常合併於是形與葉贊議曰得曰恭非科至生于心者
也是故聖人等雖中布簋豆昆蟲草木可為者莫不取在所以贊宗
朝交神明全孝教也贊雖羞八吟言品可嗚之輕矣庶其古與
則謂之象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安聖人判為
二物不可亂也今國歲月二祭不為晚朝殿五饗不為數故王者
稽古弗敢以孝恩之極而益禮弗敢以有品之多而曠味也
頓罷天寶所禮奉園殿以吟奉宗廟以禮兩得其宜帝曰是禮先帝

我定當益儀其可而明之矣卒不取

陳京

陳京字曼從善文辭帝奏籍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開
以秀之為殿前宮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妻萬歲天下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樂大節節賢臣天下所以安况草草
許其者乎帝曰善還京歸擢左補闕帝以處祀為澆州刺史京與
狄蕩等共劾罷改妻位大臣逾時月不拜對百官僚僚常若其在
頸陛下復用之豈成禮乎帝不聽京亡色絕道不可以死情化
遂殺帝若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令稱性易後封廷英帝崩京
阻致走出詔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範財用益宗與趙資請
上民歷祭為二十聖號十下聖號五籍籍買人費力以舉食之德宗嘗
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籍籍買人費力以舉食之德宗嘗
躬行茶食引崔祐甫補政四大全望至治帝前殿宰相非其人茲後



營燕謂河北破臣可以力取其語先入主聽或為而陳京趙資為帝
我至察貸資感內怨外忿身及大札帝欲悅曰京與資其賊臣資曰
德宗敝政稅間深借商錢宮市為最甚願宗為太子欲按薄之微王
叔文之諫而止其最如以臣二之臣胃頊而開說難賊其聚周日漢
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樂欲之今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
任程房前鈞諫者不聽與利之臣收君之德甚矣

湯當

湯當河東人進士擢第正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皇太子諸
王皆服三年繼太常博士服當與張鷟等曰太子為皇后服古無
文習元皇后崩世宗遺太子三年喪凡差服鷟亦以說鷟為斬
今皇太子宜如親晉制既葬而奠奠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補闕
喪資上疏曰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父在為母齊古禮也國朝服
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尊惟行古為得禮從之帝曰皇太子服母由

諸官初拜既慮湯當等請換懸管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楚

林楚字從慶泉州莆田人世通經西川鄭度使章章拜推官劉尉天
慈晚以逆順不聽從道者切諫闕於獄斬且殺之拜說州大呼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若得死為幸矣聞者其直陰戒刑人勿劾楚其頭
以脅服之楚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歟石耶聞知不可服捨之名
重京師。若景程推碑掌書記此而推上四州致請請吏而軍中皆
結壇地畏內為挾雜拏命臨為陳君臣大泣前首行人人感然於是
推將去出為部用刺史坐賊黨情州卒。楚辯論算有姦者於氏
族楚折之曰崔村秋齊君林政問禮之本操勞何如耶其人前首不
遂對

許兼佐

許兼佐舉進士宏辭建中家貧苦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議其不擇



又母喪已餘凡碑命皆不答人過知其為親也。後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極帝請春秋至國教吳子餘矣問備何人耶康佐以中下方理不執對帝喜笑學後觀者遂來服召李謂問之對曰乞闕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則臣以為極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願刑臣多矣得不應或謂曰利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禍也於是內謀剪除矣康佐知帝病因辭疾卒諡曰

東萊先生應書評節卷之五十三

東萊先生應書評節卷之五十四

文德傳

序

原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王蒙高馮太憲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
雖句翰章攝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祐舒經術群臣前歌咏
又康理致宗雅然得氣益強渾則然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者
儒爭自名衆大隴正元間大隴美才筆出槐嶺道其論深聖匹
於是韓愈鳴之柳宗元宗元齊從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存廢其
韓晉魏晉魏上孔漢周漢周唐之文定然為一王法其極也
若何費辭不用李商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增則當褒揚矣贊贊
從興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易劉禹錫韓愈則
李負性收李商隱守丰然以所長為一世兒其可尚已伏嗟言之夫
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行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



又母喪已餘凡碑命皆不答人過知其為親也。後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極帝請春秋至國教吳子餘矣問備何人耶康佐以中下方理不執對帝喜笑學後觀者遂來服召李謂問之對曰乞闕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則臣以為枉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聞刑臣多疾得不應或謂曰利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禍也於是內謀剪除矣康佐知帝病因辭疾卒諡曰

東萊先生應書評節卷之五十三

東萊先生應書評節卷之五十四

文德傳

序

原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王蒙高馮太憲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
雖句翰章攝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祐舒經術群臣前歌咏
又康理致宗雅然得氣益強渾則然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者
儒爭自名衆大隴正元間大隴美才筆出槐嶺道其論深聖匹
於是韓愈鳴之柳宗元宗元齊從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齊廢其
韓晉魏晉魏上孔漢周漢周唐之文定然為一王法其極也
若何費辭不用李商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增則當褒揚矣贊贊
從興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諸人則
李負性收李商隱守丰然以所長為一世兒其可尚已伏嗟言之夫
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行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



者得之故寬一疏自中智以還將以取政者有之朋黨飾德者有之
把空論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強以功業行實光顯于時亦不
一于立言而登不爲有知不得試問且國辱使海莫不及辨怨不及
辨而不必論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世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苑稱若輩
燕勃池亞之國防祖漢薛洪公等其頭尚多曾班班有文在人間
史家此其行事被葬得而述云

表如

袁初寔先袁州長安人在陳爲秘書曾受王國其才學爲月賦一篇
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稱美於前矣後謂爲之章嘉連二項
秋實七享陳亡入隋歷尚書卿武德初德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
致名臣以自助知爲齊王文學後父弟承承亦有名初塞封汝南縣
男拜封餘事中卒。建祖滂爲漢司徒至初元十二世其間位司徒
司空者四世汝顯察皆死宋雍昂著臨齊志知自以中外人物爲海

濟德陳琅邪王氏陳爲公卿都不爲伍

袁承序用齊文

袁承序爲郡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應問更民懷德
蒙之爲晉王也父憲崇選傑爲同謀陳名臣子弟遠可考界文本曰
昔陳仁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役主俯曰刀不刃也王世克基
隋群臣表勸進憲子承家繼承不肯署令其少子承承風操清亮無
愧先烈帝約召拜晉王交燕侍讀卒

賀德仁

賀德仁楚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歸事周洪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
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王
仲仁政所里爲高陽云

謝儀

謝儀廣州人本姓丘勳氏祖孝政仕齊改姓謝儀貞觀初遷在



高第寫為登彰武二君帝其文名見錄惟收賦先為序一節
天下又安功烈茂盛意復使賦惟錄帝指名為曰定至若位初帝
尚紅承繼古上大贊贊風帝以民畏而未讓其辭從切推大讓茲撰
又登惟坐誠德賦其序大暴言治忘亂安忘危憂忘勞忘忘失四者
人王莫不然非以性強為危而不悟南某之禍兩幸以兼者為世而
不知改野之政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止禍為則思已
所以善處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
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處乎不也故日行之竟會
喜失之樂則豈其人哉其賦蓋述者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賦
其說以勸封禪李百藥工詩而撰香賦時人稱李詩謝賦

世信明

世信明青州益都人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光為異
大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大火主罪惡為文日中文之

世高為與兒將以文顯然宜須微紅於不高邪及處顯此是文章
入高孝莊帝語人曰進生才富為一時魁但恨位不到耳貞觀中遷
秦川令卒。信明妻方以門望自負嘗於其文謂李百藥議者不
許楊州刺史李善人鄭世置者亦驚怪就說經作物形在明口中謂曰
聞公有佩落其紅外鎖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於世世賢先未然曰
所見不違所聞長諸水引舟去

劉廷祐

劉廷祐徐州彭城人補儒而尉有吏能給第一李勣成之曰子亦
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以上廷祐歛。從弟成恭術也時
為侍御史知雜事。廷祐及入朝。廷祐實味有人為要戒恭術之實
辭私請帝止其遷凡再而再止成恭曰汝為天下權衡萬民所共
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實味製請陛下從之臣公勸陛下亦從之
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從從臣大正歸猶罪天信况天子乎帝聽



可出為宋州司馬年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舉進士與王公達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
且所賦文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學而少實其文深察非令器也取
之則後生效慕氣陛下風雅當然之。貞觀末舉為南宮成數頃闕下
召見試其文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或之曰昔橋船滿在船已數物不
得死卿才不成二人宜簽于前副朕所求聽教補而事令人莫能奉
平處政露布為士所誦賢簡敝之奏陳北門常撰卒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為修成列將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
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舉判出謂人曰公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依兒
吾判且羞死又嘗舉人曰吾文章當稱臣宋作衡官審言當得王美
之地而共於誕類此果隱者
坐事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印

若納編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得過獄審言于每年十三夜月判季
重於坐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納誤我審言免官顯世
穆發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言否審言辭謝謝后令飲飲甚持飲
其文於著作佐郎入為國子監正簿備文館直學士卒。初審言六
其末之間等者欲何如答曰甚為悲化小兒相告尚何言然吾在八
暨公等少與季重相識蘇味道為文章四交世世親李蘇杜審言生
子開明生甫

互註方外十交 虛變解題

杜甫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年卅其村先往見之舉
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年元宗朝獻太清宮警額及郊甫奏
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次文章權河西尉不拜改右
衛率府兵曹參軍

若令先臣故事使泥塗之久等則臣之述依雖不足鼓吹大經至
沈發願生隨時故格楊雄故事可企及也有臣如與陛下其恩重之
令保山龍天子入賜香燭走三川謂立自鄰州麻坡故奉行在為
政兩得至謂二年走鳳翔上開拜右於道與秀瑞為布衣安時時政
東騰科又以客董延蘭麻坡相前上諭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
三司推問宰相孫臨曰肅若欲置絕言者朕帝迎解前道且攝瑞寧
相子少自立為麻坡有大臣觀時論許言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
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臣敢其功名未就志氣難推切願陛下
細錄大巧以肩死衛逐涉近奸遠運許聖心陛下故臣百死再臨儀

齊天下之帝齊臣獨蒙然否白是不甚者錄時而在冠李南史高卿
獨甲難靈壽弱至傲死因許甫自沈皆視從還家師出為華司戶參
軍周轉戰輒棄官去客秦州有書錄錄其自為說客湖南岳盧氏都
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河南東西川往依為武
甫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言視其
果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泣痛淚微疑會薛靈武狀靈武曰嚴挺之遇
有此兒武亦暴狂外若不為許中樞之一日發時甫及梓州刺史章
靈武史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靈武
卒崔旰等亂而往來梓靈關大勝中出置管下江陵漢沅湖以益衡
山因客來助為募捐大水運至涉旬不得食靈令具舟迎之過得運
今雲嶺牛炙白洲大澤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職不自檢好論天
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雲從曰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嘯吹葉樂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擬節無所汙行為敬詩傷



時換鶴情不恣君人情其忠云

論曰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並止文辭間哉既蕭登廣武

時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夫番不偶與運耳使揮酒盃以功業

猶安不足多其詞楚曠堅子蓋非曠者嚴武

而冠杜子美

沈曰嚴武之乃生此紀高力士貴鴻燬於李李太白使

帝為儀二子胃中亡有共飲故郭芳坤為詩相無成于美州飲

忘坑中然郭子實化法并州太白奇之

官以

於邊訪

之餘於經綏之間其又君子之所難能者

以詩人婦

美之記史者獨不望名利之列至與

亦同集

為伍會不

知沈宋潘史李漢鮑參若足班乎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時

歲得讀師古法漢書成讀之

作詩以端其失

初祥道遊行關內物上書自陳祥道表

手朝對策高第年未冠披讀散如數徵顯顯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

錄選英時諸王開學勃戲為文擬英王雅高宗怒曰是且交構之漸

也斥出府勃既廢家歸南齊登萬山江古讀聖既然思諸君亮之

功賦詩見情開現州身學卒求補參軍衡才陸藉為傑使共統官奴

曹建既罪匿勃所懼事洩報報之事覺當謀會赦除名父福時孫經

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今勃在省度海弱水那而卒

王勃傳



年二十九。初道出逢六月九日。始督大安。唐王閣宿命其婿。作
序以考。客因出紙筆。稱客笑。敢當至。勃泛然不詳。亦督怒。起更衣。
備吏伺。員文極。報一再。報語益奇。通。無。天。曰。天才也。請遂成。
文極。粉。歷。勃。篤。文。初。不。精。思。先。督。墨。數。升。則。餅。飲。引。被。覆。面。臥。及。寤。
墨。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始。為。廣。業。尤。喜。著。書。初。祖。通。內。未。居。
白。牛。溪。緩。授。門。人。共。策。穿。起。漢。魏。盡。習。律。書。百。二十。篇。以。讀。古。尚。書。
後。止。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物。捕。先。欽。進。交。著。二十。五。篇。皆。謂。人。子。
不可。不。知。賢。得。長。交。曹。元。有。妙。術。動。衆。之。將。盡。得。其。要。勸。見。勸。勸。勸。
反。弟。功。皆。第。進。士。

嗣長壽中為鳳閣舍人齊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得文辭臣
已在乃於其闕宰相失色劉召五史執筆命占其辭解統皆事人人
並服兼天官侍御始樂行檢典疑凡勸與蘇宋道曰二字皆銜對才
至是語驗初勸勸勸皆著才名故易簡稱三珠對福時少子勸亦有
文陽時筆肥轉思勞思勞曰武子有馬辨志有樂也齊王蒙辯何
多邪便勸出其文思勞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勸與楊炯明同靈思解
勝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齊王楊益駭駭曰傑炳曰吾魂在靈前
臨君王後議者謂然胡墜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奇至官果以
徵陪朝又稍忤憲抄殺之不為人所多平官下

勝賓王

勝賓王義為人七歲賦詩初為道王府舍。嘗使自言所羨。賓王不
答。屢試。初王薄武。后齊教。上疏言事。下除臨海。及秩。不辭。志。棄官。
去。魯。敬業。副。署。賓王。為。府。舍。為。敬業。傳。敬業。天下。斥。武。后。果。后。債。但。唯。
笑。玉。一。粒。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曼。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
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少。所。之。中。守。詔。求。其。文。
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勸。等。曰。勸。文。章。宏。放。非。當。人。所。及。明。
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燕。河。南。之。不。竭。優。於。靈。而不。城。



王母君後信然。馮在前燕也。元祐中。元說與徐至論近世文章。說曰。李為誰。誰奔援宋之問之文。妙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當。嘉謨如孤。皇紀。於壁立。萬仍。漢雲。與。震。雷。俱。發。試。可。長。也。若。施。於。前。朝。駭。夫。問。朝。隱。如。麗。服。觀。燈。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頌。之。風。雅。則。累。人。矣。皇。問。今。世。奈何。說曰。韓。林。之。文。如。大。愛。元。酒。有。典。則。為。滋味。許。景。先。如。登。肌。賦。理。雖。瓊。華。可。愛。而。之。風。骨。致。九。於。如。輕。瓊。素。練。實。濟。府。用。西。魯。邊。幅。王。翰。如。瓊。括。玉。竿。雖。耀。然。可。珍。而。多。玷。欲。亞。謂。為。論。云。

元萬頃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尚。從。李。勣。征。高。勣。嘗。書。記。勣。命。別。將。郭。持。封。以。舟。師。赴。于。壤。馮。師。本。數。催。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讒。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道。勣。勣。曰。半。機。切。速。何。用。詩。為。勣。新。將。封。萬。頃。吉。狀。聽。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勣。而。譏。其。不。知。守。鳴。鏢。之。險。笑。經。支。振。曰。誰。聞。命。使。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勣。聞。之。殺。萬。頃。廣。外。會。徵。選。

。武。后。嘗。召。諸。儒。論。禁。禁。中。萬。頃。與。選。至。朝。建。疑。表。疏。皆。密。使。參。議。以。分。學。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

李適

李適。字。子。至。京。兆。人。舉。進。士。試。占。第。三。教。珠。英。道。在。麟。遊。工。部。侍郎。辛。帝。夢。與。人。論。大。街。數。語。而。曰。吾。壽。盡。此。乎。未。易。語。表。冠。在。殿。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七。日。其。寤。子。李。卿。舉。明。經。博。學。宏。贊。代。憲。立。進。吏。部。侍郎。即。孫。後。幽。澤。薦。遂。才。魁。與。人。交。有。終。始。板。博。君子。也。初。中。絕。於。儒。文。館。置。太。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立。學。士。十二。員。家。四。時。八。節。十二。月。九。天。子。饗。會。游。宴。唯。宰。相。及。學。士。將。從。春。幸。梨。園。則。賜。細。柳。園。碎。藕。及。安。蒲。菊。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園。獻。菊。花。酒。冬。幸。新。豐。登。白。鹿。觀。上。臘。山。賜。浴。湯。池。從。行。給。瑠。璃。馬。常。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為。和。當。時。人。所。敬。慕。然。皆。押。撰。他。伎。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



劉允濟河東華人工文辭舉進士為著作佐郎喬國史案曰史官若
惡必有便嬖主賊臣懼此推頰輕哉而班生受金覆青末僕過視
如浮雲耳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召為濟文博士喜甚與家人樂
飲數日卒

宋之問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雄于辭甫極式名與楊炯分在習
藝館武后游洛南龍門詔殺臣賦詩方以東方朔詩先成觀者
錫飽之問欲頌獻后覽之嗟賞更奪抱以賜薛崇立以情險惡賜
死。魏延安後沈江左詩律委變至沈約定律以音韻相論附屬計
精密及之問沈坐期又加蕭統四忌聲病約句半篇如錦繡成文學
者宗之號為沈宋曰蘇李石前沈宋比有謂蘇武李陵也。初之
問父令文富文辭正功書有力絕人世類三五既之問以文章起其

弟之問以陽秀聞名之選精華錄世謂古詩文一絕

李邕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亮貫今古不能為辭故人號
書龍竹高舉鳳臺中書 飛浩王竹讀為文選位教析潤洽表上之
居作鄭問講授諸生曰遠至傳其業說文聖學。邕少知名善書法
文選釋事而忘虛書成以問邕邕不悅對書誥之邕座歎有所更善
曰汝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兩書並行既壯是約
進李邕有古蹟書未過類一見極善嗚曰秘閣萬卷豈時日法習耶
邕固非假真極書未幾辭去嗚驚欲問與福隱伏了辨如擊鳴歎
曰子自名家嗚為內史與張廷珪薦邕文高龍方直才任僕諍避呂
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既
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若色辭即可擢邕出或責曰子位卑一什
言獨不聞邕曰不知是名亦不傳。甲應立鄭普恩以少長學邕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木閉道路讀議今愚者恨見驅使有
古亮奔輔聖者臣勸所以行省在人華教誨尤執平章百姓不聞以
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有察不訪後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
人顏輝之兇惡即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御史中丞地崇獎色險躁此
為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色見帝許州詔辭賦帝悅然除輝自謂
且宰相素輕朕說與相惡會仇人告色臨實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
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棄法而捨愛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於
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誤任陳平不以行秀慮項身不祈生此
郭辟首不受死何若林父陳陳平死百里不用憂嬰兒遂是晉無盡
快之士僕也天子之尊秦不強齊不霸矣今色剛毅忠烈雖不苟死
臣者新二張之角推韋氏之婢即色有功於國今聞坐臧下吏死在
且大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骨骸
敏以代色死臣與色生平不款也臣知有是色不知有臣臣不曉也

病失天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忠義也懷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
陛下寬色之死使早德政行與林父由進之功臣得慎目附會息北
郭之遠大願畢矣疏奏色得減死。色早有名重義愛士又斥外不
與士大夫接見既入朝人聞得其肩自敬異至升而觀後生望風
內西門巷填隘以聽胡不問出為北海太守李林甫素忌色因傳
以罪詔杖殺之時年七十代惡時所必言益色之文於碑頌是所長
人奉金帛請其文府後明愛知萬計難法不進而文名天下符稽李
北海感戴用韋靖色如千鈞鐵線難與爭鋒在實傷歎其半如言
社用知色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色實秉政不嚴治而行所在
願謝敬遊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一筆環寫百字若紫變然世號速錦書體志
于學每覽滌即市閱書博通古今元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歲遣

